會稽用從兄浙東五郡。劭料檢文帝巾箱，料，音聊。巾箱，所以載要密文書。
使於尋陽，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饗士并前代故事，即所上啟太
子諸王典故疏，所去謝甲申狀，僧綽殺之。胡寅曰，王僧綽蕭然，為必死
之兆，知而不去，以為忠耶，死於劭，蕭寶卷，豈足忠者，以為智耶，死於昏亂
之朝，何智之足云，然則於義何居，僧綽起發，禍發於外，善矣。僧綽弟僧虔
為司徒左西屬，左西屬，左西曹屬也。晉制司徒府有東西曹，曹有掾有屬，
宋於西曹又分左右。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
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羽化，猶言登仙，神
仙家所謂飛昇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諸王侯列第於臺
城北，故曰北第。兇徒搆武子孫也。殺長沙悼王瑾，瑾弟臨川哀王燁，臨川
王義慶，本長沙王道憐之子，嗣臨川王道規，今燁又以長沙王瑾弟嗣義
慶。燁，渠各翻。桂陽孝侯覲，新渝懷侯玠，覲音覲，新渝，當作新喻。考異曰，
劭傳作祥，今從長沙王道憐傳。皆劭所惡也。惡，烏路翻。瑾，義欣之子，義欣
長沙王道憐之子。燁，義慶之子。覲，玠，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
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
入內與母訣。武陵王母路淑媛。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

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
兵。府主簿顏竣曰，竣，七倫翻。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天府，謂
建康。若首尾不相應，首，謂武陵已倡義於九江。尾，謂諸方征鎮。此危道也。
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
男女始生，為黃頭小兒，言其如嬰兒，未有知識也。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王
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
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宋帝紀曰，三月乙未，建牙於軍門。是時多不悉其
佐，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
余謂沈慶之甚練軍事，西征北伐，久在兵間，安有不悉爵儀之理，或者舉
義之時，託武帝神靈以昭神人之助，順係諸方赴義之心也。通鑑不語怪，
故不書。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竣，延之之子也。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文義
著稱，靈運先延之獨擅名於時。時在建康。庚寅，武陵王戒嚴誓眾，以沈慶
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為諮議參軍，領中兵，江夏
內史朱脩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
柳元景、宗慤以諮議參軍領中兵參軍，以前驅之任命二人也。顏竣本記
室參軍，陞諮議，領錄事參軍，以總錄軍府之任命竣也。記室參軍，掌牋記。

夏，戶雅翻。諮議參軍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
也，劉道產鎮襄陽有功，績見一百二十四卷十九年。南譙王義宣及臧質
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司
來皆受旨於義宣，故俱詣之。且遣使勸進於王。使，疏吏翻。辛卯，臧質子敦
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考異曰，宋略，庚申，武陵王戒嚴，辛未，臧
敦逃，按長曆，是月甲戌朔，無庚申辛未，又宋書上有甲申，下有癸巳，此决
寅辛卯字誤也。宋書教作敦，今從之。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
臧質，高祖敬皇后之姪，故曰國戚，有佐命功，故曰勳臣。方翼贊京輦，謂用為
丹陽尹也。而子弟波迸，良可怪歎。迸，北諍翻。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
尋錄得敦，毛晃曰，錄，收拾也。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以外戚子弟行
杖，以抑劭之，故曰訓杖。厚給賜之。癸巳，劭葬太祖于長寧陵，諡曰景皇帝，廟號中宗。塚，鼓書據
宋王陵傳，長寧陵隧道出莊前路，則陵近臺城矣。
史不用劭所上諡號，而用孝武帝所改諡號，正劭弒逆之罪，絕之也。乙未，武
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移檄四方，考異曰，宋略，檄
文在庚申日，據宋書顏竣傳，是三月二十七日檄，然則發檄在庚子日也。使

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
留魯爽於江陵。劭以兗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為
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濟南郡東平陵縣
有平陵城，余謂平城當作彭城。還，從宣翻。又如字。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
城，亦帥所領赴之。帥，讀曰率。下同。南譙王義宣板張永為冀州刺史。永遣
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將，即亮翻。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思
話禁張永於獄事，見上卷上年。自為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為書與永，張
暢，永之群從也。從，才用翻。為，于偽翻。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受會
州刺史之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說，輸芮翻。國家此禍，開闢未聞，
今以江東驍銳之眾，此江東，謂浙江之東也。驍，堅堯翻。唱大義於天下，其
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
順不同，然強弱亦異。琛意謂雖以順討逆，然建康彊而江東弱，其勢異也。
當須四方有義舉者，須，待也。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
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弒逆冤醜，義不共戴
天。禮記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
之貴臣，將不如荊齊之賤士乎，此蓋馮衍責田邑之言。荊齊之賤士，謂申
包胥乞秦求救以存荊，王孫賈殺淖齒以存齊也。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

國家者哉塚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沈掄而朝正因子之兄子也沈田
子攸武帝入關有功後以枚王鎮患受誅勗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御
等但勗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謂千佑朝朝直進朝鼎乃旦朝
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
吏宿衛分上下番吏休進代今悉召下番將吏以自衛吏不分番遷淮南
居民於北岸秦淮南岸當新亭石頭來路北岸即臺城遷淮南居民於北
岸欲阻淮以自固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防其出奔也移江夏王義恭
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處昌呂翻據南史侍中下省在神
虎門外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湓
音盆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南譙王義宣既進位司空
以徐遺寶為中兵參軍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從才用
翻勗立妃殷氏為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勗以示太常顏延之曰
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勗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
安能顧陛下勗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
倉空舍勗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三鎮謂雍荊江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
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累力
瑞翻勗以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勗疑朝廷舊臣皆不為己用乃厚撫魯
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二人皆驍勇善戰故厚撫之委以
軍事冀得其力以蕭斌為謀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勗勒水軍自上決戰
不爾則保據梁山上時掌翻今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天門山亦
曰峨眉山夾大江對峙東曰博望山西曰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
船舫陋小不利水戰江水東流至武昌以下漸漸向北流蓋南紀諸山所
迫故從之勢漸使之然也至于江寧江流愈北建康當下流都會望尋陽
武昌皆直南望歷陽壽陽皆直西故建康謂歷陽睆城以西皆曰江西而
江西亦謂建康為江東建康謂采石為南州京口為北府皆地勢然也江
夏王義恭在建康以義師為南軍即此義舫甫妄翻乃進策曰賊駿小年
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
能為患東軍謂會稽隨王誕之兵也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
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釁許覲翻朝直遙翻先
朝舊法謂晉明帝拒王含及武帝拒盧循時用兵之法不憂賊不破也勗
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時武陵王號
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故稱之武陵王時年二十四少詩照翻復扶又翻

費音良三方同惡勢據上流三方謂荊雍江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
慤屢嘗立功沈慶之嘗與蕭斌同在碻磝柳元景討蠻出關陝皆有功宗
慤有平林邑之功人有討蠻之功故斌皆憚之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
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
天也斌逆事起蕭斌以當係之首遂於兇威遂為同惡其心愁負天地無
所自容唯欲幸一戰之勝相與苟活今劭不肯逆戰斌知必敗故歸之天
相息亮翻劭不聽或勸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
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
將士行下孟翻勞力到翻親督都水治船艦都水漢官宋齋有之前漢屬
水衡都尉復漢屬少府其後分屬郡國晉為大司農治直之翻壬子焚淮
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秦淮水之北也立子偉之為皇太
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陽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褚裕之見一
百十卷晉安帝義熙六年濬為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
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兗州刺史建平王宏為江州刺史欲以代武陵
王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劭每龐秀之以掌
軍係秀之先奔南軍故人情大震先悉薦翻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
檀和之為雍州刺史欲以代臧質雍於用翻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鵲頭
在宣城郡界左傳楚以諸侯伐吳吳敗之于鵲岸唐志宣州南陵縣有鵲
頭鎮兵蓋其地在鵲洲之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
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說輸芮翻釁許覲翻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
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謂凡有人心者皆若響之應聲此
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帥讀曰率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
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候道伺候邊上警急之道也今沿路列置
烽臺者即候道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為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弘歷
事武文位任隆重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
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王
氏江南甲族僧達又名公之子也沈慶之於建義之初欲致之以為民望
耳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江寧縣
臨江渚晉咸和之後以江外無事於南浦置江寧縣宋白曰江寧縣本秣
陵之地晉置江寧縣在今縣南七十里故城存焉隋開皇十年移於冶城
後宋白所謂今縣乃天祐十四年楊氏所置縣也艦戶黯翻上時掌翻使
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秦淮之上也移書朝士為陳逆順朝直遙翻

為于偽翻觀柳元景用兵方略固有少勝之理矣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
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恇怯回惑不知所從冠古玩翻恇去王
翻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南洲為
姑孰降戶江翻下同屬之欲翻己未軍于溧洲溧音栗王自發尋陽有疾
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在室在舟凡寢臥之所皆謂之臥內將即
亮翻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言為舅不能決
事凡內外咨稟竣皆專決任音壬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間
古莧翻昏曉臨哭若出一人臨力鴆翻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
之危疾也按是月丁未王發尋陽己未至溧洲十三日耳自寅至江寧方
二十日今日累旬當是以至江寧為限耳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
壘考異曰宋書云壬戌元景次新林依山為壘按本紀癸亥元景至新
亭元景傳元景至新亭經日劭乃水陸出軍今從之新降者皆勸元景速
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兵法所謂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柳元景以之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
知之驤思將翻覘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
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史言羅漢魯秀王羅漢劉簡之所部之兵

精耳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
力易竭宿令者元景未戰之日而令之也易以豉翻數所角翻但銜枚疾戰
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強麾下
勇士悉遣出鬭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宣傳號令也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
鼓劭眾遽止師之耳目在於旗鼓鼓所以進眾金所以退眾魯秀擊
退鼓欲以止之也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眾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
更帥餘眾自來攻壘帥讀曰率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
赴死馬澗澗為之溢死者塞澗故澗水溢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劭手斬退
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劭僅以身免走還宮
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
南奔夏戶雅翻騎奇計翻劭殺義恭十二子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
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為大司馬封鍾山王蔣侯蔣子文也廟食鍾山吳
孫氏以其祖諱鍾改曰蔣山稽音啟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晉書有祖
思傳蘇侯神即蘇峻驃匹妙翻騎奇計翻以濬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
鑠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
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因出追義恭遂得歸附

豈翻卯看見翻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諳烏含翻乃以爰
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
等謂從軍自尋陽至新亭進爵二等以優之改諡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
祖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
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此劭所下赦文所除也庚
午以南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為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
刺史騎奇計翻下同沈慶之為領軍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
王僧達為右僕射柳元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愨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
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為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
雍於用翻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將即
亮翻帥讀曰率先是世祖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
度孝武帝廟號世祖時初即位而遂以廟號書之蓋因舊史之文也先悉薦翻
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西陵今
紹興府蕭山縣西興鎮是也其地西臨浙江吳越王錢鏐以陵非吉語改
曰西興將即亮翻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今
常州武進縣有奔牛鎮及奔牛堰故老相傳云古有金牛奔此因以名之

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岡方山埭以絕東軍破岡在晉
陵郡延陵縣西北亦有埭埭音代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
募勇士攻大航克之大航即朱雀航航胡郎翻考異曰宋書元凶傳云二十四
三日按本紀甲戌乃二日也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
次奔散渚謂秦淮渚也時劭兵緣渚備守以幢隊列於秦淮北岸也幢
隊主所領兵也降戶江翻器仗鼓蓋充塞路衢塞悉則翻是夜劭閉
守六門臺城六門大司馬門東華門西華門萬春門太陽門承明門也於
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塹七豔翻丹陽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
降降戶江翻下同劭燒輦及袞冕服于宮庭蕭斌宣令所統使皆解甲自石
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
行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於殿
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為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
將臠其肉生噉之噉徒濫翻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七王建平
王宏東海王禕義陽王昶武昌王渾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餘一人當是
休祐但未封劭盡拘七王於宮中故號哭俱出號戶高翻劭穿西垣入武

庫井中。隊副高僉執之。劭曰。天子何在。僉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
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虔數人翻。臧質。武敬臧皇后之姪
故劭呼為丈人。又謂質曰可為啓得遠徙不。不讀曰否。質曰主上近在航
南。南航謂大航之南。自當有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縛劭於馬上防送
軍門。時不見傳國璽。璽。斯氏翻。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
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帥讀曰率。遇江夏王
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
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
罪。天子出行。車所舍之所謂之行宮。豹尾之內。同之禁中。牙門之外。謂之
行闕。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不。不讀曰否。丈言劭濬狂悖。望生。義恭又
曰此未可量。量。音良。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
大航。梟。堅堯翻。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媵。以
證翻。汙瀦劭所居齋。古者。弑君之子。殺無赦。壞其室。汙其宮而瀦焉。
鄭玄曰。瀦。都也。南方人謂都為瀦。釋水曰瀦。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
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
時耳。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丈言

褚妃得免元之內。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沖尹弘
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璞。景為劭參佐。守于湖。不迎義師。故誅
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
后。淑媛。魏文帝所制。晉武帝采漢魏之制。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儀。脩容
婕妤。容華。充華為九嬪。位視九卿。媛。于眷翻。太后。丹楊人也。乙酉。立妃王
氏為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王導。晉元臣。子孫為江左冠甲族。戊
子。以柳元景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辛卯。追贈袁淑為太尉。謚忠憲公。徐
湛之為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
光祿大夫。謚簡侯。旌其死難也。壬辰。以太尉義恭為揚南徐二州刺史。進
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
偃為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閤。自判三公牧
事置黃閤。五代志曰。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內屏。殷沖等既誅。人為
之寒心。為。于偽翻。帝以尚之雅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
所謂全脫者。活三鎮士民家口。朝直進謝。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
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
史。謚壯侯。旌死節也。與袁淑等四家長給稟祿。卜天與袁淑徐湛之江湛

四家。稟。筆錦翻。賜穀也。供給也。又力錦翻。廩食也。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旌
其戰死也。戊戌。以南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為
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還自新亭也。初。帝之討西陽蠻也。也五
州時。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潛使元
景帥所領西還。帥讀曰率。還。從宣翻。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語。牛
倨翻。信。使也。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謂質以冠軍將軍鎮襄陽。冠。
古玩翻。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雍。於用翻。質慮
其為荊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宜速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為
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
軍司馬徐遺寶為兗州刺史。為魯爽徐遺寶與臧質同反張本。庚申。詔有
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為公侯。竣。七倫翻。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為南郡王。
隨王誕為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譙王。閏月壬申。以領軍
將軍沈慶之為南兗州刺史。鎮盱眙。盱眙。音吁怡。癸酉。以柳元景為領軍
將軍。乙亥。魏太皇太后赫連氏殂。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
甲午。更以義宣為荊湘二州刺史。沈約曰。晉懷帝分荊州立湘州。成帝咸
和三年省。安帝義熙八年復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

元嘉八年省。十七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孝武帝孝建元年又立。今據是
年四月。元凶劭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蓋以義宣以荊州舉義。欲分
其軍府。用。帝既即位。遂以義宣為荊湘二州刺史。湘州之立。定在是年也
史。工衡翻。愷為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將。即亮翻。以竟陵王誕為
揚州刺史。秋七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甲寅。詔求直言。辛酉。詔省細作并
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宋有細作署。令大明四年。改為左右
御府令。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
不足戍守。歷下。謂歷城。泗間。謂彭城。淮陽。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當時
議者。蓋以魏主之有內難。遂謂之衰。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兵甲銷鑄之
費。國內以給外。則吾國之病甚於胡虜之衰。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
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騎。奇計翻。更。工衡翻。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
漕輸。居然復絕。虜騎至。則江南之人不敢出彭泗。水陸漕輸絕矣。復。扶又
翻。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蹻。巨略翻。今
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
宜矣。言不濟事也。悍。下罕翻。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
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短喪自漢景帝始。詳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

乎凡濫有變於古而制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遂而
來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言中既非計亂幼之罪當行三年
之衣以反短衣之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
炫切綵翻炫金今之錯金是也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
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衣也著笥萌何糜蠹之劇惑
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
罷也此手指切中當時之病凡欲言時政若此可也否則迎合以徼利祿
目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
物小民明已睥睨明謂未旦也睥與俾同匹詣翻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
已裁學侈靡之源實先宮闈嗚呼我宋之將亡其習俗亦如此吾是以悲
二宋之一撤也嗚呼先志為翻又設官者宜官稱事立人務官置任又嫈
翻王廣識未堪務不應強仕此強仕謂強之使仕也強其兩翻且帝子未
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
後為貴哉此言亦深切宋藩王出鎮之弊又俗好以毀沈人不察其所以
致毀好呼到翻沈古沒人之書也以譽進人不察其所以致譽譽音余下
同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黨譽者恣虛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

善惡分矣論語子貢問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周朗之言正
得此意且晉來以來諸州中正品定人物為下其手或致譽之失實也又夫
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
非實故也朗指帝求言非實書奏忤旨自解去職朗答之弟也朗答為五
孫祿所殺事見上卷五政翻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皆禁絕此
實允愜民聽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發法中忌使為明詔既下而聲
實乖爽也爽差也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
此詔不不讀曰否莊弘微之子也謝弘微見用於元嘉之初上多變易太
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元嘉之制守宰以六年為
斷然自時厥後率以三周為滿而又有數更數易不及三周者乙丑魏濮
陽王閭若文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皆坐謀叛仁賜死於長安若文伏誅
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為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鑠為始
興王濬所挾而走過江見王義恭乃降非本心也降戶江翻上潛使人毒
之己巳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謚謚之楚世子商臣弒君父而自立卒後
謚曰穆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簡誡之弟也蕭誡以逆黨誅其弟懼連

主而反詔新南海太守南昌鄭琬考異曰蕭簡傳作琬今從本紀始興
太守沈濬系討之濬慶之之從弟也從才用翻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
劭所遣衆信之為之固守沮在呂翻為于偽翻琬先至止為一攻道濬系
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不從濬系曰更相中五十日中
家也又敗為之期日中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破之九月
丁卯斬簡廣州平濬系封府庫付琬而還史言沈氏兄弟皆能宣力於一
時還從宣翻又如字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曹秀為司州刺史為晉
秀從戚貫等攻兵張永辛酉魏主如信都中山　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
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懲元凶劭之禍也晉制東
宮中庶子四人中舍人四人庶子四人舍人十六人洗馬八人史云斯翻
甲午魏主還平城
史炤釋文三攙珠鴟切朱也肸況吉切惆悵丁丑亮切失意而望恨也
琬烏歎也濬之且深切人從戚切鑠書藥切三思參思之也論語三思
而後行嫌賢兼切疑也或作慊屛屏蔽也繞不紹切說文纏也內難患
也縣懸懸幢隊宅江切執旛幢之隊者戮力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切又
力周切愕逆各切相遇驚也吒之呂聚切呵也睨音見切視兒竟不

九切徑古定切直也擇侯旰切拱桿也趣逡須切督也顧綴顧古暮切
姓也䝲具名音古馬切喧譟上許元切下先到切驚呼也幾中之近乎
中傷也泓之烏宏切憧怖憧懼也石頭城名在丹陽秣陵兵孫權改為
建業蔡城於此投袂彌蔽切衣袖也衂說文鼻出血也殄徒典切盡也
義恭音恭熹徒對切典籤七廉切官名司隸郎計切漢武帝初置以掌
徒隸而逆參沖持中切會稽上古外切下古奚切爲會諸侯江南計功
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巾箱思將切竹器也藏衣巾之箱僧虔渠焉
切揩口皆切人居揩切擇蒲賴切覲音巽玠古拜切訣古穴切別也䟫
且由切又且緣切徇辭峻切行示也扎側八切說文牒也暢丑亮切璪
且林切闞呼監切說文闚也驍銳上古堯切下弋稅切驍捷也銳利也
溢口溢水在廬江潯陽舫並兩船曰舫又音倣疊累疊也撝則吉切編
立木也上流如字又顧曰居水之上流艫戶縣切戰船四方施板以禦
矢狀如窠雕兵戈哭切張昭兵勢也冠軍冠者加於首上冠軍言在諸
軍之上怯去劫切畏也殄掾知郵切相屬相連屬附也溧洲溧水名出
丹陽溧陽縣洲之由切水中可居曰洲膝息七切腔骨也或作郤壘魯
水切軍壁覘丑廉切又丑豔切闚視也衡枚上音盤切下謨杯切上言語

謂蔑○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狀如箸，横銜之，繣結於
項。潰胡對切。溢胡貫切，滿也。創傷也。稽顙下蘇朗切。謂顙至地也。誑欺
也。諸棣下即句切。諸忠而棣熟也。牛繪使郎切。地名，渠借曰塘。崗方山
埭。丙居郎切。山脊曰崗。埭壅水也。募莫故切。廣求也。大航寒剛切。船也。
沸亂方未切。沸也。剗昔胡切。剗破也。臠力完切。肉臠也。嗷說文：熱炎也。
號哭胡刀切。大呼也。亦哭也。慟哭徒弄切。說文：大哭也。一曰哀過也。縛
伏約切。束也。梟斷首將木也。滕又音手。滕，御也。汙瀦上音烏，下張如切。
濁水不流曰汙，水所停曰瀦。格苦各切。激蟯上神六切。謐神至切。行之
近也。愷可亥切。胎跳誰也。吏互吏相而遮互也。蹻足訖約切。舉足行
高也。又丘秋切。舉足謂之蹻。狼虛當切。說文：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
豎下豆切。蟲名。說文：有二數，八足，旁行，非蛇鮮之穴無所庇。悍勇也。熾
金癸錯切。明也。數製常入切。一割爲製。數製者，猶言數割衣服也。積使
不切。說文：履也。本作屨。笴相吏切。匱也。臧水之蟲。麋盡郎朕切。如蠡食
木爲蠧也。傳乞鼓切。字林：汰也。瞬睨下研計切。說文：衰視也。關昔開
切。門樂通作棚。忤逆也。偃昔偃切。心伏也。或作匽。濮陽侍木切。漢東郡
之邑。昔置濮陽國，其地濮水所出，南入鉅野。屬後魏。瓌於逵切。胡三省

釋文辯誤三十年武陵王軍于溧州，胥本註曰：溧，水名。出丹陽溧陽縣。
余謂溧水固出溧陽，溧州則在大江中。魯秀等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
官軍已度，輒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海陵本釋文曰：幢隊，執幡幢
之隊者。余按是時南北朝用兵，各置幢主、隊主，皆有副。非執幡幢之隊
也。史炤謂同，而註在上文幢隊主副之下。海陵本移置於此，益亦疑上
文有幢隊主副四字，而不得其說耳。卒散氏盡可蹻足而待也。史炤釋
文曰：蹻訖約切，舉足行高也。又丘欺切。舉足謂之蹻。余謂炤上音義俱
非。當從下音義。趙充壁源委熊音熊。盱音于。序音人。逐也。冀望也。叩音
叩。擊也。累去聲。雅生下內雅然雖並同。弟亦弟但也。屏音餅。黥渠黥。幢
隊皆官名。主副主及副也。率音帥。激音執。衛從音才用反。下從者以從
同。揮音輸。衝也。激音覓。射音食亦反。輸音俞。石頭即秣陵也。情事人情
公事。號慟崩痛號平聲。號哭也。慟見上。崩，壞也。壮也。罪人斯得。此尚書
金縢之辭。元大也。義慕宋高祖弟之子。有差音叉，次也。興箴音七廉反。
官名。浙音折。沖音舟。左西屬官名。羽化漢武帝元鼎四年。顏師古注云：
羽衣，以鳥羽爲衣。服其神仙飛翔之意。又揚子法言君子篇本云：名生
而實死也。其柳注曰：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又仙家說云：人死

如蟬脫殼，化爲鳥蟬，是羽化而不死也。又唐書黄草音訓云：羽，道人服
也。開張衆羽翩。王子年拾遺記云：周昭王夢羽衣人，問以仙術，以自度
道士服羽衣。求見音胡甸反。踐音蔡。子士遜。孔荀孔也。透飲走季錄
插腕也。係伏捨也。板以版投官也。醜衆也。義不同天。楊佺記曲禮曰：父
之讐不與共戴天。禍衍有言。禍衍後漢初入也。楼衍傳無此言。唐藝文
志：有禍衍集五卷。戚武在戚。累去聲。壘築壁也。主相去聲。行軍行音下
更反。侵行也。勞去聲。僵音畫。元衆元去聲。瀚古特切沒也。嚮音乐庭反。推
音匡。亦怯也。珍音真。不任任平聲也。閣以閤干閒也。臨音力禁反。衆哭曰
臨。呼歎音欸。邁音其豫反。走音奏。下同。譜音巷，孔也。大行不道之行也。
原元也。瓜步山名。在江北。奔牛墖地名。增音唐。牙下去聲。牙也。南中郎
謂武帝也。後二十八年二月，降武陵王駿爲北中郎將。此云南，當考。暴
音僕。露也。自洗黄閤洗浴也。開府儀同三司，得開黄閤。見下明帝元年
十二月庚申，以戊寅又王曇傳云：晉位開府儀同三司。既爲公，須開黄
閤。見前從買來儀宇。乃因閤向來。翰苑新書云：猶百官志。三公府三
門，當中開黄閤，設內屏。又云：漢舊儀丞相聽事門曰黄閤。又東門。注：鄭
玄注云：三公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黄其閤。閤，小門也。將遲將送也。初寧

長寧陵。武文二墓。語其語音御。告也。信來入也。重還直聯也。吏互吏相
遮互也。居然徒然也。詩大雅生民曰：居然生子。埃音刑縣之縣。丸音著
音佇。蟲反。劇音奇逆反。增也。始并音必政反。閫音苦本反。門限也。宦称
音尺證反。下同。強仕禮記曲禮曰：四十強而仕。屬千當也。濮音卜。高臣
楚精王也。當殺其父氏。王見左傳。桑音
料計反。主如如淮也。信都中山皆郡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四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孫應龍
圈點監生臣蔡承華
臣歐陽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五　一送

宋 文帝十

通鑑綱目 甲子宋景平二太祖文帝義隆元嘉。元魏世祖太武帝燾始光元年

春正月宋廢其廬陵王義真為庶人。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書諫之,不聽。泰,甯之子也。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欵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靈運,玄之孫也,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含之曾孫也,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兩人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皆出為郡守。始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怨之,表求還都。咨議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致在心必言,實犯臣子之道。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剥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悵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

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于吳。六月弒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弒庶人義真,以謝晦行都督荊襄等州軍事。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將士於府內,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時義符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即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雲龍門,安泰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軍士進殺二侍者,扶義符出東閣,群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乃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為營陽王,以義隆纂承大統,遷義符於吳,使邢安泰就弒之。義符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而弒之。裴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帥侍二

職。皆羣豎也。制其行止。使其濡則進退賊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爲之。或以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根雖茂。而端良甚寡。帝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璽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義行。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羨之等遣使殺義真。以荊州地重。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謝晦都督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義隆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己兢悸。何以克堪。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義隆不許。教綱紀宥見刑。原逋責。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羨之中才寒士。亮布衣諸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殺下見驚。故來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侔。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亦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戮。蓋由貪生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復欲爲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鎮荊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義隆遂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 尹起莘發明。前日義真之廢。以國書者。舉國大臣合謀廢之。且又微其事也。今此宋主之廢。則叙徐羨之等者。出其主名。以示罪有所歸。且又見廢君大事也。下書六月弒之者。承上文也。義真之死。既已廢爲庶人。而猶稱前廬陵王者。不予宋人之殺也。羨之等受顧命。正使嗣君失德。猶當相與扶持輔弼。縱其闕。勸忠正之節。繼之以死。以斷無負於託孤之意可也。今乃輕於廢立。初不聞有正救之舉。真所謂視置君如弈棋者爾。詳書于冊曰。廢。曰遷。曰

弒。各正其名。羨之輩雖欲逃罪。其可得哉。 劉友益書法。擅廢立何以不書。非主謀也。它日奉命討賊。亦足以自贖矣。故恕之。然則謝晦之都督也孰以之。以之者徐傅也。徐傅共弒立君。當存三鼎。綱目書曰。以謝晦行都督荊湘等州軍事。所以深探其不臣之情也。 **秦攻涼。敗之。 八月。宋主義隆立。**至都。王義隆至建康。群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紱。義隆辭讓數四。乃受之。遂即位。大赦。謁太廟。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真。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喜曰。今得脫矣。徐羨之等進位有差。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乃以王曇首王華爲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羨之等欲遂以到彥之爲雍州。不許。徵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慮彥之不過己。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由此大安。 **柔然寇魏。**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攻拔盛樂宮。魏主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一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之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弟子於陟斤爲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 劉友益書法。柔然於魏書侵。抵也。 據義熙十年。此其書寇魏何。晉滅而進魏於宋也。 **冬十一月。吐谷渾阿柴卒。弟慕璝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璝爲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璝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使其弟慕利延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璝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 劉友益書法。謝落干書死矣。 義熙十三。此則易爲書卒。晉亡也。於是晉亡中國無正統。吐谷渾非純夷也。故進之。至隋開皇十一年。中國有主。然後夸呂復書死。 **十二月。魏伐柔然。大獲。 宕昌朝貢于魏。**宕昌。羌之別種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通西域。長數千里。各有酋帥。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強。有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 **夏世子璝殺其弟倫。倫兄昌討璝殺之。**夏主將廢太子璝而立少子倫。璝將兵伐倫。倫拒之敗死。倫兄昌襲璝殺之。并其

衆歸了晛萬夏主大悅立昌爲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綏
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劉友益書法 璝殺倫昌殺璝書耳書封
璝何不父其父也父欲立少子而璝伐之不父其父甚矣若是者人得而
討之璝不書討則世子之位可以力取矣然則書世子何書世子見其有
父在也是故勃父在趙太子宣以殺弟書伏誅夏世子璝以殺弟書討
晉穆永和四

王幼學集覽 故在心必言 句疑本作故在

乙丑 宋元嘉二年魏始光二年 夏主赫連昌承光元年 春正月宋主始親
聽政 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三上許之羨之仍遜位還第徐佩之等並謂
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劉友益書法 書始親政何徐傅專也終綱
目書始親政六 後主延熙二十其主亮是年宋主丁未魏太弘平未魏
主狀乙卯國主顯安長國主恚 皆幾專之也 二月燕有女子化爲男 燕
有女子化爲男燕主以問群臣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雄猶有王莽
之禍況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也 劉友益書法 書帝之篤書雌雞化
爲雄矣猶物也於是而女子化爲男其孰大焉燕之不能一紀宜矣 三月
魏主尊保母竇氏爲保太后 魏主母杜太后杜氏之祖也太宗以竇氏慈

良有操行使保養之竇氏撫視有恩訓導有禮世祖德之故加以尊號奉
養不異所生 劉友益書法 宣帝之初阿保賜物而已至安帝王聖延
光二 順帝宋娥則封荒 陽嘉二 及桓帝又封其子 永興二 於
是主尊爲太后保太后過矣皇太后甚焉故所書魏主如綱目保母尊爲
太后者二 竇氏魏主濬常氏 皆魏也 魏以長孫嵩爲太尉長孫翰爲
司徒奚斤爲司空 夏四月秦襲涼于臨松敗之 魏遣使如宋始復通
好 六月武都王楊盛卒子玄立 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
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卒玄自稱武都王遣使告喪于宋始
用元嘉年號宋因而封之 秦擊黑水羌破之 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
立 冬十月魏主伐柔然走之 魏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軍至漠南舍輜
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大驚絶迹北走

丙寅 宋元嘉三年魏始光三年 春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殺之以王弘爲司
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荊湘等州軍事謝晦舉兵反江
陵 初宋主在江陵孔寧子爲參軍及即位以爲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
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構之於宋主宋主欲誅二人并發兵討
謝晦乃聲言當伐魏取河南又言外拜京陵治行裝艦庚分異書其謀頗洩

晦弟嚼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不然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
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封以示晦晦以問參軍何承天承天對曰以王
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
也義陽將軍帥衆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
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
來軍額郡謀舉兵邵欽衆而死晦立牆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
屈卿守城登之曰親老在都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旨晦仍問諸將
倍戰士二千足守城否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
之自請解司馬以授之晦即命超爲司馬而轉登之爲長史宋主以王弘
糧道濟始不豫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所親寄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
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宋主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
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晦殺二王之罪
命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以時収翦又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
其走伏是日詔召羨之亮謝嚼遣人報之羨之走至新林自經死亮出走
被執宋主使以詔書示之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
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宋主問討晦之策於檀道濟

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
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
陳而擒也 徵王弘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荊湘
都督荊州刺史晦聞徐傅等已誅自出射堂勒兵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
兵三萬乃奏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
讒構成禍今當舉兵除君側之惡 閏月宋子劭生 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
自詳視使馳白宋主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宋
主狼狽至后殿戶外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祕之至是始言劭生 尹
起莘發明 劭生何以特書元凶之始也宋主育子於諒闇卒有商臣之禍
微之顯其不可掩也如此故劭實非生於此時而書此時生所以著其僞
也 劉友益書法 子生不書書劭志亂始也是故漢皇子據生書皇子弗
陵生書宋子劭生書魏子佝生書魏主之子翊主書皆亂始也終綱目書
子生五書 漆生下 宣帝皇孫驁 宋主自將討謝晦 二月殺之 宋主下
詔戒嚴諸軍進路以討謝晦晦率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
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
何承天以邵兄茂度與晦善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邵

不從。宋主發建康。謝晦下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有雨耳。檀征北軍方至。唯宜速戰。登之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焚艦。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孔延秀攻彭城洲。及洲口柵陷之。諸將欲退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初晦與徐傅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至是聞道濟來。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晦始見艦數不多。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鬬心。一時皆潰。晦夜還江陵。先是宋主遣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周超逆戰破之。晦善與粹善。又以其子曠之為參軍。宋主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俄而晦敗。問至。超詣彥之降。晦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北走。為人所執。檻送建康。何承天自歸於彥之。彥之因監荊州府事。於是誅晦遯及其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柰何狼藉都市。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唯延陵蓋追隨不捨。宋主以蓋為鎮軍功曹督護。 尹起莘發明。羨之亮晦既皆書討。乃不書誅。何也。宋主下詔。暴其殺二王之罪。而不正其大逆之誅。是謂君臣同辭。誠使羨之等罪止於殺二王。則討而殺之足矣。豈知營陽君也。君親無將。將則必誅。是數人者。實弑其君。必也殘其身。汙瀦其宮室。以正其弑無赦之罪。斯可矣。而乃以殺二王討之。則非其義矣。宋主之意。不過欲掩護己之為君。而不知營陽既弑。廬陵又殺。已有次立之勢。國人援己而立之。則立之宜也。何嫌於正討賊之名哉。書殺之。誅夫賊也。**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祕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宋主還建康。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四方贈賂相係。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覬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夏五月。宋以檀道濟為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 **宋遣使巡行郡縣。**遣散騎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宋主親臨聽訟。**宋主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左僕射王敬弘性恬淡。有重名。關署文按。初不省讀。嘗預聽訟。宋主問以疑獄。敬弘不對。宋主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宋主甚不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 劉友益書法。聽訟必書。重民命也。故漢太后親錄囚徒則書。宋主親臨聽訟則書。魏主親大獄則書。魏主親錄囚徒則書。魏主聽訟于華林則書。周主親錄囚於苑則書。 詳

漢安永初二年。**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為黃門侍郎。**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宋主所親任。與己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親舊見者為之流涕。及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宋主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示之。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乃止。**宋遣使如魏。秋。秦攻涼。夏襲秦苑川。秦師還。** **宋大旱蝗。** **冬十月。魏主自將攻夏。**魏主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等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逃。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魏主亦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伐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已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並出東方。利於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於是遣奚斤襲蒲阪。周幾襲陝城。以薛謹為鄉導。魏主欲以李順總前驅之兵。崔浩曰。順誠有籌略。然其為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乃止。浩與順由是有隙。**十一月。夏攻秦入枹罕。** **魏主入統萬。別將取蒲阪及長安。**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燕群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

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主代田即叛，衆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垣而出。魏分兵四掠，殺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不戰而走，魏周幾乘勝長驅，遂入三輔，蒲阪守將棄城奔長安，奚斤遂克蒲阪，夏主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定。十二月，斤入長安，秦雍氐羌皆降，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玄聞之，皆遣使附魏。**魏罷漏户綿以屬郡縣。**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天興中詔采諸漏户，令輸綸綿，自是不隸郡縣，賦役不均，是歲始詔罷之，以屬郡縣。

宋元嘉四年，魏始光四年。**春正月，魏主還平城。**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夏平原公定帥衆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宋主謁京陵。**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宋主至故宮，見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夏四月，魏遣使如宋。宋前交州刺史杜弘文卒。**弘文有疾被徵，自輿就路。或勸之待病愈，弘文曰：吾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況被徵乎。遂行，卒於廣州。弘文，慧度之子也。劉友益書法：是年前官録賢也。終綱目卒前官六，舍是無卒前官者矣。**五月魏主發平城。**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五

月發平城，命將軍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宋中護軍王華卒。**劉友益書法：宋魏至陳諸臣卒，無不書官者，非賢不卒也。**六月朔，日食。夏主及魏主戰于統萬，敗走上邽。魏取統萬。**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内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

風雨從賊，方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絶，宜隱軍分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妃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十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魏主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納夏世祖三女為貴人。夏平原公定聞統萬破，奔上邽。魏主詔奚斤等班師，斤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今因其危滅之為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不許，固請，許之，給兵萬人，馬三千匹，并留娥清丘堆使共擊夏。魏主還，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鎮統萬。**秦遣使入貢于魏。秋八月，魏主還平城。**魏主壯健鷙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御取給而已。羣臣請

峻京城，修宮室，曰：此蕭何所謂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者也。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一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夏安定降魏。冬十一月，魏封楊玄為南秦王。**十一月，魏主遣公孫軌，承策拜楊玄為南秦王。及境，玄不出迎，軌讓之，欲奉以還，玄懼，乃出郊迎。**晉處士陶潛卒。**潛字淵明，尋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群，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

祖王業漸隆。不復有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尹起莘發明。甚哉出處之際。君子所當致謹也。楊雄草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其自視蓋以下。若不足道。然失身於莽賊。故綱目於其沒也。書曰莽大夫揚雄死。雖欲自解。不可得也。陶潛在晉。乃太尉侃之孫。自其初年出處大致。已有可觀。至劉宋移國。耻復屈身。退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以晉處士書之。明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為晉全人也。然通鑑是年不載其事。綱目取諸前史以激千載之清風。爾臣嘗因是考之。晉隱逸傳。不見其不屈之意。至南史始著其說。且載檀道濟當饋梁肉。麾而去之之事。則潛之此意顯然明白。今分注亦本此為說。其有關於世教多矣。故詳而論之。以詔後之君子云。　劉友益書法。潛卒於宋。書晉何。增始終晉人也。綱目予節。故通鑑不書。於是特書之。是終晉亡矣。增心乎晉。則卒書晉。唐亡矣。張承業心乎唐。則卒書唐。徵士書卒。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戊辰　宋元嘉五年。魏神䴥元年　西秦王乞伏暮末永弘元年。北涼承玄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春二月。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

遣堆行督租。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敗還城。夏主乘勝日來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困。若不為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曰。今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為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可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夏平原王定。收其餘衆。奔還平涼。即位。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爵會稽公。頡賜爵西平公。眷進爵漁陽公。奚斤以昌為偏裨所擒。深耻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夾擊之。魏兵大潰。斤清皆為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坂。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坂以拒之。昌復竟以謀叛見殺。　劉友益書法。書戊辰。宋元嘉五年。魏神䴥元年。　西秦王乞伏暮末永弘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　春二月。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亡國之君。其辭五。凡之上也。執虜次之。以歸次獲次之。降為下。昌後叛魏見殺。不書。受魏爵也。故畧之。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　六月。宋以王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范泰說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存降損。弘納其言。固請遜位。不許。故有是命。涼侵秦。秋秦及涼平。初西秦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最所重。汝宜歸之。至是北涼因秦喪而伐之。攻樂都克其外城。暮末遣使請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遣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被之。伏兵執伐以歸。既而遣還。并遺暮末甚厚。冬十一月朔日食。　涼復攻秦。劉友益書法。書復何。背約也。是年秦又及涼平矣。故書罪之。

己巳　宋元嘉六年。魏神䴥二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荊湘等州軍事。王弘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遠權。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以義恭為荊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為南蠻校

尉。行府州事。宋主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須改作。訊獄庶傑情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惡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義康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王曇首居中。為宋主所親委。愈不悅。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卧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宋主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丁零降魏。　二月。宋立子劭為太子。　宋以殷景仁為中領軍。宋主以章太后早亡。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蘇氏卒。宋主臨哭。欲追加封爵。使群臣議之。景仁以為古典無之。乃止。

秦殺其尚書辛進。進嘗從文昭王遊陵霄觀，彈飛鳥，誤中秦王暮末之母，傷其面。至是暮末殺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夏四月，魏主伐柔然。魏主將擊柔然，群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絜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浩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今出兵討罪，以脩刑也。比年以來，月行掩昴，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動，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強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敢動。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與之河南，亦不能守。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

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鬭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蹔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五月朔，日食。　宋以王敬弘為光祿大夫。初，宋主以敬弘為尚書令，敬弘固讓，求還東，故有是命。涼及吐谷渾侵秦，秦敗之，獲涼世子興國。　柔然紇升蓋可汗大檀出走。魏主追至涿邪山。秋七月引還。大檀死，子敕連可汗吳提立。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柔然，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引兵還至黑山，盡以所獲班

俘去。既俘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車自載，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王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武都王楊玄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八月，魏遣兵擊高車，降之。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人畜甚衆，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為之價賤。冬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鋌於酢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蔬食，魏主必為之舉筯，或立嘗而還。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至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尪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勑尚書曰：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十一月朔，日食，星晝

見。秦地震。日食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河北地闇。秦地震，野草皆自反。

劉友益書法：日食生星晝見，大變也。終綱目書日食星見二。是年南宋上元云。

王幼學集覽：乞解州録。弘允為揚州刺史，録尚書事，今求解。贊西門安于、韓性、齊美。西門，複姓也。名豹，戰國魏文侯時為鄴令。安于，名也，姓董氏，戰國趙簡子才臣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注：韋，熟皮，緩也；弦，弓弦，急也。佩弦佩韋皆能矯正其性而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關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張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二人任性偏頗，皆不善終。諸將瑣瑣。易：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伊川傳曰：瑣瑣，鄙猥瑣細貌。才質如是，乃其所以取災。然上雖有援，無能為也。亡慮。亡通作無。漢書馮奉世傳：亡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或解云：猶言多少如是無疑。弱水。禹貢蔡氏傳曰：柳宗元云：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止，故名曰弱。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叢：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西、涿邪山東矣。北史載云：太武至菟園水，分

單搜討。東至翰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道獵小異。直翰海張掖
水於弱水為近。涿邪山。匈奴中地。弱水在其東。郡以為居延或滄黑
山。在大漢北。今謂之姚家族。西南有城。名曰慶州。沈括曰。予奉使嘗帳
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礪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黑
水西有連山。名曰夜來。南山。史記大宛傳。張騫從月氏至大夏。還並南
山。欲從羌中歸。括地志云。南山即連終南山。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
至海。即中條山也。從長安南連接名蒬。領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
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敕連可汗。可汗音恪寒。猶古單于
也。號曰敕連。猶夏言神聖也。濡源。濡。奴官反。水在遼西郡。肥如入海。
庚午
宋元嘉七年。魏神䴥三年。春三月。宋遣將到彥之等伐魏。宋主有恢復
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
入河。又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監征
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為衆軍聲援。先遣將軍田奇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
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
南是我地。此若進軍。當權斂戍相避。冬寒水合。自更取之。 劉友益書
法。魏奚斤皆諸將。伐宋書擊。王戍此其書伐何。河南故宋土也。直之辭也。故

魏取金墉。武牢。滑臺。皆緊之。冬。魏敕勒叛。擊滅之。魏有新徙敕勒千餘
家。苦將吏侵漁。出怨言。期以草生乞歸漠北。劉絜、安原請徙之河西。魏主
曰。此曹習俗放散日久。如圃中之鹿。急則奔突。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
不煩徙也。絜等固請乃聽之。敕勒皆驚曰。圍我於河西。欲殺我也。遂叛走
絜追討之。皆餓而死。夏六月。宋以楊難當為武都王。秋七月。魏河南諸軍
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河南。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
其未發逆擊之。以挫其銳。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
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水潦。草木蒙密。地
氣鬱蒸。易生疾厲。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
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
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
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群。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
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己
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仍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
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精兵。大
造舟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悉發精銳以死爭

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欲以卻敵而反速之。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
謂矣。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
家兵連禍結而已。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
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
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
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
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
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
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
行纔十里。七月始至須昌。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衆北
渡。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
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
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
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尹起莘發明。上書魏
河南諸軍退屯河北。下書宋到彥之等取河南。則是彥之等。因魏軍之自
退而取之。非以戰勝而得之也。書法若此。紀其實爾。八月。魏遣將軍安頡

擊宋師。魏主遣安頡督諸軍擊到彥之。彥之遣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
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林邑入貢于宋。 九月。燕王馮跋殂。弟弘殺其
太子翼而自立。燕太祖寢疾病。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
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柰何遽欲代父乎。翼性
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
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
謀。乃言於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
人命閉東閤。弘家僮庫斗頭踰閤而入。射殺女御。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
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殺翼。及太祖諸子百餘人。魏
主如統萬。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遂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
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群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
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
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臣始謂
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
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
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

東出潼關，屠孝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凉。秦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劉友益書法：綱目書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者六。詳秦初丙寅，未有久於此者也。去年地震，野草皆反，於是恒暘九九閏秦之亡兆矣。 冬十月。宋鑄四銖錢。劉友益書法：宋自是三十七年，錢幣凡七變。是年鑄四銖。丁亥鑄大錢。戊子罷。甲午鑄孝建四銖。乙巳鑄二銖。十一月罷。丙午斷新錢，專用古錢。綱目錢幣自王莽外，更變之亟，無如宋者矣。而敝悉之極，亦無如宋者。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宋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杜驥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虡於江南。有大鐘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往取之。驥紿之曰：金墉脩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既立，取鐘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安頡拔洛陽。驥歸言於宋主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宋主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頡與將軍陸俟進攻虎牢，拔之。秦遷保南安。秦王慕末為北凉所逼，請迎於魏。魏許以平凉、安定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夏主發兵拒之，慕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

渾。十一月。魏主襲平凉，夏主與戰，敗績。魏主至平凉，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安定北救平凉，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走鶉觚原，魏兵圍之。宋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眾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眾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眾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眾曰：賊眾我寡，柰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尹起莘發明：彥之身為督將，實任北伐之責，雖取河南，特因魏軍自退，非有克捷之功也。今北兵既集，正宜力戰以卻之，乃望風逃遁，果何謂耶。故綱目於此，特書棄

軍走。以罪之。至他日下獄免官，則削而不書。又以撲宋人不能正懫軍之誅也。夏主及魏人戰，敗，走上邽。魏取安定、隴西。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飢渴。夏主引眾下鶉觚原，魏軍擊之，夏眾大潰。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餘眾，西保上邽。魏兵遂取安定。魏主還臨平凉，掘塹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魏攻宋滑臺。宋遣使入貢于魏。北凉王蒙遜遣宋舒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義欣脩治隄防，引淠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 劉友益書法：刺史之任自晉以來專方面，本兵柄，非復漢世刺舉之職也。宋世所任，率多子弟，與晉世又異矣。魏人克平凉，復取長安。魏克平凉，豆代田得奚斤城清等以獻，關中悉入於魏。魏主以將軍王斤鎮長安而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法，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斬斤以徇。宋以垣護之為高平太守。到彥之王仲德下獄免官，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

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

王幼學集覽：敕勒，元魏時號高車部。其後分散，曰薛延陀，曰回紇，曰都播，曰骨利幹，曰多覽葛，曰同羅，曰僕固，曰拔野古，曰思結，曰渾，曰斛薛，曰奚結，曰阿跌，曰契苾，曰白霫，別為十五部，總號敕勒，又號鐵勒。括地志云：鐵勒在樂勝州北，經秦長城北行，經砂磧十三日方至其國。閹寺。閹以昏暮閉門隸也。寺通作侍字，或從門。寺伺寺人不仕以事，唯門闌守禦，廷內掃除，黃衣粟食而已。記內則曰：深宮固門，閽寺守之。委粟津。在洛陽北。又有委粟山在洛陽南。 平凉。今隴西有平凉府，屬華昌路。安定。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上邽。注同上八年。治之。治，平聲，理也。理治秦王所焚城邑。南安。注見三國漢後主建興六年。鶉觚原。地理志：安定郡鶉觚縣。在隴西。唐書注：鶉觚屬涇州。案涇州古安定也。今屬開城路。滑臺。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張膽。史記張耳傳將軍瞋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甚也。歷城。今濟南府歷城縣。歷山在焉，舜耕於此。隴西。隴山名。郡在山西，故名隴西。賜復七年。復，音福，除也。除免七年賦役。芍陂。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淠水。地理志：汝南郡弋陽國淠水出焉，案弋陽今光州。是淠水在固始縣西五十里。淠，賓屠反。高平。括地志云：高平

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徐廣曰汲冢紀年云魏哀王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向在河內郡軹縣西。

辛未宋元嘉八年。魏神䴥四年。燕主弘太興元年。北涼義和元年。　是歲秦夏皆亡，凡四國。春正月宋檀道濟救滑臺，敗魏師于壽張。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王仲德、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夏主擊西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韋伐攻南安。城中大飢，人相食。秦出連輔政等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送於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殄寇讎。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夏主竟殺暮末，夷其族。二月魏克滑臺。檀道濟等至濟上，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魏遂克滑臺，執脩之，嘉其守節，以

為侍中。魏主還平城，復境內租一歲。魏主還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及百官皆受賞，戰士賜復十年。於是魏南鄙大水，民多餓死。劉絜言於魏主曰：郡國之民，雖不從征討，而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徧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弘覆育。魏主從之，復境內一歲租賦。宋檀道濟引兵還。青州刺史蕭思話棄城走。道濟等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棄東陽，奔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魏司馬楚之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衆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劉友益書法：自書裴潛建安二十一　張範延熙三。　書太守不知其幾矣，未有以政績書者，至是然後魏書王慧龍。宋書孔靈符出。是至隋改郡為州，無聞焉，甚矣賢守之不多見也。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閏月柔然請平于魏。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於是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魏遣使如宋求昏。魏主遣周紹聘于宋，且求昏，宋主依違答之。宋以劉湛為太子詹事給事中。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寖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宋主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已卒，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而以張邵代湛。頃之，邵坐贓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宋主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識，特加曲恩，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

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秋八月涼遣子入侍于魏。吐谷渾奉表于魏。　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惟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魏遣使授涼王蒙遜官爵。魏主欲遣使者詣北涼，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為太常，拜蒙遜為涼王，王七郡，置將相羣卿百官，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魏徵世胄遺逸。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脩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州邦，如此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其未至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復詔守宰以禮申諭，任其進退。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劉友益書法：綱目書徵士二十有一，未有不書其人者，此則曷為不書？不勝書也。於是徵盧玄等凡數百人。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馬牛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

無繁非違之暫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季年被疾刑罰濫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至是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沉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

王幼學集覽清水本滄州地宋以河清之晝改曰清水今清州是屬河間府張壽地理志東郡壽良縣光武叔父名良故改曰壽張今屬東平府高梁宋齊世家桓公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師古曰平陽在東郡出連輔路後魏官氏志有複姓六氏曰出連曰宥連曰是連曰費連曰綦連曰拚連輔路名也坐徵繫尚方生罪而徵召繫於尚方使作中署中竹仲反除害之曰中綦璝吐谷渾王之名璝音古回反白徽湛白於天子而徵召劉湛誘會猶言適會其意以平之平和也連逮連逮史記秦皇本紀以罪過連逮注索隱曰逮及也謂連及俱被捕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　一送

宋　文帝十一

通鑑綱目 壬申宋元嘉元年魏延和元年春正月魏尊保太后為皇太后立子晃為太子 劉友益書法保母竇氏也太后非矣加皇又甚焉然則前尊為保太后則序書之此則曷為不書既於其事端足矣癸巳魏主濬尊常氏為皇太后不書之義同 三月宋以王弘為太保檀道濟為司空還鎮尋陽 吐谷渾遣故夏主定于魏魏人殺之 魏既殺赫連定用進吐谷渾王慕璝官爵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為慕璝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己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自是慕璝貢使至魏者稍簡 魏改代為萬年尋復舊號 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為萬年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待假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從之 夏五月宋太保王弘卒 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褊隘好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宋主賻之錢百萬米千斛 宋遣使如魏 六月宋以司徒義康領揚州刺史 秋七月宋以殷景仁為尚書僕射劉湛為領軍將軍 吐谷渾告捷于宋 秋宋益州人趙廣作亂圍成都 宋益州刺史劉道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等聚斂興利傷政害民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氐王楊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遂陰平太守道濟遣軍斬之道濟欲以帛氐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氐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向廣漢參軍程展會李抗之擊之皆敗死廣等進攻涪城陷之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舊俱反廣等進攻成都道濟嬰城自守也聚日久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詣陽泉寺謂道人程道養曰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斷頭道養惶怖許諾廣乃推道養為蜀王以其弟道助鎮涪城奉道養還成都衆至十萬餘四面圍城使人謂道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輩自解去道濟遣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出戰皆敗還 魏主攻燕圍和龍 魏主伐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魏魏主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 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擊破之攻羌胡

國帶方建德冀陽郡皆被。九月魏主引兵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為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忿結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與南人謀襲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將軍毛脩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冬十二月。燕長樂公崇以遼西叛降魏。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於兄弟為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為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崇母弟朗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王復受讒。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遼西。宋益州參軍裴方明討趙廣破之。裴方明擊程道養營破之賊楊孟子屯城南。參軍梁雋之說諭邀見道濟。版為主簿。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與之同守。趙廣遣帛氐奴攻晉原。破之。仲興孟子皆死。裴方明復出擊賊。屢戰破之。賊遂大潰。道養收眾還廣漢。趙廣還涪城。道濟糧儲俱盡。方明出城求食。為賊所敗。單馬獨還。賊眾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道濟為設食。涕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

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以配之。賊揚言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眾。眾乃安。道濟悉出財物。令方明募人。時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梁雋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且告之曰。吾病小損。聽歸休息。給使既出城中乃安。應募者日有千餘人。魏遣太常李順如涼。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延入庭中。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蒙遜使追止之曰。太傅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

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祕術。蒙遜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婦皆往受術。魏主徵之。蒙遜留不遣而殺之。魏主由是怨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

王幼學集覽僑。舊僑寄居民。舊土著民。攻光郡。朝國郡。帶方郡。建德郡。冀陽郡附庸。注見漢桓帝元嘉元年。負釁猶言負罪也。釁與畳通。肥如地理志遼西有肥如縣。屬幽州。版為主簿。版。木簡也。晉法召王公以一尺。秦王公以下用一尺版。夜縋而上。上。升城也。左傳僖三十年。燭之武夜縋而出。注縋。縣城而下也。箕坐。注見漢高帝七年。箕踞隱几。隱去聲。凭也。依也。几。案屬周禮阮氏圖。几長五尺。高廣各二尺。兩端赤。中央黑漆。馬融謂長三尺。無兩端赤。中央黑漆之義。鄭玄云。几者。所以安老。故加諸老者。而少者不及焉。起動之狀。禮事相進見天子。卿坐為起。在輿為下。所以禮貌大臣也。又漢書周亞夫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曰。為之感動也。九合諸侯。周室衰微。唯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索隱曰。左傳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是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

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是也。楚辭天問篇。齊桓九會。卒然身殺。應翔注曰。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犒師之言。王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唯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遂計九會之數不合。遂有衣裳兵車之辨。益鑿說也。然此解亦作九會。則其誤也久矣。賜胙。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命無拜。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偃蹇。偃息蹇敗也。偃蹇猶言驕傲。不復年。謂不再有一年之壽也。曇無讖。曇。姓也。名無讖。

癸酉　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北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春正月。魏以樂安王範為長安鎮都大將。魏主以範年少。更選舊德。將軍崔徽張黎為之副。範撫恤寬惠。徽務敦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易。輕傜薄賦。關中遂安。二月以馮崇為遼西王。魏以陸俟為散騎常侍。初。俟常為懷荒鎮大將。未朞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既至。言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魏主怒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魏主大驚。立召俟問之。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為。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

待之無禮之今易生驕傲不過兼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
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魏主笑曰卿身非婦恩慮何長也即日
以爲散騎常侍宋荆州遣兵救成都擊賊破之劉道濟卒梁爲之衆方明
詐爲道濟教命以爲戲蹤雖其弟妻亦不知也方明出擊賊大敗之賊退保廣
漢荆州刺史臨川王義慶遣巴東太守周籍之將二千人救成都趙廣等自
廣漢至郫連營百數籍之與方明等合攻克之進擊廣漢廣等走還涪義
慶道規之子也夏四月凉王蒙遜卒子牧犍立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菩
提幼弱而其兄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立爲世子蒙遜卒牧犍即位
遣使請命于魏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牧犍立皆驗朕克凉州亦不遠
矣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犍河西
王牧犍尊敦煌劉昞爲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面受業五月林邑遣
使入貢于宋宋裴方明擊趙廣等大破平之 魏人攻燕 秋九月宋
以甄法崇爲益州刺史法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程道養逃之郪山神出
爲寇十一月楊難當襲宋漢川據之宋主聞梁秦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
失氐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使代之未至楊難當舉兵襲法護法護
棄城奔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宋謝靈運有罪誅靈運好爲山澤之遊

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會稽太守孟顗表
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宋主以爲臨川内史靈運遊放自若爲有司所
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
討擒之廷尉論正斬刑宋主愛其才降死徙廣州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
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
忽故及於禍 尹起莘發明靈運謝玄之孫觀其詩有韓亡子房奮之句
似不爲無意然靈運既仕宋朝而食其祿已與子房異矣興兵逃逸其志
將何爲哉書曰宋謝靈運則靈運固宋之臣也曰有罪曰誅靈運雖欲自
文其悖尚可得乎 劉友益書法靈運之罪薄昭之比也書誅宜矣
王幼學集覽郪山在廣漢郡郪縣屬益州郪音妻或音千私反自徒中起
蕭思話先爲青州刺史前年因棄城走坐繫尚方徒作今就徒中徵起
而用之洋川今洋州是在興元路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漢中郡西
鄉縣又東北流入漢漢武夫人生於洋川高帝寵之名其川曰洋以表
誕生之休祥韓亡子房奮張良字子房韓人也秦滅韓良欲報仇乃從
漢滅秦秦帝魯連恥魯仲連齊人也聞魏使新垣衍勸趙尊秦爲帝連
於是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彼即肆然爲帝則連

蹈東海而死耳
甲戌 宋元嘉十一年魏延和三年春宋秦梁刺史蕭思話討楊難當破之難
當以兄漢中告捷於魏蕭思話至襄陽遣蕭承之爲前驅承之緣道收兵
進據磝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薛健據黄金山思
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臨川王義慶遣將軍裴方明助承之
攻黄金戍溫棄州城思話懼其與承之共擊屢破之魏及柔然和親魏嘉
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又納其妹爲夫人遣潁川王提逆之宋復
取漢中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溫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
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射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不能入承之斷
矟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矟輙貫數人氐不能當走據大桃閏月承之追
擊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蕭思話使鎮南鄭難當捉生
賜死難當奉表謝罪詔赦之燕王弘稱藩于魏燕王遣高顒稱藩請罪于
魏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
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襃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
史策告宗廟頒示天下涼遣使奉表于宋 三月魏人伐燕燕王不遣太
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爲

晉擒何則彊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
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脩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社
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魏主遣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
還 劉友益書法魏加燕書攻僭辭也此其書伐何燕魏敵矣綱目一字
之權衡如此哉秋魏主擊山胡克之七月魏主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
胡白龍於西河而自引數十騎登山臨視白龍伏壯士十餘處掩擊之魏
主墜馬幾爲所擒内入行長陳建以身捍之大呼奮擊殺胡數人身被十
餘瘡魏主乃免九月大破胡衆斬白龍屠其城
王幼學集覽短兵接句絶楚辭九歌國殤篇車錯轂兮短兵接晦庵集
註云短兵刀劒也言戎車相迫輪轂相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劒以相接
擊也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犀
甲犀堅也楚辭九歌國殤篇操吳戈兮被犀甲晦庵集註云犀甲以犀
皮爲鎧也攷工記曰犀甲壽百年它湯何反陽平王名内入行長官
名也
乙亥 宋元嘉十二年魏太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燕王弘稱藩于宋燕王
數爲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宋封爲燕王江南謂之黄龍國涼有

神投書于敦煌東門有老父投書于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凉王三十年若七年凉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願殿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若七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劉友益書法書神何著凉亡之徵也綱目書神二天寶四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爲中書令中護軍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以景仁位遇素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其間己猜隙日生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爲其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其力以傾景仁坐是宋主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議陰遣人殺之宋主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謁宋主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五月魏以穆壽爲宜都王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爵爲王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者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勲未録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西域九國遣使入貢于魏

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于魏魏主以漢世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爲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以爲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皆爲柔然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六月高麗王璉遣使入貢于魏　宋大水弛酒禁揚州諸郡大水運徐豫南兖穀以賑之揚州西曹主簿沈亮以爲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請權禁之從之秋七月魏伐燕魏樂平王丕等伐燕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魏人數伐燕燕日危蹙陽嶠復勸燕王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爲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嶠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爲變燕王不聽密遣陽伊請迎於高麗宋禁擅鑄像造寺者丹陽尹蕭摹之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爲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爲之詔從之　劉友益書法禁擅者何何以書予知節也終綱目書禁擅立寺三是年戊午東魏己亥石晉

王幼學集覽虢之將亡神降于莘左傳莊三十二年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其後果爲晉所滅也杜預曰虢國封虢仲之地莘虢地反虢地各有神下降於此能言語以接人而形不可見也正義曰陜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國即晉獻公所滅者也洛州汜水縣乃古東虢叔之國括地志云同州郃陽縣南有古莘國龜茲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疏勒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烏孫注同上元狩元年悅般西域國在烏孫西北去平城萬餘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性好清潔俗皆翦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歛瀆官反又傳于反業釋典教音鉢揭槃陁西域國在葱嶺之東其國有高山夏多積雪粟偈乎丈作渴鄯善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焉耆音煙支西域國名車師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粟特古奄蔡國也一名溫那沙居大澤中在康居西北和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嶠音巨反

丙子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年是歲燕亡凡三國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累月宋主稍間將遣還未發會宋主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尹起莘發明猛獸在山藜藿爲之不采爪牙之士國之所恃以爲重鄰敵所望而憚者也道濟在宋雖未可謂之方虎然亦一時之傑誠使御得其道豈不足任干城之寄乃無故疑而殺之何歟且非其罪故書國書殺而不去其官楊難當自稱大秦王難當稱王改元建義立王后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魏伐燕娥清古弼攻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將葛盧孟光將衆數萬隨陽伊迎燕王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與生戰殺之高麗兵因大掠城中五月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焚宮殿火一旬不滅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

止之。故燕王傳遜告魏主聞之怒擅舉徵斂又訊清王平城皆黜為門卒遣
封發使高麗，令送燕王。不從，魏主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劉絜曰：秦隴新
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修農桑以
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乃止。秋七月，魏伐楊難當于上邽，
降之。楊難當之西遷也，據上邽，至是魏主遣樂平王丕討之，先
遣齎詔諭難當。難當懼，請奉詔，諸將議以為不誅其豪帥，使必為亂，大衆
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曰：如諸將
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為亂必速。丕乃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
秦隴遂安。冬，魏置野馬苑。魏主如棡陽，驅野馬於雲中，置苑。宋鑄渾儀。初
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
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劉友益書法：渾儀
必書，重象器也。是後宋鑄渾儀則書，唐造渾天儀則書。　貞觀七。造黃
道遊儀則書，　開元九。水運渾天成則書，　開元十三。書渾儀始此。終綱
目書渾儀四，書儀一。　綱聖三。柔然絕魏和親，寇其邊。
王幼學集覽：稍間，諸語病間注云：少差日間，間如字，讀者初貫反。記文
王世子篇：旬有二日乃間，注：間猶瘳也。疏云：病重時病常在身，無少間

空隙，病今既損，其間有空隙，故云間。見君見音覓。優傳優覓。饒也。復芳
目反。謂不徭賦也。棡陽漢地志：五原郡有棡楊縣。括地志云：棡陽廢縣
州，舊縣在銀州銀城縣界。輿地記云：棡楊城在今豐州，實秦出雲鹿塞
鄞隴出棡楊道至燕，然亦此是。渾儀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三年。
丁丑　宋元嘉十四年，魏太延三年。春二月，魏以南安王渾為鎮東大將軍、鎮
和龍。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魏主以民官多貪，五月，詔吏民得舉
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横於閭里，而長吏
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尹起莘發明：守令，師帥之官，而使吏民告其罪，
可乎哉？若曰：患其貪冒，則擇清介循良者用之足矣。何至使下人持其上哉？
據事直書，失自見矣。　劉友益書法：於是詔吏民得告守令，可直書詔吏
民告守令罪，何病魏也。是詔一行，難乎為上矣。西域朝貢于魏。魏主復遣
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
破洛那者舌二國，皆欲稱臣致貢于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
乃遣導譯送琬等。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
貢不絕。涼遣子入侍于魏，遣使如宋。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北涼王牧
犍，遣宋繇謝，且問其母及主公所宜稱。魏主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

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
從之。初，牧犍娶涼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
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魏主遣李順徵涼
世子封壇入侍，牧犍奉詔，亦遣使如宋，獻雜書并求書數十種，宋皆與之。
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
也。今和龍已平，吾欲西征，可乎？對曰：臣嚮者所言，今猶不謬，然國家戎事
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王幼學集覽：破洛那，注見晉成帝咸康四年。者舌，西域國名，古康居國
也，在破洛那西北。遣導譯，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戊寅　宋元嘉十五年，魏太延四年。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為隴西王。
三月，魏罷沙門五十以下者。劉友益書法：廢佛教之漸也。後六年而有私
養沙門之禁矣。終綱目書沙汰僧尼三。　是年唐武德九，開元二。高麗殺
故燕王弘。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
次，士馬勞乎。弘慚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
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怨高麗，遣使
求迎于宋，宋主遣使迎之。高麗遂殺弘，并其子孫十餘人。秋七月，魏伐柔

然，不見虜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冬十一月朔，日食。宋立
四學，以雷次宗為給事中，不受。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為散騎
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宋主雅
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
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侍
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司馬公曰：史者，儒之一端；文
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
二道，安有四學哉？　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
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朞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
境之內晏然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
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
者，皆稱元嘉焉。　劉友益書法：書立四學，何譏也？道一而已，儒無不通，天
有史學文學之分，固已非矣，玄何為者而可與儒並列哉？綱目書立學皆
美也，惟靈帝鴻都門學、劉永學校與宋四學為譏辭。
王幼學集覽：龍城王馮君，燕王姓馮氏，都于龍城，故號龍城王。龍城注
見晉中宗太和四年。和龍野次，左傳凡師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

為次。廬山，在南康軍西北十五里。又在江州德化縣南。周武王時有匡俗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此山中，後仙去，廬存，故名廬山。白樂天草堂記：康廬奇秀甲天下。雞籠山，寰宇記云：在建康城西北九里。宋文帝改名龍山，以黑龍嘗見於玄武湖，北山臨湖上。率更令，東宮官名。備秦之中更左更也。率更，亦有令丞。又有太子率更丞。率，所類反。更，工衡反。師古曰：掌刻漏，故曰率更也。孔漢陽，巾褠，巾，首服也；褠，古候反，單衣也。書單衣，即中單也。實錄云：古者朝燕之服，有中單。

乙卯　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　是歲涼亡，凡二國。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都督荊湘等州軍事。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農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楊保宗奔魏，魏以為武都王，守上邽。夏六月，魏主伐涼。秋九月姑臧潰，涼王牧犍降，北涼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李氏毒魏公主，魏主遣醫乘傳救之，俾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使居酒泉。魏使至自西域，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君大喜，宣言於國。使還，以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還，亦言牧犍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戰馬三十萬匹，死傷不滿八千，而遠方乘虛，遂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曰：牧犍雖心不純臣，然職貢不乏，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一返，涼武宣王數與遊宴，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是，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人馬飢渴，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自不見便可欺邪。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群臣不敢復言，唯

唯而已。羣臣既出，將軍伊馛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六月，發平城，使穆壽輔太子晃監國。又使大將軍嵇敬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為書，讓牧犍，數其十二罪。曰：若親帥群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月至上郡屬國城部分諸軍，以源賀為鄉導。魏主問以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服，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牧犍求救於柔然，遣其弟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望風奔潰。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魏主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言驗矣。始太子晃亦以西伐為疑，至是詔報之曰：姑臧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之。九月，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使張掖王禿髮保周、將軍穆羆、源賀分徇諸部，雜胡降者又數十萬，擊取張掖、樂都、酒泉、武威，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群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馛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馛善射，能曳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劉友益書法：秦加涼書攻，此其書法何。涼受魏爵也。綱目之筆削嚴矣。柔然寇魏，不克。魏主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魏主敕之曰：吾提與牧犍相結，柔然聞朕西伐，必來犯塞。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太子。收田畢，即發兵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壽信卜筮以為柔然必不來，不為之備。而柔然敕連可汗果乘虛而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嵇敬相拒於北鎮，自帥精騎深入，平城大駭。穆壽不知所為，欲塞西郭門，請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乃遣軍拒之於吐頹山。會嵇敬擊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禽之，及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敕連聞之，遁去。冬十月，魏以樂平王丕鎮涼州。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城。魏張掖王禿髮保周據郡叛。　十二月，宋太子劭冠。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尹起莘發明：劭生，劭立，劭冠，皆書于冊，異於它國，蓋謹之也。況東宮置兵與羽林等，亦階亂之本，豈得不志之乎。　劉友益書法：太子冠，未有書者，此其書何。劭元惡也。其生，其立，其

冠。綱目皆謹書之。總綱目書太子冠二。是年唐貞觀五年。魏主還平城。
魏主猶以妹婿待沮渠牧犍。拜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涼州自張氏以
來。號為多士。牧犍尤喜文學。其臣闞駰。張湛。劉昞。索敞。陰興。宋欽。趙柔。程
駿。程弘。魏主皆禮而用之。初安定胡叟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
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
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而待也。遂適魏。至是。魏主以為先識。拜虎威將軍。河
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
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
有禮。貴遊嚴憚。多所成立。常爽亦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
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魏命崔浩高允脩國史。魏
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曆家
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
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在尾
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之淺
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
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

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
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
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泄。不如不
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魏除田禁。魏主問高允為政何先。允曰。臣
少賤。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封
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王幼學集覽衡陽。宋衡陽國。齊為郡。郡在衡山之南。故名衡陽。今衡州
有衡山縣。在湖南。被苫而耕。被。音披。苫。詩廉反。茅也。白茅也。蓋音
盍。左傳乃祖吾離被苫蓋。杜預曰。蓋。苫之別名。爾雅白蓋曰苫。言無毳
衰。可衣所被服者苫蓋也。伊馛。姓名。馛。音積。擯摯。委贄。贄與摯通。記曲
禮篇。童子委摯而退。注。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
又執贄法。見晉惠帝元康九年。異據。數遽可計。名。涼州自張氏以來。晉
惠時。張軌據有涼州。其後張寔。張茂。張駿。張重華。張曜靈。張祚。張玄靚。張
天錫。凡九主。國號涼。至孝武時。秦王苻堅滅之。以梁熙為刺史。後呂光殺
熙而代之。呂紹。呂纂。呂隆。凡四主。安帝時。後秦王姚興徵隆為散騎常
侍。以王尚代之。秦復以南涼王禿髮傉檀代之。為西秦王熾磐所滅。傉

北涼王沮渠蒙遜。稱藩。被命為涼州刺史。蒙遜卒。子牧犍立。至是魏滅之。
日月薄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為薄。韋昭曰。
氣往迫之為薄。虧毀為蝕。五星聚東井。五星。木。火。土。金。水。緯星也。東井
經星。在秦分。天官書注。元命包云。東井八星。主水衡事。漢天文志云。漢
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其年歲星在東井。故五
星從而聚也。劉貢父曰。按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
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
月。今之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
庚辰　宋元嘉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沮渠無諱寇魏酒泉。涼之亡
也。牧犍之弟無諱出奔敦煌。至是寇酒泉拔之。　劉友益書法。蒙遜之滅
西涼也。歆弟李恂奔北山。既而據郡。綱目書曰涼李恂入敦煌。稱刺史。無
譏辭也。無諱亦牧犍弟也。涼亡出奔敦煌。至是攻酒泉而拔之。則曷為書
魏酒泉。且斥以寇。沮渠再世魏爵。既被伐而降矣。涼之故土。皆魏土也。於
是出而稱地。非寇何哉。綱目之予奪也審矣。其書名分也嚴矣。故前年於
分注書涼亡。據李恂是年分注猶書改元永建。次年分注書西涼亡。今年
書寇王。受宋爵王河西。則綱目以爵予之。無疑焉。夏四月朔。日食。　六月

魏大赦。改元。取寇謙之神書之言也。　劉友益書法。改元不書。改元此何
以書。譏也。於是改曰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之文也。故書譏之。是故漢
好言者之說。而改元章和。則書改元。魏惑寇謙之之誕。而改元真君。則書改
元。隋信袁充之誕。而改元仁壽。則書改元。皆譏之也。秋七月。魏討禿髮保
周殺之。沮渠無諱降。　冬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
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宋司徒義
康專總朝權。宋主羸疾積年。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親嘗不進。
或連夕不寐。性好吏職。糾剔精盡。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
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執傾遠近。朝野輻湊。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
倦。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
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府。府僚無
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
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為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
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
浸不能平。湛初入朝。宋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
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宋主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

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出；比入，吾亦視日早晚，皆其不去。殺景仁，密言於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皆以傾諂有寵。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皆不荅。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必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之同者，必百方構陷之。由是主相之勢分矣。既而湛遭母憂去職，謂所親曰：常自正顏口舌爭之，故得推遷。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收湛下詔誅之，及斌等八人。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莫曉其意。至夜聞召，猶稱腳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宋主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謂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宋主召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宋主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乃遣收劉斌，殺之。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被收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自於新州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見，號哭，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遂欲殺我兒耶。宋主乃赦之。王履叔父球，為吏部尚書，簡淡有美名，為宋主所重。以履性進利，屢戒之，不從。至是，履徒跣告球，球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懼不能對。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宋主以球故，竟免履死，廢於家。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唯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子求昏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義康停省十餘日，見辭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義康問沙門慧林曰：弟子有還理否。林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使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資奉優厚，信賜相係。久之，宋主就會稽公主宴集甚驩，主起再拜，悲不自勝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宋主亦

流涕，指蔣山曰：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司馬公曰：文帝之於義康，兄弟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為揚州刺史，尋卒。以王球為僕射，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范曄、沈演之為左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曄，泰之子也，有高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宋主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宋主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尹起莘發明：論者謂義康但知兄弟之親，未識君臣之義。以臣觀之，義康亦未能盡兄弟之理者也。何則，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義康於義為臣，於親為弟，至有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至於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自奉，而以次者供御，其為不恭，厥兄不亦甚乎。彼小人但知推崇勢要，以為己利，不知權位已極，終將何之，宜乎不免顛沛之禍也。然則綱目於義康何以無貶。曰：上書劉湛有罪，誅湛推奉義康者也。湛既有罪，則累及義康矣，何得謂之無貶。曰：若是，則義康將若之何。形迹未露，則忠勤匪懈，恭恪小心；形迹既露，則閨門遠遷，祈保天年。斯亦庶乎其可也。刺江州，督交廣，專事王爵，尚可為乎。噫。

王幼學集覽：以錄命斷之：直用錄尚書之命決斷之，不復奏聞也。無施：猶言無能為之人。劉斑：劉湛小字班，戮，殺曰劉斑。顧命詔：書顧命篇，臨終之命曰顧命。馬氏云：王將崩，顧念太子，命大臣輔相之也。蔡氏集傳曰：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索晉立康帝舊事：索，取也。晉成帝崩，庾冰以帝二子皆在襁褓，恐易世後親屬愈疏，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立之，是為康帝。今孔胤秀索此故事，意欲立義康也。窮毒：我今窮苦而遭毒害也。列子楊朱篇：此天人窮毒者也。資奉：資給奉祿也。奉讀曰俸。車子：彭城王義康小字。初寧陵：武帝陵墓也。貪人敗類：詩桑柔篇。文注：貪人，貪恩之人。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敗，伯邁反。文公集傳曰：敗類，猶言圮族也。亟行：亟，去吏反，頻數也。

宋元嘉十八年，魏太平真君二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江交廣州軍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為都督三州軍事。前龍驤參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遷謬之愆，正可遣以義方

柰何一旦縣削。追送衛會。為一義康乎翦命盡。奉恩于剌。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使知忠孝之宜伐。豈如伐孝之傷樹乎。願垂日遠。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本秦賜死。衆于野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誰弗知見。豈戮一人。鉗一口。所能攝藏哉。是皆不勝其忿而有増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全弘。尚猶有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讜。豈骨鯁之氣。俗傀前古。抑時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魏新興王俊謀反伏誅。　魏人伐酒泉克之。魏以沮渠無諱。終為邊患。遣兵伐之。拔酒泉。無諱乃保西度流沙。楊難當寇宋漢川。宋遣兵討之。難當傾國寇宋。遣誅據蜀吉遣其將符沖出其東洛。宋梁秦刺史劉眞道擊斬之。難當攻拔葭萌。遂圍涪城。不克而還。十二月。宋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之。宋晉寧郡反。討平之。

王幼學集覽　誰易由言。易。輕也。由。於也。謂誰人復敢輕易於上言也。詩小弁篇。君子無易由言。

壬午宋元嘉十九年。魏太平眞君三年。春正月。魏主指道壇受符籙。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眞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

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受符籙。據之又奉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有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尹起莘發明。綱目書蕭宋主譽。指孔子宅者。變文起義。不徇流俗。以示尊師重道也。書魏主指道壇受符籙者。因情定義。隨俗所稱。以見崇尚異端也。且夫符籙之事。前所未聞。而始見于此。魏主度恭受之。自冝神物從之。而乃其身不保。然則果何益哉。後之欲尊奉道籙者。可以觀矣。　劉友益書法。漢章帝幸孔子宅。則書指尊師也。此道理也。亦書指何。以見其尊。非所尊也。美惡不嫌同辭。書受籙始此。終綱目人主書受籙三。是年會昌元。武宗會昌六。宣宗。夏四月。沮渠無諱西據鄯善。李寶入據敦煌。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鄯善王比龍將其衆奔且末。李寶自伊吾帥衆二千人入據敦煌。繕修城府。安集故民。而奉表于魏。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闞爽據高昌。唐契為柔然所逼。擁衆西趨高昌。欲奪其地。契兄弟和收餘衆奔車師前部。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五月。宋討楊難當平之。魏人救之不克。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眞道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符弘祖守蘭皐。以其子和為後繼。方明與戰。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難當奔上邽。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其子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為楊玄後。守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眞道。方明。坐匿金寶善馬。下獄死。　劉友益書法。書討而殺罪救者也。七月晦。日食。　九月。沮渠無諱襲據高昌。宋以無諱為河西王。唐契之攻闞爽也。爽遣使詐降于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衆趣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夜襲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使奉表于宋。宋以無諱為河西王。冬十月。柔然遣使如宋。

十一月。宋脩孔子廟。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　劉友益書法。自晉書孝建請脩孔子廟。不錄。至是又五十年矣。始書宋脩孔之也。亦傷之也。終綱目書孔子廟三。詳晉太元十七。魏以李寶為敦煌公。　宋雍州蠻反。宋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道產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之不利。詔遣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魏尚書李順有罪誅。魏主使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賜

死。

王幼學集覽　且末。西域國都於且末城。因以為號。在鄯善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且。子餘反。伊吾。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高昌。西域國都交河城。在鄯善北。伊吾南。漢車師前王故地也。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　武興。今沔州古武興郡也。本漢沮縣地。西魏置興州。宋改沔州。在隴西。下辯。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白水。酈案如淳曰。白水。地名。晉均曰。今廣魏縣也。索隱曰。白水。水名。出武都。經隴西西縣東南。蒙武都。今階州是。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曾經孫山下。離騷經曰。朝吾將濟於水。晦庵集註云。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蘭皐城名。今肇昌路蘭州是。在隴西。離騷經曰。步余馬於蘭皐。注。澤曲曰皐。其中有蘭。故名蘭皐。仇池。注見晉惠帝元康六年。　保庇沮渠氏。李順使涼。受涼王金。言涼無水草。不可伐。故云保庇。

宋元嘉二十年。魏太平眞君四年。春正月。魏擊宋仇池。取之。魏軍進至下辯。宋將軍彊玄明等敗死。胡崇之被擒。餘衆走還漢中。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烏洛侯國遣使如魏。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為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侯使至。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使致祭。

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夏四月魏殺其武都王楊保宗。秋七月宋立楊文德為武都王。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雒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叛魏。齊誘保宗執之。其屬苻達任朏。廷衆兵立文德為王。據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仇池公。魏將軍古弼擊之。文德退走。皮豹子皆關中軍。至下辨。聞仇池圍解。欲還。弼遣人謂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若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文德遣使求援於宋。七月宋以文德為鎮西大將軍武都王。屯葭蘆城。武都陰平氐多歸之。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魏主如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為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絜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至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水堅滑不可攻。

乃散走。冬十一月宋人攻魏濁水戍。敗績。宋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等救之。道盛敗死。十二月魏主還平城。魏主還至朔方。詔太子晃總百揆。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宴論道陳謨。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遂還平城

王幼學集覽强。姓也。音其兩反。葭蘆城。渡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即其地。

甲申宋元嘉二十一年。魏太平真君五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大赦。魏太子晃總百揆。魏太子晃始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弼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𢷬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魏主可之。弼曰。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㦧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晃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而為之耘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畧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

者。於是墾田大增。魏禁私養沙門巫覡。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二月魏尚書令劉絜有罪誅。樂平王丕以憂卒。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忌之。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至鹿渾谷。欲擊柔然。絜又止之。使待諸將。留六日。而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軍還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魏主棄軍輕還。不從。又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魏主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魏主。執絜囚之。魏主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又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吾有姓名否。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絜嵩皆夷三族。絜好作威福。諸將破敵。得財物皆與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曰吉。丕默有喜色。至是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

象勸以忠孝。王之問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尉。　夏六月河西王沮渠無諱卒。弟安周嗣。　魏罷舊俗所祀胡神。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崔浩請存其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餘悉罷之。魏主從之。秋八月魏主畋于河西。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　劉友益書法書魏畋何美從諫也。綱目書田三。惟魏太武非譏辭。書獵十三。惟唐太宗非譏辭。宋以衡山王義季為兗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初宋主以義宣不

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詔曰。師護在西藩無殊績。翼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群下。聲著西土。士庶所安。論者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遠代之蹤。必歸於吾矣。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脩理。宋主餞義季于武帳岡。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裴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躬臨。太祖若能師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於九服矣。而崇樹襁褓。送據方嶽。國之存亡。既不是繫。早肆民上。非善誨也。 柔然敕連可汗死。子處羅可汗吐賀真立。 燉煌公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

王幼學集覽公主。注見漢文帝三年。窮高為亢。窮極之甚為亢。乾卦亢龍有悔。窮之災也。程子傳曰。窮極而災至也。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乾卦文言曰。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子夏傳云。亢。極也。廣雅云。高也。程子傳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無民無輔。動則有悔也。朱子本義曰。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無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又附錄曰。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 翼公。案本傳。初明元帝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翼。後改名曰衡。言其有輔佐才也。後太武帝怒罵曰。尖頭奴。以綱頭尖。故命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 師護在西。師護。衡陽王義季小字也。時為荊州刺史。故云在西。 通懷期物。通懷。開心見誠之謂。期物。待人接物之謂。乾卦聖人作而萬物覩。程子傳曰。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

乙酉 宋元嘉二十二年。魏太平真君六年。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曆。初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較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二小。比舊為異。謂宜仍舊。詔可。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率。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 劉友益書法日食書朔。記曆未有書朔者。此其書朔何。始正朔也。於是何承天以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更撰新曆。皆取盈縮定其小餘以正之。詔以是朔行焉。故特書朔。終綱目書曆之變十有九。其書朔者一而已。詳漢太初。 宋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宋主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三月。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 夏四月。魏伐鄯善。北京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使者往來輒鈔劫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發涼州以西兵擊之。 秋七月。宋討群蠻平之。武陵王駿遣參軍沈慶之擊蠻破之。蠻斷驛道。欲攻隨郡。太守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破之。遂平群蠻。獲十萬餘口。 鄯善降魏。西域復通。 八月。魏徙雜民於北邊。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十餘家於北邊。令就畜牧。以餌柔然。 魏伐吐谷渾。慕利延走據于闐。魏軍至曼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九月。魏盧水胡蓋吳反。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之。有眾十餘萬。表降於宋。魏長安鎮將拓跋紇討之。敗死。吳眾愈盛。分兵四掠。魏主發并秦雍兵擊破之。河東蜀薛永宗復聚眾以應吳。吳自號天台王。置百官。 冬十一月。魏人侵宋。魏發六州騎二萬。分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以同謀。而素不為曄所重。乃厚結曄甥太子中舍人謝綜。綜引熙先見曄。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弒宋主。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鼂夫側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豫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綜。述之子也。素為義康所厚。弟約又娶其女。丹楊尹徐湛之。又兄淑靜皆義康黨與。熙先往來。湛之。靜妹夫許耀領隊在臺。許為

內處。熙先以箋書與義康，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宮，湛之曄等投命奮戈，斬伯符首。今遣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宸極。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宋主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扣刀目曄，曄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謀。宋主乃命有司收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詞氣不撓。宋主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宋主以骨肉之禍。曄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十二月，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曄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果銳無檢，不可狎也。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裴子野曰：劉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向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尹起莘發明：曄本無異謀，特為熙先輩所怵，然綱目止書曄而不及餘人，何也？熙先小人，仕不得志，故為非望僥倖之圖，初

無足道。曄身居要職，受知世主，乃惑於邪說，妄圖反逆，故綱目正其首惡之誅，而略其餘。爲其書者，非責之也，所以著其職位清顯，不知自愛，而徇小人為狂悖之謀，重其罪也。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宋有司奏削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為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以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劉友益書法：自劉湛之誅，再書義康，綱目於其君臣無譏辭，雖賜使令肯免，不書。蓋惡宋也。至是則書廢書徙矣。其書之何甚之也。然則義康無罪乎？熙先賤義康，陳圖讖而已，未嘗與聞反計也。而廢徙之，且絕屬籍甚矣。況終殺之乎？故其殺之也，書殺其弟，而斥宋主宋始備郊廟之樂。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劉友益書法：書始何，譏辭也。宋氏有國將三十年，於是始能備樂，其慢於郊廟甚矣，故書譏之。凡宗廟書始，皆譏慢也。惟此漢初立七廟，非譏辭。丁巳

王幼學集覽：測景。樞要曰：日光曰景。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景如字，或作影，非。新本。本與律通，律之管也。　于闐。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　蓋吳。姓名。蓋公盍反。　非道畏罵。死非其命也。丈人。杜師古丈人注。馬云：丈人，莊嚴之稱。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風俗通曰：師古。丈人非使取尊者，亦須住行老人也。嵇生琴。魏元年時鍾會譖嵇康於司馬昭，遂害之。將刑，顧視日景，索琴彈之曰：廣陵散於今絕矣。按榮霞洞譜云：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沈括曰：廣氏雜說云：韓皋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毋丘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之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以是知散是曲名，明矣。嵇康頡會截琴曲廣陵散在寒字韻。夏侯色。三國魏主芳時，李豐等謀以夏侯玄輔政，而誅司馬師。謀泄，下玄獄，及就東市，玄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絕屬籍。不得為宗室親屬名籍。　淮南厲王事。注見晉武帝太康六年，尺布斗粟。　二郊。注見三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南北郊。　登歌。師古曰：工歌堂上，貴人聲也。故曰登歌。歌所以詠德，或曰登歌者，五帝三王之聲也。漢明帝時，又采百官詩頌，以為登歌。周禮鼓制圖云：太師登歌，令奏擊拊。鄭玄云：拊形如鼓

以革為之，著之以糠。

丙戌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太平真君七年。春正月，魏主討蓋吳，宋發兵援之。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衆心懈怠，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永宗出戰，大敗赴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棄城奔宋。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今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勞，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入北山，猝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遂如長安，所過誅民夷與吳通謀者，諸軍大破吳於杏城，吳復遣使求援於宋。宋以吳為北地公，發雍梁兵屯境上，為吳聲援。　尹起莘發明：前書魏蓋吳反，此書魏討蓋吳，曰反曰討，其義明矣。宋乃發兵援之，果何理也？天下之惡一也，焉有遣兵助反虜，而可以服敵人者哉？書法若此，其罪宋人之意為如何耶？嘻。　劉友益書法：書討而援，罪援者也。宋伐林邑。初林邑王范陽邁雖貢奉於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遣圍區粟城，遣慤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

之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每言於魏主以爲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案誅閤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富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像魏主從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使政不行禮樂大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朕欲除僞定真滅其踪蹟有司其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自今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像唯塔廟無復孑遺 尹起莘發明自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法以求福利未有敢訾之者至魏主燾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惑者矣然世之議者或以魏主不得其終爲毀佛之報抑不知梁主衍奉佛尤篤得禍尤慘豈佛獨靈於魏而不靈於梁耶要知人之禍福自係乎善惡之積而奉佛與否初無預也夫綱目有罪則書誅無罪則書殺今沙門者崇信其法以修行其所謂善初非有可名之罪而綱目乃以誅書之何哉盖中國而從夷狄捨王道而尚異端棄君臣絶父子滅人倫毀形體游手游食以耗蠹平民至於藏姦蓄穢淫汙雜揉又有不可勝言者是果有罪耶無罪耶書之曰誅所謂原其情而定其實罪大豈過哉後之欲欵禮沙門者要當以是爲的 劉友益書法誅者何罪辭也罪者長佛者耳境內沙門豈皆有是罪乎從夷教滅人倫以爲四民之蠹其爲罪也大矣終綱目沙門書誅三 是年戊戌齊辛酉 佛教書廢三 是年陳甲午周廢佛道教唐會昌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然皆不數年而復魏七年周六年唐不一年雖至沙汰僧道亦不一二月而罷異端撲滅之難如此可勝歎哉 **魏以侵宋** 初魏移書於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知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館邸饋餼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邊宋主以爲憂皆謀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羸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與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逐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唯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

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幹利鐵民不得私有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廪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尹起莘發明自南北分統彼是交侵師出未嘗有名今宋人近有蓋吳之援若可問罪而魏則未能也潛師入境果何爲哉書人書侵蓋陋之也 **魏上邽東城反州兵討平之** 魏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益刺史封敕文拒却之氐羌及休官屠各數萬人皆起兵應冏會敕文擊冏斬之餘衆推會爲主魏主遣兵討之未克會棄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嚴兵守塞門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士卒未易克也乃以白虎幡宣告降者赦之會衆遂潰進討平之 **宋師克林邑** 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夏六月朔日食** **魏築塞圍** 魏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千里 **宋築北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 劉友益書法魏人侵寇 魏上邽東城反州兵討平之 宋師克林邑 六月朔日食 魏築塞圍 宋築北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當重民力也終綱目書作隄四立湖一起山二 後主建興十五年是年餘詳永平十二 **秋七月宋以杜坦爲青州刺史** 初杜預之子耽避亂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践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

以僞黃賜陽。退日拜胡人。身為牧圉乎。宋主默然。八月魏長安鎮將陸俟
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俟又斬之。蓋吳屯杏城。聲勢復振。魏遣高涼
王那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
風俗豪伎。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
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禽之必
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
為。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為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咸咎
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封其
餘黨悉平之。以俟為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俟威恩
著於關中。復遣鎮長安。俟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為無能為也。俟
既至。諭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俟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
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
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
傷十數。遂平之。魏主徵俟為外都大官。劉友益書法。秋七月。宋
以杜坦為青州刺史。八月魏長安鎮將陸俟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
俟又斬之。書又斬之。重嘉俟矣。吐谷渾復還故土。劉友益書法。吐谷渾復

還故土。
王幼學集覽　尾不能掉。左傳。尾大不掉。注。掉。搖也。徒弔反。　林邑。注見
漢後主建興四年。　寢室婦女。穴地為室。以置婦女。又寢室　注見漢後主
延熙十二年。　後漢黃蒼。東漢明帝也。述禮曰。黃。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
曰佛。始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還。　九服。禮夏官職方氏
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有九服。曰侯服。曰甸服。曰男服。曰
采服。曰衛服。曰蠻服。曰夷服。曰鎮服。曰藩服。各去其外方五百里。每邊
四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一萬里。謂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為職也。又大
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案九畿之與九服。名雖異而制則同。　征
鎮。諸郡太守。皆領征鎮。或曰太守守土而已。征鎮者。主征伐鎮守者也。
具區。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注。大澤曰藪。具區在吳。南
禹貢震澤底定氏傳曰。震澤。天湖也。即禮所謂具區。在吳都西南五
十里。吳都。今蘇州吳縣也。索隱曰。吳縣具區。古文作震澤。左傳稱笠澤
呼韓入漢。呼韓邪。匈奴單于之號。漢宣帝五鳳元年。其國人共立稽侯
狦為呼韓邪單于。甘露二年。款塞請朝。漢寵以殊禮。又光武建武中。八
部大人。共立逆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塞。願為藩蔽。　館邸饋餼。周禮市

有館。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客。邸。諸侯來朝所舍也。饋。餉也。餼。客芻米曰
餼。　衛霍。衛青。霍去病。漢武時擊匈奴。　大峴。注見晉安帝義熙五年。　登陴
注見梁武帝天監三年。　纂偶暴集而比偶。　耦耕。說文。耜廣五寸為伐。二
伐為耦。前漢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注。併兩耜而耕也。　斥韓。音斥。與
鉏也。鉏。前鉏也。字與斤字通。並音釋。　休官屠各。漢武時。匈奴有休屠王。
此言休官屠各。索即休屠王之遺種也。休。音朽。屠。直於反。　衣櫛蕭然。蕭
然。謂蕭條寂寞也。胡致堂曰。衣櫛蕭然。蓋亦全無行囊矣。　仕張氏。張
氏。注見十六年。　傖荒。傖。仕行反。師古曰。吳人罵楚人曰傖。晉陽秋云。吳
人謂中州人曰傖。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也。　金日磾
漢武時。匈奴休屠王太子名日磾。元狩二年。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後升
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上甚信愛之。賜姓金氏。磾音都奚反。　此輩人
古今無此等好人。
丁亥　宋元嘉二十四年。魏太平眞君八年。春三月。魏殺沮渠牧犍。魏師之克
敦煌也。沮渠牧犍使人所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至是守藏者告之。且言
牧犍皆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其家。果得所匿
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又有告敦煌獲與故臣民交通

謀反者。乃賜死。　劉友益書法。魏殺牧犍連定書。故夏主。牧犍。故涼王也。
則何以不書。已降也。是故。姚泓不書。牧犍不書。皆已降也。綱目之筆削嚴
矣。宋鑄大錢。初宋主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
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何尚之議。象其之興。以估貨
為本。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
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
困懼。非所以使之均一也。宋主卒從義恭議。宋衡陽王義季卒。義季自義
康之敗。遂縱酒不事事。以至成疾而終。冬十月宋胡誕世據豫章反。討平
之。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
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楊文德據葭蘆。五郡氏皆應之。
王幼學集覽　泉貝。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貝。海介蟲也。古
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漢食貨志。大貝。壯貝。幺貝。小貝。
不成貝。凡五種。
戊子　宋元嘉二十五年。魏太平眞君九年。春正月。魏人擊楊文德。文德敗走
漢中。宋免其官削爵土。　魏山東饑。罷塞圍役者。　宋吏部尚書庾炳之
有罪免。炳之性彊急輕淺。多納賄賂。為有司所糾。上欲不問。僕射何尚之

權陳其短。乃免其官。夏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為徐州刺史。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故有是命。宋罷大錢。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罷之。秋。毅悅國遣使如魏。西域毅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魏擊焉耆龜茲。十二月破之。西域平。魏主伐柔然。不見虜而還。

乙丑宋元嘉二十六年。魏太平真君十年。春正月。魏主復伐柔然。可汗遁走。

秋七月。宋以隨王誕為雍州刺史。宋主欲經略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淑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魏主伐柔然大獲。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相持數日。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以那眾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冬。宋雍州蠻反。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將軍沈慶之帥參軍

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愨等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下。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群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

王幼學集覽。有封狼居胥意。今我進起北伐之意也。須道作胥。狼居胥匈奴中山名。漢武元狩四年。霍去病擊匈奴。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漠。封狼居胥。禪於姑衍而還。封禪書。史記封禪書注。正義曰。此泰山上築土為壇。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以祭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言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六　一送

宋　太祖九

李燾續通鑑長編。開寶四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十二衛禎王保興。率國內兵來距。此據露布。進書。五代史。九國志。言保興率文武官屬來降。王師不納。與露布異。國史。錄傳。又言保興來降。為郭崇岳所忌。按崇岳本樂劉志。直歎史通。保興令不降也。傳又言王師進攻。崇岳。保興領家拒戰。然則保興必不以降出。今止從露布。十國紀年亦云。保興先帥百官迎王師。潘美以南漢主不至。不納。二月一日。南漢主乃使保興平戰。植廷曉謂郭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眾。然皆傷痍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坌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

薛崇譽崇譽未見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龔澄樞等傳皆云王師至白田。澄樞等乃縱火焚府庫。世家及十國紀年。則云焚府庫之明日。王師始至白田。今從世家及紀年。辛未。王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南漢主皆縻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有閹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豚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己丑至京師。按露布當是行營所作。而危素家傳乃云。命劉鋹家草露布擇官。召對崇福殿。賜金紫。則似違為之矣。當考。庚寅。群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新舊錄。州縣戶數與本紀不同。今從本紀。宋史全文。呂中曰。以計操之地。視江南為近。視嶺南為遠。何先遠而後近耶。蓋聞劉鋹奢傲。則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則先取南漢。所以爭民命。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側。豈容鼾睡。則後伐江南。所以一天下。辛卯。赦廣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官並仍舊。無名賦斂。咸蠲除之。除開寶三年以前逋租。亡命山林者。釋罪招誘。吏民僧道被驅率者。官給牒。聽自便。民飢者。發廩振之。諸軍俘獲。悉還其主。縱遣劉鋹父祖守墳宮人。俊士奇才。

所在詢訪術觧捉節恥仕偽邦者長吏以名聞柯宇丘瓏悉加營護大定錄稱平廣南用周消息然略不見于史當考。知制誥盧多遜權知貢舉進士合格者十人。舍要及登科記並係二十四日然允九朝通略進士劉寅等。乙未幸飛龍院賜從臣馬。上以令尉捕賊先定日限其已被批罰者或避絕意追捕乃詔自今雖限外獲賊者令有司備書于籍以除其罰但不得叙為勤績其累經殿降法當停免者不用此制。此據本志新舊錄無之不得其日。是月諸道幕職州縣官闕八百餘員堂帖促流内銓補填銓司奏近者選人絕少雖有判成資序又多相妨乃詔除已授西川官未赴任并西川前任歸明及兩經發遣不赴京兼敕賜及第人外自今日以前罷任諸色選人並特敕選令於南曹投狀判成送銓司依次注擬。三月庚子禁嶺南民買良人黥面為奴婢庸雇取直。辛丑以蕭溎為太子中允阜惟休為太僕寺丞。乙巳幸教船池又幸王津園宴射。甲寅殿中丞桑墳責授司農寺丞坐沿江巡檢私茶擅行廢置也。丁巳改嶺南忠唐州為司明州雄州為南雄州天下縣以唐為名者皆改之。詔嶺南諸州長吏察偽政有害於民者以聞當悉除去。王稱東都事略開寶四年三月乙巳詔曰百越之人久淪虐政其令嶺南諸州長吏察偽政有害於民者以聞當悉除之。詔前代帝王當給民奉陵者各增二戶。南寧州蕃落使龍彥瑫卒其國人詣涪州以歸德將軍武才及八刺史狀請立彥瑫子漢琏為嗣詔授漢琏南寧州刺史兼蕃落使。前右監門衛將軍趙玭既勒歸私第不勝忿恚一日伺趙普入朝馬前斥普短上聞之召玭及普於便殿面質其事玭大言詆普販木規利先是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於都下貿易故玭以為言上怒促閤門集百官將下制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得何罪溥附閤門使奏云玭誣罔大臣上意頓解反詰責玭命武士撾之御史鞫於殿庭普力營救上乃特寬其罰扶出之。夏四月丙寅朔責為汝州牙校。丁卯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己巳詔嶺南商稅及鹽法並依荊湖例酒麴仍勿禁。壬申以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同知廣州。乙亥詔吏部流內銓於唐鄧隨郢襄均房復安申等州以南及荊湖諸州選見任令錄兩考以上判司簿尉合入令錄年五十以下者移為嶺南諸州通判得攜族之官滿三考即依資叙注擬吏不守選。戊寅改義州為南義州敬州為梅州。癸未幸開寶寺。戊子令諸州訪名醫轉送赴闕。永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吳廷祚來朝遇疾上親臨問

命然艾灸其腹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疾少間數日復發庚寅卒贈侍中官給葬事繼恩陝人也。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朝貢且買宴珍寶器幣其數皆倍於前。壬辰監察御史閭丘舜卿棄市坐通判興元府盜用官錢九十萬故也。發廂軍千人詣京兆修先代陵寢令勿復調民自今有當繕治者以鎮兵給其役。以嶺南儋崖振萬安等四州隸瓊州令廣州擇官分知州事。是月唐撫州元帥齊王景達卒唐主緣烈祖之意贈皇太弟謚曰昭孝。潘美遣使部送劉鋹及其宗黨官屬獻于京師鋹至公安邸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德昭未見侍鋹鋹因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鋹曰何為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遣車乘以給饋運耳鋹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于王津園上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劾問鋹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於龔澄樞李托薛崇譽上復遣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首不對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又自內中起令尚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伏。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上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詰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偽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卻是臣下澄樞卻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上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斬於千秋門外釋鋹罪并其官屬禎王保興等各賜以冠帶器幣鞍馬尋以保興為左監門衛率府率初議獻俘之禮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吏部尚書致仕張昭昭卧病口占以授使者咸伏其該博遂用之。是日大宴大明殿。丁酉以潭州防禦使潘美領山南東道節度使朗州團練使尹崇珂領保信節度使同知廣州如故。以右補闕王明為祕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王師南伐明知轉運事嶺道險絕不通舟車但以丁夫負荷糗糧數萬衆仰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預軍畫上嘉其功故擢用焉。上使軍器庫使楚昭輔校左藏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稱旨上嘉其心計授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饒陽縣令孟貽孫上書稱旨丙辰擢貽孫右贊善大夫。孟貽孫未見。辛丑幸教船池。上欲遣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歐陽炯祭南海炯聞之稱疾不出上怒。六月辛未罷職以本官分司西京改命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劉鋹先尊海神為昭明帝廟為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詔削去帝號及官名易以一品之服。繼芳未見。壬申初

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並兼使通判謝玭玭未見兼判官
丙子以故綏州刺史李光琇男己羅為綏州刺史 詔御史中丞劉
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等重定開元禮以國朝沿革制度附屬之是日丙子
加令補書而實錄本紀逆言以書來上恐誤也六年書乃成 命學士院試
廣南偽官取書判稍優者授上佐令錄簿尉 初上征晉陽命嵐州防禦
使馬仁瑀率眾巡邊至上谷漁陽虜素聞其名不敢出因縱兵大掠生口
牛羊數萬計已而車駕還京命仁瑀歸治所明年群盜起兗州賊首周弼
尤兇悍自號長腳龍監軍率兵討之為所敗詔仁瑀掩擊仁瑀領帳下十
數人入泰山禽弼盡獲其黨魯郊以寧庚辰徙仁瑀為瀛州防禦使仁瑀
兄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憾也但過誤耳願以過失
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勢恣橫非過失也豈敢以己
之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為棺斂具 升揚州高郵縣為
高郵軍 成都布衣羅居通授親廬墓日誦佛書有芝草生甘露降守臣
表其事於是以居通為延長縣主簿 壬午以劉鋹為右千牛衛大將軍
員外置封恩赦侯俸外別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
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真珠結鞍為戲龍之狀尤為精妙詔示尚方諸工官

皆駭伏上給錢百五十萬償其直因謂左右曰鋹好工巧遂習以成性儻
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上乘肩輿從
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鋹卮酒鋹疑之奉杯泣曰臣承
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為大
梁布衣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上笑曰朕
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鋹鋹大慚頓首謝鋹
獻鞍事實錄在五年五月今移入 復州防禦使梁延嗣入朝上慰撫之
曰使高氏不失富貴爾之力也戊子改濠州防禦使 是月嵐州言破北
漢軍於古治村斬首數百級 河決鄭州原武縣 汴水決宋州穀熟縣
上既平廣南欲行報謝之禮 秋七月甲午朔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乙未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上難其代終
不許及被病上知其貧遣中使就賜器幣溫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
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溫叟焉父名岳非侍宴終身不聽樂皇弟
開封尹光義聞溫叟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與之溫叟不敢卻貯廳
事西舍中令府吏封識以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
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歸

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辭錢事上歎賞久之
溫叟既卒上難其繼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
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真為中丞宋史全文呂中曰一中丞任之十二年
又其五年也則曰必純厚如溫叟乃可國初之不輕用人如此蓋其始也
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
得以盡其職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
守關南凡十七年作坊至平戢也而總丕典之至十餘年皆久任而成功
也 丙申詔廣南諸州受民租皆用省斗每一石外別輸二升為鼠雀耗
先是劉鋹私制大量重斂於民凡輸一石乃為一石八斗轉運使王明上
言故革之 戊戌賜皇弟開封尹門戟十四枝 庚子幸新水磑賜役夫
錢帛 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丁未以其使李訶未為懷化將軍 己酉
命河南府及京東河北四十七軍州各委本州判官互往別部同令佐點閱
丁口具列于籍以備明年河隄之役如敢隱落許民以實告坐官吏罪先
是詔京畿十六縣重括丁籍獨開封所上增倍舊額它悉不如詔上疑官
吏失職使豪猾蒙倖貧弱重困故申警之 給事中劉載權知鎮州與建
武節度使何繼筠不協繼筠訴于上癸丑黜載為山南東道行軍司馬

內侍養子多爭財起訟詔自今年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
上宣徽院違者準前詔抵死 豐州衙內指揮使王丞美遣軍校言願詣
退渾突厥內附庚申以承美為天德軍蕃漢都指揮使知豐州事尋授豐
州刺史除刺史在十二月癸丑今并書 建武節度使判■州何繼筠來朝
癸亥卒于京師上親臨其喪流泣謂左右曰繼筠捍邊有功朕不早授藩
鎮者慮其數奇耳令領旄鉞未幾果至淪沒豈不哀哉即命中使護喪事
別錫寶劍甲胄以葬繼筠沉沉有智略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居北邊
前後二十年善揣知虜情屢以少擊眾虜人畏伏多畫像拜之繼筠自開
寶二年八月領邕州節度仍判■州三年十一月來朝復遣戍邊今復來
朝遂卒本傳但言復遣戍邊不云戍何地繼筠既卒八年乙亥以左贊善
大夫宋威又知■州則所謂戍邊者猶判■州也但史文略耳 平晉軍
使王懷美懷美未見言率兵攻破北漢孟園樂義二寨 汴水決宋州宋
城縣 八月甲申群臣奉表請加尊號曰興化成功詔答曰余雖以興化
為心未能力致儻使以成功自大實所難安群臣再奉表詔不允 詔廣
南道偽漢諸宮庫務所占課役戶並還本屬州縣仍給復二年 九月庚
子殿中侍御史李瑩分判三司度支事 禁偽造黃白金募告者賞錢十

萬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開封府捕得僞造黄白金王玄義等十二人案問具伏己巳並决杖流海島因詔自今民敢復造僞金者棄市庚午太子洗馬王元吉棄市坐知英州受贓不法也本志及祖宗故事云元吉知英州月餘受贓七十萬上以嶺表初定懲貪吏特免特詔棄市按受贓棄市者多矣不但元吉也又不緣嶺表初定乃有特詔今不取　戊寅改鑄中書門下之印　知邕州范旻奏劉鋹時白配民物十數事辛巳悉命除之邕州俗重祠祭被病者不敢治療但益殺鷄豚徼福於淫昏之鬼旻下令禁止出俸錢市藥物親爲和合民有言病者給之獲痊愈者千計乃以方書刻石龕置廳壁部内化之會僞漢所署知州官官鄧存忠劫土人二萬衆攻圍州城七十餘日旻屢出與戰矢集於胷猶力疾督戰賊遁小却旻創甚乃堅壁固守遣使間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輩始得達援兵至圍解旻疾未平詔令肩輿歸闕所過儆丁夫官給其直旻質之子也尹洙河傳乃云容州都指揮使鄧存忠今從旻本傳　甲申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彊竊盗不得預郊祀赦所在長吏當告諭下民無令冒法自後將郊祀必申明此詔寶訓載王旦言太宗時每議郊祀皆前下詔又慮强盗恃恩犯法乃詔不以赦原而史館日曆并言竊盗竊盗情輕不可與强盗同科今具刑法志宜在盗中二三官執辨不改日曆舊文真宗曰當如何書旦曰豈可言强盗上曰理雖若此然不可輕改當從史官議庶幾傳信今刑法志所書實用真宗聖語云　右補闕梁周翰上疏言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間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該者宜推而廣之方今賦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桂廣之地皆已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德澤均而民力寬矣上嘉納其言周翰因郊祀上此疏不知的在何日今附見中戒强盗恃恩犯法之後周翰嘗監綾錦院杖錦工過差爲所訴上怒甚召而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而忍肆其酷毒將亦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上乃止上初識周翰父彦温於軍中以周翰有文辭欲用爲知制誥天平節度使石守信入覲上因語及之守信徼露上意周翰遽上表謝上不喜其命遂寢二事必不但在此時無可繫者并書之郊祀赦恩疏之後　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鋹日煩苛賦斂並除之平民爲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　詔應州有公使處知州與通判同上曆知破今附月末會要十月事　十一月癸巳朔江南國主煜遣其弟鄭王從善來朝貢於是始去唐號改印

文爲江南國印賜詔乞呼名從之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于上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上偉度他日上因出忽幸普第時吴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會車駕卒至普亟出迎弗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爪子金也普皇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此若知此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受之無害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二事不知的在何時談苑云開寶中李煜賂普記聞載吴越事不記年數與煜事相類故并書於從善入貢之後　丙申吴越王俶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朝貢　戊戌罷嶺南諸州司倉司戶參軍縣丞捕賊等官　庚戌詔曰取才之道蓋非一端近以諸道攝官悉命罷去又慮荐更民政或著吏能當同遐棄良可惜也宜委有司按其歷任經三攝無曠敗即以名聞受僞署者不在此限　河决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上怒官吏不時上言遣使按鞫庚戌通判司封郎中姚恕坐棄市知州左驍衛大將軍杜審肇免歸私第恕博興人事皇弟光義於開封爲判官頗盡裨贊嘗謁宰相趙普會普宴客閽者不通恕怒而去普聞之亟使人謝焉恕遂去不顧普由是憾恕及上爲審肇擇佐貳普即請用恕光義留之弗得居澶州幾二年竟坐法誅投其尸於河恕家人初不知也偶於中流得其尸割服故在後數日乃知恕所以死人謂恕罪不至此普實報私忿耳此據王子融百一編幽史並無有也　戊午親饗太廟始用繡衣鹵簿　己未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蠲開寶元年以前逋租　庚申詔節察防團軍事判官推官軍判官等並依州縣官例給田易料錢俸戶節度防團副使權知州事節度掌書記自朝廷除授及判別廳公事者亦給之副使非知州掌書記奏授而不釐務者悉如故給以折色　壬戌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塞澶州决河濮州刺史安守忠副之　初上擇僞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爲川班内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於是郊禮畢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内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上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爲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州驍捷軍其都校皆决杖降職遂廢其班時内臣有左飛龍使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田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

郎革寒洽。望與林接。莊宗即遂其所欲給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戢。因而兆亂。蓋歲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致臨御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若犯吾法。惟有劍耳。　禁軍民男女結義社。　十二月辛未。召九經李符於內殿。問經義。賜本科出身。符本兄　己卯。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以本官充翰林學士。　壬午。畋近郊。　丁亥。前左驍衛大將軍杜審肇。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仍食濰州刺史俸。　是歲。吳越廢王倧卒。江南國主以太子太傅監修國史湯悅爲司空判三司尚書都省。　占城闍婆大食國皆遣使致方物於江南國主。國主不敢受。遣使來上。詔自今勿以爲獻。　黎州定遠兵士作亂。聚居庭角溪。邛部州都鬼主阿伏遣其游擊將軍畢吠等率衆平之。詔賜阿伏銀帶錦袍。以爲歸德將軍。

開寶五年春正月乙未。詔罷荆襄道歲貢魚腊。　丁酉。禁民鑄鐵爲佛像浮屠及人物之無用者。上慮愚民毀農器以徼福。故禁之。　己亥。詔自今沿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種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按戶籍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種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種藝者聽。踰本數。有孤寡窮獨者免之。　前鄆州盧縣尉鄢陵許永。詣匭自言。父瓊年九十有九。長兄年八十有一。次兄年七十有九。而永年七十有五。欲求近地一官以就養。庚子。上召見瓊於便殿。問以近事。瓊歷歷能記。上悅。因厚賜之。即授永鄢城縣令。　壬寅。省諸道州縣胥吏幹力等。　吏部尚書致仕陳國公張昭卒。戒其子曰。吾事數朝。無功德及人。勿請謚及立碑。以重吾過也。　府州言。北漢軍寇方山雅爾兩寨。擊走之。　浚閱河。　二月壬戌朔。以江南進奉使劉崇諒爲都官員外郎。崇諒。仁贍之子也。當考崇諒在江南爲何官。以何事來。何時到。　癸亥。詔潭州歲調紙百七十八萬餘幅。特免十年。　乙亥。以荆南荆門鎮爲荆門軍。　權知慶州史福福本兄言。拜戎人于華池。殺百餘人。獲牛羊六百餘口。時刺史姚內斌入朝。久留京師。故命福權知州事。實錄稱慶州刺史史福。蓋誤也。時姚內斌實爲刺史。內斌以四年入朝。久留京師。故命左衛將軍史福權知慶州。見于八月內。斌尋復還本任。至七年二月始卒。史福國史本傳具并刺史也。今改之。　丙子。詔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闕員。即以本州判官充。　己卯。令僧尼各不相統攝。當受戒者。各於本寺置壇。　庚辰。以鳳州屯銀冶爲開寶監。　初職方郎中邊珝。掌建安榷貨務。奏徙務於揚州。有富民訴廣陵尉謝圖殺

其父本部收尉囚之。官吏相繼推劾。凡三百日。獄未具。州以狀聞。命珝按鞫。盡得其實。乃富民畜私憾誣告。即反坐之。甲申。就以珝知揚州。仍兼榷務。珝華州人也。　戊子。禁黃河私渡。民素具舟濟行人者。籍其數毀之。　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熙古守本官參知政事。　上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改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修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從善爲南楚國公。從謚爲江國公。從謙爲鄂國公。宮殿悉除去鴟吻。　閏二月辛卯朔。皇第二女封延慶公主。　壬辰。權知貢舉扈蒙奏。合格進士京兆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十七人。上召對於講武殿。始下詔放牓。新制也。　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爲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兵。陰爲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之。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仁肇事據江南野錄及十國紀年。　庚子。延慶公主出降左衛將軍副馬都尉石保吉。保吉。守信之子也。　庚戌。置安化軍於容州。　令海門造船通交州道。　初平嶺南。命太子中允周仁浚仁浚未見知瓊州。以儋崖振萬安四州屬焉。　上謂宰相曰。遐荒炎瘴。不必別命正官。且令仁浚擇僞官。因其俗治之。乙卯。仁浚列上駱崇璨等四人。上曰。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徐觀其効可也。以四州屬瓊。乃四年四月事。　戊午。禁道士寄褐及私度人爲道士。　頳州龍騎軍校仇興等。醵錢飯僧以謝南郊優賜。上聞之。謂左右曰。軍中自有常制。何爲若此。　三月庚午。詔頳州出公錢給還。仍切戒之。　辛未。占城國王波美稅遣其臣蒲訶散來貢方物。　壬申。幸教船池。觀習水戰。　乙亥。邕州言。遣指揮使王滿領兵入北漢界。拔其一寨。　嶺南民有逋賦者。縣吏或爲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女以爲質。知容州母守素表其事。甲申。詔所在嚴禁之。　乙酉。殿中侍御史張穆棄市。坐通判定州犯贓錢百萬。爲部曲鴻遇所告。按得實。故寘於法。賜遇錦袍銀帶絹三百疋。　詔中國每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千錢。西川尚循僞制。牛驢死者。革盡輸官。蠲去之。每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錢五百者。此據食貨志在此年三月。今附見。史佚考詳。　罷兩京緣河諸州每歲春秋丁帳。止令夏以六月。冬以十二月申。又諸州科納止令縣具單帳供州。不得令逐鄉

遣來細帳以致煩擾。此亦在食貨志今年三月　夏四月庚寅朔，三佛齊國王釋利烏耶遣使來貢方物。上按嶺南圖籍州縣多而戶口少，命知廣南潘美及轉運使王明度其地里，并省以便民。甲午，初廢白州及常樂州。己亥，以參知政事薛居正子惟吉、呂餘慶子惟恭、樞密副使沈義倫子繼宗並爲西頭供奉官。　丙午，以水災遣左司員外郎侯陟等四人乘傳分視民田。　隰州團練使兼晉隰等州沿邊都巡檢周勳築壘北漢界上，北漢人襲破之。戊午，責勳爲義州刺史。　禁嶺南諸州略賣生口。　五月甲子，以晉州兵馬鈐轄武守琦權知晉州事。武守琦戍晉州事本末不詳。實錄有此，特著之。史佚，詳考守琦見顯德四年無已里。　乙丑，遣近臣分詣京城祠廟祈晴。　廢澄、賓、濤、巒、富、思、明、康、繡、禺、順、牢、黨、羅等十三州，前後所廢縣又四十九。　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爲業。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採珠必以石縋索繫於足而沒焉，深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鋹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侈靡。及王師至，并府庫悉焚之。於是潘美等於煨燼中得所餘玳瑁、真珠來獻，且言采珠危苦之狀。上亟命小黃門持示宰相，遂降詔罷之。　辛未，河大決澶州濮陽縣。壬

申，命頴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翰辭於便殿，上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爲之退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宜上感天心，此必不能爲災也。癸酉，上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使之然耶？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上曰：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餘人，悉厚賜遣之矣。普等皆稱萬歲。　河又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大水。　陝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訟於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而可以赦論乎？命斬之。　六月戊子朔，徙崖州於振州，遂廢振州。　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州、宋州。　靜江留後郭廷謂自梓州受代歸。辛卯，至，遣中使護其喪事。　丁酉，詔沿河州縣官吏勤恤所部民，勿令轉徙，田畝致損者，籍其數以聞。　乙巳，廢壁州。　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　是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朕

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嘗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即示甄奬。時東魯逸人田告者，著纂禹元經十三篇，上聞之，召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固辭，父年老求歸奉養，詔從之。　先是，女真寇白沙寨，略官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既而遣使以馬來貢，詔止之。於是首領渤海那等三人復來貢，言已令部落送先所虜白沙寨民及馬，詔切責其前寇略之罪，而嘉其効順之意，放還貢馬使者。　秋七月己未，右拾遺、通判夔州張恂坐贓棄市。　丁卯，詔五嶽四瀆及東海等廟，並以本縣令尉兼廟丞，掌祀事，常加案視，務在蠲潔，仍籍其廟宇祭器之數，受代日交以相付，本州長吏每月一謁廟檢舉焉。新錄在六月壬辰，今從舊錄及本紀。　戊辰，前保大節度使袁彥卒。彥歷領藩翰，然發跡戎行，不通政術，在曹南時爲吏民所訟，上念勳舊，隱而不行。於是遣中使護其喪事。　庚午，皇第三女封永慶公主。甲申，永慶公主出降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魏咸信。咸信，仁浦子也。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

入宮中，上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謹按：載此事以爲魏國長公主。按魏國，太宗第七女也，當太祖時，固未嘗封，不當云主家，恐有差誤。而此事實魏咸信言之，因附見公主出降之後。姑史考。宋史全文呂中曰：創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爲軌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爲儀刑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關於千萬世者爲甚大。故謹於服已者雖小，而關於千萬里者爲甚遠。可不謹哉。　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石保吉領愛州刺史。　詔曰：頗聞諸州州司馬步院置獄，外置子城司獄，諸司亦輒禁繫人，甚無謂也。自今並嚴禁之，違者重議其罪，募告者賞錢十萬。　三司言，倉儲月給止給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上大怒，召權判三司楚昭輔切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爲計度，令倉儲垂

畫乃請分屯兵師括率民船以給饋運是可奪致乎且詐爲安用苟有所闕必罪爾以謝衆昭輔皇恐計不知所出乃經詣開封府見皇弟光義泣告已於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營辦光義許之昭輔出光義問右知客押牙永城使從信曰爲之奈何從信對曰從信嘗遊楚泗間見糧運停阻之由良以舟人日食旋於所歷州縣勘給故多凝滯若自起發即計日併支往復皆然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間運米入船至京師輦米入倉宜各宿備運卒皆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今若去淹留之虛日則歲可增一運矣又聞三司欲籍民船若不許則無以責辦若盡取用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不若募其船之堅實者令運糧其損敗者任民載樵薪則公私俱濟今市中米貴官乃定價斗錢十七商賈聞之以其不獲利無敢載至京師者雖富人儲物亦隱匿不糶是以米益貴而貧民將憂其餒殍也光義然之明日具以告上上悉從其言由是事集昭輔亦免責焉陳從信傳云事在開寶三年秋實訓云在二年按楚昭輔權判三司實四年五月安得三年秋已有此事今載於五年秋庶免抵牾冬十月江淮米十萬石至京師即是從信之策行也　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轉運司制置不合理者符

即上言上嘉之秩滿歸闕上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轉運事書李符到處似朕親行八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自隨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于令　丙申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兼嶺南轉運使轉運使王明爲副使太子中允許九言爲判官轉運判官自九言始也隆平集言開寶六年初除徐澤爲廣南運判恐誤　己亥廣州言行營兵馬都監朱憲領兵大破捺賊二萬餘人於容州城下初下嶺南所在賊起僞開封樂範土豪周思瓊等各聚衆負海爲亂尹崇珂領兵擊之上遣中使李神祐督戰數月盡平其黨新舊錄並於七月癸未言邕容州民誘蠻人爲亂本紀亦然今并書于此周思瓊者尹崇珂傳云邕州賊帥潘美傳云土豪崇珂傳又稱僞開府樂範指揮使衆漢瓊及鄭存忠等據五州以叛然不詳五州爲何等州也今止從美傳以周思瓊爲土豪增樂範一人卻依美傳總言聚衆負海不言某州庶免抵牾鄭存忠事已見范旻知邕州時茲不重列　癸卯建保靜軍於宿州　容州復爲防禦廢安化軍節度　海門鎮監軍趙令鎔令鎔未見大破廉白州賊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庚午復壁州　禁西川民斂錢結社及競渡　樞密使李崇矩與宰相趙普厚相交結以其女妻普子承宗上聞之不喜先是樞密使宰相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始令分異之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崇矩知其險詖無行待之漸薄伸怨恨擊登聞鼓告崇矩受太原人席羲叟黃金私託翰林學士扈蒙與羲叟甲科引軍器庫使范陽劉審瓊爲證上大怒召審瓊詰問審瓊具言其誣上怒稍解癸酉崇矩罷爲鎮國節度使賜伸同進士出身酸棗縣主簿後伸死其母貧餒詣崇矩子繼昌乞匄家人䩄前詬逐繼昌獨召見與白金百兩時稱繼昌長者會要云時樞密使沈義倫一人六年義倫作相以楚昭輔爲副使亦止一人在院　戊寅徙建寧留後楊重勳爲保靜留後楊信說死云馮暉爲靈武節度有威名羌戎畏服子繼業襲其位楊重勳亦世有麟州主事命朝廷而綏御蕃族爲西北邊扞蔽太祖因繼業來朝從鎮同州命儒臣知靈州留務召重勳授以近鎮別命武臣領州事其後二方終煩朝廷經略議者以此二事爲失焉別命武臣領麟州事實錄乃無之當考　是月崖州牙校陸昌圖作亂燒劫牙署知瓊州周仁俊遣兵擊平之實錄於明年五月始載此事今移入　禁玄象器物天文圖讖七曜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於私家有者並送官　冬十月復康州　戊戌詔邊遠官歲才三周即與除代所司專閱其籍勿使踰時　初河陽節

度使洛陽張仁超以郊祀來朝願留都下庚子卒上遣幸其第哭之輟視朝三日遣中使護喪事優詔贈中書令非常例也　癸卯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場致禱其法精審上甚重之　己酉詔諸州場院官糧料使鎮將並以三周年爲任　秦蜀守李冰有廟在永康軍僞蜀初封大安王又封應聖靈感王蜀平詔長吏增飾其廟乙卯改封廣濟王歲一祀　海門監鹽戶龐崇等叛監軍趙令鎔擊敗之斬首三百級　是月運江淮米十萬石至京師皆許蔡兩河公私船所載也　十一月丁巳朔以辰州都指揮使秦德崇德崇未見爲起復雲麾將軍權知辰州兼五溪巡檢使後二歲德崇罷歸除右千牛衛將軍蘇秦東軒錄云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徭保聚依止但江泊十餘萬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辰圖連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荊湖思得蠻情習險阨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徭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鬭立功蠻黨畏服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而以一路事付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

一州租賦再雄感激異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驍捷
甲度水歷山險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
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
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城為本州推官
再雄盡拜邊圉款終太祖世無蠻患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
庾而邊境安妥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按秦所錄再雄事甚美然正
史實錄無之又不見於他書蓋此秦德崇即秦再雄也德崇自身校使知
州又起復事必有異情正史實錄不詳及八年正月三十日除右千牛衛
將軍已稱前知辰州則德崇在辰州亦不終太祖世今悉注秦所錄更俟
考求 己未運州言供奉官李繼朗藥繼清等領兵大破孫賊於英州城
下 繼朗繼清未見宋朝要錄 庚申賜上書人鄭仲周進士出身以為酸棗
縣主簿 癸亥葉釋道私習天文地理 己巳詔諸道舉人自今並於本
貫州府取解不得更耕寄應如從化外至者先投牒開封府奏請得旨方
許召試其國學亦不得妄署監生參預薦送 宋朝要錄詔曰鄉舉里選先
王之制也朕之取士率由舊章應天下貢舉人自今並於本貫取解不得
寄應 甲戌廢春勤二州及化仁等七縣又廢南義州 廢南義州本紀實
錄並不載但載明年復置因追書於此 庚辰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兼提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三百六 十四

點三司淮南湖南嶺南諸州水陸轉運使事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荊南劍
南諸州水陸轉運使事 詔翰林學士李昉及宗正丞洛陽趙孚等分撰
嶽瀆并歷代帝王新廟碑遣使刻石廟中凡五十二首 十二月乙未命
近臣於京城諸祠廟祈雪 己亥畋近郊遂幸開封尹第視疾 甲寅詔
流外選人經十考入令錄者引對方得注擬驛使散官技術人資考雖多
亦不注擬 杖殺內班董延諤坐監車營務盜芻粟累贓數十萬鞫之得
實故也 翰林醫官鴻臚寺丞劉翰為殿中省尚藥奉御又賜道士玄祕
大師馬志通議大夫階仍各賜器幣及鞍馬開封尹疾有瘳也 乙卯大
雪 乾寧軍言北漢民二千二百四十八戶來歸 三司鹽鐵戶部度支
各有句院及開拆司皆本部判官主之是月詔并鹽鐵戶部為一度支如
故 是歲大飢初上問宰相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
補闕辛仲甫對乃徙仲甫為西川兵馬都監於是召見面試射且問能擐
甲否仲甫曰臣在郭崇幕府屢從征討固嘗被介冑矣上曰汝見王明乎
朕已用為刺史汝頗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為牧伯也仲甫頓首謝
上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

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既而有司命仲甫檢視民田上曰此縣
令職爾即令吏部銓擇官代之 宋史全文呂中曰以酷吏主財則取民必
峻以武夫主刑則用法必嚴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財士人典獄也知所
以培國脈而重民命歟 北漢主始令民輸贍軍錢文武百官皆減俸財
用不給故也

開寶六年春正月甲子以雲安監為雲安軍又以遂合渝瀘昌開達渠巴
蓬資戎涪忠萬夔施十七州及廣安梁山雲安三軍別置水陸計度轉運
使仍以知雲安監太子中允張顯充使 丙寅詔州言靜江軍士百餘人
鼓譟城中以應外賊悉捕斬於市 戊辰賜皇弟開封尹襲衣犀帶羅綺
五百匹玉鞍勒馬以疾間也 癸酉遣德州刺史郭貴發丁夫千人修大
名府魏縣河隄 己卯以太子洗馬權知蓬州宋昂權知廣安軍會渠州
妖賊李仙眾萬人劫掠軍界昂設策擒之自餘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為
妖者一切不問蜀民遂安昂長沙人也 壬午詔諸州派民所在計程給
以糧遣各還本貫至日更加賑給 殿直傳廷翰為■州兵馬監押欲謀
叛北走契丹知州右贊善大夫周渭禽之以聞遣使械繫送御史獄鞫之
得實二月丙戌斬廷翰於西市 丙申運京師米二萬石振曹州飢民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三百六 十五

辛丑以著作佐郎陸光範為在京糧料使太僕司丞趙巨川為西京糧料
使 光範巨川未見 國初承舊制三司大將領糧料之職於是改任京官
三月乙卯朔房州言周鄭王殂上素服發哀輟視朝十日命還葬慶陵之
側曰順陵謚曰恭帝 己未復以寄州南安化軍 辛酉新及第進士雍
丘宋準等十人詣講武殿謝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濬
材質最陋應對失次黜去之濟川翰林學士李昉鄉人也昉時權知貢舉
上頗不悅會進士徐士廉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舍非當上以問翰林
學士盧多遜多遜曰頗亦聞之上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者姓名得三百
六十人癸酉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及士廉等各賜紙劄
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左司員外郎侯陟等為考官乙亥上御講
武殿親閱之得進士二十六人士廉預焉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
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
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考官右贊善大夫楊可法等皆
坐責自茲殿試遂為常式 可法未見 丙子幸相國寺觀新脩普滿塔
壬午以教船池為講武池閔河為惠民河五丈河為廣濟河 癸未鎮國
節度使李崇矩責授左衛大將軍 實錄但云以前鎮國節度使檢校太傅

李崇矩為左衛大將軍。而百官表云崇矩自節度使貴授左衛大將軍。令
從之。然亦不知坐何事也。當考。詔諸州派民復業者。蠲今年蠶鹽錢。復
其租。免三年徭。　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融州修河卒
叛。殺長吏。知高州范可鄄率高瀋二州民吏擊破之。詔賜二州民今年秋
租。　是月。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先是。詔朝臣有將命遠方死王事者
得錄其子。於是右贊善大夫陸光佩子坦賜進士出身。監察御史王楷子
克同三傳出身。右補闕吳光輔子用之。右贊善大夫劉師道子傳慶並同
學究出身。皆就學士院試所業。然後命之。　夏四月甲申朔。限諸州度僧
額。僧帳及百人者。每歲度一人。仍度有經業者。　乙酉。詔諸州考試官令
長吏精選僚屬有才學公正者充。知貢舉與考試官同看詳義卷。定其通
否。否即駁牓。不得優假。虛至終場。申禁私薦屬舉人。募告者。其賞有差。舉
人勒還本貫重役。永不得入科場。　丁亥。詔皇弟開封尹天平節度使石
守信等宴射苑中。　復置南義州。　丁酉。禁灌頂水陸道場。　辛丑。翰林
學士盧多遜等上所修開寶通禮二百卷。義纂一百卷。並付有司施行。詔
改鄉貢開元禮為鄉貢通禮。本科並以新書試問。　是月。遣盧多遜為江
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歡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

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
命繕寫。命中書舍人徐鍇等通夕讎對。送與之。多遜乃發。於是江南十九
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
上嘉其謀。始有意大用。　壬寅。命知制誥張澹權祇廟翰林院事。澹本傳
云。權直學士院。從今實錄。　甲辰。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　丙午。黎州言。
有保塞蠻七十餘人。自大渡河來歸。　戊申。詔參知政事薛居正監修梁
後唐晉漢周五代史。　知制誥王祐等上重定神農本草二十卷。上制序
摹印以頒天下。　先是。江南飢。詔諭國主借船漕湖米麥以賑之。辛亥。國
主遣使修貢謝恩。賜米麥前已見。　江南國主以司空判三司尚書都省
湯悅知左右內史事。悅以身老國危。固辭不許。湯悅事據十國紀年在此
夏。今附見。　癸丑。詔曰。堂後官十五人。從來不曾替換。宜令吏部流內銓
於前資見任令錄判官簿尉內揀選諳會公事有行止無違闕者十五員。
具姓名奏。當議差補。仍三年與替。若無違闕。其令錄除陞朝官。判官簿尉
除上縣令。　五月丙辰。以前武德縣尉姜宣乂為眉州別駕。充堂後官。尋
又得新成州錄事參軍任能。前鄄縣令夏德崇。前三原縣尉孔崇照。皆授
諸州上佐。用之。上知堂吏擅中書權。多為姦贓。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選

終不及數。遂召舊任者劉重華等四人。面加戒勵。令復故。歲滿無過。與上
縣令。稍有愆咎。重寘其罰。宋史全文呂中曰。創業之世多貴實。守成之世
多虛文。覆試之法。欲無一士之不實。勸農之詔。欲無一民之不實。籍記人
才。欲無一官之不實。揀汰驕兵。欲無一兵之不實也。以慶曆元祐之盛。而
杜范之任恣。呂大防之盡忠。且欲汰吏而不可得。況若士若民若兵若官
皆是虛文之習難革故也。　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劉熙古以足疾四上表求
解。庚申。授戶部尚書致仕。　供備庫使李守信受詔市木秦隴間。盜官錢鉅萬。
及代歸。為部下所告。守信至中牟縣。聞其事。自到於傳舍。上命司勳郎中監
在京商稅務蘇曉按之。逮捕甚眾。右拾遺通判秦州馬適妻。守信女也。守信
嘗用水為筏以遺適。曉獲其書以進。上將赦之。曉固請寘適於法。適坐棄市。
仍籍其家。餘所連及者。多至破產。盡得所盜官錢。上悅。癸亥。以曉為右諫議
大夫。判大理寺事。尋遷左諫議大夫。復監在京商稅務。曉無子。有一女甚愛
之。亦先曉卒。人以為深刻所致云。　幸玉津園觀刈麥。　樞密副使沈義倫
居第卑陋。處之晏如。當時貴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主者敗。
皆自啓於上。前義倫亦嘗市木為母營佛舍。因奏其事。上笑謂義倫曰。爾非
踰矩者。知居第尚不葺。因遣中使案圖督工匠五百人為治之。義倫私告使

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　戊辰。詔曰。朝廷立取士之科。
分署吏之秩。所以辨等異乎編民。苟真偽以相參。俾名實之斯濫。宜有釐革。
無容混淆。自今諸州有冒稱鄉銜攝官。並不得以客禮謁見州縣官吏。假
署文牒。所在官司追毀之。其有經試舉人。及歷承之視事之官。不用此制。
庚午。宴射苑中。　甲戌。以殿中侍御史鉅野馮炳為侍御史知雜。判御
史臺事。上留意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炳謂曰。朕
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賜金紫以
勉之。　南漢靜海節度使丁璉聞嶺南悉平。遣使朝貢。表稱其父部領之命。
戊寅。以璉為靜海節度使。除璉節度使制其略曰。度遵父命。恥事偽邦。則知必璉承
父命也。　京城左右軍巡院典司按鞫。開封府舊選牙校分掌其職。上哀矜庶
獄。始詔改任士人。　六月癸未朔。以前館陶縣令李萼為光祿寺丞兼左軍巡
檢。安豐縣令趙中衡為大府寺丞兼右軍巡檢。　己丑。廣州言。同知州保
信節度使尹崇珂卒。優詔贈侍中。遣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　辛卯。召京
百司吏七百餘人。見于便殿。上親閱試。勒歸農者四百人。　初。李謙溥去
隰州。邊將屢失律。乃復以謙溥為隰州巡檢使。邊民喜謙溥之至。相率迎
於路。　癸巳。謙溥言領兵入北漢界。連拔其七寨。謙溥再為隰州乃開寶五

平四月也。今并列于此。凡國志世家云明年王師伐蜀石州拔我七寨即此。占城國又遣使來貢方物。　初蜀民所輸兩稅皆以疋帛充折其後市價愈高。而官所收止依舊例。上慮其傷民。壬寅詔西川諸州凡以疋帛折稅。並準市價。　初雷德驤責商州司戶參軍。刺史以德驤舊爲尚書郎頗賓禮之。及奚嶼至州。希宰相意。則倨受庭參。德驤不能堪。出怨言。嶼聞之怒。有言德驤嘗爲文訕謗朝廷。嶼因召德驤與語。潛遣吏紿德驤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驤。具事以聞。上貸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驤子有鄰憤趙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於是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在職歲久。或稱其多請託受賕。而秘書丞王洞與德驤同年登第。有鄰每造謁於洞。洞多委以家事。一日託有鄰市白金半鋌。因語有鄰曰。此欲與胡將軍。謂贊也。有鄰亦嘗出入贊家。故洞語之。時又有詔應攝官三任解由全者許授牒有司。即得引試錄用。有鄰素與前攝上蔡主簿劉偉交遊。知偉雖經三攝而一任失其解由。偉兄進士侁爲偉造僞印得送銓。遂上章告其事并言宗正丞趙孚乾德中授西川官不之任。皆宰相庇之。上怒。悉下御史獄鞫實。上始有疑普意矣。壬寅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陞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癸卯偉坐棄市。孚及洞侁贊可度並決杖除名。贊可度仍籍沒其家財。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厚賜之。有鄰自是累上章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箠其背。有鄰號呼聲聞于外。數日而死。洞除名實錄在七月乙亥。今并書之。　禁嶺南諸州民捕象。籍其器仗送官。賜容州民今年租。廢瀧州。復春州。丁未復尋州賓州。　趙普之爲政也專。廷臣多疾之。上初聽趙玭之訴。欲逐普。既止。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毀短普。且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上訪諸李昉曰。臣職司書詔。普所爲臣不得而知也。上默然。自李崇矩罷。上於普稍有間。及趙孚等抵罪。普恩益替。庚戌復詔薛居正呂餘慶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易州言。刺史賀惟忠卒。惟忠性剛。頗知書。洞曉兵法。有方略。在易州葺治亭障。撫士卒。能得其心。每乘塞用兵。所向無敵。名震北虜。十餘年間。不敢寇邊。民皆賴之。及卒。上甚嗟惜。即錄其子昭度爲供奉官。　詔潭州鄉兵二千人。郴州三百河決鄆州楊劉口。又決懷州獲嘉縣。人。並復其家一年。死事者二年。此必在行營也。但本紀不詳耳。當考。是夏。邛部川都鬼主歸德將軍阿伏與山後兩林蠻主勿兒語言相失。勿兒率兵侵掠邛部川堡壁。多所殺傷。阿伏告黎州。州以聞。並賜詔慰諭。各令守封疆。勿相犯躐。　先是諸道州府任牙校爲馬步都虞候及判官斷獄多失其中。　秋七月壬子朔。詔罷之。改馬步院爲司寇院。以新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爲司寇參軍。　遣右領軍衛大將軍王昭遠閱廄使楊重美使交州。昭遠重美。未見。　廣南諸州民輸稅米。劉鋹時每石白配百六十錢。丙辰詔但取其十。　辛酉幸都亭驛。　中書擬左補闕辛仲甫爲淮南轉運使。上不許。乙亥選授三司戶部判官。賜錢百萬。有権酤主吏武希璉等三十餘輩。逋歲課三十餘萬緡。逮民械繫竭資產不能償。餧死者數人。桷督不已。仲甫奏除之。又請百官折俸令估實直。通事舍人宋惟忠決杖除籍爲民。坐知濠州日不法。爲人所訴。鞫得其實故也。　孟昶時西川民嫁遣資裝。皆籍其數征之。八月乙酉。勿令復征。　丁亥。華王津國觀稼。　草澤王德方上修河利害。辛卯賜德方同學究出身。右補闕蘇德祥奪兩任官。坐令門人執私券乘馬過淮。德祥禹珪子也。爲瑒初見天福十二年。　泗洲軍事推官侯濟決杖除名。濟嘗應拔萃科當試判。時假手於人。至是爲人所發故也。　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凡十年。沈毅果斷。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嘗欲除某人爲某官。不合上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投諸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者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上怒曰。朕故不與遷官。將柰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弗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上卒從其請。一日大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怒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進言。外間百姓政望雨。於大宴何損。不過沾濕供帳樂衣耳。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各歡喜作樂。適其時。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上意。頗此類。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束縕焚之。其多得謗咎。殆由此也。普既出鎮。上書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上手封其書。藏之金匱。雨中作樂。據丁謂談錄。太祖大宴。皆用秋月。不知是何年。據普行狀。乃乾德五年春事。今附此。宋史全文呂中曰。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通幽薊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於上其至之疏。諫北伐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自唐以來。宰相入見必命坐。大政事則面議之。自餘號令除拜賞刑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

之國初三相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每事具劄子進呈至普獨以天下
為己任故為政專斷以啓當德驤父子之論也自是以後居正義倫不過
方重愼介自守之相爾 己酉幸新水磑宴射苑中 是月流內銓上言
請復四時選應引對者每季一時引對詔從之時國家取荊衡克湖益下
交廣關土既廣吏員多闕是以歲常放選人南曹投狀判成送銓司依次
注擬其後選部闕官又特詔免取解非時赴集謂之放選習以為常取解
舉集之制有名而無實矣此據本志實錄不書會要乃稱復四時選在九
年八月互存證也 太子中舍權判國子監陳鄂免官四門博士解損除
籍為民皆為監生徐讓能所訟故也 嶺南羣盜未息 九月壬子以唐
州刺史曹光實為諸州都巡檢使光實既至捕斬之海隅悉平 吏部侍
郎參知政事呂餘慶以疾求解職丁卯罷為尚書左丞餘慶上霸府元僚
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處耘獲罪時餘慶知江陵還朝
上委曲問處耘事餘慶具以實告及普忤旨左右爭傾之餘慶獨為明辨
上意稍解時稱長者 己巳皇弟開封尹光義封晉王山南西道節度使
光美為永興節度使兼侍中皇子貴州防禦使德昭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同平章事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居正為門下侍郎樞密副使戶部侍郎

沈義倫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天平節度使石守信兼侍中歸德節度使
高懷德忠武節度使王審琦並加同平章事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知制
誥盧多遜為中書舍人參知政事左驍衛大將軍判三司楚昭輔為樞密
副使 辛未靜江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楊義為建武節度使殿前都指揮
使自韓重贇罷殿前都指揮使凡六年不除授於是乃以命義 壬申詔
晉王位居宰相上 丁丑令諸州不得占派民募告者戶賞錢五千 詔
西京諸殿門列戟如東京之制 江南內史舍人潘佑與戶部侍郎李平
平見乾祐元年最見親善佑好神仙事平頗知修練導養之術言多妖妄
佑恃信之平自言與仙人通接佑父處常今已為仙官甚貴重而已及佑
亦仙官也各於其家置淨室圖像神怪披髮裸袒而祭人莫得窺平語佑
曰六朝大臣冢中多寶紛及寶鑑得而佩之可以辟鬼去人僊矣佑求之
甚切不能得會張洎亦好方士之說乃共買雞籠山前古塚地數十頃以
為別墅遇休沐則相與聯騎率僕夫負畚鍤而往破一塚得古器必傳玩
良久吟嘯自若曰未知此生發得幾塚其怪誕類此佑嘗言於國主曰富
國之本在厚農桑因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有買貧者田皆令歸之又
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使盡闢曠土以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符

命行下急於星火百姓大擾國主遽遣罷之佑疑執政沮己乃歷詆大臣
與握兵者兩兩為朋旦夕將謀竊發且言國將亡非己為相不可救江南
政事多在尚書省因薦平可知省事司天監楊熙澄可任樞密軍校侯英
可典禁衛國主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國主手書教
諭之佑遂不復朝謁居家上表言陛下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
萬助收河東因率官吏朝覲此亦保國之良策也國主始恨之不復答又
復請致仕入山避難國主以為狂悉置不問 冬十月壬午佑上第七表
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近者連貢封章指陳姦宄晝
一其罪將數萬言皎若丹青坦然明白詞窮理當忠邪洞分皆陛下黨蔽
姦回曲容諂偽受賊臣之佞媚保賊臣如骨肉使國家愔愔如日將暮不
顧億兆之患不憂宗社之覆以古觀之則陛下之為君無道深矣古有桀
紂孫皓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以敗亂其
國家是陛下為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終不能與
姦臣雜處而事亡國之主使一旦為天下笑陛下若以臣為罪願賜誅戮
以謝中外國主大怒推其狂悖譎訕殆由李平乃先收平下大理獄後始
收佑佑即自殺母及妻子徙饒州平亦縊死獄中佑所上書吏臣並改陛

下為殿下今從九國志本文國主尋謂左右曰吾誅佑思之踰旬不決盡
不獲已也明年皆宥其家廩給之佑初與張洎為忘形之交其後俱為中
書舍人不雙立稍相持佑嘗答洎書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佑之
死洎頗有力焉洎時為清輝殿學士參預樞密恩寵莫二清輝殿在後苑
中國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以此職洎與太子太傅臨汝郡公徐邈太
子太保文安郡公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
楀等出入宣行之中書密院乃同散地 癸巳燕國恭懿長公主薨上臨
哭甚哀詔有司具鹵簿鼓吹陪葬安陵 丁酉除名人雷德驤為秘書丞
分判御史臺三院事 甲辰特赦中書樞密院三司及諸司吏自前隱欺
未覺等罪使之自新 初左藏庫使元城田仁朗為宦官所譖上怒立召
仁朗面詰之至殿門先命去冠帶仁朗神色不撓從容言曰臣嘗為鳳州
路濠寨都監伐木除道從大軍破蜀秋毫無所犯陛下用之令主藏禁中
豈復為姦利以自汚上怒解乙巳以仁朗為権易使本傳言止免仁朗官
於是起為権易使今從實錄蓋未嘗免官十一月癸丑令常參官進士及
第者各舉有文學官一人 甲子武寧節度使贈侍中高繼沖卒繼沖鎮
彭門十餘年有惠政民請留葬上不許 丁卯詔諸州長吏及監當官等

無或隱庇得替人。事覺，當重寘其罪。少府監致仕盧億億，河陽人，初見
開運元年。有高識，慫其子參知政事多遜所為，嘗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
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十二月庚子，億以憂卒。丙
子，多遜起復。女真遣使來貢馬。是歲，命參知政事盧多遜、知制誥扈
蒙、張澹以見行長定循資格及泛降制書，考正違異，削去重複，補其闕漏，
參詳議取悠久可用之文，為長定格三卷。有旨限選數集人，取解出身科
目，銓司檢勘注擬，加選減選之狀，南曹檢勘用闕，年滿伎術考課，春闈雜
處分，塗注乙，凡二十條。總二百八十七事，循資格一卷，制敕一卷，起請條
一卷。書成上之，頒為永式。自是銓綜益有倫矣。重定循資格，實錄在七月
乙未。今從本志，繫之歲末。出宋史全文呂中曰：既罷歲月序遷法，而復頒
循資格，既命陶穀定選法，而又命吏部取選人堪升擢者上之，誠以資格
固不可拘，亦不可廢也。以資格用人者，有司之法；以不次用人者，人主之
權。常考國初有為小官而其望已足為卿相，至其大也，亦卒為之。自銓法
一變，無有流品，雜有賢否，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然王安石、章子厚之
徒，破資格用小人，又不若李公沆、王公旦謹守資格之為有德也。北漢成德
節度使太師兼中書令劉繼顒，自以沙門位兼將相，頗為時論所薄，數上

表求罷，不許。是歲，繼顒卒，追封定王。前大內都點檢劉繼欽、殿前都虞候
張重訓、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鄭進、前嵐州刺史張昭敏、遼州刺史衛儔、都
引進使李隱等皆被殺。初，北漢主為大內都點檢，孝和帝以其幼弱，命繼
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
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俾奉園寢，尋遣人殺之。進
與宣徽使馬峰不協，峰怨奪其兵柄，進不堪其辱，詬峰於朝，北漢主怒，翼
日送定襄安置，遣人殺之於路。昭敏嘗為禮部尚書、參議中書事，性廉直，
權勢請託不行，多仇少與，擬出知嵐州，俄召還，勒歸私第，無以出怨言，縊
殺之。儔數從征伐，專掌吐渾軍，閹人衛德貴嫉其功，使出為遼州，吐渾數
千人遮道乞留，北漢主不許，吐渾既失帥，由是一軍不可復用。儔少長蕃
部，不樂為州，頗出怨言，北漢主慮其為變，潛遣人殺之。隱惜儔忠勇，為嬖
侍所誣，憤惋形於辭色，德貴聞而惡之，白北漢主，即送嵐州安置，未幾，殺之。
張昭敏為禮部尚書參議中書事，此但據九國志，不知的在何時。志又云：
昭敏與郭無為議事不協，繼元立，出知嵐州。按趙文度以嵐州降時，繼元
立才踰年也，文度先在嵐州，昭敏安得復出？然則昭敏出知嵐州，當在文
度來降後，文度來降時，王師猶在城下，尋即被殺，寧容復出昭敏乎？昭敏

之出，固當是別與嬖倖者不協耳。今日云多仇少與，不書與郭無為不協，
庶屏抵牾，更當細檢詳定。劉繼欽、鄭進、張昭敏、衛儔、李隱等五人事，皆據
九國志本傳，獨張重訓無傳，不知其事也。繼欽等六人被殺，亦未必專在
一年，既無可推尋，姑從本志並繫之年末，其月日都不可知矣。
開寶七年春正月庚申，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甲戌，遣使發廩賑揚楚
等州飢民。戊寅，幸玄化門，賜治城壕卒衣屨，遂幸新水磑，還宴射苑中。
燕國長公主之喪，上哀慟，謂左右曰：明年誕節，當罷會樂。己卯，中書
門下上言：王者禮絕正吏，雖陛下友愛之厚，然群臣上壽，無以為禮，望許
教坊作樂。上不得已從之。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上初臨御，欲周知
外事，令軍校史珪博訪。珪廉得數事白於上，案驗皆實，由是信之，累遷馬
軍都軍頭，領毅州刺史。漸肆威福，時德州刺史郭貴權知邢州，貴權知邢
州，在六年六月。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之族人親吏在德州頗為姦
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遣親信至都，以其事告珪，圖去夢昇，珪悉
記於紙，將伺便言之。甲申，上從容言邇來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遽曰：今
之文臣亦不必皆善。乃探懷中所記以進，曰：祇如梁夢昇權知德州，欺蔑
刺史郭貴，幾至於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也。取所記

紙，召一黃門，令齎付中書，曰：即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行，又召還，曰：與左
贊善大夫，仍知德州。珪乃不敢言。梁夢昇未見。有周廣者，亦好言外事，由
內外馬步軍副都統、潘州團練使，遷右領衛大將軍。嘗白上曰：朝廷每遣
使吳越，錢俶南面坐，旁設使者位，俶雖貴極人臣，然尊無二上，而奉使者
不能正其名，此大辱國。上曰：汝頗能折之否？廣請行。俶生辰，即遣廣為使。
俶猶襲故態，廣曰：比肩事主，不敢就席。俶乃移床西向，為賓主之禮。廣復
命，氣驕甚，將希寵賞，上曰：汝蓋倚朝廷威勢，不然，則俶何有於汝哉？廣大
慙。此時不知的是何時，談苑稱廣時作都頭，按六年九月壬申，廣始自都
頭遷環衛，今因史珪事附見。壬辰，慶州言刺史姚內斌卒，遣中使護喪
歸葬洛陽。內斌在慶州踰十年，邊人畏伏，目為姚大蟲，言其驍勇如虎也。
癸巳，以權易使田仁朗權知慶州。時西戎乘隙擾邊，仁朗既至部，麾下擊
之，短兵相接，前鋒稍卻，仁朗斬指麾使二人於纛下，軍中震恐，爭乞命，遂
大破之。西戎酋長相率請和，仁朗殺牛置酒與飲，且立誓，邊境寧謐，璽書
褒美。先是，知博州呂鵠、知蘄州秦亶皆坐盜鹽麴額外錢，決杖除名。庚
子，令諸州知州、通判、判官、兵馬都監、縣令所掌鹽麴及市征地課等，並親
臨之，月具籍供三司，秩滿校其殿最，欺隱者當寘於法，募告者賞錢三十

萬。癸卯，分命近臣於京城祠廟禱雨。詔學究舉人所習詩書并易，為一科，及第，選敘與三禮三傳同例。乙巳，太子中舍胡德沖棄市，坐通判廷州隱沒官錢一百八十萬，為錄事參軍段從革所發故也。從革尋改左贊善大夫，權知海州。從革未見。三月，詔權停貢舉。乙丑，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夏四月丙戌，追贈昭憲皇太后曾祖蘊太保，祖琬太傅，父爽太師，妣皆封衛燕齊國太夫人。癸卯，殿中侍御史劉光輔坐知楚州日受賂，除籍為民。丙午，命左補闕南皮賈黃中、檢視廣南民田。黃中廉直平恕，遣人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李從善之入貢也，度支判官殿中侍御史李瑩實為接伴，瑩私受從善之賂。人或告之。五月戊申，瑩坐責為右贊善大夫，分其賂賜鹽鐵判官劉兼、戶部判官辛仲甫各十萬錢。兼未見。甲寅，以密州所舉貞廉德行忠孝人齊得一為章丘縣主簿。得一初以五經教授鄉里，弟子自遠而至。晉末遭亂，其家為州將所虜，得一脫身先訴諸朝廷，州將坐黜，得一乃還家，布衣蔬食，不復仕進。於是應詔來京師，策試中選，故有是命。監察御史渤海劉蟠受詔於廬、舒等州巡茶，蟠乘羸，偽稱商人，抵民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與之，即禽置於法。壬戌，命蟠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京師民有市官物或不當價者，馬軍都軍頭史珪密遣人伺之，告其誣罔，往往坐誅，列肆為之晝閉。上既聞其事。乙丑，降詔曰：古人以獄市為寄者，蓋知小民惟利是從，不可盡繩以法也。且先甲之令，未始申嚴，苟陷人於刑辟，深非理道。將禁其二價，宜示以明文。自今應市易官物，有妄增損價直，欺罔官錢者，案鞫得實，並以枉法論。其犯在詔前者，一切不問。自是珪所言，上愈不用矣。丙寅，幸講武池，觀習水戰。丙子，又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王津園。是月，詔司天臺學生及諸司技術工巧人，不得擬外官。江南國主天性有友，初，李從善與鍾謨親狎，嘗有奪宗之謀，及元宗殂於豫章，獨從善與諸弟扈從，因懷非望，就軍揖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業，具以聞。國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既被留，國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為卻登高文以見意。於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昭符有傳，不著里已。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上不許，出其疏示從善，慰撫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七　一送

宋　太祖十

李燾續通鑑長編：開寶七年六月甲申，以從善掌書記江直木直木未見。為司門員外郎，同判兗州；僚佐悉推恩。尋又封從善母陵氏為吳國太夫人。十一月庚辰，始封陵氏，今并書之。昭符在江南與張洎有隙，上雅知之，因從容謂昭符曰：爾國弄權者結喉小兒張洎，何不入來？俾爾歸可諭命，一來，朕欲觀之。昭符懼，遂不敢歸。陸昭符入貢月日，實錄、本紀並不載，江表志云：從善除兗帥，昭符入謝，上語及張洎，昭符遂留。按昭符本傳，開寶七年復入貢，則除從善為兗帥時，未嘗留也。除兗帥在二年閏二月，江表志必誤。今因李煜舉手疏求從善歸國附見其事。其後煜遣徐鉉入貢，手書云：陸昭符既未回，下國在晉朝則亦難具陳。疑昭符復入貢，亦必以求從善歸國故也，當考。戊子，詔倉部郎中知制誥張澹、權點檢三司公事。依舊翰林院宿直。澹初出居郎署，頗怏怏，晚節附會盧多遜，始獲進用，不踰旬遽卒。上聞其無子，甚閔之，命中使護喪葬洛陽。河中府及絳州民飢，丙申，詔發河中軍儲三萬石以賑之。乙巳，減京城麴價，斤止百錢。秋七月壬子，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王津園。南丹州蠻，溪洞之別種也，地與宜州接。丙辰，酋帥莫洪㬥自稱節度使，遣牙校陳紹規奉表修貢，求內屬。川峽鹽承偽制，官鬻之，於是詔斤減十錢，以惠遠民。盧多遜既還，江南國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不許，於是復遣閤門使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荅。迥歸，上始決意伐之。梁迥以此歲夏出使，不知果何日也，今附此。初，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上命學士院試，賜及第。授舒州團練推官。若水告上，以母及親屬皆在江南，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上即詔國主護送。國主聽命。戊辰，召若水為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荊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也。若水傳云：若冰以開寶三年上書，會要亦云。在三年十一月，大定錄乃云本六年十一月登科。記云：七年不貢舉，賜上書人樊若冰及第。疑若冰以去年冬來歸，今年冬授官。大定錄與登科記皆得其實也，今并書于此。已

己彰德節度使贈侍中韓重贇卒。遣中使護喪事。重贇好釋氏，在廊州凡六七年，日課部民採西山木造佛寺，未嘗暫息，人皆苦之。 太子中允李仁友坐知興元府私收渡錢數十萬，并強置女口，庚午，棄市。 契丹軍器庫副使石重榮、東頭供奉官劉琮來降。 八月丙子朔，以重榮為茶酒庫副使，琮為西頭供奉官。重榮、琮未見。 先是，吳越王俶遣元帥府判官福人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倔強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也。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峙什物，無不悉具。乃召進奏使錢文贄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於城南建離宮，令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賜之。且以詔草示文贄，遂遣文贄賜俶羊馬，諭旨於俶。戊寅，俶遣其行軍司馬孫承佑入貢。丁亥，辭歸，上厚賜俶器幣，且密告以師期。承佑，俶妃之兄，本伶人，以妃故貴近用事，專其國政，時謂之孫總監，言無所不領轄也。九國志載錢文贄至自京師在開寶四年。國史并黃夷簡入貢，皆載於五年之後，九國志恐失之太早，然國史月日都不可考，今且因孫承佑來朝先書之。十國紀年亦於開寶五年載夷簡入貢，當考。 己丑，幸講武池觀習水戰，賜軍人錢。 甲午，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琅琊正懿王王審琦卒。初，審琦暴得疾失音，上親臨問，錫賚鉅萬，及卒，又幸其第哭之慟，賻贈並加等焉。宋朝要錄：戊戌，殿中丞趙尚除名，坐知漢州日擅稅竹木也。 甲辰，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玉津園。 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荊南。丙寅，復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侯洛陽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上已部分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擇羣臣可遣者。先是，左拾遺知制誥開封李穆與參知政事盧多遜同門生，上嘗謂多遜曰：穆性仁善，文辭之外無所豫。多遜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試之。丁卯，遂遣穆使江南。移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清輝殿學士右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國主無入朝。時喬與洎俱掌樞密，國主委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濟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熟計慮，無自貽後悔。使還，具言其狀，上以為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穆言不欺己。使還當在此月後，今并言之。 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

虞侯清池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荊南。 甲戌，以太子中允知荊湖轉運使許仲宣兼南面隨軍轉運使事。仲宣，青州人也。 冬十月，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 甲申，上幸迎春苑，登汴堤，發戰艦東下。丙戌，復幸迎春苑，登汴堤，觀諸軍習戰，遂幸東水門，發戰棹東下。 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鎰、水部郎中龔慎修重幣入貢，且買宴，上皆留之不報。 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邵氏見聞錄云：趙普薦曹彬。按此時普已罷相出鎮矣，恐邵氏誤，今不取。紀事本末：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燕於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於榻前，乞面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盡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須奏稟。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燕講武殿，酒三行，二臣起跪於榻前曰：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於家。即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申令，使果犯而發封，見而為白紙，則必入衆，及歸而示之，又將以見初無輕斬之意，蓋威兩得，故雖彬等無不折服。 壬辰，曹彬等發荊南，赴金陵。 丁酉，以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俶前鋒，且監其軍。 己亥，曹彬等自蘄陽過江，破峽口寨，殺守卒八百人，生禽二百七十人，獲池州牙校王仁震、王宴、錢興等三人。甲辰，以曹彬為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櫂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初，王師直趨池州，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守將戈彥遂棄城走。 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守濬未見率丁匠自荊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丘陸萬友往守之。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禽八百餘人。銅陵在池州東北一百四十里。

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舍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今最詳備。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送史館。近朝以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

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為虞無因肯說史官以疎遠是隔何由得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冊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命盧多遜專其職 壬戌曹彬等至當塗雄遠軍判官婺源魏羽以城降雄遠即當塗也江南置軍於其縣王師先拔蕪湖又克當塗遂屯采石磯 潭州歲貢新茶斤片重厚頗異他歲有司請別定其價上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癸亥詔潭州依舊揀模制造毋輒增改 甲子監修國史薛居正等上新收五代史百五十卷明日上謂宰相曰昨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跡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虐也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衆於采石磯生禽一千餘人及馬步軍副部署楊收兵馬都監孫震等又獲戰馬三百餘匹初江南無戰馬朝廷每歲賜與百匹至是驅為前鋒以拒王師既獲之驗其印記皆朝廷所賜者也 十一月乙亥朔潭州兵入江南界攻萍鄉為其制置使劉茂忠所敗國主即授茂忠袁州刺史茂忠安福人也 通判鹽戶納鹽舊以布帛茶米等折償其直庚辰詔給以錢 癸未籍泰寧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千三百餘人為禁旅號曰歸聖 甲申省劍南道諸縣主簿 詔免蒲陝晉絳同解等六州道租陝西諸州

後半頁缺

前半頁缺

丞徐元少府監丞張玘分領三司孔目官事見判官如吏人之禮踰年罷之 丁未漢陽兵馬監押寗光祚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於江北岸光祚以此月初三日捷初八日奏到 己未護國節度使贈侍中陳思讓卒遣中使護喪事錄其子欽祚為尚食副使思讓累歷方面無敗政然酷信釋氏所至禁屠宰俸祿悉以飯僧衆號為陳佛子身沒之後家無餘財 吳越王俶率兵圍常州俘其軍二百五十人馬八十匹於常州城下明年正月初九日奏到 癸亥拔利城寨破其軍三千餘衆生禽六百餘人 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新林港口斬首二千級焚戰艦六十餘艘明年正月一日奏到 北漢主搜其軍中子弟自十七以上皆籍為兵盡括民馬遣代州刺史蔚進來寇平陽權知晉州武守琦率衆禦之庚午與進遇於洪洞縣界擊敗北漢兵五千餘人明年正月初四日奏到 辛未吳越王俶破江南兵萬餘衆於常州北境上明年正月二十一日奏到 是歲始詔除授京官差遣勾當點陟令中書依朝官例降敕御史臺修寫班簿每十日一上中書此事據會要閏十月事今附此當考以前何獨不降敕進班簿 北漢主改元廣運天會凡十八年始改廣運或云十三年即改蓋誤今從資治通鑑考異以劉繼顒神道碑為正 契丹將通好于我遣使諭北

漢主以孫彷暫異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
峰固諫乃止 此據十國紀年
開寶八年春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四千人於州界 初
曹彬等師未出上命詔州刺史王明為黃州刺史面授方略明既視事亟
修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諭其意及彬等出師即以明為池州至岳州江
路巡檢戰棹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馬都監武守謙等領兵渡江敗江南兵
萬餘人於武昌殺七百人拔樊山寨 十九日奏到 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
監田欽祚領兵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溧水斬其都統使李雄 十九日奏到
十國紀年李雄作張雄 甲申王明言敗鄂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 此但
依實錄據奏到日書之其捷時當在去年末或今年初拔樊山寨以前
也 乙酉上謂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常夙夜畏
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諍直詆其失曾不愧
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為臣者或不終其名節而陷於不義蓋
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 丙戌樊若水遣兵馬監押王侁領兵
敗江南四千餘衆於宣州界侁朴子也 庚寅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
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度秦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

寨拔之斬首數千級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楫未
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
徑度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泝流奪采
石浮梁美旋擊破之禽其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七人 潘美秦淮之捷當在
正月而實錄之本紀載二月末亦不得其日蓋因曹彬傳所載二月次秦
淮故也彬及美傳載拔水寨在捷于秦淮之後然拔水寨實錄具載其日
乃正月十七日也據此則當先載秦淮之捷疑不敢決仍附見于後彬傳稱
既捷於秦淮浮梁始成按美先率所部涉水則秦淮蓋不設浮梁浮梁當
在采石磯也美傳又於秦淮既捷之後始言采石浮梁成事愈顛倒然亦
可見秦淮未嘗設浮梁而鄭賓等泝流實欲奪采石浮梁耳今略加刪潤
更俟考求 癸亥命京西轉運使李符益調荊湖軍食赴金陵城下 是
月北漢主命劉繼業馬峰攻晉州武守琦敗之洪洞 此據十國紀年 二
月丙午權知潭州朱洞遣兵馬鈐轄石曦領衆敗江南兵二千餘人於袁
州西界曦太原人也 十六日奏到朱洞未見 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萬餘
衆於白鷺洲斬首五千餘級禽百餘人獲戰艦五十艘 十七日奏到 乙卯
拔昇州關城守陴者皆遁入其內城殺千餘衆溺死者又千計天德軍都

知兵馬使張進等九人來降 十九日奏到 初右諫議大夫段思恭知揚
州朝廷方欲經略江南命思恭兼緣江巡檢出則委通判以州務而思恭
常挈印及鼓角金鉦等自隨驛書自京師至者輒令齎詣其所事多稽緩
通判右贊善大夫李若不能堪遂相與告訐付有司鞫之思恭詞不直丁
巳責思恭為太常少卿若為大理寺丞 壬戌賜吳越王犒軍衣五萬副
俾分給其行營將士 癸亥權知揚州侯陟以所部兵敗江南千餘衆於
宣化鎮 甲子上謂宰相曰年穀登豐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
此所宜共思濟給振舉闕政庶成開泰之基也 丁卯知制誥王祐權知
貢舉知制誥扈蒙左補闕梁周翰秘書丞雷德驤並權同知貢舉命權同
知貢舉始此 戊辰上御講武殿覆試王祐等所奏合格舉人王式等因
詔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無謂也今朕躬
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式等皆頓首謝人是內出詩賦題
試得進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人諸科三十四人江南進士林松雷說試不
中格以其間道來歸並賜三傳出身嗣宗汾州人也初授秦州司寇參軍
時侍御史路沖知州事為政苛急盜賊羣起嗣宗乘間極言其失沖大怒
繫嗣宗於獄又教民之無賴而嘗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使者

按劾具得訟者誣罔之狀以聞嗣宗始獲免 記聞云沖命嗣宗對句即捨
之與此不同當考以手搏得狀元尹載舉仲敘事時 是月江南知貢舉
戶部員外郎伍喬放進士張確等三十人自保大十年開貢舉訖于是歲
凡十七牓放進士及第者九十三人九經一人 此據十國紀年王師已至
城下而貢舉猶不廢李煜誠不知務者故特書之 三月戊寅召近臣宴
射苑中 壬午太子洗馬周仁俊責授平涼縣令坐知瓊州日販易規利
故也 乙酉幸造船務 丁亥權知廬州邢琪領兵度江至宣州界攻拔
義安寨斬首千餘級 上性寬仁多恕尚食供膳有蟲緣食器旁謂左右
曰勿令掌膳者知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
憲網之密耶蓋有意於刑措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
貸其死己丑有司言自二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 庚寅
曹彬等敗江南兵三千餘衆於江中禽五百人 癸巳命近臣祈雨於在
京祠廟 乙未太子中舍郭繫除名坐監萊蕪監受冶官景節私賂也
己亥權知潞州藥繼能領兵入北漢界夜攻鷹澗堡拔之斬首數千級獲
馬八百匹 契丹遣使克妙骨慎思奉書來聘詔閤門副使郝崇信 崇信
未見 至境上迓之及至館于都亭驛是日召見及其從者十二人賜衣帶

器幣各有差。宴於長春殿，仍召至使坐觀諸班騎射，令其二從者衆屋六
除骨，與衛士馳射毛毬，截柳枝，及辭歸國，復召見賜器幣，因謂宰相曰：自
五代以來，北戎彊盛，蓋由中原衰弱，遂至晉帝蒙塵，亦否之極也。今景慕
而至，乃時運使然，非涼德能致。先是涿州遺孫全興書云遣使克妙骨慎
思至，是發書但云克慎思，或云克其官號也，又曰其姓氏也。　壬寅，遣中
使王繼恩領兵數千人越江南。　詔比者民輸租，其紬絹不成疋者，率三
戶至五戶合成疋以送官，頗爲煩擾，自今紬不滿半疋、絹不滿一疋者，計
丈尺輸其直。　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夏四月乙巳，幸東水磑。　王明
言敗江南兵於江州界，斬首二千餘級。據十國紀年，此乃三月事，既無的
日，因奏到書之。　癸丑，幸都亭驛，臨河亭閱新戰船。　吳越兵圍常州，刺
史禹萬誠距守。大將金成禮劫萬誠以城降。吳越初起兵，丞相沈虎子者
虎子本見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
聽，遂罷虎子政事，命通儒學士崔仁冀代之，總其兵要。仁冀，錢塘人也。
壬戌，幸都亭驛，臨汴觀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戰。　曹彬等言敗江南兵二
千餘人於秦淮北。實錄不載其發奏之日，奏以二十日到，因書之。本紀又
書克昇州關城，蓋誤也。克關城乃二月十二日矣。　戊辰，幸玉津園觀種

稻，遂幸講武池觀習水戰。　廣州言：竊盜贓滿五貫至死者，準詔當奏裁，
嶺表遐遠，覆按稽滯，請不俟報決之。上惻然曰：海隅之俗，習性貪冒，穿窬
攘竊，乃其常也。庚午，詔廣南民犯竊盜贓滿五貫者，止決杖黥面配役，十
貫者棄市。　幸西水磑。　是月，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
事求領郡。上曰：用伶人爲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
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
耳。乃命爲太常寺大樂署令。宋史全文富弼曰：古之執伎於上者，出鄉不
得與士齒。太祖不以伶官處士人之列，止以太樂領校之，在流外之品，所
謂塞僥濫之原。　呂夷簡曰：帝王尊賢后族，恩寵戚里，優厚親倖，以金帛
富之可也，賞賜厚之可也，惟不使求官爵、親政事、撓刑法。我太祖不許衛
德仁領郡，則曰：用伶人爲刺史，此亂世之事。不與王繼恩樞密使，則曰：內
官不可使居權要職。太宗不許戚里於秦隴市木，則曰：恐壞天下法。則眞
宗不許趙自化領遙郡刺史，則曰：非舊典。抑秦國之請，則曰：州縣之
任，係國家之公議。遣保吉之奏，則曰：有司自有常典。斯可謂存天下之公、
抑親倖之私，非聰明聖智之主，孰能行之？三聖之德，於是超禹湯而齊光
弊也。　五月壬申朔，加吳越王俶守太師，以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

同平章事，寧遠節度使惟治爲奉國節度使，行軍司馬孫承祐爲平江節
度使，行營兵馬都監丁德裕權知常州。　初，兵部郎中董樞知桂陽監，罷，
右贊善大夫孔璘代之，璘罷，太子洗馬趙瑜代之，稱疾去，以著作郎張侃代
之。侃至未幾，奏璘在官累月得羨銀數十斤，雖送官而不具數，計樞與璘
所隱沒多矣。詔御史府鞫之，獄具，有司言法皆當死。上曰：趙瑜非自盜，但
不能發摘耳。璘與樞並棄市，瑜決杖流海島，以侃爲屯田員外郎。張侃本
見。　庚辰，以解州刺史王政忠權知晉州兼兵馬鈐轄。政忠本見，疑政忠
實代武守琦者，欲推尋守琦事跡，姑出此以待考。詳世書太祖義社十兄
弟，政忠蓋其一人也，并當檢討。　辛巳，以久雨命近臣祈晴於在京祠廟。
改雄遠軍爲平南軍。　甲申，吳越王俶言江陰寧遠軍及緣江諸寨皆
降。　幸新修染院。　梅山洞蠻閒江表用兵，乘閒寇潭、邵州。乙酉，詔潭州
長沙等七縣民爲蠻賊虜劫者，蠲去年逋租，仍給復一年。尋詔邵州武岡
等七縣亦如之。上初遣供奉官李繼隆以進武三百人戍邵州，止給刀楯，
至潭州之南，蠻數千遮截其道，繼隆力戰，蠻乃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兵傷
者百餘。或告上以繼隆輕敵可罪者，已而具得其實，上始器焉。繼隆，處耘
之子也。　甲午，靜海節度使丁璉遣使來貢方物。　丁酉，王明言破江南

萬餘衆於武昌，奪戰艦五百艘。　己亥，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空無繫
囚。　辛丑，河決濮州郭龍村。　詔商人以生藥度嶺者免筭。王稱東都事
略：詔曰：嶺表之俗，疾不呼醫，自皇化攸及，始知方藥，商人齎生藥度嶺者
勿算。　初，陳喬、張泊爲江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王師。師入其境，國
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卹政事，軍書告急，非
徐元楀等皆莫得通。師傳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皆前死，神衛統
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暉初見乾祐六年。年尚少，國主委以
兵柄。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國主速降，而口不發，每與衆言，輒云
北軍彊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見顔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繼勳從子
紹傑，以繼勳故，亦爲巡檢使，親近繼勳，嘗令紹傑密陳歸命之計，國主不
從。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王師者，繼勳必鞭其背，拘囚之，由是衆
情憤怒。又託以軍中多務，罕入朝謁，國主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
巡城，見王師列寨城外，旌旗滿野，知爲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勳付獄，
責以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狀，并紹傑數之，軍士爭臠割其肉，頃刻都盡。
繼勳既誅，凡兵機處分，皆自澄心堂宣出，實泊等專之也。於是遣使召神
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業之子也。業初見顯德三年。擁

十萬衆屯湖口諸將請乘漲江速下令贇曰我今進前敵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絶其為害益深矣乃以書召南都留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先已病遷延不行令贇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不從克貞再用子也（再用初見乾寧二年）六月癸卯曹彬等言敗江南兵二萬餘衆於其城下奪戰艦數千艘　丁未宋州觀察判官崔約録事參軍馬休棄市並坐受賕不法也　辛亥澶州言河決頓丘縣界　辛酉前鳳翔節度使太師兼中書令魏王符彥卿卒輟三日朝官給葬事彥卿武勇有謀善用兵契丹自陽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病不飲齕必唾而呪曰是豈有符王耶契丹既滅晉北歸耶律德光母問其左右曰彥卿安在或對曰在徐州母曰不與彥卿來何失策之甚也　甲子彗出柳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距東壁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沒　己巳賜秘書丞雷德驤錢十萬以子有鄰病死故也　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先募民告官吏隱欺額外課利者賞以錢而告者或恐喝求財或因報私怨訴訟紛然益為煩擾癸酉詔罷之　丙子開封府又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　詔諸州所上案牘令大理寺刑部共裁斷以聞諸道巡檢捕盜使臣凡獲冠盜不得先行考訊即送所屬州府　丁丑廬州無為鎮巡

檢杜光俊言敗宣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　庚辰遣西上閤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于契丹端餘慶之弟也　初江南捷書累至臨吏督李從鎰入賀潘慎修以為國且亡當待罪何賀自是羣臣稱慶從鎰即奉表請罪上嘉其得禮遣中使慰撫供帳牢餼悉從優給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鎰還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　癸未西大東印土王子撲結說囉來朝貢（此據新録當考）　先是詔吳越王俶歸其國俶以兵屬其大將烏程沈承禮隨王師進討甲申俶遣使入貢謝恩　高州刺史田景遷卒其子牙内都指揮使彥伊求告己丑即命彥伊襲其父為刺史　癸巳皇子德芳出閤　己亥山後兩林蠻主懷化將軍勿尼等六十餘人來貢方物以勿尼為歸德將軍　左司員外郎權知揚州侯陟受賕不法為部下所訟追赴京師陟素善參知政事盧多遜自度繫獄必窮屈乃私遣人求哀於多遜時金陵未拔上頗厭兵南土卑濕方秋暑軍中又多疾疫上議令曹彬等退屯廣陵休士馬以為後圖多遜爭不能得會陟新從廣陵來知金陵危蹙多遜教令上急變言江南事陟時被病上令皇城卒掖入見即大言曰江南平在朝夕陛下奈何欲罷兵願急取之臣若誤陛下請夷三族上屏左右召昇殿問狀遂寢前議赦陟罪不治　八月甲辰復

以陟判吏部流内銓（或云已發詔罷兵因陟言始命進運益誤也時方有此議耳）　朝廷以丁璉遠修職貢本其父部領之意始議崇寵之丙午封部領為交趾郡王遣鴻臚少卿高保緒右監門衛率王彥符往使保緒繼沖從父也　江南吉州刺史胡公霸脫身來降以公霸為和州刺史　乙卯幸東水磑觀漁遂幸北園　辛酉詔停今年貢舉　壬戌契丹遣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弓箭庫使堯盧骨通事左監衛將軍王英來聘獻御衣玉帶名馬上皆厚賜之因令從獵近郊上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　西南蕃三十九部順化王子若廢等三十七人來貢馬及丹砂　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洪信卒洪信無他才術徒以漢外戚致位將相好聚歛積財鉅萬而尤吝嗇當時節鎮皆廣募親兵惟洪信所畜殊寡少　癸亥丁德裕言敗江南兵五千餘人於潤州城下時德裕與吳越兵圍潤州也　是月以南頓縣令楊可法為鄭州防禦推官權知軍州事（此據會要）　九月壬申上獵于近郊逐兔馬蹶而墜引佩刀刺所乘馬既而悔之曰吾為天下主而輕事畋遊非馬之過也自是遂不復獵矣（此月壬申出獵自是遂不復出獵因附見此事）　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都虞候劉

澄（澄未見）舊事藩邸國主尤親任之乃擢為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大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副孤心澄泣涕奉辭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勳業國主聞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鄉背堅曰兵勝則可不勝立為虜矣救至而後圖戰未晚也國主尋命凌波都虞候盧絳自金陵引所部舟師八千突長圍來救絳至京口舍舟登岸與吳越兵戰吳越兵少却絳方入城圍復合固守踰月自相猜忌澄已通降款慮為絳所謀徐謂絳曰間者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亦何為絳亦知城終陷乃曰君為守將不可棄城而去宜赴難者唯絳可耳澄偽為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遂潰圍而出初絳怒一裨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某家在都城將柰何澄曰事急矣當自為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於是裨將踰城而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主兵者來告澄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矣何得令逃也絳已去澄徧召諸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為生計諸君以為如何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

毋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君不聞楚州耶。初，周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克，盡屠之，故澄以此脅衆。戊寅，澄帥將吏開門請降。潤州平。絳聞金陵危甚，乃趨宣州，日夕酣飲爲樂，或勸赴難，皆不荅。乙酉，除名人宋惟忠棄市。坐私習天文妖言，切害。爲其弟惟吉所告故也。丁德裕部送潤州降卒數千人赴昇州城下，卒多道亡。曹彬發檄招誘，稍稍來集。慮其爲變，又盡殺之。庚寅，彬等言敗潤州潰卒數千人於昇州，斬首七百級。丁酉，以相州錄事參軍河南錢文敏爲右贊善大夫、權知瀘州。先是藩鎮多以筆貲私取官庫錢，韓重贇領昭德時，頗仍舊弊，文敏不與，重贇怒，召文敏廷責之，文敏詞不屈。重贇既死，上始聞其事，嘉文敏有守，故擢用焉。且召見便殿，謂文敏曰：瀘州近蠻，尤宜綏撫。知州郭重遷掊斂不法，恃其僻遠，謂朝廷不知爾。至即爲朕鞫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因厚賜遣行。重遷竟坐棄市。文敏在州有政迹，夷人詣闕借留，詔改殿中丞，聽再任。是月，始發和州三縣丁夫，鑿橫江河，以通糧道。從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也。初，李從鎰至江南，諭上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以爲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退矣。國主乃止。李穆既還，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按實錄，李從鎰以八月十二日還，其國使入貢求緩兵，不知初發江南是何時，用十月一日到京師，則當是九月中以後也。九月中以後，從鎰無緣不在江南矣。而煜傳載煜手書附周惟簡奏上者，其辭有云：在京二弟，恤養優豐。據此則似從鎰與從善俱未嘗還也。從鎰既還，而此書亦無一言及之，不知何故。然者李穆歸朝，煜已具謝，此特追述從鎰未還時，并家恤養歟耶。然李穆再使江南，其歸也，煜亦當有以復命，而史絕不記，蓋脫略矣。今且參考諸書，略加修潤，更俟詳之。道士周惟簡者，鄱陽人，隱居洪州西山。國主召之，館於紫極宮，常以冠褐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弭兵鋒，復召爲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京師。時國主屢督朱令贇舉湖口兵來援，謂鉉曰：汝即行，即當止上江援兵，勿令東下。鉉曰：臣此行未必能排難解紛，城中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國主曰：方求和好，而復召兵，自相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要以社稷爲計，置臣於度外耳。國主泣下，即拜左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國主又以惟簡雅素高尚，不近榮利，親寫十數紙題爲奏目，令惟簡乘間求哀，欲謝政養病。冬十月己亥朔，曹彬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將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

語應對之際詳矣。於是大臣亦先白上，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上徐召之升殿，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其說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惟簡尋以奏目進，上覽之，謂曰：爾主所言，我一不曉也。上雖不爲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時。壬寅，鉉等辭歸江南。按實錄，徐鉉、周惟簡凡兩至京師，歟五代史及談苑，太祖對鉉辭有不同。今以五代史所載附之初見時，談苑所載附之後見時。上初謂惟簡，但云不曉爾主所言，後遂詰責之。初稱以理折鉉，復乃直加威怒，其事勢或當然也，更須考詳。辛丑，詔諸道州府下屬邑令佐，令佐下鄉里，考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異行，或文武才幹堪備任用，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傳送赴闕。乙卯，遣使檢視京畿逃民。丁巳，江南國主復遣使入貢，求緩師。不知所遣何人，當考。遣莊宅使王仁珪、內供奉官李仁祚與知河南府焦繼勳同修洛陽宮室，上始謀西幸也。實錄本紀，皆云遣內班都知段仁誨，其後推恩則王仁珪、李仁祚也，不知何故。今從會要及焦繼勳傳。仁珪、仁祚俱未見。戊午，改潤州鎮海軍爲鎮江軍。朱令贇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五萬，縛木爲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且請增造戰船三百，以襲令贇。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即稍逗遛。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贇獨乘大舫，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幟，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聚兵急攻之。令贇勢蹙，因縱火拒鬬，會北風甚，火反及之，其衆悉潰。己未，生禽令贇及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本紀及劉遇傳皆云禽令贇於皖口。王明傳乃云小孤山。江南野錄又云虎蹕洲。未知孰是，今從本紀及劉遇傳。監察御史劉蟠性清介寡合，能攻苦食淡，頗任數設詐，以卜人主之遇。蟠時領染院，乙丑，車駕臨幸，蟠伺上將至，輒衣短後衣，芒屩持梃，親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上以爲能勤其官，賜錢二十萬。上自染院移幸晉王北園，賜從臣飲，極懽而罷。十一月己巳朔，瓊州言俗無醫，民疾病但求巫祝。詔以方書本草給之。邕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宣化縣人常採貨之。知州侯仁寶奏其事，詔盡令伐去。仁寶，益之子也。舊錄以己巳爲十月晦，今從新錄及本紀。先是，武勝節度使張永德貢馬賀潤州平，馬皆老病，有司劾奏，永德上表待罪。庚午，詔釋不問，永德

聞王師南伐，出家財作戰船數十艘，運糧數萬斛自順陽緣漢水而下。州豪高進者，舉族凶暴，前後莫能禁。永德發其姦，寘于法。進潛詣闕，誣永德據險固，置十餘砦，將圖不軌。上遣使察之。使者詰進置砦之所，進辭窮，乃曰：張侍中誅吾宗黨殆盡，欲中傷之以報私怨爾，實未嘗置砦也。使者還白上，上曰：吾固知張道人非反者也。即以進授永德，永德遽解其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永德舊喜與方士遊，家貲為之罄乏，上故以道人目焉。永德傳云：遣樞密都承旨曹翰領騎兵察置砦之所，賊無有，翰即以告者付永德。按傳載此事與王師討金陵相連，屬曹翰時實將先鋒，安得王唐卿問也。且方察其砦之有無，安用使領騎兵，不亦張皇生事乎？且不應即以告者付永德，恐傳必誤。今輒刊改之，更須考詳。 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革未對於便殿，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也，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覆數四，鉉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皇恐而退。上復詰責惟簡，惟簡益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進意，李煜彊遣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它日願得棲隱。上憐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 是日，幸綾錦院，召從臣

宴射苑中。戊寅，初置三司推勘院，以將作監丞張邈知院事，尋罷之。契丹雲州節度使當考其名氏遣人致書瀛州，願與防禦使馬仁瑀通好。仁瑀以書來上。 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湖口，獲戰艦五百艘，兵仗稱是。 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城，潘美居其北，以圖來上，上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此宜深溝自固，江南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語曹彬等，併力速成之，不然，終為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草詔，令徙置戰棹以防它變。使者食已，即行。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掘塹，塹成，江南人果夜出兵五千襲北寨，人持一炬，鼓譟而進。彬等縱其至，乃徐擊之，皆殲焉。其將帥佩符印者凡十數人。 是日，命校書郎直史館宋準賀契丹正旦，殿直邢文度副之。文度未見。 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居民樵采路絕，兵又數敗，城中奪氣。曹彬終欲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告國主曰：此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為之所。國主不得已，約先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數日，彬日遣人督之，且告曰：郎君不須遠適，若到寨即四面罷攻矣。國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城堅如此，豈可剋日而破，但報云：仲寓趣裝未辦，宮中宴餞未畢，二十七日乃可出也。彬又遣人告曰：若二十六日出，亦無及矣。國主不聽。先是，上數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

猶困鬬，李煜一門切無加害。呂祖謙宋朝大事記：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王不啻仇讐，而我太祖待之極其恩禮，劉鋹卮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加害，故僭偽之豪悉得保全，老死於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始若草菅，而我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 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既畢，彬即稱愈。乙未，城陷。初，陳喬、張洎同建不降之議，事急，又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實不死志，於是攜妻子及槖裝入止宮中，引喬同見國主。喬曰：臣負陛下，願加顯戮，若中朝有所詰問，請以臣為辭。國主曰：歷數已盡，卿死無益也。喬曰：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何面目以見國人乎。遂縊。洎乃告國主曰：臣與喬共掌樞務，今國亡，當俱死，又念陛下入朝，誰與陛下辨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待也。國史張洎傳言洎紿陳喬同升閣，喬自縊，洎俟喬氣絕乃下，而談苑載喬縊于視事廳，洎猶不知。國史蓋因九國志陳喬傳所云。然九國志亦未可信也。洎既已背約不死，亦何待喬氣絕乃下閣乎？談苑又言國主求喬不得，或告洎以為喬已北降，明年乃得喬尸。按此則所

云同升閣者繆甚矣。今參酌修潤，庶免抵牾。大抵城破時，洎與喬猶同見國主，請如前約，喬遂死，而洎不死耳。洎固不能死，所以同見國主者，度國主必不許其死也。 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即選精卒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命積薪宮中，自言若社稷失守，則盡室赴火死。及見彬，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為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欲取。行營右廂戰棹都監梁迥及田欽祚等皆諫曰：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而不荅。迥等力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亡慮也。又遣五百人為輦載輜重，煜方憤歎國亡，無意蓄財，所操持極鮮，頗以黃金分賜近臣，獨右內史學士張佖不受，詣彬自陳，願奏其事。彬謂佖邀名，不許，但取金輸之官。彬既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為軍士所掠者，即時遣還之。因大蒐于軍，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紀事本末根之絕恤鰥寡，仁人之心無所不至矣。人大悅。師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 新隆興寺成，凡五百六十三區。丙申，車駕臨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八　一送

宋 太祖十一

李燾續通鑑長編開寶八年。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稱賀。上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飢民。宋史全文富弼曰。太祖之愛民深矣。王師平一方而不為喜。蓋念民無定主。當亂世則為强者所有。及中國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橫遭鋒刃者。遂至於感泣也。推是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李繼隆善馳驛。日四五百里。自江南兵起。數往來。嘗部送偽將赴闕。至項縣。會其疾。斬首以獻。上嘉之。又從李符督荊湖漕運。與江南人鬭。流矢中額。所冠胄堅厚。得不傷。上察其材。且念其父故。欲拔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賞汝。時軍中使臣內侍凡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皆不願行。繼隆獨請赴闕。上見其來。知城未下。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半塗遇大風。天地晦冥。此城破之兆也。捷書明日當至矣。於是上召繼隆曰。正如汝所料。庚子。上臨惠民河。觀軍人築堰。辛丑。赦江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文武官吏見釐務者。並仍其舊。曾經兵戈處百姓。給復二年。不經兵戈處。給復一年。諸色人及僧道被驅率為兵者。給牒聽自便。令諸州件析舊政賦斂煩重者蠲除之。軍人俘獲生口。年七歲以上。官給絹五疋贖還其家。七歲以下即還之。又詔不得侵犯李煜父祖丘壠。令太子洗馬河東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丁未。以楊克讓權知昇州。尋兼水陸計度轉運事。明年二月始兼漕事。今并書之。戊申。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己酉。幸龍興寺。辛亥。賜京畿諸縣民今年秋租十之三。己未。以恩赦侯劉鋹為左監門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去恩赦侯之號。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判門下省。與判吏部流內銓侯陟不協。陟所注擬。祐多駁正。陟訴於盧多遜。多遜初為學士。陰傾宰相趙普。累諷祐助己。祐不聽。謂多遜曰。昔唐宇文融與張說有隙。為融所讒而出。說復集賢。融遂敗。因以傳示多遜。且勸釋之。多遜不悅。癸亥。祐坐陟事。黜為鎮國行軍司馬。司馬日記云。祐坐以百口保大明節度使符彥卿非敢虖違上意。故貶。蓋誤也。開寶二年。彥卿已徙鳳翔。祐貶時彥卿死矣。甲子。契丹遣右衛大將

軍耶律烏正禮賓使蕭護里國通事左千牛衛將軍陳延正來賀明年正旦。先是上嘗召吳越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其主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崔仁冀亦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俶深然之丁卯俶請赴長春節朝覲詔許之。是歲詔貢士之下第者特免將來請解許直詣貢部令諸州凡逮捕罪人必以白長吏所由司不得直牒追攝。詔有司重詳定推狀條樣頒于天下凡三十三條御史臺開封府諸路轉運司或命官鞫獄即錄一本付之州府軍監長吏及州院司寇院悉大字揭於板置聽事之壁本志云二事皆在八月今并繫之歲末 秦州戎人大石小石族寇土門略居民知州張炳擊走之張炳未見 周廣順中黥秦州稅戶充保毅軍教習武技逃死即以佃地者代之遇征役官給口糧有馬給芻粟是歲發渭州平源潘原二縣民治城壕既畢因立為保毅軍弓箭手分戍鎮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者以親屬代焉蓋因廣順之制也此據兩朝兵制。

開寶九年 據資治通鑑例年號皆以後來為定武德元年既正月使為唐

高祖武德元年是不稱隋義寧二年明皇先天元年正月使不稱景雲三年據開平元年正月使不稱唐天祐四年據太宗於開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即位十二月二十二日改元不依踰年與常例不同今仍稱開寶九年

春正月戊辰朔御乾元殿受朝。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太原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五十五人來獻上御明德門受獻煜等素服待罪詔並釋之各賜冠帶器幣鞍勒馬有差時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寢露布不宣煜初以拒命頗懷憂恚不欲生見上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始安宋朝要録煜性仁弱自嗣位造佛寺十餘於禁中退朝衣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胝朝廷聞其惑選年少有才辯者僧服往見論報應生死性命之說尤信重之號煜於牛頭山作佛寺千餘間王師之至以為營壘論決死罪多欲矜貸將行刑然燈佛室達旦不滅則貸之富民將官中竊續其光多獲原宥尤不喜聞人過有訐評者悉寢不報大兵之臨人懷其惠故無異心咸命不肯效莫有盡死力者徐鉉從煜至京師上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壬申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男子婦人配役者聽自便。乙亥以李煜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其子弟皆授諸衛大將軍宗屬皆授諸衛將軍丙子以煜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湯悅為太子少詹事太子太保徐遊左內史侍郎徐鉉為太子率更令右內史舍人張洎王克貞為太子中允克貞新塗人在江南守道中立國人稱其長者鉉性質直無矯飾有盧氏薄謝岳者鉉之故人也凡銓選之制年七十即罷去岳與虢州刺史有隙奏岳年退不堪其任時江南士人爵齒有司疑者必質於鉉岳求哀曰犬馬之齒公實知之岳家貧親屬多仰俸祿以給今罷去即塡溝壑願公言不知鉉曰我實知而言不知是欺天也卒以實對吏部遂罷岳官然故人子弟及親族之孤貧者來依鉉鉉必分俸開館以納之。以兩浙都鈐轄使沈承禮為威武節度使初圍潤州城中兵夜出焚柵或請往救之承禮曰兵法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也命士擐甲不動既而焚柵兵去攻他壁諸將

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禮所部敵人不敢窺焉。初盧絳在宣州聞金陵陷乃帥衆趨福建欲割據嶺表至歙州刺史龔慎儀閉城拒之絳怒攻拔其城殺慎儀縱大大略所過莫不驚擾傳檄至福州觀察判官杏元方斬其使己卯上聞絳叛遣其弟襲未知襲時為何官齎詔書招諭之。辛左飛龍院觀衛士射遂幸北苑令衛士與契丹使騎射 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事于南郊。 濟州團練使李謙溥以疾自隰州肩輿還京師上遣中使持湯劑就賜之又遣太醫診視謙溥累上章納祿不許壬午卒上甚悼焉賻贈加等葬事官給 癸未命翰林學士李昉知制誥扈蒙李穆等於禮部貢院同閱諸道所解孝弟力田及有文材武幹者凡四百七十八人及試問所習之業皆無可采而濮州以孝弟薦名者二百七十人上駭其多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自言能習武復試以騎射則皆隕越顛沛上顧曰止可隸兵籍耳衆皆號泣求免乃悉令退去劾本州官司濫舉之罪。丙申遣太常丞魏咸熙於開封府諸縣定三等人戶稅額咸熙仁浦之子也。 浚洛水。 二月己亥羣臣再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平上曰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羣臣請易以立極居尊上不得已許之。 太子中允高易從太子洗馬高致用判太僕寺時方議郊禮

俾繕修車輅也。易從數用未見。庚戌，以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彬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美始。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李漢瓊領振武節度使，步軍都虞候劉遇領大同節度使，賀州刺史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汾州防禦使，東上閤門使梁迥領汾州團練使，西頭供奉官李繼隆為莊宅副使，賞江南之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牓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爲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會要云，彬以平江南故，不罷樞密，才九月而罷。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署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親王則分班，餘官則綴本官正衙見謝，則押班。凡定制除授者，敕尾存其銜而不署，側注使字。此據會要附見。宋史全文呂中曰：人言漢高帝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見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猜諸將之心矣。國初平江之功至大，然章賜以數千

萬錢而勒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林德頌曰：曹彬之平江南，各一使相而不授，非食言也，慮其品位之極而不吾用也；狄青之平嶺南，欲予以樞密而中輟，非忘功也，慮其名位之極，無以為他日賞也。　上聞吳越王俶將入朝，辛亥，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之。　契丹遣太僕卿律延顒等來賀長春節。　馬步軍副都軍頭穀州刺史史珪坐漏泄省中語，甲寅，出為光州刺史。　初，內客省使丁德裕監吳越兵平江南，德裕恃勢剛很，不卹士卒，黷貨無厭，吳越王俶奏其事。乙卯，出德裕為房州刺史。　戊午，盧多遜加吏部侍郎，落起復。　己未，吳越王俶及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等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案視供帳之具，及至，即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俶所貢奉亦增倍於前也。　庚申，大宴大明殿。甲子，召俶、惟濬宴射苑中。丁卯，幸禮賢宅。　初，上即位，召供備庫副使魏丕謂曰：作坊久積弊，爾為我修整之。即授作坊副使。丕在職甚盡力，居八年，乃遷正使。上討澤潞、惟揚，下荆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皆先期諭旨，令治兵器，無不精辦。舊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丕增造至千步。　三月己巳，以丕領代州刺史，仍典作坊。時京師有作坊，諸州有作院，皆有常課。作坊所造兵器，每旬一進，上親閱之，列五庫以貯焉。尋又分作坊為南北，別置弓弩院。分作坊為南北在九月，五弓弩院據會要亦在此年，而無其月日，今并書之。　庚午，命吳越王俶劍履上殿，詔書不名。辛未，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宰相謂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即命其子惟濬持詔賜之。先是，上數召俶與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俶拜輒令內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令俶與晉王光義、京兆尹廷美叙兄弟之禮，俶伏地叩頭固謝，得止。上將西幸，俶懇請扈從，不許，乃留惟濬侍祠，遣俶歸國。是日，宴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泣涕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途迂遠，俟有詔乃來也。先是，羣臣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上不從，於是命取一黃複以賜俶，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為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俶在太祖朝止入一覲，記聞及東軒錄等載云江南未平，俶來朝，太祖遣歸，江南既平，復來朝，皆誤也。五代史又云，俶遣國益以器服珍奇為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無用獻為。按太祖待俶甚寵，當無此語，此語蓋出於觀

王繼恩破蜀時，或傳者誤衍之，今不取。　舊儀，將有事于南郊，必先告太廟，於是將如西京，不欲載神主俱行，壬申，上親告太廟，常服乘步輦，百官班於廟庭，不設樂懸，止一獻，不行祼禮，不飲福酒，不祭七祀。及祀圜丘于西京，前二日，復命東京留守告宣祖廟焉。　癸酉，以皇子德芳為貴州防禦使。　以宰相沈義倫為東京留守兼大內都部署，左衛大將軍王仁贍權判留司三司兼知開封府。　丙子，車駕發京師。己卯，次鄭州。庚辰，上謁安陵，貢獻號慟，左右皆泣。既而至闕臺西北，登鳴鏑指其所，曰：我後當葬此。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復奉陵戶一年。按先載上自西京還，乃謁安陵，蓋誤也，今從實錄正史。　辛巳，上至西京，見洛陽宮室壯麗，甚悅。召知河南府右武衛上將軍焦繼勳面獎之，加彰德節度使。丙戌，以王仁珪領義州刺史，李仁祚為八作副使，繼勳女為皇子德芳夫人，再授繼勳亦以德芳故也，而繼勳性吝嗇，公府用度多所減削，時論非之。　丁亥，召沈義倫赴西京，命王仁贍兼大內都部署，開封推官左贊善大夫眞定賈琰權知府事。　庚寅，分命近臣徧禱城中祠廟，久雨故也。　辛卯，幸龍門廣化寺，開無畏三藏塔。　是月，發卒千人，自洛城菜市橋鑿渠抵漕口二十五里，以通餽運。　是春，權停貢舉。　先是，流民歸業者，止輸所佃之稅，

倈五歲乃復故額，以是及五歲輒逃。　夏四月己亥，令再逃者勿得還本貫。　有司言準令宗廟殿庭宮懸三十虡，郊社二十虡，殿庭加鼓吹十二虡。開寶四年，郊社誤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欲用舊禮，有詔圓丘增十六虡，餘如前制。　庚子，合祭天地于南郊。國史改稱雩祀，恐失其實，今從實錄正言之。還，御五鳳門，大赦。有司將奉冊上尊號，上卒不受。初，雨彌月不止，上遣中使齋三木與嶽神約，宿齋日雨不止，當施桎梏。又使禱無畏三藏塔，不如約則毀之。及期，始晴，霽以訖成禮，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　壬寅，大宴廣壽殿。癸卯，以崇義留後王全斌為武寧節度使，昭化留後崔彥進為彰信節度使。上謂全斌曰：朕頃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持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旄鉞，仍加厚賜。　上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難也；宮闕不完，二難也；郊廟未修，三難也；百官不備，四難也；畿內民困，五難也；軍食不充，六難也；壁壘未設，七難也；千乘萬騎，盛暑從行，八難也。上不從。既畢祀事，尚欲留居之，羣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上亦弗從。晉王又從容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荅。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李懷忠為節度使，在太平興國二年冬。此時但領富州團練使，三朝聖政錄稱節度使者誤也。晉王事，據王禹偁建隆遺事，正史闕之。甲辰，始下詔東歸。　乙巳，宴從臣於會節園，還經通利坊，以道狹，撤侵街民舍益之。命太子太師王溥與百官先歸京師。　尚書左丞呂餘慶卒。餘慶始罷政，上欲授以旄鉞，會其疾，不果。於是贈鎮南節度使，輟一日朝，遣中使護喪事。　丙午，車駕發洛陽宮。己酉，次鄭州。辛亥，至東京。宋史全文：呂中曰：國初所以不都關中而都汴者，以靈武燕薊之地未復也。然洛與汴皆河南之土，洛之險猶可恃，而汴則無險可畏也。欲為四方有事之備，則當都洛陽，高城深池，堅甲重兵，以杜諸夏不虞之備，伐北虜深入之謀。若已都汴，則不得不以守四夷為說，此太祖所以有都西京之議也。然都汴固不得已，都西京亦不得已也，使太祖收靈夏，復燕薊，則必都長安矣。　初，李煜既降，曹彬令煜作書

諭江南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江州軍校胡則與牙校宋德明殺刺史謝城不降。詔先鋒都指揮使曹翰為招安巡檢使，率兵討焉。江州城險固，翰攻之不克。自冬訖夏，死者甚衆。丁丑，始拔之，衆猶巷鬭，則時病甚，卧床上，翰執縛責其拒命，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命腰斬之，并殺德明。先是上命右補闕張霽知江州，與翰俱入城，翰兵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誅翰兵。翰以江州民拒守，又忿民訴誅其兵，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其屍投井坎皆填溢，餘悉棄江中。誣奏霽，徙知饒州。民家貲貫鉅萬，皆為翰所得。霽未見。上聞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禁止殺戮，使者至獨樹浦，值大風不能渡，比至，城已屠矣。翰因請載廬山東林寺五百鐵羅漢像歸至潁川新造佛舍，遂調發巨艦十餘艘，畫載金帛，置鐵像於其上，時號為押綱羅漢。　己未，詔自今旬假不視事，賜百官休沐。　壬戌，以荊湖南路轉運使、太子中允許仲宣為刑部郎中、京西轉運使，起居郎李符為比部員外郎，左補闕權知昇州、并江南轉運使楊克讓為兵部員外郎，皆以調發軍儲有勞也。江南之未平也，左贊善大夫知漢陽軍李恕屢率兵度江破賊，甲子，以恕為駕部員外郎。　是日，宴近臣及節度使於講武殿。　丙寅，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五月己巳，幸東水磑，遂幸飛龍院，觀漁金水河。　盧絳承詔赴闕，方引對，時龔慎儀之兄子穎為右贊善大夫，遇絳於朝，詰之曰：反賊，汝專殺我叔父，我伺爾久矣。今乃在此耶？遂執絳訴冤。上以絳屬吏，樞密使曹彬言絳驍勇，願宥其死。上曰：絳狀貌酷類侯霸榮，安可留也。乙亥，斬首西市。盧絳被誅，舊無其事，此據新錄。本紀乃云斬絳於西京，不知何故。按絳死於國子陂，昇於夾門山，似不在西京也。且車駕時已還大梁矣，何用於西京斬之？此必字誤。江南野錄載絳歸朝，實曹翰部送之。太祖詰絳不即降，絳言李煜未交王爵，故不即降。太祖嘉其忠，曰授冀州團練使。及龔穎訴冤，曹翰復言降不可留，乃殺之。又言鐵券遺悔等事，皆與國史異。今不取。然國史絳傳，並與九國志同，當更考之。宋朝要錄：江南昭武留後盧絳誅。初，絳為沿江巡檢，屢邀吳越兵於海門，獲戰艦數百，嘗說其主煜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鄉導，掎角攻我，當先滅之。不聽。後為凌波都虞候，數戰有功。王師圍潤州，煜遣絳救之，率舟師八千人突入丹陽，州將劉澄議以城降，欲圖絳，絳覺之，復出所部，夜出重圍，走宣州。知金陵陷，師衆欲舉嶺表，至歙州，拔其城，殺刺史龔慎儀，詔書招諭之。　庚辰，幸講武池，遂幸玉津園觀稼。　宋州言大風壞官舍民居凡四千六百餘間。　癸未，降中州為義陽軍。　甲申，以東上閤門副使田守奇賀契丹生辰，右贊善大夫房彥均副之。彥均未

見晉州以所獲北漢嵐憲石三州巡檢使王洪武等二十九人來獻〔洪武未見〕辛卯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權知荆南府盧多遜惡之也〔此據本傳未知所惡何事也〕遣司勳員外郎和峴江南道採訪　六月己亥以潁州團練使曹翰為桂州觀察使仍判潁州賞平江南之功也　上以晉王光義所居地勢高仰水不能及庚子步自左掖門至其第遣工為大輪激金水注第中且數臨視促成其役王性仁孝上雅鍾愛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上數幸其府恩禮甚厚嘗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問親為灼艾王覺痛上亦取艾自灸自辰及酉王汗洽蘇息上乃還疾良愈復往視之賜以龍鳳羅襦又嘗宴宮中王醉不能乘馬上起送至殿階親掖之王帳下士蒙城高瓊左手執鐙以出上顧見因賜瓊等控鶴官衣帶及器帛勉令盡心間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蔡惇夔州直筆云太祖以晉王尹京對羅宣諭曰久不見汝所乘何馬帝來一觀遂傳呼至殿陛下御馬臺敕令晉王對御上馬太宗皇懼辭避乃喜諭曰他日汝自合常在此上下馬何辭焉太宗駭汗趨出命近侍挽留送上馬遂再拜乘馬馳走回旋於殿庭而出太祖示繼及之意也按太祖繼及之意蓋先定於昭憲植前矣今不取〕　癸卯吳越王俶

遣使入貢謝朝覲蒙殊禮及放令歸國也　武寧節度使贈中書令王全斌卒全斌輕財重士不求顯赫之譽寬而容衆軍旅樂為之用其紬居外郡幾十年怡然自得識者多之〔宋史全文富弼曰王全斌有大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平恐將帥恃功為過故抑全斌等以立國法及事寧之後追賞前勳此真得駕馭英雄之術也〕　秋七月戊辰幸晉王第觀水入新池　初永安留後折御勳以郊祀西洛來朝道病後期丙子徙御勳為泰寧軍留後召御勳弟御卿為閑廄副使知府州　是日幸京兆光美第視疾後兩日復幸焉　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江南吳越入朝不自安戊寅遣其子漳州刺史文顥來貢方物且乞修覲禮詔許之洪進行至南劍州聞國有喪乃歸鎮發喪　先是令諸州賣鹽斤六十錢者減為五十四十者為三十至是潁鹽減至四十四乙酉令復減四錢　命近臣祈晴於京城祠廟　丁亥詔新修歷代帝王及嶽瀆祠廟與縣鎮相近者移治所就之　舊制天下刑獄大理寺詳斷刑部詳覆去年秋嘗有詔令兩司參議同奏時右贊善大夫張佖判刑部比部員外郎李符判大理符性剛發頗輕重其法佖多駁正之屢至忿競案牘轉復稽滯佖上疏請復舊制不報因求外任　八月戊戌以佖權知榮州初偽朝官出領外任者入辭

必戒飭再三及佖辭上謂曰惟汝不必朕言方擢用汝佖在州果有善政〔兩司共斷文案據佖疏乃去年七月詔旨而實錄本紀不著今因佖出附見〕　己亥幸新龍興寺　乙巳幸等覺院遂幸東染院賜工人錢又幸控鶴營觀騎士射賜帛有差又幸開寶寺觀經藏　丁未命伐北漢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為河東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為都監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楊光美為都虞候己酉進等入辭各賜戎服金帶鞍馬鎧仗遣之　初平江南袁州刺史劉茂忠與吉州刺史屠令堅相約拒命會令堅死監軍侍其稹權知吉州其事遂寢乃與稹俱入朝茂忠常侵掠邊邑上詰之茂忠曰臣事李煜惟力是視雖陛下親征臣當殞身不顧上嘉其忠慤庚戌以茂忠為登州刺史稹為閑廄使〔稹未見〕　晉州獲北漢諜者趙訓械送闕下上釋不誅給裝服遣之　廢江南諸縣偽署制置使　辛亥命鎮州西山巡檢洺州防禦使郭進為河東道忻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　壬子以樞密副使楚昭輔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事自後宣徽使闕即命樞密副使兼領院事〔宣徽使除授其後不備書此其始事故特出之〕　丙辰詔分兵入北漢界西上閤門使郝崇信與解州刺史王政忠出汾州內衣庫副使閻彥進與澤州刺史

齊超〔超未見〕出沁州內衣庫副使孫晏宣〔晏宣未見〕與濮州刺史安守忠出遼州引進副使齊延琛〔延琛未見〕與晉隰州巡檢汝州刺史穆彥璋〔彥璋未見〕出石州洛苑副使侯美與郭進出忻代　九月甲子幸綾錦院　乙丑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　丙寅始命刺史郎中將軍以上叙忌給假　丁卯以庫部員外郎范旻勾當淮南諸州并淮北徐海沂等州水陸計度轉運公事上謂旻曰朕委卿以方面凡除去民隱漕輦軍儲悉許便宜從事不用一一中覆也且聞卿素貧苟有所須但那官錢用之旻歲運米百餘萬石給京師當時稱有心計　高麗國王王昭卒其子伷權領國事庚午遣使趙尊禮入貢且請命　壬申党進帥兵抵北漢城下列寨於河汾之南敗其軍數千人於太原之北獲馬千餘匹及兵仗六百餘副　癸酉戶部尚書致仕贈左僕射劉熙古卒　初平江南命著作佐郎建陽楊澈通判虔州就曹彬分兵之任節度使郭載興〔載興未見〕方擁兵自固澈單騎直趨其壘諭以國威信載興即委符聽命辛巳命載興為海州刺史澈悉料城中軍士之勇壯者五百人為一綱部送京師土豪黎羅二姓依山聚黨作亂澈討平之禽二豪械赴闕下　辛巳郭進言領兵出忻代路俘北漢山後諸州民三萬七千餘口　庚寅幸城南池亭遂

幸禮賢宅又幸晉王第。冬十月甲午朔，定難節度使李光叡率所部兵次于天朝定朝兩關，遣使言伺黄河凍合即入北漢界。丁酉，安守忠言與洛羅寨兵馬監押馬繼恩繼恩未見領兵出遼州路，焚北漢四十餘寨，獲牛羊人口數千。按八月遣內衣庫副使孫宴宣與澤州刺史安守忠取遼州路入河東界，守忠傳亦載守忠時知遼州與馬繼恩入界事，而舊録乃云遼州知州齊超上言，蓋誤也。齊超實澤州刺史，別取沁州路入界，非遼州也。所録止稱遼州，當是覺舊録誤故改之。今直書安守忠。齊超言領兵出沁州路，敗北漢軍五百人，禽三十人。此據本紀也，新舊録無之，疑實録脱誤，或與安守忠同日奏到耳，當考。己亥，幸西教場觀飛山軍士發機石。庚子，郭進言破北漢壽陽縣，俘其民九十餘口。党進言又敗北漢軍千餘人於太原城北。初，涇州官歲市馬，彰義節度使張鐸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積至十六萬貫，及擅借公帑錢萬餘緡，使用官麴六千四百餘餅。事發，召歸京師，本州械繫其子保常及親吏宋習。上以鐸宿舊，詔釋不問，但罷其旄鉞而已。其所侵盜皆蠲除之，保常洎習亦得免。庚戌，以鐸為左屯衛上將軍。鐸，河朔人也。初，有神降于盩厔縣民張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玉帝之輔也。守真每齋戒祈請，神必降室中，風肅

然，聲若嬰兒，獨守真能曉之，所言禍福多驗。守真遂為道士。上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壬子，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鎖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此據國史符瑞志，稍增以楊億談苑。談苑又云：太祖聞守真言，以為妖，將加誅，會晏駕。恐不然也，今不取。上聞其言，即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避遜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此據吳僧文瑩所為湘山野録，正史、實録並無之。野録云：祖宗潛躍日，嘗與一道士遊於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每有之，則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劇飲爛醉，生喜歌步虛為戲，能引其喉於杳冥間作清徵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住。至醒詰之，則曰：醉夢間語，豈足憑耶？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遍訪之，人或見於轘轅道中，或嵩洛間。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已祓禊，駕幸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去，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謂生曰：我久欲見汝，決剌一事，無他，我壽還得幾多？生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

泊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或數日不見。上常切切訊其語。至所期之夕，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上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下雪已數寸，太祖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太祖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罷，聲慟，引近臣環玉衣以瞻聖體，玉色瑩然，如出湯沐。太祖英武，其達生知命蓋有如此者。文瑩宜不妄，故特著于此。然文瑩所言道士不得姓名，豈即張守真耶？或復一道士也？恐文瑩得之傳聞，故不審。如云於西沼木陰下笑揖太祖，止宿後苑鳥巢中，言十月二十日夜晴則聖壽可延一紀，疑皆好事者飾說，未必然也。又云太宗留宿禁內，此亦謬誤。太祖既不豫，寧復自登閣且至殿庭觀雪乎？今略加刪潤，更俟詳考。顧命，大事也，而實録、正史皆不能記，可不惜哉！蔡惇直筆云：太祖召陳摶入朝，宣問壽數，對以丙子歲十月二十日夜或見雪，當辦行計；若晴霽，須展一紀。至期前夕，上不寢，初夜遣宮人出視，回奏星象明燦。交更，再令出視，乃奏天陰，繼言雪下，遂

出禁鑰，遣中使召太宗入對，命置酒，付宸翰，屬以繼位。夜分乃退，上就寢。侍寢者聞鼻息聲異，急視之，已崩。太祖於是入繼。按惇所載與文瑩略同，但即以道士者為陳摶耳。摶本傳及談苑並稱摶於太祖朝未嘗入見，恐惇亦誤矣，當是張守真也。王禹稱建隆遺事云：上將晏駕前一日，遣中使急召宰相趙普、盧多遜入宮，見於寢閣。上曰：吾知此疾必不起，要見卿等者，無它，為有數事未暇行之，卿等將筆硯來，依吾言寫之，身後切須行之，吾瞑目無恨也。遜抉普等筆硯，上自陳述，普等依上言而寫數事，皆濟世安民之法。普等因嗚咽流涕而言：此則謹依謨訓而行之，然有一大事未見陛下處置。上曰：何事也？儲嗣未定，陛下儻有不諱，諸王中當立何人？上曰：可立晉王。普等復曰：陛下艱難創業，卒置昇平，自有聖子當受命，未可議及此弟也。臣等恐大事一去，卒不可還，陛下宜熟計之。上曰：吾上不忍違太后慈訓，下為海內方小康，思得長君以撫之，吾意已決矣，願公等善為我輔晉王。遂出御府珠玉金錦賜普等，命歸第。翌日，上崩於長慶殿。由是晉王聞普等有此奏議，大銜之，嗣位後坐多遜事，遣泰府賜死於嶺表。趙普以婦人取媚於禁中，遂獲免。謹按世所傳建隆遺事十三章，此其第十一章也，事尤悖謬不可信。蓋開寶六年八月，趙普已罷相，出鎮河陽，後

三年。太祖晏駕。此時趙普貶在河陽。安得與盧多遜並居相位耶。又遺事第七章。稱杜太后及太祖。召晉王秦王南陽王等。相約傳位。陶穀為誓書。趙普告天地宗廟。此固不然也。設如所言。則太祖傳位晉王。約已定於建隆初矣。開寶末。命宰相又何請耶。既伏覆請。則決非趙普也。且遺事乃一人所著。其首尾固當參同。今第七章既云爾。其第十一章又云爾。豈不自相矛盾耶。臣嘗反覆推究此章。則普之怨家仇人。多遜親黨所為。欲肆其誣毀。故託名禹偁寓寄。遺事中實非禹偁作也。禹偁事太宗。坐直言屢出。故舉小因之。然禹偁素識道理。忠義人也。決不敢鑿空駕虛。污蔑君父。若此不顧。且禹偁集所載表章。多代普作。禹偁傳亦稱普雅愛重禹偁。縱禹偁書法。不為普隱。亦須驗實傳信。方太祖晏駕時。普不在相位。士大夫孰不知之。而此章乃云與盧多遜同入宮。其非禹偁所著蓋明甚。必多遜親黨。不習朝廷之故者所妄作也。且非獨此章為不可信。其它章要不全是。蓋禹偁用文章名天下。今所傳遺事。語多鄙俗。略不似禹偁平日心聲。故臣竊有疑焉。特信其可信耳。學士大夫以書託名禹偁。則據信之。不復推究。此最害義者。故不可不辨。以曉來世云。

癸丑。上崩于萬歲殿。時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以太祖傳國晉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左押衙程德玄。先坐於府門。德玄者。滎澤人。善為醫。繼恩詰之。德玄對曰。我宿於信陵坊。乙夜有當關疾呼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恩異之。乃告以故。扣門與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為它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於直廬。曰王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耶。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此據司馬光記聞。誤以王繼恩為繼隆。程德玄為貫德玄。今依國史改定。按開寶皇后以開寶元年二月入宮。德芳以開寶八年七月。娶焦繼勳女。出閤時年十七。德芳傳不載母為開寶皇后。后傳亦不言有子德芳。疑德芳非宋出也。當考。國史方技傳。馬韶。平棘人。習天文三式之學。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邑。時朝廷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且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也。德玄惶駭。因止韶於一室中。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數日。詔以赦先。按此與程德玄傳所稱宿信陵坊。夜有扣關疾呼。趣赴宮邸事不同。疑必有一誤。今但從德玄傳及司馬光記聞。覺嘯閑評。審觀王禹偁所撰建隆遺事。載立晉王之一節。皆太祖之心自欲如此。初非出於杜太后也。前一段云。太祖欲立太宗。議已定。太后遂命趙普作誓書。留之禁中。既而太宗即位。後一段云。太祖將晏駕。方召趙普於寢閣。問及趙普欲立太祖之子。而太祖不允。遂立太宗。其後太宗聞之。故與普有隙。夫以中書前後所載一事。乃不同如此何耶。

甲寅。太宗即位。群臣謁見萬歲殿之東楹。帝號慟殞絕。　乙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群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閤門使即時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為先。或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咨爾臣庶。宜體朕心。宋史全文。龜鑑曰。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我太祖全戈鋮馬閒關以有天下。不付之瑞源衍慶之諸王。而乃授之太平福德之天子。是不以天下自私。而欲為天下得人之仁也。元城先生曰。太祖用心。堯舜之心也。舜之叶堯。禹之承舜。我太祖獨無是心乎。切觀即政之初年。嘗諭大臣曰。先帝以勤勞定天下。凡軍國機務。邊防制置。咸得之矣。但遵守舊規。不得輒易。噫。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愚於斯言見之。

丙辰。群臣上表請聽政。不允。丁巳。宰相薛居正等同見上。頓首固請。乃許之。即日移御長春殿。謂居正等曰。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帝舊規。無得改易。　以開封府判官著作郎陸澤程羽為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推官右贊善大夫賈琰為左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門人襄邑郭贄為著作佐郎。正諫。即諫議也。避上名改之。　內出大行遺留物。賜近臣有差。　庚申。以皇弟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廷美為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齊王。皇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昭為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貴州防禦使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帝友愛尤篤。不欲德芳異其稱呼。并詔王石魏氏三公主。皆依舊為皇子皇女焉。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沈倫加右僕射。倫即義倫也。參知政事盧多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曹彬加同平章事。樞密副使楚昭輔為樞密使。彬前以樞密使領忠武節度。至是始罷。彬加平章事。罷節鉞。此據會要。它書並不詳。當考。　命齊王廷美為山陵使。　壬戌。封昭慶公主為鄭國。延慶公主為許國。永慶公主為虢國。　李光叡言。率兵入北漢界。破吳保寨。斬首七百級。禽寨主侯遇。

獲牛羊鎧甲數千計光叡尋改名克叡 有司言官階州縣名與御名下字同者皆改之彰義軍為彰化軍義成軍為武成軍保義軍為保平軍感義軍為感德軍義武軍為定武軍昭義軍為昭德軍崇義軍為崇信軍歸義軍為歸化軍大義軍為大順軍義州為儀州南義州為南儀州義陽軍為信陽軍鎮寧節度使劉光義改名庭讓武定節度使祁廷義改名廷訓 先是茶鹽榷酤課額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額求利歲或荒歉商旅不行至虧失常課乃籍其資產以備償於是詔以開寶八年額為定勿輒增其額 又詔應諸色選人有自外引見取旨或令降資或不與官者仰銓司檢勘本無違礙及疾病者各依資注授其有自今錄降簿尉者卻與復資或經遠官合放選而令守選者亦許赴集此據會要十月讀 十一月甲子追冊故尹氏為淑德皇后越國夫人符氏為懿德皇后尹氏崇珂之女兄上微時娶焉 丁卯詔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王倘東都事略詔曰常先之化賞先於親族成周之制爰從於異姓自今朝會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宜在宰相上 又詔中外官除拜出入自今並於正衙辭謝違者有司議其罰始復舊制也 宰相薛居正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昌詔恭依 戊辰詔細民以農桑為業項制奉戶月輸緡

錢營置良苦令皆罷之官奉並給官物令貨鬻及七分仍依周顯德五年十二月詔增給米麥 分遣使者以大行遺留物賜外諸侯 庚午以齊州防禦使李漢超為雲州觀察使判齊州仍護江南屯兵洺州防禦使郭進領應州觀察使判邢州兼西山巡檢如故 國初并益廣南各僭大號荊湖江表止通貢奉西戎北狄皆未賓伏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漢超及進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太祖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蓋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國史論及祖宗故事經武聖畧所列押師凡十四人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州以拒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北漢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十三人各隨時自見獨武守琪戍晉州事未詳當考之宋朝要錄帝崩于萬歲殿壽五十帝性仁孝豁

達有大度歷試下位知人疾苦陳橋之役蓋迫衆心洎入京師市不易肆是時符彥卿韓令坤慕容延釗俱握重兵在河北王景武行德郭從義王彥超郭崇向拱等皆以宿將處方鎮號令一出無敢動者起布衣不十年而成帝業愛養民力躬行節儉其治命兵將料敵制勝莫不親授方略高出群慮自五代以來藩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皆先命近臣諭旨仍發兵以備之尚有不奉詔者亨之受禪異姓封王及帶相印者猶數十人漸削其權專用儒臣分理郡國飛尺一之詔而奔走道路不暇自是諸侯勢至輕而禍難不作矣 時瀛州防禦使馬仁瑀監霸州軍仁瑀雖兄事漢超而多自肆擅發麾下兵入虜境略奪生口羊馬由是二將交惡上恐生邊釁即遣使齎金帛賜漢超及仁瑀令置酒講解尋徙仁瑀知遼州漢超在齊州凡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嘗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太子率更令徐鉉為之文與士卒絕甘分少及其死軍中皆流涕漢超立碑在開寶八年十一月今附此 進守西山凡二十年少貧賤無賴依鉅鹿富人家富人子欲殺之其婦竺氏潛以告進得免及為邢州即使訪竺氏婦竺時已死家甚困得其女撫養之如己子將嫁為大校妻女辭以世本農畝進乃擇民家子配焉在洺州日城四面悉令種柳壕中雜植荷芙蒲

葦後益繁茂州人見之有泣者曰此郭公所種也 令諸州大索明知天文術數人傳送闕下敢藏匿者棄市募告者賞錢三十萬 詔諸道轉運使各案舉部內知州通判監臨物務京朝官等以三科第其能否政績尤異者為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為中臨事弛慢所莅無狀者為下歲終以聞將大行誅賞焉 宋史全文呂中曰轉運置於乾德本以總利權耳而兼糾察官吏自此始厥後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點刑獄皆所以糾察官吏此漢部刺史職也本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為之雖宰相侍從為帥亦許彈劾此我宋三百餘年無藩鎮之患者蓋以此也又曰信矣監司之職其一道守令之觀望歟故監司志於守廉則留犢還珠郡有賢太守矣循埠鳴琴邑有賢令尹矣監司志於律貪則望風解印自甘遁逃者矣故人松思雖庇二天者矣此我太祖特重轉運以察官吏者所以不輕於用人也 乙亥以權知高麗國事王伷為高麗國王 以太子少詹事湯悅率更令徐鉉並直學士院太子中允張洎直舍人院直舍人院自洎始 以供奉官薛惟吉為右千牛衛將軍沈繼宗及鄉貢進士盧雍並為水部員外郎雍多遜子也起家授官即與繼宗同多遜時方寵幸上特命之非舊典云 壬午遣著作郎馮正著作佐郎張玘使契丹吉終稱嗣也正未見 壬

辰。遣左司禦副率于延超。司農寺丞徐昭文使高麗。昭文未見。　詔諸色
選人有曾經引對。特奉詔降資不許授官者。有司案驗。如別無遺闕。並與
依資注擬。　是月。劉鋹封衛國公。李煜封寵西郡公。煜去違命侯之號。
十二月己巳朔。翰林學士李昉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
祖。　上初即位。詔罷河東之師。癸卯。宣徽南院使潘美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党進。皆自行營歸闕。十國紀年云。十一月宋師失利。燒營而歸。與此不同。
當考。　壬子。毀江南諸州城上白露屋。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紀一。據資治通鑑例
則於今年正月。便合為太宗皇帝紀。緣太宗改元。不踰年。與常例不同。
今特於改元之月。乃別為紀。仍就此卷不分出。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甲寅。上御乾元殿受朝。懸而不樂。大赦改元。文班
常參官服緋綠及二十年者。有司上其名。京官見釐務職滿者。仍給俸料。
羣臣上壽大明殿。上以親政踰月。特與天下更始。非故事也。　丁巳。以樞
密直學士左正諫大夫賈玭為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玭始。　戊午。契
丹使鞍轡庫使蕭瀞骨只來修聘禮。上命引進副使田守奇勞于城外。加
賜以遣之。　先是川峽分路置轉運使。峽鹽悉趨荊南。西川民乏食。太祖
遣使劾兩路轉運使罷。及上即位皆釋之。於是命西川轉運使申文緯。遂
兼峽路。峽路轉運副使韓可玭兼西川路。使鹽筴流通也。文緯見建隆三
年。恐非此可玭未見　己未。幸講武池。遂幸玉津園。　祕書丞安璘杖脊
除籍為民。坐知道州日受賕枉法故也。　是歲。高麗國人金行成始入學
於國
子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呂鳴珂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陳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九 一送

宋 仁宗

李燾續通鑑長編慶曆二年春正月庚戌詔近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 詔河北京東西民間以歲不稔伐樹撤屋鬻賣甚多宜令轉運司以省錢依價收市修蓋新添軍營又詔京西轉運司速發省倉粟貸民戶二石此並據朔曆 辛亥詔武成節度使同平章事駙馬都尉柴宗慶赴本鎮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宗慶前在鄭州貪污不法若更令赴本鎮恐益以殘民乃詔宗慶仍留京師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李志勲落職降監當初志勲為京城東巡檢累獲賊因權為閤門祗候使捕淅東軍賊鄂鄰而所過逗遛不行故責及之 詔麟府路兵馬罷癃不任征役者從近裹州以省邊費 癸丑知慶州范仲淹請給樞密院宣及宣徽院頭子空名者各百道緩急書填以勸賞戰功及招降蕃部從之按仲淹奏議乞宣頭乃議攻守二策貼黃實錄不載一策獨載貼黃不知何也二策已附去年十一月 仲淹又言朝廷每有機密文字下都部署司緣本司官員數多難以衆議乞止下經略招討司責不漏洩從之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今纔可 丁巳命翰林學士聶冠卿權知貢舉初端明殿學士李淑侍經筵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以進士止試策滅裂不盡其學請貼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為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策雜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文文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為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以時務策五篇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大和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義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不以彫篆為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較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特係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并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此議按本志與罷殿試相聯書之不得其時今附今官知貢舉後淑以慶曆元年六月出知許州矣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且軍興用度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人乘時射利與官府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大席為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孫請以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范宗傑為制置解鹽使往經度之詔復京師榷法宗傑請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商賈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詔皆用其說 京兆府布衣雷簡夫隱居不仕樞密使杜衍薦之召見論邊事甚辯上悅令中書檢真宗用种放故事呂夷簡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能成事也請姑試之乃以為校書郎秦州觀察判官簡夫孝先子也 貸三京鄭孟宿亳泗五州浚汴河丁夫糧人一斛 壬戌分遣內臣往河北路催募兵及萬人者賞之 詔陝西蕃族內附而無親屬者並送京西州郡處以閑田 知慶州范仲淹前奏攻守二議詔答以將帥累經挫衄未甚勇果若幸於或勝恐非良筭假令克獲又煩守備若且勤於訓練嚴加捍禦遠設探候俟其奔衝見利乃進觀釁而動庶可以養銳持久卿宜深體此意與鄜路互相應援協心畢力有便宜密具以聞仲淹復奏曰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賊背德侵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初請復諸寨為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群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宿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獨自進則困大河絕漢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隅本皆漢寨沒為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為蕃漢交易之市姦商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援不及則當遠為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塹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為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處至於合水華池鳳川平戎柔遠德靖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非守備之煩也又環州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

胡盧泉今屬賊界爲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藏之族若遣兵
據胡盧泉爲軍壁扼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又朝那之西蓁亭之
東有水洛城亦爲之限今秦鳳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洛
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
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
無數易之弊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于財戍久則聚其怨財困
則難用民力日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
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今秦詔宜令
嚴加捍禦覩釁而動與隣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覩赦文謂彼無驕動則我
不侵掠臣恐賊冦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爲牽制之策以沮賊
氣至時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之
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雖覩釁而莫敢動寇至愈盛遣志愈深叛
亡之人日助賊筭不可不大爲之謀也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
冦其西我圖其東彼冦兵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
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許抽將帥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頭之類恐可
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來之間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

如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議論歲年之間當有成事若謂遣將之恥未雪
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恥益大賊或潛結諸蕃并勢合謀則
禦之必難且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
義不可化干戈不可服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術也臣前知
越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餘三十萬傾以啖我
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詔陝西諸路經略招討司參議以聞據
范仲淹奏議先議攻守二策因梁適賫回奏闕詔答仲淹令與隣道互相
應援故仲淹復上此實錄削其前議但存後章今前議已附去年十一月
末癸未詔磨勘院自今提點刑獄朝臣代還引功過三等以聞上等除省
府判官轉運使副中等除大藩一任然後升陟之下等降知州　又詔御
史臺舉屬官事太常博士以上兩任通判三人中御筆點一人如闕難於
得人自今聽舉一任通判及三丞該磨勘者二人選之　甲子詔河北河
東陝西轉運司體量知縣縣令幕職官老疾不任事者以名聞　詔自今
南郊臣僚在假不赴朝參者無得奏乞骨肉恩澤　乙丑詔以同州沙苑
監牧地爲營田　又詔府州擇建安指揮之材勇者爲揀中建安指揮以
隷禁軍　丙寅詔奉使契丹不得輒自賦詩若彼國有請者聽之　丁卯

賈昌朝請罷衆人試院所寫策題從之　補璟慶路內附僞國練使訛乞爲
懷化將軍給俸奉官巡檢倖　辛未以大相國寺新修太宗御書殿爲寶奎
殿摹太宗御書寺額于石上飛白題之命宰相呂夷簡撰記章得象篆額樞
密使晏殊撰御飛白書記　泰州言築東西關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
初知州韓琦以爲州之東西居民及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蔽
因請築外城凡十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至是成之　癸酉從秦鳳副部
署殿前都虞候感德軍留後李昭亮爲永興軍部署韓琦言昭亮本貴家子平
生未識行陣故從之　二月乙亥朔審官院言河北河東陝西諸州請權令
京朝官知錄事參軍從之　丙子廢渭州定川寨　丁丑召權御史中丞賈
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上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　知
泰州韓琦請降樞密院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屬羌之有功者從之　契丹謀
聚兵幽薊遣使致書求關南地知保州衣庫使王果先購得其書藁以聞且
言契丹潛與昊賊相結將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賊馬出入之路
預爲控守詔劉付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杜惟序亦先購得契丹書藁以
聞而實錄不書疑惟序所奏在王果之後也　庚辰詔滄州鈐轄洛苑使普
州刺史楊懷敏只以巡隄爲名權住莫州與知雄州六宅使忠州刺史杜惟序

等同管勾機宜司事此據朔曆　詔泰州自今角廝囉及外國進奉人並約
定人數令赴闕其所進方物以本城軍士傳送之勿令自雇庸人　嘗有詔於
永寧寨以官屋五十間給唃廝囉收貯財物韓琦奏曰使外夷居邊城非
便未敢奉詔詔曰唃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生事兼不與屋宇亦不絕秦
州往來可於閑慢處修蓋常關防覺察之琦曰秦州居常蓋暫往來今既
許置屋貯財必留人主守豈能旦夕伺察使朝廷舉動皆知況契丹元昊
亦未曾緣邊給屋非揚勤至龜茲一行皆鏁之於館我使至唃氏在驛亦
禁出入遠蕃於中國尚備慮如此防微杜漸不可忽也臣以爲勿給便從
之此據韓琦家傳附見　舊制諸州薦貢者既試禮部則引試崇政
殿而知制誥富弼言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已
來爲法尤密踰於前代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夫省試有三長
殿試有三短至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詞學之選又選命館閣才臣數人
以助考校復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錄上下相警不容毫釐之私一長
也引試三日詩賦所以見才藝策論所以觀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
所蘊二長也貢院凡兩月餘研究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
考官泛取而不擇一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人之才二短也考

校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牓則權歸有司。臨軒唱第則恩出主上。是則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必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辛巳詔罷殿試。而翰林學士王堯臣。同修起居注梁適。皆以為祖宗故事。不可遽廢。越三日癸未。詔復殿試如舊。　詔陝西兵官不帶路分及知州者。無得給親兵。　知延州龐籍言近詔詳范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至。具述延慶之間合力出兵之議。臣竊惟虜衆之衆。齎糧不過十日。而利於速戰。短於攻城。彼攻我城。則常多死傷。我速與戰。則屢成剉衂。若諸城寨有積稽矢石。芻糧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既齎無久糧。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觀釁而動。誠得全勝。戎之脉萬一它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靖出師路緣洛河。涉春泥濘。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人心多搖。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虞。恐不能盡如豫算。或冠深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擇地而攻也。仲淹所陳。守用土兵則安。用東兵則危。今土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也。且當撫馭訓練興

營田。減冗費。為持久寬民之計。賊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間諜之。以候其弊。且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稼為事。略與漢同。近年屢有點集。人多失業。每入寇邊。郡計其掠獲。未足償其所費。人尚不樂。君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勢必益窮。心必益怨。歲月之間。釁變必生。忍危勢動。然後招納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吝財貨以安方隅。但深思極慮。有大於此者矣。　知秦州韓琦言范仲淹議進兵修水洛城。通秦渭道路。穿蕃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工。亦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未能斷絕西賊往來。近築秦州關城。方畢工。尚有衝要城寨當修治者甚多。未敢再勞人力。詔從琦請。勿修。此據琦家傳附見龐籍跋後。乙酉。詔陝西緣邊經略招討司。戰兵身無它傷而被鹹剝耳鼻。或遺失器甲。剥去衣服者斬。　中書樞密院奏言。諜報夏虜破蕩唃廝囉族帳。欲與唃廝囉相攻。請令韓琦遣人諭唃廝囉。多方捍禦之。奏可。　丙戌。太常博士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詔學士院看詳。皆言瑀所編纂事涉圖緯。乞藏祕閣。詔賜瑀銀絹各五十兩尺。御史中丞賈昌朝嘗面折瑀所言不經。瑀與昌朝辨於上前。由是與昌

朝迕。及是瑀又言上即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上駭其言。因問太祖即位直何卦。瑀對非乾卦。問真宗。對亦然。上始厭瑀之迂誕。昌朝即劾奏瑀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為巧偽。終涉形迹。遂罷黜瑀。而命著作佐郎崇文院檢討趙師民為崇政殿說書。師民。臨淄人也。八歲喪父。哀慟如成人。九歲能屬文。家貧借書。讀已輒還。人恠其速。叩問皆已成誦。舉進士時。曹瑋李迪在青州。聞師民名。遣人敦請乃見。就試禮部。四方士環觀通衢中。劉筠知舉。獨置坐席于都堂前。諸生皆聞筆從之。天聖末。考中等。或曰。師民乃青之大姓麻氏甥。麻氏坐豪侈踰制賊殺親屬誅。師民不可以先多士。遂降等。及第。孫奭辟兗州說書。領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博。奭自以為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為盛德君子。論其文行。乞回兩子恩擢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庠王堯臣龐籍韓琦明鎬列薦為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宮教授。改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林瑀既逐。師民遂代其任。實錄載林瑀事不詳。取司馬光記聞及胡宿魏泰東軒錄并王安石王珪所作實

昌朝墓誌神道碑。增修趙師民事。記聞又與正傳別。今從正傳。詔陝西轉運司。自今無得差知縣出外。仍遣大理寺丞安保衡等五人。往本司以備差使。余靖諫草有此請。然靖此時未復館職。恐不緣靖也。　戊子。詔嘗歷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及少監卿以上物故者。十年內與其親弟姪子孫一人家便官。　升涇原路靜邊等寨新置蕃落指揮隸禁軍。　己丑。崇儀副使王整同提點河北刑獄。詔整嘗假六宅使。奉使北朝。今北使過境。恐詰其官名不同。特與改此使。預知諫院張方平言。伏以崇儀六宅。頗為超越。北使之來。提點刑獄不預賓主之事。整雖在職。使人豈知即恐以假官為嫌。自應改授別路。每歲所遣使介。例皆假官以行。回而效整之為。遂成真拜之例。今政之大弊。為多倖人塞其蹊隧。猶不可。若又啓之。何以為政。加整誠有是請。原情深涉欺誣。必朝廷懲沮纖邪。修明法度。不惟宜停恩命。顧當下從吏議。別行譴斥。以戒為臣。整尋徙它官。整徙官官不見於實錄。但十二日除整。十八日又除王儀。必以方平之言故也。然儀又與整則武臣。又恐非代整者。但八月己亥。整又安撫京東。則亦徙它官矣。方平稱假洛苑使。按整去年實假六宅使。今從實錄。辛卯。知秦州韓琦請罷本州所招護塞軍。增置蕃落二指揮。從之。　壬辰。賜太子中舍陸

秉進士出身，仍改太子中允，秉即東也，先召試學士院，賜出身，輒拒不受坐責，至是更赦，乃復予之。　貸開封府諸縣貧民常平粟人三斗，戶不得過二石。　乙未，詔真定府、定州、天雄軍、澶州各備兵馬十萬人芻糧二年，及器甲五萬副。　又詔河北路提點刑獄，視所部州軍城隍應修者悉修之。　又詔河北諸州強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強勁者，刺手背為義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是強壯寖廢矣。詔始下，人情洶洶，河北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河北強壯自三月後赴州教閱，委知州揀刺義勇，及提刑按視城隍，並據朔曆增修，實錄不詳。乙不願者釋之，及強壯自此廢矣，據兩朝兵志。李昭述事今附見。熊克九朝通略：昭述，宗諤子也。河北安撫司請令緣邊都巡檢司潛益兵馬，及詔河北管軍臣僚密作備禦，從之。此亦據朔曆。　丙申，賜麟府路修築堡寨役卒緡錢。　徙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宣徽南院使、天平節度使夏守贇為高陽關都部署，守贇自言高陽關路乃在真定府、定州下，尋命守贇兼判瀛州。　丁酉，升河北廳子馬，及無敵、招收軍並隸禁軍，仍詔輦致本路諸縣鎮糧草入州城。　河北安撫司請下緣河州軍密遣戰艦詣京東西路，造五百艘赴河北。　戊戌，召知陳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楊崇勳赴闕。此據朔曆。　己亥，中書樞密院言，刻刷到外處就糧馬步軍六十四指揮一萬三千八百四十人，欲並遣赴澶州駐泊，從之。　辛丑，以新知澶州、保靜軍留後王德用為保靜軍節度使。契丹將渝盟，上起德用於曹州，復留後、知青州，不數日，改澶州。入見，上流涕言：「臣前被大罪，陛下幸赦而不誅，今不足辱命。」上慰勞曰：「河北方警，藉卿威名鎮撫爾。」又賜手詔以遣之，即拜節度使。　衣庫使、知保州王果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鈐轄。詔殿前馬步軍司給衣甲，教閱在京諸軍，仍差近上內臣二人提舉之。　三月甲辰朔，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張昷之為直史館、河北路轉運使，從三司使姚仲孫所舉也。　復太常博士余靖為集賢校理。　詔殿前副都指揮使高化、馬軍副都指揮使李用和、步軍副都指揮使曹琮，舉諸軍指揮使以上有膽勇方略堪任將領者各二人，入內都知張永和、內侍都知王守忠舉武臣各二人，諸路轉運使副使各一人。　乙卯，詔河北比歲積雨壞道塗，其整官路兩旁，開五尺，深七尺，民田各於封界開三尺，深五尺，以泄水潦，限半年畢工。　中書樞密院奏乞簡河東弓手有武勇者，不刺面為義勇指揮，陝西弓手刺面為保捷指揮，從之。實錄不云保捷刺面，此從朔曆。　丙辰，復河陽三城節度使楊崇勳同平章事、判定州兼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

丁巳，命樞密使杜衍為河東宣撫使，翰林學士承旨丁度副之，諸州軍刑獄罪疑可閔者並從輕決，無令淹繫，本路諸軍各差緡錢，其屯兵多處加燕犒之。王益柔傳云：杜衍宣撫河東，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餉無法，非易帥臣與轉運使，則邊郡不寧，因條其可任者與行急合。此事當考。慶曆四年五月，益柔始除集校。　己未，詔軍頭司擇沙門島放還罪人之伉健者，隸近京歸遠壯勇指揮。　環慶路都部署請於柔遠寨東節義烽、馬鋪寨擇地益建城寨，以牽制賊勢。涇原路又請於細腰城屬羌地內建寨，以接兩路出兵，並從之。四年十二月，乃城細腰，此特未也，但有請耳。　庚申，魏國大長公主乞加贈故太儀方氏，詔贈淑妃。　辛酉，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晁宗慤罷為給事中、資政殿學士，以久被疾故也。　壬戌，茭村族三班殿侍折馬山為三班奉職，馬山領衆攻西賊所置新寨，斬首級甚衆，特遷之。　甲子，詔河北緣邊州軍置場買馬，從閤門祗候侍其濤之請也。　乙丑，御崇政殿，賜進士楊寘等二百三十七人及第，一百二十二人出身，七十三人同出身。寘，察弟，初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及是帝臨軒啟封，見姓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寘也。」公卿相賀為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無子，詔賜其家錢五萬，米麥各五十斛，絹五十匹。賜物在四年二月，今并書。　丙寅，賜諸科及第并同出身者四百七人，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三百六十四人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　中書言三司每歲買紅花紫草各十萬斤，民不能供，詔上買五萬斤，禁中及外人應給紅紫羅帛者，給染價。　丁卯，知青澗城种世衡請募蕃兵五千，左手虎口刺「忠勇」二字，令隸折馬山族，從之。上封者因請募屬戶給以禁軍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下其章四路安撫使議，環慶路范仲淹上言：「熟戶戀土田，護老弱牛羊，遇賊力鬭，可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為正兵。大率蕃情黠詐，畏強凌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去正兵，必至驕蹇。又令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奉錢上七百三百，悉無衣廩，若長行遽得禁軍奉給，則蕃官必生徼望，況歲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部族，資市牛馬、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以臣所見，不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令禦賊，為便。」議遂格。仲淹議據兵志。　己巳，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歸義節度使蕭英，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六符來致書曰：「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大宋皇帝，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輈，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冊紀一家之美，蓋欲洽於綿永，固將有以披陳。切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

怨顧社不延至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敵境繼爲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棄而獲退遂致移鎮國強兵南北王府并內外諸軍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嘗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爲甥舅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適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雖具音題而但虞詐諜已於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城塡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儻或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民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惟英晤深達悃悰適届春陽善綏冲裕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因教其主聚兵幽涿聲言欲入寇而六符及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正月己巳邊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爲之旰食歷選可使虜者群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壬申命弼爲接伴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

遂使人扶而拜弼啓英等自以虜先違盟約及其使者皆有懼心可動故每與之閒懷盡言冀以鉤得其情英等以弼亦推誠無隱乃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從更以一事塞之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弼具以聞及英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朝廷議所欲與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女與其子梁王洪基結昏或增歲賂獨弼以結昏爲不可初虜主之弟宗元者號太弟挾太后勢用事橫於虜中嘗自通書幣上欲因令使荅之命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於太后則善然於本朝不便也昌朝曰即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對既而虜卒罷結婚之議辛未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奈何遽以官爵賂之固辭不受此據朔曆實錄並無之正月己巳壬申並據記聞二月丙子據弼奏議國史實錄並無之　庚午命知青州陳執中兼京東路安撫使執中兼安撫使乃庚午日在辛未前蓋與虜事相關故別出之　是春范仲淹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爲邊患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龐籍請留世衡詔仲淹更擇人仲淹言非世衡則屬羌不可懷詔從仲淹所請有牛家族奴訛者

屈強未嘗出闕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諭朝行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蹵而起奴訛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又有兀二族授虜僞補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是人人自勵雖屠販倡優皆精於射虜不敢復近環州初世衡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龐籍言世衡披荊棘立青澗城若一拘以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環州詣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世衡自青澗城徙環州實錄不記按仲淹作世衡墓誌稱慶曆二年春今附此既稱牛訛大雪則必不在夏月矣然四月辛巳補下蕃官猶以青澗城奏或俟奏時世衡未離青澗及四月乃徙世衡青澗所奏補蕃官而世衡實已赴環州也　夏四月乙亥以度支副使楊日華爲鹽鐵副使施昌言爲度支副使初權三司使姚仲孫言度支比鹽鐵爲繁而日華以疾數在告且薦昌言故改之　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晁宗慤卒贈工部尚書謚文莊　丁丑詔兩制大兩省并諫官閤門使以上舉內殿

崇班以下堪將帥者各二人以聞　戊寅命權御史中丞賈昌朝右正言田況知諫院張方平入內都知張永和與權三司使姚仲孫同議裁減浮費先是方平奏疏言伏見西事已來應副邊備天下被其勞凡百賦率至增數倍當時朝旨蓋爲用兵之際權宜應急豈可承以爲常令邊防雖已漸寧而緣邊戍守未能徹備四方添置兵數亦甚多向之所增賦斂卒難復舊何以慰天下百姓之望朝廷所以綏懷二虜者正謂寬財用紓民力以厚爲之備今乘邊事之閒豈可優游虛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計若遂恬然憚於有爲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難以善於後矣今內自三司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財利之官簿書期會猶不暇給豈暇爲國家生民遠慮哉臣欲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才敏之士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爲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校其利害之原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節先到中書樞密院閒陳商量必久遠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細碎之事無大損益徒成煩擾不須施行所冀助財用紓民力當今之切務也於是又言天下切務無先貨食貨食之原在三司而計臣事務煩綜簿書期會之不暇豈暇及國家根本之慮哉臣去年曾上言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歲計之所入約中外之

所費移用之法。則權其輕重。率歛之物。則通其有無。恭究利害之原。剗革
因循之弊。所冀寬財用。紓民力。勅三司均節。不乘違事之間。悉講久遠之
策。臣恐民力日病。國用日匱。若朝廷重於生事。欲乞且令三司。將天聖中
一年天下賦入之數。及中外支費之籍。與昨一年比並條上。則國家之大
計可較而知矣。如是則可以經久則善。如其不可。則豈恬然不深慮也。前
所上劄子。伏乞更賜詳擇。實錄云。初呂朝與權三司使姚仲孫並言自陜
西用兵。邊費不足。請較景德以來。用度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者一
切裁減之。故有是命。採呂朝建議。在寶元二年五月。時令張若谷任中師
韓琦定奪與此不同。實錄并為一事誤也。本志云。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
天子復詔內侍。以先帝時及天聖初籍。較近歲禁中用度增損外。則令中
丞賈昌朝。諫官田況。張方平。入內都知張永和。同三司議省冗費。按取天
聖用度。校近歲增損實方平建議。若景德則昌朝前所建議也。朔記亦云
三司使姚仲孫。言陝西屯軍甚衆。乞依景德年用度。視制外。餘悉罷。與實
錄大同。與食貨志小異。今悉不取。取方平二疏。聯書之。所以令昌朝等必
因方平奏也。要見後來裁減數目。熙寧初。司馬光辭免裁減國用劄子云
欲知慶曆二年裁減制度。比見今支費不同數目。只下三司供析聞奏立

可盡見。當考求之。　宋史全文。呂中曰。我仁祖天性恭儉。必不妄興一役
妄費一物。又何待諸臣建節用之說。蓋我朝之財。始盡於天禧祥符再盡
於寶元慶曆。自禱祠之事興。宮室之役起。內之帑藏。殆已空竭。則者浮費
之冗不得不申明於天聖之年也。自元昊叛於西。契丹援於北。外之財用
不免告匱。則節冗費之說。不得不條畫於慶曆之日也。　己卯。京東安撫
使陳執中請河北緣邊安撫司凡得契丹事宜。並移報本司。從之。　庚辰以
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
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
好。通聘著盟。肆命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
詒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繫于異
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寘懷。況太宗
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
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俶擾邊陲
鄰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
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
在原。反致譏於忌器。復云營築隄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

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
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於坦夷。
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
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
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屬清和。妙臻戩穀。自餘令富弼口
陳。書詞翰林學士王拱辰所撰也。初虜書言太宗舉無名之師。直抵幽薊
一時莫知所答。拱辰獨請聞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
款。已而寇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
安得謂之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
難答也。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溏濼何為者哉。一葦可杭。投箠可平。
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池。以養兵。卜問拱辰
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
廢。具祖宗所以限胡騎也。上深然之。　中書門下奏近放特奏名進士諸
科與官人內有習武藝知方略者。請選試補班行。詔翰林學士蘇紳內侍
都知王守忠。試驗以聞。補班行者凡三十七人。　知渭州王沿。請刺本路
弓箭手三萬人充軍。從之。朔曆　翰林學士王拱辰侍御史仲簡言近者

上殿臣僚。以班次稍衆。或致壅隔。欲望後殿視事退。遂食畢。復御便殿特
賜延見。詔可。仍候班少即依舊。簡江都人也。此據朔曆。　辛巳。武安節
度使高化知相州。本傳云。化雖起行伍。然頗知民事。相州有大獄。已具。皆
當論死。化疑之。遂移訊。果得不死者三人。按是月丙申。田況請選通判助
化。恐化不能獨為此。今削去。　補延州僧光信為三班借職。知青澗城种
世衡言。光信與西賊戰。屢獲首級。又言光信本姓王。請賜名嵩。仍乞擢授
一官。故以命之。時世衡既遣嵩入虜境間。野利旺榮兄弟矣。嵩趫勇善騎
射。習知虜山川道路。始為僧。世衡知其可用。召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
算。嵩酗酒。靡所不為。世衡遇之愈厚。嵩亦深德世衡。世衡出兵。常使為鄉
導。數邀族帳及將遣入虜境。召與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
當以實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嵩果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
遂遣之。王嵩事參取种世衡傳。司馬光記聞。沈括筆談。刪修餘具歲末。
壬午。右正言知制誥劉沆。出知潭州。始沆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
霑醉。拂袖起。因罵曰。蕃狗我不能飲。何強我。於是契丹使來。以為言。故出
之。尋又降知和州。因詔奉使契丹及接伴送伴臣僚。每燕會。毋得過飲。其
語言應接。務存大體。詔臣僚務存大體。在甲申日。沆再降和州。在庚子日

錄環州安塞寨主東頭供奉官冠寧子平爲右侍禁以寧與西賊戰死
也　甲申契丹國母遣保寧節度使耶律垠左監門衛上將軍蕭寧契丹
遣嚴州防禦使馬世長東上閤門使崔禹來賀乾元節　乙酉詔致仕官
之子孫授試銜齋郎年及格者與免選除近便官　戊子詔近令三司減
省諸費其文武官及諸班諸軍料錢月糧衣賜給賞特支並聽如故　又
詔河北教閱義勇指揮令番休于家其惰游不業農者聽其家長告官重
行科責　是日降詔獎諭知延州龐籍等以籍興修橋子谷寨成也始元
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寨破五龍川邊民焚略殆盡籍既至稍葺
治之戍兵十餘萬未有壁壘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
州川其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虜出入之隘道籍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
築招安寨於谷旁卻賊數萬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周美襲取承平寨王
信築龍安寨悉復虜所據故地築清水安定黑水佛堂北橫山乾谷土明
柳谷雕窠慶兒原安塞十一堡龐籍傳但云十一城初不列城名今據周美
傳增入及閱皈名平戎道通永和烏仁關又更四陣法頗損益兵器云司
馬光朔曆云上以知延州龐籍等興修橋子谷寨成及破蕩西賊柵寨令
降詔獎諭攀戎子巳令從之并取本傳所載籍事附見自周美襲取承平
寨以下皆自有日月更詳考之龍安寨四年六月一日乃賜名安定堡本
名馬蹄川五年十月乃賜名　元昊之據承平寨諸將會兵議攻討洛苑
副使种世衡請齋三日糧直擣賊穴文思使周美曰彼知吾來必設覆待
我不如間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賊而世衡
等果無功未幾賊復略土堆寨美逆擊於野家店追北至托拔谷敗其衆
以功遷右騏驥使軍還也永平寨又築柵於葱梅官道谷以扼賊路令士
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帥衆由聽子部西濟大里河居扎萬多移
二伯帳焚其積聚以歸龐籍與范仲淹交薦之除鄜延都監遷賀州刺史
除鄜延都監賀州刺史當自有月日　安定之役諜報賊數萬將大至籍遣
管勾機宜楚建中分諸將兵趣城黑水以待諸將憚賊且至不肯與兵美
曰軍當以寡擊衆何怯也即以兵二千與建中而賊亦自引去每邊書至
諸將各擇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伏之建中河南人
也　庚寅中書樞密院奏府州修復寧遠寨城欲令河東轉運司及并州高
繼宣相度分屯軍馬於次州駐劄從之此據朔曆　甲午徙知澶州王德
用爲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降詔諭以選任之意初劉六符見德用於
澶州嘗曰聞公名久乃幸見於此今歲大熟非公仁政所及邪德用謝曰

明天子在上固嘗多豐年因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指坐客歷陳其
家世六符竦聽　剌環慶路保毅強壯人爲軍　丙申右正言田況言朝
廷擇任將帥以備北戎乃用楊崇勳夏守贇高化等中外物情深未允愜
恐誤機事詔各選通判幕職官往佐助之　知諫院張方平言昨戎使蕭
英等回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飾壘事爲之備然所遣將率未盡推擇臣
聞之軍志善待敵者無恃其不來當爲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故城雖堅
兵雖衆財用誠給苟將率非其人無足恃已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
之主惟陛下念茲戒茲即戎騎敢越封略使楊崇勳在鎮定夏守贇在瀛
州劉渙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雖愚夫童子亦知其必敗事
也蓋朝廷非不知崇勳等之不足使迫於用人之常體慊然而遣之爾必
欲上寬倚注之憂下爲衆論所信自非有已試之効者不足賴也勢不得
已莫若且取陝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每路輒徙一兩人況自
西鄙用兵已來三年于茲立功將士如青等未嘗得一到京輦仰望天顏
若以此爲名召之赴闕量其材器稍遷用之追崇勳等使奉朝請議者或
謂西北事均若青等被奪必恐西帥有辭且陝西四路各據千里之地連
城數十官吏將佐以千計勝兵衆矣豈不能選練偏裨以自爲用一旦天
子登一小校于朝而辯焉愛君體國者義不如是及茲歲夏邊未有虞可
速致之此冨獨使歸幸而盟好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犬羊南向且使分
捍北方事機所懸乞賜裁察方平疏不得其時因田況論楊崇勳等附見
崇勳等五月末皆移改狄青范全後皆召見或用古平議也狄青傳云仁
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方略會賊寇渭州急命圖形以進在四年八
月除捧日天武廂主患圖之後換賊寇渭州乃是年秋奏青傳誤也又范
恪傳云上特召見恪恪言近刺知天都左右廂點兵然未知寇出何路仁
宗謂曰適有邊奏已犯高平軍劉璠堡可乘驛並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
史環慶鈐轄令赴范仲淹麾下乃是年十月事　丁酉詔如聞京東西盜
賊充斥其令轉運司委通判或幕職官與逐縣令佐擇鄉民之武勇者增
置弓手兩倍仍令流內銓選歷任無贓罪年未六十者爲縣尉督捕之去
年二月辛丑六月壬寅八月辛巳可考　錄邕州永寧寨監押右侍禁秦
珏子袞爲右班殿直以珏與蠻人鬬死也　戊戌以講周易徹召講讀官
及兩制宗室正刺史以上燕于崇政殿　徙涇原鈐轄知鎮戎軍崇儀使
朱觀爲高陽關鈐轄尋改鄜延路又改并代路鈐轄專管勾麟府路軍馬
事五月甲辰改麟府路庚戌改并代都鈐轄今書或並削去　己亥以抵

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知秦州韓琦爲秦州觀察使，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知渭州王沿爲涇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延州龐籍爲鄜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慶州范仲淹爲汾州觀察使。辛丑，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三司判官、開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年踰七十，衰耄不職者，請皆罷之。奏可。賜河東修寧遠寨等官器械有差。五月癸卯朔，封皇第三女爲安壽公主，生三歲矣，其母修媛張氏也。贈修媛父故石州軍事推官堯封爲秘書監。詔乃者以河北、河東子弟手爲軍，蓋欲知山川道路、服習耕戰，而諸道游冗之人，皆顧顧代之，籍其非正身者，一切罷去。甲辰，以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知并州、恩州團練使高繼宣爲眉州防禦使。先是，虜寇麟府，繼宣率兵營陵井，抵天門關。是夕大雨，及河，師半濟，黑凌暴合，舟不得進，乃具牲酒，爲文以禱，俄而凌解，師遂濟，進屯府谷，間遣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黥配廂軍三千餘人，號清邊軍，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虜數萬衆圍之，清邊軍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騰藉死者不可勝計。築寧遠寨，相視地脉，鑿石出泉，已而城清塞等五寨，繼宣皆與有勞焉。此事不得其時，據繼宣傳，傳與澶有防相持日聯書之書者。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并代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張

亢鎮果州團練使，爲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敕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栢子寨，邀我歸。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鬬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相蹂躪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修建寧寨，賊數出争，遂戰于兎毛川。亢以大陣抗賊，而使驍將張岊以短兵強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疲耎不能戰，遇賊必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誤賊。賊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往來之徑爾，旁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河外勢益強。議未下，而朝廷慮契丹將渝盟，乃徙亢高陽。敕亢護送郊賞，據附傳乃今年事，按去年十一月祀南郊，不知何故今年方送賞物，當考。因亢遷高陽，遂書之。殿中丞平棘郭諮言：恐契丹背盟犯界，請决御河胡盧、新唐、五河使之北，出則深、冀、瀛、莫諸州皆在水東，足以限隔虜騎。宰相呂夷簡薦諮言可用。乙巳，換崇儀副使，提舉黃河等處隄岸。尋復詔內藏庫使、帶御器械鄧保信，洛苑使、普州刺史楊懷敏同規度利害以聞。諮等議决黎陽大河下與胡盧、滹沲、後唐河相合，以注溏泊，混界河，使界東北抵于海上，溢鸛鵲坡下泺北，當城南視塘泊界截虜騎，東至海，北西接保塞，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寨以兵戍之。詔儲用興役，會契丹約和而止。諮等議據諮傳，然子或差誤，當求別本是正之。溢鸛鵲坡下泺北凡七字，必有差誤者。丁未，河東都轉運使、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明鎬遷左司郎中，以修建寧、中候、百勝、鎮川、清塞等堡寨成，賞其勞也。

戊申，安壽公主薨，追封唐國公主，以母寵，帝發哀成服苑中，群臣奉慰殿門外。庚戌，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請修澶州北城，從之。先是，河決久未塞，昭述但以治隄爲名，調農兵八萬，逾旬而就。劉六符過之，真以爲治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昭述事附見，據李甫之傳，修城乃甫之建議也，甫之時通判澶州。辛亥，御崇政殿錄繫囚。洛苑使、普州刺史楊懷敏爲入內押班。先是，張方平言：伏以天下承平，爲歲深遠，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浸廣，倚於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救兹交急，特在陛下身先率下，惟事事得其撙節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殊爲菲薄，而播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竊疑之，蓋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橫，敢爲欺誣，御恃仁慈，緣爲姦弊。且

禁中呼索，輒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爲上供，故外人不知其詳，而譏議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用，乃群下侵牟之蠹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爲心，彼婦人官者，何煩過於姑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宮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爲萬方廣富之本，兆民所賴，爲幸實深。先朝已前事恐難攷，若天聖初體例，豈遠哉？因降詔書，詔天下以陛下憂邊之心、愛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孰不奮勵以投命；士民聞之，孰不鼓舞以稱仁。至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橫費，乞特置司局，選用公平通敏諳曉時務之士兩三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便者，惟是左右主當之人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撓，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內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武功。効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切務也。方平既受詔，與賈昌朝等減省浮費，又言：竊聞淵衷先自宮禁裁損一切用度，至于聖躬奉給緡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爲生靈計。夫減省所爲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率下，則於名爲正。臣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邊愛人之深，則中外臣庶得不體國家之急，上成德美者乎？特

在陛下斷之清衷不屑細言則成効可冀也其有徇己之私與則喜奪則
怒此女子與小人之情怨謗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精盡慮上副天心
壬子內出詔書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之半著爲式又詔皇后嬪御
進奉乾元節回賜權罷邊事寧日聽旨於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以
助軍費宗室剌史以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荊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以半
給之減罷回賜乃甲寅日令被本志并書給元儼公使之半乃甲子日令
亦并書司馬光日記載元儼然後入事附明年五月甲午　癸丑命知貝
州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張茂實爲回謝契丹國副使代符惟忠也惟忠
行至武強病卒富弼請以茂實代之詔從其請初轉運使張昷之奏罷冀
貝驍捷軍士上關銀鞵錢事下茂實議茂實言此界河策先鋒兵有戰必
先故平時賜予異諸軍不可罷昷之猶執不已其後遂奏罷保州雲翼別
給錢糧軍怨果叛此據茂實傳保州雲翼軍叛事在四年八月昷之以此
年三月爲河北漕三年五月入爲鹽鐵副使十月又爲都漕　甲寅詔三
館臣僚上封事及聽請對余靖論文彥博知秦州狀以爲五月七日批
甲寅乃十二日今從實錄　集賢校理歐陽脩上疏曰臣近准詔書許以
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當今急務爲

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
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
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責人專大事而獨斷
此致理之要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議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
此二者天下無難致理矣臣伏見國家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
之安危念兵民之困弊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兵日益老賊日益強
并九州之力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妄作其
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
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急者財用今財用乏
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雖勞而不
知求致理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
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采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
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臣伏思聖心所甚憂即當今所最闕者不過
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
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陛下未思其術也國
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荊楚收偽唐西

平巴蜀東下并潞北窺幽薊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
不覺其少豈如今日承平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
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
不得而用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
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
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頻而不信賞罰行而不
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
是謹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
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
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
霍之材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
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勣之儔入其駕
馭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爲後世莫及
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爾伏惟陛
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漢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
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

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其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它由
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權不得出於己
方今外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
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爲何憚而久不爲哉若一旦赫然執威權
以臨之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柰何爲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
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
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
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
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迎
送文牒縱橫上下莫得遵稟官吏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號令如
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謹號令之弊也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
已然賞如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
臣嘗聞太祖時王全斌等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蓋是
時方伐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及江南已下方復其官太祖神武英
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
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

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逗留。法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已來。處置之事。不必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法。往來州縣。怨歎嗷嗷。既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効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運輦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撿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悔。何可及乎。故事無小大。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萬事不可盡言。臣請直言其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衆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三十萬青州兵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而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兵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其它以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蓋兵不在多。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虜。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中統制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也。故常戰而常敗。臣願陛下赫然奮威。飭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四五十萬。古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遷延月日。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唯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今國家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

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之。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癃鍾跛躃庸懦賠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罵朝廷危之。前日澶州之卒。幾為國生事。澶卒幾生事。盖郭承祐在澶時。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英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知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唯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糴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今日七八十萬。連四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唯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唯陛下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盖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各啟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西北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擊敗一虜。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乘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昊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長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

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不以臣言爲狂寡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非無材智之人陛下揔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固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循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常患太多而差除不行但臨事要人常曰無人使用自古任人之法無如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謂以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即黜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贓濫者各舉貪濁之人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懦者各舉不才之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誅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料揀之法哉唯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才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事自敗者十不去一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唯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殆非遲疑寬緩之時唯陛下留意　乙卯詔諸路轉運使副爲按察之官其路分兵馬鈐轄並倍其下提點刑獄朝臣許壓州鈐轄而與路分鈐轄以官敍之　又詔自今應臣僚入見及辭謝如値假故不御前殿即依舊制並放外若事急速許令後殿見謝辭及放正衙並繫臨時特降朝旨即不得輒自上章陳乞時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張耆赴河陽武勝軍節度使高化赴相州乞免衙辭河陽節度使楊崇勳復平章事乞免衙謝兼聞上件官等並乞只於後殿見辭者按近制臣僚見謝辭並合在前殿仍詣正衙除假故外若事急速或許於後殿或免過正衙並繫臨時特旨耆位爲節制久去朝闕辭見不由前殿出入不詣正衙或扶以拜君或揖而受賜既稱衰疾且冒寵榮雖聖上眷待老臣特推異數

猶宜避免以示恪恭豈可輒上奏封自求優便令國家外捍邊寇方任武臣所宜並示恩威不可專用姑息仍恐文武臣僚自此更輕慢朝廷之儀乃下是詔仍榜朝堂此條會要　丙辰上謂宰相曰朝廷閒遣中人出詗外事而近者臣僚反多奏辟甚無謂也宜令御史臺劾奏之　又詔翰林醫官有勞者止遷本院官毋得換右職及別兼差遣　丁巳詔北上書獻方略者率多市文於人或剽取前後臣僚章奏以冀恩賞已詔無得更陳邊事如聞尚有詣闕者其令禁絕之　戊午建大名府爲北京德音降河北諸州軍繫囚一等杖以下釋之嚴飾行宮增置倉救營舍並給官錢毋得科率　景祐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將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議者韙之仲淹疏曰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數十日可及澶州陛下乘輿一動千衆萬騎非數日可辦脅昏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鬭寇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又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扼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向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保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爲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謹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爲亂舊將哥舒翰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討賊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遼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豈復爲唐有德宗欲幸益部李晟累表乞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遼遠重兵則姦雄奮飛禍亂四起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

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順動之驚。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營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勿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困而撓之，退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城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若以修營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清閒，而輒言北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言，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譖者。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即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儔，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

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預為大備。天下幸甚。契丹既就盟，仲淹復上疏曰：後疏與前疏多同，當考。戎情難覆，自古非一。以四十年恩信當考，恐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為之防，盟誓不足倚也。臣切觀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雖先朝曾有北都之行，當時有宿將舊兵，嘗經大敵，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恥言不武，爭先效命，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駕前諸班武士，矜誇膽勇，有誤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人，是面謾也。今陛下自觀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修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為此也。若將巡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輸，過陸可載，過川可濟。如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黃河，取鄆濮，而襲我京城。陛下虛往北京，而寇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又宗廟社稷，皇宗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寇賊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巡幸北京，六軍盡出，回顧京師，億萬之中，或姦凶竊

發為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鑾輿未出，寇逼澶淵，聲言向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之四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師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哥舒之敗，則社稷為憂，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況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為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乘鑾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如澶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可弗許矣。彼求決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代其謀矣。而復銳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為京都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為之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仲淹知有北京之役，方請修京城，非先請也。龍川別志誤以仲淹為先請，據仲淹集所載劄子，則別志誤可知。夷簡本傳稱夷簡以城洛陽為子囊城郢之計，亦誤也。蓋緣仲淹請修京城，故云爾。若洛陽則非郢類。今略加刪潤，使不相抵牾。本傳又誤以囊瓦為子囊，今亦改正。識者疑之。別志本語，然仲淹憂深思遠，其言要不可忽，今具列于後。是

日，崇慶公主薨，追封楚國公主。己未，以知天雄軍程琳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按此時琳即兼河北安撫使，但實錄不詳。五年五月加大資政琳傳始云兼河北安撫使，而實錄亦殊不載。六年二月因夏竦判大名，制乃書河北安撫使，當考。庚申，置京東西路安撫使。以知青州陳執中兼青淄濰等州安撫使，知鄆州張觀兼鄆齊濮等州安撫使，並兼提舉兵馬巡檢盜賊事。時契丹雖通使，而所徵兵始大集於幽州，故河北京東益為守備也。環慶都監左藏庫副使王遇為供備庫使，都巡檢使右騏驥副使范全為宮苑副使，柔遠寨主內殿承制譚嘉震為供備庫副使、權慶州都監，西頭供奉官張繼勳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賞大順城却敵之功也。慶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讋然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益少。按范仲淹奏議，仲淹欲城大順，以三月十三日往柔遠寨，駐劄，遣將家行占得寨地。又仲淹集有三月二十七日自大順回見桃花詩。四月三日奏乞以寨為城，名曰大順。今因行賞乃著其事。大

順城西谷寨有強人弓手天禧間募置蕃戍爲巡徼斥候日給糧人賦田八十畝能自備馬者益賦四十畝遇防秋官給器甲下蕃隨軍訓練及是爲指揮六此據本志附見　癸亥新邠州觀察使龐籍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鄜州觀察使范仲淹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並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至表三上乃從之仲淹正傳云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按范仲淹集所載表乃云居方榮劉興下蓋此二人並爲留後故也王興朱觀卒不爲觀察使傳蓋誤改今從集表所載　以西界僞侍中理移香爲順德軍節度使封順德郡王賜姓名白守忠散羌爲會州防禦使保德遇壞爲叙州防禦使仍並賜對衣金帶理移香管宥州兵馬龐籍使歸娘族軍主阿訛入西界伺事理移香言元昊以所掠緣邊人馬遣契丹請助兵入漢界冝預爲之備繢遣人賫僞補文字求封既而散羌等亦求內附命雖下然其後俱不至散羌保德遇壞二人不知何官　甲子召江南東路轉運使太常博士直集賢院楊察入爲左正言知制誥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譏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摘拾羨餘則俗吏能之何必我哉　又詔乾寧軍獨流寨釣臺寨滄州官鹽雷譯水渦並置烽燧　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上語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助縣官　詔開封府界盜賊未捕獲者六百九十餘人其非傷殺變主及元謀之人聽百日歸業除其罪　置信安軍兵馬都監監押各一員　丙寅御崇政殿閱諸軍轉員凡三日　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保靜節度使王德用入朝奏事命爲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改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從判定州楊崇勳判成德軍崇勳老不任事故徙之德用至定州日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所鄉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時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間闉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諠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

是故諠譁耳專知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扶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弃之乎汝何敢乃爾諠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從者六人扶之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衛官汝何敢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條伍皆服其能處事此據司馬光記聞　丙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高陽關路鈐轄張亢權知瀛州兼本路部署司事夏守贇疾故也亢去高陽每遣諜者輒厚與金帛無所吝亢閒處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謾罵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肯去亢爲屏人乃曰閤使使錢如糞土曰何故曰閤使所與非其人如我乃可與耳亢復罵久之曰我非與閤使劇我外生女子自小教歌舞甚妙麗爲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將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閤使善結之虜中情僞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婿須紫竹鞭閤使所執可與也及餘所市物非一亢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搭賞甚厚惟高陽獨否弟子行首事據龍川別志　滄州鈐轄沿界河同都巡檢使及管勾河北屯田事洛苑使普州刺史入內押班楊懷敏爲真定府定州路鈐轄兼保州廣信安肅軍緣邊都巡檢使依舊界河同都巡檢使及管勾屯田司事知順安軍劉宗言上書言屯田司瀦塘水漂招賢鄉六千戶事下轉運司及屯田司懷敏挾勢卒害宗言挾勢害宗言據河渠志在此年令附見志載此事不詳當考　邊臣畏懷敏多巧事之高陽關鈐轄王果獨不屈數言水浸民田無益邊備懷敏怒訴果以不法左遷青州都監王果事據本傳附見果二月初除高陽鈐轄不知何時責青州十一月乃自青州改永興又吳奎傳云奎爲廣信軍判官宦者楊懷敏增廣北邊屯田至奪民稼地無敢與抗者奎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爭之懷敏使人訟果它事詔置獄推劾奎爲力辨得免按果以慶曆二年二月自保州擢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鈐轄與懷敏爭屯田事坐責當在高陽關不在保州矣今止從果傳　詔河北居民遇有邊警其畜積許輦至城邑中欲居官舍寺院者亦聽之　丁卯徙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張存爲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契丹與元昊爲昏恐陰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無忽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督察之　詔管軍臣僚非乾元節及大禮不得非次陳乞親屬恩澤　戊辰詔有司申明前後條約禁以銷金貼金鏤金間金蹙金圈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捻金背金闌金盤金織金線金撚金爲服飾自宮庭始民庶犯者必致之法　庚午

環慶招討司言西界偽團練使開羅來降，乞補班行。詔除右班殿
直。此據朔曆九月癸卯鄜延路奏，實錄有之。朔曆乃無獻卯此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

一送

宋 仁宗

李燾續通鑑長編慶曆二年六月甲戌，出內藏庫銀一百萬兩、紬絹各一
百萬疋，下三司，以給邊費。賜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萬。 權御史
中丞賈昌朝言：臣僚年七十而筋力衰者，並優與改官，令致仕。年雖七十
而未衰，及別有功狀，朝廷固留任使者，勿拘此令。在京若工部侍郎俞獻
卿、少府監畢世長、太常少卿李孝若、駕部郎中李士良，在外若給事中盛
京、光祿卿王鑑、太常少卿張傚、兵部郎中張億，皆耄昏不任事，請並令致
仕。詔在京者，中書體量之；在外者，進奏院告示之。獻卿、孝若本年致仕。世
長提舉太極觀。餘未詳。世長，士安子也。 乙亥，省南北作坊監官各一員。
丙子，瀛州言宣徽南院使、天平節度使夏守贇卒。贈太尉，謚忠僖。遣使
護其喪事。 戊寅，詔河北轉運使司籍民間所養馬，有邊警則給價市之，
修河北舊烽臺。 辛巳，詔雄州、代州安撫司，每得契丹事宜，並報麟府
軍馬司。 癸未，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鄭戩為給事中、知并州
兼河東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尋改知鄆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
氏置撩清軍，以疏導淤澱之患。既納國後不治，對土堙塞，為豪族僧坊所
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杭州歲治如
戩法。 乙酉，修通利軍城。 丙戌，以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范
宗儆為直史館、陝西河東京西制置解鹽事，兼管勾交子公事。宗儆於正
月戊午自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祕閣校理為制置解鹽使，今復云爾，
蓋正月但制置陝西，今并及河東京西也。然不應向常度支判官，或當時
兼借省屬以重使事耶。 建定州北平寨為北平軍。 三司減省所言自
令兩府、管軍臣僚、節度使、宗室及郡縣主、兩省都知押班，母妻依舊賜冠
帔，其兩府臣僚無母妻，則賜長女或長子婦，餘並罷之。其僧道賜衣及師
號，非御前特恩，並不許奏薦。如於延州納細色軍糧一百石，過賜之。詔中
書樞密院、判王使相、宣徽使、管軍節度使及皇親、正刺史以上長公主，許
奏薦紫衣、師號如故，餘從之。 戊子，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任中師為修
建北京使，并相視德清軍、澶州、大名府城池，及點檢衣甲器械、錢帛糧草
軍馬事。仍以尚食使、豪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皇甫繼明管勾修建北京
事。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李昭遘罷鹽鐵判官。初，詳定減省所議罷天下

職田及公使錢贍邊以為不可權三司使姚仲孫恐其異己且詰贍邊所
以興利之術而贍邊爭辨不已故罷之尋為三門白波發運使因入奏事
上謂曰前所論罷職田事卿言是也贍遷為三門白波發運乃八月丙子
今并書　庚寅以提舉河北刑獄司勳員外郎王僅提舉本路修葺城池
器械及置堡寨烽火教閱軍陣市馬等事　辛卯賜澶州修城池役卒及
義勇強壯緡錢　壬辰以延州厥屯族軍主香埋踏娘族軍主阿訛並為
副都軍主厥屯副軍主吃埋揭家族副軍主李朝政並為軍主悖家族都
虞候迫訛蘇尾族都虞候拓德遇李文信並為副軍主鄜延部署司言其
擊賊有功也　三司減省所言比來醫官多僥倖求實俸至有尚藥奉御
而其入多於醫官副使者請自今並依例折支從之　置汾州向陽峽寨
乙未河東都轉運使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明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
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紈袴子
弟鎬憂其怯軍事曰此可盡斥邪待奏則晚矣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
子弟皆自解去更奏擇習事者守堡寨軍行倡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恐傷
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倡婦者吏執以聞鎬曰彼來軍中何邪縱去不治倡
婦聞之皆散走　河北轉運使吏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文彥博為天章閣

待制本路都轉運使　環慶部署司言殺於行陣將校之子孫或錄二人
至三人自今非戰勝而沒者請止錄一人從之既而韓琦言將士臨陣皆
圖勝捷力有不敵戰敗而死人命至重豈以勝負為言國家唯追崇虛名
存錄孤子所以勸誘來者使之効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嘆以謂一
死報國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厲將士之術兼前記所載亦無此例若果
更分勝負則傷中并孝贈亦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已並如舊制施行
從之此事自十二月壬寅移入　丙申以鎮戎軍耽糧蕃落都指揮使忠
州刺史向進為石州刺史涇原路緣邊都巡檢使其子弟堅等五人並為
左班殿直自西鄙用兵上思擢用諸蕃落將士會招討使王沿遣進等一
百三十人赴京師進名為有勇又其族多死王事者上御崇政殿閱試而
堅騎射尤俊悍取所射弓親挽之力甚勁因遍示輔臣具諭其衆曰若屬
為國家捍賊甚勞苦朕累知之又見其馬善馳走曰此真戰馬毋為權豪
所市也於是百三十人悉遷補之進先見元年三月　御史中丞賈昌朝
等言令詳定減省事畢自後或有臣僚輒於所減省中復有陳乞望令兩
府及三司執奏從之此據朔曆乃丙申日奏今附見　丁酉陝西都轉運
使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張奎知永興軍　戊戌翰林學士蘇紳為修

建北京副使　陝西河東京西制置解鹽使范宗傑兼權陝西轉運司事
己亥三司減省所言郊祠所賜自中宮以下減半則公卿近臣當以次
減舊賜銀絹四千三千者損一千一千損三百三百損百二十皆著為式
是月侍御史魚周詢劾奏判河陽護國節度使右僕射兼侍中張耆典
藩無狀乞令就京師私第養病詔擇人代還右正言田況請罷耆將相之
任使以散官就第不許尋徙耆判陳州又徙壽州周詢以丙申日奏況以
丁酉日奏實錄並無之今據朔曆追書徙判陳州乃七月丁亥徙壽州又
在閏九月甲申今并書　秋七月壬寅朔知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
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
中書均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兩途為政多門自古所患今朝綱內弛
邊事日生西戎北狄交有憑陵中夏之患二府之中豈盡材猷之士臣向
嘗面論之而陛下諭臣令倚以為用者猶不任職若更選用誠乏可使之
人臣請於外擇人陛下又以為疆事未寧邊臣無功豈當遽召而用之審
如聖意則所用者不過燕安朝路容身養望者爾若然勞臣益解體武士
益離心矣陛下試思臣前議斷自淵衷特廢樞密院或重於改為則請併
本院職事於中書其見任樞密使副不才者罷之諸房吏史且皆如舊亦

足以一政事之本通賞罰之權省冗濫之費塞僥倖之望改而張之不傷
體裁而制之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宗臣舊老深圖此議而必行之不報
方平奏入不報據會要　乙巳以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田朏為西京作
坊使并代州都監東頭供奉官郝質為內殿崇班忻代都巡檢使並領兵
屯崞縣以控扼二虜初河東宣撫使杜衍知并州明鎬並言忻代為胡馬
走集之地且薦朏質等材勇可任請分精銳土兵數千授此兩人使屯險
要萬一有警必能保其底功若各處一郡上為庸將所制不復能施摧堅
陷陣之力故特命之質先與朏將所部兵援軍須物饋麟州至青眉浪會
賊數千騎抄略先驅力戰斬首數百級獲馬數百足器甲以萬計又與朏
行邊至柏子寨西遇賊方塹道以阻官軍質急麾衆擊之轉戰至寒嶺下
日晡而賊北斬首百餘級遂修復寧遠等諸寨以抗賊衝此據郝質傳附
見田朏不詳何許人　丙午樞密副使給事中任布罷為兵部侍郎知河
陽布任樞密純約自守無所補然數與宰相呂夷簡忤夷簡惡之布長子
遜素狂愚夷簡知之乃怵使言事許以諫官遜即上書歷詆執政大臣且
斥布不才布見其書匿之夷簡又趣遜以書上遜復上書罪匿者上問知
匿書乃布也布謝臣子少有心疾其言悖繆懼辱朝廷故不敢宣布侍御

史魚周詢因劾奏布不才之甚其子且知布遂罷去遊尚留京師望諫官夷簡尋以它事黜之議者謂周詢引遊語逐其父為不知體無蒼休堪使上書此據日記丁未詔自令陣亡軍校無子孫者賜其家錢指揮使七萬副指揮使六萬軍使都頭副兵馬使副都頭五萬　癸丑彰信軍節度使李迪為太子太傅致仕　甲寅賜南北作坊弓弩院造軍器工匠緡錢戊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工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弼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為使如故宋史全文大事記曰西事方興因富弼之言而以張士遜同議樞密院北虜方橫因方平之言而以呂夷簡兼判樞密院邊事孔棘則以相臣而謀兵政誰謂我朝之兵民不相知耶　壬戌詔晏殊班張耆之上　廣東轉運司言占城國護送軍賊鄂鄰并所虜軍士百姓至廣州且言鄰前後所殺羅文等六十二人皆啗之詔梟鄰等七八于廣州被害之家各給復二年　初富弼張茂實以結昏及增歲幣二事往報契丹惟所擇弼等至沒打河劉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

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為名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南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即發兵拒卻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此豈南朝堅執耶及見虜主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競請舉兵而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皆為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自北朝忘真宗皇帝之大德以下至此並據神宗實錄朱本蓋朱本用蘇軾所

作神道碑墨本乃無之范純仁行狀及弼奉使語錄亦無神道碑必有所據不知墨本何故不載此也據奉使必有別錄弼前奉使未見別錄恐神道碑朱史所載弼語在別錄當考求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虜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寡人所欲得者祖宗故地爾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虜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虜主顧其臣胡語良久乃曰元昊為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昔太宗既平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用兵西夏無乃復欲謀燕薊乎弼曰太宗時北朝先遣拽剌梅里來聘既而出兵石嶺以助河東太宗怒其返覆遂伐燕薊蓋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嘗言朕為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淵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昭聖關南豈今日而可割地

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租賦爾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弃好朕獨能避用兵乎且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媿於心亦不愧天地神祇矣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翌日虜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南朝惟欲歡好之久爾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則南朝以失地為辱矣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諭爾退而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以生釁况夫婦情好難必人命脩短或異則所託不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才四歲成昏須在十餘年後雖允寧女成昏亦在四五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虜欲昏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長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爾由是虜結昏之意緩且諭弼歸弼曰二論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議虜主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復授弼吏

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授癸亥獬與茂實再以二事往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獬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凡爲國書二誓書三議婚則無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國復納款則歲增金帛二十萬否則十萬獬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一兩界濠淀毋得開展二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諸色人獬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賫誓書五函并副追及獬於武強授之獬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異亾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啓副封觀之果如獬所料即奏疏待報又遣其屬前陵州團練推官宋城蔡挺詣中書白執政上欲知虜事亟召挺問挺時有父喪聽服衫帽對便殿此據蔡挺傳增入日乃詔獬三事但可口陳獬知此謀必執政欲變己所與北朝所議者乃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日欲晡叩閤門求對閤門吏拘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翌日獬責之遂急奏得入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爾當改正獬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爾獬怒曰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獬宿學士院明日乃行 乙丑樞密院奏已分屯澶州軍馬於曹濮等州就糧從之朔月 詔京師朝官以病乞尋醫者須一年方聽朝參 己巳以泉州民邵保

爲下班殿侍三班差使監南劍州昌順縣酒稅保本海商嘗至占城國見軍賊鄂鄰歸而言之及朝廷命使臣齎詔赴占城保與俱往獲鄰等還故錄之 庚午詔太宗正司自今皇親婚姻其依律令外若父母親姊妹及父母之親姑爲姑嫂或相與爲姊姑行而尊卑差互者不得爲昏姻其服紀疎遠而房分不同祖者並許通嫁娶仍不係夫之長幼各叙本族之尊卑又所與繫親之家若見任文武升朝官雖三代不盡食祿但非工商伎術及惡逆之族有朝臣委保者聽之初大宗正司言令宗族蕃盛多於戚舊之門遂爲昏姻其服紀尊卑雖於禮律無嫌而終爲有司所拘至諸宮院難以求親下太常禮院議而降是詔 八月壬申朔皇第六女卒母御侍楊氏也生才六月 詔河南府孟鄭滑陳許穎蔡鄧唐隋等州發常平倉粟以賑貧民 丁丑御崇政殿策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殿中丞錢明逸明逸所對策入第四等次以爲太常博士通判廬州明逸易子也 戊寅策試武舉人 辛巳知大名府尚書左丞程琳加資政殿學士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李若谷爲太子少傅致仕 乙酉詔河北諸路州軍自修城籍強壯刺義勇頗妨農時應見役去處並令放免朔月 戊子出內藏庫緡錢十萬修北京行宮時任中師奏行宮大抵摧圮請更

新之上命創修寢殿及角樓餘皆完補而已其自京至德清軍行宮館驛廨署亦量加葺治 刑部檢法官楊中正言在京命官使臣本司吏人犯杖罪已下聽決罰從之 庚寅賜陝西緣邊戍卒緡錢 壬辰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程戡爲契丹國母生辰使西上閤門副使張得一副之太常丞直集賢院張方平爲國主生辰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劉舜臣副之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判三司開拆司楊偉爲國母正旦使禮賓副使王仁旭副之鹽鐵判官兵部員外郎方偕爲國主正旦使禮賓副使王易副之偉億從弟也嘗通判單州會巡檢部卒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入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何苦而反咸曰將有許于州非反也偉曰持兵來非反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忿而欲魚肉之乎悉命投兵坐籍首惡十餘人斬之偉事據本傳當在明道間今附于此仁旭顯孫 詔河北秋稼豐稔宜令三司計度收糴此據朔曆 己亥命侍御史仲簡崇儀副使王整爲京東路體量安撫兼催捉盜賊 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臣條起居失儀請依唐例參列爲八節分十六事從之 九月辛丑朔太常博士孫甫爲祕閣校理樞密副使杜衍所薦也甫陽翟人衍守京兆辟知府司錄事吏職纖末皆倚辦甫曰待我如

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語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嘗監益州交子務轉運使以僞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僞造鐵錢可以私鑄有犯私鑄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利交子卒不廢甫與祕書丞楊恭並爲校理恭事無所見今不書 詔募職州縣官舊制須三考以上許應制舉自今勿拘 癸卯環慶路部署司言西界僞團練使馬都來降詔除右班殿直此據實錄五月庚午關羅來降實錄乃無之疑馬都即關羅當考之 乙巳詔河東本城兵士係教閱者並升爲禁軍其招收一十七指揮列無敵之下保州威邊之上內定州并軍城寨四指揮以隸定州路順安軍一指揮隸真定府路保州廣信安肅軍六指揮隸沿邊巡檢司霸州信安軍指揮隸高陽關路 初命宰臣呂夷簡判樞密院事院宣制黃霧四塞霾風於日朝論甚讙參知政事王舉正言二府體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況復以爲言夷簡亦不敢當丙午夷簡改兼樞密使黃霧風霾據御史臺記 辛亥錄碭山尉董祺子中孚爲碭山縣尉仍免持服中立補郊社齋郎以祺捕盜鬪死也 壬子置福建廣南東西路諸州教閱澄海軍各兩指揮 乙卯以陝西緣邊制置青白鹽使祕書丞蔣偕

爲壯作坊副使環慶路都監范仲淹龐籍薦之也　賜秦州小洛門採造務役卒鞋錢　已未賜陝西緣邊就糧禁軍鞋錢　癸亥秦鳳路管勾機宜文字太子中允馮詰拱崇儀副使爲本路都監　陝西轉運司言近添就糧兵士七萬人糧賜數三百萬緡已加詳議詔三司學劉以聞知諫院張方平言臣近因減省見邊戍供輸之勞天下物力之困今雖浚行裁節精爲撙集若會所得冀充諸費是猶益之以畎澮泄之以尾閭量入爲出非所以持久者也伏請選擇近臣令奉明詔分使諸道就諸邊臣與之深議所以豐財畜用守備經遠之計內外相應本末同體庶幾乎功利之可舉即如緣邊騎兵計高一騎可以贍卒五人西戎出善馬地形險隘我騎誠不得與較走集也多留軍馬既不足用徒索芻粟今方壯備胡虜乃是用騎之地已以陝西新團土兵多換馬軍東歸一以省關中之輓輸一以備河北之戰守張方平奏附見初不與此相關也　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至契丹清泉淀金氈館持國書二誓書三以語館伴耶律仁先劉六符仁先六符問所以然者弼曰姻事合則以姻事誓能令夏國復歸款則歲入金帛增二十萬否則十萬國書所以有二誓書所以有三也翌日引弼等見虜主太弟宗元子梁王洪基侍蕭孝思孝穆馬保忠杜防分立帳外虜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暌離或公主與梁王不相悅則將柰何固不若歲增金帛但無名爾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弼曰獻字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况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弼曰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好故致幣帛以代干戈蓋惜生靈也豈懼北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弃絕舊好以必不可冀相要爾則南朝亦何暇顧生靈哉虜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虜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者來弼既與之虜主曰必與寡人加一納字卿無固執恐敗廼主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禍乃國乎弼曰陛下用兵能保其必勝否虜主曰不能弼曰勝未可必安知其不敗邪虜主曰南朝既以厚幣與我納字何惜况古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亦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此理虜主默然見弼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若南朝許我卿將何如弼曰若南朝許陛下請陛下與南朝書具言臣等於此妄有爭執請加之罪臣等不敢辭虜主曰此乃卿等忠孝爲國之事豈可罪乎弼退而與劉六符言指帳前高山曰此尚可踰若欲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頭可斷此議决不敢諾於是

虜留所許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賫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二十萬誓書盖明著令夏國納款事虜主不悅欲令弼改之弼不可虜亦卒不肯報其事於誓書但於國書中叙述爾是月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即以弼爲接伴事有朝廷合先知者悉置以聞弼奏曰彼求獻納二字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然朝廷竟從晏殊議許稱納字弼不預也宋史全文講義曰前輩謂讀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嘆慨也方契丹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悖慢上命宰相擇所以報聘之人滿朝惴惴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入對便殿志激於心義形于色仁祖亦爲之改容遂用爲報聘使乃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折其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爲是者人皆謂其博洽多聞之功余獨有取於入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能愛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爭嚴竊謂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在前而有所不避雖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誘鄭公惟能如是故其拒虜主關南十縣之請却虜主請婚公主之奏請勿許虜人獻納之二字皆往返辨論不啻數十百語其見於奉使錄之數篇至今契丹君臣恍然知通好用兵之所在伊公之力也嗚呼雖古之虜使何以加諸　乙丑契丹樞密副使保大節度使耶律仁先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劉六符入見其誓書曰維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成約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勿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决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其當殛之昭聖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切以兩朝修睦三紀于此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綿禩已深敦好如故如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前來銀絹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溏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决洩壅塞量差兵夫

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陂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
邊州軍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
大陂添屯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
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並依
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
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為信善鄰為義二者缺一罔以守
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
顧惟不德必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為虛聲
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遂為無窮
之害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
於國中 戊辰以真定府定州路鈐轄洛苑使普州刺史入內押班楊懷
敏為高陽關路鈐轄駐軍滄州 閏九月辛未朔詔比建北京以備巡幸
其供擬之物宜令有司辦置毋或擾民 壬申詔河北路義勇鄉兵死而
其家有丁壯者令逐處選補之 賜延州通判國子博士馬端同進士出
身樞密直學士韓琦范仲淹薦端材堪試命之此據會要當考 癸酉贈
郕國公允成第三子為左衛率府率賜名宗頡初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

史宗顏言其弟伴叔幼嘗侍上東宮未及賜名而卒故特賜贈之允成元
佐第三子宗顏允成長子也 丙子高陽關鈐轄兼知瀛州西上閤門使
果州團練使張亢權本路副都部署 賜開封府太康縣義居民周秘家
米五十斛絹五十疋仍令歲時存撫之秘年八十五其家五世不異爨故
也 庚辰復命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
弼又固辭先是呂夷簡當國人莫敢抗弼既數論事役之及堂吏以偽署
度僧牒誅夷簡益恨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館閣校勘歐
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之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自初奉使
聞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
意爾 壬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通判泰州尹洙直集賢院洙上奏曰孝
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強
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
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
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
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為丘
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

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鄰非
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虜叛命四年旁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
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
特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亂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
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逮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賤
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令命數更恩寵過濫賜予不節此三
者戒之謹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
以謂陛下未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
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為不久
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
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已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
終賴自詆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
近時貴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
氏衰政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結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
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
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則忠臣所不忍為沮

德音則威柄日輕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令乃自以私昵撓之而
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當以勸功也
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大醫之屬賜與過厚人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
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疏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
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蓄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
方宿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為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
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耳往歲閣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所不悅或
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敝也臣所
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為
患朝政日敝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
外然後忠謀漸進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夷狄之患庶
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
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詔寒食十月朔宗室遣郡刺史以下聽更
往朝陵 知諫院張方平言臣伏見朝廷近以北虜有渝盟之漸緣邊急
奏繼來車駕聲言親征有司各為備擬抽換陝西兵馬侍河北事宜如聞
諸路帥臣或有不時發遣至煩勅使從而告諭向若戎羯遽至衝突鑾輿

成果順動倉卒之際兵衛未集而又召發莫赴則大事去矣歷觀古今之
變為國理亂之形四夷交侵無代不有惟是人主威令不行朝廷政令不
舉亂危之兆必從此始厥今事勢夫何如哉猛不濟寬威不克愛朝廷命
令違臣易於違戾違臣奏覆朝廷難於執持原此慁慢之端悉由姑息之
過即如昨者除四帥觀察故事尚書丞郎之帶職者得授廉察錢若水罷
樞密副使除乃授之馬知節罷樞密副使止除防禦使陛下憂矜遠寄特
示恩榮今四人者職皆直學士官即員外郎而乃正其名使之總戎厚其
祿使之撫下本朝之意夫豈為薄詔令已頒若奏昝至妄生意見遁為猜
嫌就成強拜乃懷大慊甚焉者至欲繫獄請罪當之者猶以班叙為辭朝
廷一切含容君命益成輕削臣誠悉禍竊獨憤然儻陛下之威令行朝廷
之政令舉罰戮在後爵賞在前必信如春秋不測如雷霆使中外傺宋震
懾奔走則天下之智力不勝其用矣何故屈大公之法伸群下之私如是
之怫悖為哉昔有志於尊主庇民者遭世多難感慨投袂徙擻大義外平
夷狄內寧社稷若據土宇握士衆聞國有急覬望異然乃心王家夫豈如
此儒臣猶爾使武人驕夫顧望徼効則履霜堅冰漸不可長也此臣所以
竊懷憤惋實為宗廟深慮若中使回奏其諸路有不奉詔伏望聖斷特遣

朝臣之通識理體者按問其狀嚴行責削以謹下之銜勒以正國之紀綱
忍恚預隄古之善哉惟陛下亮察方平所言抽換陝西兵馬待河北事宜
不見於實錄要不可不書但不知何時令附閏九月癸未罷北京供頓前
曳峡者非其勁四帥忠慢耳方平實吕夷簡黨今私作好惡損仁宗聖聽
也不然豈不壞國事乎故具載之　癸未詔自陳橋至北京凡有司供頓
調度悉罷稍用　先是營建北京內侍皇甫繼明主營宮室欲侈大其制
以要賞知大名府程琳以為方事邊又欲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既而繼明
數有論奏上遣侍御史魚周詢按視罷繼明歸闕命琳獨主其事　贈修
媛張氏曾祖東頭供奉官文漸為寧州刺史祖試校書郎穎為光祿少卿
外祖應天府助教曹簡為秘書省著作佐郎修媛追贈三世前此未有也
　除諸州軍天慶觀所賜田錢　辛卯罷澶州等處浮梁算緡　癸巳涇
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元昊戰沒于定州寨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是月辛
未朔王沿命懷敏將兵禦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新環慶
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為殿後戊子進屯五
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
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為先鋒趙瑜總奇兵為援及大軍次安

遠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安遠堡北一里而倉庚實領大軍自
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為距賊近不可輕
進懷敏乃少止既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
監李岳西路都巡檢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
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從軍新壕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
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其衆數倍銳甚為今之計且以奇制之宜依馬欄
城布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為賊所
屠懷敏不聽令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寨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華
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
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
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
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藩落將報賊五千人到定川寨北項之王文李知
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寨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截
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
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飢渴其衆劉賀帥蕃兵鬬于河西不勝餘衆潰去
懷敏為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自偏江川葉燮會出四面

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
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為
衆所擁蹂躪幾死輿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手刀以拒入
門者趙珣等揮刀斧手前鬬及以騎軍回合禦賊賊衆稍卻然大軍無鬬
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聚火圍城西隅臨西北詬曰爾得
非部署聽上黑陣圖者耶爾善屯軍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二鼓懷敏齎
號召都從政軍來援至四鼓召曹英李知和王保趙珣王文許思純劉賀
李良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曰
彼無險且出賊不意衆不從鷄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不得動
平明從吾往安西堡以曹英趙珣為先鋒劉賀許思純為左右翼李知和
王保王文為殿後聽中軍鼓乃得行日加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
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鞚者勸不可懷敏不得已而還參
謀郭京及指使蓄取芻城中未至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
且擊之士遂散懷敏縱馬東南馳行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賊周圍之
懷敏及曹英李知和趙珣王保王文劉賀李岳張貴趙璘許思純李良臣
涇原巡檢楊遵籠竿城巡檢姚奭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

霅遂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于賊懷敏子宗晟與
郭京走馬承受王昭明趙政等還保定川初懷敏令軍中步兵不得動及
前陣已去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時韓質郝從政胡思領軍三千保蓮
花堡韓質郝從政胡思未詳官職 十一月乙丑當考劉湛向進領軍一千
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
掠居民而去司馬光記聞九月延擊言入寇十月一日沿使部署懷敏鈐
轄知和以甲七万出也无事裨劉賀以胡三万從行留且半月寇攻平定
平定守郭固鎮戎軍曾英皆來請援十三日進屯鎮戎知和善郭固請救
之懷敏未應知和請堅英先進曰君祿且卑今能輸者我不能也十日遂
以甲進寇以羸脊餌之知和告滕相繼軍中心躍十七日知和遇定平十
里為寇所害來告懷敏遂以大軍赴之適至定平知和已敗還軍中援寇
繼至珣以數千騎帥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呼譟軍中關
聲滅火且飲去糧道絕軍餘十日懷敏諸將皆欲還走珣曰來塗寇必有
伏若自籠竿往彼無險且非所意自夜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斬諸衆請
之用龍此明中軍已行衆從之寇躡其後為方陣而行及溝上寇分為二
道自兩旁截之軍絕為三中軍殲前軍既曾十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免懷

德知和瓊珣屍沿閑城自固游騎及潘原大掠而去沿左迁侍制知觀州
樣記聞載此事頗與實錄不同今附見當考 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
鎮戎葛懷敏敗於渭州賊鋒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
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
此據會要出師篇附見當考 甲午詔國子監生自今須聽讀滿五百日
乃得解薦從天章閣侍講王洙之請也 戊戌詔河北都轉運司緣邊安
撫司令契丹再議和好其告諭居民諸科催悉罷之 權發遣戶部判官
燕度請復置監交朝臣以絕官物欺弊從之 冬十月辛丑朔詔戰沒臣
僚子孫若親屬補班行者特給俸 壬寅麟府路諸寨都巡檢使西作坊
使王凱為并代鈐轄專管勾麟府路軍馬司 癸卯渭州言葛懷敏戰沒
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翰林學士弼言于上曰增金
帛與虜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
爾功於何有而遽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耻卒辭不拜虜既
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譖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者上雖不
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此據弼叙前後辭免恩命并讒譖劄
子但不知讒譖者果何人也據龍泰雜錄則王拱辰且當毀弼於上前然

不見他書未敢決信當考 詔知廣南諸州代還而道卒者如在官例錄
其子孫一人 戊申樞密院言近遣兵九千九百餘人屯陝府欲令慶州
團練使魏進往彼訓練兼充本府部署從之 鄜延走馬承受入內高班
劉溫潤為內殿崇班鄜延都監以嘗領兵入西界破蕩族帳特遷之 己
酉鄜延鈐轄西京作坊使貴州刺史王信為保州刺史本路部署鄜延都
監西上閤門使狄青為秦州刺史涇原部署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
副使景泰為西上閤門使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也後三
日信及青各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信青並兼本路經略安撫副使
實錄在辛亥百官表在壬子今附此 始賊以兵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
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北敗沒賊踰平涼至潘原
泰率兵五千從間道赴援而先鋒左班殿直張迪逗遛不進泰斬以徇遇
賊彭陽西裨將夏侯覲以為衆寡不敵欲退守彭陽泰不許乃依山而陳
未成列賊騎來犯短兵接泰陰遣二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為疑兵賊徘
徊不進欲遁去將校請追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遂斬首千
餘級 先是上以西邊諸將數有戰功特召見之環慶都監宮苑副使范
全入奏近判知天都左右廂點兵然未知寇出何路上曰適有邊奏已犯

高平軍劉璠堡可乘驛亟往邊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鈐轄手詔令趣范
仲淹麾下起兵赴援全晝夜兼行比至平涼賊已解去全更禮賓榮刺乃
十月一日 狄青時亦被召會賊寇渭州急乃命圖形以進 知秦州韓琦
嘗奏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詔琦詳
度以點到弓手選其少壯刺手背充軍或為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遣
具利害以聞琦奏曰有唐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者蓋軍
令必行而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黥面以名正軍年紀浸
久耳目習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為兵但為刺面給糧則甘死戰鬬聖
朝因舊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夷求隨時御世不易之良制也
自逆昊寇擾西鄙乃於陝西點民為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
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隸屬外親或則雇人
應名更相為代而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托多是結衆逃遁以此州
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累陳揀刺土兵自是祖宗舊法今
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與民不殊請點為禁軍人給刺面
錢二千無用例物詔從琦請簡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仍給例物
命既下朝廷復檢會前奏令勿給琦復奏揀刺土兵人皆知為當今之利

雇無敢發明者慮生事已有責爾臣不避數十萬戶之怨捐軀建言衆情幸已帖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乃以臣一言故罷豈不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集成立事不亦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庚戌轉運司言剌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　秦州既剌保捷又增收保毅及三千人環慶保安亦各籍置是時諸州保毅總六千五百十八人爲指揮三十一此據本志因剌保捷附見河東河北義勇當慶曆初河北路總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八人河東路總七萬七千七十九人皆籍彊壯兵抄民丁涅手背爲之戶三等以上置弩一當稅錢二千三等以下官給各營於其州歲分兩番訓練上番給俸廩犯罪斷比廂軍下番比强壯此據本志因陝西剌保捷數遂附見辛亥以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兼知慶州范仲淹秦鳳路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秦州觀察使知秦州韓琦並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兼知延州龐籍爲左諫議大夫葛懷敏敗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居民多竄山谷閒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帝始聞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加職進官仲淹以西師久

無功素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琦初拜觀察使獨不辭曰吾君方憂邊豈臣子擇官之時乎及仲淹等累辭未聽琦奏乞并罷所受且言恐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爲得宜臣則壯年貪祿而以會有詔令琦依樞密直學士立位謝衛琦又言朝廷定著不可已恩亂皆不聽至是乃還舊職又還其官琦辭所遷官因臣得還舊職固榮矣賊犯隣境臣雖暫遣援兵實無毫髮之助官不當復遷不聽范仲淹附傳云遷樞密直學士右大中大夫尋并四路安撫經略招討使正傳云仲淹上表言不受所除官職帝不許初欲移仲淹鎮涇原仲淹請與韓琦同經略帝用其言復置四路經略招討安撫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按此則初除密直諫議時未嘗兼領四路也又按韓琦家傳十月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十一月與仲淹同爲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並駐涇州行狀亦云十月爲諫議密直十一月爲四路帥而實錄乃於辛亥日因仲淹琦籍進官職即書三人兼領四路仲淹琦並駐涇州與附傳家傳行狀並不合又按仲淹讓表稱冬至後一日慶州地震此年冬至乃十一月初二日讓表殊不及兼領四路事則此時必未有此指揮若遂與密直諫議同受讓表不應不略說及也疑行狀所云十一月必得實而家傳所云十二月者琦是月始到涇州爾龐籍修撰子谷寨成降詔獎諭已見四月戊子今與仲淹琦同進官職志以是月己酉王信狄青等破賊功但史所記或殊略又檢籍附傳正傳司馬光紀談並不載籍兼領四路事王珪神道碑略載亦不詳今以仲淹琦附傳仲淹正傳琦家傳行狀及仲淹讓表爲據於辛亥日仲淹琦籍進官職下且削去並爲陜西四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琦仲淹並駐涇州凡二十二字詔永興軍如四路置部署兼本路安撫使提舉乾耀等州軍馬　衛州防禦使知澶州郭承祐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帝有中使過澶州延入閤帶軍關補何人使者曰聞朝廷方擇才武承祐起挽強自衒左右皆笑已而果有是命　癸丑贈涇原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葛懷敏爲鎮西軍節度使兼太尉謚忠愍子宗晟宗壽宗禮宗師皆遷官妻壽寧郡王氏爲河內郡夫人涇原鈐轄知鎮戎軍西京左藏庫副使忠州刺史曹英爲華州觀察使涇原都監供備庫使李知和爲秦州團練使涇原都監閤門通事舍人趙珣爲莫州刺史涇原都監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王保爲左衛將軍賀州刺史涇原都監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王文爲左龍武軍將軍涪州刺史環慶都監內殿崇班劉賀爲右龍武軍將軍嘉州刺史鎮戎軍都監內殿承制李岳爲右衛將軍端州刺史天聖寨主內殿崇班

張貴爲右龍武軍將軍蜀州刺史西路都巡檢內殿崇班趙璘爲右龍武軍將軍漢州刺史涇原路巡檢東頭供奉官楊遵爲右驍衛將軍賀州刺史瓦亭寨都監左侍禁閤門祗候許思純爲右屯衛將軍潮州刺史籠竿城弓箭手巡檢右武禁姚奐爲右屯衛將軍汀州刺史西路巡檢左班殿直閤門祗候李良臣爲左千牛衛將軍梅州刺史涇原都監巡檢司步軍監押左班殿直董謙爲左千牛衛將軍涇原同巡檢三班奉職唐琥涇原路都監司指使三班奉職霍達並爲太子右司禦率府率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李良臣回年九月復見慶曆五年三月韓琦疏言李良臣自虜來歸蓋良臣此時實不死也按趙珣傳珣亦不死後沒于虜中　甲寅以翰林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王堯臣爲涇原路安撫使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副都知藍元用副之始堯臣還自陝西請先備涇原弗聽及葛懷敏敗上乃思其言故復遣堯臣往於是前所格議多見施行復任韓琦范仲淹爲統帥實自堯臣發之　河東都轉運使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文彥博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兼涇原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　丙辰命右正言知制誥梁適爲回謝契丹國信使　丁巳賜環州戍卒緡錢有差　戊午

詔發定州路禁軍二萬二千人乜涇原路人賜裝錢千五百俟至長安更
賜千錢 庚申詔陣亡將校妻女無依者養之禁中 辛酉御崇政殿閱
龍衛軍士武藝 乙丑詔涇州南有間路自宜祿縣徑至邠州宜令置城
寨以守之 丙寅契丹遣林牙保大節度使蕭偕來報徵兵本紀云遣使
來再致誓書報徵兵按實錄不云再致誓書契丹傳又不載蕭偕事今但
從實錄 丁卯涇州觀察使知渭州王沿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
降知虢州坐葛懷敏之敗也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敏趨鎮戎沿馳
書戒勿入冢背城爲寨以濂師誘寇寇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
至定川果敗寇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爲疑兵賊引去先
是沿子豫謂懷敏非將才請沿奏易之沿不聽故及 戊辰御史中丞賈
昌朝上疏言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
其權當時以爲萬世之利及太祖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胄賞
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禀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自此已來兵
不復振近歲恩倖子弟飾廚傳沽名譽不由勳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
不過利轉遷之速倖賜之厚爾禦侮平患何望於茲然乘邊鄙無事尚得
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練固難指縱將未得人

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必致敗此削方鎮兵權過甚之
弊也且親舊恩倖已任軍職者使當爲將兵謀戰法素不知曉一旦付千
萬士卒之命使膺人致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臣謂守方鎮者無
數更易管軍并刺史以上官秩宜審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勳李昭亮
輩恩倖之人尚在邊任宜速別選人代之此臣所陳救弊之端也方今邊
備之尤切者凡六事其一曰馭將帥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
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
雪太祖皇帝着㲲帽被貂裘御講武殿氊幄顧左右曰今日此中寒不能
禦况伐蜀將士乎卻脫所服裘帽遣中使馳騎往賜全斌此御以恩也又
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等討江南召彬立於前漢瓊等立於後授匣劍曰副
將而下不用命者得以專戮之漢瓊等股栗而退此馭以威也今命將帥
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悅者以例
所當得也蓋向來錫與一皆用例如舉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可以動
其心也又陝西四路自部署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軍政必相參謀之
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
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效爵賞威刑皆得便

宜從事偏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芟權賦稅府庫之物皆得
而用之如太宗監方鎮過盛雖朘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罰及用財
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有敗則必誅此所謂馭將之道也其二
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屬蓋土兵遺制也且戎居苦
寒沙磧之地惡衣食好馳善射自古御寇郤胡非此不可然河北鄉兵其
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爲賊破其存者十有二三臣以謂河北河東強壯除
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外每因閱習則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
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爲軍其才能絕類者籍記其名姓而遞補之
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俸多就黥刺混爲營兵今宜優
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爲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餽爲不
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
卒太祖朝下令諸軍食無肉衣無帛營舍之門有鬻酒肴者則逐去之士
卒有服繒綵者則笞責之異時披甲鎧冒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以當百
今營卒驕墮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權
正授者雖未能易此制即不須一例使爲部署鈐轄且於其間擇實有材
勇可任將者授之又今之兵器多詭狀造之不精且不適用虛費民力宜按

八陣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之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卻相
隨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患衆不爲用乎其四曰制戎
狄今戎狄蕩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一
虜合從以犄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賂是朝廷歲遣二
虜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綿亘
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
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
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
國之患也宜度西戎諸國如沙州唃斯明珠滅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貞
高麗新羅等處皆舊通中國今爲二虜隔絕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
則二虜必憾於諸國矣勢撼則爲備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
蕃部且屬戶者邊陲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
朝廷恩威不立撫取乖方此爲強虜脅從而塞上諸州藐焉孤壘蕃部既
壞上兵亦衰恐未有破虜之期請令陝西諸路緣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
部之名多設方略務在招集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
爲首帥如河東折氏比庶可爲吾藩籬之固矣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封

禦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審謹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隰州。李繼筠鎮昭義。趙贊領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榷之利悉輸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召募勇士。以爲爪牙。故邊臣富於財。得以養死力。爲間諜。蕃夷情狀。無不預知者。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遣不過數千錢。但略涉境上。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虜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絕而莫通。天子顧鑒藝祖將帥之制。邊城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爲爪牙。而臨戰蹈不測之戎。入萬死之地。覘伺微密。採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自効自衛。無敗將之辱。募死力爲覘候。而坐知敵來。免陷兵之恥也。始昌朝館伴契丹使者。建言和親辱國。而尺地亦不可許。朝議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市於元昊。昔尚給贊欲助唐討朱泚。而陸贄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今安知契丹計不出此耶。於是命昌朝報使契丹。昌朝力辭。因奏此疏。上嘉納之。　原州屬羌明珠滅藏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首尾隔絕鄰道。范仲淹開涇原。欲

襲討之。已而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嘗已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爲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昊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壯取細腰葫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則亡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胡蘆諸寨。此年三月乙未。涇原請於細腰城。屬羌地內。建築堡寨。詔許之。竟不關興役。仲淹十月乙巳。乃有此奏。當是爲二族所隔。未能建築。將議討之。故仲淹以爲不可。至四年十二月乃辛城細腰也。　十一月壬申。詔閤門自今契丹使不以官高下。並移坐近前。舊例垂拱殿燕契丹使。坐在西皇親節度使位少後。集英殿大燕在學士少後。並近南別行。至是蕭偕言北朝坐南使班高。而南朝坐北使位絕下。既許陞坐。偕又言與北朝儀制未同。故又遇大燕。移參知政事背在東陛。契丹使坐自此始。　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王洙節制無狀。已勒閤門以行典憲。甲戌。詔罷洙龍圖閣直學士。降爲天章閣待制。昌朝又言洙不當復領近職。丙子。詔洙落天章閣待制。　詔此今臣僚薦使臣須較弓馬。而久不得引試。自今預薦者並還一資。達上任使　庚辰。詔涇原路弓箭手屬戶避寇未還者。宜令經略司招輯之。　置登州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其月給料錢五百文。立威遠之下。克戎之上

知慶州范仲淹言陝西駐泊兵士自今滿三年。即已與添支錢。從之。　辛巳。徙知渭州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文彥博爲秦鳳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秦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滕宗諒爲天章閣待制。環慶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知瀛州張亢爲四方館使。涇原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渭州。先是帝以涇原傷夷。欲令范仲淹與文彥博對易。遣內侍王懷德諭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獨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夷夏稍安。事不至易。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修環州鎮戎諸寨。藉此兩路事力。必能建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計議。選練兵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於是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緣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之。仲淹與韓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淹之請也。三人分領四路。卒不得其月日。今因秦慶二州改命帥守并書之。余靖奏議。亦稱聞已降敕命差韓琦等充四路都部署。

韓琦范仲淹於涇州駐劄。仍是文彥博知秦州。時韓琦等爲四路都部署必與文彥博知秦州同。是十一月辛巳日也。實錄於十月辛亥日。即書三人分領四路。已辨其誤矣。　初葛懷敏軍敗于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敢勇諜知賊遠近形勢。報旁郡使爲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戰沒者哭於佛祠祭酹之。因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欲。於是士卒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　北作坊副使蔣偕知涇州。　集賢校理余靖言。臣竊聞已降勑命差韓琦等充涇原等四路都部署。韓琦范仲淹並於涇州駐劄。仍差文彥博知秦州者。臣聞兵之勇怯在乎將。勝敗在乎氣。竊見賊昊侵軼邊鄙已來。大戰者三矣。延安之役人猶勇鬭。好水之師陷虜伏中。定川之敗不戰而走。此皆賊乘屢勝之氣。而吾將勇怯之分也。臣觀賊昊雖曰小羌。其實黠虜。其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剪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常勝之勢。金明之核最近賊庭。故先取之。豐州之地。援兵難集。故次取之。涇原將帥軟懦。故又次取之。此乃賊知先後之計也。臣竊料沿邊諸郡最富實者秦州。賊所以盤桓未敢攻秦州者。三爲邀川尚殘雜羌未附。而韓琦爲守也。此賊昊之所畏

朝廷之所恃也今可憂者邈川唃族為賊所侵漸已衹折一恃去矣其餘雜羌附漢者未必全歸賊者未必誅向我堅者往往族滅而不能救今雖受我封拜賊兵若至其肯出死力而捄我乎此二恃去矣若使韓琦且守秦州招懷種落撫以恩信訓勵士卒贊以忠果猶須精擇材勇以為鬬將庶幾完輯三恃使賊有所畏可也今乃專委文彥博許懷德守此一路臣深為朝廷憂之臣亦非敢横議沮事但以三軍所恃者將爾韓琦數年在邊雖未成功羌賊知名士卒信服今一旦使文彥博代之恩信未洽緩急有難兵將肯用其命乎且彥博新進懷德無聞羌賊固輕之矣今雖以韓琦范仲淹在涇原遥制諸路以為聲援但盖秦州之憂爾賊若出其上策以一軍守无亭則涇渭之師不得南矣以一軍趨隴坻則岐隴之兵不復西矣以一軍直擣秦州而援兵不至雜羌外附則秦州非我之有也賊若出其下策前驅雜羌恣在掠奪則吾之救兵可至勝負未可知也若謂賊輕去巢穴以為不然此所以出我不意也臣以為當今之計不若急遣韓琦兼領大帥歸鎮秦州增兵故關以扼衝要諸路有急不妨應援此最安危之機也盖涇州之戍以當兵衝以成輔車之勢一大將居之足矣更宜選擢材勇以代懷德亦最急也賊自屈強已來未嘗挫折若得勇將以摧其鋒則庶可屈伏矣朝廷處置大事臣妄言其間并侯鼎鎮不報　壬午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知貝州張茂實為西上閤門使知瀛州茂實副富弼再使契丹議論雖出弼然茂實亦安重習事故特遷之　詔文武臣僚按邊任而辭者令御史臺舉劾之　甲申以泰山處士孫復為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復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陞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宋史全文呂中曰春秋之學前乎此凡例而已自孫太山治春秋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推見王道之治亂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義是雖窮理盡性全体大用未及於伊洛之精微然自孟子而下其有此學乎此吾我祖宗涵養之力也　謹義曰祖宗法度寬簡上之所以作成激厲者有在於科目之外下之所以沈潛歷染者亦不盡出於程文之中故起孫明復於泰山而處之胄監師儒

之地拔蘇洵於眉山而置之容臺樞閣之中起程頤於西洛而寘之廣夏細旃之上則其所以特出一二以聳動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之所以盛也　乙酉命樞密直學士楊偕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姚仲孫殿前副指揮使李用和馬軍副都指揮使曹琮並管勾制置軍器司鹽鐵副使林瀍鹽鐵判官方偕入內副都知岑守素同管勾　丙戌占城國主刑卜施離值星霞捧遣使獻馴象三　乙丑降石州刺史向進為崇儀使梧州刺史西京左藏庫副使高惟和為供備庫副使李禹珪與從周並為內殿承制閤門祇候都從政內殿崇班閤門祇候趙瑜並落職坐定川之敗也高惟和李禹珪與從周當敗時不見此三人官職名姓王淵郭綸二人不死亦不見責降韓貲胡恩與都從政供不赴援貲恩獨不責降劉湛與向進供不赴援湛獨先責降當考　辛卯詔知永興軍鄭戩兼管勾陝西轉運司計度糧草公事戩建言凡軍行所須顧下有司相緩急析為三等非急切罷去先是衛史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奏歲減三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衣冠子弟多豪恣戩治之頗嚴甚至黥竄法外人皆惕息　詔陝西見屯軍馬宜令四路都部署司相度分其半屯次邊　又詔京朝官請侍養而親疾愈者須一年乃聽朝參　詔以河中府同華耀商虢解陝慶成軍並隸永興軍都轉運司　甲午以瀘州烏蠻王子得蓋所居為姚州仍令有司鑄印給之初本州言管下溪洞華州定州高州奉州清州宋州納州晏州浙州長寧州十州皆自唐以來及本朝所賜州額今烏蠻所居族盛旁有舊姚州廢已久烏蠻累使人詣州願得州名以長夷落故許之其後得蓋又請降黄敕亦許焉已降黄敕乃四年五月事今并書余靖奏議云朝廷與得蓋州印而不與官得蓋遂作過此事當考　乙未貶知邠州東上閤門使馬崇政為衛州司馬坐違經略使范仲淹約束也　丁酉徙通判雄州太常博士梁蒨通判德州初契丹使蕭偕入境而接伴未至蒨遂引至京師知諫院田况劾其不俟命故徙之知雄州六宅使忠州刺史杜惟序壽亦徙知滄州坐專遣蒨也及知諫院張方平使契丹還言雄州守將委任甚重惟序雖未能有長才遠略察其識用頗為通審去春已來值邊多事隨宜應副無大曠失臣比在朝聞議者多以蕭偕之來惟序不合專遣通判接伴入界蓋其時北戎已釋兵間朝廷未弛備戎帳不自安於燕京故遣侍走馬來使又涿州牒報先約定過界日辰詳此事理惟序倉卒處置蓋應止之別召疑生事爾臣竊觀河北中路武臣守郡者悉出惟序之下

其於崇飾廚傳惟序實不足向來雄州守將如葛懷敏輩皆以善承迎得虛譽誤採擇終敗大事若惟序守分務實今乃左遷恐非所以勸邊臣也王克基前在滄州以賄聞顧擢引進士知定州張茂實徒以出使道途之勞自供備庫使授東上閤門使知瀛州王克忠無他勤効近得遷刺知貝州惟序當邊事紛紜之際應接一年事已定而更被責去郡朝廷賞罰差別於茲有累伏乞錄惟叙用心之實不使廢於悠悠之毀得比茂實授一橫行在臣觀之諒未爲忝至于任用之間亦望使之以器令得盡其才不報脩鄞人也　錄填縣尉賈從政于靖爲蘄縣尉荀爲鄧社齋郎仍賜錢五萬以從政與盜力鬭而死也　戊戌詔凡有劫盜入州縣城其長吏都監巡檢令長並劾罪以聞　又詔河北見教習義勇宜並放歸田里俟來歲正旦分作四番勾集訓練　徙青州都監衣庫使賀州刺史王果爲永興軍鈐轄　十二月庚子朔涇原路安撫使王克臣言今体量定川之敗其失有四不住元亭奔五谷口一失也離開遠堡北不入鎮戎軍由西南直移養馬城二失也自養馬城越長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見賊不能盡死四失也其長城壕深闊各五七丈最爲險固舊有板橋爲賊毀去斷官軍歸路別築道二十四自行賊馬塹定川水泉上流將佐無覺知者而

懷敏棄穫據其屬諫正多不聽始則貪功輕敵至定川賊衆四集倉皇不知所從遂議南遁使數萬之衆投于死地勁兵利器如委溝壑用兵以來無辱於此望勑邊臣自今深鑒前弊不可更驅士旅以陷敗機也　河地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張存言河北幸無事願以故官留成德辛卯詔存復爲兵部郎中知成德軍　徙判成德軍揚崇勲判鄭州　壬寅詔兩制舉文武官各一員爲武學教授從御史中丞賈昌朝之言也　己巳賜渭州崆峒山慧明院主賜紫僧法淳號志護大師法淳法渥法汾並賜紫衣行者雲來等悉度爲僧初法淳率其徒與西賊戰能護守御書院及保蕃漢老幼孳畜數萬計故賞之　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諒之言也宗諒言自定川喪師朝廷命韓琦等都統四路則逐路帥臣當稟節制其官號不可同稱也　癸亥降秦鳳都監崇儀副使馮詰爲禮賓副使初詰與都監齋再升同路進兵攻蕃部李宮家族分兩陣鬭敵而不知再升戰沒至是經略司言詰焚蕩族帳甚衆蕃部畏服而再升之死實不相從又無退怯之狀然師出無功故降之　詰明年六月復故官　乙丑契丹國母遣林牙河西節度使耶律庶成崇祿卿趙成契丹遣定難節度使耶律宗步府

監張旦等來賀正旦　是冬宰相呂夷簡感風眩不能朝上憂之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剪以賜卿又問群臣可任兩府者其寵遇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寸一日見上誤忘一拜而起外間譁言呂相失儀漢州人張紘時舉制科在京師聞之曰呂公爲相久非不詳審者今大朝會而失儀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後旬餘遂感風眩云是年冬至不受朝不知所指何日也此據司馬光記聞當考夷簡得疾實錄並不書此據本傳按朔曆丙辰夷簡以疾請告上許之癸亥夷簡又以久疾辭中書樞密商量文字詔有大事即與夷簡議之然不載中書樞密商量文字元降指揮是何日又不載拜司空平章重事及剪髭以賜不知何也今但從本傳稱是冬而略其月日須細考之會要十二月二十六日宰臣呂夷簡言所患未痊右手尚難舉忝居重任深不自安乞罷政事未賜俞允切慮中書樞密院公事稽滯乞面說與章得象晏殊等兩府事並請一面商量進呈施行乞特降指揮詔答依奏如有大事即與卿同共商量又云慶曆三年正月朔宰臣呂夷簡遷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累以疾求罷朝廷異數留之也所稱正月與本傳不同當考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六十七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口一千四百八十三萬一千九百二客戶三百七十六萬四千六百二十六口六百二十九萬二千八百三十三　元昊之貴臣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皆有材謀偽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多以謀間之剛浪凌即旺榮也始旺榮荅范仲淹書求和語猶嫚仲淹既去龐籍代知延州乃言諸路皆傳元昊爲西蕃所敗野利族叛黃鼠食稼天旱賜遺互市久不通飲無茶衣帛貴國內疲困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爲書賂蕃部破丑使達旺榮言旺榮方總靈夏兵儻陰圖內附即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僧法淳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凌詐使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青澗城請降种世衡知之曰與其殺此三人不若因以爲間命監商稅出入有驕從甚寵又爲蠟書遣王嵩遺剛浪凌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俸錢月萬緍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緍畫龜喻意剛浪凌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頗疑剛浪凌二已不得還所治且錮嵩窖中遣教練使李文貴以剛浪凌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豈欲通和耶文貴自言用兵來牛羊悉已賣契丹一絹之直爲錢二千五百人情便於和時世衡已去青澗城籍不信其言意虜欲款

吾軍。止文貴於青澗城。數月賊果大入。敗葛懷敏于定川。世衡傳云。李文貴至青澗城。世衡以白籍。按世衡春時已徙環州。以文貴書白籍。籍必非世衡。若始謀遣嵩。則固世衡也。朝廷益厭兵。會契丹使者來。亦言元昊欲歸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宜洗心自新。記聞稱梁適使契丹。契丹主親與言。按適以十月十七日受命。其還朝必在冬末。或明年春首。按籍自青澗城召文貴至延州。遣至夏州。又從夏州却回延州。必數月事。而明年正月賀從勗已來。從勗之來。又在文貴却回延州後。期程太迫。然則契丹所言優禮元昊。不當是適初聞之契丹主也。蕭偕以十月二十六日入見。此言或蕭偕所致。適歸自契丹。亦繼言此。故朝廷亟遣適與籍議之。其密詔籍招懷元昊。必不因適使歸始有此。密詔決在前矣。今約墓誌銘稍刪潤之。王珪撰梁適墓誌云。契丹遣劉六符來報元昊欲納款。朝廷命適復聘契丹。已而元昊令賀從勗齎表至境上。又命適使延州。遂定元昊復臣之禮。按六符以九月二十五日。持契丹誓書與富弼俱來。六符之來乃報聘也。十月二十六日。又遣蕭偕來言撤兵。梁適先以十六日受命爲回謝契丹使。所云回謝。蓋指蕭偕非劉六符矣。墓誌恐誤。然亦可見使南朝以優禮招懷元昊。實非梁適初聞于虜主。劉六符固嘗言之。或優

禮招懷之言。更自蕭偕出。記聞誤也。記聞所以誤。蓋緣實錄所載賀從勗語云。南朝遣梁侍郎到北朝。令北朝諭西界通和。不知北朝欲令西界通和。劉六符固嘗已先言之。梁適往聘。蓋申舉前議。雖契丹實對梁適遣人諭元昊通和。又語適。令南朝優禮招懷。亦非事始也。今載優禮招懷元昊事。但云契丹使者來言。不指名劉六符及蕭偕以示疑。於是密詔籍招納元昊。元昊苟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爲元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驕蹇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本朝。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王不得爲臣。紛紛至今。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群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國家久承平。民不習戰。故屢爲汝勝。今邊民益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邪。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將使博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必欲殘彼而取快也。汝歸語汝王。若誠能悔過從善。稱臣歸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禮數必優於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爲言之朝廷。使彼此休兵。其誰不受賜。籍乃厚贐遣之。元昊固欲和。而耻先言。及文貴還。聞籍語大喜。亟出嵩於穽。厚禮之。使與文貴偕來。月

余文貴復持剛浪凌及其弟旺令鬼名聿。卧譽諍等書抵籍議和。且云。如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嫌其不遜。未敢復書。請于朝。詔籍復書許其和。而書稱旺榮等爲太尉。籍言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可復臣矣。今其書自謂寧令或謨寧皆虜官。中國不能知其義。稱之無嫌也。詔聽籍言。既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稱臣納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而主若自奉表章。乃敢達之朝廷。名號正。則議易合。爾時方議修復涇原城寨。籍恐虜猝犯之。耽其功。故數與其使往反計議。抑止其僭。亦不決然絶也。遣間事諸書不一。今酌取其不相抵牾者。聯書之。龐籍正傳。附傳。墓誌。神道碑。种世衡傳。墓誌。沈括筆談。司馬光記聞。元昊正傳。附傳。實錄所載賀從勗語。皆在是也。宋史全文大事記曰。任一狄青而嶺南平。拔青於行伍者。執政龐公籍也。擢一种世衡而西邦捷。置世衡於幕府者。參政范公仲淹也。得一明鎬。而貝州平。薦明鎬以討賊者。相臣文彥博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楊繼成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衡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八　一送

宋 仁宗五十一

李燾續通鑑長編 嘉祐六年二月丁巳，詔宗室賜名授官者須年及十五乃許計年轉官。 辛酉，奉安明德章穆皇后御容於普安禪院之重徽殿。 癸亥，詔宗室上墳陵，毋得以黏竿彈弓隨行。 乙丑，詔：如聞良民子弟或為人誘隸軍籍，父母泣訴而不得還者，朕甚閔之。自今有司審其所從來，隸籍百日內父母訴官者還之。 丙寅，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 戊辰，詔樞密院：自今內殿崇班以上須年二十方聽受差遣。 辛未，御崇政殿試禮部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 三月乙酉，召輔臣觀御書兗州至聖文宣王廟牓。 癸巳，賜進士王俊民等一百三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二人及第并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四十三人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史。俊民，掖人也。 戊戌，契丹歸明人武珪為下班殿侍、河北沿邊安撫司指使。珪，本鎮州人，陷虜歲久，頗知虜中事，至是上所畫契丹廣平淀受禮圖，特錄之。 己亥，宰臣富弼以母喪去位。 庚子，以富弼母喪罷大燕。時同知禮院安成裕言：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燕，以表優卹大臣之意。上亟從其言。成裕，殊子，弼妻之弟也。議者或以為過云。為大臣母喪輟宴，仁宗盛德也，而實錄及會要乃云議者皆以為非，是不然矣。謂成裕與例親嫌，不當建請，則猶可。今略加刪潤也。 辛丑，賜衛州進士程汝吉、周頵粟帛，以轉運使言其文行推于鄉里也。 壬寅，封皇第十一女為永壽公主，第十二女為寶壽公主。寶壽，周賢妃所生，後封冀國。永壽，董淑妃所生，後封邠國。 甲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過入直，許一人主湯藥，祁以羸疾請之也。 戊申，幸後苑賞花釣魚，遂宴太清樓，出御製詩一章，命從臣屬和以進。 詔禮院封柴氏後為崇義公，以奉周祀，其六廟在西京，而歲時祭祀無器服之數，其令有司以三品祭服一、以四品祭服二，及當用祭器給之。 庚戌，詔大理寺命官有不當書罪而據拾文致者，其本處官吏並劾罪以聞，從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所奏也。收要詳之，不須具載。 夏四月戊午，刑部郎中直昭文館冦平知淄州，仍理轉運使資序。侍御史陳經言：平前為淮南轉運使，市物不償價，已嘗彈奏之，請罷所理資序。詔可。 庚申，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屯田員外郎李師中權本路轉運使。初，師中劾知邕州蕭注治邕八年有嗣

兵十餘萬不能操而用之，乃入溪峒貿易搭斂，以失衆心，卒致將卒覆敗。
經略使蕭固措置乖繆，與轉運使宋咸黨附，注既貴荊南師中優言注罪
貨阻或謗略，儂智高所閒民，雖寨五華爲奴，又擅發溪峒丁壯，米黃金無
帳籍可鉤考，爲國生事。案法當斬，今就橫行降一官，自都監作鈐轄，不知
此何名也。詔遣中使李若愚鞫實，注竟坐此責為泰州團練副使安置，固
及咸皆追官勒停。按李師中傳，注泰州安置，固咸皆追官勒停。注傳亦云為
泰州團練副使安置，與師中傳合。實錄乃於七月十七日書蕭固追三官
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泰州團練副使，宋咸追一官勒停，含安並同實錄，
獨不見蕭注有何罪罰。既實錄會要所載蕭固追三官下必有脫字，所載
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泰州團練使，則蕭注事也。王安石集有貴蕭注制辭，
所載官位實與師中傳及注傳同。今從師中傳及注傳，先
附見注罪罰。其固咸追停於師中推遭之後，其固咸所坐，仍於七
月十七日書之，更俟考詳。辛酉，權三司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包
拯為給事中、三司使。拯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
民。拯特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間輒逃去，拯請其妻子者類
皆釋之。二事或自有月日，則此當削去。詔嶺南官吏死于儂賊，而其家

流落未能自歸者，所在給食護送還鄉。甲子，契丹國母遣林牙左威衛
上將軍蕭扆、四方館使寧州防禦使韓貽孫，契丹遣始平節度使蕭禧、崇
祿卿李庸，來賀乾元節。庚午，右正言王陶知衛州。時臺諫共言陳旭不
當為樞密副使，上弗聽。陶既引疾在告，又先自乞罷，因許之。癸酉，詔凡
入貲為郎至升朝者，戶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衛前，自餘免其身而止。若
入官後增置田產直五十萬以上者，復役如初，備代者聽之。丙子，大理
寺丞郭固編校祕閣所藏兵書。先是，置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祕
書，獨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書殘缺者，多不能備補也。
庚辰，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陳旭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三司使、給事
中包拯為樞密副使，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諫
趙抃知虔州，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
侍御史呂誨知江州。旭始除樞密副使，或言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
等，故有此命。介等遂交章論列，且言旭頃為諫官，因張彥方事阿附貴戚，
已不為清議所與；及知開封府，嘗賤市富民馬，納外弟甄昇於府舍，恣行
請託。上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彈斥內臣其衆，雖用事如楊懷敏、
何誠用、武繼隆、劉保輩，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此汙臣，志聰臣不識面，世

寧弟娶臣妾男之孤女，久絕往來。若嘗為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吏辨劾。
遂家居求罷。上以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
上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耶？而介等言不已，故兩罷
之。陳旭本史傳既載旭自辨辭，又云仁宗知言者非實，以手詔召旭出。載
旭自辨辭可也，今亦具存之。所謂仁宗知言者非實，則有所緣飾矣。它書
皆無此，今不取。唐介宋史傳云：介與趙抃、王陶等論升之姦邪，又結中人
圖大用。與御藥王世寧連姻，不可大用。與王世寧連姻，則呂誨章及升
之自辨已見，獨闕士良。又鮑本末，誨等并言史志聰，武來史誤以志聰為
士良。兩當考。志聰至和元年正月為入內副都知，嘉祐三年五月為入內
都知。宋史全文呂中曰：宦官宮妾使於小人而不便於君子者也。後世
人主除拜大臣，不謀於外朝，而謀於內朝，則過矣。故石顯者，貢禹元成之
所倚也；梁冀者，胡廣趙戒之所託也；高力士者，楊國忠之所恃也。此自古
小人未嘗不與宦官宮妾外戚為一者，我朝所以無內朝之患，以外朝之
除拜，在內不得而知；內之請謁，在外可得而抑之也。初，諸路敦遣行
義文學之士赴京師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館于太學，即舍人院
試論策。五月丙戌，賜徐州顏復、潤州焦千之、成都張樸、荊南樂京等七

人進士出身，四人同出身，餘悉授試校書郎。復，太初子；樸，綵子也。時濮州
李植道卒，岳州顏立有喪，梓州章袞、蜀州張中理、處州吳獻、廣安軍蒲
伯明、越州吳孜等五人辭不就試，復等既推恩，亦以試將作監主簿命之。
張唐英考異云：明年又賜顏立同進士出身，當考。戊子，司天言：六月朔
日當食六分半。詔禮院檢詳故事典故以聞。庚寅，禮院請其日皇帝素服
不御正殿，毋視事，百官廢務，守司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門僕守四門，巡
門監察鼓吹令帥工人以方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龍蛇鼓隨設於左。
東門者立於北塾，南面；南門者立於東塾，西面；西門者立於南塾，北面；北門者
立於西塾，東面。隊正一人執刀，帥衛士五人執五兵之器，立於鼓外，矛處
東，戟處南，斧鉞在西，矟在北。郊社令立攢於壇，四隅朱絲縈之三匝。又設
黃麾在北，龍鼓一面次之，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靜立，俟司天官曰日有
變，工人舉麾，齊伐鼓，祭告官行事，太祝讀文，其辭以責陰助陽之意。司天
官稱止，工人罷鼓。如日陰晦，太陽不見，即不舉麾，不伐鼓。從之。乙未，吏
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余靖為尚書左丞、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廣州。時
嶺海猶未平也。靖再辭而後受，謝表云：士卒感邕遣大衆，網被違逃，峒徭僭
竊，遣戍俟擾，還尋及之，而諸賊列郡，聞風而震驚，因即聘以召臣伴單車

而論填韓高夷聽命。頻謀首惡之人。而琛樹貪以求鈍交爭之患。亦既與之。鈞天。各守封疆。前此令之必行。誅吾國之能得。賜以頒賜之外。所識相遣。鮮職此州。以辦邊事。去年八月。朕量安撫時可附此。　丙申。詔諸知州軍。及兵官許造酒者。毋得貴易。及以析物價。　丁酉。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呂景初同詳定均稅。　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工部尚書知制誥。集賢殿修撰宋祁卒。贈刑部尚書。祁兄弟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為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其兄。論者謂祁不至公輔。蓋亦以此。祁自為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岌業。為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為匕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自為左誌右誌。及治戒以授其子。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謚景文在治平三年。今并書。　己亥。馬軍副都指揮使淮康節度使張茂實。落管軍。知曹州。初。趙県代韓絳為御史中丞。亦言茂實不宜典宿衛。未聽。及県為樞密副使。復言之。而言者又劾茂實販易公使所遣卒殺人于外。茂實因以老自請解兵權。始命出守。　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嘗奏疏言。為國之道。防患於未然。遠嫌於萬一。所以安群情。止邪謀也。伏

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頃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讒說傾宰相。重搖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為小人所指目。近則為羣臣所疑懼。雖聖心坦然。於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惑也。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無它腸。亦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憂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馬。適足以啓天下之惑。動天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之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昔王郎自稱劉子輿。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偽。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扇羣情。眩惑使之然爾。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敵時受命知永興。久之茂實乃罷。　庚戌。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又遣官疏決三京。　詔凡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並聽回避。初。翰林學士知審官院賈黯言。伏見大理寺丞雷宗臣除太子中舍。以父名乞回避。從其請。臣按曲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釋者曰。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據律文。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釋曰。府有正號。官有名稱。府號者。若父名衛。不得於

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得為卿之類。又諸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者。杖八十。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按宗臣父名顯忠。而避中字。於禮所謂嫌名。臣謂既許避免。若復有如此而不避者。豈得冒犯禁之律。如前代故事。東晉以王舒為會稽內史。舒父名會。求易他郡。時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復改會為鄶。舒遂行。後又以舒子允之為會稽內史。允之亦乞更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下八座詳之。給事中譙王無忌。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夫王命之重。不得崇其私。又故事無祖名辭命之制。唐賈曾除中書舍人。父名忠。固辭。議者以中是曹司之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至於國朝。雖雍熙中嘗下詔。凡除官內有家諱者。除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然推尋國初迄于近年。或小官許改。或大臣不從。或雖二名嫌名而有許避者。或止犯單諱而有不許者。如建隆初。慕容延釗除同平章事。以父名章。改為同中書門下三品。吳延祚以父名璋。改為同中書門下三品。趙延進除起復雲麾將軍。以延進父名暉。改授起復光祿大夫。天聖中。著作佐郎王傳。父名著。奉禮郎張子奭。父名宗禮。以傳為大理寺丞。子奭為太祝。皆請避而許者。如淳化中。畢士安。父名義林。除翰林學士。天聖中。韓億

父名保。除樞密直學士。景德中。王繼英父名忠。賜推忠功臣。天禧中。寇準父名湘。除襄州御度使。天禧中。劉筠父名繼隆。除龍圖閣學士。近年楊偉父名自牧。為羣牧使。皆曾固辭。此又雖請避而不許者。前後許與不許。繫之一時。蓋由未嘗稽詳禮律。立為永制。請約雍熙詔書。自幾品官以上。每有除授。若犯父祖名諱。有奏陳者。先下有司定。若於禮律當避者。聽改授之。餘不在避免之限。上令太常禮院大理寺同定奪。而言父祖之名。為子孫者所不忍道。不繫官品之高下。並聽回避。故以律文申明之。　庚戌。詔河北沿邊安撫司。禁北人捕魚於界河。初。界河屬我境。而北人潛入河中捕魚採葦。雄州移文涿州。詰之。契丹驅所犯人榜境上。隆緒之就和二十四年。亦自約束。久之。北人或由海口載鹽入界河。涉雄霸抵涿易者。邊吏因循不能止。於是宮苑使忠州刺史趙滋知雄州。遣巡兵捕殺之。且破其船。乃復舉捕魚之禁。趙滋先以宮苑使知保州。四月甲戌。領忠州刺史知雄州也。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初。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是日未初從西食四分而雲陰。雷電。頃之雨。渾儀所言不為災。權御史中丞王疇言頃歲日食於正陽之月。陛下避殿徹食。奉天抑己。方其食時。實亦陰晦。然於雲氣之間。尚有見者。固不得同不食。當時有司乃稱食不及分。而宰臣

集班表賀甚失陛下祗畏奉天之意今日食之初殊為晴徹既而陰雲所掩方遂不見亦不得與日不食同也雖陛下至誠修德答變感天必不欲激異為祥然恐有司或援近例乞班賀者臣故得以先事而言也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奏月日時刻及所食之分數至或為陰雲所蔽或食不滿分公卿百官奉表稱賀臣以謂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漢成帝永始六年九月日食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百姓屈遇禍在外也臣愚以謂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變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愚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君人者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欲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且所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臣職在禮部掌群臣慶賀表章不敢不言於是詔百官毋得稱賀。（明省請於社或附此）　庚申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匹以篆國子監石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建安人得象之族也得象為宰相嘗欲官之友直謝去終其身不仕　丁卯徙知鳳翔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崔嶧知河中府嶧所至貪汚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移河中未幾遂以刑部侍郎致仕　詔還曹利用所沒田宅利用既昭雪其家累有請于朝至是用祫享赦書而盡還之　癸酉樞密院奏近撥四百料錢近下禁軍填近上禁軍所有轉軍分例物即三分特支一分詔支一半（此據會要是六月二十二日事故附於酉日）　甲戌富弼為起復禮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辭不拜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或言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為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為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不快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又嘗言及宰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蓋嘗與韓琦論此今琦處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誠數奏願陛下勿復詢問斷自宸衷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人稍有間云（此據司馬氏記聞及蘇氏別志又參取弼所上劄子然謂弼與琦自此稍有隙恐未必爾更須詳考）上既許弼終喪弼以表謝因言竊聞新授提點銀銅場職方員外郎張述累有封章乞立儲貳其詞太

過頗涉歷彝事合婉微述乃傷於逼迫語當祕密述乃泄於張皇傳聞四方無不驚駭伏緣張述前知泗州絕無政譽臣在中書日亦曾見其闕失事狀本官必是恐朝廷不用遂強作此事雖云納忠而獻直實掩過以取名果若憂國愛君豈肯如此宣布況提點銀銅場將來例入職司如述小人不合升獎臣竊恐姦進之輩更相倣效妄陳禍福頻扰聖聰陛下或致憂隱切欲求嗣即於天聽卻成不便臣今雖不在陛下左右實則日夕憂慮寢食不安也且念自古帝王未有不任情喜怒殺害臣民恭惟陛下臨御已四十年未嘗枉怒一人況於刑誅固無分毫枉濫惟是仁慈寬恕甚於父母之愛赤子天下蒙被陛下大恩大惠深入骨髓上蒼觀覽豈無報應明知聖嗣非晚降育臣今所願者惟願陛下勤於政事之外凡百節謹目前愛玩多方制伏其心至於宴飲間動風發氣之物亦宜揀擇不令進御澄神靜思助以平和之藥必享萬壽無疆之慶永為宗社之主皇嗣之晚未足為慮此乃必然之理也弼又言竊恐陛下左右親近者知陛下求嗣心切一向希寵望幸各有誕育之意人人爭進則陛下雖欲制伏其心不可得也雖欲保惜聖躬亦不可得也如此則臣實為陛下憂之為宗廟社稷憂之臣嘗為上相義同股肱當與國家共其禍福不得不憂及此也陛下若不以臣為狂妄即乞以臣此意一一宣諭親近之人臣必料親近者皆有保惜聖躬之心各便省悟而能長守富貴即於陛下自然無憂實天下之幸也宗廟社稷之幸也聖嗣既係天命自有天時不可以人力強致臣受陛下深恩出於懇切不覺語及於此臣不敢避死陛下若肯聽納然後賜臣一死實亦甘心上復以優詔荅焉（按實錄明年正月甲戌徙知洺州職方員外郎余藻為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按英宗實錄治平元年二月己巳以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屯田郎中余藻提點廣西刑獄職方員外郎張述提點江浙等路鑄錢坑冶述蓋代藻者嘉祐六年未受命也不知富弼上疏時述何由已帶提點銀銅場職任或恐余藻在洺州時張述已先除提點銀銅場而實錄偶不詳或因富弼言遂罷述職乃更除也當考）　張述疏曰（此據張唐英政要附見不知弼當所指者否當考）臣讀書為儒歷覽經史而効官州縣惟有忠義常盡瘁於職業自登朝列伏見皇嗣未立中外憂之十餘年間已五次上書所言皆指陳宗廟社稷可安可危之事自知卑微天聽高邈伏慮衡石程書之時不足感悟宸聽又恐言詞激切觸犯忌諱為左右隱蔽臣伏念三聖寶位傳付陛下陛下在位既四十年未有繼嗣未審陛下曾子細思之耶若子細思之則憂

宗廟社稷。俾繼嗣不絶矣。若未子細深思之耶。不當因循委順天命。三祖二宗。傳付陛下寶位。欲其宗廟社稷世世嗣續不絶。則陛下方爲孝矣。臣愚敢引杜太后之言。庶激切感悟陛下之心。杜太后臨終。以藝祖得天下謂無長君。所以藝祖得之。藝祖奉杜太后之言。所以不思傳之子。而傳之太宗是也。向使世宗在位更十數年。少帝嗣立。藝祖豈得有應天順人之事乎。陛下當思之。陛下昔誕育濮王。若天意與陛下。則今已成立矣。近聞一年中誕四公主。若天意與陛下。則其中有皇子也。上天之意如是矣。陛下合當悟之。陛下在位四十年。當其安寧萬歲時。宜審擇藝祖太宗賢子孫。且立爲皇子。但且異其爵位、職之官政。係天下之望。陛下詳察有賢德可傳付則立之。所以謹重大事。俾宗廟社稷得其主矣。而況天地之大。五行休王。皆有數在天地之中。固不可逃其數也。一旦卒有萬一不可諱。蒼皇之際。危急之間。寶位神器。而欲使宮闈左右中官兩府邇相覬望。而一言謀之。豈陛下之心。輕宗廟基業如是之易也。當陛下安康之時。不能詳擇爲之。欲至蒼皇之際。顧令左右取次謀之。此則陛下不謹重三聖之基業。同尋常之事爾。求繼嗣有賢有不賢。則朝政有治有亂。社稷宗廟有安有危。陛下之心固亦知之矣。今陛下在位歲久。萬機之政。總聞熟見。但欲與神淵默。垂拱御成。威福賞罰。雖日出自朝廷。耶陛下不專矣。賞罰不專於己。而威福漸移於下。臣愚實憂之。書曰。惟辟作福。漸之時義大矣哉。履霜堅冰。蓋言漸之不已。則東漢陵夷之禍。復見于今矣。臣愚生不能有益聖世。所以吐肝瀝膽。犯忌諱狂言。僭說。庶有感悟陛下之心。若有所感悟。而能擇繼嗣。歸隆宗廟社稷。俾世世祭享不絶。臣雖赴鼎鑊萬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名不朽。附於忠義之列。所求遂矣。宋朝要錄云。同修起居注司馬光同知諫院。　丁丑。命翰林學士吳奎、王珪同詳定茶法。實錄明年五月丁丑。乃命王珪。今從會要。　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誥。初安石辭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月。乃受。於是徑遷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令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與同列言。竊以爲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詔命爲職。司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聽執政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冀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爲是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視以爲所以未嘗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

以爲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法蔽塞近臣論議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則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爲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改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已者。臣等竊觀陛下。自近歲以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初亦翕然。幸其有爲能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爲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強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擇義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淵默。兩聽其所爲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曠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臣爲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早。以小失爲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爲無補而不爲。以阿諛順己爲悅。而其說用。以直諒逆己爲讟。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乃所以爲亂也。陛下以臣等所言爲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覈大臣改修政事。則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指揮爲不當。當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爲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加貶斥。以懲妄言之罪。則別選才能通達之士以備從官。臣等受陛下寵祿。典領朝廷職事。不得其守。則義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爲非也。則義不敢辭貶斥。伏乞詳酌。早賜指揮。安石由是與執政忤。魏泰東軒雜記云。王安石素與韓琦議論不合。嘉祐末。琦爲相。安石知制誥。因論蕭注降官詞頭。遂上疏爭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泰所稱疏必指此也。此載於安石集。而注貪官乙附四月庚申。自安石知制誥並附此疏。　庚辰。太原府代州鈐轄供備庫使忠州刺史蘇安靜上麟州屈野河界圖。自郭恩敗。虜益侵耕河西無所憚。李思道、孫兆相繼往議。皆不合。至是安靜與其國人令聊移吕寧拽浪撩黎始議定其府州。自擇泉胥堆埋浪莊蛇尾掊橫陽河東西一帶築堠九。自蛇尾旁順橫陽河東岸上西界步軍眼望鋪関築堠十二。自橫陽河西以南直埋井烽。築堠六。自埋井烽西南直麟州界俄枝軍營築堠三。自俄枝軍營南至大橫水梁枝谷侗堠烽赤捷谷掌野狸塢西界步人眼望鋪相望。築堠十二。其榆平嶺清水谷頭有西界奢俄寨二。從北訛也山成寨一。次南麻也乞寨一。各距榆平嶺四里。其大和栢攢有西界奢俄寨四。從北訛厖遇勝寨一。次南吳移越布寨一。次南麻也吃多訛寨一。次南麻也遇崖寨一。各距大和栢攢五里。其紅崖塢有西界奢俄寨三。從北岡越

崖寨一。距紅崖塢二里。次南訛也成布寨二。各距紅崖塢一里。其道光都隔有西界脅餓寨二。並係訛也成布寨。在道光都隔上。其十一寨並存之如故。寨東西四里。各有西界步人。照望鋪。亦築堠十二。乃約自今西界人戶。毋得過所築堠東耕種。其在豐州外漢寨。及府州界蕃戶舊脅餓寨。並復修完。府州沿邊舊俄寨三十三。更不增修。麟州界人戶更不耕屈野河西。其麟府州不耕之地。亦許兩界人戶就近樵牧。即不得插立梢圈。起蓋庵屋。違者並捉搦赴官。及勒住和市。兩界巡捉人員。各毋得帶衣甲器械過三十人騎。夏國傳載此事甚略。但云於是安靜徹夏國得呂寧拽浪撩都來合議。安靜乃築堠三十六。更新邊禁。遣以違約。則罷和市。界始定云。今全用實錄本文。按呂誨奏議第七卷論麟州地界狀云。近罷鈐轄蘇安靜。實為生當專遣職方員外郎李思道往彼勘定投以成算。事無不濟。今安靜乃上地界圖。則是安靜竟了地界。不由思道也。不知誨所謂罷安靜在何年月。當考。　是夏樞密副使歐陽修言。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孤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惟

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等。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言事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過積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之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廷臣或遣章列疏。共論某事。其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為臣下愛惜名節。尤謹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新進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出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論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來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

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始終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此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脩疏不得其時。唐介等逐在四月二十七日。脩云在樞府已逾半歲。按脩以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拜樞副。則奏此疏當在五月六月間。今附見本。七年三月九日。乃召王陶及范師道。　秋七月壬午朔。光祿寺丞知長洲縣夏噩。坐私貸民錢。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捃其事而廢之。癸未。賜沂州草澤高太古粟帛。以轉運使言其行義推于鄉里也。　乙酉

泗州言淮水溢。　丙戌詔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路水災其令轉運使說差
木路官體量蠲其賦租仍損為賑救之術無使秋冬之食以致逃移　置
廣州東莞縣界東西路巡檢一員水軍二百人。　丁亥權御史中丞王疇
言古之事君者必以禮故要君者謂之無上以其近於嫚也嫚則事君之
禮廢矣古之事君者必以誠故言偽而辨者孔子得以誅之以其近於詐
也詐則事君之誠闕矣是知上下之分君臣之義由禮與誠則固不治由
嫚與詐則固不亂茲二者風俗之源逆順之萌慮天下者不可忽其漸而
不察也察之亦不可以不誠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辨論身
計或因進以干榮或因罪而覬免肆為妄談輒形奏章其間求放歸田里
者有之乞別自營生者有之歲未至而願致仕者有之苟於祿而請歸農
者有之是皆心語兩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變以欺於衆內實計分
銖之利而爭於上違義忘恥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為小人之行陛下聖度
包荒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隆哉且夫君臣之間猶父子也
既委質立朝陳力處位於去就之際豈得容易而言今苟以私覬遂僥倖
而妄章說辭發之不疑是臣下不肅朝廷不尊而公為嫚詐之事以要於
陛下不有沮止恐非所以範俗流化也請自今有要君作為如觸所陳者

並許彈奏施行如此則固上邀利者知所畏而士之行已有耻事君以誠
者少加勸矣又國家開廣言路任用臺諫官以來天下公議其所彈治者
必廢所稱擾者必進既為上所信屬故其職特為要劇比年士大夫乃有
險微之人挾己憎愛依倚形似造浮說奔走臺諫之門鼓扇風波之論幸
言者得以上達推原其情本非公正助治之道止於陰借權力取快私意
當言之人牟務舉職既所傳耳目稍異則豈敢遂無論列若由風聞而事
得其實朝廷從而施用之有裨聖治茲固善矣不幸萬有一愛憎不中之
論熒惑恭挽人主之聰明豈不為聽斷之累哉臣愚謂前世風俗不平毀
譽亂公而下詔誡勵者有矣欲深鑒時弊特屈聖訓曉勵士大夫庶幾揄
薄革心有以激清朝路也又御史府內司朝廷憲度外察郡縣吏治若朝
廷政事之施行者賞罰有所未當號令有所未允忠邪有所未辨紀綱有所未正則御史
得以言之若郡縣政事之施行者官吏有所未公法制有所未明冤枉有
所未申貪暴有所未除則御史得以言之然則主於督察內外施行之事
隨所是非當否而言上以裨救朝政下以警飭四方之吏共適於至公之
道而已非謂朝廷之事有所未及施行而御史得以先之也其所以不可不
先者將以明上下之分也上下之分苟明則人主之柄操執有歸而綱紀

不亂綱紀不亂則天下無難於為治也比年中外士大夫偶見陛下任用
臺諫官其所開陳多蒙信納殊不知言事之人所論列者亦自有體朝廷
所以聽納而施用者亦固自有次第便謂凡百事狀不計行與未行臺諫
皆得以尊之乃有白事於朝而更以狀干臺司者如杜歲陳希亮判開折
司與三司辨理句銷帳按事當上聞朝廷聽法所在希亮每奏一狀必并
申臺又近日廣西轉運使李師中以邕桂獄事暴發宋咸蕭注姦贓止當
覈實盡理朝廷自有刑典如獄辭未真惡狀未具則當乞再加按問師中
乃別為臺狀用小紙解說三十餘事推原其情蓋欲當任者為言而助之
爾臣以謂事有曲直法有輕重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其有罪者必罰無赦
固不俟言者助之而適足為朝廷之害甚無謂也請自今臣僚如以公事
奏朝廷未俟施行而輒申御史臺者許彈奏以聞上嘉納之。　戊子錄昭
憲皇太后孝明孝惠孝章淑德皇后家子孫進秩授官者十有九人先是
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江休復言朝廷初行祫享之禮而昭憲太后躬育
祖宗其後裔多流落民間宜思所以推恩者於是并四后家子孫皆錄之
尋復賜昭憲太后家信陵坊第一區（賜第乃十一月癸酉今并書明年六
月又錄懿德皇后曾孫二人）。　詔中書樞密院累年未修時政記自今須

隨月撰進。　己丑提點河北刑獄張問言奉詔相度河北八州軍溏濼令
若就塘出土作堤以畜西山之水則涉夏大河雖溢而民田無衝浸之害
請下逐處歲以時修築從之（四年八月己丑可考）。　壬辰同修起居注同
知諫院司馬光同詳定均稅光既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又言國家凡
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
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詞訴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無
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
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覩之無不盡力矣。　太常禮院及整肅
禁衛所並言請自今駕出以閤門祗候并內臣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
筤仍以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先是車駕觀宅內侍抱駕頭墮馬駕頭壞
御史中丞韓絳乞增衆與出入儀衛之禁事下太常禮院等處參議而定
此制（江休復雜志云韓維問李淑駕頭何物曰百據坐之一劉敞謂之王
床云御坐傳四世矣乃初即位所坐）。　癸巳詔曰臺諫為朕耳目之官而
事有不能周知固將博問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詖之人因緣憎嫉
依倚形勢興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昔夏后時官師相規
漢之公卿恥言人過今吾士大夫乃違古人之守蹈薄俗之弊甚無謂也

中書門下。其爲朕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當重絀焉。從御史中丞王疇所請也。疇本傳云。陳升之升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爲衆人浸淫所訴。疇所言。浮華險薄之徒。性來讜官御史衛撤人罪。浸以成俗。請出詔戒勅戒之。案疇以七月丁亥除陳三事。此其一事。時升之及介等已罷去數月。此疏未必端爲介等護。致止傳有所緣飾。今不取。焉累己御史臺記。又誤以此詔在嘉祐三年五月。已從時爲中丞。言事峭直。執政不喜。因下此詔。其先後尤差錯。今不取。王稱東都事畧。朕惟善治之主。以天下耳目爲視聽。而不自任其聰明。耳目之實。今臺諫之任也。夫以四海之廣。萬事之衆。臺官數人不能以周知。固博詢及士大夫。而其間傾邪險害之徒。不惟朝廷義理所在。謂職在言責能必施行。朕惆已之愛憎。倚依形似。肩造語言。以中善良。豈朕所以圖治之義哉。　甲午。出內藏庫紬二十萬匹下河北助糴軍儲。　丁酉。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司。比用祫享赦書。搜訪天下有節行學術之人。如聞沽飾名譽徼進者多。非所以厚風俗也。其罷之。　戊戌。詔辰州省地民先逃入溪峒。今復歸者。蠲丁稅三年。　環慶經略司言。蕃部也𠮷族冠平遠寨。其詳具十一月戊午。　己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鼎臣爲淮南路體量

安撫使。侍御史陳經爲兩浙路體量安撫。以水災也。　新知江州刑部郎中蕭固追三官勒停。廣南西路轉運使度支郎中宋咸追一官勒停。固坐知桂州日。令部吏市女口。及差指使入兩浙商販私物。咸坐在邕州射銀牒子凡九百九十六斤。及事覺。詐收入本司公使簿也。蕭固。宋咸勒停乙見四月庚申。李師中權漕時。令依實銀償數。此段但削去貢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泰州團練使等字。更須考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一送

宋

仁宗五十二

李燾續通鑑長編。嘉祐六年七月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竊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泛愛群生。雖古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愁歎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扆之

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殽。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爲善者日懈。爲惡者日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望陛下少垂聖恩。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録。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陶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主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去迭來。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

去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
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効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
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
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
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
國家求名不求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
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未必誅此陛下誠
能慱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行者掌教化
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明於體者典禮明
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
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無加
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
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
行之惟艱顧陛下力行何如爾其三論揀軍曰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揀
選諸指揮兵士補填近上軍分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
間明知羸弱悉以充數臣以耳目疏短聞之後時不能縁陳可否致事已

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盡為陛下言之往者不可及來者猶不可追
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精故四夷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
迫今縱不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警急坐增無用之衆以
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為國計者果如何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
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蝗螟水旱飢饉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内
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募兵以
來果能得武猛材力之士猶為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可也
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琇珪為京城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
名無實及涇師犯闕德宗命琇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
狽失據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判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
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樊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諸軍悉揀去
老弱選其精鋭以為侍衛親軍由是甲兵之盛兵世無比故能南割淮甸
北取關南群雄畏服所向無敵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
戰士不過數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削荆楚包湖湘卷五嶺吞
巴蜀掃江南服吳越 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堂
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兵數臣不能盡知竊聞比於太祖皇帝時其多

數倍然元昊羌胡之豎子智高蠻獠之微種乃敢倔强河西横行嶺表國
家發兵討之士卒望塵奔北迎鋒沮潰毀辱天威為四夷笑由是觀之
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之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感
戴上恩人人喜悦而竊聞京城之内被選之人往往忍嗟悲怨父子相泣
況於外方兵士違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為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違
違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憂為萬一之慮也兵者國之
大事廢興之端安危之要盡在於是臣不知曾與不曾今兩府大臣相與
熟議經久利害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揀上分配諸軍者無如之何
其未揀及外州軍兵士伏望朝廷特賜指揮下應係揀軍臣僚須是一一
躬親子細揀選好人材有膂力及得等様別無疾患方得揀上如已經揀
中後朝廷別差不干礙官覆揀得却有不及等様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
揀臣僚伏乞重行貶竄仍自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須令兩府臣僚同共
商量處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并約束揀軍
臣僚務精不務多如今來指揮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
院戒揀軍官 癸卯左侍禁前渭并監監押馬允正為右侍禁初渭并監
生界夷間出市馬已乃剽略而去嘉祐元年秋領衆百餘出自陵溪本監

判官鄭戡與允正使招安將唐則要致于城中擊殺者七十餘人允正既
以功遷官後戡代去生與人爭田産動傳至是始上其功改大理寺丞允
正復自論嘗親殺夷人而戡無功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言戡本蜀豪族
傳官未敘於法不得改官乃奪大理寺丞因下本路提點刑獄司按所論
功皆不實故又奪允正所遷官 甲辰贈故內殿承制宋士堯為崇儀使
内殿崇班李德用為禮賓使東頭供奉官左明為西京左藏庫副使右班
殿直何潤陳獬並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以士堯等與交趾戰殁也 責
人董氏生皇第十三女戊申進位婕妤辭之 是月河北京西淮南兩浙
東西並言雨水為災 八月乙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知諫院楊畋詳
定寬恤民力事五年五月丁酉置司六月乙亥遣使 己未馬軍副都指
揮使武勝留後王凱卒車駕臨奠贈彰武節度使謚莊恪凱治軍有紀律
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
無不力前後與虜遇未嘗挫衂充毛川之戰内侍宋永誠哭于軍中凱劾
罷之尤篤於故舊子弟食門下者常十數人 庚申詔三館祕閣校宋齊
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完者訪求之 壬戌江淮制置發運司
言淮水壞泗州城知州王璪通判張師中能協力保完之乞降詔奬諭從

之殿中丞王廣淵李立之編排中書諸房文字廣淵明曾孫立之迪從子也會要系此於十二日 癸亥賜滑州修魚池迎陽埽小吳口役卒緡錢 乙丑左侍禁雅霸等路走馬承受林伸言國朝上世陵寢在保州保塞縣東猶有天子巷御城莊存焉其地與邊吳淀相接無數十里頗爲塘水所壞乞下本處常完築之從之韓琦家傳云琦諭塘水之害亦以保塞陵寢爲言詔遣監鐵判官楊佐管勾也回張茂則與保州趙滋同擘劃而實錄不書今附見當考 司馬光言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然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爲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况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疎決猾吏貪緣大爲姦利悍民暴横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爲平人往往指

望謂之熱教使頑愁之民憤悒惴恐凶狡之群志滿氣揚豈爲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疎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寃結有司不爲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疎決死罪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疎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懈慢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今後每歲疎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疎決永爲定制庶幾爲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溫光集以八月十五日上言乙丑十五日也今附見 丙寅左騏驥使榮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鄭保信落都知爲許州鈐轄初保信奏令退兵董吉於芳林園燒化黃金趙槩趙抃王陶等時在言職皆陳其不可弗聽火之吉術無驗又竊金以逃既捕獲抵罪而保信猶出入禁中御史陳洙諫官龔鼎臣共劾保信欺罔乞正典刑故黜之它書載此以保信爲保吉今不取 供備庫使忠州刺史帶御器械蘇安靜爲內侍押班諫官司馬光龔鼎臣言安靜年未五十不當廢舊格乞追寢

成命不報 丁卯司馬光言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洗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蕙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機之餘措撥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其保業云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强弱之勢殊則衆人之性皆以爲子孫

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墮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麋潰秦隋之季是也墮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横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頹絶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

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體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於烏獸草木無不幸甚矣其惜時云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日有巨室如此將以傳之子孫

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驕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驕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為已乃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其遠謀云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戶貧富不侔矣況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敎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飢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樂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也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飢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守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數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不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患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

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方病大瘇又苦跛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其重微云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大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辰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

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
君以此思憂則可知矣 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北團練使王繼恩討蜀
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 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
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
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 眞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
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
軍備非常也今託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 眞宗深以爲然遂止由
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
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
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
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頌其功以爲曲突徙
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
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
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偪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
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
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機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

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嘆則可以修之於廟
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
哉豈不美哉其務實云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爲
國家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
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
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
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
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
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
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繢文物修飾
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冗冗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
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渾殽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
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摘細過其於刑也不亦
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
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
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

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
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爲舟摶土爲檝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
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涉江河
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
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紀綱使下無覬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
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
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讒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使
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
之聲眩燿愚俗之耳目哉戊辰桂州進士唐子正爲試將作監主簿知桂
州吳及言其素通邊略有孝行著于鄉里也 徙審刑院于右掖門之西
院舊在長慶門之東併其地入中書而徙之 辛未洪州言分寧縣民彭
泰因入山伐薪爲虎所噬其女能不顧身持刀斫虎脊奪父命雖古烈女
殆不能過請加旌錄詔賜粟二十石絹二十匹仍令州縣歲時存遇之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
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所對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以軾爲
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爲秘書丞知靜海縣轍爲商州軍事推

官時轍對語最切直其略曰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小心二十年矣
又曰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又曰宮中賜予無藝所欲則給大
臣不敢諫司會不敢爭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海
內窮困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諫官司馬光考其策入三等翰林
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司會之名吾媿之而不敢怨
惟胡宿以爲策不對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況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
之光言是於同科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而執政亦以爲
當黜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
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爲詞韓琦笑
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
命沈遘遘亦考官也乃爲之辭已而諫官楊畋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
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介衛州人也以轍
爲第四等蓋光與鎮同議難之者初光欲以爲第三等也 於是司馬光
復與同列上疏言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
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政陛下側身克己之時而道路流言陛下近日宮中
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爲物傷

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宫脊鹺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賫。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宫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切爲陛下不取。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宫妃嬪進見有時，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乃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窮困之望，保受命無疆之休矣。上嘉納之。光行狀云：既取蘇轍，光逆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頗爲宗廟社稷自重。上嘉納之。按陶此時不在朝，是諫官則楊畋、某與臣及光凡三人爾。恐行狀誤。今但云同列，更須考詳。丙子，詔龍圖閣直學士楊畋於三司取天下凡課利場務五年併增虧者，限一月別立新額。時場務歲課多虧，惟逐時料校主典，而三司終不爲減舊額，故上欲特行之。丁丑，詔曰：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見於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令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古人有言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念功樂善之志，而又繼之以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利矣。然非夫任事之臣躬率以正，而考覈其實，與士大夫之宣力于外者皆安於禮義，而不以便文徼倖爲姦，則朕之意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稱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令考校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院以所定條目施行。條目即限旭所論，在嘉祐二年七月。戊寅，詔曰：朕觀古者欲治之世，牧民之吏多稱其官，而百姓得安業。今吏多失職，不稱所以爲民之意，殆以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才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其吏民亦具揄而不爲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知州軍監知縣縣令，有清白不擾而實惠及民者，令本路監司保薦再任，政迹尤異，當加獎擢。己卯，詔審刑院、大理寺：天下歲所上獄淹繫者多，自今月終具所斷案月日，朱書大中小事之限，於次月五日前類聚以聞。又詔自今詳議詳斷官闕，委審刑院、大理寺與學士舍人院、御史臺輪舉之。閏八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爲劍南西川節度。己丑，遣官祈晴。戶部郎中知制誥張瓌爲契丹國母生辰使，如京使朱克明副之；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宋敏求爲契丹生辰使，西染院副使閤門通事舍人張山甫副之；司封郎中楊佐爲契丹國母正旦使，供備庫副使李宗副之；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王益柔爲契

丹正旦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王淵副之。辛卯，詔定州修北岳廟。壬辰，以久雨，賜諸軍班特支柴薪。甲午，翰林學士胡宿、龍圖閣直學士楊畋、御史中丞王疇、侍御史知雜事王綽同考校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丁酉，遣官謝晴。降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瀛州王贄爲吏部郎中知池州，坐失保任也。徙知亳州刑部郎中直史館李徽之爲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既而臺官言徽之前爲制置發運使生事罷去，不當復除，即改命徽之直龍圖閣知河陽。河北轉運使司勳郎中直史館李肅之爲制置發運使。庚子，工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韓琦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樞密使禮部侍郎曾公亮爲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張昪爲工部侍郎，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上既許富弼終喪，乃遷琦首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物，公獨不可辭昭文以待富公邪？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所矣。若辭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長保此位也，使琦何辭以白上。聞者亦是琦言。此段據記聞或移見富弼升樞並使時。辛丑，參知政事孫抃、樞密副使歐陽脩、趙槩、包拯並進官一等，仍改脩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左司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宿爲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既謹靜，及當重任，尤顧惜大體。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獨默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甲辰，參知政事孫抃、歐陽脩、樞密副使趙槩、包拯並上表辭所除官，從之。乙巳，詔給前宰相富弼月俸之半，弼固辭不受。丙午，皇弟十三女薨，贈楚國公主，其生才六十一日云。丁未，司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曾三章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爲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莫先於此，若含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葅醢。伏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取，則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群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光既具劄子，復面請之。上時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沉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賦事，請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光：今日復何所言？光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日所言宗廟社稷

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　詔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每歲終定部下知州軍一人能否尤著者為優劣如連二考俱在優劣等即具以聞當議特行賞罰此據會要治平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考課院言述附六年閏八月末九月癸丑詔三司如聞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糴軍儲　甲寅詔轉運判官其位本路通判及兵馬都監之上知州則以官序之　丙辰磁州防禦使承亮為明州觀察使仍封昌國公故事皇族本宮之長封國公物故則以次党封至是徐國公贈安定和懿王承簡卒而承亮於秦悼王後為最長故以命之承亮據叢子壬戌知諫院楊畋司馬光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詔自今止令御藥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庚午占城國獻馴象　丙子宮苑使忠州刺史知雄州趙滋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始滋捕殺界河運鹽者契丹以為言知瀛州彭思永河北轉運使燕度皆劾滋生事請罷之朝廷更以為能就加軍職轉運使本傳并據唐介此時介未河北也今刪去尋又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司馬光言臣先曾論趙滋為人剛愎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為信臣以自恐間聽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丹人使禮貌驕倨不遵舊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任意行事恐別引惹竊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車歲駕疆埸日駭乘輿暴露於澶淵虜騎憑陵於齊鄆兩河之間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體得失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之約為兄弟歲捐金帛以彌之聘問往來待以敵國之禮陛下承統一遵故約夫豈以此為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事中國之禮未有闕也為邊臣者當訓士卒繕器械以戒不虞厚餐饋謹威儀以待使者內不失備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乘客氣以傲使人爭小勝以挑強胡苟為矜大於目前以求一時之虛名而不顧國家永久之患臣恐釁隙一開則朝廷未得高枕而卧也昔孫蒯毀餅而曹衛交難鄫人漚菅而魯國喪邑涉佗捘手而晉失諸侯女子爭桑而吳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凡二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謹也雄州當虜之衝平居則行李之所往來有事則戎馬之所出入其州之將不可不精擇其人滋稟性狂狠不可久寘於彼乞落軍職徙之內地無使邊將相效為國生事實天下幸甚不報滋六年九月擢龍神衛廂主十二月遷天武捧日廂主八年五月又遷步軍都虞候光所論不得其時或在滋再遷軍職之後今即附

切除軍職時史復考詳　丁丑命太原府代州副部署郝質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同管勾河東沿邊安撫司事郭諮修豐州　是月司馬光復奏臣前乞檢會臣并州所上章早定繼嗣事陛下即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意陛下朝夕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甫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精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沮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為之後者為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矣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宜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思慮哉臣愚亦不敢望陛下便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令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它日皇太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既默喻光所言後十日有詔令與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光屏人語曰日者大享明堂韓公攝大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於是光復具奏且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洙尋具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為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為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暴卒御史中丞王疇等乞優加賻贈與一子官賜錢十萬此據司馬光奏議并陳襄所作洙墓銘洙卒在九月十五日御史臺記云洙卯乘死當考　時知江州呂誨亦上言曰臣竊聞中外臣僚屢有密疏以聖嗣未立請擇旁親指斥祖宗分別商緒臣子之心詎當如是蓋憂懼頗積發於忠誠而不虞幾會之失也雖然宗屬有親疏天資有賢愚委付親賢當出聖慮人臣安得陳露事機以萌非冀唯陛下思忠言奮獨斷遏未然之亂無使後時此防微之深慮也又聞日官近奏彗星躔心宿請備西北謹按天文志三星天王之正位中日明堂前為太子後為庶子星直則失勢明則見祥質之知星者以謂既直且闇而

妖星所犯。變見之驗。恐不在西北。臣又聞自夏及秋。京師淫雨。諸路水潦。數州地震。汪河泛溢。民户墊溺。斯陰盛之沴。固有冥符。唐神龍初。洛水暴漲。宋務光曰。自登皇極。未建元年。非所以守器承祧。養德贊業。娟娥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災。厥罰斯至。乃已然之明驗。有以知皇天愛陛下之深。數以災異感動。若尚不加警悟。殆非畏天保國之深慮也。臣又聞近宗室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驚疑。是以陰沴之應。窺覦之心。不可不知其漸。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為宗廟之計。檢會前後臣僚奏議。延對大臣。周爰忠讜。審擇宮邸。以親以賢。稽合天意。況宗枝蕃茂。豈無賢德上副聖念。脫或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以安久系。萬一姦民。陰有附會。陽為忠實。以撼上心。此最為患之大者。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感王根邪說。捨中山而立定陶。及孝安之際。梁冀姦謀貪權。安冲幼而畏清河嚴明。卒至於亂。向用正人讜論。則東西二京基祚可量哉。惟陛下思祖宗遠宋之艱難。監成安順漢之基祚。窒姦臣附會之漸。絕後世窺覦之患。早為定斷。慰安人心。天下大幸。按神宗朱墨二錄誨附傳並云。誨上疏請早建皇嗣。豫術以誨及司馬光疏。遂立儲君。英宗知宗正寺。而司馬光墓志銘獨不載其事。誨奏議又不存。以本不知何也。誨之孫僅嘗為誨補傳。乃有此疏。亦不知何從得之。今擬取附見九月末。　右監門衛大將軍文州刺史叔韶進所業。召試學士院中格。遷領辰州團練使。叔韶見皇祐元年六月。　冬十月庚辰朔。駙馬都尉李瑋言。奉詔舉官為將領。而臣家有賓客之禁。無由與士人相親。聞柴宗慶等當時得與禁近往還。輒援例而請之。詔具凡所接賓客以聞。　辛巳。贈故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張亢為遂州觀察使。故兵部郎中張夏為太常少卿。先是。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朝廷新考課之法。將視州郡守長之能否。而升降之。盡力之吏。苟於職有所施設。雖沒而其勞績因事以見。亦宜少追錄之。頃張夏守泗州。取土石為城隄以拒長淮之暴。又為堰岸以防汴水之入。其補壞增舊之制。則又著為條令。而刻之於石。使後人遵而不敢廢。其後淮水屢漲。而常賴以免其虞。又嘗為兩浙轉運使。作石堤以防浙江之流。杭人懷夏之功。廟而祭之。堤上至今思之。又張亢在河東。以麟州遠於水泉。向時冦至。民幾不能自存。乃築月城以包有之。又瀛州之城雖堅而小。緩急不足以守。亢因舊基而增大其制。異日或有風塵之警。民得以清野入堡者。非此曷恃乎。亢勤職備患。實惠二州之人。今夏與亢既死。願陛下特加褒贈。或錄其子孫。以勸官吏之盡心而使知朝廷察臣下之勤勞。死而不忘其功。亦用人之術也。故卹及之。　壬午。樞密院請。自今前後省內臣入仕並理三十年磨勘。已經磨勘者理二十年。其以勞得減年者毋得過五年。從之。自祖宗以來。內臣未嘗磨勘轉官。唯有功乃遷。至景祐二年九月。詔內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功勤經十年未嘗遷者奏聽旨。蓋猶未有磨勘定格。慶曆以後其制漸隳。黃門有勞至減十五年而入仕。才五七年有遷至高品以上者。兩省因著十年磨勘之制。而減年復在其中。至是患其幸進者不已。故釐革之。知諫院楊畋獨言。文臣七遷而內臣始得一磨勘。其法不均。宜如文武官例增其歲考。乃詔入內高班以上仍舊理十年磨勘。其無勞績有贓私罪若公罪徒已上者倍之。畋為言事官。顧以士人比閹寺。議者譏其失職。景祐二年九月指揮實錄無之。今會要具有。畋言乃十一月乙丑。今并書。　初。沙苑闕馬。秦州置場以券市之。內侍李繼和領其職。不數月得馬千數。渠適薦之。詔減磨勘三年。舊制內侍入仕至二十年始得磨勘。自是有以勞進官者。皆引繼和為例。繼和事附見渠適。以至和元年八月知秦州。嘉祐二年八月徙永興。其薦繼和當在至和嘉祐間也。　詔太常禮院修謚法。初。本院言。今所用謚法乃雍熙年中所定。其間字數比賀琛沈約王彥威所錄多舛誤。請別編修。從之。　甲申。河中府進士南官魯為試將作監主簿。以都轉運使彭思永言其文行推于鄉里也。　丙戌。詔京東西淮南江浙荊湖南北路。比年水災盜賊仍起。其令逐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鈐轄司。於控扼之地。相度增置都巡檢以聞。　壬辰。起復前左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為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初。司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書。內復出知江州呂誨章。宰相韓琦等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啟。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宮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純。然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宗實。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啟之。上曰。決無疑也。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宗實猶居父喪。乃議起復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從內批出。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此詔。至和末。上得疾。文彥博富弼劉沆與王堯臣勸上早立嗣。上許之。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言者相繼。司馬光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為外知者不可勝數。包拯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息。琦獨嘗請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于內學。冀得親賢可屬大事。

欲以此感動上意，乘間即言宜早立嗣。上曰：後宮一二將就館，卿且待之。後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太祖為天下長慮，福流至今。況宗子入繼，則陛下真有子矣。盛德大慶，傳之萬古。既有谕陛下者，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於是因光等言，卒成上初意。然宗實猶固辭也。韓琦新舊傳云且掾范鎮久章論述每郰留中。按嘉祐元年范鎮最先建議，司馬光次之，已在此時留在江寧。十二月召為開封推，本傳亦不云與鎮交章論述，及推自開封遷御史中丞，始乞讓史太子。至嘉祐三年六月事矣。今略加刪潤，使不失事實。入韓琦傳稱諫職與司馬光疏同自內出，然光疏則光自納于中書矣。若謂同日進呈，則可也。今亦略加刪潤，更俟考求。　癸巳，諸王宮侍講兜田員外郎、編校書籍王獵為宗正寺伴讀。獵為宮僚凡十三年，於宗實有輔導功，故首用之。初，吳奎在翰林，薦獵可任經筵文館之職，宰相韓琦猶獵名謂執政曰：惟此人與孟恂不通私謁。足見其有守。獵，長垣人也。恂時為都官郎中，遂與獵並除編校書籍。孟恂已見未年。　乙未，樞密院言：勘會兩省使臣磨勘條例，欲除景祐二年九月詔并入內省自來黃門轉高班例

依舊外，並依今年十月三日指揮。其餘條例更不施行。詔合該改轉高班已上內，元因勞績者，及無勞績有公罪杖已下者，並理十年磨勘，無勞績有贓私及公罪徒已上者，並理二十年磨勘。內私罪情理輕取旨，餘並從之。　丙申，詔知宗正寺即管勾本司事，遇祠祭許見官屬。　馬軍司言：咸平縣就糧武騎帶甲剩員四指揮，共管一百二十人，不成隊伍，虛占營壘。欲乞并為一指揮。從之。　丁酉，詔磨勘選人歷任曾失入死罪未決者，俟再任舉主應格聽引見。其已決者三次乃許之。若失入二人以上者，雖得替改官，仍與次等京官。　戊戌，以太廟南舊府司為知宗正寺廨宇。　十一月丁巳，起復右衛大將軍、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宗實上表請終喪，帝以問韓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者，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宗實表四上，乃從其請。　戊午，環州蕃官右侍禁蘇恩賫命送湖南編管，仍分所管蕃部為八族，各推首領以主之。恩本為五門蕃部巡檢，領合道鎮、定邊、平遠二寨部族為最盛。初，渭州遣指使沿邊市羊，為也日族邀射奪其所乘銀鞍，既而指使告于平遠寨官，繫其族二十餘人。蕃衆遂圍寨，恩言其族願得放所繫人，本寨既聽還，而經略使韓絳令恩捕逃，恩止推其首為過者六人，坐廣州牽不許，遣部署馬懷德領

兵隨恩大索其族，皆叛去，未幾，復出降。絳因奏恐其後難制，遂奏也日族皆坐竄，而五門蕃部巡檢自茲廢矣。恩事在七月戊戌。　庚申，左騏驥使、嘉州防禦使、入內都知史志聰落都知，提點集禧觀。志聰市後苑材私役，親從官木仆，折足而死。殿中侍御史韓縝言：親從布列宿衛，所以奉至尊，非不虞也，使主者為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事下開封府，故事府有獄，司錄參軍必白知府乃敢鞫治。於是多為志聰地者，司錄參軍呂璹獨窮竟之。志聰坐此黜，璹，南安人也。　癸亥，以壽星觀新作真宗神御殿為永崇殿。先是，上清宮災，而壽星殿獨存，遂建為壽星觀，或言壽星殿像則真宗御容也。於是別建神御殿，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言：都城中真宗既有三神御殿矣，營創不已，非祀無豐暱之義。請罷其役，不許。江休復雜志云：壽星觀望像內官以肖聖容，後差名判范宜之補處，則是一殺，謂之壽星神御殿。明年九月改名崇先殿。　己巳，夏國主諒祚言本國竊慕漢衣冠，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廷使人。許之。　庚午，校書郎章衡為太常丞，直集賢院，大理寺丞羅愷權知淮陽軍，更俟一年與轉官。愷第二人及第，既召試而考其賦落韻也。　辛未，於潛縣令編校祕閣書籍孫洙為館閣校勘，從新制也。編校書籍二年，得補校勘，自洙始。

詔：如聞諸處逃軍藏匿民間，或在山谷，寒餓轉死者甚多。其令開封府及轉運司出榜曉示，限兩月首身，除其罪。　乙亥，樞密院上所編機要文字一千一百六十一冊，自初纂集訖成書凡四年餘。　戊寅，新廣南東路鈐轄文思使、康州刺史李樞領還新除官，以封贈父母。從之。　光祿少卿張叔詹致仕。初，叔詹知壽州，值水災，監司奏叔詹非才，詔移蔡州。司馬光言：蔡壽之民皆陛下赤子，叔詹若為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彼置此，有何所殊。況蔡州封部闊遠，戶口繁庶，土饒山林，素多盜賊，地望之重過於壽州，牧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處。若叔詹實有才能，惠及於民，則當治本路監司罔上誣賢之罪，使叔詹仍居舊任，不復私易。今臧否不分，進退無據，衆口籍籍，皆云未允。臣前上言，為治之要在於擇人賞罰，此亦擇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事也。況叔詹賦性庸下，老而益昏，本無片長，授任過分。其為忝冒，人盡知之，使之從政，所至為害。伏乞朝廷直令致事，或授以冗散之職，勿使親民。庶幾黜陟明白，無損政體。詔改叔詹知衛州。叔詹遂乞致仕，從之。　十二月丙戌，詔新復豐州，其擇武臣為知州，置兵馬都監及監押二人。徒以上罪送府州，杖以下聽決之。　丁亥，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同管勾河東沿邊安撫司事郭齋為內殿承制、知豐州　司

禹光等言伏見國家復修豐州故城仍差人知州此誠河西險要之城修之甚便然其地勢孤絶外迫寇境舊者王氏知州之時所部蕃族甚衆有以保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慶曆初元昊攻陷州城民及三寨蕃盡爲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之中但有丘墟瓦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若建以爲州則須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内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大此所謂徇虚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河東經略司嫌其單外遂於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居兩山間孤懸難守今既修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内無所復用臣等以爲不若遷永寧堡於豐州故城其兵馬芻糧不更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略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俟民物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爲州亦未晩也　庚寅詔諸路部署司自今諸軍各置隨軍功過簿以備遷補　太常禮院言明年正旦大慶殿當受朝賀其三日上辛祈穀于上帝前三日不作樂請如慶曆元年故事用次辛從之　慶曆元年正月辛亥朔御大慶殿受朝二年正月丙午朔不受朝會要繫慶曆二年誤也當作元年　甲午殿前都指揮使建雄節度使許懷德卒贈侍中謚榮毅懷德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朝會上下馬必就

平地以示尚壯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上以其精神未衰不許懷德曰臣年過耄懼爲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即詔爲減數歲懷德無它長自初擢守邊遣以畏懦被譴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遭時平保寵然禄蓋有天幸云　辛丑三館祕閣上所寫黄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書二千九百五十四卷遣中使詔中書樞密院合三館祕閣官即崇文殿賜宴以嘉其勤仍詔兩制看詳天下所獻遺書擇其可取者付編校官覆校寫充定本編校官常以一員專管勾定本　甲辰契丹國母遣林牙左鎮軍衛大將軍蕭傳泰州觀察留後曹昌裔契丹遣長寧節度蕭肇崇禄卿王正辭來賀正旦　乙巳安化州蠻來貢方物　是歲天下上戸部主戸七百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一口一千五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八十客戸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口六百八十萬七千五百三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生員臣陳賢卿
圈點監生臣馬聿孝
臣危道亨

宋 神宗五十二

李燾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四月丁卯遼主遣永州觀察使耶律景熙崇祿少御韓訦其母遣懷德軍節度使耶律達廣州防禦使劉從祐來賀同天節。詔國子監并內舍生附臨出學初呂惠卿引臨為經義所檢討毋病謁告歸省聞王安石召為相狂道見之安石還朝以聞故并之既而御史蔡承禧復以為言。又詔殿三舉上問安石何故取臨安石曰初不見其過故取今見其有罪故絀之當如此耳。日錄云自泗州倒行至臨淮詔令不知臨鄉里是何處。當考。詔廢州為縣廢縣為鎮即兼兵武縣萬戶鎮千戶以上委轉運司舉知縣監鎮官餘非初廢並銓院選差。戊辰賜西京昭孝禪院戶絕田仍免其稅役。管轄京東淤田李孝寬言乞候礬山水至開四斗門引水淤田權罷漕運三二十日從之以礬山漲水瀕濁可用以淤故也。癸酉上批熙河路全乏錢糧恐誤邊計可速議經畫遣雄州團練推官杜常相度措置增招弓箭手欲以減戍兵紓邊饋也從又

詔與高遵裕義減修進數。詔罷給田募人充役已就募人聽如舊其走死停替者勿補充是王安石為上言給田募役有十餘害上曰苟如此初何以有此議議者必言所利望日檢初議乃李承之言募弓手宜如弓箭手為使遂作此法餘無所利安石曰只以田募弓箭手已不如募弓手之使弓箭手雖選強壯然即取足於一家苟可以為強壯則弗卻也弓手乃選強壯於無方所募皆得真強壯者上乃令廢以田募役法據日錄乃四月三日事令因罷給田募役始著之二月二十二日甲申王庭老可考王荆公安石當國以徭役害農而游手無所事故率農人出錢募游手給役則農役與業而不相妨行之數年荊公出判金陵呂惠卿參知政事惡卿用其弟溫卿之言使役錢依舊而擬諸路閑田募役既而閑田少從人多不能均齊天下方患其法之不可行而中丞鄧綰又言惠卿意在中毀乙致壞新法於是不行溫卿之言而依舊給錢募役此條疑參來新錄恭誠不知事實者據附此以證其誤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楊繪降指揮蘇軾奏議在元祐元年四月六日王巖叟奏在二年三月未當并考。乙亥龍圖閣直學士羣牧使李中師權發遣開封府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銑領雅州刺史手詔仲銑廉靜修潔好學知分近嘗召對可特遷官故也。日錄十九日上言與世居謀反者醫人劉旦嘗遊汝王奏差而改王見其多事不計又千壽三仲銑言此人多事不宜在王府乃已上因言銑廉靜好學知分王安石曰以此知忠信審諗之人有稱於世上曰良是今附此三月四日世居及有下獄閏四月二十一日斷獄。太常禮院言已尊禧祖為太廟始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嚮之位仍請自今禘祫著為定禮詔恭依。丙子岐王顥復奏乞賜外第詔答不允。戊寅樞密副使石諫議大夫吳充為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樞密使上批充父久職事故有是命。提舉河北西路糴便糧草金部員外郎呂嘉問為檢正中書戶房公事上批熙河路見闕錢穀而將作調營繕材本數多令三司修建將軍京師遣作又權罷七年既無急用即可權住采買以紓邊費時修三司材料既足而通遠軍鳳翔府累歲所應輸納木猶積久五十餘萬中書請盡輸之而以見役兵繼令采伐從之。詔江寧府罪借常平錢米修農田水利如限滿未足更展一年從宰相王安石請也。都大提舉黃御等河公事程昉言乞自滹沱胡盧兩河引水淤溉滹沱南岸魏公孝仁兩鄉瘠地萬五千餘頃自永靜軍雙陵道口引河水淤溉北岸曲淀等村瘠地萬二千餘頃並候明年興工從之。正月二十五日可考河渠志第二卷滹沱河令

西山水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祈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青胡蘆河增治之四月程昉言請引水溉南岸魏公等鄉瘠地凡一萬五千頃北岸曲淀等村瘠地凡一萬二千頃從之明年昉上淤田之賞遷張迭為西京左藏庫副使張適為大理寺丞自是水利日興而民受其賜志第三卷又云八年四月程昉言深州靜安縣令任迥檢踏滹沱河南岸放水入兩陂舊河淤溉南岸魏公孝仁兩鄉瘠薄鹹地約一萬五千餘頃乞明年收畢二麥全放滹沱胡盧兩河水淤溉從之。知廣信軍狄詠等言契丹移新木內城村兩鋪近邊欲以本軍張瓜村新河口兩鋪亦移近邊與彼相直詔河北沿邊安撫司遣官相度如全屬南地即如所請知雄州王道恭言北界改移鋪屋見移文詰問未敢再令毀折詔候契丹防守人為退則毀折。環慶路經略司言已諭著部因請貸糧答於寺背判寨名選為三等籍定姓名從之。詔軍頭司呈試武藝人及五人以上或事體稍重並取旨差官監試。司農寺言州縣百姓多捨施典賣田宅與寺觀假託官員姓名欲令所屬榜諭聽百日自陳改正為已業仍依滹法通供數納役錢從之。命新知代州周永清代張誠一同韓縝分畫地界上以承

言司叉閤門關官故留誠一也永清入對言疆境不可輕以予人臣職守土不顧行國遣之留誠一為永言司叉閤門關官此據御集六月二十八日永清還代州舊紀亦書知代州周永清代張誠一議疆事新紀削去

王安石爲上言契丹大而無略則多隙可乘且并諸國及燕人爲一四分五裂之國也上曰中國兼燕秦楚越萬里之地古所以勝夷狄之國皆有之能修政刑則契丹誠不足畏安石曰中國如大物要以大力擧而運之爾又論民兵安石曰既以民爲兵則宜愛惜得其心如陛下前欲以義勇爲募兵謀定牛驢即極非所以得民心事之安危或兆於此古人以民爲貴不可不察上嘿然曰良是認定牛驢事在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甲申是日四月七日進呈比撲馬數據密院欲存牧監又欲留監牧馬準備軍行負馱中書比撲歲用三萬貫買監牧所生馬數足而歲可省官錢五十三萬貫地利在民尚不計數比牧監歲收馬二百餘匹無色額馬盡堪配軍亦止二百餘匹而中書擘畫漁河買馬未及十箇月比舊已增九十餘匹上令中書施行而吳充固爭以爲監牧不當廢若夷狄旅拒馬不可買中國如何得馬上曰雖如此牧馬亦不濟事祖宗時牧監但養大馬後來孳生是非明白無可疑充曰向令認定驢牛中書便云擾攘令中書卻要臨時買驢以供負馱豈不擾攘安石曰無事時不問有無驢牛須令五戶或十戶共認驢牛一頭不知此牛驢令誰作主且無驢牛之人須被配率出錢此所以爲擾攘令中書計算若遇要驢時用見令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驢事定後更不收一錢即每三年一次用兵比養馬以待用可省七十萬貫用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驢假令括買亦不爲虧損百姓此所以易於預認上曰此利害分明兼馬皆生挾豈可負馱也已見七年十二月甲申注令修入正文

安石又爲上言去年體量放稅東南倉廩爲之一空非計也此乃馮京故爲此與蘇泰厚葬以明孝同意又進呈前借常平物與轉運司於城塹之類安石曰臣謂宜愛惜常平物以待非常不宜遽如此費出上以爲然乃令前降指揮勿行以度僧牒還司衆前降指揮當考閏四月十八日安石又言放稅事可參照

庚辰提擧成都府等路茶場司言雅州名山縣發往秦熙州等處茶乞聽官場盡買不許商販諸商人就官場買者聽之每馱納長引錢千指定州軍貨易　蕃官副軍主李磨氊角授三班借職本族巡檢自言招安蕃部有勞也　河北東路轉運判官呂溫卿言欲令遠簿縣曉諭民供通戶下自來滿帳田產更不坐罪積年稅賦免追從之　河北西路轉運司言北兵過界略真定府北寨橫巡節級杜辛等上批此安撫司事也轉運司何預令具析以聞　權御史中丞鄧綰言奉詔看詳世居家書簡有與世居親密者案後收理本臺搜檢世居家書簡看詳各是尋常往還人數不少未敢一例收理詔於法有罪人即收坐綰又言李逢世居等起意皆因挾圖讖祆妄書以相扇惑伏詳編敕讖書之禁雖坐流三千里然非因事彰露無由發覺所以法令徒設人不知畏士庶之家亦或收藏傳說不以爲怪乞下諸路曉告收傳圖讖文書者立燒毀或首納入官官爲焚棄過兩月許人告重賞之犯人處死詔送編敕所立法以聞其後立法私有圖讖及私傳習者聽人告賞錢百千從之綰又言世居納匪人論兵挾讖訪天文變異伺國家休咎出處架結累年于茲宗正不察教官無狀其罪不可不治又宗邸明有門禁而逢等出入自恣官門無歷案驗當正監門使臣之罪又言世居文字內有攻守圖術一部得於內臣張宗禮當勾當三節盜印官本遣之雖各會赦去官並乞特令案後收坐從之　壬午宣徽北院使張方平爲中太一宮使方平以同天節稱慶禮畢欲求近京一郡乃有是除　詔所考京朝官班行選人試經書律令大義斷案上等大理評事梁子野賜同進士出身二人循資並堂除中等四十七人堂除下等六十三人並與差遣并注官子野適孫也　參知政事呂惠卿乞罷五日一赴講筵從之　湖南轉運司言潭衡郡道州江水溢壞官私廬舍　癸未知制誥權發遣三司使章惇爲權三司使　知徐州司勳郎中魏孝先同提擧在京諸司庫務孝先嘗得對具論馮京撓正之狀故王安石以爲可用上亦謂孝先不可得朝廷士大夫用心如此者殊少翌日遂有此命孝先以中書提點五房公事主客郎中知徐州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戊午　權提點河北東路刑獄虞部員外郎范子淵復爲同管勾外都水監丞都大提擧疏濬黃河逆轉運副使陳知儉親也知儉不知與子淵何親據蔡詩知儉嘗坐吉濬河非是奪官更須考詳　上批河東馬軍多而馬不足妨廢教閱人既未可頓減遂不給馬則一路全闕兵緩急小有邊事從何調發兼令計所按省錢糧不多可且仍舊初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以番次戍邊餘留內地率十年一周熙寧六年議者謂官養馬費廩食多死損始詔五路募義勇保甲養馬戶一疋歲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戶額養二疋者聽開封府界毋過二千疋五路各毋過五千疋於是兵部請令河東養馬正軍五千疋義勇保甲五千疋共以萬疋爲額轉河東正軍有馬九千五百餘疋請罷支填以義勇保甲馬補其闕數俟正軍馬不及五千疋然後以官馬支填

奏上詔中書樞密院比較利害以聞樞密院以謂車騎武備國之大計不
當專爲一時省用而論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間養馬纔
免折變緣納錢十四千四百蓋緣納錢六千五百折米計其價當爲錢十
四千四百也餘皆出於民必非所願不免抑配兼慮芻秣失節或致損壞
又不善調習緩急何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疋卽異時須減軏糧馬軍正
數九千九百人又於見支分數馬減三千九百四十疋不惟人情不便緩
急邊防事宜何處取備若朝廷且令官軍民兵兩不廢施訓練經久必有
可用但存諸軍分數馬外漸令民間情願養飼服習不須指定五千疋數
於理似可與中書更問難往來中書大指以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歲
爲錢二十二千募民養馬可省官芻秣及傔衣糧歲爲錢八萬餘緡且使
入中芻豆之家無所邀厚價詐熙寧五年六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
甲有馬則可習騎戰平時可使襲逐盜賊公私有利上從樞密院議而有
是旨中書不能奪乃詔河東義勇保甲養馬令轉運司歲計所免折變沿
納實費錢以三司錢撥還河東馬軍聽依舊支塡候教成義勇保甲別取
旨六年義勇保甲養馬指揮安見月日兵志八年兵部請河東騎軍五十
義勇保甲五千九萬又爲額時河東正軍有九千五百餘疋請罷給以義

勇保馬補其闕數俟他日正軍不及五千疋然後以官馬給之奏上詔中
書樞密院較利害以聞樞密院以謂車騎武備國之大計不當爲一時省
用而論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
六千五百計其折價當爲錢十四千四百也餘皆出於民必非所願兼慮
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疋卽異時須減軏
糧馬軍正數九千九百人今其見支分數馬又當減三千九百四十疋不惟
重擾於民邊防事宜何以取備與中書問難久之王安石曰陛下欲訓義
勇保甲令可用故將以省募卒寬河東一路也今又不令養馬則兵民無
騎民兵無騎則異時何以爲用且用募兵五十騎之費可養義勇保甲萬騎教成之
後精勇但有過於募兵無不及馬且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歲爲錢二十
二千募民養馬可省官芻秣及傔衣糧歲爲錢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豆
之家無所邀厚利詐熙寧五年六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則
可習騎戰平時可使襲逐盜賊公私有利若欲且存騎軍馬額卽義勇保
甲養馬可令三司出備候一二年教義勇保甲精熟則馬軍別須旨上從
之乃詔河東義保養馬所免折變緣納實費錢以三司錢償之河東馬軍
且仍舊俟教義勇保甲成別取旨自王安石曰陛下欲訓義勇至別取旨

本志並因日錄日錄又同比校河東義勇保甲養馬密院檢詳故落三司
狀安作比撲數要作義勇養馬所省不多上曰密院兵房比撲得全不是
然上欲且依舊令兵士養馬安石曰陛下欲訓習義勇保甲令可用故將
以省募卒寬河東一路也今又不令保甲義勇養馬卽民兵無馬則異時
何以爲用且用募兵五十騎之費可養義勇保甲萬騎所養義勇保甲與
募兵之費又不同義勇保甲教成之後精勇但有過於募兵無不及馬不
知如何不令義勇保甲養馬若欲且存騎兵馬額卽義勇保甲養馬所費
可令三司出備候一二年教得義勇保甲精熟卽馬軍別取旨上曰甚紹
聖三年七月六日俟此事去六可考　權知開封府司錄參軍朱炎言奉
詔在京免行錢貧下戶減萬緡已減百六十餘行依舊祗應近有彩色等
十三行願復納免行欲聽許從之乃詔貧下戶量減錢毋得過半旣而上
批昨日依朱炎所請於已放免行錢萬緡卻令認納五千緡再詳事理未
便可再取旨中書進呈卒如炎所奏　賜蕃官溫𡋯羅延家絹五百羅延
官至侍禁河州戰歿當得二子恩而無子故賜之　甲申金部員外郎檢
正中書戶房公事呂嘉問兼提舉市易司王安石言近京師大姓多止開
質庫市易摧兼幷之初似可見方當更修法制驅之使就平理上曰均無

貧固善但此事難爾安石曰秦能兼六國然不能制兼幷反爲寡婦清築
臺蓋自秦以來未嘗有摧制兼幷之術以至今日臣以爲苟能摧制兼幷
理財則合與須與不患無財臣嘗論摩鐮當稱事政爲此也後數日吳安
持亂市易上不許安石曰臣與嘉問親厚非有他但與議市易而已然其
被誣臣以親厚之故已難爲之辨明況臣女壻恐有事愈難爲言已別選
人上固不許此據日錄二十八日事實錄於甲申日舊太常博士秘閣校
理陳睦兼監察御史大理寺丞蔡承禧改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令
移入四月三日削此不著　西京左藏庫副使王昭序兼閤門通事舍人
昭序自陳閤門守職五十三年老病乞解點檢閤門簿書幷提點承受持
遞之權三司使章惇乞重定才司條例及差占軍大將窠名從之　賜度
僧牒五百治保州東南緣邊陸地爲水田從河北緣邊安撫副使沈披請
也披又乞錢五萬緡收息酬現事人詔賜萬緡　熙河路經略司言馬銜
山後欺當族蕃部打波說諭趙醇忠及母妻等來降又誘洮州邦令商首
居岷州城北遂成蕃市兼打波志在効順家屬亦有爲鬼章殺害乞補一
近下班行充邦令巡檢尊管勾邦令一帶蕃商往來詔補打波三班差使
邦令巡檢　贈邵州團練使宋蓋所生母永和縣太君皇甫氏永嘉郡太

夫人。以上批皇甫氏可以宗璞母例贈郡夫人故也。宗璞例當檢本紀於甲申日書新作奉元曆成頒天下按實錄乃是閏四月壬寅今從實錄

丙戌皇城使忠州刺史廣南西路鈐轄石鑑爲衛尉少卿直昭文館知宜州。鑑始換武職至是自列願還文資上以其有功優遷之鑑先除廣南東路鈐轄七年八月二日未半歲改西路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上初欲委鑑圍結教閱諸洞保甲以爲朝廷差出劉彝必忌之故就令彝委鑑既而彝固不欲鑑來乃言鑑邕人令鈐轄本路非便大抵溪洞人喜生事以動朝廷取賞上謂王安石曰鑑不至此然邕人誠好生事安石曰能生事則亦能弭事朝廷不知所以御之則啟生事以取賞朝廷知所以御之使其違難則無所逃罪弭難則有以取賞何患其好生事也於是上復從鑑來路此月二十二日鑑來知改命而有是請上從之上與王安石論鑑事乃此月十九日後三日從廣參後三日遂有宜州之命鑑乞還文資猶稱廣西鈐轄則固未知復從廣來其有是請必以劉彝不樂鑑故也。 司農寺乞遣官同發運司義減冗費從之上批提舉在內修造所張茂則差出張若水在假修完內城可差見官句來用具。 丁亥著作佐郎張琥同提舉荊湖北路常平等事太原府兵曹參軍范鏜爲崇文院校書琥鏜當從王

韶辟至是韶言其材召對命之張琥即璪。 罷著作佐郎林旦句當進奏院以知通進銀臺司陳繹言旦先任臺官坐言事不實降黜已別與差遣故也五月十六日王安石云云可考。 都提舉市易司賈昌衡等言金寶非衣食所資但當禁其侈僭若有糜壞舊法致之以死則論罪太重慕以厚賞則爲禁大密令新敕止坐以銷爲飾者則舊法已刪改其糜壞金銀蓋已無禁然民尚循前法未敢通用已令本司遣金銀箔出賣上批市易務拍金宜罷出賣已成者聽於後苑作折換。上又批市例錢元條無稅物商人當納與否舊舟機入京城與吏並緣爲姦丐取留難而征算入官十纔三四於是有司請計所丐取數減五六收之以祿典吏而典吏犯丐取百錢以上皆坐配法征算入官十收其八皆緣有稅物始收至是上疑無稅物者亦收市例錢故以問中書也。 賜熙河京鈔二十萬緡河州十萬緡又以江南東路折斛錢二十萬緡賜河北西路轉運司並充糴本 詔杜常取熙河路經略安撫司去年隨軍蕃部兩庫支帖助公使錢給用名件與高遵裕窠具當用及當裁損數以聞以遵裕已權罷永興等處熙州通遠軍市易且令經畧司主之及以去年市易茶場淨利歸經畧司如不可即已詔有司據本路一年合用錢數明支撥封樁故也。 戊子內殿崇

班閤門祗候高公繪高公紀並爲閤門通事舍人司農寺言提點京西南路刑獄張復禮定修許州鄧艾河不當詔都水監丞劉璯相視以聞又乞借度僧牒三千紫衣數千許諸路寺前承買酬折重難等第從之 河北察訪使沈括言曾孝寬上守城人數詔依孝寬所定令軍器監約防城分數器仗增倍計置。 己丑上批教閱法及賞罰格已面諭曾孝寬修改大意可付與令取旨別行審定差左藏庫使夏元象同詳定。不知別審定何事此或與二月十六日五月九日陣圖相關更詳之。 上批斬馬刀局役人匠不少所遣皆兵另舊東西作坊未遷日有上禁軍數百人設鋪守宿可差百人爲兩鋪以潛大爲名分地守宿先是斬馬刀局有殺作頭監官者以其役苦又禁軍節級強被指射就役非其情願故不勝忿而作難王安石嘗與同列白上以爲宜稍寬之至是愈爲上言其事上以不可因此遽輟亦且了矣安石曰凡使人從事須其情願乃可長久上曰若依市價即費錢多那得許錢給與安石曰錄廩稱事所以來百工錄廩稱事來之則無擾役之理且以天下之財給天下之用苟知所以理之何憂不足而於此靳惜若以京師雇直太重則如信州等處鐵極好匠極工向見所作器極精而問得雇直至賤顧就募者多何不下信州製造也此據日錄四月

十七日令附見安石前在相位時亦屢言此當檢附六年五月一日始置斬馬刀局茶永樣二年附此年五月十七日 詔特免河州進士梅博等九人將來文解以博等自陳收復已來未沾恩乞如熙州例故也 詔妃嬪每三歲許奏乞同宗或異姓有服親令入差遣一次先是妃嬪陳乞無定法故立此制志同 詔沙苑監隸羣牧司餘八監及河南北兩監牧司並廢以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自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疋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止堪給馬鋪兩監牧歲費及所占牧地約牧租錢總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八緡計所得馬爲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緡而已得不補失故廢之以牧地租給市易務茶本錢外餘寄常平籍出息以給售馬之直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文彥博等提云云吳沖卿蔡子正等爲樞密副使上言請廢河南北監牧司文潞公爲樞密使以爲不可元厚之爲翰林學士與曾孝寬受詔詳定厚之計其吏兵之祿及牧田可耕種所以奉兩監歲費錢五十六萬所息之馬用三萬緡可買諸盡廢天下馬監止留沙苑一監選其馬可充軍用者悉送沙苑監其次給傳置其次斥賣之牧田聽民租佃儘令轉運司輸每歲所省五十三萬緡於市易務見給諸軍則常給蜀秦及傜夷糧所費甚廣監馬遂

沙苑止四十餘疋。主通羸瘠死者殆半。國馬盡於此矣。時熙寧八年冬也。比併司馬光記聞當考。兵志第六卷。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庫狀判置使文彥博言。議者欲賦牧地與民而斂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而責孳息不償乃詔元絳蔡確比較利害上之。於是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疋。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止堪給郵傳。而兩監牧歲費及所占地租。總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餘緡。而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緡而已。其九監馬三萬餘疋。儻不更制。則日有死耗。於是詔以先監隸羣牧司。廢八監。並兩監牧司。善馬分隸諸監。餘悉之牧。其租之以給市易茶本錢。餘為常平糴。取子錢以市馬監兵五千。以為廣固保忠。措揮修完京城。馬初欲廢監牧。樞密院文彥博。兵充固爭以為監牧不當廢。若夷狄抹拒。馬不可買。則中國如何得馬。恐法不善。但當變法。王安石曰。向令劉航變法。初只因知其無後効。非今而後可知也。密院亦人立法。敕養諸司不得關預。行之一年。乃費五十三萬緡。得三萬貫。參欲變法。恐後如劉航。且令所校利害。上公家費者而已。民之利害尚不備言。如馬之害。緣田之廢耕。此乃民之利害也。上曰。鄉如此。牧馬亦無補。於是卒廢之。案廢監牧實在八年四月二十八日。録中書密院

參稽二年至五年。蓋以五年馬數比較耳。本志便於六年。係此事誤也。既書六年卒廢監牧。增書七年又廢鄆州東平監。以其地賦民。從遂發高陽具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如東平。北事。八年以廢監財。充市易本錢。從以給熙河歲計。十二月云云。序事失次。如此。今不取。紹聖三年七月六日張赴等云云。可考。　詔北京澶定州封椿糧草。令三司月具已有見闕數以聞。上批代州見與北人分界。而水峪地一事。初未結絕。令韓縝奏。已定日於西陘。與蕭素梁頴相見。緣水峪地未了。恐不可隔越無序。可令依所降朝旨商量候事畢日。速還西去分畫。　先是上批聞河北河東上等戶。至今流移不絕。或緣與下戶同保。請常平錢穀。保內人。近因之食。多已逃散。懼將來獨於戶下催理。故一例逃避。宜令所在體量以聞。時七年十一月丁酉也。是日王安石以諸路體量狀進呈。惟磁相州言有上戶流移。爲因災傷闕食。或爲分房減口。初不緣抱下戶欠常平錢穀。餘皆云無之。安石遂白上。磁相言上戶有逃移。亦恐未實。緣其奏稱。或爲分房減口。豈得謂之逃移。不知當時誰爲陛下言此。何不明示姓名。令彼分折是何處有此事。上曰。忘記是誰言。此安石曰。彼既言之。必有事實。若有事實。即是州縣監司各根究斂散。若無事實。即如此誣罔之人。存之何利。陛下欲明目達

聰。則容長此輩。適足自蔽耳。上曰。如吳中復。即已施行。安石曰。兩制奪一官。何足以懲姦。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隨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時也。神宗憂民至矣。而王安石所言乃如此。同異載之。移去年十一月三日上批附此。庶易觀覽也。吳中復責官。實在今年二月七日。未本於七年十一月三日削去墨本。簽貼云。體量到並無流移。係進呈訖。新本復存之。所謂進呈訖。即安石云云也。　閏四月壬辰朔。司農寺言。提舉秦鳳等路常平司狀。涇原渭三州推行保甲法。而民流移稍多。欲至五月人戶歸業以次排定。上批。故歲涇原災傷至甚。宜候今冬農隙編排。提舉永興軍路常平等事章楶言。鄜延路去年災傷。歲饑。鄜延州趙㕔谷流民以空營募壯者築濬城壕。自秋及春役二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人不乏食。而城池皆葺。於舊詔獎之。　癸巳。權三司使章惇言。昨增吏祿。行河倉法。蓋欲革絕私弊。今聞却有以假借典質之類爲名。經隔月日。方受財物者。宜爲防禁。詔行倉法。人因職事以借使質當爲名。受財者。告賞刑名論如倉法。詔河北河東義勇保甲。候教成。令上番以代近邊巡檢戍兵。從提舉義勇保甲曾孝寬及司農寺兵部請也。宋本以此并附三月十四日。今仍別出之。　司農寺言。隸本寺錢物帳狀。乞令屬官分路依三司判官點檢簽書

置籍揭貼。常見州縣收支見在之數。其鈞考賞罰約束依三司帳司法。又乞以諸鎮買撲酒稅人代倚郭爲鎮將。並從之。　詔五路義勇保甲每三五州差在京有職事官一員兼提舉。知制誥沈括大名府澶恩州提點在京倉草場沈希顏真定府深趙州開封府推官蹇周輔邢洺相州中書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呂嘉問定祁保州永寧安肅廣信順安軍檢正禮房公事向宗儒瀛冀雄莫州保定軍曾伉緯隰州檢正吏房公事蒲宗孟濱■德博州度支判官楊景略滄霸州乾寧信安永靜軍都水監丞劉璯潞澤州威勝軍樞密院檢詳兵房文字劉奉世太原府忻州平定軍張脩嵐石州大山寧化保德岢嵐軍檢詳刑房文字杜紘晉汾州直舍人院李定懷衛磁州定先以戶部判官丁執禮代之。各舉選人班行一員勾當公事。聽不以時差出或親巡察。中書樞密院具條約以聞。初王安石請合義勇於司農。上曰。司農事多。如府界依常平違法尚檢察不及。若兼兵部則力有所不給。須別置官。故有是命。沈括自誌云。朝廷新伍民兵。河北河東陝西得勁卒百萬。詔之保甲。河北三十餘萬先集。詔於從官中擇二人分領。擬復用八杜國法使從官中領。不以屬帥府。歲一出按之。括受命提舉河北西路保甲。此事附見當考。　甲午。龍圖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曾孝寬兼

判兵部判兵部順臨馬琥並罷上既不欲令司農兼兵部王安石言人才彼善於此則有之若判兵部馬琥雖章必不如張諤令判司農諤兼兵部可也上曰馬琥必不堪須議換易欲令沈括及李寬判兵部安石言沈括壬人而義勇保甲獨臣粉議令既判兵部即中書不豫此兵事圖置非中書所知然陛下擇主判須得一敢與密院爭曲直者即不須令中書預其事沈括使河北陰沮壞新法有所希合事甚衆若令主判恐義勇保甲法難立上曰此大事須中密同管罷沈括可也安石因言括壬人不可親近書是孔壬難壬人以為難壬人然後蠻夷率服者壬人所懷利害與人主所圖利害不同人主計利害不審又為壬人所蔽則多失計多失計此蠻夷所以敢拒也天下事有疑而難明之處陛下意有偏而不悟之時以偏而不悟之意決疑而難明之事而壬人內懷姦利之心獎成陛下失計此危殆之道也上以為然稱括材能以為可惜安石曰如呂誨之徒必不能營惑陛下如括者乃所謂可畏難者也陛下試以害政之事亦欲必行而與括謀之括初必嘗試陛下若謂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為姦矣果如此陛下豈得不畏難乎安石又言小人所懷利害與陛下所圖利害不同不可不察如文彥博豈是奮不顧身以抗契丹者而實激怒陛下與

契丹爭細故乃欲起事以撓熙河而已陛下安可與此輩謀事言國家之利上遂不用括并罷琥及臨年以兵部委李寬　詔張琥叅已移河州軍馬駐熙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緩急追呼衆應以省極邊糧草其令熙河路經略司速相度施行　又詔根究自置軍器監以來施行措置事有何實効及有無失計置事及熙寧五年後開封府界逐縣保甲上試武藝酬獎以聞上言軍器監事不集且言非徧書說軍器監政為事都不集王安石曰陛下雖累宣諭軍器監事不集然未嘗根究請實欲根究施行次第聞奏上乃令根究五月十七日上批此較軍器監當考　又詔判都水監宋昌言具析妄奏管家口事初御史盛陶言汴河開兩口非便命昌言相度遂奏管家口既而水勢不調屢開屢塞歲役費六十萬工乃濟漕運論者歸罪於閉管家口故也先是王安石欲令侯叔獻雜淤田麥上疑叔獻虛誕曰叔獻鄉論管家口以為萬世不易之口既而不然安石曰此非叔獻虛誕蓋有作姦壞管家口者上令根究故昌言有是命安石初主不閉汴口之議甚力馮京獨不以為然安石罷相數月昌言等請權閉而侯叔獻請勿閉既從叔獻請不閉其後卒使昌言閉之尋以汴水絕流更命程昉開撥時七年十一月己亥也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安石復相叔獻因譖昌言附會馮京變易安石在相府時所行事安石怒會汴水復絕流叔獻屢言由昌言塞管家口所致於是遣叔獻復通管家口昌言懼求出得知陝州塞管家口宋昌言新舊傳自不同司馬光記此事亦參差不合王安石所錄又不可全信今考按實錄前後所書及昌言新傳刪加刪修之史須詳究乃可御集熙寧六年六月十二日手札汴水數日以累黑大段減落河中絕流窯下處裁有一二尺訪聞下流公私舟船都不預知放水時日重船首尾減斜下又一例閣折損壞不少復久留滯人情不安可令都水監應合干官司分析奏聞後提點府界吳審禮等言檢視舟船初無損壞者六年十一月一日手札權判將作監范子奇奏已不閉汴口發運司奏乙未日開口中書門下奏議合未閉塞指揮度中中書御批不閉口可與下可指度宜速呈取旨詔令冬不閉汴口實錄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前提舉河陰築運屯田郎中王琥遷一官真部員外郎勾當東西排岸司文彥博減虛勤二年琥等以都水監保明不閉汴口隄岸無虞也於是馮京曰昨正庫等以積淤敗隄今已俾營完不可不賞然終以不閉口為未安每年雖減損費一二百萬然自汴口至泗州用兵夫數亦不少若苦寒一冬交排大積如何施工呂惠卿曰若脫閉平閉似亦為便上曰子細更詳與林

閉若藏得清汴即為萬世之利七年八月二十日同判都水監宋昌言李立之丞王令圖言汴口已生新灘秋冬之交必稍退背已權閉汴口使水瀾增修隄岸斗門并相度同判都水監侯叔獻丞劉璯已不閉汴口於孔固斗門下權作截河堰使水入斗門候修隄岸畢即開堰諸如叔獻等所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侍御史知雜事張琥言侯叔獻已不閉汴口創築橫隄并置捐建修舊斗門疏洩水勢還河萬一深冬水塞斗門溢水衝盜新堤大則都城可虞小則沿汴居民被害雖省一二十萬物料增置稍建所費亦自不少乞依舊閉塞汴口不報七年十一月五日上批汴水依前阻絕可差程昉火急前去開撥早令通快十一月九日昉出視省相度河事而不親往罰銅八斤閏四月三日詔判都水監宋昌言具析妄奏管家口事初盛陶言汴河開兩口非便令昌言相度遂塞管家口既而水勢不調屢開屢塞歲役費六十萬工乃濟漕運論者歸罪於閉管家口也六月十六日丙午判都水監李立之丞王令圖主簿李甫爲書公事陳祐甫各罰銅二十斤立之出知陝州前判監衛尉少卿知陝州宋昌言汴口官都官郎中王琥都官員外郎頒應參左藏庫副使劉文應各降一官以昌言知陝州並坐閉管家口不當也昌言附傳並本云李立之王令圖措管

家曰不當。呂吉與之爭不得。乞罷都水如陝州並不以聞。爭一官知丹州
宋本云。李立之主令圖議。閉營家口。是請今不閉汴口。呂吉與之爭不能
得。乞罷都水知陝州。至都堂前議事一官。知丹州。王傳云。侯叔獻議閉營
家口。今不閉汴口。呂吉爭不能得。罷知陝州。已而會其實至六十萬復貶
狄均丹州。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日錄云。狄令侯叔獻權淤田。爰上從叔獻
虛誕。問論營家曰。以為萬世不易之口也。余曰。非叔獻虛誕有自來作者
據營家口者。上令根究。閏四月三日。日錄。前此上古侯叔獻虛誕以營家
口為萬世之利。余曰。營家口誠可長用。但李立之等作壽所害。上令根究
至是根究。宋昌言不合閉口。事狀甚明。此乃為京使其如此。以介當參營
家口可常用故也。盛陶因汴水漲。乃云汴河不合閉兩口。今捡到水骨方
是時汴水乃減四寸。汴水乃添六尺。陶又言當溢岸。勘會是歲乃無溢岸
云不合閉兩口。乃自來多閉兩口。上曰。宋昌言閉口不當。二歲凡八次閉
閉汴口。非特枉費人工物料。又汴水不通。阻滯綱運甚衆。余曰。閉前來以
淤田。致兩日水淺。舊閉損破舟船甚多。京畿辨性攘。及勘會得並無一船靠
損。及此八度閉閘口勞擊。公私舟船皆不通。乃無言。何也。上曰。不干盛陶
卻是詳問。余曰。向來臣所不知。盛陶即有劄子降在中書。不知詳問為近

臣。如此極周聖聽。令行法否。極周如此而不治。不知於義理何所當。上但
笑。六月十六日。鎖迎呈閉營家口事。余請以汴口及宋昌言為一事奉一
官。李立之等為一事。鎖網。上曰。卻是。劉璯提此事。余曰。誠如此。兼璯前所
營家口有功。欲以功免此一罰。上曰好。更令勘會侯叔獻勞績。取青叔獻
乃與璯同收得營家口者也。上又令李立之與郡建。古昌言章文借去相
度。及更並。余曰。見立境言。昌言明說得執政意。指須要閉。境奉事不得。上
曰。既如此不奏。乃依違何名守官。余曰。此所以欲與宋昌言同罰。然昌言
誠當更重。上乃令與昌言一耶。余曰。李立之卻令皆昌言如此。所上曰好。
司馬光記聞云。祖宗以來。汴口每歲隨河勢向背。改易下舊其處。於春首
發數州夫治之。應齊臣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歲歲常用。何必屢易。公私
勞費。蓋汴口官吏。欲歲興夫役。以為己利耳。令營家口在孤柏嶺下。最當
河流之衝。水必不至之絕。自今請常用之。勿復更易。或水小則為輔渠於
下流以益之。大則閉諸斗門以泄之。介甫喜其議而從之。擢齊臣權三司
判官。後數歲。介甫出江寧。會汴水大漲。京師憂懼。朝廷命判都水監少卿
宋昌言往視之。昌言因此廣請塞營家口。獨留輔渠。擇于華。昌言甫曾計
之。時監丞侯叔獻。適在外不預議。昌言並汴口。踩閣提舉汴口官王琥董

二口水勢。琥等報言。營家口水三分。輔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營家口。朝
廷從之。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介甫再入相。叔獻譖昌言附會韓呂。奏營
家口。致使易掃。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然。昌言懼求去。得知陝州。熙寧
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絕。叔獻屢上言。由昌言塞營家口所致。朝廷令叔
獻開之。水既通流。於是昌言及王琥。各降一官。昌言仍徙知丹州。都水監
衆官。今以時論。叔獻以功遷員外郎。判監李立之仍出知陝州。以叔獻代
之。立之本辨京師河背營家口。汴水復絕。一如前日。朝廷更令叔獻開之
亦不罪也。按七年七月十六日。分命輔臣祈雨。二十七日又祈雨。八月十
一日。又以久旱祈雨。九月一日乃謝雨。記聞稱汴水大漲恐不然。當是浚
排衝溢隄岸耳。六月甲十。昌言等又貶。閏四月三日甲十。　上謂輔臣曰
蕭禧才去。便無人論北事。須是大家惻怛憂邊。王安石曰。此乃臣朝夕所
願望於陛下者。君倡臣和。若陛下不倡。臣何由自效。又論及邊糴。以為得
一小官肯惻怛任事者便可委。安石曰。去年呂嘉問計置河北邊糴。李直
躬即有論奏。呂嘉問又有分析。此兩人宜有一人不直。不知陛下後來嘗
與不曾行法。韓絳言臣不記得。如何行遣。呂惠卿曰。已進呈訖。安石曰。如
此等事曲直不分。功罪不明。此大臣所以莫肯惻怛。如何得小臣乃肯惻

怛。又議契丹事。安石曰。卑而驕之。乃是欲致其來。如傳聞契丹甚畏我討
伐。若彼變其常態。卑辭以交我。不知我所以遇之將如何。陛下雖未欲陵
之。邊臣必爭獻侮之計。令彼不然。故我不敢易彼。由此觀之。我不可示
彼以憚事之形。示以憚事之形。乃所以速寇也。上曰。彼必不肯已。則如何
安石曰。譬如強盜在門。若不顧惜家貲。則當委之而去。若未肯委之而去
則但當抵敵而已。更有何商量。臣料契丹君臣。有何智略。無足畏者。臣所
畏者契丹作難。則宜有黨。陛下委付與之抗者。方其與抗之時。乃有人獻
異議於中。陛下不能無惑。因從中撓其機事。則安危成敗。深有可憂。何則
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兩敵相對。是爭千鈞之重之時。陛下從中着力撓
之。則非特加銖兩之力而已。此乃臣所甚畏也。若臨事無此。則自有人為
陛下任此責者。　乙未。樞密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陳升之罷為鎮江軍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通鑑云封秀國公。大教列衝曹佾下。出入如二
府儀。先是升之以足疾詔免前殿起居。郊祀許不預。累求罷。於是得請。知
桂州劉彝言廣源州劉紀帥鄉兵三千侵略邕州歸化州。儂智會率其子
進安迎戰有功。詔給智會俸錢。授進安西頭供奉官。仍令經略司選差使
臣募峒丁於近便處劄寨以為聲援。日給口食。如遇賊每生擒一人獲一

首級依見行賞格外更支絹十匹初彝奏曰智會能斷絕交趾買馬路爲邕州藩障劉紀患其隔絕買馬路故與之戰又曰智會亦不可保使其兩相對互有勝負皆朝廷之利上曰彝既言智會能絕交趾買馬之路爲我藩障而又以爲勝負皆朝廷之利何也且人既歸順爲賊所攻而兩任其勝敗則附我者不爲用叛我者得志可謂措置乖方矣王安石曰誠如聖諭縱智會向化未純尤宜因此結納以堅其內附且乾德幼弱若劉紀既破智會乘勝并交趾必爲中國之患宜於此時助智會以牽制劉紀使不暇謀交趾乃中國之利上以爲然故有是命是日上又論王猛曰苻堅亦英明然一舉事遂顛覆如此何也安石曰王猛欲殺慕容垂令以子奔故見疑而不知乃所以深託垂於苻堅也上曰猛可謂忠矣安石曰如此爲忠何補時事人臣要當以道開發其君使自悟而已方其未悟乃欲以計成事及其不察豈特辱身亦以危國此君子所以不貴　詔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蔡確同外都水監丞程昉廢罷河北等馬監以聞廢罷上殺犯相度字史檢對本十六日罷太原等監七年二月廢東平監　詔民戶馬死舊不納官處並報官直納皮筋從軍器監請也　提舉淤田司言去年淤田五十六百餘頃詔提舉官減三年磨勘將作監言修三司畢工

詔判監官監修使臣各減二年磨勘兵匠吏人賜銀絹有差志有　知河州鮮于師中乞以未募弓箭手地百頃爲屯田從之志有　詔以榮州團練使趙思忠爲秦州鈐轄不釐職依熙州例供給存卹教其諸子以中國文字思忠七年十二月四日已爲秦鈐不應再除或去年實爲熙鈐今乃改爲秦鈐也其拜兵江七年十二月四日　上患人莫肯悉心赴功王安石曰陛下能盡見得人情賞罰當其實即人自悉心赴功上曰縱不盡見但得力多亦可安石曰見得盡即盡赴功見得少即少赴功見得多即多赴功都不見即無赴功者矣假令見得盡若不隨以賞罰即人亦不肯赴功上論宣王時無不自盡以奉其上呂惠卿曰宣王時如此而已未及文武也安石曰宣王盛時乃能如此及其用心差則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善人君子方念亂不暇至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則豈復有自盡奉上之事此一人之事而前後不同如此用心當與差故也上曰宣王猶能終於考牧後世亦豈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則非張仲在內吉甫無以成其功詩稱吉甫以能明哲保身則宣王之德薄於先王亦可知矣　丙申樞密使吳充兼羣牧制置使提舉修軍馬敕　真定府路安撫司言禁山地若逐去居人愈難防守乞置北寨主簿及嘉祐鎮巡檢差大使臣從之先是

沈括言緣邊禁地內居民漸多無隸戢察姦偽乞禁人居上下其議安撫司相度而有是請　知沅州謝麟言招納溪蠻古誠等州峒二十三戶二千七百一十九丁九千四百九十六願歲輸課米詔補知州楊光富右班殿直楊昌進等五人三班奉職　又詔雄州移牒涿州沈括回謝不可以審行商議爲名先是契丹欲改括使名爲審行商議涿州已再牒雄州又同日牒稱括赴五月二十三日入見上與輔臣謀之王安石言彼誠有爭心則必不肯令括過界候改得審行商議指揮乃令括過界今同日牒令過界即其事非堅可知設若彼要括商議但答云受旨回謝不合預商議然南朝本自不欲爭小故務存大體所以不較曲直割地與北朝今北朝卻要審行商議必是顧信義不欲無名受地但請遣汎使盡齎合照證文字來南朝理辨曲直庶早得了當緣契丹習見朝廷憚其汎使故每言難先往復令明許其來來有何傷上以爲然詔雄州牒涿州如安石言既而復令進呈牒本謂安石彼若果遣汎使來當如何安石曰彼以我爲憚其汎使令示以無所憚彼或不遣示以憚遣則其來決矣汎使於我何苦而憚其來也上曰來此偃蹇不去如何安石曰鄉者蕭禧來陛下兩開天章閣議事又連遣使就商量地界乃所以長其偃蹇今若復遣汎使來待彼

說一句即答一句若不說即勿語或不肯去即厚加館餼節次牒報契丹彼亦無所發怒何由便至交兵然邊探屢云契丹欲傳國與耶律濬濬好殺不更事恐爲其國干賞蹈利之臣所誘或妄生邊隙不可不戒宜早爲之備上曰善令只依前牒指揮安石曰前指揮雄州未得發牒令令依前指揮緣雄州機事從來不密傳聞契丹或有以窺我謂宜少變前指揮使不測所以止住前牒之意乃改云候沈括過界數日即牒過未集前日擬回涿州牒稱可且留再議乃閏四月十日也是日安石在病告八日方進呈此據日錄沈括有乙卯入國奏請并剳錄載使事稍詳當參考刪修令附注此四月三日甲子括等奏乘沿邊處置邊事與今來事體相妨事乞詳酌指揮等四項一臣等今有合奏稟朝旨事件具下項一河東察訪使李承之奉旨并河東河北京東沿邊官司或有處置邊事內有與今來朝廷遣臣等往彼定奪當割撥地界事理不同卻致事體相妨別生事端欲乞賜詳酌指揮一今來所理會地界圖子恐到北朝尚有未就地形界至與臣等理會欲乞出示圖子指說一臣等到北界或有事節可以對戎主當面理會未審許與不許一北朝或別有商量欲再差泛使更欲與臣等同來赴闕未審許與不許四月二十日乙又奏中明於牒北界聞遣蕭禧

密劄內添入木光字數。樞密院參據館伴所申，令備錄第三次聖旨劄子。
請蕭禧承稱分位翻譯，後卻要遞還，為聞中使臣到驛，請蕭禧習朝辭儀館
伴使到。尋已下館，守候國信使習儀。其蕭禧只於廳上躬拉立地，婁遣入
請送下，肯下階習儀，直至三更二點，卻索歸位，至次日亦是堅拒，不肯習
朝辭儀，開發朝廷降到聖旨劄子。已差沈括等充國信使往北朝，面陳分
畫地界事理。令蕭禧別無商量，恐妨朝辭，卻取索膀子，或欲且留即豐厚
館待，牒與禧方始下膀子。乞朝辭中間，本院檢會前兩次所降指揮，令本文
字，蕭禧雖各當時分位翻譯抄錄，處廻歸不盡聞達。及蕭禧責迴圖書中
雖已略達大指。又慮北朝不知。待本朝違依久來為用照據地界文字。及
蕭素等昨來自往留滯，并蕭禧本此。逐次降去聖旨文字，不肯承受朝辭。
因依，欲令沈括等將朝廷數次劄與館伴所文字等事，候到北朝，備錄與
館伴所一一聞達。右中書樞密院同奉聖旨，依奏劄與沈括等。令遣逐次
文字共三道。劄沈傅讀等，照四日繳納樞密院。熙寧八年四月十三日，奉
臣等準樞密院劄子，令沈括等將朝廷數次劄與館伴所文字等事。候到
北朝，備錄與館伴所一一聞達。臣等有詳第四次聖旨劄子，內一節稱蕭
禧次日亦是堅拒，不肯習朝辭儀，開發朝廷降到聖旨劄子。已差沈括等
充國信使，劄往北朝，面陳分畫地界事理。令蕭禧別無商量，如要朝辭即
取索膀子。或欲且留，即豐厚館待，牒與禧方始下膀子，乞朝辭，許北語勢
是蕭禧為見朝廷已令臣等往北朝面陳分畫地界事理，更不與禧商量，
方始朝辭。臣等到彼，恐北人須執臣等劄要分畫地界文字。臣等雖再三
開陳，緣牒去劄子內，都不見次日因蕭禧不肯承當第三次聖旨，乃令臣
等往彼面陳。後來又不見因蕭禧已受了文字，卻改差臣等作回謝之意，
北人必堅執牒內文意，至時難以口爭。緣牒涿州文字內，亦只言蕭禧已
回，改差臣等充回謝使劄，亦不說為蕭禧已受了擗撥地界聖旨文字，說
別無商量，方始改差之意。臣等欲乞於上件繳奏劄子內，亦是字下添入
要遞還上件聖旨劄子九字，於方始字下添入受了聖旨四字。所貴文理
完備，貼黃。臣等近曾思慮北人，若言語禮意恭順，即種事已是了當，恐因
牒與館伴卻有酬答，引起端緒，牽連理會不已。臣等累曾開陳，令蒙降指
揮，令備錄牒與。更不敢再三奏請，其劄子內卻不說次日備互遞同第三
次聖旨使言，令臣等往彼面議。緣蕭禧為見朝廷已差臣等往彼面議，遂
使起發，纔起發，即改作回謝，乃似誘禧令去，深慮北人別生詞說。今來既
是牒與，欲望許依前項奏陳，添入蕭禧不肯承受第三次聖旨，乃令臣等

往彼面議，後來蕭禧已承受了聖旨，乃改臣等作回謝，如此則文意方完。
遣使之名亦正。伏乞詳察指揮。一、北人若有上項詞說，臣等雖子細抗與
當初為蕭禧不肯承受第三次聖旨，乃差某官等來北朝商量。後來蕭禧
已受卻聖旨，更無可商量，遂改臣等作回謝。緣今來牒去劄子內，卻未有
如此意度。竊慮北人只憑文字，不肯信臣等口說。堅執蕭禧已收了第三
次聖旨，只是朝辭朝廷，更差臣等往彼面議分畫地界事理，即顯是第
三次聖旨外，別有分畫地界文字，若不諭令意究，恐須堅有來索，令來臣
等已是在路，無由面奏，子細須至再曰委曲數陳。伏望聖慈深賜詳酌，特
降指揮。閏四月七日戊戌，又奏乞特四月二十九日辛卯，密院劄內一節
分明劄與雄州，令回牒北界事，檢會近準北界涿州牒雄州，稱西陘寨春
冕山天池子一帶，南有占據。見言無可商議。緣久來並係當界地分，元初
被南界特引數十兵衆，強來占奪。是此起不再商量定奪了當。已後，終
須難地往後，即日卻稱改差沈括等充回謝國信使副。必慮相次到闕，對
有推故不肯商議，轉致遷延。仰燕京留守司指揮涿州牒雄州，疾速聞
達。指揮已差定國信使副，候到闕日，準前聖旨審行商議。其北界文於四
月二十七日，及二十九日，兩次移牒雄州催促國報。其二十九日牒內，仍
稱本朝牒到國信使副，令月二十一日，到北京，公文內依前抉充回謝國
信使副，臣等雖準四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奉聖旨，令沈括等如北朝說
及黃嵬山等處地界，未係擗撥，更要商量，則答以南朝本為二國通好，千
深不欲以種場細故，有傷事體。故有此分畫，若北朝猶以為言，必是不欲
無名受地，須歸理道，如此亦甚好。然某甚來回謝，其它商量，斷不敢與聞。
但請北朝別差橫使，仍畫貴著實文據，付南朝，遂一理會，所貴速得了當。
臣等詳認北界累行公文，必定須要見雄州回報，如何方令臣等過界。今
有下項短見，謹具奏聞。如後。一、若雄州不與回報，或雖有回報，內稱只是
回謝，更無可商量，即恐北人未肯令臣等依例過界，臣等必直在雄州等
候。萬一逗留，大段日久，至時須有處置，若令只在邊上伺候，又緣本無期
程，下面如何收結，卻回闕時，來如何了當，預有定論，恐日復一日，漸成曠
蹬。雖為回改，一若回報北界云已令臣等商議，又緣權界已定，要無可商
量。既言商議，北人必須要果決言語，臣等若執舊說，則北人必云聖旨令
來商量，臣卻只執舊說，即是與聖旨不同，若只以今來聖旨聞答，又恐致
是臣等推託遷延之語，亦不依應得商議二字，必謂臣等藏情恩意以為
已功，必致多方邀索。右謹具如前，臣等看詳代州地界，若只依蕭禧帶去

文字下可移改，則恐更難合審行商議。若不與回報，或古更無商量。又恐不納使人。今來涿州牒稱準北朝聖旨，恐於事理須著回報。除朝廷別有處置，自聽朝旨外，若只依蕭禧帶去事理，欲乞將四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子內，但請北朝別遣攢文字盡貴著實文據至南朝理會，所貴速得了當。一並分明劃與郡州。今回報北界，亦恐無妨。雖然所受聖旨，令臣等如北朝說及黃嵬大山寺庭地界，未係擗撥，更要商量。方今說與上項古跡。緣今來北界十月內三次牒來理會，自後只有更深，必無不說及之理。備如臣等過界方說，即與先牒去事理無異。但先致界首邀難住復。若下面不允回改，即恐傷事體。貴乃收合。伏望朝廷審賜詳酌，早降指揮點差。臣等今來有此短見。蓋為到邊上所過事理，正與本職相關，須合委曲陳述奏請。伏望朝廷詳察。又臣等近到雄州，體訪得北人起馬界口鋪之類，多般生事，雖未必實欲作過，竊慮曠日持久，事緒轉多。故此收拾不得，則致爭競。伏乞早察事機，深賜詳處。又北人遞次來牒雄州，各即時奏聞。臣等恐因近降到朝旨文字，請打會臣等看詳。若事理全備，即更互遞延回牒。等候臣等此狀回降朝旨施行。乞早賜指揮樞密院等比奏，則元差指等報聘，令往北朝面陳分畫地界事理。蓋本意以回謝為名，及蕭禧辭，乃改稱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五百六　十九

回謝。不知初以何名入御。實錄於三月二十一日癸丑，即云差沈括回謝。似非事實。今不敢便憑括等奏請刪修，據附注此。更須考詳。別錄又載楊益戒云，地界未了，侍讀館使必須到帶得南朝聖旨來此。起居要了當。今是聖旨宣問，不可隱藏。況前來文字，畫旨差來審行商議，兼令將帶照證文字來北朝理辨。今來必須帶得照據文字來。括答云，南朝元差審行商議。後來改作回謝。累有公文關報北朝照據文字元豈承受。得後來改回謝後朝廷卻畫取去也。其詳具注在六月二十二日壬子。　又詔三司具未置熙河路買馬場以前買馬錢物，歲支若干，於何官司出辦，自用茶博買，後如何封樁中中書取旨。後不見如何指揮。　上批河東近多劫賊，動成群衆，可專令經略察訪司精加體量，都同巡檢內有疲懦不得力者，速於監當人內選擇權對換，勾當訖以聞。此據御集。　知鄭州翰林侍讀學士滕甫知潤州，甫遭父喪，不果赴。　丁酉，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司馬光提舉崇福宮。　詔試刑法人，上七人差充法官，餘循資堂除差遣，免試。其京朝官即比類推恩。　戊戌，知岷州種守約言：蕃部納土，當給茶綵。臣為其之食，以麥代給，宜受專輒之罪。詔釋之。己亥，上批聞趙州修城，役兵病者已六百六十餘人，外方難得醫藥，雖董

役官存卹備至，而實無補，死者可遣內侍賜夏藥，又令翰林差醫官乘驛往彼診治，賜特支錢有差。又批廣南東路以瘴癘近年數失監司，新轉運判官宋球乞增差醫學，邢憶宜許之。御史盛陶乞出鄧綰奏陶資性端謹，終始如一，乞甄擢。上目王安石及呂惠卿而笑。王珪曰：惠卿適改云資性頗邪，終始如一。安石曰：綰為國司直，其言事如此，何止尸素而已。上曰：鄧綰兩制，猶之可也。如文彥博任過更重，乃舉劉摯，摯陳讜論，要治此等事，不可勝治。安石曰：陛下欺群臣，臣等須力爭，以為害天下事故也。群臣欺陛下，陛下豈宜容忍。上曰：無慮執獨，而畏高明，據難事。安石曰：天討有罪，天序有德，陛下非有私心，奉承天之所為而已，何難之有。且任之重，過之厚，則責之尤宜厚。韓絳曰：房杜有小過，必朝堂惶恐謝罪。安石曰：備位大臣，若有小過失，或在所容，然其欺罔，即無可容之理。上曰：如蘇軾輩為朝廷所廢，皆深知其欺。然奉使者回，輒稱薦。安石曰：奉使者稱薦此輩，即為群邪所悅，群邪所悅，則少謗議，少謗議則陛下以為奉使勝其任，若正言讜論，即為群邪所惡，群邪所惡，則多譖愬，譖愬多，則陛下安能不疑。又奉使一路，安能無小過失，因其過失上聞，考覈有實，即無所逃其罪。此所以不敢不為邪以免群邪誣陷也。陶尋出為簽書隨州判官。陶為隨州簽判，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五百六　二十

據陶本傳。十四日王安石云云。　庚子，命龍圖閣待制曾孝寬兼權河北西路察訪司事。沈括出使契丹故也。　壬寅，睦州司法參軍練亨甫為崇文院校書，以御史中丞鄧綰知雜事張琥薦之。知制誥沈括上熙寧奉元曆，詔進括一官，司天監官吏進官賜銀絹有差。初，仁宗朝用崇天曆，至治平初，司天監周琮改撰明天曆行之。監生石道言未經測驗，不可用，不聽。至熙寧元年七月望夜，特旦月食東方，與曆不協。遂詔曆官雜候星晷，更造新曆，終五年冬日行餘分皆具。會括提舉司天監，言淮南人衛朴通曆法。召朴至。五年九月召朴。言崇天曆氣後天，明天曆朔後天。又明天曆朔望小餘常多二刻半以上。蓋創曆時惟求朔積年數小，減過閏分使然。故求日月交食為疎。崇天曆以熙寧元年交食，視明天為密，然但見朔法而已。以皇祐三年九月癸酉晷景與十二月甲辰參較，差一寸一分半之。以日法除得氣後天五十三刻，其失皆在置元不當也。詔朴改造，自以己學為之，視明天曆朔減二刻，曆成行之。賜朴錢百千。至紹聖初又改曆。元祐六年三月，呂大防上神宗實錄，於此云，行之至今，蓋指元祐六年也。紹聖三年，上神宗實錄，則二年已用觀天曆矣。紹聖史官務改元祐稿。此今改至今作至紹聖初。又改曆。九年正月二十七日甲申，沈括奏當參考舊

紀以四月甲申書兩曆亦不聆　提點秦鳳等路刑獄鄭民憲言可於熙州南關以南開渠堰引洮水並東山直北通流下至北關并自通遠軍熟羊寨導渭河至軍溉田乞募夫開修詔民憲相度如可作陂即募京西江南陂匠以往。　詔增給雄州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私馬芻豆及七分從緣邊安撫司請也。　賜都大提舉疏濬黃河司句當官李公義內侍黃懷信官淤田各十頃賞濬河勞也。　詔在京酒戶見欠三司糯米場錢展限半年。　癸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判永興軍方平乞免宮使求近郡及有是命仍以疾辭詔依舊供職其後上欲用方平為樞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將行文書呂惠卿留之曰當耿集吏議之因私於安石曰安道入必為吾屬不利異日再進呈其事遂寢司馬光記聞云事在八年五月今附見方平辭永興後按陳升之以閏四月四日罷樞密使上欲用方平或是此時未必在五月也更須考詳。　權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言省府寺監銓院等處舊無句末簿者欲令置簿仍選官每員分三兩處提轄季或一月取索點檢如於理可行而故為留滯於文無害而頓為違遠或遠引日月而不即了絕或自當行遣而不與行下以違制科罪詔中書樞密院取索諸處住滯事取旨後惟三班院稽滯遂劾之　詔分秦鳳路正兵

二萬二百餘人參以弓箭手寨戶蕃兵二萬四千餘人為四將副都總管燕達為第一將鈐轄康從副之貫昌言為第二將熙河路訓練軍馬王振副之兼準備策應熙河仍令達提舉都監白玉為第三將熙河路蕃漢都巡檢李師古副之都監劉昌祚為第四將階州駐泊都監皇甫旦副之從經略使張詵請也。五月四日分環慶四將七月二十八日分涇原五將。甲辰詔雄州進士焦遲與試銜判司主簿或尉以河北東路察訪使曾孝寬言遲陳邊議可采在試舍人院中等故也。　詔河北兩屬戶借常平穀充輸息權發遣環慶路經略使范純仁言舊陝西敕弓箭手百姓不許典買租賃蕃部田土至熙寧編敕則不禁臣今體訪環慶州諸城寨屬戶昨因災傷多以田土典賣與蕃部處漸典賣與漢人緣熟戶以耕種為業恐既賣盡田土則無顧戀之心以至逃背作過緩急難以點集乞自今陝西緣邊屬戶蕃部地止許典與蕃部立契毋得過三年詔地連夏國界者用陝西一路敕餘用編敕。　録光祿寺丞吳秉子捐為郊社齋郎以秉通判太平州出視廣濟圩溺水死故也。　乙巳諸縣有保甲處已罷戶長壯丁其并耆長罷之以罷耆壯錢募承帖人每一都保二人隸保正主承受本保文字鄉村每主戶十至三十輪保丁一充甲頭主催租稅常平免役錢

一稅一皆保內被盜五十日不獲均備賞錢竊盜毋過二千強盜毋過五千貧戶免輸如保內自獲以役錢代給凡盜賊鬬毆煙火橋道等事責都副保正大保長管勾都副保正視舊耆長大保長視舊壯丁法未有保甲處編排畢準此二十三日上問比七年十月辛巳當考　司農言保戶均出賞錢事上謂王安石曰既出錢免役又出賞錢如何安石曰賞錢自來不因役出募每戶出錢一火強盜不過六十竊盜不得三十貧之又免無所苦也比舊人情必悅上曰利害加天下極宜審之安石曰固應如此乞日上又欲以役錢代賞且言二百五十家同任責非是當令二十五家均出事厚無傷亦所以懲之安石請如聖旨施行然不可厚也此據日錄乃六月十二日事今并書。　知黔州內殿崇班張克明言領思費夷播四州又新籍蠻人部族不少語言不通習俗各異若一槩以敕律治之恐必致驚擾乞別為法下詳定一司敕所請黔南獠與漢人相犯論如常法同類相犯殺人者罰錢自五十千傷人折二支已下罰自二十千至六十千竊盜視所盜數罰倍強盜視所盜數罰兩倍其罰錢聽以畜產器甲等物計價準當從之。　中書言戶房比較陝西鹽鈔利害及定條約八事買鈔本錢有限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價減賤及高擡糴價支出實鹽前日西鹽是

也故出鈔不可不立限一也出鈔雖有限入中商人或欲變轉而官不為買即為兼并所抑則鈔價亦不免賤兼邊境緩急即鈔亦有不得已須至多出故不可不置場平買二也和糴軍糧出於本路買鈔錢本出於朝廷所買鈔若賣盡即無所費若賣不盡毀抹雖已轉之邊上乃是朝廷分外資助本路經費其已毀鈔當於應副本路錢物內折除三也舊鈔因官夫買致價錢已為商人中糴虧官即不妨市易司用市價買四也若止令市易司減價買而不置場以實價平之即一鈔為鹽一席所入糧少直其半即是暗損鹽價若官減價買盡固無所害緣官立買直商旅輒增之自難買盡近日買鈔是也官買其一私買其九則是所折鹽價商旅十取其九而官纔收其一也故不可以低價買鈔之故輒廢實價買鈔之法五也買鈔場既以實價買盡即他州軍緩急有減價賣所減亦不多前日東南鹽是也市易司雖買以市直所虧不多徒長虛擡之弊故新鈔不須買六也舊鈔額酌中歲出百六十六萬緡今雖計一歲賣鹽二百二十萬緡熙河自有鹽井用解鹽絕少鹽禁雖嚴必不能頓增五六十萬緡恐所在積鹽數多未可便為民間用鹽實數昨雖立定三百萬額緣分定逐路及各有封樁數止為熙河費用未定兼今又有交子即於實賣鹽數外不須過立

數若所在渴鹽自可令市易司買鈔場依商人例以鈔請鹽自賣縱不如此商人亦必於官場買鈔即所在不至闕鹽為私鹽所侵七也西鈔夫買致有虛擡之弊近官以賤價買民亦以賤價買今永興買鈔場若一槩收買乃是費用實錢買民賤價蓄買之鈔所買新鈔却致闕錢當令截日收買兩路賣賣鹽二百二十萬又增熙河一路若止與百八十萬鈔即自支費不足若兼支舊鈔即與出鈔何異然以加擡腳費不如止以當用鈔數立額却置場賣鈔飛錢為便八也今請永興秦鳳兩路共立二百二十萬緡為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緡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緡內熙河路五十三萬七千緡選官監永興軍買鈔場歲支轉運司折二銅錢十萬緡買西鹽鈔錢有餘封樁聽旨依在京市易務貼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鈔數稍多所買鈔難變易大書不用字送解池對元納遮牒毀抹於在京當應副逐路錢物數折除自今年五月十五日後鈔本場買千四日以前鈔聽市易司以市價買從之元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南鹽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禁地則為東鹽其詳具天聖八年十月食貨志八年十書參戶部較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曰買鈔錢有限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當有限一也雖限出鈔商人欲易錢而官不為買乃

為兼并所抑則鈔價賤而邊境有患鈔未免多出故當置場平賈二也和糴軍糧出於本路買鈔錢出於朝廷鈔貴不盡則毀之而錢數轉之並邊當勿計於本路常費三也舊鈔固失買而錢商人已私其利市易司當以市價買之四也市易司減價買而官場不以實價平之即一鈔為鹽一席所入糧當其半則陰推鹽價令官減價以買商旅觀嘆之買不得盡則官買其一私買其九故實價買鈔不可廢五也既以實價買盡則他郡雖緩急自不得多減市易司雖買以市直而利薄徒長虛估之弊可毋買斬鈔六也舊鈔額酌中歲出百六十六萬緡今雖歲增額為二百二十萬緡而熙河有鹽井不顧解鹽安能頓補新額恐民間猶多積鹽安能實用此數請賣賣鹽數外可毋過立數若須鹽者當令市易司以鈔請鹽賣之而商人亦且買鈔於有司私鹽未能鬪其之七也近官以賤價買鈔民價亦賤令永興買鈔場若槩買之則是費實錢而買民賤蓄之鈔而市新鈔之直反有闕為既增熙河之用則百八十萬不給當定買兩路賣賣鹽二百二十萬以當用鈔數立額置場買鈔飛錢為便八也今請永興秦鳳兩路共立一百二十萬緡為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內熙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選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或民間鈔多乃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於史削修實錄或只用王史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李中師卒王安石言中師悉心奉公畏法勤事雖見識不高然近臣如此者至少謂宜贈之加等上以為然此據十七日日錄不知如何時中師也

上論唐太宗能受人犯顏諫爭王安石曰陛下亦能受人臣犯顏諫爭此臣所以敢言不然則臣豈敢忘明哲保身之義唐太宗行義至不修陛下修身乃與堯舜無異然陛下不能使群臣皆忠直敢言者分曲直判功罪不如唐太宗故也如程昉盡力於河北與萬三十貫修橋乃用此錢修掄了更修廨宇營房置即日掠房錢捌伯文又置木植三萬七千貫所開閘河四處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以法論之千頃合轉一官即昉雖轉四十餘官可也乃并數處功與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只此一事淤却田四十頃出却田二萬餘頃却以無罪令與韓宗師同放罪陛下放宗師罪已是屈法又更抑程昉此是何政事臣恐非但今日天下非之書之簡冊後世有以議聖德呂惠卿曰當時卑是與程昉轉得一官只為盛陶彈奏不已安石曰程昉有如此合轉四十餘官只得一官更枉令放罪盛陶前後欺罔

非一遮狀分明乃令與堂除差遣不知聖心思此事以為允當否陛下常以為欺罔事難得分明分明即可行法如盛陶前後欺罔竊料聖鑑洞照萬物之情必亦不以盛陶欺罔為不分明上笑曰臺官只有罪紐無賞追日都無人可作安石曰正論則懼見猜嫌邪說又中書須爭曲直陛下亦未必從此所以難也不知唐太宗時人亦怕作言事官否閏四月八日盛陶已出可考韓宗師論程昉在七年正月末 丙午詔自今知諫院令綴兩省班時同知諫院范百祿綴兩省班御史臺止之百祿上言諫其政必在其位令之修起居注行起居舍人起居郎之事直舍人院行中書舍人之事同知諫院行司諫正言之事本朝兩省官不必正員皆行其事必立其班所以明職分而勵官守也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同知諫院則紐而不與望詔有司裁為定式故有是詔 丁未詔先帝潛邸漸營一寺歲給度牒三百為土木之費候七年取旨罷給賜大理寺丞歐陽發進士出身發脩之子以三司使章惇薦其有史學乞特加獎擢直之文館故有是命上因問脩所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讀數冊其文辭多不合義理上曰貴以義理則脩止於如此每卷後論說皆稱嗚呼是事事皆可嗟歎也新本自上因問脩以下並削去 詔罷太原等監依罷河南

河北監牧指揮應河東河應監牧令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蔡確河北監牧令都大提舉黃御河同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專切了當四日差確同昉發龍七年二月四日廢東平監令年九月二十五日當并考　知河州集賢校理鮮于師中言州界有可興水利處至多乞奇委摧鈐轄引進副使李浩審度興修從之　戊申詔京西路募教閱忠果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爲額唐鄧州各三指揮　又詔武臣已有試換文資法自今不許臣僚舉換　中書上解鹽通商地分縣鎮寨城條約詔頒之　詔五路緣邊適判委中書不拘資序選差　己酉大理寺丞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請給行移視諸路提舉常平官五月十一日相度占地淤田司馬光記聞舊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益徉利變四路皆食井鹽河東食土鹽其餘皆食海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摧熙寧中市易司始摧開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運解鹽賣之其利益并鹽旅官無解鹽即聽自賣元年有殿中丞張景溫建議請摧河中陝解同華五州官自賣鹽增重其價民不肯買乃課民日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有貫貫私鹽聽人告訐重給賞錢以犯人家財充買官鹽食之不盡留經宿重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

商不入秉邊儲失備朝廷疑之乃詔陝西東路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其不便有旨令與三司議之三司使沈括以舜附介甫意言景溫法可行今不可改不敢盡言其非雖不能奪公弼而更爲刻劃稱揚景溫中官賣鹽歲獲二十餘萬緡令通商則失此利再取旨上復令公弼議之公弼條陳實無利於是罷開封河中等州益利等路賣鹽獨曹濮等數州行景溫法益利賣解鹽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沈括對語云云可考接司馬記聞考接有不合處張景溫以八年四月提舉賣鹽非九年也官賣鹽據九年二月十七日并四月二十八日申請不但河中陝解同華五州也沈括以八年十月爲三司使十年七月罷王安石以八年二月癸未復相九年十月丙午罷自九年十月至八年二月並不見罷開封諸縣及河中等處賣鹽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中書但請將唐鄧等二十處通爲其河中陝同華等州府界諸縣仍官賣鹽至十年三月十六日乃許府界十一縣河中陝同華界河陽六州府通商時安石已罷相實錄會要亦不載緣皮公弼建議也更須詳究之若益利解鹽不許通商則始於劉佐事在九年四月周尹乞罷官運解鹽通兩路並禁在九年十一月　御史陳睦言方盛夏時願嚴敕諸道監司分行郡邑察究獄決繫囚吏不足使治獄與輒苛禁亡罪侵害善良即按劾之　詔武臣遂郡刺史以上嘗歷五路路分鈐轄不因體量并有戰功曾經轉資歷路分都監以上差遣不以官資聽陳乞外宮觀　是日韓琦奏倚閣預買紬絹賒買借貸斛斗倚閣稅令雖或七分熟或三分熟須五七年拖帶送納王安石謂韓絳此不可行絳曰民納不得須着寬恤及進呈安石曰近歲以來方鎮監司爭以寬恤百姓爲事以布向朝廷指倉庫不足則違乞朝廷應副如預買紬絹自祖宗以來未嘗倚閣去年李稷乃乞行倚閣朝廷因亦從之若言災傷即祖宗以來宣是都不曾值災傷又賒賣銀絹本因配買傷民遂令供抵當情願賒買韓琦執政十餘年固嘗值災傷不知曾倚閣預買否不知曾配賣銀絹否向時配賣一户或陪錢數百貫無災傷倚閣指揮令來取人情願賒買不知如何却須要五七年拖帶送納上欲下監司體量相度安石曰近歲監司惟以媚民爲事却不斟酌有無河北西路監司乃李稷吳審禮韓宗道李稷固已擅倚閣預買吳審禮韓宗道亦必不肯違俗但恐其過爲寬貸以媚民今方鎮意必不肯以用度不足故急民也且寬恤百姓固是美名好事人臣便爲之然如近歲上下大小爭以此爲事無復屯其膏者恐國用不繼緩急却不免刻剝百姓爾如去年體量放稅所失至多但長僥

倖何名寬恤昔蘇秦說齊厚葬以明孝高宮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齊今方鎮用心有如此者陛下豈宜不察上曰韓琦用心可知天時梓鐵乃其所願也前訪以此事乃云須改盡前所爲契丹自然無事安石曰琦再經大變於朝廷可謂有功陛下以禮遇之可也若與之計國事此所謂啓寵納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琦嘗對使人云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做得好臣便面闕做得不好臣亦負慚愧因稱郭子儀事代宗以爲忠順此段據王安石日錄論韓琦處當是說訓如陳瓘所言也今具載之更俟考詳四月十七日安石已論放稅事作馮京可參照　庚戌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寶文閣待制河東路察訪使李承之知瀛州承之辭不行尋命爲同羣牧使判兵部糾察在京刑獄承之改命乃五月一日今并書之十二月二十四日仍知延州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復自延州爲都檢正蔡承禧云云可考　詔諸路近河北州縣令民輸稅于河北以足定州軍儲其借過稅數令市易司於本路糴還初市易司言被旨糴定州軍儲數多穀價以故增長乞移大名澶州轄郡夏秋苗稅往彼以便般輦既下開封府京東西路間地理遠近未報而上批三月中市易司奏已移大名澶州轄郡夏秋苗稅與本司見糴數充換往逐處封樁以便般輦又免併買價高

之患。至今並不與指揮，可檢元劄子進呈。於是中書討移近河北州縣撫
數，可得十萬餘石，遂從其請。九月十二日，呂惠卿謂呂嘉問不能辯此。可
參考。　上批詔定州路自春末至今闕雨，夏秋教閱無望，其令知定州薛
向躬禱北嶽。　壬子，召輔臣觀麥于後苑。　修廢營六為馬軍教場，隸殿
前馬軍司。　詔聞永興等路亢旱，其令轉運司訪名山靈祠，委長吏精禱。
知岷州張守約請於古城西五里築岷州城，詔聽旨與王韶下高遵裕相度。
遵裕請於舊城西白草平建築城圍二千步，從之。　賜右羽林軍大將軍秀州
團練使世居死，翰林祇候劉育陵遲處死，試將作監主簿張靖腰斬，司天
監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並湖南編管；大理評事王鞏追兩官勒停；
知瀛州祠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劉瑾落職知明州；前翰林侍讀學士禮
部侍郎滕甫落職候服闋與知州；世居子孫貸死，除名，落屬籍，隸開封府
官舍監鏁，給衣食；妻女子婦孫女並度為禁寺尼；兄弟並追兩官勒停；伯
叔兄弟之子追一官停參；劉育妻子分配廣南為軍負奴婢；張靖父母妻
決杖，廣南編管；大宗正司宗旦等劾罪以聞，世居并子令少令譽名去世
字，令宰孫五歲以上聽所主母若乳母監鏁處鞠養，及五歲以上取責差
御史臺推直官監世居至普安院縊殺之，中使馮宗道視瘞，理世居育靖

並坐與李逢等結謀不軌，彪以星辰行度圖與世居，士寧收級龍刀及與
世居飲，甫謹與世居簡往還，鞏見徐革言涉不順而不告，密持斷也。徐革
五月十七日乃斷。先是，范百祿言徐禧論滕甫事過，當上謂王安石：滕甫
不合移鄧州，甫元無罪，因禧有言故移。安石曰：甫移鄧州，臣尚未至，不與
此議，然甫姦慝小人，陛下若廢棄之於田里，乃是陟降上合帝心，今令安
撫一路，而妻弟謀反於部中，豈得無不覺察罪？且因妻弟反獄在其部中，
移與別路安撫，有何所苦於公議？有何不允？上曰：若明其平生罪狀廢放
可也，不當因此事害之。安石曰：移鄧州安撫，害甫何事？上又言：有言逆於
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安石曰：此固然，但恐以非道
為道，以道為非道，即錯處置事矣。翼日，王珪、呂惠卿進呈滕甫乃徐禧未
言以前，上令移之，上又言：劉瑾與世居往還書簡，比甫更多，有不容居內
之語。安石曰：不容居內是何意？不知謂陛下不能容，或謂執政不能容，或
謂簡汰不容，皆不可知，亦未可深罪瑾也。上曰：然，要不可令作帥。聞說瑾
甚懼，朝廷放棄。安石曰：宗室如此事，近世未有，瑾自宜恐懼。呂惠卿又言
王鞏與韓絳親戚，取下狀三日不奏。王珪黜檢方奏元狀，甚疑於知情，後
勘得乃無罪，若使鞏與臣及王安石親戚，三日取下狀不奏，固王珪黜檢

方奏，即大涉嫌疑也。上曰：鞏情不佳。安石曰：鞏情亦無甚可惡。上曰：鞏見
徐革言世居似太祖，反勸令焚毀文書。安石曰：杜甫贈漢中王瑀詩云：虯
鬚似太宗，與此何異？令燒毀文書，文書若燒毀，即於法無罪，既與之交遊，
勸令避法，甚亦有何罪？罪止是不合入宮邸耳。上問處置世居事，安石曰：
世居當行法，其妻及男女宜寬貸，除屬籍可也。今此一事既重責監司，厚
購告者，恐開後人誣告干賞，官司避罪，將有枉被禍者，願陛下自此深加
省察。方今風俗不悍，枉殺人命，陷人家族，以自營者甚衆。上曰：事誠不可
偏重也。及是，斷獄如安石議。士寧初議免真決，韓絳力爭之，遂依法。絳
力爭，據二十一日日錄。　嘉王頵以嘗奏劉育，本府醫藥祇應，待罪，詔答曰：
執伎賤工，取其方術，非緣觀行之舉，豈累知人之明？奚煩抗章，至自分咎。
可趣奉朝請如故。　癸丑，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張諤
兼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初議用諤代李承之，韓絳以為不可，曰：
諤與承之不足，遂沮其以田募役事。王安石曰：以田募役不便，臣自江寧
以書與呂惠卿言之，不敢深言利害者，以在外不欲極論朝政得失故也。
不任事者，既以形迹不敢極言，在職者又以爭之為罪，即天下事何以得
正理？絳欲用沈括，安石曰：沈括亦自與李承之有隙，如何可用？上曰：盍用

呂嘉問？絳曰：嘉問亦資淺。安石曰：嘉問固無不可，然張諤豈可以與李承
之不足遂廢不用？陛下向欲以田募役，臣再論奏，以為不便，亦嘗與檢正
思量，恐更有理，臣見得不盡，承之所知也。承之建議，以布令聖意，不顧利
害之實，張諤亦知聖旨欲如此而力爭，此正陛下所宜獎用。上曰：此非李
承之獨言，曾孝寬深以為善。惠卿曰：臣初亦以為善，及行之，乃見其不便。
而承之兩月違行遣下州縣催促施行，又令分析，因何住滯，兩月內方行
遣，尚未到，使令分析住滯。臣乃疑其有意。絳又言：諤與承之有隙，承之必
以為諤傾擠。上亦以為論事或出於妒己勝，未必皆忠。安石曰：若據理言
事，乃疑其好勝，即須違理以從衆，不知於陛下何利？文王陟降庭止，恐陟
降如此，非所謂直上。乃令用諤。安石又請除諤直舍人院，上令且檢例。惠
卿又言：馮京亢罷諤。安石曰：聞京惡諤，以其正曾布罪故也。絳又言：諤無
異衆人，且非端士。安石曰：與李承之爭募役事，又正曾布罪，二事皆違衆
從理，即不見諤非端士。翼日，絳又言：諤既資淺，又無勞効，陛下嘗言用曾
布驟，故終反覆。安石曰：用曾布驟，恐非朝廷之失，方以人望人，誠無患之
又不見其罪，如何不使？及其作姦，自當辨曲直行法而已。自來任用何可
追咎？假令布實有勞能而未有罪，臣等豈可奏論以為布恐將來為邪，不

可進用陛下亦豈有以無狀之罪怒臣等而廢布惟當案見
惡而誅耳如張諤興時有顯罪臣與絳等自當奏治如今無罪即不可廢
作絳又言向宗儒等資深於諤安石曰修式獨諤了却陛下亦必知其吏
文精密其臨職事又肯爭議不避執政此所以宜進用在衆人先也絳言
都檢正但不奏事與執政無異惠卿言李承之對臣等極不樂作帥以此
也兼以臣自都檢正執政故人以檢正為要路上曰拔擢自繫朝廷如王
雱自說書作待制皎自待雱別他人說書豈可便要作待制　大理寺言
洪州斷百姓周汝熊應坐徒而決杖汝熊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徒罪當
劾中書堂後官劉衮駁議以謂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
法議曰因罪人致罪謂保證不實之類洪州官吏因推罪人以致失出之
罪自合從原緣法寺斷例官司出入人罪不用因罪人以致罪之法已自
令官司失出許用此法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失入人罪即是官司誤致罪
於人難用因罪人致罪之法其失出人罪宜如衮議從之　詔緣邊主兵
武臣遭父母喪法不許解官而喪須歸葬者聽差廂軍送至葬所視迎送
數減半毋過百人　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倉司請於乞丐及流民中視餘
羸老幼疾病者廪給盡六月從之　甲寅命中書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張

諤檢正禮房公事向宗儒編修內諸司式入內供奉官馮宗道管勾商量
先是上與王安石言修式之使且言合修處尚多又謂能吏文者極少安
石曰陛下天縱於吏文自精審群臣固難以仰望清光臣亦每懼不能上
副上曰吏文有條序皆由卿造始安石言欲修內諸司式宜使中人上曰
中人少知吏文者安石曰令中人與外官同修可也故有是命　錄韓王
趙普四代孫希贄為右班殿直以普之後不及蔭補特錄之　上批罷耆戶
長壯丁條例係何人修定契勘進呈王安石以為此殆李承之諸張諤故
有此問然上意亦素疑其未便及進呈上曰已令出錢免役又却令保丁
催稅失信於百姓又保正只合令習兵不可令貳事安石曰保丁戶長皆
出於百姓為之今罷差戶長充保丁催稅無向時勾追牙集科校之苦而
數年或十年以來方一次催稅催稅不過二十餘家於人情無所苦若謂
保丁只可令教閱即周官什伍其民有軍旅有田役至於五溝五塗封植
民皆有職焉若止令習兵不可貳事即不知餘事令誰勾當上曰周公之
法因積至成王之時非一代之力今豈可遽如此安石曰先王作法為趨
省便為趨煩擾若趨省便則至周公時極為省便然尚不能獨令習兵而
無貳事則今日欲止習兵無貳事恐不可得也乃詔司農寺條例司具應

言廢罷耆戶長壯丁利害編寫成冊納禁中罷耆戶長壯丁在十四月編寫進今乃二十四日猶揮後不知如何行遣也擬御集　又詔京西兩路
轉運司刻刷財賦羨餘來時糴穀之可蓄者封樁　又詔開真定府界旱
甚其令孫固親禱右山靈祠　乙卯分遣輔臣禱雨　詔西南蕃五姓蠻
聽五年一入貢不願至京聽就邕宜州輸貢物給恩賞館券回賜錢物等
遣之時廣南西路經略司言西南蕃龍羅方石張姓五族蕃部或四年或
五年七年一入貢五蕃共遣九百六十人張蕃七十人出邕州路龍羅方
石等蕃八百九十人出宜州路所貢惟氈馬朱砂往來館券供給并到闕
見辭賜錢絹衫帶馬錢二萬四千餘緡而他費不在此體訪五蕃往來萬
里頗憚艱苦若令止宜邕州賜以錢物可免公私勞擾且便遠人故有是
詔　又詔知定州薛向具民兵可用出戰人數以聞　丁巳岐王顥嘉王
頵言蒙遣中使賜臣等方團玉帶各一條準閤門告報已著為朝儀臣等
乞寶藏于家不敢服用不許上命工琢玉帶以賜顥等固辭不聽請加佩
金魚以別嫌詔以玉魚賜之上嘗與二王擊毬戲賭玉帶顥曰臣若勝不
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悅解于繹戴王瀹所言熙寧中神宗一日在內築與二王擊毬戲賭玉帶剩王曰臣若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神宗色赫不悅

詔昨南郊赦書天下祠廟祈禱有應者當議加禮命
諸路已奏到而至今尚未封崇令禮院速詳定以聞其後三十餘所並增
爵秩五月末三廟六月二十九日三十廟並加禮命今并書之　權檢正
中書戶房公事呂嘉問言近制檢正官至員外郎許奏薦緣檢正官上是
差遣見行條例無不計資序奏薦者乞於奏薦條刪去檢正官　詔檢正官
轉員外郎通判以上資序者許奏薦五月十八日韓絳乞罷相與此合相
參　戊午軍器監請選差內外禁軍廂軍或諸司役兵造軍器上批外處
禁軍舊不抽赴京造作遂詔開封府界及諸路禁軍不差餘從之　杭州
言鹽官縣自三月至是月地產物如珠可造飯水產菜如菌可為菹飢民
賴以充食　置河南府河清縣錢監　廢秦州定邊綏遠二寨為鎮隸隴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五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五百七　一送

宋　神宗五十三

李燾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五月辛酉朔詳決開封府繫囚雜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杖以下釋之。府界及諸路亦如之。　詔監司提舉司於察訪體量官並申狀吏人有習法令錢穀卓然可選用者察訪體量官具名上中書。　軍器監言在京及諸路造大名府澶定州軍器什物欲分遣官催促仍委逐路職司一員往來提舉從之。　詔御史臺劾趙居本宮尊屬最長者以聞　甲子詔分環慶路兵五萬二千六十九馬六千四百七十六爲四將副總管林廣爲中軍將都鈐轄梁從吉副之鈐轄种古爲第二將董穎叔副之都監雷嗣文爲第三將知大順城賈璦副之都監李孝孫爲第四將慶州北路都監巡檢孫昭諫副之閏月十一日分李卿兵爲四將七月二十八日分涇原五將新紀不書獨書此分環慶兵爲四將誤也今從舊紀見三月一日　詔腰斬進士李侗。坐與趙居李逢等謀不軌也。　丙寅命輔臣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淮南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

琦改爲永興節度使再任琦自去秋累上章請致仕章再上必遣近侍齎詔慰諭不許於是又力請而有是命琦時已病不及拜也　太常丞集賢殿修撰侍御史知雜事張琥兼判司農寺　王安石言司農欲令定州煑粥散飢民此非便向已修條貫令及未困募之興利而諸路多且如舊不肯推行上曰河東煑粥李承之云須至如此人得米乃食生米安石曰人食生米未知虛實不知何故有米乃不能炊煑假令有此亦由官司失於措置若聚人每大口日給一升小口給半升即飢民須廢業待給如此則容有不暇炊煑者今救飢使飯充半年若以作飯之米計口使與令各歸營生官所費無加而飢民得實惠不妨經營衣食猶勝於聚而使粥飯不能救死徒成疫癘也　詔知大宗正司官及十年取者仍歲與一子若孫遷郡刺史以下官減二年磨勘　又詔三司判官杜訴展二年磨勘檢法官賈種民特衝替坐斷犯倉法人從杖罪中書以爲不當故也杜訴賈種民　監管趙居親的骨肉陳惟和言居有乳母姨嫗乞配度爲尼從之又言已籍記其家貲詔均給其妻焦氏等令大宗正司給訖具數以聞　丁卯太學進士楊倓權武學教授候一年召試倓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圖議特録之　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昨以范濟口分減御河水勢歲有勞費故改作石堰欲經久堅完而用功累年數月輒壞其被賞官吏望賜追奪從之　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言前日趙居之獄徐禧乞不發書而鄧綰范百祿故在也朝廷即令二中使就審其誠否乞自今大獄有疑或勘官異同精擇侍從或録問官以往事已之後明辨曲直又聞禧百祿爲李士寧刑名封章互上乞降二人書辨之不報朱史蔡所云無施行今删今後存之但云不然果李寬琥被命所以禧有言也豈得謂無施行　詔曾孝寬張琥看詳監察御史裏行徐禧同知諫院范百祿互奏李士寧文字劾理曲者以聞先是百祿與鄧綰徐禧雜治趙居獄士寧以術游公卿間嘗過居母以詩遺之有耿鄧忠勳後門連坤日榮之語初以爲士寧所爲既而內出仁宗御集乃賜曹傅挽詞士寧亦以此自解百祿訐士寧贈詩之意士寧對曰彼乃太祖之後帝子王孫是甚差事百祿謂士寧熒惑居以致不軌之禍且疑知居逆謀推問不服居及李逢亦以士寧爲不與謀也。禧語百祿豈有人十七八年前率意作詩便欲加罪百祿以爲不然禧乃奏士寧贈詩未爲狂悖彼亂人挾借解釋何所不至而百祿之意以謂士寧嘗在王安石門下擅增損案牘必欲鍛鍊附致妖言死罪迫勒引諭屢通屢却欲挾大臣故舊以枉陛下之法與借人死命以贈己之疑者相去

幾何臣皆不忍行此乞先發書差公平官結勘詔不許卒論士寧徒罪於是百祿奏士寧詠詭誕讖惑世亂俗終身隱匿一旦顯敗此王制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向士寧未到時禧嘗謂臣曰若士寧罪不至死禧須奏乞誅之及見本人何遽翻覆如此臣竊謂禧之所存固非仁於士寧其意必欲乘此間隙狀思略美使執政大臣愛己而惡人耳禧御史而敢昌言於朝挾詐罔上此風寖長陛下將何恃耶今案牘分明因人尚在請據禧章治其虛實如臣果有迫勒引諭屢通屢却鍛鍊附致之狀則臣甘從放弃不齒士倫若臣實無之而禧率爾言則是懷邪黨姦不憚欺罔以誤朝聽以媚大臣恐不足以當陛下耳目風憲之任乃詔孝寬琥辨其曲直始禧奏乞先發書上即令內侍李舜舉爲宗道推問士寧謂王安石曰百祿意亦無它兼未結案禧遽入文字似有意傾百祿人心難知朕雖見禧曉事然豈保其心安石曰如此則百祿素行忠信必能上體聖意禧必爲罷有所黨附上曰士寧更有罪於卿何預況今所坐並無它安石曰士寧縱謀反陛下以爲臣罪臣敢不伏辜然內省實無由知亦無可悔恨然初聞士寧坐獄臣實恐懼自陛下即位已來未嘗勘得一獄正當臣言非誣昔可驗覆也今士寧坐獄語言之間稍加增損臣便有難明之罪既而自以

揣心無它，擴爲險詖誣陷，此亦有命，用此自安。然陛下以爲人心難知，亦不至此。若素行君子，必不爲小人；素行小人，豈有復爲君子。上曰：如曾布卿，亦豈意其如此。安石曰：曾布性行，臣所諳知。方臣未薦用時，極非毀時事，臣以其材可使，故敉之。及後宣力，臣傾心遇之，冀其遂爲君子，非敢保其性行有素也。布且如此，陛下豈可不知其故。若陛下以一德遇羣臣，布知利害所在，必不至此。使其至此，陛下豈可不思。它日又言：臣昨論奏范百祿、徐禧事，不顧上下禮節，犯陛下顏色者，誠以激於事君之義也。子路行行如也，然孔子教之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雖行行，然至於衛君以正名爲迂，於孔子則欲以門人爲臣，未免爲欺也。然則不欺而犯，人臣之所難，臣所以如此，徒以報陛下故爾。陛下於徐禧等事，何須遂有適莫。此兩人相訟，自當有曲直。陛下有適莫，小人承望，便於曲直有所撓。曲直有所撓，即害朝廷政事。臣備位執政，政者正也，今曲直有所撓，即害臣職事。此臣所以不免犯顏論奏。如向時曾布事，臣屢奏力爭，願陛下勿倉卒。倉卒即上下承望，所推事皆失實，陛下不聽，不知後來事果如何。及李寬琥受詔，百祿竟得罪。　戊辰，定州路安撫司言北人引兵焚略廣信軍新河口鋪及虜卻廣信安肅軍界居民。　詔知廣信軍狄詠斥堠不嚴，知安

肅軍郭忠嗣失覺察，各罰銅二十斤。軍士鬭敵傷重遷一資，不願者賜絹二十匹，傷輕十匹。其遂城、安肅兩縣尉，委安撫司選舉，使臣代之。　詔三司選官往江淮發運司趣上供糧綱，令擬顯其滯留因依以聞。　己巳，三司言乞責發運司漕令歲上供及積欠須及六百萬石，從之。　是日，詔諸路並權住教五軍陣，止教四御陣。此據會要乃五月九日。據王安石實錄云：上用李靖法作陣圖，以爲四部，將居中，有親兵而無部。呂惠卿極論難其不可。王安石亦爲上言其非。及進呈，僉順。上竟以爲善，獨與惠卿論難。而王珪不言。安石曰：先王伍法，恐必不可改。今作四部，即兵以分合爲變。不知四部分則大將在中，何所依附。若附四部中，則一部有兩人大將，若不附四部中，大將反自無以衛。如何待敵，上默然，乃且令試教。此據實錄三月十九日事。今附見。恐所謂四御陣者即此也。二月十六日，元入軍陣法，可當參考。　辛未，詔提舉出賣解鹽張景溫相度鹻地可於漑處以聞。閏四月十八日，初提舉賣鹽。　錄草澤米唐爲內殿崇班，賜錢五百緡；潘若沖爲右侍禁，米庠、王純爲左班殿直，賜錢二百緡；沂州左一將潘顥、徐州彭城縣弓手楊坦爲下班殿侍，餘各賜錢有差。皆以告發捕捉李逢等推恩也。　右班殿直、閤門祗候申詡爲左班殿直。上批：詡人品庸下，祗應

生疎，故罷其閤門職事。　壬申，詔寶文閣待制李承之罷糾察在京刑獄，以承之言兄立之等各主刑獄故也。　詔自今駙馬都尉改官及七年，取旨。先是駙馬都尉初無改官法，至是始著爲令。後又詔及七年，令尚書吏部磨勘，更不取旨。五月十日，王師約遂改防。　癸酉，詔中書禮房言：欲令諸科舉人試斷案、大義者，以六場通考，定去留高下，不與其餘諸科比量分數。據合格人盡數解發。從之。　又詔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官，繼中書省班官，平章起居舍人坐；知雜御史下侍御史上。　上批付韓縝等：勘會昨朝辭日，曾面諭卿等候卿到邊上，先約與虜人於水峪地分相見，分畫訖，將以次地分商量。今得卿等今月十九日奏，與禧穎相見，因何卻將東自圍山鋪西至瓦窰塢一起並與虜人議定，遂致貪婪麻谷地分，不肯了當。可速分析奏聞。其水峪已次地分不管更致促迫，須候一處開壕立堠，一切了當方得躬親往彼按視分畫。此據兩朝聖書，乃五月十五日附。鎮等。　是日，因進呈福建茶事，上謂王安石曰：財利須因物勢自然，輔之以法，乃可從。若彊以法制，即不可久。安石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乃聖人所以治天下，非特財利事而已。上曰：薛向多作小抄，賣解鹽，不知久則壅而不泄，亦非通曉解鹽本末者。安石曰：非薛向不知解鹽，乃朝廷不

察薛向，故向以此欺朝廷爾。上曰：由此言之，須久任，則如此不得。安石曰：要官有闕，則才者當進，遠豈可以其材，更留滯而不使進。上曰：如陳恕堪執政，以其曉財利，令依參政恩例，且主計可也。安石曰：若能分別是非邪正，以大德役小德，則人臣雖在事一日，亦不敢爲欺。若其不能，則雖久任執與賑姦。上曰：要在上之人曉事。安石曰：若但曉事而不免有養望持祿之心，則雖見如薛向者，安肯點檢。上曰：以此要知度德，乃能序爵。　甲戌，同判都水監、屯田員外郎侯叔獻爲度支員外郎，陞一任；以都水監言汴口自去秋河流退背，取水淺澁，度開濬當役五萬五千人，而叔獻親帥二萬人治之有成功故也。呂惠卿日錄：熙寧八年十四日，進呈楊汲功過。上曰：功過多少。石曰：汲可以相折除，不須升任，令再任。今日楊汲卻是良之無脈，表親。臣舊爲與王安石韓絳令來於田。此人卻有守，曾公亮親外生。汲初淤田，將公亮請汲曰：有多少好差遣，卻與他管，用意此事是他監。不從。臣亦作其有守。今日淤田卻是汲。鞏書上曰：卻是李璋擘畫。余曰：鞏畫不獨李璋，張當將人淤田，只要泛淤，汲隨地形築堤，遂方了當。以此見汲之意遠，有成功。上曰：非朱巳鶴田，及乙有刪畫。余曰：侯叔獻元是祓書參汲，是著作。叔獻今爲兵部員外郎。上曰：叔獻後來多以功遷。余曰：多以淤

兩浙臣所以陳首。然陛下施行甚人史，如更舉亦可用。石遂前後舉任不失任例。石曰：全在御元為廣西了，從法不得差御去了，得，故特與升一任。非本王廷老不是錯引此例。余曰：亦不得用，與不用此例。當時進呈，廷老妥移別任，陛下以監司得力，寧與轉官，或陞任，不欲頻移任，故升一任差遣。上曰：此只是就任增秩。余曰：此乃增秩賜金之義。石曰：只用升了廷老於任亦緣此升任事之純。又汀只落權字，李之純卻是錯。王廷老自無事三年兩制首尾今已六年，昨來朝廷初行新法，甚狼狽。王雎林共勾當不得逐差廷老別初施行，升一任亦不為過。已上並呂惠卿日錄所載，綠檢備從事未便，因此除取獻遷官始附此。

堂後官右贊善大夫周清為文思副使，管勾堂後官公事。清以宣州法司嘗被杖，召為堂後官，至是當改殿中丞，乞換官，許之。元豐元年正月，清駁栫州獄，司馬記聞以為江寧府司法，與此不同，當考。

入內東頭供奉官寄昭宣使嘉州防禦使李憲為入內押班。時入內副都知張若水父病在告，闕官，憲以有功洮西，故超授之。

上批付韓縝等：今月十三日據走馬承受所奏，有陽武石峽等寨續起遣弓箭手三百餘戶，一千餘口，見無處安存，又卿等與禧賴相見日，遂不住添展地土，致虜人旋旋侵逾，不肯休止等事。未知上項弓箭手因何又有起遣，及添展地土，有何道理，是不是廢曆中撥與，後來卻有侵過之處，疾速勘會聞奏。此據兩朝聖書冊內。三月十四日御札。

乙未，詔李承之參定蕃兵法。初，上閱樞密院所擬定措置蕃兵法條目，未詳，手詔以為此法初未書契勘見修條約及諸路團結補職次序而遽頒之，則當有抵礙無幾，儻旋用諸處奏請改更，乃所以啓有司奉行滅裂不謹之意。朝廷號令數易，如此非便，故有是詔。

禮院言：今年四月太廟禘祭，排列神位，已依勅命，尊始祖居東嚮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為序，自今如遇禘祫，著為定禮。詔恭依。

補蕃僧李巴氊為三班差使、本族蕃巡檢。巴氊居黃河北，領部族甚眾，地接西夏，為所誘脅，故以職名羈縻之，從洮西安撫司請也。

詔發運、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州縣吏及衙前不犯徒若贓罪，能通法律，聽三歲一試斷案，轉運司以八月差官如試舉人法，每路取毋過三人，本司具名并試卷以聞，委中書詳覆，次年二月并在京諸司吏願試者同差官比試，取毋過十人，補御史臺主推書吏，以次補審刑院、糾察司書令史。試不中者，軍巡院人與三司大將、諸路人，委試官再取，轉運司試卷及見試卷看詳，若有可采，具名聞，與轉官。

補司天監生石道為靈臺郎。道嘗言明天曆未經測驗，不可用，坐是奪官。既而月食與曆不協，曆官皆抵罪，乃還道保章正，仍為監生。至是與修奉元曆成，故又有是命。閏四月壬寅可考。

賜權發遣開封府推官蹇周輔紫章服。周輔以御史臺推直官往沂州治李逢獄還，上以為精敏可屬事，改開封府推官，入謝，又有是賜。精敏可屬事，據周輔傳。周輔往沂州，見三月丙申。

都提舉市易司言：昨商稅院奉詔，流民物貨不多，免稅錢。今已豐熟，而諸門放稅如故，慮失歲課，請如舊制。從之。舍要五月十五日事。

丙子，涇原路走馬承受公事郭逢等言：渭州行鐵錢未便。詔本路錢有不可行者，令秦鳳等路轉運司銷變，無得支用。二月二日增鑄大錢。

提舉市易司舉劉佐。佐前在市易司坐法衝替，事理重，代佐者不知買賣次第，比較所收息大不及佐。王安石欲許之，韓絳固爭，以為佐未合與差遣。安石曰：市易務自來舉官不拘條制，且七八萬貫場務，須付之能者。絳固爭以為如此則廢法。上曰：且令勾當，候合受差遣，方許理任，如何？絳猶以為不可，再拜乞辭位，曰：如此則宰相不可為。上愕然曰：茲小事，何必爾？絳曰：小事尚弗能爭，況大事乎？安石曰：劉佐之罪，只為拆換卻官文字，然無避事之罪，此何足深責？如杜純者，陛下親選擇，令勘王韶事。韶受陛下一方邊寄，為郭逵所誣，若不獲辨雪，則壞陛下事不細。純既受命，密院即擢以為檢詳，特遷一官。

臣問密院與杜純轉官，用何條貫？曰：無條貫。用何例？曰：無例。有何意義？但曰奉聖旨而已。臣當是時固疑純必不直，及見韶無罪，乃云文籍證據皆不分明，不可勘，反奏劾王韶討殺蕃部不當。中書將前後奏報畫一條析，有文籍證據，可以勘得事狀，行下蔡確，所以不能易情節，而王韶獲雪。如杜純欺罔如此，亦是衝替事理重，韓絳亦不候合受差遣，便奏差在會計司，此與差劉佐亦何異？若比劉佐，則純為罪重，情理難恕。絳曰：只候局了，卻令入審官投差遣。安石曰：例須有酬奬，如何並不推恩，卻直送審官？恐如此施行不得。絳曰：劉佐違條貫甚多，不合奏舉。又呂嘉問到中書，專欲據舊事改更前來聖政，臣所以往不得。臣若不去，又是一馮京。安石曰：韓絳用心必與馮京不同，但此一事所見與臣異爾。呂嘉問若非理據舊事，自可條列進呈，陛下必有處分。絳曰：如何更一一條列？安石曰：嘉問只是言朱溫其恩澤事，乃是臣令作文字言檢正官不合奏薦，臣亦以既往止之，嘉問遂自入奏，然此事嘉問亦不為無理。絳又固求去位。安石曰：絳若能以去就之義守職，臣亦何敢忘義屈而從絳？且須論道理，未須言去就。因為上言路迒不職，佐前有績効，方今理財不可緩。絳曰：臣嘗領三司，亦何嘗闕之？安石曰：鄭州枷拷百姓，令賤賣產以給軍賞，大臣近臣乃或賤

貲以產此輩。絳所見。絳曰其時誠是闕之。然小人嗜於利不可用。安石曰市易務若不嗜於利如何勾當。且令不嗜於義又不嗜於利。然尚居位自如。況嗜於利如何可廢。於正官奏為事之在四月二十六日之此言未注其恩澤未詳。五月十八日詳之罷。翼日安石又為上論呂嘉問程昉盡力。然為衆所攻。陛下不察而問之。則天下事孰肯為陛下盡力。上曰如程昉非不勾當得事。但不循理。安石曰程昉舉呂公孺誠為不識理分。然於國事有何所損。始文彥博去位舉劉庠。陳升之去位舉林旦。二月當追來院乃四月二十六日當考。乃可責陛下待遇此兩人如何。此兩人有何功利及國。而所舉人如此。此放誕無忌憚之甚。陛下不務責此。而乃責昉。恐非所急。昉亦何可如此責備。但以其有功盡力。在陛下所保而已。上曰如文彥博等纔舉人不當便責。安石曰如彥博等雖未可孚責。亦未足尊寵。上曰彼皆先帝時爵祿已尊。安石曰如此。則嗣君於先王之臣不復行法。恐無此理。舊人既如此。近日新進又不肯為用。陛下宜可不察。上曰何為其然。安石曰職事廢隳。但以孫虎訴於陛下。則必見保於陛下。大臣以形迹之嫌。亦安肯復究治。其盡力如呂嘉問程昉。則必為衆邪所攻。不肯安職。不知人臣何為而盡力。上曰加程昉數年間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石曰昉

功狀比衆人。合轉數官。即才轉一官。若一有疑罪。即數處置獄。豈得謂足。且陛下前日宣諭程昉侍中書知察考能盡力。臣比見昉數處置獄被劾。但能令人寔息而已。昉乃為臣言。不須為昉深辨。但令昉得罪。追一兩官或被停廢。蔡諫議自然息怒。不然即紛紛未有了時。昉但得為朝廷了公事。利澤及民足矣。若因此停廢。昉亦能營生。必不寒飢。捐公不須過憂。其言如此。乃非恃中書營救。故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未盡照明。則事功何由興起。如臣者若欲尸祿保位可也。若欲行義以達其道。未見其可也。蔡沫議當考。　丁丑。詔罷涇原蕃部養馬。先是令德順軍蕃部養馬。費多而得駒及格者少。亡失責備償。蕃部苦之。故罷。　又詔諸路保甲及江南西路槍手並依義勇置籍。　詔前餘姚縣主簿李逵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陵遲處死。武舉進士郝士宣青斬。李逵妻為逵久棄出外。免沒官。度為尼。男女沒官為奴婢。逢叔司農少卿為卿姪分宜縣主簿襲汝州推官穀前永濟縣主簿穎並免真流。兄秘書丞達先沒官並除名勒停。達送湖南編管。姪龔免決配江東編管。徐革妻男女弟並沒官為奴婢。叔配湖北編管。郝士宣父左侍禁貴除名勒停潮州編管。母妻分配廣南編管。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并沂州千繫官司理院勘鞫不當官吏及知彭城縣陳惕尉

賓士除並勒罪以聞。內知情不告人並編管。逢革士宣坐與趙居結構誅不軌。未唐告發。逢等誅。而惕等不覺及蹇周輔推治得實故也。又詔京東西路轉運副使太常丞趙濟降一官。東路轉運判官大子中舍李察展磨勘四年。提點京西南路刑獄國子博士張役禮降一官。前通判沂州司門員外郎周尚錫勒停。判官揚緯推官王中正司理參軍鄭廷谷追一官。知彭城縣殿中丞陳惕追兩官並勒停。　軍器監奏。自置監以來。比之舊額軍器數十倍。少亦不減一兩倍。漸見倫緒。惟是在京上等人匠並差在御前生活所。以此有妨製造。令據中書批問事件。謹具分析下項。添修創造衣甲。共七千八百五副。比未置監已前共增造四千八百九件。八工一十四萬七百餘工。御前生活所。不係本監統轄。乞自朝廷取索人數比較。造箭一百三十八萬四千餘隻。比未置監已前增造箭三十三萬三千五百隻。多一萬七千五百餘工。內儹剩工二千一百二十一工。并擘畫添起遂色造箭工限。向去所有工料不少。弓弩造到工限。比未置監已前增得二萬九千二百餘工。上批中書樞密院。可再子細看詳軍器監所具析來知依與不依得朝廷問目。其有內稱即向去所減工料不少之類。不審是何成績。及即目如何考驗。令且於其中比較軍器監與御前生活所所造鞍

轡。軍器監每副二百六十一工八分七釐九毫九絲。御前生活所六工六分四釐五毫六絲。已。上見御集第六十七卷。五月十七日。王韶言陛下如此。恐內外相傾成俗。向來軍器監點檢內臣折剝弓弩。自此成隙。令卻以內臣比較按軍器監。則內外相傾無已。上曰比屢說軍器監事。若不比較見事實。即中外更以為聽小臣譖愬。令比較見事實。行法乃以明曲直。王安石曰誠要如此。若每事分曲直。明信誕。使功罪不蔽。則天下治久矣。上曰如程昉敢向前勾當。亦為中書察知。故敢盡力。如昨來衛端之訴減降只合科杖罪。拔特追兩官。內小臣有罪行之。必不肯少貸。安石曰外臣若如衛端之壞卻許多官物。亦未嘗有科杖罪放卻者。如程昉亦恃陛下以公道主張。故敢盡力。然比荀簡偷惰之衆人。則其危殆亦已甚矣。比如昉者衆之所疾。有十件罪發。未抵別人一件。緣別人更相容庇。如昉則衆共攻之。若非人主保庸。即何由自立。不知大臣執政於內外庶官有何適莫。但內臣即要深行。非內臣即便末減。如此用心。必是爲人內懷愛惡。判害欺罔人主。不知如此人陛下何故使之執政。上曰如卿有道豈肯如此。然他人豈免如此。已上見日錄。五月十五日。今并書。王韶又言軍器監事不須比較。上以為事不比較。無由見枉直。安石曰誠然。庭者直也。朝廷治事

惟欲直而已。若不考校。何由知其枉直。若為其有勞。且欲含容。亦須待考校見曲直。然後計其勞與罪孰多。加恩未減可也。不然則無罪之人或蒙讒謗。乃誤受含容之恩。而實遭詆汙之累矣。已上見六月三日。今并書。他日又進呈軍器監比較文字。上曰。如御前生活所改變擒瓦者功。豈是有指揮。令軍器監不如此改變。安石曰。自祖宗以來。只是用全木為擒瓦。令御前改用木合成。卽未經外廷試驗。經久牢固。比舊如何。假令比較與舊牢固一般。又省費。卽御前生活所可獎。軍器監官負未為有罪。以所造擒瓦。是祖宗以來承用法式故也。如昨來三司。有人言違三竈留滯。言事人二年甚困苦。而不為之定奪。及中書差官試驗。果有利。如此。乃可以責三司。然朝廷亦不責三司也。今擒瓦事。又未嘗有人言此利便於軍器監。而監官沮抑不行。若此三司尤不可責也。已上見日錄。六月二十一日。今并書。　上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匹夫亦須令自盡。況勾當生活所使臣。安石曰。御前生活所使臣。何緣不獲自盡。中書既比較了。便送與看詳。彼自不肯看詳。不知令比較官如何措置。陛下若尚疑未盡。卽容臣等檢尋文字。子細進呈。上疑比較不盡。蓋比較官向宗孺與生活所東用臣有隙故也。上曰。如生活所支實錢。只令依實比較。然卻言緣生活所支食錢。已朝廷詳酌指揮。使取工匠狀。若支食錢。亦乞依得生活所使憑虛比較。安石曰。若謂御前生活所使臣皆陛下近習。當依違之。則誠如聖旨。陛下於宮中府中。宜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卽有司如此比較。不為過當。且軍器監自然支得食錢。卽亦遣得如何。抑亦辭以為遣不得。若依所乞支與食錢。得彼遣不得。然後重罰彼。亦何辭。若未見其遣不得。卽令用其說比較。兼已依實比較。然後別更作一節。聲說如此比較。非不平直也。翌日進呈比較文字。照驗甚明。上乃大悟。已上見日錄。六月二十四日。今并書。比較軍器監事。其張本在閏四月初三日。今取御集五月十七日。并日錄五月十五日。又六月三日。又二十三日。又二十四日。前後所書。並加窜聯。刪削。附見五月十七日。御集第九十八卷。有閏比較鞍轡取捨意一道。可考。四月二十八日。上批斬馬刀局云云可考。　御史蔡承禧言。臣訪聞自昔軍器惟委三司胄案一局。近歲遂立軍器監以專之。自昔修造之局。惟委修造案。而近歲以將作監專之。故三司之財用固已多為二局之所靡。然以已成官局。粗有條理。日月寖深。不可移改。而又聞有鞍子所。斬馬刀所。御前生活所之類。凡百司之所取索。至物用之所經營。所費不領於外廷。而所靡費難於會計。訪聞其間。不過製造軍器而已。夫所謂御前者。講道

德於上。決邪正於下。釐天工。熙庶績。乃其地也。以今生活工巧而卷出於上。則御前之所為。何小賤小臣動以御前為名。百司莫敢違拒。工料過有罷勞。斬馬刀之局。殺監官者數矣。蓋由小臣獻議。因令蒞之。日趣工程。不計勞弊。臣伏乞揆以法式。悉付所司。庶使課定之料。皆有常限。財不耗靡。人寡勞怨。其後承禧遷開封府判官。又言臣竊聞開封府準雜買務牒送赤石子行人郭文德狀。一行人赴府。行遣為不供應御前生活所須索羖羊毛。長一尺二千斤。開封府雖稱市中無此羊毛。牒還本所。此雖小事。誠不足論。臣伏覩陛下卽位十餘年間。德澤於天下。無毫每興一利害。官吏不曉法意。微有侵擾。悉皆必行。無有寬略。以此天下之吏。不敢擾民。而民得安於吏治。今都城之內。求長一尺之羊毛者千斤。此必無有。不言而諭。臣深慮其託御前生活之名。追索所無之物。於市中行人畏懼。因緣為姦。害物者大。臣欲乞今後御前生活所。下行索物。並下三司選官一員。相度合用。并京師所有之物。奏覆方許下行收買。所貴所司不以無有之物困苦下民。承禧十年五月罷御史。除府界提點。元豐二年二月。改府推。三年六月。遷府判。承禧自江仕府判。日。蜜言今奏所聞。疑有此狀。狀稱陛下卽位十餘年間。必在熙寧末元豐初也。今并附此。四月二十八日可考。　戊寅。成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師約為汝州防禦使。用壬申詔書恩勸也。　工部郎中直龍圖閣謝景溫為江淮等路發運使。景溫辭行。留判將作監。改判將作。在七月十一日。今附此。呂惠卿云云。見九月二十六日。　知曹州劉敍。言知濟陰縣羅適以磨勘時當展考。追還著作佐郎告。罷知縣事。適治縣有政績。乞就除職官知縣。從之。後復以監司薦。改官再任。元豐元年閏正月戊寅。敍又薦適。　上批。河東一路。間於戎虜。其民風俗素號忠厚。加之力穡勤儉。習尚材武。朝廷若稍加獎勵。緩急足以自扞一方。比來災旱相繼。民力憔悴。殆無生理。卽今飢民不少。自四月後。官罷糶米散粥。人情皇皇。日就死所。若不多方賑濟。豈惟數十萬民命可惜。緣此一路戶口。必致離析蕩散。將來何計可得完復。其速議所以措置條目進呈。遞遣太子中允檢正中書禮房公事曾伉。祕書丞知司農寺丞程之才。體量措置。仍出內藏庫銀絹各二十萬。易司農眾粟賑給之。并以賑河北西路飢民。是日。韓絳請去位。稱疾不出。王安石白上。宜罷劉佐。慰絳。就位上難改佐事。安石曰。後有大於此。則不可容此。監當小臣。若固爭。致絳去位。臣所不敢安也。上乃聽罷佐。遣使持手扎諭絳。令就位。絳復起。　呂惠卿欲出宣撫諸路。上不許。固言令府界事多不治。且治府界為天下法足矣。　己卯。

提舉熙河路買馬司言虞部員外郎汲逢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崇拯賞馬
及萬四千六百餘匹詔各進一官　辛巳太原府司法參軍崇文院校書
范鏜睦州司法參軍崇文院校書練亨甫並爲中書習學公事兼修條例
熙寧政錄鏜刑房亨甫戶房（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詔中書自熙寧以來相
文改更法度令具本末編類進入五月二十一日詔翰林院者令中書
取索一就編類此即熙寧政錄也）　入內押班李憲勾當皇城司　詔雄
州增募歸信容城縣弓手以五百人爲額其本州雲翼兩指揮自今更不
招填候人數減及四百人並爲一指揮　江東鈐轄司言信州弓手楊超
與賊吳尹鬬超并槍走衆潰中書擬配超汀州牢城上批因其退走致死
傷人不少可配廣南遠惡州軍遂配瓊州　壬午王安石進呈曹布案言
布合追四官遽案甚明而法官但追兩官尚有兩事各合追兩官而勘官
不坐月日不知事發先後若事發更爲郎又合各追兩官呂嘉問乃無一
罪可書韓絳言此勘不盡安石曰若勘不盡如何卻勘不合書罪之事又
妄引刑名斷罪閒韓絳看此案問難甚悉絳非滅裂此獄但衆姦協比絳
不察見爾又進呈馬玧范純粹所爭絳爲純粹釋解上不聽令送御史臺
取勘（琉注粹所爭何事）　甲申熙河路安撫司言蕃官殿直項埋與毋彤

囉謀并家屬走西夏其項埋乞於蕃市陵遲處斬項埋妻悖麻追會就通
合原乞以悖麻并其家貲賞告捕者以誡蕃部從之　河北第八副將臧
景言馬射六事諸軍即武學召殿前馬軍司教押馬軍使臣諭以所陳六
事并下五路經略司及將官依此教習軍馬六事者一曰順騌直射二曰
背射三曰盤馬射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弄景各爲說以曉習射者
乙酉戶部判官兵部郎中直史館陳汝羲提點醴泉觀初御史蔡承禧
嘗言汝羲廣下凡近不可任三司判官既而汝羲自請罷故有是命是日
三司使章惇奏屯田郎中李陵可代汝羲上批令早中書方得指揮除汝
羲宮觀何故三司已舉官遂寢其奏　詔諸路州學教授不職委國子監
奏劾　司農寺言未行役法以前才前舊重難分數錢雖已降度僧牒紫
衣牒及賣馬準折償之大約十未還及二三卒當用見錢給還欲降指揮
許以在京市易務金銀物貨及中外官司物之不妨用者移那兌借其常
平積剩斛斗亦許於闕乏時月準此支酬從之　右班殿直勾當修內司
楊琰言開封陳留咸平三縣種稻乞於陳留縣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二
隄之間修築水塘用碎甓築成虛隄五步以來取汴河清水入塘灌溉詔
琰管勾罷勾當修內司依舊兼巡護惠民蔡河京索金水河斗門隄岸河

道令開封府界提點司提舉供灌溉有實保明以聞　丙戌命知制誥沈
括寶文閣待制李承之詳定一司敕初議差王安石提舉安石辭以無暇
請用括及承之上曰善　司勳員外郎范子奇爲河東轉運使王安石前
擬不可至是乃依所擬　太常少卿劉忱知鄆州　淮南東路提點刑獄
太常博士盧秉爲祠部員外郎陞一任以前提舉兩浙路鹽課增羨也（六
年六月十九日已陞任轉官今月九日權發副）　宣慶使利州觀察使入
內都知張茂則爲景福殿使　入內供奉官宋用臣直批聖旨下將作監
差兵匠三百五十人折修殿前班有司請劾罪翊日詔用臣傳宣非直批聖
旨照檢進發文字司胥莽上薄末史削去以爲事小令後之　詔典修水
利工役大者聽守臣申監司交割公事與以次官訖躬詣役所檢其往復
日數以聞從知舒州朱公綽請也　丁亥命王安石提舉國子監翊日詔
罷之上曰立學校變貢舉法特以遣士令判國子監亦自相率異士人不
務爲志學則他時風俗復何所望顧王安石曰卿與提舉則士人自然化服
安石固辭上固令爲之望日入固辭乃寢其命　寶文閣待制李承之罷
同群牧使判將作監　中書言同州朝邑縣界因都水監丞王孝先游
田約水不住壞民田苗乞候將來酬獎日取旨仍蠲被水戶夏稅從之

御史蔡承禧言聞知潁州孫永以馬一匹入市騏驥院元直六十千而請
官直百六十千或言永座立班行名賣與班行自賣入官事雖不明
乞考實語群牧司根究以聞（究書當去）　三司言兩浙轉運司寬弛鹽法
鹽息大虧乞委官取逐官到任後鹽課比遞年虧損即貶降詔三司取熙
寧八年上半年前鹽課對比前界提舉鹽事司增虧以聞　詔廣南西路
安撫都監劉初落衛贊先是經略使沈起遣初引兵趨至誠州置城寨鬬
道路既至蠻人出與官兵格鬬互有殺傷其後劉彝代起奏初擅事時不
親來應怯懦避事已詔初衝替而起以初嘗有功且會赦爲初辨明宜收
功補過故有是詔　御史蔡承禧言呂升卿招權慢上并及呂惠卿是日
進呈（二十七日）　上曰經義所辟檢討劉谷谷必通經義惠卿言其人有
學問有行王安石曰臣亦聞其有行但不識之上曰檢討須有補於修經
不然雖有行何補有行之士自別有用處時承禧言升卿辟谷與官係令
教小兒而已安石與惠卿供對上顧安石稱其獨無私前此亦屢有此
言蓋爲惠卿發也明日惠卿求去韓絳王珪不入安石獨奏事上曰卿任
事無助極不易絳須令去不然扇動小人若無已大害政事安石固留
絳請待其後旅拒然之未晚上又以爲惠卿不濟事非助卿者也安石曰

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於意上曰忌能好勝不公如沈括李承之雖皆非佳士如卿則不廢其所長惠卿即每事必言其非如括言分水鋪事乃極懟括安石曰惠卿於括恐非忌能如括反覆人人所知真是壬人陛下當畏而遠之雖有能然不可親近惠卿屢爲陛下言之非不忠陛下宜察此上曰大抵兄弟總好勝忌能前留身極毀練亨甫亨甫頗機警曉事觀惠卿兄弟但才能過已便忌疾安石曰升卿等亦屢爲臣言練亨甫臣亦屢勸彼令勿如此遂欲廢人但見彼作姦明白則正論自不容若於未有事時但疑其將爲惡遽廢弃恐無此理因爲上稱呂和卿温良曉事又爲上言承禧言升卿乃相忿惡在升卿亦無他但不先輕肆往往開諭議及承禧拔致其如此不然則承禧所彈何至如此深切乃言稷窬之戒可謂寒心其言深切如此必生於忿惡也又爲上言人材如惠卿陛下不宜以纖介見於辭色使其不安上曰何事安石曰如對惠卿數稱臣獨無適莫獨無私則惠卿何敢安位國家所賴恐不宜如此遇之上因令安石敦勉惠卿就位安石曰此在陛下陛下不加恩禮臣雖敦勉何補也又明日進呈升卿分析上曰升卿材能難得安石曰據分析事實亦無他上曰聞承禧嘗往見升卿升卿拒不見安石曰升卿致人怨謗但如此類餘亦無他上

因言欲令升卿作方面如何安石曰升卿材能何所不可然都未曾作官且更委以事令其練習乃佳它日上又謂安石曰承禧言升卿言令惠卿堅卧十月朝廷自逐臺官果否安石曰果如此承禧何自知之此必妄說耳七月二十三日升卿乃罷國子十月一日升卿始出　詔應武舉人丁憂許就試會要五月二十七日事　戊子罷修經武要略　詔川峽四路知州通判四路人差授不得以本路人爲代　己丑詔永興軍等路轉運判官葉康直往鄜延環慶路賑濟飢民　詔殿前司教馬軍使臣不許諸處舉充外任差遣御集九十七卷可參考七年九月十九日詔　衛尉寺丞都大提舉疏濬黃河司勾當公事李公義言先乞用船三百隻濬大河中流令水行地中今且乞用船五十隻鐵爪五十副役兵四百人自北京至海口驗一過之功乞遣官打量河道深濬果如所陳即增船至二百隻詔都水監應副九年九月丙辰中書云云　是月改岷州馬務堡爲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五百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王[illegible]鎰
寫書官序班臣郭來郁
圈點監生臣陳于建
臣龔良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　一送

宋 寧宗五

兩朝綱目備要寧宗嘉泰三年癸亥春正月庚辰謝深甫罷　壬午置湖
南溪洞總首　戊子龍州蕃部寇邊掠大崖鋪二月庚申夜蕃酋水寨統
知寨范浩屠其家蓋浩首罪土豪絕其博易故也興州帥吳曦命王鈇李
好義討之七月鈇命好義等以選士二百人浮入己卯挽渡大魚河庚辰
旦夷人望見官軍即走入箐官軍追之斬八級夷人走險官軍不能進乃
還焚其部帳夷人怒復糾合以追官軍凡三十餘里日晚好義等僅得濟
河翌日辛巳還至滴水寨壬辰夷人約降制置司不敢決八月丙辰以其
事申樞密院大略謂不即受降恐失事機誘而縛之又傷大信本根制置
司恐夷人再入九月戊辰以便宜檄都統司納降乃具申密院大略謂若
更遲延恐蕃部生疑兵連禍結亦未得旨　甲午張巖罷　丙申陳自強
兼參知政事　丁酉雷　戊戌幸太學武學謁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國子
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官篇遂幸武學謁武成殿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
推恩賜帛有差　袁說友參知政事參知政事自乾德已來止除二員或
一員而已是春謝深甫初免相許及之爲參知政事既命陳自強以樞長
兼攝繼又除說友蓋三員也時朝廷未置相故自強以員外兼此亦國朝
所未有嘉定初又命雷孝友婁機樓鑰亦三員遂爲故事　傅伯壽簽書樞
密院事伯壽以老病不能拜辭不拜詔外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州　二月
乙巳冊皇后楊氏　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　乙丑再竄王德謙于新州
是歲八月免于貶所　三月丙子詔相度鐵錢利害無爲軍李運言兩
淮鐵錢交子利害詔戶部相度以聞　尋以有司言宜置官講求會子
鐵錢利害詔戶部併行相度　四月丙午出封樁庫兩淮交子一百萬命
轉運司收民間鐵錢　久雨丁丑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係囚　乙酉幸
聚景園　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寅福州言瑞麥生　乙卯徽宗
孝宗玉牒光宗實錄成陳自強等上進　五月戊寅陳自強爲右丞相自
強既拜首除蘇師旦定江軍承宣使時又有周筠者本韓侂胄家蒼頭亦
胄以恭淑皇后姨夫補官爲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人有李士
謹言初爲侂胄直省官亦用事侂胄敗師旦爽斬筠士謹謫流嶺南　李
心傳曰在京職事官俸甚薄宰相不滿四百千下至寺監官纔五十餘千

都城物貴不足於用歲時節序浙路諸州皆饋酒率幾之以濟費獨宰執
臺諫不敢以臺酒饋由是爲臺諫者極貧淳熙中王枎爲監察御史月俸
六千餘其兄將遣女議月以十緡助之范不能也外方牧伯一或陰致饋
聞於當路則公議騰沸斥罰隨之矣如燮帥趙某白鐵淮東總領金注拋
之類是也自侂胄用事賄賂盛行四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
以爲詫其所用如陳自強之徒尤貪鄙書題無并字者輒不開是時饋酒
於宰執臺諫之門率以千計又之惡其鄭重則又折以錢故一爲臺諫者
皆致富有某路某司夫余濬使命也一日往道來拜自言南士持節者得
之入都聞之曰某官命押信匣大小五百七十枚來參馬耳余甚駭之且
不信居數月果根檀狀之命某年某月也　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　不雨　庚辰詔大理三衙臨安府釋杖以下囚　六月己酉降大理三
衙臨安府囚罪一等釋杖以下　秋七月辛未造戰艦出封樁庫錢十萬
緡命殿前司造　壬午罷三監鑄錢同安漢陽蘄春　白虹貫日　癸未
禁抑納逃賦降旨江浙州縣　乙未上光宗皇帝徽號循道憲仁明功茂
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　十一月壬申上冊寶于太廟　八月戊申
置四川提舉茶馬二員分治茶馬事吳總者武順之第四子初補京秩乾

道中自都官郎官易帶御器械年三十除爲池州都統制每兵救人孝
宗知之後命易文淳熙中以敷文閣待制提舉茶馬坐黎州變故降爲集
英殿修撰奉祠久之後命出守稍遷寶文閣待制知瀘州慶元嘉泰之間
總食祠祿居漢中而從子曦爲欽副二人不相能總每以任使曦欺陰沮
之總無以爲策時胡大成爲茶馬畫檄諸場禁外之茶且損蕃商中馬之
直舊例買馬必四赤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直而馬至益希所市四赤一
寸而已其至軍中覺者愈衆朝廷苦之總一日與殿司取馬統制官彭輅
謀納賂於蘇師旦且從之曰馬政積弊如此非西人諳其利病者不能更
張莫若使吳兵次對師旦然之命下復有疑之乃詔總與郭朝論方難其
選一日輅與師旦語因及之輅自言世西人今西蕃多善馬將若司損其
直故以駑駘入市誠以善價招之當可得師旦喜曰無踰公者矣翌日召
輅至轄府侂胄見之且詰少頃人望日遂有分司之命大略以爲茶馬司
所務綱馬全不及格積弊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官各一員命二省
樞密院條具來上嘉泰二年八月丁未也後四日遂命直秘閣知瀘州王
大過興輅分任之大過置司成都輅置司興元府方總之受堂帖也即日
以本司爵官印視事于其宅又以遣吏稍緩私遣御前軍二人至成都府

捕茶長以來，自紹熙名茶使視事，皆中知制司，總以身爲使官，用故事不復關白制使，謝源明憩，會侍郎史龍根，即追還近人，械所遣二卒還軍中，總大溫。然猶得知瀘川府云。時義烈廟初成，總身至武興，以謁廟爲名，興職舉飲錯驛而去，略至司，所市馬終不及格，則以澤著道梗，難得致爲詞，爲格界于後爲欺蒙。　十二月，丙辰，命四川提舉茶馬通治茶馬事。　甲子，詔比較瘦死因，詔刑部歲終比較其數而殿最之。　九月，庚午，袁説友罷。　壬申，立莊文太子後，孝宗之長子鄧王愭之，立爲皇太子，而薨，無嗣至是立宗子希嬚爲之後，更名攄。拜右千牛衛大將軍。　明年二月，丁酉，置小學教授。　癸酉，禁毀錢改鑄，命坑冶鑄冶司嚴侍毀私錢爲綱。　冬，十月，庚子，呂祖泰任便居住。　癸卯，黄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命閱民兵，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萬弩手。　丁未，大風。　戊申，龍州蕃部降。李家大者率其徒二百至潟水源，殺于龍下寨臣揚熹委江油令馬索隸，與王鉞往受其降。夷人獻六牛馬禮。庚戌，制置司被旨，以家大元係漢人，實入蕃界，結誘侵犯，罪在不赦，即與大州番部不同。甲寅，制置司復奏夷人服罪扶降，備於此時濯卻，恐獸窮必噬，反生後患。明年正月，壬申，得旨許之，制置司先奏夷人開展封堠約三百里，以獻

水銀朱砂窟一處，既邊吉此皆夷人養生之具，恐難遽失，又慮別生爭競，引惹邊釁，將來事息，乞賜給還蕃部。亦許之。於是揭夷人錢引七百緡犒三將士，皆受賞而隆。得大軍二百五十人屯潟水寨，通舊爲四百五十人，乞播定寨爲官給軍糧，五日一閱，及於乾坡漁溪潟水三寨之側，築小堡三寸，徙並邊民戶口二百四十往居之，乾坡寨在平地中，無險阻，王鉞又請於其前築水碓山寨，以爲戍守之所，朝廷皆行之，自是蕃部稍帖息矣。

十一月，甲戌，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是歲詔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庶主不至。　赦天下。　癸未，大風。　己丑，更定選人改官法。言者又請選人曾歷監當獄官縣令各三考，餘官三考，無贓私罪犯者，不拘有無京削，許就磨勘，吏部引見，以八員四川撥給，以三員爲額，於是東南應格者，本昇等四人，川路應格者寒似之等二人而已。明年言者論其太濫，謂使其律己奉公，究心職業，則歷官十二考，所事監司郡守，何啻四五十人，豈無一爲之動心者。姑以今歲之應斯格者觀之，大略可見。詔吏部長貳詳議。時吏部又得應格者俞圭一員，黄　由遂兼尚書，乃奏乞歷上件三任通成十二考，止用常員舉主二員，若係舉主關陞人，更減一員。　開禧初，言者又指其洗律，乞今後從兩省臺諫官集議，議者乃乞堅守　孝宗立定八十員之額。其嘉泰以後，積考減員芊吉押，更不施行。　庚寅，復置福田居養院。命諸路提舉常平司主之。　十二月，辛酉，詔戒將帥捨克。　是冬，金國盜起。懼朝廷乘其隙，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榷場，朝廷聞其事，即起參政張巖帥淮東，程松帥淮西，並以巖，揚州人，松，池州人，欲使護鄉井也。又起侍郎丘崈守四明，以防海道。起大卿辛弃疾帥浙東，時武帥鄭挺在襄陽，邊釁開，懼不能任，力求去，乃召還行在。既又轉一官，知婺州。於是大臣無肯行者，遂以李奕爲荊鄂副都統，兼知襄陽，奕與其兄弟奕，書世將家，皆爲戎帥，時松及巖，未免力辭，改命廣帥薛叔似，而叔似不行，留提舉佑神觀，遂命侍郎宇文紹節代之。辟置參佐，皆非常制，又徙弃疾以次對守京口，起貲政趙彥逾守四明，出知院許及之守金陵，及之不欲行，乃命宣以真學士代典留鑰，其間邊釁，蓋自此始。　是歲，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朝廷雖有言撣，然遠方自如，明年夏，馬使彭輅至成都，制使謝源明茶使趙善宣留連逾兩月，自入境迎送，以至折俎贈行，以緒幣鄰綵書籍藥物，計之所得數萬緡，而謝趙所得亦稱也。蓋諸路互送，惟建康成都最厚，諸司每會集一次，計三百八十千，成都三司互送，則一飲之費，計三十四百餘緡，建康六司乃倍之，而郡路監帥司尚不與。是歲六月，得漕臣

成都運判，除四川茶馬。時趙攝事已久，朝廷本以省將迎之費，茶漕並置司成都城中，而送還迎送，公用水脚之費，各司爲數千緡，舊無所謂歷境錢者，謝源明始創之，趙亢不離城中，而亦受歷境錢，誰人可笑也。建康所謂六司者，帥漕總賦戎騎二司，帥而主管行宫大內鑰匙，寓者與焉。每歲時留守，按行殿中，寓者輒置酒，自居主席而坐，留守于賓位。陳正獻公爲留守，斥去之。其後范致能遂復其舊。　命監司郡守申交割數，以見賞實數中尚書省。　是秋，王勲以瀘川府路轉運判官移本路安撫，知瀘州，而張演代勲爲小漕。勲，晉原人，與演居同郡，先是演之子紹曾監利州贍軍酒庫，演屢以舉削懇於勲，不許，會勲爲其子什邡丞駒干兩憲，得伯成舉削，伯成答云，此削總卿以囑利州張監庫，業既許之，若能舉張，則可奉薦。勲喜，即命丈書紹曾奏牘，且急飛書報演，已而知伯成所屬，乃監利州大軍庫張燦，非紹曾也，遂亟更奏牘，演以爲紿己，大憾之，及受命，不俟逆者促行，勲亦遽歸，遷于近郊，相見寒暄而已，勲將去，以漕司所積羨錢十萬緡入備邊庫，言于朝，演言自備邊外，漕司可支者，才爲錢十四萬餘緡，而欠川廣兩總司錢甚夥，臺諫不直勲，四年正月，壬辰，有旨成都轉運判官趙善宣究實，趙言前知遂寧府於漕司爲所部，有嫌勲闕之，自言所欠兩

總司綱運。自有刋部禾撥窠名。非漕司錢也。戶部以欵爲考府演貸借撥火而已。趙漕韋禾報六月欵以病乎于瀘既而趙漕移西路。李撰代之挨驗。以欵爲真。制帥程松上其事。演時已罷。人坐削二官焉。　初以諸司官理通判有旨諸司屬官。條京官考理。當通判時。張孝伯之弟孝仲。爲京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即除知成州。明年。擢提點利州路刑獄。本數。廣雍公之孫易簡。亦自福建漕幕推守大寧。蓋用此例。

四年。甲子。春正月乙亥。大風。　庚辰。賜內侍甘昺。以罪貶信州居住。昺昇之弟也。上過德壽宮。昺與有力焉。頗貴寵。　癸未。日中有黑子。辛卯。雷。壬辰。雨雹。　西浮洞逃軍爲亂。彼文昌燒廣西經略司以爲言。遣兵討平之。是月。豐量關上積糧。關上積糧八百餘萬斛。然陳陳相因。庚吏率全其名輸以相授。至丁食者則無實。嘉泰甲子正月。有言北境增戍積糧者。朝廷下制置司遣官盤量。且令除其腐敗析閱之數。所有累界官吏。失點檢之罪。並特免。時陳緯總賦。遂降度牒貳萬五千道。下總所收糴補填焉。辛未。疾賛開邊。奔疾入見。陳用兵之利。已付之。元老大臣韓侂胄大喜。遂決意開邊。　二月壬子。蠲臨安府逋負酒錢六萬緡。　己未。立試刑法避親法。　庚辰。夜有赤氣亘天。　三月丁卯。臨安府大火。其夜二更後。行在

糧料院後八條巷內。右丞相府。大程官劉慶家遺火。自太廟南墻外通衢延燒糧料院。及右丞相府。尚書省。樞密院。制敕院。檢正房。左右司諫院。尚書六部。惟存門下後省。及工部侍郎廳。次燒萬松嶺清平山仁王寺石佛庵。樞密院親兵營。修內司。延燒至學士院。內酒庫。及內中宮門廊屋殿步司。諸軍官兵連夜救撲。火勢未已。有旨。宣殿步司諸軍分撥入內。併力救撲。諸班直禁衛等守內百司。百官守局。侍宰臣執政太師韓侂胄宿在太廟指揮。步帥李郁用心竭力救撲。不得燒至太廟。侂胄以重賞許諸軍。夜漏下三鼓。遂撤去太廟廊屋。　祖宗神主幷寶法物。皆移寓壽慈宮。仍開候潮門。宣入殿步司城外軍兵救撲。是夕百官之家。皆住都亭驛避火。火及和寧門外。焚杈子門。戊夜旦。和寧門鴟吻上火忽起。殿前司中軍第二將節級材隊白身兹用張隆。用飛梯登門。騰上屋脊。持短斧擊鴟吻碎之。煙遂熄。詔以隆爲承信郎。殿前司準備將。賜金十兩。紡絲二疋。侂胄又賜隆金七兩。時火兩至三茅觀大門南。至御街北。至太廟巷上。及七寶山一帶所焚。居民甚衆。至未刻乃滅。有旨。日抄劄被火及焚屋之家。人賜錢一千。米四斗。小兒半之。許從便暫住城內外寺觀居止。三省樞密院。及陳丞相家。皆寓都亭驛。六部寓傳法院。己巳。御前喝賜諸軍犒賞。執政以下。欲車駕過壽慈宮。不果出。是日太皇太后生辰。先過宮上壽。詔商販竹木。令兩浙轉運司免稅兩月。已刻用禁衛圖子。從祖宗神主。再還太廟。庚午。御筆回祿爲災。粵戒不遠。可避正殿。令學士院降詔罪己。癸酉。詔曰。朕焦勞庶務。宵旰十年。臨民懷朽索之危。履位凜墜冰之懼。皇圖增壯。有邁昔日之觀。回祿挺災。復值季春之月。爲禾撲滅。驟致延燒。豈荷春於三靈。延肇安於九廟。奈民廬之焚燬。暨宮寺之蔓延。厥咎何繇。繄予不德。退省菲涼之質。敢忘戰慄之思。書焚室以寬征。用廣及民之澤。務側身而修行。率嚴避殿之規。尚期中外之同寅。勉輔眇冲之不逮。庶錫謎異。式迓休祥。於是特進右丞相祁國公陳自強。引罪避位。疏三上。甲戌。御筆。回祿爲災。延及官寺。卿當輔朕。講求闕政。以答天意。卿欲引去。朕何賴焉。老成重德。中外具瞻。仰體至懷。毋復有請。自強乃率百官拜表。請上御正殿。曰。沴雖作於鬱攸。答實因於郄獻。譴告出出。本徹豫告之妖。業業兢兢。自表謙光之德。救百肆赦官之罪。下十行責己之書。萬家賜予之有差。民無胥怨。九廟尊安之如故。神罔時恫。顧亂生之猶遠。在蒼生其何賴。顧仍舊貫。出視外朝。詔不許。又上表曰。災降於天。應從其類。燬西都之白鶴。蓋因貴近之遊。焚北寺之黃門。乃示訟陰之變。上帝警其察之失。聖君非逸德之招。與其側席

以焦勞。孰若宅尊而廢置。猶不許。自強等三上表曰。惟我宋之闡基。應心星而尚赤。閼伯配炎精之祀。既主於辰。商人閱書囊之生。實由於火。在數難逃於已定。揆災惟取於交修。就令入奏於廷英。曷若會朝於北禁。許之。先是二月庚申。夜有赤氣亘天東北隅。太史局言應在魯徐分野。至是火乃作於都城。丙子。侍御史陸峻言鬱攸之變。起於民居。三省六部。所存無幾。延及太廟。使及宮城。都民驚駭。宗社震動。此豈歲時所當有哉。以人事觀之。四方刑獄。動經年歲。參案不下京都。貪墨之吏。雖以罪去。不傷毫毛。恩賞貴乎平。今則惟勢與力。是則刑法貴乎當。今則惟勢與力。是命將帥行一切之政。守令求利。靡有孑遺。此皆不當乎天心者。望陛下與二三大臣救弊而更圖之。時知臨安府王。兩浙轉運副使陳。亦侍罪詔救罪。而步軍司統制統領官何汝霖等七人。以救火之勞。各進官一等。吳銳等十八人各減二年磨勘。已而府尹言大程官劉慶者。是日他出。其女遺火。而都人張三滿乙不即救護。詔慶女杖脊鄰州編管。慶及妻王與二鄰人。皆杖一百。而慶與王。以老聽贖云。　嘉泰之火。陳自強寓右撥火。及其府主簿吏。請瓷瑜于自強。自強閒變。口出而不能言。瑜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囊橐無孑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省之。自強大言曰。郡殿

前可謂號令不肅。衆謂放火無軍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從梁駮五千兵
撒撥伏。遂失一金注撥。衆得而退。事定。韓侂胄謂群公曰。丞相生事。一委
於火。可換。須少助之。於是侂胄首遣萬緡。兩諸公賂遺踵至。諸道及列城
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火之始作也。或為之賦曰。公
張不明。臺遲爽於御史。斯丈木長。省僅僕於秘書。其末句云。嗚呼。自生民
以來。未嘗見此一火。　壬申。葉質責軍器。　辛巳。立添差及祠廟限員。
夏四月甲午朔。命內外諸軍詳處紀隊法。　甲辰。詳及之罷。　賑恤江西
州縣水旱。　乙巳。貴士寅兼知樞密院事。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賜出
身同知樞密院事。　丙辰。詔革選舉弊。詔曰。朕惟選舉之法。所以公天下。
而權要之臣。徇私撓法。請囑旁午。奔競日滋。寒畯見遺。乃者訓敕屢申。曾
不知畏。今當必行。以徹中外。其有輒遣私書及受私書不以聞者。重寘于
理毋貸。　殿前司兵闕。軍士與殿撥司卒鬨。擊破民家。詔捕之。主帥以下
論罰有差。　五月乙亥。詔舉將材。詔諸軍主帥。各舉部內三人。不知所舉
者坐之。　追封岳飛。為鄂王。　此寓鬨邊之意。　六月丙申。置諸軍帳前
雄效。以軍官子孫補之。　壬子。詔沿江四川軍帥。簡練軍實。上其數于樞
密院。　丁巳。增盧州強勇軍為千人。　十一月庚申。令諸州置稽軍簿。

明年三月。以淮西安撫司所招軍為強勇軍。　是日韓侂胄郡生日賀儀
先是慶元三年。侂胄生辰。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上禮為壽。直寶文閣
四川茶馬。獻紅錦壁水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
度而預為之也。吏部尚書獻紅牙果卓十隻。衆已駭之。權工部尚書。獻真
珠搭襠十副。光耀奪目。蓋大長公主奩中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
至。出小合曰。寒書生無以為獻。有少果核。姑侑一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
架。上有大北珠百枚。衆皆慙沮。至是韓之書表司。草本使太師郡王鈞旨。
十月五日生辰。所有諸路監司帥臣州郡賀禮書信。依年例並不收受。如
是送到。定行退回。仰進奏官疾速備行關報。議者謂大臣卻四方之饋。承
有自奏邸行下諸路。如此者蓋僭也。　閱播三年。侂胄生辰。大臣以下皆排
列所獻于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持
進右丞相兼樞密院使秦國公陳自強。恭遇恩主太師平章郡王降誕之
辰。仰祝鈞算。　壬寅。集議裁抑濫賞。詔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　八月癸
丑。詔自今以恩賞進秩。咸毋過二官。　壬子。核諸州椿積錢米。詔諸路監
司覈實。上其數于尚書省。　秋七月不雨。甲子。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
及諸路決繫囚。戊辰。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己巳。命諸路提刑從宜斷疑獄

綱內外諸軍所屬營運息錢半本綱兩浙閩西州等通租
法。命諸路提刑提舉同措置　開禧元年七月。詔諸路提刑提舉司。措置
保甲　八月己亥。皇帝玉牒成。陳自強等上進　甲辰。賜范祖禹謚。曰正
獻。　癸丑。蠲紹興府民身丁。詔犢官所在民。蠲身丁錢絹綿鹽　丙辰。除
靜江府昭州折布錢　戊午。張孝伯罷。　九月丁卯。更定捕盜改官法。有
司以為請。詔侍從集議　明年正月。重定選人捕盜。賞為二等　冬十月
庚子。張巖參知政事。　十一月己未朔。詔使宣發廩。兩淮荊襄諸州。過山
東來者不及者。給充發廩。仍日以聞　壬申。白氣亘天　十二月癸巳。詔
宰執使兼國用事。詔曰。朕仰惟祖宗。委任三司。專總邦計。故能周知源委。
出入有常。今之財賦。各歸戶部。而事權散漫。不復相通。有司出納。莫可稽
考。吏或並緣。重困吾民。朕嘗有意變通。比覽臣僚奏疏。園恩區畫。其達孝
宗皇帝典故。宰相兼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仍於侍從卿監中擇才
識通練。奉公愛民者二人。為之屬。俾顓其職。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
出會計。而總覈之。庶幾名實不欺。用度有紀焉。遂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
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　明年二月癸丑。詔國用司立考覈財賦之法。于
諸路轉運司　開禧元年七月。韓侂胄兼國用使　己亥。詔改明年元

壬子。禁州縣挾私籍沒民產　甲辰。再蠲臨安身丁錢。三年　是歲有詔
六部架閣非闕官勿除　六部架閣官者。崇寧間始置。逮宣和再置再省。紹
興三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舊制成案留部二年。然後畀
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大書庫。今金耀無復稟司。則悉藏之架閣
矣。主管官號事故擇選人有時望者為之。例為編刪學官之選。近歲濫益
輕。至有待次累年者。朝廷患之。至是有旨。非闕官不除　有選人家閩中。
其父與陳自強有舊。至是入都見自強。求為掌故。自強對衆屬聲曰。外間
豈不知近者。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為之愀然。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
由他徑而得者。聞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造化
耶。其人即坐側取一幅書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略曰。珍貺非至。晃耀老目。
或問珍貺之名。曰書生安得珍貺。此所請不逆。適從王家肆中見粟金臺
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歎息而去　嘉定八年七月。
又罷三省樞密院架閣官　總所拘監司籌綱運　嘉泰四年。刑部員外郎
劉述捷。舉江東常平公事。生章免去。而湖廣總領吳軒申省云。述欠本所
綱運甚多。請留之打筭。述舟行已到鄂渚。朝旨下。軒移檄追還。此亦須所
未有。述成都人。淳熙七年初改京秩。以試中大法趙丞相用為評事。蜀人

郤之。鄉會斥不與。未兩月，默知雲安縣通判施州恭州崇慶府。慶元末，知廣安軍。用李銳事迎合袁說友。以此得召。說友罷，述亦坐黜。議者頗指說事爲言云。方銳之敗也，先籍其家，得法書名畫珍寶之物甚衆。其後制司始遣官盡拘其所有，吏因爲姦，隱匿侵不少。計其費猶直二百萬緡焉

開禧元年乙丑。春正月癸酉，初置澈浦水軍。丁丑，詔以隸殿前司　壬午，雨雹。　賜蘇泂謚曰文。　二月丙午，蠲臨安酒稅錢，積欠十八萬緡有奇詔錮之。　乙卯，雷。　竄翁默。坐與察官交章也。以朝請大夫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追三官，送新州安置。先是楊輔自潼川召歸，至夔門，引疾不進。上奏乞祠。且移書用事者，力言兵未可動，拂其意。乃進職二等爲顯謨閣直學士奉祠。去年冬十月乙未也。於是監察御史徐柟劾輔實不病，復奏所進職罷祠。公論大不平。時劉起晦除秘書省正字，甫數月，柟入劾起晦。頃宰貴溪，曲法沽譽。有罪相仍而過已者。起晦率士人百餘輩，擱撲遂逃。且爲不避諱。此十日所知也。柟所云，指趙忠定也。起晦緣是罷去。待十一月丙戌也。默與柟頗厚，使人諷之，柟不樂。十二月壬寅，有旨召默赴行在。柟遂劾默貪黷營進，民詞則捲官券數千而獲判，臺餽則較肉餅二事而責償。言多類此。疏入，遂寢其命。今年正月己卯也。默聞之，上章自辨，首論察官爲內臺，刑獄之官爲外臺。察官論事不得其平，外臺安得泯沒而不與之直。次論柟私託不行，所以貽怨者數事。其末乃云，侍郎楊輔，秘書劉起晦二人者，皆今之望人也。方籍以爲國家元氣。楊輔召來，已到夔府，值漲未能出峽。起晦與徐柟向來同時作縣相鄰，職事相關，一旦報怨，併及二人。皆論罷之。中外無不失望。臣待其與柟有平昔之舊，遂究轉以言勸之。由是大不相樂。韓侂胄見其章，大怒。陳自強退而批旨云，臺諫乃耳目之寄。朝廷紀綱之地。翁默輒於奏牘妄肆詆譏，以泄私忿。遂有是責。默尋卒于貶所。人皆傷之。二人皆莆田人。默乾道二年進士乙科。起晦復之子。淳熙五年進士乙科。　三月庚申，太白晝見。　辛未，申嚴舉子倉。申嚴生子弃殺之禁。仍令諸路主管常平官月給錢米收養之　癸未，費士寅罷。士寅既黷貨，及爲樞長，韓侂胄將用兵，士寅心知其難而不敢顯諫，會興元帥趙介卒，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爲宣威之漸，以微詞諷之。所答不酬。侂胄怒。先是士寅有孫婿曰賈某，家貧遠客。士寅館之府第。其後稍爲姦利。士寅殊不知。會蜀人有行錢三百千，從堂中干單壘者。命既出，賈某盡有之。同館者分金而不得，大喧。事大異。時在鳳池。客儕數從官入謁學館。與賓次近，具聞其言。至是大暴待此劾之。併及除事。侂胄密示其章。士寅乃求去。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興元府。於是眉人未不弃。監三省樞密院激賞庫，爲鄧友龍所厚。士寅檄弃此關外急招之，謂曰士寅此出，未知何以得罪於師王。欲于侍御一詢之。庶知過而改耳。又應大諫攻擊未已，此職名未可得全。望侍御留意。不弃去，爲友龍言之。友龍大笑曰，知樞密院事尚失之，職名何足較。然李伯珍再入文字，必與友龍商榷，可保無他。即移簡侂胄言之。侂胄答曰，亦無它，第前日嘗面諭令往興元，乃不承命耳。明日不弃以告士寅。士寅悵然曰，此士寅愚暗之罪也。前此師王第言漢中要地，須一重臣鎮撫。若士寅請往，即豈敢自謂重臣耶。李多謝侍御及師王。侂胄聞之意亦解。及兵事起，程松爲宣撫使，乃徙士寅潼川。踰年潼川大火，因請祠去。知大學士，識起知瀘州諫官。論其宿負罷之。然其自爲右史至執政，適當僞學之禁，往往因事較解。侂胄頗從之。當嘆樊待士寅適家居，不與其事。蓋始終全福者　夏四月戊子朔，錢象祖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辛卯，皇甫斌兼知襄陽府。以代李奕也。遣事既起，初命奕代鄭挺守襄陽。至是奕自江陵副都統，改鎮江都統，而以斌爲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　辛丑，日中有黑子　甲寅，流武學生華岳。坐上書諫用兵，追建寧府編管　乙卯，大風。　五月己巳，

親試舉人。賜禮部奏名進士毛自知等四百三十有三人，及第出身有差自知對策首論宜乘機以定中原。因擢爲倫魁。嘉定改元三月，自知降充殿試第五甲，以首論用兵也　復淳熙薦舉改官法。本末詳見慶元六年十月。嘉定三年十一月　李心傳曰，薦舉改官法，未嘗不善也。患在乎士大夫以私意汨之耳。開禧末，李仲衍爲益部刑獄使者，有舊舉將之子，以職司狀爲請。仲衍厚待之。將行，語之曰，與宗昔以職事受知先公，今不敢忘。然舉賢王事也，非報恩之物。有貴人移書以子壻爲託者，仲衍報之曰，令壻奉公守職，雖微命，我亦將舉之。如有不然，有所未可。嘉定初，余爲仲貴而自著廷補郡將行，而白諸公貴人，乞勿爲士。諸公皆從之。真景元耀除江東副漕，朝辭入見，又以劄子面論之。余謂士大夫人人如仲衍，景元則公道少伸，而奔競之風庶幾乎息矣。若未通傳易納賕謝，又罪之大者，敢不侵論。　乙亥，立皇子。詔曰，朕惟親親，入道之始，而尊祖睦族，禮所以嚴宗廟重社稷也。二帝三王之隆，靡不由之。威武軍節度使衛國公曮藝祖皇帝十世孫也。自幼鞠于宮中，端重聰悟，凜知成人。日者從游資善傅睨義理之訓，益茂溫文之德。望實之美，中外僉聞。朕承先帝洪業，夙夜祇畏。懼弗克任。歷日滋長而國本未立，謂天下何。若稽嘉祐之宋模，爰暨

紹興之令典。有司攷禮正名。朕將遵而行之。其以賜爲皇子。進封榮王
是月。金虜來責渝盟。以邊民侵掠。及沿邊增戍爲辭　六月。罷廣東稅場
八十一所　戊戌。命教閱禁軍。令諸路安撫司任責。　庚子。以程松制置
四川　辛丑。鄭挺罷。挺時爲淮東安撫。坐擅納地人千異。及劫達水軍事
敗。奪二官罷　壬寅。天鳴有聲　復同安漢陽蘄春三監　乙巳。吏部七
司法成。陳自強等上新修淳熙以後七司法。　明年三月頒行。　秋七月
庚申。韓侂胄平章軍國事。六月壬子。宰相陳自強。及侍御史鄧友龍等請
用本朝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事。故有是命。尋詔侂胄立班丞相上。三日
一朝。赴都堂治事　國朝舊相特命平決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初。王文
正公旦。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
決。公懇辭不拜。慶曆初。呂文靖公夷簡。亦以首相求罷。拜司空平章軍國
重事。許公卒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彥博。自太師落致仕。除平章軍國重
事。未幾。呂正獻公公著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潞公五日
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
非他相比也。王呂二公所平章重事之日。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則
大典禮大刑政。及進退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帥臣已上。乃與聞之。比申

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弟省其常程細務而已。及侂胄拜平章儀
甞。蕭景伯討論典禮。乃請三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大率皆用申公故事
而損益焉。其後邊事起。又命一日一朝。尚書省印亦納于其第。宰相僅比
參知政事。不復知印矣。始時禮官議廣左丞相府。以爲侂胄第。又議仍給
節度使俸。侂胄引義控辭。有詔褒納而止。蓋侂胄欲衒。比申公省同字。則
其體尤尊。比潞公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此當時討論之本意。　三朝政
要呂中曰。國朝政事如仁宗朝。呂夷簡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哲宗初。文
彥博以太師拜平章軍國重事。此三人者。皆累朝元老。德碩望隆。故寵以
是職也。侂胄何人。而偷朋奸黨。乃以爲比。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其是之謂
乎。　丙辰。蘇師旦建節。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領閤門事。　丁卯。詔
舉將帥邊守。侍從兩省臺諫在外。侍制學士以上。及內外諸軍主帥。各舉
將帥邊守一二人。　戊辰。贈趙汝愚官爲少保。　是月不雨。癸未。詔大理
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及諸路決繫囚。　八月丙戌。蠲兩浙閩兩州縣贓
賞錢。　置資善堂講臣。直講說書各一員。　直講以命鄒應龍。皇子之未
王也。應龍以著作郎兼小學教授。故就用之。說書以命張聲道。侍太子初
就傳課讀。李大異建請增置講官。用嘉祐故事。以說書爲名。從之。然嘉祐

閒。英宗止除防禦使。或宮僚以皇子位伴讀說書爲稱。自紹興初。已置資
善堂翊善贊讀。其後王府又置直講。官屬之名甚備。至是乃沿襲故名。蓋
大異失於討論也。　八月癸巳。雨。　乙巳。以郭倪守揚州。自殿前副都指
揮使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是月。封贈劉光世。孚文虞中。光世。鄜王。虞
中少保　開禧用兵。韓侂胄欲風厲諸將。因光世之孫伯震有請。遂封王。
既又封岳飛爲鄂王。中興諸將。至是畢王矣。　閏八月戊午。編斷例。自隆
興以來二年八月書成。上之。名開禧刑名斷例　癸酉。罷遺應制科何務
自李仲信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有何致者。字子一。永康青城人。
祖者仲。字子國。淳熙初甞爲部使者。知名士也。致少有才。爲郡守陳賛館
客。續入爲司農丞。薦致於劉德秀。德秀亦善之。時李壁爲禮部侍郎。劉師
丈爲工部侍郎。德秀率二人以制科薦于朝。有旨召試。會同薦者吳郡滕
成。東陽杜禧。遭憂不赴。詔須服闋並召。致歸急欲先得試。屢懇于壁。壁以
爲狂。笑不領。致更倚續。續卽以德秀意爲蘇師旦書之。韓侂胄不得已。於
德秀。爲降內批如所請。後二日。擢中書舍人。易紱繳還。致大慽。乃以刺子
白廟堂。謂言詞多取憎疾。必顧報罷。已寢已降召試指揮。且謗紱不已。時
鄧友龍方爲侍御史。織而紱除右司諫。友龍先爲修注。以嘗論謝深甫二

子出考。紱亦悵致因及之。友龍曰。司諫始入言路。而亟辭一布衣。何示人
以不廣。不若更論二謝。如致事。友龍待論之。明日相繼求對。紱論二謝。駁
致出身。友龍論致進卷詆誣。伊尹罷歸。致亦登侂胄之門。友龍無以爲罪。
致摘致進論中。言伊尹始負堯舜之道。而終爲天下開陵犯之端之語。以
此激之。時人謂兩臺諫共彈三秀才。蓋指此也。　辛未。感致以吳撲薦。尋召
正言。鄭景紹論之。乃勑令師卿增修所學爲　戊寅。欽宗玉牒成。韓侂胄
等上進。併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迹。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　庚子。詔贓
吏追還所受贓。如舊法　庚戌。大風。　冬十月甲子。汀州獻瑞麥圖。時歲
旱。守臣陳璋更圖瑞麥以獻。詔奪一官　庚午。復置和州馬監。　十一月
乙未。申嚴告訐之禁。　十二月癸丑朔。修孝宗光宗御集。　癸酉。詔永免
二浙身丁。前三日。詔兩淮京西監司帥守。講行寬卹之政　詔曰。朕惟方
今大計。在寬民力。二浙承平歲久。生齒日繁。租賦之餘。重以身丁之錢。吏
弗加省。民輸益艱。中夜以思。靡遑安寢。爰敷慶澤。廣示至懷。兩浙路身丁
錢絹。自開禧二年以後。其永除之　明年正月。蠲兩浙路身丁紬絹　李
心傳曰。大抵丁錢多僞國所剏。余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
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

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者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而父子離。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川路謂之勸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余恐去世之俗吏不知財賦本末源源。顧以趣辦爲能而撥其本也。故詳錄其事。以待上問而出焉　戊寅韓侂胄挑虜使。金主遣禮部尚書趙之傑來賀。來年正旦時韓侂胄平章軍國事。欲開邊釁。命友龍以給事中館伴之。傑入見。容止倨慢。侍國書進迎却立。若將要上爲起者。閤門覺其意。奪書以進之。傑益不平。儀贊者唱云。躬身立。躬字。金主父嫌名也。金主父顯宗者名允恭之　傑端立不動。侂胄遽前奏請駕還內。繼有旨。更以正旦朝見。趙之傑時爲館職。所言如此。但閤門詔相差訛。乃當時誅跡中略及之。偶未詳耳。　朱質時爲著作郎。上書乞斬虜使。侂胄雖不從。猶罷其天竺之游。明年春北使既去。友龍坐貶秩。而質除諫官。及嘉定再和。二人踰嶠。蓋以是也。　孝宗實錄。淳熙六年

十一月乙亥。樞密院言盱眙軍申泗州牒。金國元顏亶已追謚閔宗皇帝。升祔太廟。所有廟諱及同音字。並合與回避。詔下有司照會。以此例之。則躬字亦合與避。而不避者。侂胄欲以挑虜也　續資治通鑑　韓侂胄欲用兵恢復中原。乃出封樁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侂胄欲以賞士。實鎮與丞士寅圍辭。遂罷樞密。是科第士有論宜乘機以定中原者。侂胄大喜。用兵之意遂決。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言朝廷未宜用兵。恐啓邊釁。斥侂胄。流建寧府。金人偵知朝廷有用兵意。五月。遣其平章事僕散揆爲宣撫使。駐開封。遣使來責渝盟。以邊民侵掠。及沿邊增戍馬辭。是月。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漣水軍弓手。李全焚漣水寨。其後侍郎李壁乞斬朱裕梟首境上。人皆冤之。六月。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軍之計。而以程松爲四川制置使。諫議大夫李大異以諫止開邊。罷同日備外。是月命教閱禁軍。八月命興元都統司增招戰兵。詔侍從兩省臺諫。在外侍制學士以上。及內外諸軍主帥。各舉將帥邊守二二人。侂胄欲風厲諸將。乃封贈劉光世爲鄜王。宇文虛中少保。岳飛爲鄂王。中興諸將。至是舉王矣。又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又以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爲鎮江都統。守揚州。十月。李壁使還。言兵未可輕動。不聽。十一月。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月。增判馬軍司弩手。中郎將屬仲方。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用戰車敗虜于清水鎮。將軍政修明。人心大喜。以爲恢復之期可必。惜朝臣議論不一。不能成功　是歲屬仲方造戰車。中郎將屬仲方者爲歷陽守。仲方本書生。嘗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或謂虎用其戰車敗虜于清水鎮。然不知其詳何如也。　真里賦圍來貢。獻瑞象。賑諸州水旱。江浙福建二廣諸州旱。兩淮京西湖北諸州水。命賑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一　一送

宋寧宗六

兩朝綱目備要寧宗開禧二年。丙寅。春正月。雪。賜諸軍士雪寒錢。給米賑濟貧民。　乙未。增太學內舍員。為百二十人。　辛丑。置國用司參計官。吏名國用司曰國用參計所。乾道間。孝宗嘗命輔臣兼制國用。然無官屬。但於三省戶房置國用司而已。侂胄將用兵。既復故事。始以伴從一員。兼參計官卿監一員。兼兩參計官。幕人陳遣利。又索諸路諸司州縣截帳。而取其餘。非乾道設官之意矣。然是時四川州縣諸司。皆不以實報。惟江浙諸州頗遣括取之害。侂胄誅。亦罷　乙巳。薛叔似宣諭京湖。以吏部侍郎為湖北京西路宣諭使。叔似之使也。韓侂胄以省吏二人為之鄉導。又龍大淵臺吏一人。叔似皆以為本司點檢文字。兼準備差使。待之如漆僚屬。又德安國急。守臣李師尹來求援。而叔似帳前已無兵可遣。不知所出。會立春節。諸條共過總領官項某計事。而鄂之營妓。方迎春以來其前。為舊有宣撫司親軍永興在焉。人言蕃腊曰。德安危在旦夕。盍發是以關國乎。幹辦公事來不弃聞之。即檄州拔其事。乃知鄂三晉所遣也。因白叔似送州獄鞫治。項聞其至。捕獨侍之。項即兼知鄂州。俾錄事參軍往伴治。具如大賓客之儀。諸朝宣撫副使陳謙具公牘云。軍事方殷。望令以功贖過。叔似亟出之。未幾。二宣撫皆罷。不弃亦坐罪免。良可憐也。不弃眉山人。父時騎往至太常少卿。不弃以父任入官。舉進士不第。王寧總蜀計。不弃以客從大州羌擦省地。郡兼興寧不叶。多調兵以往。期以轉輸困之。久而乏糧。郡欲增其直。寧靳不予。不弃馳至關曰。此去軍前幾何。曰百里。糧之直幾何。曰每石五千。腳乘四百。不弃曰。去郡五十里。有居民乎。曰有之。不弃馳往。下令增為五千二百。鄉民聞之。爭來求售。而腳乘亦減半。事遂集。三省樞密院激賞。慶曆以武臣往之。多所亡失。乃詔吏用文臣。不弃在選中。叔似為國用司參計官。方被責鈞稽四總領所上計帳。文山積惠之不弃曰。此易耳。當為侍郎觀之。攝其大綱。不過數幅紙耳。叔似初不然之。　己酉。雷雨雹。　是月。辛亥。禁毀錢為銅。語坑戶毀錢為銅。不以赦原。仍籍其家。著為令。雅州蠻高吟師寇邊。沙平者。雅州嚴道縣徼外夷也。與碉門寨纔隔一水。而寨在州西八十里。沙平凡六族。其地有胡盧里者。本隸榮經縣之俠賢鄉。歲輸稅米百二十斛於碉門。而夷人時至碉門互市蜀之富商大賈。皆

輻湊焉。乾道六年春正月二日夜。夷人高奴吉作亂。焚碉門制置使晁調成都眉邛三郡禁兵三千往討之。士戍深入沙平。蕩其巢穴。而官軍輕敵賊勢復振。又調漢兵千人益之。檄轉運判官李景孚親往。多功地名。在雅州西四十里。距碉門亦四十里。審觀事勢。諸將銳欲一戰。景孚止之。宣撫使王公明聞之。以使宜罷守臣程敦古。而遣通判邛州陳澥持檄至碉門。約回部族。二月辛卯。夷人聽命。自是胡盧里之稅。與之而沙平忠為夷人有矣。景孚聞封人敦古眉山人。澥嚴道人也。淳熙十二年。左須夷人楊出耶者。復因沙平以叛。王丁殺其徒二人。二月壬申。出耶遂犯木頭寨。今永寧寨在碉門寨東北二十里。焚掠至始陽鎮。鎮在碉門東二十里。郡以所殺骨價償之。夷人乃去。紹熙五年。凡撥夷人。又因沙平以叛。十月辛丑。土丁以神臂弓射退之。制置司命開禁門者月餘。夷人糧盡。乃就降。有高吟師高阿保者。奴吉之族也。二人爭為長雄。阿保嘗賂制置司幹辦公事黃大全求蕃官名目。大全自僉斤給帖與之。吟師心不平。去年瑞慶節。吟師赴州。因請以西域所得銅鑄金飾孔雀獻于朝。後則求蕃官名目。守臣蘇甫之憎其邀索不已。勞而卻之。吟師愈怒。乃詠前後賞楊二族夷人次盧山後峽殺戍兵虜隘官而去。今年正月也。二月戊午。又焚前峽。三月甲午。遂犯碉門。知寨曹琦斷其橋。夷人不得歸。大肆侵掠。制置司委盧揆權知寨。調邛漢彭眉州崇慶府禁軍合五百。西義勇百人往討之。丁丑。又遣通判漢州張師夔同知雅州節制軍馬。師夔嘗獻安邊十策。故首用之。既而作檄諭。降其酋但拙。吟師俘之。夷鄉于地。四月壬子。師夔率兵次始陽鎮。夷人懼。欲求和。寨將彭安不可。議閉禁門以困之。夷人怒。己未。攻禁門。入徐水渡村。肆焚殺。綿州西兵將張彥言於知寨操曰。賊今無備。第開禁門。沙平可入也。操曰。上司止令防托耳。安得生事。己未。師夔見事急。以三百兵自衛還雅州。翌日。賊焚碉門。官軍失利。義勇軍準備將張謙戰死。庚午。提刑劉崇之智夫乃自行。賊勢轉熾。宣撫司調潼川隆慶府大軍各五百往討之。五月乙未。罷知雅州蘇甫之。同知州張夔。而以通判遂寧府馮榆權州事。命本州權官李奭於碉門茶婁溪創築新寨。又命宣撫司準備差遣王好謙。興元後軍統領王鉞。往軍前節制。是時官軍前後至者已六千人。土丁及兩寨巡檢之兵亦不下千人。盡駐尼陽關。在碉門之東五里。而兩節制居始陽鎮。去碉門二十里。庚子。王鉞自始陽擁兵入碉門。夷人乙遁。所掠鉞以甘言誘之。夷人遂降。惟高吟師不至。鉞又遣人說之。吟師乃出。鉞即擇大龍州兵擒而戮之。所殺凡六十三人。皆酋首也。　二月癸

丑，夜，壽慈宮火，前殿火，逮曉始熄。於是太皇太后復歸大內。甲寅，詔壽慈宮遺火，由朕涼德，以至回祿為災。上驚慈聞，可自初四日撤樂避正殿。又詔已迎請太皇太后還內中，朕連日奏請，乞不須還宮，庶使承奉之便。已蒙俞允，自是車駕月四朝焉。是日，太皇太后有旨，一行物色並殿犁前來賜救火官兵錢七萬貫。丙午，修正侍大夫安慶軍承宣使壽慈宮提舉吳珂等三人各降二官，以遺火自劾也。戊午，太皇太后聖旨，見勘本宮遺火一行人，並先根究，日下疎放。令提舉所具名銜取旨行遣。殿中侍御史徐柟奏，內史王濬等三人，各降一官，罷壽慈宮職事。尋又詔本宮官吏並特轉一官資，已來。權殿前司公事郭杲、步軍都虞候王處。又及二司統制官五員，各特轉一官，以救火之勞也。　久雨。丁巳，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疎決繫囚。　己卯，復御正殿。　三月癸巳，程松宣撫四川，吳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遣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西軍出入，曦得自專，松無所關與。及安丙為宣撫副使，欲鑒前弊，進退大將如呼小兒。自是都統制不得自專，而軍政始一矣。論者題之。　四川計司，舊為宣撫司節制，節制中在蜀久，秦檜忌其專，始命趙德夫以少卿為之。自是二司抗衡，開禧用兵，程松吳曦並為宣撫，韓侂胄意於成功，遂有節制財賦指揮，且許扶疏，於是計司

撰。十。及安丙為宣撫，屬陳咸為總賦，陳咸事之甚謹，時蜀計空虛，而軍費日夥，宣司之移也，賦司運粟括財，計司實賴其力，後以允引事，猶有違言，咸不敢校也。少監王釜代咸總計，先請于朝，尚書省勘會軍政財賦，各專任責，帥臣前降節制財賦指揮，合行覺正。於是二司始悟，未數月，二人交章，乃移釜湖廣總領。　四月，以饑荒陝西河東路招撫使。　甲午，鄧友龍宣諭兩淮。　丁酉，詔監司行部理囚，如五月之制。　己亥，幸聚景園，從太皇太后避暑。　乙巳，錢象祖罷，責其懷姦避事也。後二日，又降兩官，送信州居住。　張巖兼知樞密院事。　己酉，徐邦憲罷，自知處州入見，請立太子，因以肆赦弭兵。侍御史徐柟劾罷之。　續資治通鑑呂中曰：臺諫，天子耳目，為朝廷爭是非、辨邪正者也。祖宗盛時，先正名臣有識大體者，有風采動朝端者，有稱職而御史者，其所彈劾，往往合於衆論之公，而豈肯觀望朝廷之風旨哉。自王安石用事，諸君子以不合去位，而職糾繩者，率用鄙猥李定之流，小人希合，始有不當劾而劾者矣。且以開禧之際觀之，皇甫雖去，而備位承正，權倖輕舉而邊釁將開，是二事者，真當世之切務也。徐柟職處風憲，方且緘默不言，迨及直臣有言，又從而劾罷之，是果何心哉。邇其本情，不過迎合權倖而已。咄哉鄙夫，真有負祖宗設官之美意乎。　已

春，雅州蠻焚碉門寨。詳見今年正月　夏四月甲子，薛叔似宣撫京湖，以兵部尚書，充湖北京西宣撫使。　鄧友龍宣撫兩淮，以御史中丞充。　下納粟補官令。　戊辰，修紹興以後鹽法。　庚午，追奪秦檜王爵，禮官改謚若李壁之請也　崇觀後，一時人臣多得美謚，若蔡京、鄭居中皆謚文正，何栗謚正獻之類是也。中興後，京以追貶，故奪其謚，它則如故。秦檜死，其館客曹宗臣為博士，定謚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勲烈冠古今之語。公議不平。開禧初，李壁為禮官，請易以惡謚。事既行，衛涇諸人在奉常，定曰繆狠。議上，侂胄謂同列曰：且休且休。事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侂胄死，乃復還之。議者謂壁之所論不為不公，惜乎止言其主和一事，而不論其無君，此所以得以逢迎用兵之言也。　乙巳，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副之。倪以鎮江都統兼，淳以鄂州都統兼，斌以江陵副都統兼。　宋史全文講義曰：小人擅朝，欲為專寵固位之計，往往至於用兵。王呂變法生事於熙河，王圭懷奸畏禍於靈武，繼是，則章蔡造釁於湟鄯，王黼稔禍於燕雲，誤國殄民，前後一律。今侂胄在朝，窮奸極惡，海內切齒，而復不度事勢，妄啓兵端，決三邊瘡痍，生靈魚肉，擢濯髮不足數其罪矣。　丁丑，吳曦納款于金虜，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

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　復泗州，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五月，又復虹縣，江州統領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五月辛巳朔，吳興郡王抦薨，贈太傅，追封沂王，謚靖惠。上臨奠，輟視朝二日。王性早惠，然體羸多疾，上友睦甚，至及病，侍醫毋製藥，必先以方書取旨而後進。王其親愛如此。王子垓早夭，均，宗室希瞿子也，立為沂王後，嘉定初，賜名補右監門衛將軍，再遷福州觀察使，出就外傳，擇御監館職二員兼教授，七年，更名貴和，上待遇屬甚恩，前代所不及，安德軍承宣使思正，莊文太子繼嗣也，光宗賜名搢，補右千牛衛將軍。開禧初，除永州防禦使，奉朝請，遷福州觀察使，上立太子，加恩遷承宣使，七年更今名　癸未，禁邊防官吏擅離職守。　丙戌，王大節潰軍于蔡州。大節為江州都統，引兵攻蔡州不克，官軍大潰　是日，御筆詔北伐。自隆興甲申，朝廷與金人再和，邊閒稍息，凡四十三年矣。其夏五月丙戌，內批北虜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盼詔音，明示海內。望日乃下北伐之詔。先是韓侂胄用事久，有勸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嘉泰元年秋八月己卯，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制，規恢之意，自此起矣。三年冬，知安豐軍厲仲方言：淮北流民有願過淮者，帥臣以聞，會殿撰辛棄疾除知紹興府

過關入見，言虜狄必亂必亡。頒付之元老大臣，務爲倉猝可以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時四年正月也。既而將帥守臣抗宿，正旦副使林伯成皆言北方事。其夏，張巖知院，許及之守金陵，爲出師計，不行而罷。自是襄帥鄧楷、淮漕鄧友龍皆進用兵之策。執政張孝伯、貴士寅心知其難而未敢顯諫，皆出之。漕守楊輔、湖廣總領傳伯成移書言其不可，相繼抗罪。至開禧改元正月丙子，出封樁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是科策士有論，冝乘機以定中原者，侂胄大喜，用兵之意遂決。虜頗伺知之。五月，遣其平章事僕散揆爲宣撫使，駐開封。是月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漣水縣弓手李全，焚漣水縣。李全即李鐵鎗。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軍之計。庚子，資政程松爲四川制置使。諫議大夫李大異以論止開邊，同日補外。壬子，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亦有請。七月己未，自強等再奏。庚申，侂胄除平章軍國事。是日，命興元都統司增招戰兵。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是月，侍郎李壁爲生辰。乞斬朱裕，梟首境上，從之。八月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甲辰，趙師罤罷戶部尚書，以有異論也。乙巳，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爲鎮江都統制。十月，李壁使還，言兵未可輕動，不聽。十一月乙酉，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月庚午，增糾馬軍司弩手。今年正月癸卯，先命戶部侍郎薛叔似爲京西湖北宣諭使，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言規恢大計。三月癸巳，遂命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甲午，給事鄧友龍爲兩淮宣諭使。己巳，錢象祖罷參知政事，以諫沮也。丁巳，松始受命。戊申，曦受命，會徐謂自處州召歸入見，論莫若因建儲而得兵。己酉，降其二官。四月甲子，兩宣諭並陞宣撫使。戊辰，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己巳，詔三衙兵增戍淮東。詔郭倪兼山東京東招撫使，趙淳兼京西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是日，程松發成都。丁丑，吳曦獻關外四州之地于金人，求封爲蜀王。是日，陳孝慶復泗州，許進復新息縣。戊寅，孫成復褒信縣。己卯，四川總領所以進義副尉楊巨源監興州合江倉。五月辛巳朔，陳孝慶復虹縣。侂胄聞已得泗州，乃議降詔。甲申，調衆州兵赴山東路會合。丁亥，乃下北伐之詔。　詔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仇。朕丕承萬世之基，追述三朝之志，蠢茲逆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永惟遺黎，嘗視均於草芥，骨肉同姓，吞噬剖於豺狼，兼別境之侵，佚重連年之水旱，流移罔恤，盜賊恣行，邊陲第謹於周防，大勝展彤於恐脅。

自瘠大國，如臨小邦，迹其不恭，姑務容忍。曾故態之弗改，謂皇朝之可欺。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況志士仁人挺身而竭節，而謀臣猛將投袂以立功。西北二百州之豪傑，懷舊而願歸；東南七十載之遺黎，久鬱而思奮。聞鼓旗之電舉，想怒氣之飈馳。噫！齊君復讎，上通九世；唐宗刷恥，卒報百王。矧乎家國之仇，接乎月日之近。風霄是悼，涕泗無從。將勉輯于大勲，必允資於衆力。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益礪執干之勇，式對在天之靈。庶幾中興舊業之再光，庸示永世宋綱之猶在。布告中外，明體至懷。　侂胄將舉兵，先以葉適直學士院，蓋藉其名，使草出師詔也。適諭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受，於是用李壁草之。葉適云：適既辭，又欲命曾鴻父漸。漸以少蓬權直院，鴻父亦辭，遂止。　李大異爲諫議，甫數日，坐論兵事忤韓侂胄，除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大異，隆興人。父安國，兄大性，嘗嘗爲戶部侍郎。大異舉進士，南省別試第一人。光宗之初，甫爲刑工部架閣大字，紹熙初，除太學正，踰年遷將作監主簿，又踰年，遷司農寺丞。上即位數月，出爲夔路轉運判官，蓋趙汝愚所擢也。自是召還，遷歷清顯，以至侍從爲諫官，坐論兵事出守。兵事興，移平江府。侂胄恐朝廷以其論議不變，延韓學士以撻之。方是時，大性在福唐，同日除雜學士、京湖制置使，人以爲寵。初，大異之爲諫長也，客有賀其所學得行者，大異愀然曰：今之臺諫州縣丞伯耳，何足云乎。堂上傳呼某人當杖，即持梃以前，又傳呼曰放，即置之而去。客亦爲之一噱。大異之言，蓋出於有所激耳。然其在諫垣未久，竟以不得其言而去，論者以此多之。　癸巳，以北伐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是日，四川宣撫程松至漢中。　皇甫斌敗于唐州。斌引兵攻唐州，敗焉。秦世輔以興元都統出師，至城固縣，軍大亂。　甲申，郭倬、李汝翼敗于宿州。倬以池州副都統，汝翼以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會兵攻宿州，官軍敗績。癸卯，倬等還至蘄縣，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　壬寅，太白晝見。是日，簡荊襄兩淮田卒以備戰兵。　戊申，安丙置司于河池。時爲陝西河東招撫司隨軍轉運使。　六月壬子，竄王大節以泰州之敗也，除名袁州安置。　尋改送封州安置。　癸丑，李爽敗于壽州。爽以建康都統攻壽州敗績。　甲辰，鄧友龍罷，尋奪三官，送興化軍居住。命丘崈宣撫兩淮，遷刑部尚書，代友龍也。　乙卯，雅州蠻高吟師出降，官軍殺之。詳見今年正月注。　丁巳，復褒信縣。　是日，貶郭倬等官。倬與李汝翼

以宿州之敗皇甫斌以唐州之敗並奪三官 斌再又奪五官南安軍安
置 宋史全文講義曰吾與北虜本不與共戴天稽之天地之常經參之
古今之通誼仰對祖宗九廟之神靈俯撫臣民萬姓之公心靖康之恥不
可不雪也昭昭矣南渡中興高宗孝宗未嘗一日忘此仇也徒以天運未
回虜勢猶熾故含垢茹恥以奠安南北之赤子蓋嘗以為可恃哉今閒傳
聞金虜駸駸有微弱之漸實內敝雖暫外攻固幸有機之可乘然而恢
復大計當以人才為先真宗之禦契丹必有李繼隆石保吉然後成澶淵
赴敵之勳仁宗之制夏羌也必有韓琦范仲淹然後收囊宵納款之績高
宗之抗女真者必有張韓劉岳然後創九朮今則想咸三邊者雖歟吳曦
特青梁之子弟郭倪郭倬李爽李汝翼皇甫斌諸人又皆冗瑣之庸才平
居暇日不過尅剝士卒苞苴賂遺為進身之梯媒甚者且外交侂胄以
伺中國之動靜矣朝廷頃以推數制闔之事悉以委之師纔出境而前者
敗後者潰大者殲小者奔罪甚者誅戮輕者投竄而蜀漢之逆賊又以
叛聞用兵以來虜之損未一二而吾國長失敗亡已不可勝計矣假使鄧
禹聞之寧不哭於地下乎 甲子李爽罷以壽州之敗也 再奪三官
汀州居住再奪三官南雄州安置 丁卯赦泗州淮韓犯死罪囚除皆

除之蠲其租稅三年 是日復壽春府是康府副都統田琳復之 戊辰
雅州蠻侵邊官軍既敗高吟師是日官軍出禁門欲深入夷界會有為
石棚所壓者乃遣土丁先往攻之權提刑管備司僉廳任家厚時在硎門
以狀白提刑劉崇之言本遂進焚其巢以天稍晚姑俟一二日然穴中已
無胥領焚之無跡崇之本至雅州聞除總領財賦之命遂歸王越亦還始
陽土丁深入至白茶平聞官軍已還匆遽而出既而夷人掩官軍不備詐
降怯懈云來奠死者及暮縱火焚臨江院兵人之走者皆死其出奔者多
為所殺大龍州將勇將苟顯忠聞變率所部捍之夷人稍卻既而後兵無
至者其軍殲焉興元府後軍準備將張全忠引數千兵繼出賊大至全忠
戰死官軍共失千餘人後軍正將陳光輔赴鄧制司白事還至屋陽聞其
一軍盡潰即自刎而死王好謙王賊皆走退七夕功去始陽又二十里夷
人進據大城山距始陽不數里盧山邊民亦皆驚遁賊遂入雅州入師興
州以歸州統領官甘選權節制夷人盡夜焚掠自硎門而東凡四十里靡
有孑遺好謙命兩兵將屈彥招集土丁屯始陽命硎門土居進士李午山
為鳳往涉平招輸又遣人約啚番夷攻之會宣撫司遣成都路兵馬都監
王全將飛山義勇軍三百人同鄧制依國雖成都全好謙共議再與之和

及酋高奴嵬等聽許 戊寅蘇師旦罷以歸侂胄奏劾與在外宮觀再又
奪三官衡州居住仍籍其家又除名韶州安置以其家財賜三宣撫司為
犒軍費歸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欲去之李壁時在翰林一夕
侂胄招之飲坐無他賓但以諸小姬環侍酒酣因及師旦事壁微言其過
侂胄甚然之壁乃悉數其罪勸之斥去侂胄納其言請壁代已草奏壁請
徹為庸素水沃面諸姬以紙筆進壁衬思良久奏牘遂成明日朝退壁坐
玉堂遣人伺其事或報平章奏事畢遽偽入內矣壁聞之且驚且喜少頃
批出師旦與在外宮觀 是月兩淮宣撫丘崈至揚州先是馬司及建康
池州諸軍渡淮者七萬及是招收僅得四萬崈親往揚州部分諸將悉三
衙江上軍民之兵合十六萬一千四百三十一人分守沿淮要害 金虜
封吳曦為蜀王賜以金印 秋七月取和尚原梁洋義士統制毋思襲取
之九月壬午復為虜所取 權都統制范仲壬出師實雞小捷是載未報撫
補遺歸侂胄書言蜀兵驕根乏財計已匱暫休息以規後圖未為失計
詔舉才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監司郡守前宰執侍從各舉人才二十
人 壬午雅州蠻出降先是夷人既聽許以六月二十七日打話後數日
奴嵬率其徒二百餘人立降旗于禁門之外全命其子公爽以壽隊與權

知硎門寨魏大受往受其降乃復互市如故其後好謙賊皆以次受賞焉
好謙閩封人故太府卿卿月之子也始郡未被兵時蓋闕之戍凡二百六
十餘皆飛山與州禁兵也飛山百五十人餘皆州兵乾道九年青羌之變
創置司益戍禁經者二百五十人崇慶府漢錄彭州禁兵至是又益六百
四十四人諸州軍五百四十四人義勇一百人通舊為一千一百三十有
九雅隨邦也歲輸朝廷既諸司者其直僅為十二萬緡茶課九十四萬餘
斤其內郡支移者獨邛州軍衣鹽九萬六千六百餘斤緡一萬一千三百
餘兩而已郡稅米二萬八千六百餘石而撥隸沉黎者萬四千石有奇又
以二千石贍禁經之戍而移邛州未償之及是益戍計增米四千六百餘
石歲費錢七千六百餘緡轉運司復移邛州米三千石贍之帥臣楊輔又
為蠲減員錢之輸帥司者萬三千餘緡郡計稍給矣 癸卯張巖知樞密
院事李壁參知政事歸沆曾初平章軍國事嘗與朝士論人才有是賢之
嘆因言今從官中辟象先沉毅有謀然失之剛鄰伯九忠義激烈然失
之粗李季章通古知今失之弱蓋季章使還言兵未可動故以為弱也及
用吾青命鄒薛宣威兵敗季章乃東歸 李壁參知政事以劉于為蜀士
有時望者凡十二人於朝廷乞召擢守貳四人黎州楊子謨石泉張頤潼

虔仲何德固。盧仲張鈞。而黜于謨鈞二人。京官四人。與元放授黄中之。倉神丰楊洪。選人四人。漢州學官唐大中。眉州學官張押。李道傳。亦與焉。而黜中之大中二人待旨。皆君未行。侂胄聘璧亦摘。申之病。遇元。三人俱不秩前制。帥楊輔再請于朝。然後促君。時健以衛涇薦。道傳以輔薦。亦有君參之命。洪後爲黄嗜。若所薦不得君。董居誼入蜀。將上押之鄭寺于朝。已君參德固應守長。掌唐安董除部使者。告老而去。年纔五十四。云壁所知多佳士。此其選也。　丁卯。誅郭倬于鎮江府　壬申。置御前強勇軍。淮東安撫司所招者。　九月戊子。雷。　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乙巳。賞復泗州功。先是七月辛巳。詔倣紹興遣郊賞。至是舉行。　冬十月戊申朔。詔舉將帥。內外軍帥各舉智勇可爲將帥者二人。　辛酉。罷瑞慶節宴。以將帥恭露故。　丙子。金虜渡淮。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郭超大利。遂圍楚州。　十一月庚辰。命郭杲援兩淮。命杲領兵駐真州。杲時爲主管殿前司公事。　辛巳。虜犯棗陽軍。有北來歸元親者至真州。假露和意。自言安陽人魏公五世孫也。丘崈遣人護送北還。令問端的。　丙申。元親人還得帖紙。乃行省大字。崈以聞于朝。　甲申。命丘崈督視江淮軍馬。除簽書樞密院事。　開禧用兵。鄧友龍薛叔似以宣撫使抵罪。乃外除丘崈簽樞。督視

軍馬。崈與侂胄不咸。再閱月而免。張巖以元樞代之。不務任。奉祠去。數月。兵議浸侵。命李壁以參知政事。督視四川軍馬。既而有裂土之議。又罷行。自是不復除都督矣。　虜犯神馬坡。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忠勇軍統制吕渭孫欲留友諒。友諒格殺之。　乙酉。趙淳焚樊城。　戊子。虜犯廬州。副都統制田琳拒退之。後八日圍解。　癸巳。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以虜人渡淮故也。　乙未。避殿減膳。　乙未。虜遊騎渡漢。　乙未。陳謙宣撫京湖。自湖廣總領除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丙申。韓侂胄獻家財二十萬以助軍。候詔集納。　丁酉。虜犯舊岷州。踏白軍統制王喜引兵遁。戊戌。圍和州。守將周虎拒之。陷信陽軍。辛丑。圍襄陽府。趙淳憂悸成疾。將士奉之以守。蜀漢路斷。虜圍皂郊不下。移屯天水縣。壬寅。陷隨州。守臣遁。隨州人具香花迎拜。虜欽兵不殺。遂之德安。　癸卯。太皇太后賜犒軍錢二百萬緡。　招諸路忠義軍以待調遣。　甲辰。虜犯真州。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鎮江守臣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稟食之。於是濠梁安豐。及並邊諸戍。皆沒于虜矣。乙巳。陷西和州。後八日乃去。　十二月戊申。圍德安府。虜兵凡二萬人。守將李師尹拒之。　是日虜兵二萬人攻襄陽東南西門不克。庚戌。陷成州。守臣辛樵之遁去。三月丁酉虜始去。　是晚吳曦焚

河池縣。退屯青野原。癸丑。曦自殺。金平。退歸魚關。甲寅。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僎救之。遇于潘浦橋。官軍大敗。倪棄揚州走瓜州渡　督府議和不克。先是督府募得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往虜帳。大略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文寄還。虜答書悖慢。多所要索。且謂侂胄無意於用兵。則師旦等安敢專擅。又言本命任訐。不敢自專。進止並敢冒罪申奏督府。再遣書。許以劉遵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虜有許意。朝廷乃以報書授督府。督府遣從政郎招撫司幹辦公事陳璧。假工部員外郎。與國信所掌儀蕭宗裔。充小使。持第三書以往。會六合交兵。郭僎良敗。而第三書適以犯虜之罪歸。虜遂以用兵詰責小使。却其書而還。　丁巳。虜陷大散關。都統制毋思不知所在。明日思以單騎至興元。程松黜之。以總管孫忠鋭權都統制。　癸亥。魏友諒潰軍于花泉。友諒走江陵。　丁卯。虜犯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却之。　戊辰。吳曦還興州。前二日虜人遣吳端持詔印授曦于置口曦遂自置口歸興州。　虜自淮南退師。淮南虜將漸退。獨濠州尚爲所據。使一統軍守之。　己巳。罷郭倪。以丘崈奏劾。罷倪招撫使。毋奪三官。責授果州團練使。送南康軍安置。　庚午。薛叔似陳謙罷。宣撫使副。　吳獵宣撫京湖。獵以荊湖北路安撫使爲湖北京西宣撫使。仍知江陵府。　復兩浙圍田。募兩淮流民耕種。　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雨日相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　癸酉。吳曦稱

蜀王。　甲戌。畢再遇權招撫。以鎮江副都統陞爲都統制。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公事。再遇本傳　時諸將用兵皆敗。惟畢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決水櫃。從知其非兵也。旣退。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黑豆布地上。復前搏金人。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虜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金人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乙亥。程松遁。自米倉山路出閬州順流以歸。　陳自強遷空頭省劄。開禧用兵。有士人以積累得官者。嘗用館客。至是以恭執政薦。遂授郭杲殿前沿江策應軍馬司準備差遣。事畢。循從事郎。其人復懇。執政者以請江月日。已制祿如殿司屬官例。執政者以爲僥倖太甚。却之。其人屢懇不從。乃見韓侂胄。愛四夫人之父。約以計僥千二百緡。即事成。當分其半。媼又許之。翌日堂帖下。殿曹如所請。或以告執政者。執政又日。恭備位廟堂。殊素。事不與聞。省劄亦須押過。宜有未經執政官書押而外間已被受之理。語未竟。其人適詣執政謝。執政愕然。及出。則袖省劄而來。曰荷相公鈞念已得請矣。蓋陳自強大拜後。時押空頭省劄以送侂胄。須用即填之。故一時造命。廟堂或

不與知。此特其姻耳。此事不得其歲月，姑附于此。

開禧三年丁卯。春正月丁丑朔，丘崈罷，以張巖代之。初，小使既爲虜人所抑還，崈復乙親廷移書虜帥，以請前議。又謂虜指太師平章爲元謀，若移書乞暫免繫銜，歸俛冑大怒。欲崈遽罷，崈道過所遣使臣呈南叅。叅自汴京回，言行省完顏綱右副元帥紇石烈子寧皆有和意，丘崈之罷，江淮皆視也。命由中出，執政不知之。俛冑不納，壁曰：凡舉大事，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人心之向背。丘崈卿有人望，柰何去之。俛冑變色曰：方今天下只有一丘崈耶。因拂衣而起。 己卯，吳曦下白榜於四路，僞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入利州，總領官劉智夫爲所逐。 復二日，曦遣權幹軍執劉禄椿以兵千五百戍萬州。曦僭位。二月丁巳，自重慶引兵入夔州。 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代丘崈也。開府維揚。 癸未，虜陷階州。三月壬辰，興州將劉昌國引所部兵至州，金人始去。 丁亥，皇子圻生。二月己未，禮部禮寺討論合行典禮。禮官請用熙寧九年故事，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高禖諸陵攢宮，太師率百僚拜表稱賀。從之。 癸亥，薨，進封順王，謚曰沖懷。 庚寅，遣淮民歸業，諸建康府給錢使四月，命兩淮帥守監司招集流民。 辛卯，楊震仲飲藥死。震仲以通判興元府，權大安軍事。吳曦以僞命招之，震仲不屈而死。 甲午，吳曦僭位于興州，下黄榜於四路，以安丙爲丞相，權行都省事，丙稱疾不出。 戊戌，利路轉運判官陳咸不受僞命，削髮于利州之石獄。 庚子，

彭輅奔襄陽。輅是時以金州副都統，避地上津。 癸卯，嚴進引兵入成都。 甲辰，陳孝慶罷。奪三官。 二月戊申，雪。 楊輔大書開禧號。輔時爲成都府路安撫使，下令稱僞號錢引大書開禧之號，以揭之墨榜，凡數千計。 曦之遣諸貴人書也，輔獨深止之。曦不悅。彝與貴士賀書，略云：成都侍郎獨不相察。使曦不悅，權濟難。故其和議，凡人深入，何以爲計。相公可爲聞之，真賞公所答曦書，其詞攜挾，而楊公之書，其語甚切故也。是時四路行移，獨成都安撫一司不去開禧之號。其後董鎮誅，答覆成都，傳遣曦書藁，有云楊侍郎本肯通情云。 壬申，虜退。始御正殿復膳。 甲寅，竄商榮。削李官府柳州安置。己未，吳曦反書聞。 程松罷。以四川宣撫遁歸故也。楊輔爲四川制置使。自成都府安撫除，以曦書達之。 葉適兼江淮制置使。自沿江制置除。 韓俛冑興吳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札同發。俛冑書云：伏自正月十九日虜調實二寶，既約輸之後，此月五日，當聞虜牌遞上狀，諒已呈達，多日不聞動止之詳。正切瞻仰，想傳聞不一，深以爲疑。有如先世勳德之盛，中興之功居第一吳大平日忠誠許國，俛冑所深知。度必無是理，殆意或以權宜劃地，與之連和，姑爲保全蜀之計。此非排難解紛之舉，徑拖既凡事皆既已爲數條，與之祠禄矣。萬一虛傳，果或有之，更望深入鈞慮，虜情難測，前事可鑒，若恩自上

出，增光前烈。子孫之傳，可與蜀山同其永久。豈不偉歟。俛冑平昔猶知愛之厚，非他人比。故冒昧言之，倘蒙開諾，望以首尾曲折來上，當即奏聞，繼頒茅土之封。顧俟寵報，俛冑不任至望。吳曦誅兩日而俛冑之書始至。使安觀文當時或少遲緩，則大事去矣。 當事之初，俛冑已置坤維於度外。而捷書奄至，都人大喜。至今論之不忘。此安觀文之大功所以不可掩也。

不雨。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甲子，賑給旱傷州縣貧民，命諸路提刑司從宜斷疑獄。辛未，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命有司舉行寬卹之政八條。蠲兩淮被兵諸州今年租賦。乙亥，釋兩浙路杖以下囚。三月戊子，蠲兩淮被兵州郡役錢。 庚申，罷諸路添差冗員。丁卯，罷江淛荊湖福建路招軍。

甲子，董鎮以僞命至成都。鎮，番陽人，曦之客也。 戊辰，皇子壛生。四月戊申，薨，追封申王，謚曰沖懿。 庚午，虜去襄陽。 乙亥，安丙等誅吳曦，四川平。先是正月辛丑，李好義與其徒謀舉義。二月壬戌，楊巨源至興州，見安丙謀之。丙喜。明日始出視事。李夆咸州進士楊君玉引楊巨源以見李好義。二十六日壬申，巨源介好義以謁安公，議遂定。君玉退，與其鄉人白子申共草密詔。丙，安公潤色之。二十八日甲戌，巨源書密詔以納安公。二十九日乙亥，未明，好義以所結官軍殺曦于僞宮。軍士李貴斬曦首，巨源

奉以義士王君玉宣密詔，安丙權宣撫使，巨源爲參贊軍事。 淳熙末，安丙爲大州曹官，有薦於吳挺者，徽蒙利西安撫司僉廳。時，彭人蘇熙之爲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大墨自許，視儕人無如也。挺之館客有李姓者，挺子旰之外姻也。德壽宮慶典，李爲之草表以賀。表文中有揚命二字，既行矣，熙之一日扶尚書以進，謂挺曰：尊揚未命，此領命中語，柰何用之。挺大驚，追之不及。由是李與旰皆恨之。未幾，趙彥逾來蜀總計，舊例，西帥遣蜀官一員往迓，則計使舉以京秩，熙之既爲旰李所憾，乃共爲安公代之。彥逾見之甚喜也。日從容謂曰：太尉統衆六萬，得無例有虛籍者乎。安公不敢盡言，則曰：某所若干，某所若干，以實論之，可五萬三四千人耳。居數月，彥逾以書來曰：太尉忠誠如此，盍若損六千人之虛籍，覓四川之重賦。不亦可乎。挺得書謂人曰：趙少卿入蜀尚新，安得知吾虛實，此必安丙告之耳。乃大怒。旰李共爲解，遂已。未幾，丙秩滿入都，因爲蘇代供記其前事，欲非之。旰李乃言曰：使其果有是就，當自就，今謂此官以來，可見其無它也。安公爲人篤愨，凡事盡力，挺更喜之，爲延譽於諸司，改秩而去。及曦爲興帥，安通判隆慶府，又遷知大安軍。比軍興，首辟隨軍轉運，從以救荒有緒，徙遷一官，爲朝奉大夫，遂其稱王，即除丞相長史、都省事。俄楊李之議合，安

公遂決策誅之。蓋居不疑之地。據可疑之資。其勢順也。天之佑宋。夫豈偶
然哉。　武興之變。立功者。安觀文爲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倡率忠義次之。
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癸仲。楊君玉。李坤辰。張林。朱邪寧之
徒。協謀舉事。又其次也。立節者。陳待制咸爲之首。史次秦董目避偽。次之。
李國傳興宗帝郡而去。又次之。若王釜李道傳。皆不受逆賊之招。又其次
也。楊泰之。鄒性善。程遇孫。宋之源。文俱。家子欽。劉端友。劉靖之。楊
汝明。張方。家大酉。楊修年。梁杼。唐久中。飛子儀。錢元儒。龐坤。戴褒。張樸。鄒謙。
從龍桂。楊鼎年。李莊。程公說。避偽去官。又其次也。死節者一人。權大安軍
楊震仲始。終不奉行偽命者一人。成都帥臣楊輔也。其餘非偽歸朝。如劉
侍郎甲。李校書𡧯。稱疾不視書。如李侍郎寅仲等。尚多有之。　誅曦及從
四州功。將士共轉三十萬官。資犒勞。共用金七十兩。金盤盞一副。金帶五
條。金束帶一條。銀六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三兩。絹六十一萬六千九百
二十四匹。錢八萬二百五十引。　自昔亂蜀者。非蜀人。如張魯。李特。劉闢。
王建。孟知祥之類。皆北人也。本朝王均。張信東京人。王孝忠。蔡州人。中間
惟饑民王小波。以歲荒盜食耳。非本有反意也。近者吳曦兄弟。與其謀主
姚淮源。米修之。皆德順軍人。董鎮。饒州人。方是時。東人有爲元帥者。爲奉

使者。權狀者。護漕者。拜州者。皆方舟而去。而糾合忠義。克清大憝。皆六十
州之地。以還天子者。又西人也。議既定。凡前日東人之任。悉西人爲之。自
是升格清夷。四方之士。稍稍而至。漸復承平之觀矣。　三月丁丑。誅徐景
望。係利州。以受偽命入利州。遂總領官也。　己卯。利東帥劉師大帛書至
行在。復勝帛書。命從長處置。　辛巳。賞士寅誅董鎮。于廣都。鎮嘗犯曦之客。俾
偽命於成都者也。時士寅新知潼川府。來上。鎮至廣都。爲士寅所殺。鎮有
遺曦書。言楊侍郎未肯通情。蓋指楊輔云。　丙戌。勝安丙帛書。諭以能殺
賊報國。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所不吝。於是曦已誅。而朝廷未知也。
丁亥。趙彥吶誅祿禧。于夔州。禧。曦之將也。避曦諱名。更名祁。引兵入夔
州。爲新潼川府觀察推官。趙彥吶所殺。　己丑。瀘帥李君亮。遣間使至行
在。說勝賞士寅帛書。令叶心經理。　癸巳。復西和州。興州中軍統制李好
義復之。　丙申。命吳獵兼總兩事。　庚子。誅吳曦。露布至行在。朝廷大喜
四月丁卯。曦首至行在。詔赴都堂審驗。戊辰。獻于廟社。梟三日。先是
露布既聞。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吳曦刑名。命四川宣撫司釋曦產。命詔
吳曦妻子論死。外其男子年十五以下。送二廣州軍編管。吳璘子孫移出
蜀。吳玠子孫免連坐。命詔存吳璘廟祀。追奪曦父吳挺官爵。　安丙知興

州。兼四川宣撫副使。除端明殿學士。楊輔宣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許奕
四川宣諭使。以起居舍人充。　竄程松。落資政殿大學士。令大宗筠州居
住。再責授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　復鳳州。忠義統領張翼復之。
辛丑。曲赦四川。降雜犯死罪囚。釋杖以下。　乙巳。復黃牛堡。忠義人劉信
復之。　夏四月戊申。吳獵兼四川宣諭使。自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命。命
四川宣撫司察守臣官吏及從偽者。具以名聞。吳獵德夫之爲四川宣諭
也。時偽命者尚在州縣。而士夫往往持脅從罔治之說。務爲闊略。公謂德
夫素有聲。且嘗從張敬夫游。於義利善惡之間。講之熟矣。是宜會然以推
到淑慝望之。李道傳。時在益昌。德夫語之曰。獵欲稍比曹闔昧之遺。隱而
弗章。俾之悔悟。因而釋之。令但以揚善爲先。則此曹當慨然矣。始德夫及
夔門。而有制帥之命。旋入中格送。留乃州。樂飲旬日。遂如漢中。先以輜重
浮嘉陵而下。至望雲聳敗。凡通犀美玉果金盃筆之屬。往往飄沒焉。漢中
留踰月。復還益昌。蓋借肩許以蜀帥命之。故遣人往湖外挈其拏。而還留
以俟命耳。宣諭月俸如宣撫。德夫以丁卯夏初入峽。戊辰春來還夔州。首
尾一年。自德夫至賓客吏士。共費大軍庫錢僅二十萬緡。而諸司賻帑不
在其數。於是陳知甫劾從偽者八人。得旨除名編管。而副宣撫司奏駁之

事。下德夫覈實。初德夫爲湖南憲。庫米若水子淵郎中提點刑獄。率諸司
共以京秩薦之子淵之子。龍游令之源。時權宜司準備差遣。馳至益昌。營
救其事。德夫謂之源。吾當檄君往諸州究實。君其爲諸人道地。事可無忧。
之源曰。之源但能導達此意於公。君受檄而行。即當以實告耳。德夫固措。
會朝廷用制置司奏。免馮光郷等三人編管。但除名事乃已。德夫早爲劉
文潛司業幙客。又受丞相趙溫叔雅所知。文潛死於謫籍。常欲厚報之。會
溫叔之子呈除知廣安軍。久病不及赴而死。文潛之長子坊。以病廢。其中
子䇁。通判漢州。遇寒疾數日卒。德夫欲率宣制二司爲奏。言呈䇁以逆曦
僭叛。憂憤至死。乞褒贈之。源持不可。德夫笑曰。君迂闊乃爾。不稽是何以
報二先生之恩耶。楊輔嗣勳得書亦不從。德夫乃與宣撫司同奏追復大
潛集撰職名。謚。溫叔曰文定。德夫留益昌。久之不得命。會衛清叔侍郎見
輔臣。言蜀新遭亂。嗣勳未可去蜀。乃召德夫還。至夔門居數月。佗胄誅。丞
錢象祖伯同爲相。乃薦嗣勳可大用。遂召入。卒以德夫代之。德夫始上淑
慝之章。其所薦以劉光祖舍人爲首。青城山道人安世通次之。又薦郡守
至選人五十餘人。凡四川科目之士。從執政侍從監司。帥臣子弟親戚。莫
有遺者。章上得旨。人數猥多。難以行遣。令覈實具奏。後卒不行。而所慝者

會從餘黨九人。已巳春末。朝廷始下其章。首尾凡二年。諭司所行。止此而已。及爲蜀帥。辟幕客近三十人。皆親舊及要勢所薦之士。日燕飲賓客爲樂。始嗣赦在蜀歲餘。激賞庫所積錢至七十餘萬。德夫盡費之。有合州人杜源者。爲蓬州守。坐延職表。爲御史中丞所偁。窶賀州。報至。德夫適受謁。即擿前知利州某。前知重慶府某語之曰。二君須在郡。偁毋例爲此來。倘有之。幸密以告。擇當類奏。可無他慮。不爾。懼爲人所持。二客謝無之。閒者傳以爲笑。德夫有外姻。孕載以入蜀。成都稅官卅棱吏某任其從八百緡。德夫大怒。欲挾之。吏懼而不取。德夫怒未已。賓客重爲謝。乃止。有趙綱者。爲利路漕。以婦死扶柩歸所居。遂寧之長江。德夫素惡其人。幕客以綱擅出境。請詰之。德夫以綱嘗爲宣司所薦。不敢問。其幕客之輕銳者共遍之。德夫不得已。初問不報。再問以宣檄爲解。客又持不可。德夫曰。已問矣。恐傷宣司大甚。可止也。德夫守蜀歲餘。會宣撫司罷。乃以安子文爲制置大使。而德夫居去。然其爲人樂易。臨民寬。待士有禮。故蜀人安之。惟識者以不能擊捌激應爲恨。李仲衎爲成都提刑。嘗面折德夫。以侍郎爲南軒門人。今日所行。視南軒豈不有愧。德夫笑不答。仲衎嘗爲人言德夫事。輙曰爲侍剛云　嘉定四年七月。詔四川官吏嘗受偽命者。毋得叙用。　五年

四月。詔自今告人從偽者。並指事實。誣告者坐之。　癸丑。降德音。于兩淮湖北京西被兵諸州。降雜犯死罪囚釋流以下。湖北京西諸郡。仍毋納今年租賦。　參又降德音于西和階成鳳州。　復大散關。四川忠義人收復。後二十日。復爲金虜所取。　己未。方信孺使虜。以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往金國議和。是日發行在。　庚申。宇文紹節權京湖宣撫使。知江陵府自兵部尚書除。　丁卯。召楊輔赴行在奏事。　先曹醜殛死。楊公輔劉公師文皆奉詔進。楊公力辭。劉公先至赤岸中道。輩奏言蜀中盜賊群聚。皆有其數。軍旅之內。物情日益猜阻。惟早召安丙。一日則有一日之安。邊頭諸事。權付利東安撫劉甲。凡待商量措理而行。蜀無多事。豈堪再犹會劉公有峴首之除。章不及上。而安公遂除制置大使。又六年而復罷焉

吳獵爲四川制置使。代楊輔也。　戊辰。錢象祖參知政事。　己巳。陞興州爲沔州。先是有詔。吳獵與宣撫司共議。分興州都統司軍之半。屯于利州。　五月庚子。復置沔州副都統制。以好義爲之。仍分沔州都統司十軍。隸丙都統節制。　庚午。贈楊震仲官。嘉其死節不受偽命也。仍官其子一人。　五月丁丑。賞誅吳曦功。特賞偽賜之數。略見二月乙亥誅吳曦下注。　戊寅。竄受偽命人張仲之等。用四川宣撫司奏。特貸命除名。編配二

廣湖南諸州。　不雨。已丑。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辛卯。楊巨源敗于長橋興屠戰爲所敗。　赦天下。以太皇太后服藥故。太皇太后崩。謚曰成肅。權攢于永阜陵。后母儀三世。正位凡三十有二年。弟淵官至少傅保順軍節度使。賜玉帶。后崩。遺命賜淵錢十萬緡。金二千兩。田十頃。僦緡日十千。馬

戊辰。楊輔依舊四川制置使。召吳獵。赴行在奏事　辛丑。李好義敗于秦州。好義襲秦州。敗而還。　六月甲寅。賞守襄陽功。　己未。李好義遇毒死。　癸亥。林拱辰使虜。林仲虎副。以通書官方信孺自軍前歸。言虜有和意也。　張巖之督視江淮軍馬也。遣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北師僕散揆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行。揆復使人諭之曰。已奏朝廷。更須安宣撫與西元帥一書乃善。從曹以書遣安丙諭指。安公難之。久之乃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縑幣。西師啓緘。却饋。而令鳳翔府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求大略。言當聽命于行省而已。時朝廷遣三使入北。一通謝。二告哀。三賀生辰。通謝使者拱辰是也。虜已遣遣使來。已過泗州矣。獲却回之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壁。吳琚。朱致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職事。今所遣小使且還。琚滏慈之弟子。位至少師節度使。致知嘗以右司郎中出賀。虜中正旦未還。道除司農少卿。俄引年除直龍圖閣主管雲

臺觀。大性。字伯和。南昌人。嘗爲戶部侍郎。琚與致知時皆已死。虜又欲朝廷割地損禮。由是不諧云。　癸酉。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先是巨源律被擇忠銳于鳳州。既而有長橋之敗。前一日執巨源以屬吏。是夜遣耕官樊世顯殺于大安之舟中。　吳禮部題鄧平仲小傳後。隆山牟君成父之父祖仕宋。皆有列于朝。居早侍左右。凡典章故實。具能言之。號稱博洽。此其書鄧平仲及濟郎事。以達曹士弘者。蓋士弘以史事自任。故屬之。知此吳曦之誅。實楊巨源結李好義舉義之功。爲丙峯媢忌揜沒。今監丞衆仲跋語。舉以爲言當矣。前代記載之事詳者。惟李心傳嘗讀其朝野雜記。亦略於巨源。近有續陳均宋編年者。頗載巨源事而多舛错。雖能書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而後以擅殺孫忠銳之罪歸之。大駁當時歸功於丙。故其事不白。惟俞文豹吹劍錄具載巨源本末。併所撰詔書。及丙與彭輅謀奪巨源兵。命樊世顯殺之於大安城下。又言其妻子流離困苦狀。使人情慨。蜀多義士。編年亦並載平仲之志壯矣。使牟君不記世。未必知也。余嘗昔好聽遺老談說。凡稗官野史。有可備記述者。輙不忘弃。如俞方所云。皆隸藏于家。今不能悉記。姑識其略以附焉。吁。牟君予不及識。今不可復作矣。吾儕晩出者亦且老。後來尚復有談此者乎。良可慨已。　秋七月乙酉。

下罪己詔。以大水及飛蝗爲災也。 詔曰。朕德弗類。致天之災。比者郡邑
間被大水。加以飛蝗爲孽。永惟咎證。震悼于衷。二三大臣。其助朕思正厥
事。以弭百工。俾內無挾設私詖之風。外無貪墨暴刻之政。其有災傷當行
賑恤者。具狀以聞。毋俾容蔽。矧今兵戍久勞。瘡痍未息。一念及此。痛如朕
躬。疆埸之吏。尤當極力綏輯。稱朕閔卹元元之意焉。 八月壬戌。劉師文
爲四川宣撫使。以蠹劉除之。命隨所在置司。事訖奏。 九月丁丑。詔儆邊
備。詔以和議未可輕。命諸大帥申儆邊備。時通書官方信孺自濠州歸。白
事于朝。信孺言虜人所欲五事。韓侂胄問其目。信孺言一割兩淮。二增歲
幣。三犒軍金帛。四索陷沒及歸正人。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之。信孺惟稱
不敢。侂胄厲聲曰。若不言。朝廷當有行遣。信孺徐曰。欲太師首級爾。侂胄
大怒。以識語詈之。於是信孺坐擅以私覿物。作大臣遺虜人降三官臨江
軍居住。 尋詔通諭使還行在。命淮西漕臣張穎措置稚淮軍。 己卯。召
辛棄疾。侂胄復有用兵意。遂除棄疾樞密院都承旨。疾速赴行在奏事。會
棄疾病死乃已。 辛巳。召張巖。日下前來奏事。以督視久無功故也。 後
十三日甲午。罷之。 壬午。貶方信孺。注見上。 甲申。減極邊官吏舉員。
丁亥。葉適罷。辛卯。趙淳兼江淮制置使。以殿前副都指揮使兼代葉適也。

辛丑。王柟使虜。自主管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差監登聞鼓院。 冬十
月乙巳。蠲臨安紹興賦。降四罪一等。民緣撰官役者。蠲其賦。 丙辰。以邊
事詔諭軍民。詔曰。朕寅奉基圖。遹遵祖武。憂勤弗怠。欲忘繼志之義。寡昧
自量。尤謹交鄰之道。屬邊臣之妄奏。致兵隙之遂開。重困生靈。久勤征傜
省躬自咎。攬涕何言。第惟敵人陰誘犧賊。計其納叛之日。乃在交驩之前。
是則造端寔專在我。況先捐泗上已得之地。亟諭諸將斂戍而還。蓋爲修
好之階。所謂不遠之復。適傳來欵。自我元戎。庸告九廟之靈。併嚴三使之
選。求黎於境。持報即行。凡所要求。率多聽許。彌縫既至。悃愊備殫。無非曲
爲於斯民。詎意復乖於所約。議稱謂而不度彼己。索壞地而擬越封陲。規
取貨財。數踰千萬。雖盟好之當續。念青血之難朘。茲教寇於腹心。用伸微
於中外。深惟暴露。重痛死傷。疆埸耗於流離。郡縣頻於供億。致汝於此。咎
朕之愆。當知今日之師。忱非得已而應。豈無忠義。共振艱虞。思祖宗三百
年涵濡之恩。拯南北億萬衆創殘之苦。上下同力。遐邇一心。鑒既往之莫
追。幸方來之有濟。爲卒事雖過舉。蓋猶係於綱常。理貴反求。況已形於悔
艾。凡我和戰。視敵去來。各肩衛上之忠。茂建保邦之績。緊爾有衆。體予至
懷。 自用兵以來。蜀口江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爲之

大屈。而侂胄歸罪虜人佳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遂有去凶之議焉。 十
一月甲戌。韓侂胄陳自強罷。御筆。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但輕信妄
爲。輒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勢叵測。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
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卹
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 乙亥。韓侂胄伏誅。先是虜人既有精選
首謀用兵賊臣之請。侂胄怒。復欲用兵。中外皆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
資善堂翊善。乃建去凶之策。其議甚祕。人無知者。久之得密旨。乃以告參
政錢象祖李壁。至是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
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參政
欲奏審史侍郎夜往其府趣之。李參政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三日乙亥。
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准備將夏挺以帳
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侂胄軍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
槍刀斧。護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是日新除右諫議林行可方請對牽執。
王涌會。自強諸同列曰。大夫今日上殿。俄而侂胄前騶至。錢參政仿佯不
知所爲。既而震報侂胄已押出。權吏書兼給事陸峻工侍兼京尹趙善堅。
失色相與耳語。同列叱之。錢參政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

自強即上馬顧曰。望二參政保全。二參政赴延和奏事。遂以竄殛侂胄事
膺報對境。又命殿前司遣兵隊五百人赴省前彈壓。 丙子。制罷侂胄爲
醴泉觀使。丁丑責爲和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行中丞衛涇章疏也。給事
中雷孝友封還錄黃。戊寅。詔侂胄仗送英德府安置。是日又詔侂胄除名。
勒停送吉陽軍安置。仍籍沒家財。行司諫王居安章疏也。己卯。臨安府申
侂胄已行身故。詔本府收殮瘞於其家先塋之顯親報慈寺。 史丞相之
請除侂胄也。惟一二執政近臣知之。前數日侂胄在都堂。忽謂參政李壁
曰。聞永嘉人欲變此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徐答之曰。那有此。侂胄默
然。前一夕。侂胄與其愛姬號滿頭花者。方飲酒。周筠自外至曰。事欲不善。
侂胄笑曰。誰敢爾。筠再言不應。懼而去。詰朝遂坐殛。夏震者。本壁所薦。侂
胄命攝殿巖後。以擊侂胄之勞。死於節度使。 侂胄之妻吳夫人者。憲聖
后姪女也。蚤死無子。侂胄既貴。四婢張。王。譚。陳。皆有寵。累封至郡國夫人。
所謂四夫人也。每內宴。往往宣押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
下又有封恭人或安人者甚衆。侂胄殛死。四人皆知不免。盡取其珍寶瑰
異之物擊碎曰。無爲他人有也。後二日。言者論之。乃詔四夫人以下悉追
毀告命。放令自便。既復以四人屬吏。人二十有二日。獄成。詔張福兒王美

濟各使一年譁陳各伏一百餘六十人令臨安府繫獄其家。　侂冑用事
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初以預聞內禪爲己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
竄逐。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後則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
軍國之權。決之於己。薦引姦邪。分布要路。陵悖聖傳。以正學爲僞學。橫誣
元老。以大忠爲大逆。私意既行。凶談日熾。交通賂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
以節鉞。嬖妾僭躋於掖庭。創鑿專圃。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
之所。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凡除擢要臣。選用兵帥。皆取決於廝役蘇師旦
之口。已所欲爲。不復奏稟。但作御筆批出。軍事既興。又置機速房於私第
至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遣發。未嘗關白。方其出入禁庭。了無顧忌
雖孝宗皇帝平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寢居。老宮人見之。爲之感涕。歲
時賜燕內庭。視王職里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隸。乃邀至其間。更相酬酢
褻瀆名分。一至於此。勢焰熏灼。視公卿如奴僕。宰相以下。伺候趨走。一則
恩王。二則恩王。甚者尊之以聖。呼以我王。除太師麻詞。有聖之清聖之和
等語。除平章麻詞。有超群倫洞聖域等語。高文虎之子似孫爲秘書郎。因
其誕日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侂冑當之不辭。辛棄疾因壽詞贊其用
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異志。自知積失人

心。中外怨怒。乃爲始禍之計。蓄無君之心。謀動干戈。首廢宗社。盛夏出師
沿邊赤子。骨肉派離。肝腦塗地。凡於非命。不知其幾千萬人。與逆曦結爲
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諜實使之。方曦之叛。蜀人盛傳
處封侂冑爲吳王。又謂侂冑欲與曦分吳蜀之地而王之。有司簿錄其家
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圖。癡用龍衣。坐用升龍牙床。飾以真紅條結。如
此等類。意欲何爲。稽其擬惡。雖寸斬之亦不足以謝天下。除死之日。京都
士女。歌舞於市。方其盛時。鋤害善類。不遺餘力。及其敗也。黨綱諸賢。無不
錄用。張貴九原。表榮千古。雖皆爲所抑。要之以多。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識
者以中間業適吳攝之出爲恨云。　參政錢象祖兼知樞密院事。李壁兼
同知樞密院事。上欲擢史侍郎彌遠固辭乃命錢參政兼知院。李參政兼
同知。是日禮部尚書衛涇除御史中丞。吏部侍郎雷孝友除給事中。著作
王居安除左司諫。倪思直院。章良能鎖學士院。丙子。侂冑自強並罷爲醴
泉觀使。李參政進呈欲自強提舉洞霄宮。特添在外無允觀使者。丁丑。三
省以治日偏遣二宣撫二制置十都統。告以上意。殿司三將各道五官賜
銀百兩。士卒官賞有差。而夏震再遷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　以
罷逐侂冑意詔天下。詔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侂冑懷奸擅朝。威福自

己。劫制天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興言及此。痛切于衷。刑
侯怙恩罔悛。貪因彌甚。陳自忠讜。廢公徇私。氣焰所加。道路以目。令遠竄
未解。怨毒孔滋。凡百播紳。洎于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冑專恣欺罔。非
朕本心。今既罷逐。一正權綱。各思盡瘁。爲國宣力。飭兵謹備。以尚休息。構
朕意焉。　丁丑。貶竄陳自強。追三官永州居住。行衛涇章疏也。雷孝友封
還錄黃。戊寅。詔自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送
韶州安置。行王居安章疏也。四月丁巳。自強責詞遞門下。給事倪思不書
黃。戊午。自強再責授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仍籍沒家財。六月癸酉。陳自
強卒于廣州。詔許歸葬。　己卯。蘇師旦伏誅。前一日丁丑。師旦杖脊刺配
吉陽軍。行衛涇章疏也。己卯。給事人論師旦當正典刑。詔處斬。令廣東憲
臣蒞其刑。妻子編置　有司簿錄侂冑家。得師旦所與書云。步軍司人少。
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只與步軍司相等。却撥殿前司所多之人。別
立一軍。使信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故處以極典。　配周筠。決脊刺配
嶺外。　詔求言。詔曰。奸臣擅朝。畏人議己。專事壅蔽。下情不通。政理多闕。
今既竄殛。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百僚。其各條具所見以聞。　史彌
遠除禮部尚書。　辛巳。竄鄧友龍。再奪五官。南雄州安置。　[illegible]人除名勒

停循州安置。　以丘崈知建康府。自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資
政殿學士留守。　乙酉。置御前忠銳軍。　丙戌。衛涇簽書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　丁亥。詔立皇太子。詔曰。古先哲后。丕建元良。祖宗以來。厥有彝
典。朕獲承至尊。休德十有四載。而主鬯尚虛。非所以重大器正大本也。皇
子曮天姿英粹。學問日充。望兄繫於人心。言有稗於治道。蔽自朕志。爰以
儲闈。用衍萬世無疆之緒。立爲皇太子。改名幬。　李壁罷。初命除職與郡
後。二日又復降兩官。送撫州居住。仍殿中侍御史章疏也。　戊子。竄郭倪
郭僎。治喪師之罪也。倪梅州。僎連州。並除名勒停。籍其家。　癸巳。貶張巖
奪二官。徽州居住。　己亥。赦天下。以立皇太子也。　十二月乙巳。丘崈爲
江淮制置大使。時趙淳已爲江淮制置使。故加大字以別之。　罷山東京東
安撫司。奪入張京西北路招撫司。　許奕使虜。吳衡副之。　乙巳。太白晝
見。　庚戌。貶許及之薛叔似。及之奪二官。泉州居住。叔似奪三官。福州居
住。　竄皇甫斌。再奪五官。英德府安置。　癸丑。虜陷隨州。　辛酉。錢象祖
爲右丞相。象樞密使。衛涇雷孝友並參知政事。林大中簽書樞密院事。
甲子。楊次山除使相。次山后之兄也。以太尉除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
乙丑。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　丙寅。贈呂祖儉官。朝奉郎直秘閣。官其子

一人。丁卯，詔改明年元。是月，四川宣撫司科對糴米。時宣撫副使安丙也。徽東西路漕各糴米二十萬斛，夔路漕司十萬斛，制置司抱認於成都府糴十萬斛，並遣官運送沔州。制司屬官見之，皆忿曰：我比司也，乃為若市米耶。鶴明揚輔曰：理不可拒，第徐為之圖可耳。時宣撫司方科民戶對糴米，乃報以抱認六萬斛，其半本府出倉，其半九縣對糴，既而揚公居歸，事亦遂已。對糴米者，紹興初有之，休兵後罷去，蓋每民戶稅產一石，則科糴一石，故謂之對糴焉。　是歲，以建康鎮江三務場隸提領官。四提轄，謂權貨務、都茶場、雜買務、雜賣場、文思院、左藏東西庫是也。權貨務場掌鹺茗香礬鈔引之政令。紹興初，以宣政舊例置提領官，率以版省吏為之。後乃改用士人，行在建康鎮江三務場，歲入凡二千四百萬緡，建康一千二百萬，行在八百萬，鎮江四百萬，皆以都司提領，不係戶部之經費，而在建康鎮江者，分屬總領所，為關椿米以總所使用，儲積幾，始令隸提領官，不屬總所。　四川初行小會子，尋廢不用。　東南會子有四品，自一貫至二百，蓋便於轉用也。川錢引則分一貫及五百而已。丁卯歲，陳咸以用不足，始創小會子，楊輔為制帥，深不樂之，故西州皆不用。吳獵代鎮蜀，與陳咸厚，下令官民悉許泝峽，然州縣務場賦輸，悉不肯受，由是不能行。後但以其五萬緡，收充舊引於　朝外諸州，已而亦廢。是時宣撫司又為金銀會子，後亦不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二　一送

宋　寧宗七

兩朝綱目備要寧宗嘉定元年。戊辰。春正月戊寅，臺諫請梟韓侂胄。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黃疇若、監察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言：侂胄專政無君，僭上不道，乞梟其首，傾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以謝天下。詔從以重施行。辛巳，章再上，御筆以未欲輕從答之。　詔求言。詔曰：朕以眇躬獲遵洪業，所期恭己，治可致於無為，乃昧知人，失浸成於偏信。自奸臣之怙勢，畏公議之靡容，屏蔽聰明，排斥忠直，利害莫從而上達，威福自得以下移。逮茲更化之初，亟出求言之令，餘再踰於月，僅罕見於奏封，豈習俗相仍，激昂者寡，抑精誠弗至，傾忠者少，厥今百度未葺，二邊未靖，人才乏而未究拔擢之術，民力困而未明惠養之方。救此弊端，寧無良策，乃若箴規主失，指摘奸邪，人所難言，朕皆樂聽。倘有裨於事實，詎敢吝於褒章，其或過差，務從寬假。凡我搢紳之彥，暨于芻荛之微，久鬱之懷，諒欣聞於中命，渴誠以告，庶共底於丕平。　乙酉，集議韓侂胄函首事。先是壬午，監登聞檢院王柟自河南通書回，持虜人行省牒赴三省樞密院，求函首。詔付從兩省臺諫集議以聞。丙戌，臺諫又以為請，詔三省樞密院詳議將上。　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許奕使虜。以起居郎充通謝使，吳衡副之。　戊申，追復趙汝愚職名。復觀文殿大學士，謚曰忠定。　詔改正韓侂胄事迹。命史官自紹熙以來改正，以其嘗定策功也。宋史全文：於是彭龜年、孫逢吉、呂祖儉，以次賜謚錄後，黨錮諸賢以次召用。　壬子，賑泝民。詔臨安府賑濟。　甲寅，雪。　戊午，再竄程松。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　甲子，罷劉德秀，遣表贈官。　是月，郴州黑風峒寇為亂。黑風峒者，在郴吉之間，而地屬桂陽縣，有羅孟二者名世傳，其酋首也。至是世傳出掠省地。已而受招，詔補承節郎。世傳之犯省地也，郴州舉人李元礪嘗助官軍擊賊，元礪曾口人，以武斷鄉曲，群盜皆畏之。此世傳受招，論功行賞，而元礪不及，遂去為盜。盜推為帥，時江湖方艱食，飢民及潰去之兵多附之，遂至數萬。　三月戊子，下戒飭詔。詔曰：朕臨御以來，仰遵累朝恭儉之規，菲食卑宮，躬行以移風俗，而志勤道遠，觀感未孚，光姦倖弄權，故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監司郡守，並相倣傚，貪婪無厭，狼藉已甚。朕方屬精更始，申加訓飭，以儆有位。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有緣公濟私，

尚為攷慮必罰無赦尚其戒哉　優秦檜王爵贈謚。以優議講和故也

辛卯詔梟韓侂胄首於兩淮。前二日王柟自軍前再還行在議以韓侂胄函首易淮陝侵地。翌日詔侍從及兩省臺諫赴都堂詳議限一日聞奏於是議者皆言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則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是日有旨依奏。遂詔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斲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壬辰降黃榜下臨安府兩淮荊襄四川帥諭各已事訖洛目諭諸路安撫制置司以函首事。　續資治通鑑議曰。庶人之譽釋記禮者猶可盡五世。則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宋之於金。不共戴天之讎也。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乃至於函首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讐。謀疏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還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丁酉謝奕使虜。以起居郎充通謝使。　汰鎮淮軍。始淮南兩漕司招軒逃民。號鎮淮軍。多至十餘萬。今日給錢米。悉視效用。所費甚廣。既不黥涅。潰無統紀。久之廩給不繼。公肆剽刼。嘉定改元。丘崈復為江淮大使。朝廷慮鎮淮或生它變。遣宗正丞常褚叔度奉使措置。且就令商度。崈乃先

隨稚淮所屯。分隸楚州守臣節制。尋奏以淮東人數少。令帥漕任責揀汰除。願歸農外。僅存八千餘人。刺其半充効用。以補鎮江大軍。及武鋒軍闕額。淮西人願歸。合六萬餘人。乃委制司屬官陳師文。同漕臣張穎揀刺二萬六千餘人充御前定武軍。分為六軍。各置統制。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餘石。而定武亦成軍伍。淮西頗賴其力焉。　此事不得其月日。姑附于此。　是春皇子垍生。閏四月癸未薨。追封肅王。謚曰沖靖。先是詔吏部太常寺討論贈官典故。吏部引國朝會要。元豐四年鄆王傭政和三年漢王椿故事。贈太師尚書令。追封肅王。倪思時以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引治平二年王瑋等議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未安。乞止贈尚書令。詔從之。李心傳曰。吏部太常固失之。而倪正父所奏亦未盡也。乾道七省三省官長易以左右丞相。則所謂尚書令者蓋無此名矣。乾道三年孝宗少子恪。贈淮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邵王。此近事且最為得體。而議禮者皆不及之。蓋弗深考耳。三年十一月皇子王僾有維垣之贈給事中鄒應龍言。子為父師。於理不順。然前是諸皇子或已贈太師矣。應龍儀以覲年求去。遂除次對守泉州云。　利州兵老小喧鬨。關外諸軍月糧有米正色者。有米估錢者。是春王喜為沔州都統制。以糶貴糧乏。下令止色米。每石以二斗坐倉。於是總領所乃優潤估錢予之。謂如夫天字號則撥舊糴狀糴之時。每石六引。即於上加撥二分作七引。以二分為優潤。其實市直乃十餘千。一斛之錢。僅能糴其半。利州軍士方出戍。其家屬在營者皆怨。二月七日。南倉當支糧。未及畢。衆共訴于統領官王興祖。曰汝自見總領白之。於是突入總領所。僅千人。總領陳咸方謁客未還。其屬官皆遁去。無與酬應者。衆益忿。適總領所修廨舍。衆共取椽角數百執之。其一人僅廳事取更鼓擊之。遂徑趨宅堂。咸之家人悉登城以去屋。會鄭樸衆入逆之。有荼酒卒。以瓦石自上御傷數十人。衆乃止。咸聞變。渡江入西倉。興祖隨往白之。然後入城彈壓。衆始散去。宣撫司聞之。遣沔州中軍統制官朱邦寧來究其事。既而以其方出戍。不欲治。但誅擊鼓者一人。又有梗匠一人。導之以入於寢所。得其刀與一屐亦斬之。王喜素愛興祖。欲但降為隊將。尋以招成州亂兵復故職。事聞朝廷為降詔。戒諭諸軍。　夏四月丙辰。詔科別群臣奏疏。詔侍從省科別可行者以聞。　贈彭龜年職名。寶謨閣直學士。　落李沐寶謨閣學士。　戊午。真德秀論和議。德秀時為太學博士。上書曰。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為之旰食焦勞者二年于茲矣。天啓宸謀。迄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

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切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僨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啓其慢。則為和也難。況夷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奸人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惟謹。曾亡留難。切恐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得以闖吾之情而滋嫚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畫制方來者。猶可謹其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畫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之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畫苟安之計乎。句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耻以志仇讎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晝朝晏罷。卧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耻。故雖詘身一時。終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為仇讎之役。而非用權以漸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暮棄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絕鄰

國之後，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己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是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者不觀敵人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棄王安石新法，與卅閑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為更化矣，而虜之桀驁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非者實紐柄臣之姑，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俞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張，虜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奏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鯁罕見。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況未彼之侍我者方驕，我之恃和者太重。一介行李，曹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實安鴆毒之禍，作浮淫冗濫之事，興彼方資吾歲幣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聲勢寖盛，然後發難從之，積挑必爭之端，而吾積怯因循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脩德行政為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亂之無日，蒐討軍實，申儆邊防，凜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虜不詳者，未之有也。　閏四月　壬申，雨雹。旱。癸未，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閩兩州縣，決繫囚釋杖以下。　辛卯，禱于天地宗廟社稷。癸巳，減常膳。乙未，蠲兩浙閩南州縣貧民逋賦。　使命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係囚。丙申，奉太乙宮明慶寺禱雨。　甲申，詔皇太子侍立朝殿。詔曰：朕更化屬精，祗若古訓，為萬世長慮，先圖其大者，皇太子溫文粹美，學問夙成，欲使與聞國論，通練事幾，以增茂儲德。二三大臣各兼師傅賓僚，用伸羽翼之助，其相與叶心輔導，成朕愛子之義，以綿我家無疆之慶，是惟休哉。自今每遇視事，可令皇太子侍立，宰執赴資善堂會議。乙酉，錢象祖兼太子太傅，衛涇、雷孝友、林大中並兼太子賓客。　閏月　丁亥，皇太子出居東宮。　丁酉，詔求言，旱故也。詔曰：朕惟祖宗傳序之重，祗懼靡遑，而自去歲以來，蝗螟為災，冬既無雪，春又不雨，夏且半矣，祈禬不應，天災流行，固亦有之，在於今茲，關係實重。邊鄙甫定，承徒未僕，漕運不至，糴價日增，苟失歲事，何以保邦，傳不云乎，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不逮，朝政闕失，田里愁嘆，軍民疾苦，盡言無隱，朕將擇而用之，無小無大，惟既乃心，稱朕意焉。　五月辛酉，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鄭自成等四百二十有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甲子，太白經天。　蝗。乙丑，減常膳。丁卯，詔侍從臺諫條上闕政，監司守令條上民間利害以聞。　六月乙酉，禱于天地社稷。　七月壬戌，詔三省條上寬卹未盡之事。　八月戊辰，出豐儲倉米賑貧民。　六月庚午，金虜歸大散關。辛未，歸濠州，又歸陽芬關。　乙亥，衛涇罷。行御史中丞章躁已。　甲申，林大中薨。以僉書樞密院事薨于位。　丙戌，詔舉邊守，詔侍從兩省臺諫舉沿邊守臣。　辛卯，史彌遠兼參知政事。　秋七月辛丑，賜呂祖泰官。先是祖泰以上書忤韓侂胄，配欽州牢城。至是改正，渴名特補上州文學。　壽攸使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　癸丑，丘崈同知樞密院事。　甲寅，許奕歸自虜庭，以通謝使回，是日入國門。　八月辛未，丘崈薨于江陰之里第。甲戌，議措置，侍從臺諫兩省，詳議會子折閱利害。　自曹從龍為版書，欲急見理財之狀，始與從領會子庫官陳彌作共議，依川錢引例立界，每界一千萬緡，兩界相沓，行之久矣。其後每界增為千八百萬緡，至第七界，又增為二千三百二十三萬緡，閱稽用兵，又依四川例，亦以三界通行，而第十三界累增至四千七百五十八萬九百餘緡，民間折閱益甚。　辛巳，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詔考訂民間利害。詔禮部侍郎許奕、起居舍人曾從龍考訂監司守令所條民間利害，擇可行者以聞，其未條上者趣之。　甲午，賑江淮流民，出米二十萬石賑糶。　尋又出安邊所錢一百萬緡，命江淮制置大使司糴米賑飢民。　九月己未，和議成。先是金虜遣諭成使元顏侃喬宇來，辛丑入見，至是以和議成諭天下。乙丑，大風。　降德音于沿邊諸州。　是秋，背嵬軍謀為變不克，沔州背嵬軍謀以九月二十八日，安資政生祠落成之日舉事，已結連劉利諸軍矣。前一夕，安公家人步廳事，下有坐甲者數百，是日安公心忽動，俄有告變者，捕為首八人誅之。隆慶府後軍統制官張林知其謀，命憲臣宋正仲鞫實，獄成，當死，詔以其有誅叛之勞，奪防禦使，除名嶺南羈管云。　冬十月丙子，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為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婁機參知政事，樓鑰同知樞密院事。　己卯，褒錄慶元上書楊宏中等六人，宋中、徐範、張衜，各備一資，周端朝、林仲麟各充大廟齋郎，已亡詔以束帛賻其家。　辛巳，加配蔡璉。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樓鑰等狀，看詳到朝散郎監都進奏院趙崇憲等奏乞辨雪父汝愚誣謗等事，畫一數內直省官蔡璉，最為可誅，方汝愚與彥逾謀，達意於郭杲，是時蔡璉從旁竊聽，不欲漏泄，殺害大事，在法當誅，止以危疑之時，不欲盡行，姑從決配，

以從輕典後乃自肥所逃入都城投匭誣告數致與羅織之獄陷害忠良當時全臺皆入章疏於是彭龜年進三官勒停回三轉進兩官蔡璉誣罔尤不可恕欲乞朝廷將蔡璉生以逃入都城之罪更與加配奉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照得蔡璉於紹熙五年八月內准指揮特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撫州牢城收管於慶元五年二月內放逐便於嘉定元年四月內與降等比換進武副尉吏部供到蔡璉因應募見將承信郎監江陰軍江陰縣令印搞賞酒庫奉聖旨蔡璉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加配贛州牢城　十一月戊戌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先是四川錢引以二年為界每界書放之數止於一百二十五萬崇寧後陝西邊事起泛印增多而引法壞大觀間盡罷之仍舊以天聖書放之數為準建炎初張魏公浚出使便以便宜增印自後因仍不已至嘉泰末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所書放視天聖祖額至六十四倍是嘉定初每緡止直鐵錢四百已下議者患之總領財賦陳咸乃與僚屬議出庫見金銀度牒與民收回半界金每兩直六十緡銀每兩六緡二百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緡度庫先所藏可直一千三百萬議論凡數月至是忽行下諸州聽民間以舊引輸官糴及赴利州市金銀期以歲終官司毋得受換出民間大驚先是總

領所藏受諸州縣金銀例多虧下其補虧之數乃以錢引折納令須收考而庫管金銀虧下如故民間頗知其事又四川諸州去總領所遠者至千數百里而期限已迫往來或不及且受給之際吏緣為姦折閱已甚於是單丁弱者皆不敢行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咨嗟怨泣其聲載道使司日刺置使吳獵知之乃揭榜除收兌一千三百萬引外其餘三界依舊通行使用又撤總領所分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舊引民心稍定時宣撫司方與總領所比故移書東南以為獵沮壞其事論者亦但謂錢幣專屬計臺制司無所預繇是不直吳獵云　庚子四川初行當五錢時陳咸總領財賦患四川錢引增多乃即利州鑄大錢以權其弊三年夏制置大使司欲盡收舊引乃又鑄於邛州焉利州紹興監錢以聖宋重寶為文其背鑄利一二字又篆五字邛州惠民監錢以嘉定重寶四字為文其背鑄西貳二字又篆五字兩監共鑄三十萬貫其料例並同當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盜鑄者多而總領所方患引直之低則曰縱有盜鑄錢輕則引重是吾欲也方錢之未行也眉人有里居待次者又欲創一監於眉州論者以為冊後雜產鐵歲額不多而本郡又無薪炭眉山之人亦以為不便上下騷然數月乃罷由是止鑄於利邛二監焉　戊午史彌遠去位丁母憂也癸亥

皇太子請賜彌遠第于行在令就第持服許之　史彌遠辭賜第亦許之

明年二月壬辰遣內侍趣彌遠還行在賜第　乙丑李大用謀為變不克大用利州忠義人也初大用與其徒結集屯駐諸軍欲以其日舉事先縱火焚倉庫然後殺總領胡榘財賦又殺轉運判官及兩統制據城為變部分已定其徒趙吉懼事不濟詣總領陳咸告之捕得大用十二月戊辰也即教場杖殺之其徒死者八人賞吉錢千緡送道州養老吉行至葭萌驛大用之黨追殺之裂其屍棄之於道取其錢而去始大用之謀變家子欽特為總領所主管文字前一夕本所幹辦公事楊君玉來見坐定屏人探懷中一頭巾示子欽曰軍中有八隊變以此為號知之否子欽問如何曰以巾帶結于頭下者無患不然必不免子欽笑曰安有是事索酒飲之令去翌日子欽以語節制軍馬候顧顧亦未信子欽曰雖然不可不備吾命人察之勿張皇也顧乃遣左右親信者物色其事會大用亦疑事泄乃詣總領所自陳總領陳咸詰之大用曰某河池人始破虜萬緡從軍得宣撫使其忠義統領官意謂功名可以立致不意朝廷罷軍汰遣甚衆某僅得夫錢二十緡欲歸則無家欲留則無食自度不免一死計出無聊乃生於是咸復問汝將何為曰欲殺監司守將上閉津委獲下閉關門關自

立為利王姑建歲月耳咸不候其言畢命引之退及對吏自道所結連之士比自三泉南抵綿劍其數甚衆咸命杖殺之不敢竟也子欽嘗見其獄具得其詳子欽又言宣撫司初命川路遣皴恭子至軍前不果用建戍卒勇之以歸辛多盜食者總領所命以鍛見糧士洶洶且為變子欽以白咸盡指之乃止　事在開禧三年六月　丙寅錢象祖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行監察御史章燧也　貶李沐再奪三官信州居住　己卯黎州蠻蓄卜寇邊沉黎自慶元乙卯以後無邊事者且十年至是彌羌蓄卜忽自息水渡河入寇破州之碉子寨邊事自是再起先是蓄卜之弟悶巴至三衢為人所殺部將隨鼎總轄官魏大受懼生事齎寨之土丁以貫償錢三千三百引償之時紹熙五年也有白水村者青羌往來渡頭也其民嘗與青羌交通慶元元年邸徒之安靜寨青羌不以為便已遷之白水時閒稽已二年矣既而蓄卜又言大受嘗以袍印許之而不獲欲與青羌階往邛部川假道於兒城以入寇寨言于州已以財帛遣都王鼐令假道于虛楊伯昌從之開禧三年二月六日壬子也今年秋蓄卜遂以兵至三村總轄官董忠驗遣告急伯昌命嚴兵待之俄伯昌召去朝奉郎趙公庇代為守聞羌人且至遣禁兵八十倍土丁往拒之兵至節坪而蓄卜已渡河軍

丁迎敵不勝。庚辰攻節坪寨。官軍射退之。遂掠三松蚕沙横山三僧白千
諸村殺人民鹵財貨蓄。卜又遣據茹山。而安靜民溪節坪分堆諸寨皆爲
所陷。公宅亟遣西兵正將党燾以所部七十人及土丁俱往策應。燾輕敵
促進。癸未戰于茹山。官軍失利。義勇傔官二人戰沒。西兵死者四十人土
丁六人。郡又盡調西兵樂兵之未發者。命與北府僕軍統領王光世釋之
以行。是日羌人自節坪寨下。以皮船載生兵渡河。寨官李茂引兵至河滸
射之。一舟八人俱溺。光世以羌人勢盛。憚之留屯三衢不敢進。羌人焚掠
既盡。戊子渡河南歸。光世乃僞走徒旗。稱會合兵丁。趕逐羌賊。道路已通。
時並河諸村生業既無遺矣。制置使吳獵繞閬之。庚寅遣義勇軍統領張
師古以所部二百人赴州捍禦。師古至則屯三衢。而光世進屯安靜新寨。
時邊報不一。而在城之兵調發既盡。乃募強壯三百人。號曰敢勇。俾往邊
頭應援。命軍事推官程伯植充軍正。統之以行。伯植舟授人也。節坪寨與
卭部川女兒城隔河爲境。伯昌之在黎也。蠻地飢荒。女兒城首太者有請
伯昌。歲以米十五斛贈之。公庀至州。斬而不予。女兒城蠻因以藉口。乃借
蓄卜路。使之入寇。既而諸司聞其事。復命予米如舊。然無及矣。　是歲置
提領拘榷安邊錢物所。時雨廢闔用司。而佗曹及諸閫省吏之家貲財。皆

乙籍錄。黄疇若爲殿中侍御史。請例此名遂命與戶部侍郎沈詵同須其
事。卽御史臺置局。又以宰屬一員同領。仍許疇若不拘常例制置。疇若事
請御監一員。提領安邊庫朝士二員爲拘榷官。仍揭傍募人言拘榷事。許
之。其後會其入。歲得七十萬緡。專充北虜所增歲幣。其田宅契券皆藏之
御史臺。庫命臺官一員與領。句稽。疇若已下皆進官。　金主璟死。允濟立。
璟以淳熙十六年立。在位二十年無子。而雍之諸子惟允濟在。故立之。雍
卽葛王褎也。淳熙元年更名雍。

嘉定二年己巳。春正月庚子。詔條陳節用事。令內外有司條陳。　丁巳。樓鑰
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樞密院事。　庚申。詔舉
監司郡守。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治行尤異者二三人。　二月庚午。黎州蠻
蓄卜寇邊。蓄卜又犯良溪寨。官軍與戰敗焉。先一日軍正程伯植引兵至
安靜寨。翊旦羌賊自聖婆城下引兵二千過河。僕軍統領王光世自前寨
遣兵援之。衆寡不敵。皆爲羌兵掩殺。後二日壬申。伯植遣大兵千餘人拒
敵。西義勇陣于山下。禁軍義勇次之。土丁義勇陣于河濱。布陣甫畢。羌人
已逼。前鋒皆無所施。賊先攻西義勇。將官鞠忠引衆走。陣遂亂。禁軍義勇
忠爲所圍。將官曹達戰死。賊乘勢逼官軍至寨下。兵丁死者八十餘人。後

二日羌賊乃歸。制置司聞之。復遣興元府右軍準備將劉信。將傔也兵三
百往援。合前後所遣義勇西兵凡九百。命成都府總管武功大夫馮興統
之。而賊去遠矣。四月戊寅。光世以所部四百還成都府。五月癸丑。於師古
以義勇還。六月癸亥。馮興劉信以傔也及西兵次第各歸。七月制置司對移
趙公庀通判崇慶府。十月丙子。復遣本路兵馬鈐轄傳詡往黎州捍禦。節
制諸軍。時安觀大丙新除制置大使。乃以便宜命其子直秘閣通判眉州
癸仲權黎州兼節制軍馬。　壬午。詔訪稱提楮幣之策。詔會子折閱日甚。
侍從兩省以下各條上所見。　三月己酉。詔民以咸會子之僞。籍沒家財
者。有司立還之。　丁亥。罷法科試經義。復六場舊法。　戊子。大風　是月。
熒惑入太微垣。犯右執法。　三月丙申。雨雹　庚申。恤流民。命浙西及沿
江諸州。給流民病者藥。　夏四月蝗。乙丑。詔諸路監司督州縣捕之。　戊
辰。汰濠州忠義人歸農。自開禧用師。而淮襄之間忠義民兵有名籍于官
者甚衆。給錢米計之歲用。約有六十萬緡。而養一兵。其視正軍之費無幾矣。
嘉定再和。首議汰遣。先是丘崈爲江淮制置大使。已汰雄淮軍五六萬。然
民兵未盡去也。何澹繼之。次第散遣。至是澹言本司近放散廬濠州忠義
二萬五百八十六人。各令歸業。雖所費爲錢三十二萬七千餘緡。米六千

餘石。而每歲却省錢二百十三萬餘緡。米一十一萬三千餘石。人人望闕
謝恩。歡呼而去。有田之人。預於江南經營牛種。其無田者多入城市開張
店業。此乃本司幹辦公事。徐夢體國任事之力。望賜旌賞。詔夢特遷一官。
權知濠州　其年六月辛卯。京湖制置使李大性亦言。作有例招軍額圖
結忠義休兵之後。依舊丈請。廉貴廉給。已分委官屬。前往放散閒落。計二
萬六千二百一十三人。詔獎諭。未幾沿淮盜賊剽劫滋起。言者謂此皆前
日放散之人。則所謂歡呼而去者。殆樂而去爲盜耳。請嚴勇捕郡。追所遣
官。七月癸巳。從之。是時所在揀汰民丘。既無所歸。後多散而爲盜。於是命
每部擇其豪首一人。授以兵官。使之彈壓。由是其黨帖然。江淮川蜀諸司
所措置皆莫之及也。　辛未。詔條明堂究費。詔有司條上。　都城疫。先是
三月壬戌。出內庫錢十萬緡。爲行在貧民棺槥費。至是甲申。又賜行在諸
軍死者棺錢。　戊子。賜楊震仲謚。曰節愍　五月丙申。史彌遠起復右丞
相　早。丁酉。詔諸路監司決繫囚。勃守令之貪殘者。　戊戌。以羅日愿謀
爲變。磔于市。羅日愿者。江西人。開禧用兵。以策干韓侂冑。借補至訓武郎。
充忠義軍統制。侂冑既誅。其黨閣人劉鐸爲浙西提刑司檢法官。生日語
送大理。其詞頗連日愿。朝廷恐其扶變。不復治。乃徙鐸於湖南。日愿不自

安且鬱鬱不得志寓居臨安之沙皮巷交結惡少是年春二月熒惑入太微垣犯左執法日愿謂主宮庭及大臣有咎遂與殿前司中軍訓練官楊明及其徒徐濟趙珉等合謀以狀黑風峒爲名聚衆爲變約候丞相過江日令步軍司前軍揀汰軍校張興等藏匿亡命千人於舟中後百官迎謁於浙江亭舉火爲號三路揮刀併出盡殺宰執侍從臺諫諸人然後以兵擁三衙賞軍直自水門突入大內殺內侍王俞張延慶等四人劫請上御殿降詔賞軍以日愿爲樞密使濟爲參知政事濟士挾珉歸正人俞大開延慶內侍也楊明者在御前伴射主率伴射官爲內應而樞密院効士皇甫威臨安府府學生貴萬頃班直王麟御龍骨朵直戴顯等各爲日愿糾合徒衆部分已定有守闕進勇副尉景德常者番州人以累千京湖宣撫司奏補副尉至是在臨安三月丙申日愿命濟珉邀德常共泛西湖至膳脂橋以所議告之且許事成以爲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既而濟中悔遣同謀臨安府學生貴君時告其事不欲達遂武技尉殿前司選鋒軍訓練官黃沖知日愿所謀欲殺之而未果德常乃投匭上變貴由時知紹興府嘗言之事下大理議者欲掩覆其事於告變元狀不復付出侍御史陳塤達踈論之獄成五月戊戌夜詔日愿陵遲處斬珉興威萬頃麟顯並斬羅從人李澤進勇副尉侯顯忠有除人陳價僧劉洪現百姓馬仲亮遞義副尉殿前司訓練官程鉞並坐知情不告各決重杖處死已夾刹於市麾子詔濟君時沖各貸死濟配瓊州君時儋州沖廣州臨安府學生范仲黃坐知情不告配新州日愿弟千二南恩州雷直入唐佐容州自濟以下並杖脊刺配土牢日愿妻張杖脊送封州土牢編管日愿男蘇僧以年幼免決刺送吉陽軍收管右相時方辯犯徒人別奏待罪其言陛下非誅鉏元惡且獲衆賛其斷故其餘黨切齒欲政當孝友等亦以能溥望題不足鎮服姦慝生章引咎皆優詔答之乙亥詔德常補武德郎賜錢三千緡白金五百兩同告人貴君時補武翼郎賜錢二千緡白金三百兩以郎爲臨安府兵馬鈐轄德常爲浙西路兵馬都監自餘或有詿誤誘脅人未發覺到官吏不追究命尚書省降黃榜曉諭時武安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趙淳已病是月十二日以憂死遂以福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夏震爲威武軍承宣使代掌殿巖四年六月有武臣陳大節吳仲裕者言日愿爲從曾報仇非大丈夫樞密院使臣白彥通聞而告之大節生編管泉州仲裕編管建寧府云　庚子詔舉監司郡守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有政績才望者二人以補郎官之闕　蝗辛丑命州縣捕之　乙卯釋大理三衙臨

安府兩浙州縣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　癸丑詔以戶口爲殿最詔兩淮荊襄守令以戶口多寡爲殿最　甲寅拘回舊會明年春第十界會子當滿朝廷先期命刑部尚書曾從等置局拘換於是與其察奏言第十一界會子爲三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三十六貫八百文乞以籌錢及出賣沒官田等諸色名件拘回舊會許之所謂名件凡九一曰打套乳香錢約一百六十萬餘緡二曰出賣諸路沒官田價錢約一百二十二萬餘緡三曰出賣告勅綾紙補帖一千四百道計價錢四百四十萬緡四曰左右選轉官循資告九百四十道共約計價錢三百三十萬餘緡五曰封贈冠帔勅告六百道計價錢二十八萬緡六曰紫衣師號帖三百道計價錢三萬緡七曰副尉減年公據三百道計價錢六萬緡八曰拘催諸路已降本賣告勅錢兩項計一千四百一十萬餘緡九曰臣僚奏薦綾紙錢未免數後又禁銅錢毋出都城於是行在會子每千爲錢七百諸路州縣纔得其半云朝廷知其弊積遂盡廢十一十二兩界而以十四界新會收之　九月癸丑命吏部郎官劉爚等審定中外所陳會子利害上于朝　旱己未詔群臣上封事庚申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六月癸亥命浙西諸州諭民種麻豆毋督其租詔臺省及諸路監司速決滯獄乙酉復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己丑命江西福建二廣豐稔諸州糴運以給行在仍償其費七月癸巳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五條乙未詔凶荒州縣七歲以下聽異姓收養著爲令己亥蠲信陽軍荊門軍漢陽軍民賦壬寅命兩淮轉運司給諸州民麥種癸卯募民以賑饑免役　六月辛卯以新軍及忠義人歸農語附見四月戊辰下　秋八月甲子行鐵錢於沿江八州依兩淮諸州民行使乙丑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開禧末江淮用兵起丘崈守金陵留鑰崈嘗以僉樞督視軍馬於是趙淳已爲江淮制置乃沿故事命崈爲大使崈召以何澹代之澹始兼江東安撫依中命兼大使如崈例已而罷四川宣撫又以安丙爲制置大使兼知興元朝議以丙恩數視執政故加大字先是程松趙雄皆以前宰執知成都止爲制置使趙彥逾侍執政恩例亦然今卻加大字蓋用澹例也舊例四川制置大使及制置使結銜皆在知府事上比安公降告其結銜乃在下亦非典故　初程松既遁歸繳還宣撫制置二印朝廷以一欠簡適付楊輔時安丙爲宣撫副使以副使印書爲吳曦所風使之激賞庫有吳璘宣撫使印乃取用焉及輔改除制置使丙宣撫印寄收成都官庫丙檄取之輔答以貴司自有副使印乃止至是丙改除制置大使檄吳獵取其印獵留制置印自用而以大使印送

於丙於是二司行事紛然獄審于朝有旨制置司事務併歸大使司安撫司事務歸安撫司獄愬曰諸公稱不能為吾數月地耶乃更稱四川安撫使及黃畸若入境獄入傷制置使耶至嘉定然後以送畸若其後言者劾獄很愎慢令蓋指此耳　沔州自誅曦後王喜王鉞薛九齡皆以宣撫司便宜之命為都統制是秋王大才始以荆鄂都統制改除入蜀大才過漢中自以當權秘撫傑不欲與大使講階墀之禮安大使不從大才憾焉後因何九齡事大才以悖語至大使司詳具嘉定七年正月本條下　甲戌冊皇太子丁丑皇太子謁太廟議者以太子名犢字達避甲申又更名詢自太子侍立而宰輔大臣並兼師傅賓客蓋用天禧間故事　己卯黎州蠻寇邊　丙戌賑兩淮饑民出米十萬石　九月辛丑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丙午增太學內舍生十員　冬十月丁亥禱京湖廂禁軍命制置使司募逃卒及放散忠義人以補其闕蓋以放散人聚而為盜故也己丑減房廊白地錢公私並裁減十之三如淳熙故事　十一月辛卯朔張林等謀作亂不克於為沔州統制謀亂事覺貸死除名廣州羈管　甲午修浙西水利詔監司募飢民為之　乙未雪以震飢寒　是月郴州黑風峒寇李元礪作亂元礪有衆數萬連破吉郴諸縣詔遣荊鄂江池大

軍討之　丙辰孫邦憲罷先知臨安府　是冬京尹始復用士人孫邦憲時都城米價踴貴楮幣不通乞丐之人有群攫餅餌于傳法寺前者陳侍御憐等全臺上章論守臣匿蔽無策邦憲亟乃免章四上詔免兼知臨安府而命趙師羿以兵部尚書代之　蓋憲尹京亦纔五十四日也師羿時以兼學士居吳門方具禮免學士恭行之當草答詔奏言師羿之為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四典京邑非臣所知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草從止居數日命復下乃出行之外祠而留直院元剛草答詔焉師羿孫王宮宗子也曾祖嘉國公令唆從蘇黃諸人游父伯驌少有寵於德壽宮出入中禁侍以家人禮乾道末將命出疆淳熙中擢為郡使者積官和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師羿第進士頗有吏才累更繁劇數遭論罷自慶元迄于嘉定之初四典京邑皆以材選然多不過踰年近或數月輒復罷去臨安以官者為承受府尹反奉之凡事干宮禁非與凡司涿支則不能得其要領欲必捷者乃先為之李壽翁嘗白大臣無所用乎承受而勢不得行蓋積習已久非一朝所能革矣　十二月壬戌賜李顯忠謚曰忠襄　甲子官軍與黎州蠻戰大敗四川制置大使司統領官董炤李渡河與彌羌戰先是大使司命炤與統領官傅順正將李實以飛虎軍二百戍雅州安

大使之子節制於仲特至黎頒檄本州令備船筏乾餱為深入之計至則遣實往安靜山視山川形勢以為蠻卜之硐去大渡河南三十里入之易耳飛虎軍皆選士自為無不一當十者欲趣欲渡河先旬日節制至軍犬犒士衆命炤統飛虎軍實統禁軍及沿河諸寨土丁令千三百人以昧爽涉河分為三部山高菁深路險雪積蠻入於高山要害之處起立石棚以伏官軍官軍武為所壓既而蠻大呼突出官軍弊潰迸入山谷蠻縱攘徇而隨之盡為所擒兩兵被縛者六七十人土丁又倍之日暮炤先遁歸實為蠻所圍數日乃得脫雖而募兵土丁亦有賞歸者節制使還黎州炤留守安靜兵摘時已罷制置猶未行乃揭榜黎州戒以不得輕舉傷國威靈於是蠻運孚豚以賄漢人凡土丁之富厚者一人為數百千云　攝當已屬公尾欲其敗事不以聞會大旱詔近臣條闕政許成子時為禮部侍郎因論黎州守臣撫御失當而挾勤不和務存大體無怪乎上下睽傷之和如此其極也疏入公尾降二官放罷朝廷方議擇守會聞大使司已遣官節制乃亟命朝奉郎通判成都府何德彥知黎州節制軍馬用金字牌遣建行其年十二月甲申也於是節制自當奉歸留統領官傅順董炤軍王桂伯雄在役寨捍禦　乙巳賜朱熹謚曰文太常博士章倈初議謚曰文忠

考功郎中劉彌正覆謚議曰謚古也復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行一字足矣奚復戴具謙略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獨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持世斯文以是未墜漢儒於經始求措以資文墨涉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逮聖賢闕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耳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氏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徒聞其光至公而聖道燦然矣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廷之日無幾正主庇民之學欝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是而非也有功於斯文窮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不得為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致僅文士耳大乎文矣宣是之謂乎世許韓愈為大人非也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為韓文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與請以歸于之謚謚公從之乃謚曰文　乙亥詔諸州毋釋職田租　是歲諸路旱蝗　楊楚衙郴吉州南安軍盜起闕外諸將私役諸軍闕外諸軍多為諸將私役其間軍士有因食貧而為手技者則又拘而使之否則計日而責其工直以故士日益貧家于欵是哉如金州遇衣抄有軍士夜猶民居之楮錢者為廟迎所得予欵陰而問

之曰。弟粗能抄捻本朝日貢抄紙若干張。未嘗拾其直也。計無所從出。欲至是耳。于欽憐而釋之。金州惟西門一軍頗富。蓋其壁壘在崇岡之上。家有菜田始鋤之以植菜。久而知其利也。則更之以粟麥。歷年既久。望植蓋勤。遂以足食。乃知也。由誠為大利。要在使其為之耳

嘉定三年庚午。春正月甲辰。詔捕諭群盜。詔曰。朕以眇躬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孚。頃緣奸臣妄開邊釁。科役繁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吏不知卹。使吾赤子。皆轉徙以無依。而使奸民。因誘情以為最。嗟言攷寇。軟味貴躬。迨而淮楚兩郡之間。遂則江湖數邑之地。生齒遭其蹂躪。室廬致於毀焚。傷若與懷。為之旰食。今禁旅揚威而並進。鄉豪戮力以爭先。寇壘無前。蕩平有日。言念脅從之衆。豈皆好亂之心。與其歛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為福。今則宏開禁網。從示寬書。推予不殺之仁。畀爾更生之路。倘俊習業。即為良民。尚惟郡縣字人之官。共宣朝廷惠下之澤。亟蘇民瘼。庸副朕心。其楚衞。郴。吉州。南安等處盜賊。惟捕渠魁外。其餘脅從並行原貸。許以自新。　詔戒監司守令。詔曰。歲比旱蝗。民食不登。積瘠流亡。良可哀痛。朕蹐祖發廩。日夕惕惕。惟恐縣邸弗及。亦冀在位有以分朕之憂。而監司守令。弗恭其又。未副朕志。其能按察而無拘攣瑣。撫字而無刲剝瑕。不然。何

吾民不安業。而悉為盜賊之歸也。繼自今以體國為心。以聚賦為能。從疾選權。朕不汝斬。其或緣奸作邪。營私自豐。俾上德壅於下。下怨聚於上。歟有常憲。斯言不渝。毋忽。　丙午。雨土　癸巳雷　二月辛酉。黎州蠻侵寇邊。是人自良溪寨下用皮船渡河。攻相嶺寨。統領官董娟引所部兵百餘由寨後突出擊之。賊登堡子城。娟又逆之。賊自旦至晚不得食。走之河岸。衆已疲矣。西漢地土丁知賊飢困。欲馳下勦之。娟恐分其功。戒土丁毋得進。會日暮。娟移泊董地寨。夜。是人來燒邊船。若將遁者。而減帳。戢兵以養。詰朝再戰。賊兵數倍。娟不能支。賊乃拔兵而去。後五日丙寅。新守何德彥至州視事。安癸仲還眉州。人十日。總管鴻與以制置大使司之命。部西兵三百至州。賊不復出。黎州舊有棣丁二千。義勇二百。德彥至。乃核實丁籍擇其少壯者千四百四十為棣丁。餘四千二十九為附丁。又增招義勇二百人。月增支米三千斛。錢一千。通舊為錢八引。西南極邊六寨。舊地相攢。新舊安靜。聖塲城。民溪舊以飛山及州禁軍更戍。地多煙瘴。戍者憚之。德彥因令所增二百人。將家分戍六寨。罷飛山義勇之更戍者三百人。減中右軍更戍者之糧。而以其錢為增兵之費。根可。是年八月癸酉也。時沉黎賦入至薄。總領所歲以鴻井鹽十八百插贍之。軍所須皆仰給於卭僕

乾道癸巳。邊隙一開。始以州鎮火牌戶。及沿路居民運運四千石至邊。謂之短運。慶元乙卯。吐蕃入寇邛部。始稅戶人夫徑行三百里。謂之長運。至是蕃卜連年入寇。夫運益頻。近邊之民。供億其後矣。　丁卯。配籍賊吏。前知崑山縣徐挺之隸張光大。雅州犯贓利而。配英德府賓州。仍籍其家。　壬午命王居安督捕洞寇。三月己亥。又命曹彥約知潭州協力督捕。先是去年十二月壬申。徒煥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趙希懌為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王是人逢寶謨閣待制。知潭州史彌堅為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而權工部侍郎王居安為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兼節制兩路軍馬。三月己亥。又以朝請郎湖南轉運判官曹彥約為直秘閣知潭州。兼權轉運司事。居安字簡卿。黃岩人。進士高第。韓侂胄死之日。自館職擢為諫官。後以事改起居郎。入坐史彌遠一官罷去。江淮盜起。復官知太平州。除直龍圖提點浙西刑獄公事。甚有風采。乃召為工部侍郎。使之平賊。彥約字簡夫。南康人。知名士也。開禧末。除知漢州。未至。會虜入淮漢。簡夫攝守漢陽。堅守不動。用是遷兩官。提舉湖北常平公事。又遷提刑。簡卿至江西。賊方四出。廣帥廖俁遏其入嶺之路。賊遂出沒洪潭間。頃之。又移湖嶺。推鋒軍擊賊者賊焉。　三月丁酉。獨遍貧。都城及萊歉諸州民間逋負悉蠲之。

庚子。贈彭龜年謚曰忠肅。　甲寅。捕殺楚州賊首胡海。　久雨。丙辰。釋兩浙州縣係囚。　四月乙丑。決行在係囚釋杖以下。　是春。四川制置大使司收錢引。陳咸遣孺既收錢引半界。而引直僅為鐵錢五百有奇。若關外用鐵錢。則每引止直百七十錢而已。制置大使安觀文丙患之。是春議欲從秋半界。提舉茶馬張寅首出馬價。寬剩錢三百萬緡為助。大使司益以二百萬緡。既而遂欲盡收九十一界錢引二千九百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令諸司之力。餘千七百萬緡。令民間每百引貼納三十引收兌。遂孺謂三年三兌。失信於民。且貼頭太多。民有折閱之患。不如量力止收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萬緡。如此即止除兩界通行。公私皆受其利。安公怒。即揚綸軍民以為九十一界錢引。係前宣撫程松增印五百萬道。所以錢引價低。軍民皆受其弊。使司今措置與茶馬兩司收鑿五百萬外。餘二千四百餘萬。合係總領所。以新引收兌。自七月十七日以去。如夫軍人折估並合以新引支遣。如欲支舊引。即合支貼頭錢。所有九十一界錢引。自十月以去。斷不行使。徹至遂孺堅持不行。安公益怒。六月辛酉。遂孺本視事有御前軍四人直入吏舍。縛都副吏三人以去。遂孺懼。即以卭竹為言稱疾。中大制司乞致仕。先是珠騰之歲。副宣司遣官剗刷四路錢物得五百萬緡。

以助總所贍軍既三年矣至是或言自講和罷兵減汰之後用度日省總所歲計已是有餘當還制司元日所寄五百萬緡以備對糴其參議官毛璞等調護久之辛丑凡九十一界二十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大使司空名官告總所循嘗度牒金銀對糴餘以九十三界收兌人納逐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糴松所增之數應民間輸納者每引百貼納八千蓋二司之說並行然總領所收兌舊引皆以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銀色下而𥿄斷官吏因以為利其實每舊引百貼納二十引乃得之應民間已用舊引輸官者總領所復却還令兌新引卒不能行其初約也所謂大制司二百萬緡者其半以三路鹽井戶月額每三萬斤科賣不理選限將仕郎一道計直千緡三路十七州共賣一千道計直者萬緡其半則以給賣沒官鹽井舊民戶沒官之井自是久以來依坊場法召人投買除引息上座稅錢外量增課息嘉定元年遣諸始從總領所榜賣給為永業得錢數十萬緡至是大制司以為計司逆於求售酬未當直再召人實封投賣又得錢近百萬緡初下令悉輸舊引于官以充對糴之數使潼川劉師文申明使令自十二月以後盡輸新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凡二千五百萬緡有奇而引直逆復如故向使計司非有

椿積金銀之富又安能收此泛濫不行之券乎今四川諸郡歲輸貴金千五百兩銀十六萬餘兩而總所大率有收無支嘗計者謹視而蓄藏之則子母相權引法終不壞矣故詳志之　夏四月癸亥李元礪犯南雄州游𨚗至郴石會江湖諸司言元礪請降而王簡卿未有所白乃少從之既而簡卿言元礪降書備說有甘罰鈞之語賊既不能入廣使犯江西起復秉義郎知吉州史定之擒堅兒子也當未至官時賊已大作及是詔定之兩易內地一等州郡差遣而命簡卿兼知吉州時池州副都統制許俊江州副都統制劉元鼎皆在江西頻戰不捷簡大觀與賊戰亦失利　丙寅詔恤殘破州縣民經賊殘者監司守臣安集之　五月淮賊患平詔寬恤淮東殘破州縣　戊辰賑行在軍民出內庫錢二十三萬緡　五月甲辰詔看詳封事去年旱蝗百官應詔封事兩省擇可行者以聞　乙巳命督捕海寇行下沿海諸州　戊申總理兩淮屯田　庚戌以江陵忠勇軍隸御前　久雨癸丑發豐儲倉米賑貧民　六月壬戌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十有九條　是月追贈朱熹官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　淳祐元年命幸學以熹列于從祀　贈處士蔡元定官贈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

前而復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朕學聞有源據發無跡杜者書初無興於世者不幸見謫竟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簡冊俱是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幸哉　元定二子曰淵號節齋先生曰沈號九峯先生沈有子曰抗號久軒能世其學擢第豐清顯終于參預天之昌蔡氏也至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己卯詔核實軍籍三衛江上四川諸軍主帥核實欵冒者以贓論　王釜之總計也制置大使司奏乞減三路兵籍以八萬一千人為額有闕乞招填然兵籍舊為八萬九千人其職亂後僅存七萬餘人雖云減額八千若盡招填實增萬人矣會朝廷泛行下三衛江上及四川諸軍核實說填虛額遂止三路官井舊法令人承佃自軍興總領所已依官田法召人投買得錢數十萬緡大使司以為未及償復責之又得錢百萬緡入制司激賞庫王釜以為失信撤止之大使司乃以計所負制司廣惠倉米三十萬石言于朝釜之議遂格　秋七月辛卯葉增廣圍田　癸卯定南班宗室員為三十員　八月乙亥大風拔木　是月臨安府蝗　九月丙戌朔嚴陞差將校法詔三衛江上諸軍陞差將校必以材藝年勞其徇私者臺諫及制置總領劾之　冬十月乙丑詔四川總領所毋受宣劄　壬申雷　十一月

癸巳賞楚州平賊功　乙巳議汰浮鹽遣朝士二人往兩浙路與提舉官議　是月李元礪迫贛州南安軍朝廷以重賞募人擒捕之　十二月丙辰詔安集流民江淮諸州嚴飭守令安集　戊午禁擾糴　丙寅趙師𢍰罷師𢍰尹京知臨安府軍器少監兼國子司業陳武尹兼司業先是十一月間府民有因訟行賕者事連武學生柯子沖盧宣德府命付理院械繫之業生當賄銅七斤師𢍰為府尹書判各決竹篦二十押出府城仍申國子監照會士論譁然以為不可諸生乃陳詞于學官時曾準為武學博士劉靖之為武學諭二學官為備申監監以申尚書省及御史臺諫院府尹詞知之乃委罪於司理參軍趙師竟對移錢塘丞兩推吏皆勘斷而臺省無所施行右學之士遂詣都省投牒會史右相以所生母大祥給不入堂既一月執政出諭頒抑士士愈不平復舉業司業及學官學官往見二參預白之其詞皆支離而有忿意當李參有巽應為兩士人罷一尚書之語乃見右相右相亦謂不善乎章檄而至此於是監學以狀申都省乞施行既而累日不報武學生周源李遂空學詣監投牒繳納牋紙不肯歸齋其詞云竊聞韓魏公三朝之元老不抑班朝儀之小節當時臺諫論之直以為跋扈不臣楊和王再造勳臣為國招軍洪判第官當時臺諫論之猶以

為當與畫路馬者同誅。今來趙師不經本監，不申朝廷，輒取天子之學生，徒之公庭之下，序之國門之外，其蔑視學校，不有君父，殺之不押班判監官之事體重為何如。以趙師本權臣之死黨，如事蘇周瞻結貪相袞回駐倫恭雀貪殘贋小人之渠魁。其視書頻，不當水炭，當時識之者曰森邪諂不附權臣，師睪於中最不職。手拾殷鼓政體，如身當勸酒舞齋郎呼頭推拜事師旦，畫膝為書薦自後。史有一般人不齒，也曾學狗吠村庄。此皆小人之不屑為，在彼乃甘心為之。史化之後，前日黨錮之人誅斥殆盡，而斯人獨脫然，獨能漏網。朝廷所以收拭而用之者，特以小人有材，或能辦事。今既經年，使聞貪饕之聲，殊失期待之意。尚書，天子之喉舌；京兆，四方之觀瞻。彼方竊竊非據，雖然自大，謂秦無人。前此肆無忌憚，侍為天子肆忍於民，今兩生之辱，是為天子肆忍於士。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源等嘗具狀申監，乞備申臺省，又嘗訴于朝省，訴于臺諫，待命數日，杳不聞報。源等切恐朝廷以常程公事視之，竊惟祖宗二三百年養士之澤，一旦掃地，此豈小故。而趙師不有朝廷，不存學校，侵宥聖水，漸不可長。紹聖報復之禍，尤可寒心。源等不肯上負聖天子教育之恩，為國遠慮，義激辭憤，誓不苟生。而對物之氣，竟無所伸。諸生凡幾，而作多已告假。所存無幾。源等素何面目復為天子學生。所有勅給牒，然遵狀繳納。其有未及付到者，別狀申繳。於是監學以諸生狀詞繳申臺省，並乞罷黜武學二學官。又借國子監丞孫祐、博士林瑑薄，俞是正、張方錄、賓萬，太學博士姚師皋，戚平伯，吳宜、繒禄，舜炳，俱詣宰執白之。退即家居待命。其月十四日乙酉也。是日府尹稱疾，乞告詔予。五月丙戌，太學之士，亦詣監投牒，其詞云：竊惟祖宗建立學校垂三百年，所以崇獎士類，靡所不至。中興以來，高宗孝宗尤切加意。今有事關國體，傳之四方，殊駭觀聽。如武士柯子沖、盧德宣，初無罪累，而臨安府守臣以私意羅織鍜鍊，今自誣服，而又徒之公庭，逐之國門之外，始聞而徒之，以為守臣雖謹，宜不至此。已而信然，乃求其說而不可得，相與言曰：徒辱一節，曾申監乎。曰無之。斥逐一事，亦嘗奏聞乎。曰無之。始為之大駭，以為朝廷猶有紀綱，臺諫猶有公論，學校猶有師儒，而守臣專擅為此，何也。在學諸生員有過，自有五等之罰，甚者乃始奏而行之，然在祖宗盛時，天涵地育，護養廉恥，士不幸罹于法者蓋鮮，惟業戚權臣侍志之初，始斥逐僅己者五六人，雖然猶未敢加以鞭撻也。猶有待於畫言也。今守臣乃為權臣之所不敢，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右學諸生，已訴之臺省，且復相率而去矣。竊謂文武雖分，而道則同，學校雖

二，而體則一。是用不避誅責，冒犯申稟，伏乞備申朝廷，數奏施行，無使異日天下譏之，國史書之曰：守臣撻逐天子生員，自今日始。幸甚幸甚。陳武待之。復為備申都省，府尹閑，乃上章待罪。其自辯數甚悉，而理終屈。先是諸生既訟于御史臺，而殿中侍御林琰、監察御史徐宏、鄭銘先共議牒府第云：請照會士人所陳，遂一行遣。無為具文，括惹詞訴而已。及事益激，乃始奏劾獄官趙師燮，以為不分明措定，當例具呈，遂致一等違戾，有傷學校事體，乞將師燮罷黜，獄吏決配，執政知士論不可遏，下吏書旨，府尹放罷，戊子，詔獄官放罷，二吏送浙漕司，從杖一百斷勒，永不收叙。而二人無所歸，命武再與二學官連銜中乞罷黜。已上尚書省劄下，令學官安藏生人歸學，庚寅，陳武嘗準省供職，辛卯，省劄令吏切說諭諸生歸齋。壬辰，諸之乃趨學，與武準面諭諸生，而諸生之意未已，兩學孫杓、博士臧辛伯皆稱疾不入，詔予告一日，十二月丁巳，尚書省劄下，令學官各安職守。人劄臨安府，令復兩學士人武固公事合行追會，先當申國子監，俟報乃施行。而太學之士復詣檢鼓院進狀。庚申，學官連銜再乞罷黜，武又而凡執政求去。後六日，乃有是命。於是曾從龍以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暫兼國子祭酒，劉爚自浙西提刑召為國子司業，王埔自吏部郎中兼右司郎官除將作監兼知臨安府。丁卯，準與太府寺主簿金式兩易。猜之與太社令陳貴謙兩易趙書。復引疾求去，章再上，不許，而杓出知漢陽軍。辛伯添差通判鎮江府。凡紛紛踰月乃定。既而博士林琰亦求去。四年正月乙未，除知興化軍。二月丙子，復有旨，趙書放罷。詳定勅令官閏月甲申朔，陳武兼秘書少監。武聞二士被撻，以足頓地曰：辱我同舍。亦語人曰：趙書可罷，武論乃劉左史之子，宜有家法。趙書既為諸生所攻，明年竟以事奉祠而去。不復再入矣。

御史臺奏：臣等近據武學生周源等狀，訴柯子沖、盧德宣為臨安府捉撻庭辱事。本臺繼牒本府，照會士人所陳事理，遂一行遣，無致具文，引惹詞訴。據本府申，因鍾明違法立約，倚當張沂田產內得錢，經營關節，業內追到元經營人府學生梁子垕，武學生柯子沖、盧德宣等，已據各人供招，委有文憑，本府照條定斷，一時書判從輕開累，其推吏戴安禮等，因恭不照體例分別，致將柯子沖、盧德宣與府學生梁子垕同行捉撻，繼而本府舉覺，係司理趙師燮對移錢塘縣丞，戴安禮斷勒，沈源戴斷，照得上件事，趙師燮身為獄官，自合分明指定武學各有所屬，令乃當判其呈，遂致一等違戾，有傷學校事體，況士子所陳非係重囚，司理院却用笄一事枷戴，以因循可見獄官縱吏違法，致將士類凌蔑，特將司理趙師燮

罷黜。人文戴安禮沈撫決配施行。伏候勅旨。　是日。李元礪就擒。元礪欽國羅世傳。而先為世傳所縛。其徒就執者二十有八人。於是江西湖南二帥司。皆言十二月十一日。大戰于秋平野。當日巳時。生擒元礪。而湖南人言。本司不敢爭奪。已解赴江西安撫司矣。奏未至。會主鎮江都統制畢再遇詔歸。以是月壬申內引。朝論欲遣再遇討之。未決。明年正月。江西奏至。乃命王簡卿同許俊召募士人。識認元礪正身。訖照條盡法施行。　辛巳。黎州青羌叟夫索降。奴兒結以乾道九年之春盜邊。淳熙十一年之秋歸漢。十二年之春被縛。奴兒結之弟三開。以十四年之秋復讎。三開之弟失落蠻。以十五年之夏納款。奴兒結之子叟夫索。以慶元元年之春再為報復之事。至是冬納款。始終凡三十六年云。　是歲。賑諸州大水。臨安紹興府嚴衢州大水。賑之。仍免其賦。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章必達
圈點監生臣傅道立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　一送

宋

寧宗八

兩朝綱目備要寧宗嘉定四年辛未春正月己丑敘州蠻攻陷利店寨（馬湖夷都蠻攻嘉定府犍為縣之利店寨陷之馬湖蠻者西爨苗明之別種也其地在梁為南寧州承聖中刺史徐文盛召去有爨瓚者遂據其地子孫相傳後分為東西爨西爨之地在唐為裒劍驍浪四州其酋姓董氏隸戎州都督府國朝開寶中德化將軍董春惜貢馬詔書嘉納之太平興國始市馬其後又以木板來售蓋夷界多巨木邊民嗜利者齎糧深入為之膚錫官禁雖嚴而不能止也板之大者徑六七尺厚尺許舊為舟航棺槨之用則可長三數丈蠻自載至敘州之江口與人互市太守高暉始置場征之謂之抽板場至今不廢也馬湖之地東南接石門敘州徼外蠻西南接沙漠虛恨嘉定府徼外蠻及黎雅諸蠻與吐蕃之境而北接敘州之商州寨宣化縣西接嘉定之賴因沐川是為曾下三寨名西北接敘州之置寨凡蠻之地俯餘者七村曰胡漢或曰會是四寨漢或曰從溪曰平夷曰都夷曰什葛曰蒲淵或曰昔翔曰蔗桃凡七村多沃壤宜耕稼其民被髮椎髻而衣屋皆如華人之居飲食種藝多與華同惟明塩黎溪平夷三村內輸漢蠻之稅賴之兩屬稅戶自敘州沿派十里至馬湖江口又西泝七十里至安邊寨又水陸行三百二十里至夷都村又水陸行一百八十三里至凡沱此馬湖蠻王所居也自夷都溪口在夷都村之南五十里邊陸租利店沐川賴因龍鳩等寨僅二程皆平原初賴因本夷地景德人聖間屢來寇撓治平間把截將王文揆始據險立寨使耕夷人山壩名賴因在夷人路之事間有青次其地時董蠻既而寨民私略之以償其使地歲為納三百疋幅廣二尺長二丈於是蠻人無歲至賴因謂之賞從其後稅賴增寨人亦欲省之紹興末盧法蠻犯龍進寨隆興初夷都蠻復寇賴因詔用為富可從熙本路利徵公事以經制之嘗募堡於龍進而戍青於賴因以為戰地多壘舊備罷械蠻不復至及是馬湖蠻將入寇而夷都上蠻先以書抵利店寨將言之寨將亦謂蠻人要索之常不即奏蠻陰之前兄寨民有夫平者夜出求之見大滿四山始駭匿至乃以狀白犍為縣未達而蠻已大入或曰蠻始狄寇中鎮寨中鎮有備不可入聞利店積富實而寨丁少乃攻之如寨條義郎陳松悉寨丁七十餘人逆之近戰盛先或逃或遁圍其寨寨地勢低蠻人憑高投木石以擊之衆莫能拒又二日蠻人以雲梯登城松力戰十三合無與援者寨民驚潰自投山水而死亡者數百人松為蠻所執臠割而殺之盡掠寨民之貲焚其居驅老弱婦女數百人而去松二子亦為所掠守臣許奕子然聞變急調兵救之至則蠻已遁矣既而蠻人釋所俘平胡慶者俾持牒以歸自稱都相公狀申嘉州官品大略言漢人不償犒稅之故其後蠻人為招安將言初以敘州員其板直故擊之適陰不可進欲引歸而蠻帥翁者謂始出兵時嘗許以生口祀神今無所得神且怒由是移兵攻利店亦莫知其情實云初慶元末宣化溝呂元封奇源嘗為古戎邊志大略謂馬湖之豐在嘉而不在敘蓋一軍屯安邊一軍守真溪沙漠商州寨之間皆虛化縣界則馬湖不能違殘吾境惟賴因中鎮地平而近且蠻以索稅為詞往來通行於漢嘉之境一不如意則寇掠隨之矣至是果如所料）　甲辰以四川鹽增錢對減激賞紬一年　丙午詔安集殘破諸州（湖南江西諸州經賊蹂踐者監司守臣致縣令安集之實第其能否以聞）　二月乙卯誅李元礪（王簡卿時已械送元礪赴都既被命遂就磔于吉州）　壬戌罷世傳補官（池州副都統許俊復言世傳生擒元礪已給元所降賞錢二萬緡已加轉韶授世傳武翼郎閤門祗候四月丙午楊黑風峒名劫忠錫以鋼印世傳乞補文資乃以為通直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簡卿遣吏送之世傳殊不出）

丙子雪　辛巳罷廣西諸州牛稅　閏二月丁未大風　辛未配賊史淒（州推官鄒單鍾雒縣村王御犯賊除名刺面配真州池州）　詔格守賑恤（令諸路帥守監司守令恪守朝廷賑恤之令及盜發不即捕者重罪之）

三月都城疫　己未令臨安府賑給病民賜棺錢　四月戊申出內庫錢瘞疫死貧民　丙子劉世雄伏誅（世雄馬沔州將謀據仙人原為亂事覺伏誅）　辛巳敘州蠻犯龍鳩堡（本路鈐轄黃嗜若伯當調移屯西兵二百戍犍為縣朝廷聞之四月乙丑除知嘉慶府李壹李元本路提點刑獄）　是春夏國叛金（虜夏人始為難糾所攻遣使來顧金人元濟新立不能救難糾之與靈而反夏人恨之金人亦為難糾所擾掠益衰夏國遂叛改元光定）

夏四月甲申禁科折鹽酒（行下兩浙福建州縣）　四川關外果　己丑詔以具樣沒官田租為關外四州及旱傷州縣代輸秋稅　禁諸軍虛數冒請（總自首達者重坐之）　是月四川置安邊司（安觀文丙時為制置大使乃置安邊司以經制蠻事俾李壹李元與許奕子然共領焉始議者欲招安而蠻人既伊終不肯出大使司議遣兵平之李元謂然而許成子在瀘

而以頡頏日持久勞師費財不如招納之利持論不同由是久不決會叙南邊吏獲夷人數十以告楊之其與於利店之亂者三人爲戎子搏境上諭夷人能以利店所掠人口來者即歸三人者金帛不問也又遣諜入夷中諭以利害無與何響以即叔來頤畫歸俘掠如約安邊司聞而亟招之夷中傳於是李光移檄顧得三叔人戎子曰如此則吾爲失信夷禍必嫁於瀘不許己而大使又以爲言戎子曰吾知權利害爲主靈計耳即移書以鬼章事報之係史戎請進兵戎子折之曰乞弟卜濡之變瀘父老至今言之疾首可革革耶既又移書恭樞宇文紹節曰守邊之道安之而已苟圖快意未有不敗事者因以議不合求罷改知藥州始李光瞭言某日以兵出塞變顧禪之會東帥司楊揚叔州境與大略言本司已與西路商量決無滲入之理仰遣民安業毋得驚擾變入見之知西路揚聲結己益無所憚 五月戊辰親試舉人賜禮部奏名進士楊建大等四百六十有五人及第出身有差 眉人史公亮 天應援李僑故事請掛冠詔丞僑從事郎致仕仍于官封國朝三百年掛進士即日掛冠者惟兩蜀王昇李僑及公亮天應四人而已。 六月丁亥余嶸使虜不至而復時金虜爲韃靼所攻道不通故也。 韃靼之先與女真同種蓋皆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爲數十部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彊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混同江即鴨綠水)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韃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太祖 太宗朝各再入貢皆取道靈武而來及李繼遷叛命道絶不通。因爲契丹所服役 神宗嘗欲自青唐假道以招之然卒不能達也。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煑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夫錫錢既劉豫又廢鐵錢由是參貫鐵錢皆歸韃靼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彊方金人盛時韃靼歲時入貢金人置東北招討使以統隸之衛王既立韃靼遂叛其始叛自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爲所踐而不能有也又有蒙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自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宗弼即兀朮所謂四太子者)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酋亦僭稱祖元皇帝至虜亮之時與

韃靼並爲鄰邊患其來久矣蒙人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類蒙人漸有火食至是韃靼乃自號大蒙古國邊吏因以蒙韃稱之然二夷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爲一名也蓋金國盛時置北招討司以捍禦蒙兀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韃靼西夏蒙兀所據蓋吳乞買劉豫時二十七團寨而韃靼之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國爲隣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無城池屋宇但爲氈帳擇便利水草而居馬無耕織裘皮爲衆以十羊爲積人皆狡獪壁悉嗜殺不知歲月以草青一度爲一歲。亦無文字每調發軍馬即結草爲約使人傳達急於星火或破木爲契上刻數劃各收其半遇發軍以木契合同爲驗所謂生韃靼者又有白黑之別今忒沒真乃黑韃靼也與白韃靼皆臣屬於金虜每歲其王自至虜界貢場親行進奉金人亦量行答賜不使入其境也金主璟之明昌元年(庚戌本朝紹熙元年)白韃靼王備叔之弟叔其兄而自立備叔之子白廝波方二歲金人取歸其國養于黑水千戶家泰和七年(丁卯本朝開禧三年)春備叔之弟至璟州進貢金人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白廝波爲王遣還國始白廝波在黑水千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取爲妻璟不從白廝波悲怨呼歸黑韃靼以北益強漸併諸族地遂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爲所破又虜夏國之偽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大安三年春(辛未本朝嘉定四年)韃靼主忒沒真入貢金主允濟將襲之金當之敗軍有詣韃靼告其事者韃靼疑未信言者再至韃靼遣人伺之得其實遂遣廷不遑是秋韃靼始叛 辛丑更定四川諸軍額(癸卯廢江西伐九軍)

秋七月壬戌太白晝見 八月辛丑雷 九月辛酉叙州蠻寇邊先是夷人以黃紙作牒遣嘉州其語殊倨未有放出諸示之語安邊司俾寨官却之既而提刑司令寨官諭以先歸所掠漢人而繳書答云所掠止是婦女三十餘人道悉有娠須產畢乃可送沿海擾如此至是夷人又犯叙州至宣化之二十里李壘恕守臣史師道應報安邊司文書稽緩而許成子稍芘之史本大使所薦至是劾之謫二秩罷歸 乙亥羅世傳爲其黨所殺去使胡有功殺之以降詔以世傳祠令換之黑風峒爲盜凡三年擾柱荊蜀至是就擒人皆相慶焉 冬十月己卯朔更定玉牒凡例(七年五月詔修玉牒實二年一具草以進) 甲辰申儆邊備(以金虜爲韃靼所攻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癸丑賞平峒寇功 甲戌申嚴諸軍陞差制 十二月癸未體訪會子價(以會子折閱不行遣官體訪江浙諸州 紹興初東南綱軍止用見緡是時當偽假樸兎)

並充本軍費移矣。然未聞有錢之之患。自紹興末年錢良臣剏行在會子于時王炎亦用之於湖北諸州。今未六十年而公私之見緡存者至少，蓋楮券盛行，而銅皆積而不用。是以日泄而日耗也。論其首端，自錢王內人始，至于曹懷祖孝宗收換之策，以時從來不可救之患，尤可歎也。　宋史

余丈謂義曰：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見其變法易令，必立賞徙木以示信於民，喟然歎曰：信之為用大矣。商君刻薄，固不足道，然猶知信之不可廢，況堂堂大國乎？且自中興用楮以來幾年為界，界滿則易，法之常也。自楮生用矣，楮之造即日多，而楮之折閱日甚，上之人患於秤提之政，當易楮之界未滿，而新楮之出已頻，豪商巨賈囊橐舊藏，一旦廢棄，盡為無用之物。國失大信，人咸疑心，阿抵其長，避而不敢收蓄，此所以新楮頻行之後，市井不通，反以猜委小民，替播楮四方，無所易恭幸而得，豈不害如有意外之獲？罪其源，皆由上失信而下生疑耳。雖復令日建體訪之使，明日罪不收之害，豈不均為紛紛歟？　是月罷張鎡主管推國令除兵泰州鶴書。　真德秀輪對。德秀為著作佐郎，因輪對論災異曰：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撫朴而戒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懲戒之，亦仁也。天為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至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觀近歲以來，旱蝗頻仍，讖緯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王言，上天降鑒，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至而元者乾度當愆，星文示異，繼疊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歟？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歟？則象緯之災又何為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臣切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陛下下以積年之憂為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如耶？夫宮庭屋漏之隱，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試能實體事之忠，防慢易之私，事事復行，屢省無息，則將不待善言之臣，而有徙舍之感矣。兄今年雖善，稔民食僅充，然荐饑之餘，公私赤立，如人大疾甫瘳，參而血氣未平，筋骨猶憊，乘此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拊循之念也。恭聞問者，內庭屢藏，賜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禳祈祈禱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愛結未解，民

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愿不憚，伏望陛下體天寧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躁，廷訪近臣，勤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銷於下，而休證格於上矣。

嘉定五年壬申。春正月己巳，詔諸路通行兩浙倍役法，著為令。　壬申，賜李好義謚曰忠壯，旌誅吳曦之功也。　二月壬午，罷借補官。去年七月，詔軍興以來齊賞冒濫者，聽自陳，除其罪。至是復詔罷兩年軍興以來借補官。　三月庚戌，敘州蠻酋米在降。先是，二月，有詔成都府路鈐臣聶楨兵甲事，至是大使司知蠻不可致，遂與元使軍統領劉雄等二人將西兵千人，自嘉敘二州分道並進。又遣新本路提刑司檢法官安伯恕往敘州節制之。伯恕，廣安人，故同知樞密院揮之四世孫。嘉定初，宣撫司下總領所書填迪功郎告予之，調綿谷尉。又兩經請文解，又試中大法，又為銓試第一。名碍提刑司檢法，案制置大使司劉官。是年三月，官軍入蠻境，方接戰，王丁斷小酋之首，蠻人驚潰。官軍小捷，其酋米在據半山江之水因堅不肯降。因在峻灘之中，水淺舟不可行，壽孫人不可渉。大使聞之，移書李壺曰：但聲言伐木造舟，攻其水因，則米在自降矣。壺從之。米在果請降，然不肯受盟。遣吏遣王丁十餘人入蠻為質，米在乃令其徒數十詣寨納降。安邊司盡以十二年犒與之，米在以贖為為辭，終不出。是役也，所掠邊民數百人，得還者十五人而已。使奏上，大使安丙轉三官，為通奉大夫。費嗚若轉一官，李壺進直煥章閣，伯恕特改次等京官，餘人並進一官。議者訖入果改官，非舊典，大使司乃奏言伯恕之出，有蠻九百餘人詣軍前投降，又言其始以獻策使關表四郡，使宜補官，乞依任子例，特與改秩，乃除大理評事。命下，伯恕已赴類省試，合格矣。或曰：所謂投降九百人者，本舊邊民，皆為人傭耕。方官軍之出也，招安將論之曰：即制置未，汝曹當指為前營。若遂民從之。招安將謂衆曰：此降卷也。即以三百人送長寧軍，延除官養濟。後又以三百人益之，延除者每人日給一溫米。既又不能贍，半多餓死，餘四百人，置寨知所。終遣上舊有平戎莊地，極膏腴，久為勢家所據，李壺以錢二萬七千緡市之，收其田，客近四百家，以為王丁，所食其地，至今不廢田，組二千七百石，每七石贍一丁。　大兩戌朔，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州縣決係囚。　丙子，申嚴捕盜改官法。　五月庚午，詔通判令丞主坑冶，諸路坑冶州以通判，縣以令丞主之。　癸酉，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吴旵嗣之。十月遣使冊於　詔州縣見役人毋納免役錢，役滿復輸。

六月乙酉，禁銅錢過江。　秋七月庚申，賞降敘州蠻功。詳見三月庚戌下。

戊辰，雷雨毀太廟屋。避殿減膳。八月，令左右置遺狀籍，察前斷之冤抑者罪之。真德秀以軍器少監權直學士院，因輪對上奏曰：此者恭覩御筆，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鳴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減膳，有以見陛下寅畏祇懼之心。然臣竊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災，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擧故事而已。今自避正朝、損常膳之外，或無聞焉。或者因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夫況禮文所在，又有可議者乎？且震霆之作，蓋秋之癸丑也，越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頒，避殿減膳之擧，蓋秋之丁卯也，前二日群臣祈請之章已上矣，以蹈故循常之文，非甚難擧者，然猶曁旬浹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何自責之約而自恕之多乎？陛下節儉之誠，出於天性，其在平日，尚不以翠宮菲食為難，況於畏威省咎之餘，少紓一飧之何所不可，而乃匆匆若是，借曰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則何有？今也誠意弗加，動皆勉僶，苟塞己責，徒掩外觀，以此動人，猶且不可，而況於天乎？廸者，蓋秋之朔，流星示異，其占為

兵憂，而上下恬然若不之聞，故相距才九日而震霆之變作，天示之以星象之飛流，亦云切矣，而陛下不知戒，於是警之以震霆，天加切焉，天於我國家，眷扶持而全安之，其心至懇懇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臣願陛下內揆之於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泰實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災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證日消，惟天惟祖宗所以望陛下者實在於此，臣不勝愛君勸拳之心。 九月丙午，太白晝見。 己酉，續編中興禮書成。有司上進。 庚戌，邊義寨夷楊煥來獻馬。 辛未，罷沿海諸州船錢。 是月，四川復權石脚井鹽。在鄉凡舊謂之山門井，先是總所已行權，州至是多悅之，民有犯法私煮者，州縣抵罪，制置大使司聞之，即遣新夔州路兵馬都監楊仲端往山門措置，自後月得小鹽萬五十斤，守不用引鈔，假行發賣，歲自息錢為九千二百緡，然鹽既苦惡，不可食，專以抑售土居之人，盜煎私販者，皆亦肆行，官不能問，議者謂先皇立法者，參知政事蔡確也，崇寧禁止者，自僕射蔡京也，時用雖足，可以大使司而為京確所不為乎？夫之矣七年，大使司結局，十一月罷所開鹽井。 冬十月辛巳，詔擧將帥。詔諸路總領官歲擧可為將帥者二三人，安撫、提刑擧可備將材者二人。 癸巳，集議釐正光宗配饗功臣。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語見

嘉泰元年正月庚午亡。 戊戌，雷。 十一月壬戌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 十二月乙丑，再蠲濠州稅一年。 壬午，蠲積增稅額。詔諸路轉運司，參考州縣新舊稅籍，蠲其增積之數。 是冬，王釜請收兌舊會。今為湖廣總領，請以度牒、茶引兩色收兌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道價千五百緡，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方許收買，所收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相去遼遠，而上置三場收兌，小民聞知，徒持入情洶洶，市皆為肆，悲嗟盈路。劉光祖為制置使，以為不便，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江陵軍民之兌會者，以舊楮二而易其一。光祖復出府庫之藏，總軍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于朝，得新楮十萬，及蜀中收兌舊會，凡用金庫黃金二萬兩、白金九十七萬兩，故能收千六百七十萬緡，而民不甚病，湖廣前此無之，此其所以用茶引也。

嘉定六年癸酉春正月庚申，宇文紹節薨。 詔擧才行。從臺諫兩省官帥守監司各擧一二人。 二月丁丑，太白晝見。 丙戌，吏部條法總類成。有司上進。 丁亥，雪。 乙未，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姻。著為令。 三月癸亥，樓鑰罷。 夏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政事。 甲午，復法科試經義。仍令雜流進納人毋得試。 五月不雨。丁卯，令大理三衙臨安府釋繫囚。 丁卯，措

置四川支移錢物。命四川諸州措置上供尚書省。 戊辰，修寬恤詔令。自慶元六年以來者。 六月乙亥，詔比較諸州未決獄。詔刑部歲終上于尚書省，擇其最久者罪之。 丁丑，董居誼使虜不至而復。以金虜國亂故。 丁亥，復臧否法。復監司臧否守令及監司郡守擧廉吏所知法。 丙申，詔擧將帥。三衙江上諸軍主帥各擧堪為將帥者二三人。 秋八月己巳朔，詔擧所部官吏。諸路監司帥守各擧才行卓絶、績用彰著者。 庚午，田宗範謀作亂，平之。宗範知思州，謀作亂，夔州路安撫司遣兵討平之。 是月，金虜弒其主允濟，豐王珣立。珣者，金主雍之孫，太子允恭之庶子也。金國自完顏旻建國稱帝，至今王珣凡五世八君，而始衰。金國者，在契丹之東北長白山之下、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也。其國在漢稱挹婁，南北之間稱勿吉，隋唐稱靺鞨，至五代始稱女真。祖宗時嘗通中國，後臣屬于遼。完顏之始祖穆者，新羅人，自新羅奔女真，女真諸酋推為首領，七傳至旻，而始大，所謂阿骨打也。建中靖國元年，遼主天祚立，淫虐不道，阿骨打叛之。政和四年八月，用兵連年，奪遼地太半。重和元年八月，阿骨打始稱帝，以其水土金，故號大金。改元天輔。是歲戊戌，蔡京、童貫聞之，募人泛海往使，約夾攻遼人，以燕地歸我。宣和四年忝童貫伐燕，為遼人所敗，其

十二月阿骨打入燕五年春王黼與金人約歲賂銀帛五十萬匹兩實一百萬緡而請燕薊六州之地阿骨打許之其五月乙丑阿骨打卒在位六年謚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阿骨打有八子不立而立其弟晟所謂吳乞買也晟立改元天會元年癸卯七年春天祚爲金人所執其冬十二月遂寇京師靖康元年春朝廷割河東北三鎮與之盟而歸其冬再入京師陷紹興四年冬晟卒在位十二年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有子八人不立而立阿骨打之孫亶蓋阿骨打諸子之可見者其長曰梁宋國王宗秀小名固倫亶之世領三省事次曰許王宗傑即引兵陷京師者斡離不也又之世爲左副元帥所謂二太子者次曰宋王宗幹亶之父也使追號曰德宗次曰宗浚阿骨打嫡子不及立使其子亶立追號景宣皇帝次曰晉王宗輔小名窩里温亶之世爲右副元帥後其子褒立改其名曰宗堯號曰睿宗次曰梁國王宗弼即引兵渡江陷二浙者所謂兀朮也亶之世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所謂四太子次曰曹國王宗敏亶之世爲都元帥也褒立殺之其乙實之長子曰宋國王宗磐亶之世領三省事爲亶所殺次曰兗國王宗雋小名蒲路虎次曰虞王宗英滕王宗偉以上三人亦爲亶所殺次曰濟王宗賢亶時爲左丞相次曰衛王宗義亮時列大宗正事

次曰代王宗懿亮時爲東京留守次曰晉國王宗本亮時爲太傅領三省事以上四人並爲亮所殺阿骨打初起兵皆以宗族近親爲將相其主兵者曰晉國王宗維蓋阿骨打從兄之子其祖曰劾者乃阿骨打伯父所謂國相粘罕也晟之世爲左副元帥亶之世領三省事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阿骨打之疏族於亶爲子所謂兀室也亶之世爲左丞相被誅又其次曰魯國王昌乃阿骨打之從弟所謂撻懶也亶之世爲左副元帥誅死又其次曰婁宿晟之世爲陝西諸路經略都統曰撒離喝亶之世爲左副元帥誅死皆女真人不知其屬族之遠近自亶之立粘罕首罷兵柄憤悒而亡兀室撻懶撒離喝以次受誅而吳乞買子孫勦戮殆盡亶初年猶用天會之號至戊午始改天眷年酉改皇統皇統盡九年而爲其從弟左丞相亮所弒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也在位十五年追廢爲東昏王亮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亮之又改謚孝成皇帝廟號熙宗亮更之孫而宋王宗幹之子初年改天德元年己巳癸酉改貞元其春徙居燕京號曰中都丙子改正隆盡六年而亮引兵南犯國人不堪其虐以十月丁未共立其從弟東京留守葛王褒爲帝諸將聞之弒亮于揚州瓜洲鎮之龜山寺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乙未也在位十二年追廢爲海陵王謚曰煬褒亦旻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既立改元大定元年辛巳大定之四年復與本朝議和淳熙元年春更名雍雍有子七人長曰越王允升次曰允恭爲太子蚤死淳熙十二年夏所謂顯宗也璟立追尊之次曰鄆王允蹈於次爲第六璟之世爲武定軍節度使誅死次曰衛王允濟於次爲第七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其次曰原王璟璟嫡子也雍以爲太孫大定盡二十九年而雍卒淳熙十六年正月癸巳也在位二十九年號曰世宗雍爲人仁厚不用兵北人謂之小堯舜璟立庚戌改明昌丙辰改承安辛酉改泰和泰和之六年南北交兵又二年始更成而璟亦卒嘉定元年十一月丙辰也在位二十年號曰章宗初璟之立也越王鄆王皆有不平語璟君鄆王殺之紹熙四年十一月鄆王有二子長曰愛王璉妃所生萬王愛之賜以鐵券璟惡之而不能殺也愛王尋居上京以叛越王遂爲璟所殺慶元元年五月璟既無子而雍之諸子惟允濟在璟所嬖内侍李貴門者傳璟遺令與尚書右丞撒罕共立之愛王時在中都允濟䟽其爲變因之真定知撒罕太師領三省事封中王明年改元大安元年己巳壬申改崇慶癸酉改至寧璟之在位也允濟被命往靖州受黑韃靼進奉見其王忒沒真桀傲不遜怨爲邊患欲歸白璟除之會璟病卒大安三年本朝嘉

定四年春三月韃靼入貢允濟遣重兵分屯山後欲俟還襲殺之焦復引兵深入會虜之亂軍有諸韃靼告其事者韃靼遣人伺之得其實遂還廷不遑秋七月丁酉夜韃軍猝至與金人戰于庚河凡三日勝負未分忒沒真選精騎三千馳突虜軍虜軍亂忒沒真自以大軍乘之允濟患命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領大兵迎敵于大勝甸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允濟之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怒罷之韃兵至翠屏口虜又大敗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破之進軍野狐嶺允濟再遣兵迎敵以車爲陣兵又大敗十月韃兵至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崇慶二年本朝嘉定五年春正月韃兵至居庸關左將軍完顔福海棄關遁允濟素鄙吝士不用命允濟議以細軍五千自衛奔南京開封也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激屬誓死迎敵敗韃兵數百韃兵不敢進問所俘鄉民此軍有幾何鄉民紿之曰二十萬韃靼懼遂斂兵而退至寧元年本朝嘉定六年秋七月韃兵復至山後鄆元帥完顔福興迎敵而敗允濟黜之八月起紇石烈執中爲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戰戊子發燕京先是右副元帥南平者迎合允濟之意沮格軍實衆共惡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殺慶允濟遂回軍以誅南平爲名壬辰軍至東華門

外召甸中討事于召使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閉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孛諧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供奉救駕孛諧止之衆懼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關西大漢軍都統完顔菩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為武藝軍所殺執中以菩羊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菩羊大呼吾其父曰若賊欲反朝廷何謂降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矢而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入東華門允濟遣其子翰王持詔書往於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民皆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合住除之執中引兵入宮侍衛皆散走逃至大安殿允濟望見之進呼曰聖主今在何住曰歸舊府耳允濟入後宮匿其后與出后留之曰出則被殺矣執中見其人不至遣兵就執之併其妻子囚於舊府遣召豐王珣之長子諱哲為以御寶付之中午夜執中遣內侍李監丞着弑允濟於其府九月丙午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於通逕立為帝改元貞祐降允濟為東海郡侯升執中太師都元帥領尚書封澤王韃兵至紫荊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諸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韃軍破涿易至安河之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韃兵大敗望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遣左監軍高乞以亂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珣以其有功赦令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罪敗則誅無赦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砂不能舉目韃靼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為執中所殺遂引亂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臥內殺之遂詣闕天門待罪十月辛亥也珣以高乞掌兵權不敢加罪盡收從執中弑逆之人殺之於是韃靼主忒沒真留其大首撒沒曷圍燕京而自將所降揚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同韃靼大軍分為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州郡伯遇者新州史伯林者某寧縣射士也是時中原諸路之兵皆會往山後一帶防邊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韃靼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皆一鼓而下 九月甲辰蠲京湖通貢諸州通貢所蠲二十萬緡有奇

是月初以京朝官監省門 三省樞密院監門官舊以小使臣為之至是揀官郎景紹言郎門以京朝官則省門事體尤重遂亦令京朝官曾經作縣通判曾序人為之 閏九月戊辰詔御史臺考課監司 丙戌詔謹邊備以金主新立為韃靼所攻詔四川謹邊備 己丑詔賑恤旱傷荊湖北京傳諸監司守令賑恤 癸巳雷乙未大雷 甲午上仙源類譜大綱進乎上三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祖皇帝寶訓皇帝玉牒會要 丙申下罪己

詔以雷故也 詔曰朕欽若天命於兹九九夙夜靡寧惟恐有闕乃役九月癸巳雷冬雷未收鋒將以警朕惕若祇懼祇省愆慜二三大臣其悉心叶力交修不逮虜副使彭仲秋入戚馬史彌遠請罷政不許 冬十月壬寅朔中嚴互送禁 戊申真德秀使虜不至而復 庚戌李壘使亦不克以金國亂故也 十一月癸未虜恨蠻寇中鎮寨 虜恨蠻犯嘉定府峨眉縣中鎮寨寨在羊山江南去府二百五十里硬寨在江之北先是蠻人數為邊害下既下服去泰二年夏其都王虐然者始款中鎮請五千犒物自度元四年以來並剽石作營而歸提刑司但以四年犒物予之蠻人數來欲得本年犒物官執例不予蠻人怒掠邊民十四人而去土丁追之殺其七級其年十一月也制置使謝源明聞之乃於羊山江南纂師從千夀三硬寨以防其衝突明年三月蠻犯犯師從夀十月又犯龍蓬堡寨將馬照知不可遏乃遣人與之打話陳謙提點本路刑獄亦欲招安之蠻人德許明年春遣峨眉令楊鴻往中鎮受其降蠻至寨來給犒閒馬照以其屢抄掠也恨之多所要索蠻怒而去照伺其出奪俘土丁邀之於道殺蠻人壯二等三十二人嘉泰四年五月丁亥照以功補進義校尉 閒備二十蠻人怨怒自是不出者十餘年去年夏李壘來司集事屢招來之蠻人終不至至是憲使楊伯昌郡守任處厚方會歟坐中有土丁二人馳報蠻人六七欲寨願受犒且納蠻刀為信寨已給降榜矣或曰此詐也翌日再得報蠻進寨者已六十餘人千後乃得報蠻二百餘人夜扣硬寨門求戰已出土丁二千渡江禦之矣照又言寨有土丁及家人凡五千皆驍勇可用不必濟師時知縣事宋大椿尉史子申適皆以檄出在邑者惟主簿一人以累來得官適攝其事亦傳蠻人近寨者實六七百餘人照所言非實也丁亥得報蠻人犯硬寨殺土丁一人掠二十五人而去乙未日得報蠻人復歸巢穴時土丁被掠者近二百人提刑司不欲生事乃遣人自邛部川招安之伯昌雷守黎州以信厚為諸蠻所服邛部川因往來為之傳導 十二月壬寅蠲瓊州丁鹽錢 是歲兩浙大水賑之

嘉定七年甲戌春正月丁卯朔何九齡襲泰州大敗死是元年冬金主珣弒衛王允濟允濟嘗使韃靼不為其書拘汝真所憎惜之及允濟立將汝真始叛四年秋朝廷遣余嶸北使賀所謂為秋節者而燕京已為韃靼所遏不果廷使者嶸至涿州而還去秋允濟為其臣紇石烈執中所弑嶸之屬允皇上備代立事居理為賀生辰使至汎州而還繼而賀登位使真德秀至盱眙虜皆不見遣謀者言虜有內難議論紛然朝

起聞之以節札購大使安丙及王大才令益謹守備毋恪遣釁有迪功郎
提衆安郎持為鎮務乘大使司簽廳何九齡者負安實齊人也遽稱忠義
入隸狀秦州未發前八日虜兎知以檄至秦州諸問內實除夕九齡送牟
沔州中軍統制張德等以所部夜襲秦州是月朔旦敗焉　甲戌韃靼默
塞是夜三鼓濠州鍾離縣北岸兵圍鎖有三將渡淮而南水陸死傷藉貫
問所由三人者出文書一囊繪畫地圖一冊云是韃靼王子成吉思遣來
納地請兵望日守臣遣劾閃統領李琳等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諭遣
之又望日過諸關理即以礟退之而去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
先金人政亂起兵叛之殘踩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雖如既劉然
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雖兵至濟南遣三十七驛諜
三人者以來又以三百兵送之過邳州李舟渡河而西既為濠州所卻路
絕不得歸盧虹縣之白鹿湖中後三日縣遣人捕送泗州或謂三人者其
一則韃靼通事其一則所虜金人某州同知其一則漢兒也因戒遣吏復
有似此者即卻去之遣者從軍法且上其事于朝時或疑其實已強大然
但居其故地而於燕雲置行省令其大臣撒沒曷領之所謂太師國王者
也其大將曰花帽虎云　丁丑當韋良能薨　壬午王大才斬何九齡

大才為沔州都統制以九齡啓遣釁斬之梟首境上　大才初為利州統
領劉德秀薦之陞差頭外統制其兄大節為副帥以嫌移金州未上大節
死金州都統制彭輅即檄大才還任吳曦以其既去卻之大才謝吳之賓
客為言曦曰是人固才然陞差自制司是使軍政也辛不許嘉泰四年春
宇文紹節言其堪充將帥遂擢知安豐軍以王大將安丙之為大使也大
才以嘗禪招撫使不欲諸帥壞之積大使不悅大才以為憾會九齡以襲
秦州衆師大才執九齡及諸將等七人斬之以其事聞于朝且檄報鳳翔
都統使仍關隸川陝四路監帥司又遣人往負安捕九齡之子世昌亦斬
之會大使司秦大才圖為宣撫使設意傾陷今遣報不一或有後患必致
誤事二月甲寅詔大才特降一官　乙未黎州蠻卜龍十二胥降卜龍者
青羌部族也性殘忍多器械專仰鹵掠為生所謂十二胥者乃十二種也
三月丁卯安丙同知樞密院事令日下起發赴院治事四川制置大使
司結局董居誼為四川制置使以成都路安撫使除令疾速前去之任以
知潼川府劉甲除利路安撫使特暫權制置司職事限一日起發皆未受
命也會大使司遣使臣李大身王順往也郎遣大才所遣秦州打話人赴
與元問狀已已過沔州市大才執大身斬之繳順歸報後二日車來乃以

倖語呈大使司云武功大夫權州觀察使充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兼知沔州王大才今與相公不願法令非理劄下大才事目開具下項一
入隸大才與虜人同謀不軌一入隸大才與虜人私通書信一入隸大才
於負安軍殺何九齡之子世昌一入隸大才將兵劫掠劉瑕七十三緡金
一百五兩已納在大才宅庫一與元都統李太尉差與大才下書虞帳勝
儀吉既稱相公已劄差下二三百人要得親來沔州將大才殺害一相公
日來不時遣使強橫小人以遣人為名前來門首萬聲叫聞叫來庭下將
大才百端看清辭所不言此何理耶本有欺凌朝廷紀綱法令端自相公
為始伏乞鈞照右大才照得權與任戎自天子出非人臣可得而專不謂
相公同何九齡擅開兵端引惹邊事關繫國家利害至重而又不遵宸綸
約束其所睹御札部墨未乾擲於反亂朝廷何所不為所有何九齡已從
條法誅斬了當獨相公未奏朝廷施行如何逆將忠臣義士入謀以不赦
之罪公然形於紙筆以快私意天下恐無此理可見相公包藏禍心欺罔
君父蔑視朝廷不恤人言略無忌憚未審相公端用其目前來沔州作亂
乞賜明文行下答大才遵守祇候公參謹具申制置相公欽望鈞慈憫念
朝廷勿以天日為黑以為可欺況忠業貫盈恐遭物不與善後將來可係

伏乞鈞照閫正撤根由賜者詳察百大使得之即疏辯中朝廷且繳口路
帥臣監司委官究實丙子董居誼至石首縣被制置使之命辛卯借用潼
川府觀察使印交割制置司職事除之與元四月癸丑安丙知發與元中
乞以劉貴鹽井鼓三十萬緡充沿路鳴犒諸軍之用不待報遂行至近畿
乃有津州之令大才會虜山侍制置使既不得其柄反倚重焉夫朝廷臨
遣之意矣　庚辰金虜來暫二年歲幣戊子來止賀正旦使　壬辰詔利
路安撫節制本路軍馬知丙淮安撫之制　夏四月癸卯蜀福建納鹽出
沿海諸州貧民也　癸丑馬煕襲殺虛恨蠻庫崖等甲戌春正月丁卯川
蠻入邊歸至軍思寨吉虛恨蠻入有歸順之意從利司遣從政郎權本司
僉廳封壽源已西縣丞薄李時開往中鎮寨隨宜應接於是虛恨都王遣
其使庫崖來打話庫崖以馬煕嘗殺北二乙之狀之欲得其子弟為質煕難
之已而大渡河監渡官劉知其遺其子與親屬兵三人入蠻為質庫崖乃
來四月辛亥渡河至北岸庫崖欲得十二年歲犒凡為緡二千四百匹監
茶四千七百斤銀百兩鍍金二百粒酒之屬丁與馬又欲得都王等三年
犒官告命金帶紫袍綢印之屬及北二等三十一人骨偏兒是煕之上世
有田在寨之南北岸歲收租四千餘石後有言以其田賂邊世選馬氏一

入為寨將佃戶為土丁防守邊面所謂寨𬡼者例以邊租七百石市之自
北二允蠻入不出租稅悉為頫所私至是度無以償乃好詞紿蠻入蹄諭
都王因其出塞送土丁二百焚之癸丑吳至牛渡遇諸蠻即縱兵掩殺摩
崖與其徒三十六人皆死土丁被殺者七八傷者又數十人蠻人大怒取
當子三人剽聚之議者因欲以殺蠻為功伯昌不可五月丙子以頫屬吏
頫令其家丁百數詣提刑司訟冤係吏多請釋之伯昌不從卒正其罪獄
成頫坐私用邊租及他罪計贓當死伯昌上于朝有旨創置司酌情行遣
創置司奏奪頫官竄管大寧監其年十月也於是籍土丁之壯健者二
千人月廩之俾守諸寨歲費錢二萬四千緡蠻人聞頫以罪去悲怨稍解
既又知邊頭有備憚之自是不復輕鈔掠矣　辛酉核軍實詔三衙江上
四川諸軍具士馬實數以聞　五月丁丑太白經天　乙酉親試舉人賜
禮部進士敖名衷肖等五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　壬辰命修祿令有司
考課祿之制衷類成書以為法式　六月辛丑令諸路州軍擇兩甲辰
詔諸路監司守令速決滯訟丙午詔兩浙路諸州贓賞錢壬子釋大理三
衙及兩浙路杖以下囚　丁巳置嘉定府邊丁二千人以備蠻命制置安
撫諸司給其費　秋七月甲子朔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乙亥金虜告遷于南京自貞祐元年冬本朝嘉定六年十一月至二年
春正月韃靼凡破金虜九十餘郡所破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
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
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二月韃靼復還燕京猶之軍
民餓死者十四五金主珣遣人議和忒沒真欲得其公主及護駕將軍十
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綉衣三千戰御馬三千匹金銀珠
玉等甚眾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為質珣皆從之忒沒真遣人來選女時
公主見在者七人惟允濟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予之又令珣鄉其國
遣升珣不敢拒又以撒沒曷國燕之久來雷國倚欲得犒軍金帛珣亦從
之韃靼遂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陘隘可守兵數萬欲使韃兵
歸而擊之而完顏福興在軍中傳虜主命已與韃靼議和不許擅出兵於
是無敢動者韃靼過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遂引
歸是年三月也河南路統軍滿撒七斤者素乞從鄭開封珣從之命參知
政事胥鼎為沿路排頓使其建宮王從彝者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百
司庶府皆在燕京並宜素之而去珣曰燕京之糧不能應辦朝廷百官諸
軍令暫往南京俟一二年閒糧儲豐足復歸未晚也從彝乞自留遂珣不

從從彝憂憤成疾而死五月甲戌也壬午金主發燕京出麗澤門自涿保
州中山府而南至真定留數月復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以至開封肆
赦境內韃人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講和為款我
之計耳秋八月復引兵攻中原燕京之亂軍呼興韃靼共圖燕軍分兵下
中原州郡又遣使至開封索犒軍金銀等珣皆予之　庚寅真德秀請絕
金虜歲幣曰聞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
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
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庭恐秋風一至采宋之郊已為戰
場矣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非
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
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虜之未亡而姑
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眾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
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
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
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
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陛下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

特虜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為知道聞滄浪之歌則
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大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
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起敵也臣區區竊所深慮敢附為陛下陳之
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隨不可伐宮奇存而
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漢儒所謂骨鯁者艾論議動衆心憂
國如飢渴者既難其人間者意見小異則已成納鑿論議小殺則日以諱
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邪夫平居工文墨使刀筆名濡宿望或所
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奸萌立談以斷大事不以利害為近執不以禍福為
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事君重朝為心合天下正人以
自助毋問同異毋徇愛憎則鼎呂之勢成金湯之守固折衝禦難孰大於
斯臣故曰用忠賢為自立之本也昔句踐之棲于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
樂不盡聲內則修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修車馬
兵甲而與三軍共饑勞之患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為而非可以報吳者不
敢為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
禮樂文物本不應昔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讎而秦檜乃以瓌和移奪
上心粉飾太平沮纍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為銷亡而不

問干戈頓弊而不修士大夫泰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為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竊觀闢於中原狐狸嗥於境上危機交急不間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類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姑緩焉可也薄書期會之士甍甍有緒矣繼自令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旰視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為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獄必使群臣雜議李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狀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絕北為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哉我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為相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高宗中興內外尤為倥偬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紹興初年嘗議使民拜道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為神顧以廣謀從衆為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業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頒明詔以勵使而南深追吾國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挾為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今諸大夫各以情告無所欺者勾踐之所以霸諸侯有志慮於國但勤攻已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實惟陛下以勾踐為心大臣以武侯為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群策為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消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之舒慼乎向者禁法新政令出加厲雖大為防禁以示民非欲峻刑名而絕下而判衆之官承迎適當奏劾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進號者未聞寧復之期晚冤者尚隔惟新之里萬神之論啼不齊奇臣願明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狀士大夫之心厭令州郡監司薦非材還然千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易以理財自詭則任刑審於秋毫以行令自矜則用刑深於刑貴夫我朝立國本尚寬行以此每民懼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進斥貪暴布宣德意流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惟器與名當新而予則倖倖者生心置予而斷則勞能者缺望須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儆夫肆態偽所以刑其而矯枉亦廣通真令遷俠孔棘正宰龍武勇之狀臣謂判裏內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為衆所推者宜令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隨

實江淮以收豪傑之心任者兩淮春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分填而議者以桀驁為憂慮於汰遣方其例予緡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偷快一時資用既空持手無策彊者適截山澤伺時而為奸懦者弱已道金給主而就盡夫患則望其鼓充繼則委弃帥圖後復使人嗜肯用命令宜擇其徒健收寘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潛拜姦患亦以收忠義之心自內資之使淮民流離有司縣郡失持充亡略盡雖展上供資常賦而寬殘未復王聚絕稀北間州縣科役頻繁田賦難蠲僂採仍重民兵團結收裝于第責其自備教閱貴糧令其自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係郡之重多方優卹件護蘇甦以收邊呼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恭慈親彼既攜負而來焉有可拒之理切聞侯文使文塞責至以蜂蛹舉之既絕其向生之塗是驅其斃死之念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江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敵窮則持發有必然臣恐欲以此精遺紙以侵遺將以無事遺為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為之毆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為吾之鷸獺也其患不為茂林深淵以受之猶羣枯祖進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吾人悅服晉王度坤況雲雲鄉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士將為歸誠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無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則以寸則圖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建營列戍虛籍不填老弱凋殘教閱弛廢衆驕則悍無所刑淮所恃有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五之成律條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柬南所長者舟師戰艦而繪畫圖冊失事美觀而未嘗習以度波破浪之技循非偏稗絲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搢紳成風而士卒之怨弗郵忌剛戰習而褊禆之長莫仲威挽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戎相與水火而用心莫能外一公朝道道之路絕而刑通交結之塗四定子女之欲盈而外禍稟樂之警淪非得來衆言精加蒐擇則緩急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南當葺理荊襄以為家計夫荊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興所資莫如鹽其兩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田而淮有沃野之利其奈民則天性健鬭每易視虜兵其

要民則氣槩相先能鳴集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實要之為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迎敵故不敢侵營叅和之後求於安豐又不免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打防關空曠者未嘗不留聖心切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故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為之志矣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令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于茲而淮陰無一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遏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卑薄池則埋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截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徑可由而吾以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而彼有腹背之虞我有持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限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嘗孫氏之保江左郡城雖小猶包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郡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捍江、之也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

固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闚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守江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百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節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內地遙陸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需聽命于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為牽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幕府時許移用官錢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淮襄之策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邊方紛擾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臣切以為不然矣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寇未嘗無奸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新時大有所振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啟暴心當是時也不知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厭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吐蕃為甚昔范仲淹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朝廷若以張皇為戒臣下希旨緘

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恐張皇乃成蒙蔽首害兩受歸反以徒貢原其稍漸不遏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鑒此　是月夏人來議夾攻不報　夏國左樞密使吐蕃路都招討使萬慶義勇者令蕃僧減波把波齎蠟書二丸至西和州之宕昌寨欲與本朝合從掎角以復故疆蕃兵總管侍翊得而上之時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絕　八月癸巳朔罷關外四川所增方田稅　癸卯復建宗學改教授為博士又置宗學諭一員九年十二月詔並隸宗正寺博士在太常博士之下諭在國子正之上俸給人從實典依國子博士及正體例生員以百人為額於是宗室疏遠者皆得就學彬彬可觀矣　旋有旨復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　金虜復來督歲幣　乙巳太白經天　禁州縣沮壞義役　戊申以安丙知潭州先是六月癸丑安丙知自負安順水赴行在至近畿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癸丑安丙知行至廣德軍得邸報丁巳遂次黃池鎮被新除之命上疏力辭優詔不允乃遣官會稽所進冊赴行在蓋自開禧三年二月乙亥誅曦迄安公權宣撫使至今年四月癸丑制置大使司結罷凡二千六百有一日有八日云　於是制置使還成都而興元帥臣兼節制御前軍馬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太白晝見　癸亥雷　乙亥高宗經武要略成史彌遠等

上進　久雨　丙戌釋大理三衙臨安府杖以下囚　庚寅釋兩浙路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　十月朔出內帑錢賑臨安府貧民　冬十月戊戌廢邛州嘉定監　十二月復罷兩安監鑄錢　丁巳復四川辟見制　令四川監司及大郡知州辟見如舊制　十一月辛酉朔聶子述使虜　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劉爚等及太學諸生上書言其不可不報　丙戌賑浙東災傷　命監司覈實傷州縣蠲放之數發常平米賑之　是月真德秀言五事　德秀除秘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朝辭奏事其一有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讎忿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然孟子曰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患非百世之讎含垢包荒義未為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沒於劉聰元帝間關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內難復興故終其身未遑北討然一介行李未嘗往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句踐會稽之辱舉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入

事既終天應亦至吳之稍驕不遜種矣而夫差方親兵中土與晉會于黃池勾踐得以乘間舉兵逆擊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逆擊之者也晉孝武時苻堅衆百萬之師志吞吳會謝玄等大破之淝水堅既挫衂而歸其子丕僅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略乘機席卷殆不甚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遣兵以救其窮縱米以濟其飢舍苻氏之深讎與慕容而爲轉輸之資劉牢之等爲垂所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皇帝恭值其方張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今天下兆聞近在朝夕早建號年亦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雖紛群盜四面交攻無異苻秦之季又其盛者付陛下以有爲之會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别有二殊矣運將直擣虜巢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據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帶外絕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聽其妾安江左之矣此中策也以救災恤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將丕此下策之所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阽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願更化以來主聚斂計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矣以雙雙大邦方地千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遵嘗之實而勵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擇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殘醜虜於將亡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志士義士沮氣將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之心矣一時書消傳我將何詞以應之大重於絕虜者良爲恐而啓釁也然能不爲疾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戀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盜者類曰猖獗小夫非有雄略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羣不好事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金齊十二之後昔人用之嘗以霸強況今中原士民怏怏無主遺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於吾其大之憂也乃者偽使之來輕肯浮誕不十日而抵達城舍每暨見人無知者安知不以美境告之虛實乎臣願朝廷無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遏杜窺覦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奉安之誅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虜之存亡爲我休戚開邊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舒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善爲逆合或曰饋粒折初矣或曰群盜聽命矣或曰守虛遲與有日矣誠使虜今少延安得以四時修備豈非至願哉恐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　十二

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紹聚初非小弱顧乃循使以爲安是猶以朽壤爲堤而望其能禦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毋以虜亡爲憂則大勢舉矣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嘗曰某星躔其舍則其業昌某神居其地則其福應也自壽更化以來無僭威冀民情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効而溺於數術者援曰五福太乙實臨其分野如其言則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庸醫大夫工爲訣說或以五福見持爲言大漢之華遂以寬仁待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斯就衆古悠遠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將相之徵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擬謨使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瘖萬不可以爲人公論埋鬱不可以爲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循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悅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爲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違而啼之終以誤國紹興之際以和議爲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解而嫉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之舉措自以爲是而衆莫敢議其非必于思所以曼衍之君臣也往者侂胄弄權以威劫箝天下之口使淫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無敢言其始豈可諸夫使侂胄能虛心平聽不以先入爲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用兵之禍已無僇辱之殃豈不美哉聞者使命之出外議諠然從臣爭之諫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爲紛紛多事臣獨曰此數十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無人之賤亦家之陪隸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兄若弟弟相視秋其成門戶也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悉聞正論者往往加以詐遇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務爲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爲國計何負於君父而顧被之邪澤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賣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而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矣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繫分敢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辜詩曰心乎愛矣遐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　十三

不謂天祚陛下晃臣忠志。是歲黎州蠻畜卜始降。青羌卜龍蚝降字臣
袁楠知畜卜弩狄乃令安靜寨總轄杜於諭之。土漢畜卜疑漢人殺之。可
中郎州都王之承部勒者與之辨。遣漢人入蕃為質。畜卜乃來。從者凡三
百餘人。楠與通判州事周璞聚聽受其降。畜卜條行所前抱拱之足祖以
茂弟學桷之。畜卜留州城十日。將渡河乃送還漢人十一。而去楠言于朝
侍報下制置司。利東安撫司各常切措置鎮撫。務令邊界安靜。毋或引惹
生事。自畜卜犯邊至此凡七年而後定云。
嘉定八年乙亥春正月辛未。估籍贓吏家。故淮南轉運判官[illegible]宿紀賦追
奪官。籍其家。詔舉將材。侍從兩省臺諫各舉三人。戊子。申嚴金
擧禁。二月丙午。賞孝友。罷王子錫道貢米。平江等五郡凡錫萬三千石
有奇。從其請也。己未。雨土。三月辛酉。詔舉廉吏。大郡歲舉二人。小郡
一人。旱。乙未。命諸路州縣禱雨。丙午。錫臨安府茶鹽賞錢。釋兩浙諸州
係囚。丙戌。釋江淮閩廣州縣杖以下囚。四月乙卯。幸太乙宮明慶寺禱
雨。辛丑。避殿減膳。壬寅。禱于天地宗廟社稷。癸卯。詔中外臣民直言時政
得失。甲辰。史彌遠等請罷政。不許。乙巳。德音降什居及諸路雜犯死
罪囚。釋杖以下。辛巳。配何致。致於閩。稽九年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兩為言者所攻。罷歸本貫。至是坐妄進事端。笑恩宗聽。配廣州牢城。五月
辛酉。韃靼破燕京。去年韃入圍燕京。是春金國乘千之援兵五萬至安次
遇韃靼軍。不戰而潰。大名之兵八千至固安。亦潰散。推真定之兵四萬合保
州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韃靼兵戰。凡二日。糧絕而敗。自是內外不通。至是
燕京都元帥完顏福興自剄死。山東羣盜大起。楊安兒者。本淄州皮丘也。
金主璟泰和間。枝人亡命為盜於太行。有衆千餘。璟招降之。皆死流于上
京。及韃靼入燕。金人令為副統軍。令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而復往
山東聚衆。金人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為舟師所殺。又有部入者名
僕。以貞祐二年春本朝嘉定七年。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金人遣花
帽軍生擒之。磔於闕。封又有劉二祖者。亦名盜也。其女名劉小姐。亦敗死。
數萬。皆為花帽軍所破。花帽軍者。金戶部令史郭州人郭志。率山東軍民
擊韃靼。逆之。實入後名其軍為花帽軍云。辛未。雨。辛巳。避殿減膳。癸未
後命有司禱雨。乙酉。出米六萬石。賑糶臨安府貧民。六月丙辰。詔兩
浙江淮路論民種豊麥。蠲豆。有司毋收其賦。田主毋責其租。丙子。出
米三十萬石。賑糶江東飢民。己卯。命利路招刺忠義人。甲申。詔贓吏
毋赦。年參選者為令。秋七月庚申。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六部架閣省

架等閣始置。近重和再置三省。紹興三年立六部架閣。十五年復置宮
四人主管官號掌故例。為刪修學官之選。至是又置于三省密院焉。辛
酉。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壬戌。立楊巨源廟。旌殊兵
儀之勞也。命四川立廟賜名褒忠。戊辰。蠲民賦。兩淮諸州毋納八年秋
稅。其極邊五州併明年夏稅悉蠲之。癸酉。蠲臨安紹興府首民見稅
甲申。詔減田額。放如民逋者並之。丁未。撤罷旱傷州縣比較賞罰。八
月己丑。賜張栻謚曰宣。庚子。申嚴宗子訓名法。己酉。禁州縣道釋
是月。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郤之。九月辛未。合祭
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乙未。命六部類敕書寬卹事。乙亥。申嚴浙西圍田
禁。甲申。罷四川試法科。是秋。韃靼破潼關。初韃兵自河東渡河攻潼
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棚。輒以鐵槍相鎖連接為橋以濟。
於是潼關失守。金主患之。召花帽軍於山東。冬十月。韃兵至杏花營。距汴京
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韃兵復取潼關。自三門析津東。河水合。布筏引兵
而渡。自是不復出。金主乃命平章政事胥鼎為大帥。專守關輔。以陝西諸
州閒亦有為所破者。惟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濼深阻。韃兵不能
入。虜將張甫張進二人。據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又有遼東

宣撫使蒲鮮萬奴者。本遼人。乘女真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
燕。代韃靼。而有之。韃人不能破。已然韃人令其以無違略。既破兩河赤地
千里。人煙斷絕。燕京宮室雄麗。為古今之冠。韃人見之驚愕。長不敢仰視。既
而方焉。肌兵所焚。火月餘不滅。其所積皆財物。無所用。至以銀為馬槽。金
為酒器。又者。數千兩。俗郵隨無君臣之別。撒沒曷所居。至用金飾龍床
足。踏金杌子。奢僭如此。而儉嗇不已。燕人患之。金主遷南京之後。累遣使
詣韃靼求和。雖來聽從而路遠不輟。撒沒曷真得其意。欲許之。而撒沒曷以
於無功。堅持不可。撒沒曷真謂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
汝累年不能取。盍遂捨之。撒沒曷不從。遂入諭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
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而金虜之群臣亦不從。有言於珣願以死事國耻者。
珣亦為之感。情已金人自阿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西河。既
為韃靼所據。山東畔之。金人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益蹙。遂有南寇淮漢
之謀矣。詎復起矣。冬十二月。詔楊巨源李好
義子孫各進一官。是歲。兩浙江東西路旱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四　一送

宋寧宗九

兩朝綱目備要　嘉定九年丙子春正月乙丑賜呂祖謙謚曰成　置馬軍司水軍丙子命諸州招填軍籍　辛巳免和糴科糴罷諸路旱蝗州縣和糴及四川關外科糴　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丙申雪　辛亥東西兩川地大震三月乙卯又震甲子又震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丁卯又震壬申又震六月辛卯西川地震壬辰又震乙未又震黎州山崩十月癸亥又震甲子又震　三月丁丑詔舉監司侍從臺諫兩省舉可為監司者各二人　夏四月戊戌秦州唐進內附進與其使何進等引衆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卻之　五月癸酉太白晝見　六月戊申賑浙西水災縣邺被水州縣寬其租稅　秋七月詔遣縣官許起復遣縣擇才不拘常法其餘並遵三年之制　九月甲申蠲貸水災詔兩浙江東監司數州縣被水最甚者蠲其租　冬十一月癸亥命利路備邊以程彥暉戍團華州進近州界命利州副都統劉昌祖移駐西和州以備之　十二月癸丑以宗學隸宗正寺詳見七年八月癸卯　丁巳雪再給諸軍雪寒錢

乙丑還天水軍于舊天水縣置知軍以下官　是月真德秀論邊事德秀為江東計度轉運副使附奏論邊事云臣至愚極陋蒙陛下選擇將漕江東朝夕之所盡心不過州縣間常事未足仰報大恩今事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國家之休戚職有常守在臣雖不當言而其義則有可言者昔歐陽脩以知制誥出為河北轉運使嘗請與聞兵事仁宗許之臣雖於脩無能為役然臣亦由詞臣出使且以轉餉為職則邊陲利害臣敢避僭越之罪畏縮不言臣切見金虜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比者韃靼與西夏并兵來出潼關深入許鄭虜庭危迫之狀見於偽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有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鋒加以群盜縱橫蜂起土潰魚爛欲據其形括馬斂粮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博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甲午歲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乙巳歲是不即犯于中原臣竊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以自治其國與外禦夷狄者亦宜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于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使朝廷之上知守成之惟艱無難之可畏惕焉戒懼以祈天永命焉必親信仁賢修舉德政則國勢屹然有太山磐石之固雖百女真其何能為不幸燕安逸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隨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今將戒前車之覆永神器之安其道非他顧以政宣為鑒而已臣嘗妄論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夫君臣相狃惟是宴安縱佚不良萬事隳壞其在虞廷猶以為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聞應奉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蠹國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媟褻臣大臣入侍飾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正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自古總師必得老成重厚之人用師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糾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蔑忽天變而無禍者政宣之世天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群臣皆不知警方且以怪異為嘉祥變異為休徵先上不畏天

戒其失三也夫舜之聖舍己從人成湯之德從諫弗咈自昔未聞飾非遂過而不亡者政宣之際以言為諱伏根論任欽之煩數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逮捕監任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買言官寺寘身編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也夫君子在內其卦為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僑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抑挫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雖任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軍柄貫攸濫廁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主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君即冀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類為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赴期入寇而大臣諱悔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兆民嗟嘆愁王黼創免夫

械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敗為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墻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殺敵謀身事折外侮政和初遣使既國而重賞賞行遣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武侯以很諱之將當先者之任鄭刲不明請將無所集民窮瘡不武敵師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泰攸為之以譚稹其為篤信又益甚焉於是士夫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與矣死使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臣且一璞且無棄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不與秦求之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並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為鄰當有以厭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勝戰鄰尤然視吾中國之重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淺深何敢遽有它志不幸姦臣肩大希功冀賞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求賞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伏乎於境上矣

蓋犬狄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排以納張瑴結余覩為造釁之由而不知啓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虞覃所宜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篤無此失然臣獨怪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聲樂息微乃有實知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分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史其類仍循習之實未覩言路壅塞鯁直之士未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放逐而譏諂猶或得志兼義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復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已具於內事不敢盡言猶請為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縱虹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與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必枉遣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贓歸我矣今縱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覬吾之所慮乎變之則事虛名而召釁患不受則彼得以陵蔑為詞擬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猶不能平靜遣使以覬吾之所為亡從之則要索卜擊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順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不深惟長算而一切偷安義者實在無燕吾以歲時聘問已非復已使既據趙而南獨不可遽延其謀復復燕山然後上

常往來如故迺使大宰臣吾拜犬羊於祖宗殿庭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幣遣是矣然不以遣燕為詞而強曰借梁乾糧使我嘗得以移文責中原更係闕之筆不以寡謀見咍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亦綏懷種史非人惟知拒卻因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為盜賊戮之使之上流制閫之臣明揭大榜來者即付勤捕西州總戎之帥提程序押一家骨肉於黑谷山泰龍之人莫不切齒石鄭國之傳聞邊鄙之陳結遺黎之悲迷上帝之之執者於此其誤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誤實然矣謹按熙有言事會之來寧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慮於後者猶可為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厥今虜人之論有二不曰當未遽亡猶可倚為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群醜互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偷旦夕之安及符堅既滅慕容垂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驕恣盡有河朔而楊劉群盜又皆狂悖服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為女遺置所儲將日重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繒遺虜雖復世儷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

而不足示恩宣和之事是也倘不思自強其國而倚重遼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而當強大之魏若未易為力者然其君臣相與兼勵從能悟曹公虎狼之敵晉氏東遷至更變也從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能破苻秦傾國之師今國家幅員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淮為池豈下於吳晉者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寇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為少定則又恬然矣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荊淮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搶攘戎馬雜襲正如熊咆虎鬬僅在藩垣之外而議者乃曰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欲緊滿目前攫取名寵爵祿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則使陛下獨當之且使群臣為一身計可也陛下為人子孫任九廟之託奈何付安危於度外乎陛下誠欲尊國勢以弭外虞則政宜之十失必當懲往日之三誤必當戒虜人之論必當破自強之計必當立一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詳兼聽曲盡下情以恢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為者若或上下恬恬養成深患機會浚失事變日殊臣實未知其所終也

嘉定十年丁丑春正月辛巳雷。癸巳雨土。乙未大風拔木。二月庚申地震。壬戌雪。夏四月丁亥朔金虜入寇。犯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盛允升殺之分兵犯樊城。戊申鄂州江陵府副都統王守中引兵往之虜退分兵圍棗陽光化。戊申圍棗陽軍光化軍。丙辰許李珏趙方便宜行事。珏江淮制置使方京湖制置使詔措置調遣仍聽便宜。丁巳許董居誼便宜行事。居誼為四川制置使命酌量緩急便宜行事。辛酉王辛捷于安昌寨。辛為盧州鈐轄敗虜于光山縣之安昌寨被恭統軍元顏搭隨州光化軍皆以捷聞。壬戌虜遁。大雨。辛乞釋大理三衙臨安府杖以下日斷并蠲錢。五月甲申親試舉人。賜奏名以下五百二十有三人及第出身有差。癸卯趙方請下詔北伐。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六月庚戌太白晝見。戊午詔諭將士。詔曰朕為精變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庶私來後金肖仲於信譬重起於兵端誠寧叫逆紳進取之謀不忘艱使傳往來之好兵亦國存之義初無伴毫之心豈謂亡胡遽忘大德皇華之聘朝遣赤白之囊夕聞犯平臨撲車行如林之旅鐵[illegible]為合肥為秋麥之師會盟無厭侵渫常[illegible]識工神人之共憤亦覆載所不容守將効忠闔門而決戰兵民賈勇陷陣以爭先群蕃既殲殘黨自潰允賴蕩攘之力遂成綏靜之功然除戎當戒於不虞殲敵必貽於後患咨爾有眾永肩一心毋忘其既進而積苟安毋狃於屢勝而忌遠略屬夫蒸之在候念戎役之方勞雖推鋒拉朽之非難而執銳被堅之不易視爾暴露如己焚焦一朝背好非賓為之六月飭戎于非得已諒深明曲直逆順之理其孰無激昂奮發之忠師出無名彼既自貽於顛沛兵應者勝爾宜共赴於事功若能立非常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尚其懋勉朕不食言。以黃榜募京西忠義人進討。辛未東川大水。癸酉太白經天。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不雨。戊辰釋諸路杖以下囚。甲申雅州蠻復寇邊焚碉門寨遣官軍討之。庚子罷軍士涇刑。詔諸軍將佐有罪逆已經州軍稱之罷軍士涇刑。八月乙丑詔舉將帥。監司郡守各舉武勇才略可任將帥者二人。冬十月大雨。以已雨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諸州杖以下囚從兩蠲三衙江上諸軍公私逋負錢。十一月丁丑大風。庚辰太白晝見。甲申賑貧民。詔浙東提舉司出米十萬石賑給貧民。戊戌太白經天。十二月戊申募民納粟補官。以軍興故。乙卯詔武舉人毋應文舉。癸亥金虜犯四川。虜剋統軍元顏贇以步騎萬人寇四川戊辰遣激池堡。己巳陷天

水軍。守臣黃炎孫遣士豪攻白環堡破之。庚午遣黃千里擒大散關統制劉雄棄關遁金虜據之

嘉定十一年戊寅春正月壬午李全率眾來歸。全即李鐵槍也本漣水縣弓手從元京東路忠義人開封進事典武椹寶掠之以楚漣水縣主是來時詔以為京東路總管。戊子金虜圍皂郊堡。壬辰利州路忠義人焚秦州永寧寨。丁酉詔四川忠義人立功者賞視官軍。乙未出度牒給軍費。以一千下四川。虜犯陽平關。興元都統李貴遣士官軍大潰。二月甲辰焚大散關而去。乙巳王大才為踐光于河池。丙午虜陷皂郊。死者五萬人。丁未陷獄池堡。二月丁丑焚之。戊申圍隨州棗陽軍。將斬王漢上均州守臣應隊之棄城走。丙辰白虹貫日。孫括祖焚虜糧舟。詔祖為楚州鈐轄焚舟于大清河京東忠義副都統環群遣兵助之。三月戊子復皂郊。先是二月辛亥四川制置司招忠義人復皂郊至是利州統制王逵等率官軍及忠義人收復。己丑沔州都統劉昌祖至皂郊。郭雄斬虜將元顏贇。金副都統制元顏贇也長壽遣士沔州軍士郭雄進斬贇首而遁長壽僅以身免。辛卯官軍大潰于赤谷。昌忠義十餘萬人出攻秦州官軍繼進至赤谷口王逵傳劉昌祖之令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大潰。癸巳虜復攻皂郊。長壽合長安鳳翔之眾復攻皂郊遣趙西和州。丙申劉昌祖焚西和州而遁。守臣楊克家棄城去昌祖又焚成州守臣羅仲甲亦棄城去四月戊申虜去成州四月甲辰虜去。彭惟誠等敗于泗州。惟誠鎮江忠義統制。戊戌虜陷西和州。夏四月戊申命四川增印錢引。五百萬以給軍費。侯頎棄階州。頎本州守。戊午虜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遁去興元都統吳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己未犯黃牛堡。吳政拒退之軍勢大振。五月乙亥招集忠義人。命四川制置司。癸未蚩尤旗見。其長竟天。丁亥集議邊事。詔侍從兩省臺諫下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宋史全文蹟義曰當時廟堂之議畢竟書生國其之間也且以事勢言之國家自開禧輕舉之後士卒致亡將帥實進稱秦所關而不行帑藏匱乏而莫難自保不暇何暇謀人則平戎之策姑進之可也金虜昔之世仇其不可與通也猶昭昭矣當其強盛之時講信修睦以冀安南北之生靈猶有說也今也狼狽群伏非大究事勢非前日比矣今夫凶伏於穹廬之前新起之強胡中原之豪傑蜂起不易我而靖我乎則和戎之策斷不可行也無已則禦戎一策乃當今之急務乎蓋在嘉定間胡運衰微猶且張大聲勢備狀慨吃以諜殘喜之三邊而吾以當實大國顧乃恃乎無

築當不戍虜若于是必悉兵還據見食並財川蜀關隘之當守者守之上
流兩淮之當防者防之朝廷上下朝夕討勵勉爲自治之計則虜將望風
畏懾不敢喙春無人矣然則合三衆而論今紫成之外將莫敢哉　壬辰
嚴試法官七等之制　六月湖州水辛酉詔賑恤被水貧民　秋七月乙
酉修孝宗實訓　辛卯蠲税役蠲四川關外諸州税役　甲午蠲光州民
兵戰死之家税役　九月辛巳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冬十月丙申
進吳政等官政與利州副都統張威各進三官賜劉昌祖等七官粗以焚城
逃遁罪各五官詔州安置丙午罪仲甲以棄城罪各三官常德府居住獨
免家以棄城罪各二官撫州居住　戊午大風　壬申金虜寇黄口難虜
安豊軍　是月陝西入張羽來歸是歲諸路户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
六百八十四口二千八百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一
嘉定十二年己卯春正月戊辰朔居董居誼自四川制置居赴行在奏事
聶子述爲四川制置使以新利州路安撫使除代董居誼已　庚辰金虜
犯湫池堡守將石宣拒退之甲申攻白環堡守將黄烱拒退之戊子犯成
州沔州都統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原　辛卯虜焚成州庚寅犯隨州
棗陽軍又破信陽軍之二寨守西諸將引兵拒之辛卯犯西和州守臣趙

彦吶設伏待之虜人燬而遁犯安豐軍建康都統許俊遣將拒之　癸巳
虜圍之犯河池守將張斌遁去癸巳攻光化軍破鄖山縣進逼均州甲午
陷鳳州守臣當寔棄城去虜人夷其城乙未吳政戰死于黄牛堡虜兵緣
攻武休關　二月癸卯破之興元都統李貴遁還利路提刑權興元府事
趙希昔棄城去　二月戊戌朔虜破光山縣　太白晝見　壬寅圍棗陽
軍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救之不能進而還　戊申攻其城甲
子虜始去丁未陷興元府　己酉遣殿前司軍防捍江西凡八千人　庚
戌曾從龍兼江淮宣撫使除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　辛
亥虜陷大安軍守臣李文子棄城去分犯洋州守臣蔡晉仰遣兵拒之不
克洋州陷　内屯虜始去　三月癸酉虜復入焚其城而去　壬子董居
誼遁自利州遁去　石宣破虜于大安軍沔州都統張威遣統制石宣邀
擊金虜大破之金將巴土魯安棄軍走爲我師所獲虜聞之遁遁去　丁
巳我師攻虜鄧州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等引兵三萬餘人分
三道出攻虜鄧州隨州忠義軍劉世興等引兵攻唐州　三月乙亥鄧州
都統劉世榮會兵攻唐州　甲子罷董居誼居命以其遁去故也　四月
癸巳落職奪三官七月丙申復奪二官永州居住　乙丑夏人來議夾攻

利路安撫丁焴許之　三月己巳鄭損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
乙亥興元軍士權興等作亂犯巴州守臣秦季槱棄城去　丁亥太白
晝見　權興等降　甲午虜退自盱眙退師　閏三月己未竄當寔以其
棄鳳州也追三官送梅州安置　辛酉贈吳政官旌其死節也贈右武大
夫忠州刺史　壬戌詔撫諭四川官軍忠義人　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莫
簡等作亂以紅巾爲號　是春虜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江淮制置使李
珏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能進虜分兵
犯遇自光州犯黄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至積自盱眙至滁州之全
椒來安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狄諸城皆閉虜遊騎
數百至東采石楊林度建康大震京東總管李全自楚州忠義總轄李先
自建水軍各引兵來援虜乃解去全進擊敗之于曹家莊獲其貴將戍以
爲金主子婿云　夏四月庚午張福入利州四川制置使聶子述遁去趨
傾時賊揚九鼎爲所殺丁丑據閬州丁亥據果州　癸巳曾從龍罷鄭損
先兼參知政事　安丙爲四川宣撫使　五月乙未朔聶子述赴行在
張福進逼遂寧府潼川路轉運判官權府事程遇孫棄城去已亥入之焚其
城　丁酉降德音降兩淮荊襄湖北利州路沿邊諸州雜犯死罪囚釋流

以下仍蠲今年租税　己亥太學生伏闕上書何處恬等論工部尚書胡
榘欲和金人請誅之以謝天下宋史全文講義曰愚聞紹興中秦檜自
虜來歸倡爲南自南北自北之說一旦建議和戎胡銓慨然上書請斬檜以
首於藁街今榘非銓之後歟方殘虜渝盟引兵入寇榘顧欲與虜講和以
偷旦夕之安是上則忘國社下則忘家學也學校公議之地安能逃其譏
議乎　戊午張福入普州守臣張已之棄城去　六月戊辰已子普州之
石山　癸亥詔舉文武才何侯兩省臺諫各舉文武可用之才二三人
六月丙子太白晝見辛巳又見　辛巳西川地震　乙酉張福就擒先是
五月甲寅四川宣撫司命沔州都統張威引兵捕張福庚午威引兵至茗
山癸未福請降威執之以歸于宣撫司　丁亥虜人招諭李全等全不聽
辛巳太白經天　癸巳丁焴以書約夏國夾攻　秋七月丙申張福伏誅
庚子張威生擒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以莫簡自殺言于宣撫司紅巾
賊悉平　癸亥李全至齊州偽知州王贇以城降　八月戊辰復合利州
東西爲一路　九月丙午罷江淮制置司置沿江淮東西制置司實文閣
待制李大東爲沿江制置使淮南轉運判官趙善湘爲主管淮西制置司
公事淮東提刑賈涉爲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

十二月，魁復州縣。壬申，京東路帥司言魁復京東河北二府九州四十縣。乙亥，築興元府城。　丁丑，雅州蠻入盧山縣。辛巳，焚碉門寨，遣丁大敗。　己卯，議取洮州，不克。四川宣撫司遣兵取洮州，詔諸將議出師，招諭中原豪傑，官民動以歸附。乙酉，會虜人犯鳳州之長橋。丁亥，宣撫司令罷洮州之師。己丑，京湖制置司出師遣統制扈再興等，引兵六萬人，分三道出境。　庚寅，賞若山捕賊功。

嘉定十三年庚辰。春正月，我師攻鄧州、唐州。扈再興引兵攻鄧州，鄂州都統許國攻唐州，不克而還。虜追之，遂焚樊城。趙方督諸將拒退之。　己亥，雅州蠻復掠盧山縣，遣兵討捕之。　五月庚寅，蠻乃降。　戊午，夏國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　三月辛卯，雨土。丁巳，黎州土丁叛，遣兵討捕之。　七月丙辰，四川宣撫司招降之。　夏四月庚申朔，招諭豪傑。淮東制置賈涉招諭山東、河內豪傑，勸以來歸。　戊戌，玉牒成。史彌遠等上三祖下第七世宗藩慶系錄、皇帝玉牒，列正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迹、光宗皇帝玉牒。　六月癸酉，親試舉人。賜禮部奏名進士劉渭以下四百七十有五人及第出身。　安丙為少保。　丙子，加李全等官。全為左武衛大將軍。　殺李先。除果州團練使、建水軍忠義副都統。令赴樞密院奏事，未至，殺之。　秋七

月戊戌，以守臣空名告付邊郡。以京東河北諸州守臣空名告身付京東河北節制司，以待豪傑之來歸者。　丙午，任希夷兼參知政事。　癸亥，皇太子薨，諡曰景獻。　八月壬申，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癸未，宣撫司令利州統制王仕信引所部兵赴鞏州，會夏人，遂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勸以歸附。　九月辛卯，夏人引兵圍鞏，且來趣師。王仕信引兵發宕昌。乙未，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寔引兵發下城戍。戊戌，四川宣撫司令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力出大散關，興元統制田胃為宣撫司帳前都統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統陳昱出上津。己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庚子，質俊等克來遠鎮。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壬寅，質俊自來遠鎮進攻定邊城，金人來救，俊等擊破之。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于鞏州城下。丁巳，攻城不克。　甲申，復海州。以將作監丞除希從知州事。　盱眙將石珪叛入漣水軍。詔即以石珪為漣水軍忠義統轄。　九月甲午，太白晝見。　庚戌，金虜犯皂郊堡，我師失利。沔州統制董炤等與戰，官軍大敗。　壬子，我師攻鞏州、秦州，不克，還，遂師。程信及夏人攻鞏州，不能下。信引兵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寨退師。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遂自伏羌城引軍還。諸將皆罷兵。　冬十月戊寅，誅王仕信。程信以宣撫司之命斬仕信于西和州。　罷張威軍職。宣撫司怒其不進兵故。　十一月甲午，詔刊正皇帝日曆。從紹熙五年後刊正，以削韓侂胄之矯誣也。　庚戌，大風。十二月戊午，亦如之。　壬子，臨安火。　十二月壬申，石珪叛，以漣水忠義統轄叛歸于[illegible]。　癸未，得寶璽。鎮江副都統翟興奏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來獻。

嘉定十四年辛巳。春正月丙戌朔，雪，釋杖以下囚。　乙未，雷，地震。　犒李全。以全自山東還，出緡錢六萬為犒賜費。　庚子，立四川運米賞格。　二月戊辰，虜圍光州。己巳，犯五關。壬申，治舟於團風市，屯濟，圍黃州，分兵破諸縣，犯漢陽軍。自黃州分遣別將來。　丁丑，李全秉泗州，遣遣甲申，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淮西。沿江制置司防守江面，權攝前司職事馮榯將兵救蘄、黃，榯不果行。　三月丙戌朔，我師再攻唐州。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不克。再興尋引所部趨蘄州。　丁亥，虜陷黃州。淮西提刑知州事何大節棄城遁而免。庚寅，李全自楚州引兵救淮西。癸巳，扈再興趨蘄州。乙未，詔荊湖制置司趣援蘄黃州。　庚寅，長星見。　甲午，太白晝見。　己亥，虜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及其家人官屬皆死之。資治通鑑：李誠

之戰敗城陷，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　癸丑，虜退，我師追而敗之。扈再興邀擊敗之于天長鎮。甲寅，又敗之。四月戊辰，虜渡淮而北，李全遣兵擊敗之。扈再興亦以捷聞。　夏四月乙卯，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乙丑，命任子廉試於御史臺。十五年二月庚子，罷之。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壬辰，上孝宗寶訓。史彌遠等上孝宗皇帝寶訓、皇帝會要。　乙巳，上慶元寬恤詔令，詔頒之。　丙申，西川地震。　六月甲寅朔，沿江制置置副使於鄂州。　丙寅，立貴和為皇子。貴和即濟王也。詔曰：朕以眇躬，嗣臨大統，夙夜祇懼，不敢荒寧。衍天之休，海內用乂，而國嗣未建，非所以嚴社稷、奉宗廟。朕深念焉。皇姪福州觀察使貴和，沂靖惠王之子，猶朕之子也。重厚英發，天稟夙成，屬近且賢，聞于中外。蔽自朕志，爰舉悉徽，以昭立愛之義大計，安天下。積本為先，睠睠眷焉，有古始，非朕所得私也。其以為皇子，改賜名竑。是日，以竑為寧武軍節度使，進封祁國公。　丁卯，以立皇子告天地、宗廟、社稷。　丙子，降東獄囚罪一等，釋杖以下。　乙亥，與莒補秉義郎。即理宗皇帝也。　辛巳，大風。　秋七月丁亥，討論受寶禮。京東河北節制司言：豪國大將獻本朝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詔禮官討論受寶禮儀以聞。

辛丑，趙方為京湖制置大使，賈涉為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制

使　丁未修光宗實訓　八月癸丑趙方卒　乙卯賜史彌遠家廟乙上
進封史浩爲越王　丙寅改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　任希夷罷　壬戌董
槐同知樞密院事　甲子秉義郎與旹賜名爲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
誠　戊寅除李州團練使　九月癸未主爲沂靖惠王後　明年五月己亥進
邵州防禦使　九月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冬十月癸丑復滄
州　京東河北節制司言收復詔以趙淳爲河北東路鈐轄知州事　甲寅
復以舒州爲濟南府　寬州爲變慶府　丙寅夏人復趣會兵以書來四川
庚午雪　十一月癸未詔左翼軍受泉州節制左翼郎元積殺司統
先是知泉州真德秀以劄請于朝曰切見左翼一軍屯駐泉南壘七十
載其月糧衣賜大禮賞給及將校折酒等錢關過出戍借請悉仰給於
本州福利勁用軍券等例從本州審驗若無一事不與州郡相關其實本
書略有統攝教於軍政全不與聞兵器之屬責其擇之有無器械之利鈍
教閱之勤惰匪是之審者本州悉不之知夫以一軍數千人付之一統制
官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帥司相去亦數百里軍政修廢無由考察故自十
數年來爲統制者得以肆意措尤狀恣行佚欲閲畫廢紀律蕩然州郡雖
知其非然不敢問並緣此求無統攝平居無事未覩其害一旦有急如

丁丑春屯陸之窘守臣親出救援將士悍然不肯用命必遣重賞而後肯
前今是海寇陸梁本州措置收捕卒號戒得入軍伴相整且與州郡同心
叶力鼓能得獲軍醜向使如前任賀清臣之急援其取敗也久矣切見比
年以來海盜不時出沒於南船貨間遭剽掠今惟一聲與爲撲滅遏捕朝
廷前後申嚴浙閩近淮帥憲司稟明合海界復有強寇正是整飭軍政之
時泉見其措置事宜中取朝廷指揮若本州與左翼軍不相統攝然則
主守臣無由集事伏望鈞慈備賜詳酌照殷步司出戍淮上體例令左翼
軍聽本州守臣節制庶幾彼此一體平日有所施行可相評議緩急或有
調發不至乖違實悠久之計尋降指揮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從本州調
遣追捕續又中樞密院士作管兵中乞降指揮令左翼軍聽本州節制要
但有別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本州守臣調遣收捕其狀已遵稟但有更合
中明事節本軍兼控水陸若海道有警方許調遣爲一陸道或有緩急本
州既難坐視若欲調兵追捕又恐本軍以所降指揮止及海道爲詞其合
中明一也又軍政修舉全在乎令若遇擧悉皆許調發而平居不考察　有
所求使其前所中利害切已詳盡國家施行若使軍無拾克役削之害肆
不使州郡節制固無不可其如糜介公動之將未易多得殿司遙在行都

帥憲亦相去數百里近而可以考察者莫如州郡又以見無統屬不敢過
而問焉則軍政之廢壞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數十年來士卒不復如向
時之精銳舟船器械不復如向時之整備正以主將多非其人而又無從
旁督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貪婪指克之私士卒十時未嘗有一日溫飽之
適怨氣滿腹無所告訴設有緩急欲其精銳效命難矣設爲一戍將之私
計則以受節制於本州爲非便爲一軍數千人之公計則以聽節制於本
州爲至便朝廷之上將爲一戍將之私計乎爲一軍數千人之公計乎況
戍將之公廉無私者亦自以本州節制爲便如今統制楊武翼便是也恭
昨中請之時便嘗與開稹以爲善且具豈軍于此事力寡弱凡百非州郡
之扶助者所不可若復受本州之節制則用度之窘缺可以借兌出師之
糧餉教閱之犒賞可以仰給其有勞效可藉本州之保明其有利病可望
本州之申述豈州郡與本軍合爲一體凡事相爲捷助則在本軍爲力也
易州郡本軍各爲一家凡事不相左右則在本軍爲力也難且如去歲海
寇之警用力追捕雖將士之力然非本州一一應副則本軍雖欲進前討
捕有不可得方其出軍之時本州給以糧餉犒以酒肉日挨一而又合
民船以助其勢雇水手以助其用調度百出郡之老吏切竊私議以爲捕

寇之事本州從來只是移文督責何須枉費官錢蓋其習熟見聞如此今
若仍前不相繫屬自今或有緩急彼雖聽州郡之調遣然初無節制之柄
必不能督之向前州郡既無節制亦必具文行移必不肯貸以費用借使
統兵得人猶恐未能獨辦其事況一有膚䣍之人濫居其選既無州郡督
責又無州郡應副豈復肯盡心竭力以收捕盜賊爲己責乎其合申明二
也則聞非來議者以殿司大軍不應聽外郡節制是致朝廷未蒙聽許切
照殿司軍兵之戍淮上者雖小小軍壘皆許節制借曰淮上係是邊面捍
禦虜寇不得不然本軍控扼海道捍禦海寇亦非閑慢去處又許浦係御
前水軍置副都統制近因浙西提刑申請尚許提刑司節制況在翼止是
統制官而其海道利害又與浙西無異其自准回降即欲再隸處涉招權
之嫌是以不敢今受代在數日間竊伏惟念朝廷置此一軍關係甚重若
敵軍政常常修擧非付州郡以節制之權終有所不可且將去而言尤無
所嫌用敢再申前請伏望朝廷檢照某去年八月內劄子所申事理早賜
施行實悠久之利伏候責擇小貼云某今來所請係欲扶助軍政非欲侵
撓事權如蒙朝廷以爲可行即乞明降約束不許干預軍中錢物差借人
兵及率意擅自差將佐其統制官與州郡往來稟用賓主之禮亦合立

仍其舊，不得輒有改更，庶幾彼此相安，可以協濟國事。依秩旨揮公此靜仕，乃得旨，五翼軍聽泉州守臣節制。　己亥，安丙薨。　己酉，詔以來年元日受寶。己酉詔曰：朕以付託之重，頋膺中土，迺然于懷，惟知修德勝威，夙夜匪懈。遂者山東河北連歲慕義，殊方效順，肅奉玉寶，來獻于京，載理溫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璧藏圖冊，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今殘虜流徙，天心垂應，兆朔之寶，復還非皇穹之眷，方隆列聖之靈有屬，豈伊涼德，乃克臻此。書不云乎，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寶于大慶殿。　閏月丙午，奉安寶璽于天章閣，命近臣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是月，京東安撫張林叛，以京東諸郡降于韃人。　韃使來，遣苟合赤孫等來計事。　十二月庚申，鄭昭先罷。　閏十二月辛巳朔，宣繒兼參知政事，俞應符兼權參知政事。　戊申，殺華岳。岳為殿前司同正將，以謀為變，殺之。　是歲，賑諸州水旱。浙東江西福建諸州旱，汙咸陷利水，詔賑之。

嘉定十五年壬午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是月，令有司裒集受寶本末為書，藏于秘閣。　癸丑，立李誠之廟於蘄州，旌死節也。　甲寅，褒贈蘄州死事官吏，官其子孫有差。　四月丙午，詔蘄州毋納今年租賦。　丁巳，詔撫諭山東河北軍民將帥官吏。　赦天下，以受寶故也。監司郡守上表稱賀，文武官各進秩一等。　大犒諸軍。　甲戌，陞鄂州武昌縣為軍，名壽昌軍。　三月丁巳，賑江西旱傷。詔本路提舉司賑恤旱傷州縣。　夏五月庚戌，太白晝見。　甲寅，禁州縣匿囚。先是監司至所部，應囚州縣多以罪囚移使他所，至是有詔令劾之。　丁巳，加封皇子祁國公竑進封濟國公。　乙未，皇姪貴誠遷邵州防禦使。　壬戌，叛將張林遁。知濟南府种賢等攻林於青州，林遁去。　己巳，修孝宗經武要略。　六月辛卯，俞應符薨。

秋七月甲子，詔條畫營田。江淮荊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來上。　八月己卯，張裴傒命戶部詳議。　辛卯，詔文武官毋得歸宗者為令。　甲午，舉出民。　九月辛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賜出身、簽書樞密院事。　癸丑，雷，大雨雹。　壬戌，彗見。　辛未，太白晝見。　冬十月丙子，犒忠義人。以收復京東州軍，犒賞有差。　十一月戊午，降德音于京東河北路，罪無輕重皆除之。　十二月乙亥朔，賑臨安民。出米五萬石賑濟臨安府貧民。　丙子，以雪寒，釋京城及兩浙諸州杖以下罪。　丁亥，李全建節，為京東鎮撫副使。除保寧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　是歲，諸路戶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三百一十四，口二千八百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七

嘉定十六年癸未春正月戊申，嚴贓吏法。詔命官犯贓毋免約法。　己酉，皇子竑生。二月戊戌薨，追封郢王，謚曰沖美。　丁巳，雷。　辛酉，賑山東流民。命淮東制置司賑濟。　二月戊子，雨土。　三月戊申，張林所部邢德來歸。京東河北路鎮撫節制大使司以為言，詔邢德進二官，復以為京東來路副總管。　丁卯，賑通州饑。詔以五萬二千五百石賑之。　夏五月戊申，親試舉人，賜禮部奏名進士蔣重珍等五百四十有九人及第出身有差。　六月壬午，賈涉卒。　丁酉，程卓薨。　秋八月辛巳，詔州縣經界毋增絹與稅額。　癸未，申嚴舶船銅錢禁。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乙巳，賑江淮水。詔江淮諸司賑恤被水貧民。　乙卯，雷。　冬十一月辛亥，賑太平州水。州言大水，詔賑恤之。　十二月辛巳，募民入米補官。令淮東西總領及沿江被水州募江西湖南民入米補官。　壬辰，雷。

嘉定十七年甲申春正月戊戌朔，錄程頤後。　癸亥，命提督營屯田。令淮東西湖北路轉運司提督。　二月癸巳，蠲台州逋賦。十萬緡有奇。　甲午，賑貧民。命臨安府賑糶。　三月癸丑，雪。　是月，虜入寇。進西和州，葬引兵還。　夏四月辛卯，賑廬州饑。詔本州賑糶。　乙未，犒李全等軍。賜李全、彭義斌錢三十萬緡為犒賞戰士費。　五月戊戌，覈兵籍。詔覈實兩淮京湖四川江上諸軍之數。　六月丁卯朔，太白晝見經天。　辛未，皇孫銓生。八月斌卒，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尋薨。　癸酉，貶尚震午。震午知西和州，坐擅全師遁，貶三官，送岳州居住。　壬辰，蘇椿等來歸。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大使司言大名府蘇椿等舉城來歸，詔悉補官，仍以其州授之。　丁酉，賑福建水。令本路監司賑恤被水貧民。　八月乙亥，罷通州天賜鹽場。　丙戌，上不豫。　閏八月乙未朔，嚴輸苗過取禁。申嚴兩浙諸州。　丙申，詔立皇姪貴誠為皇子，更名昀。濟國公竑立為皇子，既四年，儲位尚虛，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德譽日聞，上屬意久之。壬辰，召宰執入禁中，趣定大議，至是降詔曰：朕以涼菲，獲承休緒，念國嗣之未建，嘗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為子。久審觀熟慮，猶以本支未強為憂。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亦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也，聰明天賦，學問日新，既親且賢，朕意所屬，俾併立為浚長之思，蓋欲為異日無窮之計也。其以貴誠改賜名昀。又詔皇子檢校少保、武寧軍節度使、濟國公竑開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進封濟陽郡王。皇子邵州防禦使昀為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　赦天下。以帝服藥故。　丁酉，帝崩于福寧殿，年五十七。明年改元寶慶，正月乙丑，謚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三月癸酉，權攢于會稽之永茂陵。三年九月，加今謚

帝慈仁恭儉出於自然登親師儒留意問學黄裳在王府五年輔導尤爲有力自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以及三代漢唐治亂得失之數本朝制度典章人才議論之要莫不爲帝言隨事獻規率多補益帝嘗曰黄翊善之言亦難墻壁我則能受之彭龜年性縱直有聞必告帝亦未嘗不從也即位之日首召朱熹于長沙以備勸講因議置講讀官十員各專一書不以雙隻日必二講又使坐講之制皆前所未有也趙汝愚當國方欲引裳共致太平未兩月而裳卒帝始無所親倚韓侂胄以導達中外之言浸用事熹龜年既以論侂胄而逐書咸吳琚謂人曰上初無堅留侂胄之意有一人雖言之去之易爾而一時臺諫皆其黨執政大臣又與之表裏者卒挾其恩以底大僇開禧用兵帝心弗善也侂胄死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聖意可知矣在位三十年池臺苑囿無所增置府庫之財未嘗妄費矜恕雖辟戮加精擇而愛民之心始終弗替一遇水旱憂見顏色御家臨下卑陛寬簡政異議以世將權蜀不勞資斧而使首江淮湖籍之區寇盜或作旋即底定皆履信思順之所致也升遐之日遠邇哀慕昔是民卯痺言本朝之盛前代不及者有五而百年四葉居其一焉中興四葉享國九十有八年上視光朝同一軌轍深仁厚澤浹于海隅蓋裕後昆有衍無極嗚呼美矣 宋史全文○史臣曰國朝自建炎再造至於紹熙慶元之交正學與行治效彰灼一時人才於斯爲盛實乾道之所培養也而寧宗皇帝得而用之觀夫上畏天戒下畏民嵒帝之心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帝之行也故其初年忠賢之士聚于朝廷四方嚮風駸駸乎有慶曆元祐之望逮咸倖盜權之始士之見微慮遠者逆折其鋒排罵斥而不悔厥後起於廢錮之餘拔去凶邪善靖王室帝躬類之蓋君子小人消長之分係乎天下國家安危之決如此此先王之所必謹也且夫慶泰禧定之間中外多虞事機沓至而帝信厚謙慈固有遠德仁念純熟對于神明卒保又安以貽後嗣書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非不信哉 皇子成國公昀以遺詔即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垂簾聽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五 一送、

宋 寧宗十

宋史全文慶元元年上光宗第三子也淳熙七年二月戊辰初就傅孝宗諭輔臣妙簡儒臣爲小學教授遂以命秘書省正字楊輔時上年十三矣明年輔補外以校書郎劉光祖代之光祖請講誦祖宗故事以爲日課上自髫齡尊師而重傅朝廷所用學官如羅點鄭驤莫叔光咸一時之選及是又創翊善以沈清臣爲之清臣罷光以黄裳代之其後黄艾孫逢吉陳傅良章穎沈有開彭龜年繼居講讀之任皆名儒也上每溫習所講之書自爲口義令講官視草蓋有大議論上必書之冊謂之日記 高宗攢陵上力請護送道間因見田家作苦之狀謂左右曰居常在禁中安得知此耕義曰周公作無逸首之曰知稼穡之艱難蓋人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其視田里之務爲何物哉一旦出而臨民往往如秦越之相視嘗聞真宗乳母號秦國太夫人劉氏本農家女善談田野間事真宗自幼聞之爲甚詳所以即位以來加惠農民勸農田勅戒書最爲詳備蓋非見聞之有其素歟今我寧考在潜之初因道間見田家作苦之狀謂左右曰居常在禁中安得知此是則小人之勞觸於聖心久矣此三十年恭儉之治蓋無所自來歟

光宗紹熙二年冬光宗始屬疾四年壽皇不豫光宗疾甚不能視疾壽皇升遐猶未能出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等奉太皇太后聖旨皇帝以疾不能執喪奉皇子即皇帝位本末詳見光宗紹熙五年時年二十七 春正月丁亥朔蠲兩淮租稅 詔修高宗實錄 己亥雷 辛亥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沐韓侂胄之黨也侂胄欲擊趙汝愚於是擢沐以居言路 二月初內藏庫下淮東總領所取撥羨財至是葉適言此錢當存留以備緩急請詔有司自今除每歲收支外並將椿管見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其非緣軍前事毋得輒支移起發欲以他用雖有中旨許執奏不行使儲積果多朝廷經制既立然後議窠名之重輕考擬定之數目覈減州縣運以予民從之 三月辛亥詔四川歲發西兵赴行在如舊制 四月己未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余端禮爲右丞相簽書樞密院事京鏜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鄭僑參知政事御史中丞謝深甫簽書樞密院事 六月己未遣起居舍人汪義端賀金主生辰 命中書

復置臺諫官言事簿　右正言劉德秀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去　司業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爲言逵亦罷於是善類爲之一空矣韓侂冑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爲說以網善類也先是熙寧間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不傳之學始以道學爲天下倡二先生少學於汝南周敦頤其後學者翕然宗之其高弟延平楊時河南尹焞適遭靖康建炎紹興之間致位通顯建安胡安國學春秋於程頤而不及見以楊時謝良佐爲師友紹興初秦檜爲丞相引安國侍經筵一時善類多聚于朝俄爲呂頤浩朱勝非所逐趙鼎爲相尹焞以布衣勸講經生學士多召用焉鼎既罷張浚獨相諫官陳公輔力排程氏學以爲狂言恠語淫說鄙論胡安國上疏辨之其後檜再入相復尚王金陵而程氏學廢矣楊時傳郡人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侗傳之朱熹安國傳其子憲憲傳之廣漢張栻栻浚之子也乾淳間與朱熹相往來講切後以道學爲己任學者號曰晦庵先生南軒先生東萊呂祖謙其同志也栻侍經筵不久而去熹屢召不起孝宗賢之王淮當國素不喜熹尚書鄭丙始創爲道學之目淮又擢陳賈爲察官俾上疏言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其名以濟其僞望明詔中外痛革此習熹遂得祠淳熙末熹除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五　二

郎以足疾未拜而侍郎林栗劾其慢且詆道學之士以亂臣之首宜加禁絕栗雖罷去而士大夫譏誚道學之說遂不可解甚至以朋黨詆之而邪正莫能辨紹熙末趙汝愚當國遂起熹侍經筵而其學者益進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而流俗醜正多不便之然猶未敢加以醜名攻詆至是士大夫者利亡恥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爲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僞也於是險壬陰很浸淫無行之徒剽其說之使己操挾奮臂以攻僞干進而學禁之禍自此始矣清義曰我朝自王安石以新經破舊說凡學校科舉之間皆以王氏之說從事士有新進國事新法而天下自是多事矣孝宗皇帝崇尚伊洛之學一時明師大儒相繼而出張栻在湖朱熹在閩呂祖謙在浙皆能明是學以續孔孟正脉之傳天下學者翕然從之傳其說者至以傳授凡若谷草野之間皆出一轍學校科舉取人士大夫立身事君無不原流於是學之中涵養陶成士習醇美自小人用事權臣籠道學而名之以僞海內之士淵側風從不惟禮義廉恥有所不顧而學士大夫之家競爲異變以趨時末幾異說橫興兵端驟起非朝廷快然始士大夫以復正學號爲東南不可解之禍師

道下立其流弊乃至此我曩者紹熙之前一時風俗之好尚爲士者喜言時政爲吏者喜立功名誠不能無所偏而規士然之甚遂一舉而厭薄之稍自好者目以僞學欲自立者號以私黨於是世俗毀方爲圓變真爲佞而流風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御史中丞何澹思欲執政秋七月丙申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請風厲學者專師孔孟毋得自相標榜丁酉詔榜朝堂澹始以留正爲自擅兵部侍郎徐右諫議大夫首擊周必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排擊殆盡大爲清議所薄會有本生繼母之喪徘徊不肯去太學生喬嘉等移書切責之其略曰閤下自長貳均而更長臺諫此三綱五常之所係者也今閤下有所生繼母之喪初請于朝欲解官持服繼聞上聽稱解逮事不逮事之異中外聞然雖愚者亦以爲駭閤下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爲正乎若以爲正則閤下亦當從而爲正不得黜之也今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反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事而不持心喪可乎閤下之意必謂所生繼母無生我之恩則不當爲所生之母抑不思黜其所生之繼母是賤其所生之父也必以生我者爲正而繼之者爲不正是閭巷小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也非天理之公人倫之正也閤下爲天子耳目之官將以厚人倫正風俗正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五　三

宜致辨於此太常亦謂當申心制不得已乃去位既免喪時趙汝愚已執政止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澹愈怨恨祈哀韓侂冑遂除澹御史中丞自是力主僞學之禁以至執政　九月甲辰遣中書舍人黃艾賀金主正旦　丁卯詔三省樞密院條上合赦諸軍例　戊辰金主遣吏部尚書吳鼎樞兵部郎中紇石烈介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甲寅皇弟徐國公柄爲昭慶軍節度使　丙午監察御史胡紘奏趙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黨汝愚亦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中外震駭初上之在重華執喪也五日一朝于壽康既而久不得見至是紘因劾竄汝愚仍請以行遣汝愚之事奏之太上庶幾太上懽然盡釋前憾怡愉如初上從之　十二月癸亥置楚州弩手效用　丁丑金主遣刑部尚書紇石烈正太常少卿王珩來賀明年正旦　是月臣僚劄子朝朝乃洪化之地中書實王政之由正本澄源無先於此常程細故紛沓至前則朝廷之體不尊百司之務反廢令三省文書偏蓋凡聞百事庶府惟事係遺日因月循細故毛舉中書之務何自而清

二年正月庚寅右丞相余端禮爲左丞相知樞密院事京鏜爲右丞相鏜江西人淳熙中以檢正報謝虜廷因爭徹樂孝宗嘉之遂除侍從會趙汝

悉自蜀召還上諭大臣除鎧四川帥汝愚聞之謂人曰鎧宗姓賓淺豈可
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汝愚得政鎧時為刑部尚書亟納交於韓侂胄
繼權秉政逆為侂胄謀主至是遂有右相之除　庚子右正言劉德秀為
右諫議大夫　丁未裁定添差員闕　二月辛未再蠲臨安府民身丁錢
三年　甲戌詔三省樞密院置省員簿　三月丙申命諸將射鐵簾　七
月庚寅詔諸路揆訪高宗皇帝御製御筆　戊戌清遠軍承宣使韓同卿
為慶遠軍節度使　八月癸丑奉安孝宗皇帝成穆皇后成恭皇后神御
於景靈宮　壬戌皇子埈薨追封兗王謚曰冲惠　丁酉遣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張貴謨賀金主正旦　冬十月戊申上御大慶殿發壽聖隆慈
備福光祐太皇太后壽成惠慈皇太后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冊寶遂帥羣
臣奉上于慈福壽康宮　壬戌金主遣吏部尚書張嗣工部侍郎石頊恩來
賀瑞慶節　癸卯賞宜州捕降峒寇功　十二月戊申陳賈自知寧國府
除兵部侍郎以賈淳熙末嘗擊朱熹故也　紘初為進奏院未為人所知
趙汝愚時奪職居餘干韓侂胄意未決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前及一戚
累遷至監察御史汝愚有寮陵之命用紘章疏也時侂胄欲論朱熹無敢
先發者紘既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建方長之議遷

太常少卿紘遂以業授沈繼祖　金主遣兵部尚書元顏崇道太常少卿
巨捸來賀明年正旦
三年六月戊辰頒淳熙紹熙寬卹詔令　乙亥遣起居舍人衛涇賀金主
生辰　秋七月庚午監察御史沈繼祖錄淹囚四百餘條來上詔進二官
九月辛酉遣戶部郎官曾炎賀金主正旦　十月丙戌金主遣戶部尚
書元顏愈吏部郎中張汝方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辛丑上孝宗哲文神
武成孝皇帝徽號曰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是日太皇太后崩于慈福宮后姓吳氏讀書萬卷翰墨尤絕人高宗為
是寵遇紹興十三年正位宮壼光宗即位后當為太皇太后以壽皇故遞
更號壽聖皇太后紹熙五年后年八十有二行慶壽之禮孝宗朝始正位
號云　乙巳詔為大行太皇太后服春　丁未大理少卿趙介為金國告
哀使閤門舍人宋蒐年副之　十二月庚辰罷文武官納官告綾紙錢
乙未金主遣禮部尚書吳也忠孝工部郎中薛愈來賀明年正旦
四年春正月乙卯上欽宗皇后謚曰仁懷皇后　二月丙子上大行太皇
太后謚曰憲聖慈烈皇后　三月甲子憲聖慈烈皇后攢于永思陵　乙丑
趣修高宗皇帝實錄　金主遣兵部尚書烏林荅天益戶部郎中賈塤剛

宋伊祭　夏四月丙戌祔仁懷皇后憲聖慈烈皇后神主于太廟　司農
少卿湯碩為金主報謝使右驍衛中郎將李汝翼副之　六月己巳遣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楊王休賀金主生辰　癸酉皇弟吳興郡王柄
為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丁未寧執京鏜等上慶元重修敕令格式申明
詔頒天下先是復編修敕令所置提舉同提舉官送移牒六曹大理寺及
三衛江浙近便州郡監司抄錄乾道五年至慶元二年終續降指揮得數
萬事參酌淳熙舊法送刑部審詳訖為書總七百二冊至是進呈　九月
庚申遣戶部郎中曾炎賀金主正旦　十月戊子金主遣吏部尚書孫鐸
客省使帖合忠來賀瑞慶節　十二月己丑金主遣太常少卿楊庭筠戶
部郎中李木晉子元來賀明年正旦
五年二月甲申詔王德謙與宗旦自今不以赦移　四月戊子以寶謨王
德謙本末付史館　辛巳監都進奏院鄧友龍請明詔大臣用捨從違謹
所決擇友龍尋除監察御史　六月癸亥遣司農少卿李大性賀金主生
辰　秋七月己亥賜李彥穎謚曰忠文　八月辛巳太廟夾室柱生芝上
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始得見太上皇帝成禮而還上之受禪也趙汝愚
乞以秘書省為泰安宮已而不果乃以慈懿皇后外第為之既而上皇不

欲遷因以舊福寧殿為壽康宮而更建福寧殿上之在重華執喪也五日
一朝于壽康時上皇聖體未平猶不得見去年八月詔恭聞上皇聖躬悉
已清復將率羣臣詣宮上壽既而不克行至是以重明節前十日初詣壽
康宮進香初上之未見壽康也御史胡紘因劾趙汝愚請以行遣汝愚之
事奏之太上庶幾太上懽然盡釋前憾怡愉如初汝愚遂有永州之貶及
是過宮禮成冬十月庚申朔郡師為進封廣陵郡王十一月丙辰遣將作
監馬覺賀金主正旦十二月乙亥奉安仁懷皇后憲聖慈烈皇后神御于
景靈宮甲申金主遣戶部尚書范楫西方館使蒲察守純來賀明年正旦
是月移內侍王德謙於汀州　初金人既為蒙國所侵冀之北土遂失乃
於洮州置場買馬自是馬至秦州者差罕云
六年二月甲申封婕妤楊氏為貴妃　三月己卯安定郡王子恭薨詔自
今嗣濮王以屬近行尊長無過犯疾病者為之　五月有司上慶元寬卹
詔令役法撮要　六月壬辰遣戶部郎中趙善義賀金主生辰　都官郎
中吳衎為金主告哀使閤門舍人林可大副之　秋七月己未初御後殿
八月甲午右司郎中李寅仲為金主告哀使左衛郎將張良顯副之　丙
中上大行太上皇后謚曰慈懿皇后　壬寅皇子坦薨追封邠王謚曰冲

温　九月乙卯祔慈懿皇后神主于太廟　丙子吏部郎中丁常任爲金主遺留國信使左驍衛郎將郭倧副之　臣僚奏比年以來浸成內重之弊積愆周行親民事爲漢已久貪朝續謂州縣爲俗勞况祖宗成憲改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郎即寺監之職更明出守千里之地郎官卿監之已歷必出分一道之節此不易之良法日往月邁莫克遵守臣恐內重外輕其弊難革欲望聖慈俾中外之官更出迭入以均其任興起治功實非小補　十月戊子遣右司郎中朱致知賀金主正旦　癸卯以趙善義奉使生事罷之　是月臣僚上言六月乙酉之朔太陽方升中有黑子況當雷大震於初冬之月赤氣發於暮夜之時地震間亦不安風霾時乎四塞今朝廷毋乃猶有忠邪並進僞得亂真歟毋乃猶有青草不流田里愁歎歟毋乃猶有利之未興害之未除爵賞之施或傷公道而言改者歟　十二月戊申金主遣殿前左副都點檢紇石烈忠定太常少卿李愈來賀明年正旦　庚戌祔恭淑皇后神主于太廟

嘉泰元年二月戊子詔諸州訪求明曆之士　左司郎中劉立泳爲金主報謝使右屯衛將軍李言副之泳辭不行以起居舍人俞烈代之　頒慶元寬恤詔令役法撮要　己巳雨雹　丙午詔文武臣毋得按舊居州任

釐務官著爲令　六月辛巳遣禮部侍郎陳宗召賀金主生辰　秋七月己卯知樞密院事何澹罷澹與京鏜劉德秀胡紘四人實主僞學之禁韋險附之尤韓侂胄所以斥逐異己者則四人之爲也慶元五年二月紘罷吏部侍郎七月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八月鏜以左相薨于位至是澹復罷攻僞學者盡去侂胄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釋中外意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報復之禍者侂胄以爲然　丁巳以旱復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壬戌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闕雨州縣杖以下囚　癸亥雨雹　乙丑賜龔頤正出身命修孝宗光宗實錄頤正和州布衣也本名敦頤元祐黨人原之曾孫劉朝高宗實錄慶元嘉泰間京鏜謝深甫爲相時所上孝宗光宗實錄嘉泰二年詔寶文閣學士傅伯壽直華文閣陸游同修敦頤嘗著符祐本末黨籍列傳等書數百卷淳熙末洪邁領史院奏官之朝廷以其有史學至是賜出身除實錄院檢討官益付以史事未幾而敦頤卒乃外召傅陸還朝孝錄比他錄尤疎駁敦頤後以光宗諱改名云　丁卯復賑被火貧民　九月辛未遣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林桷賀金主正旦　十月甲午金主遣左徽使徒單潦忠秘書少監李楊秉賀瑞慶節　甲辰編光宗皇帝御集　十一月庚申蠲潼州民舊輸

黃河鎮塡錢　十二月癸卯金主遣兵部尚書紇石烈貞禮部郎中孫鐸來賀明年正旦

嘉泰二年二月丁亥修高宗皇帝正史寶訓　三月己巳詔諸路帥臣總領監司舉可爲將帥者與本軍主帥列上之　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紹熙初有武臣趙渙言曆差故命判太史局劉孝榮更造會元曆又統天曆慶元五年京鏜爲相時所上也初會元曆既成而布衣王孝禮言孝榮未嘗以銅表圭面測景故冬至後天朝廷然之未暇改作至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於晝草澤言食在夜測驗如草澤言乃改造曆未成而罷三月庚戌乃詔諸道有通曉天文曆算者所在具名來上五月曆成曆經凡三卷沿曆他書十七種凡二十九卷又上臨安府進士俵望重校萬年曆十七卷綱目二卷至是日食五月朔太史以爲午正而草澤趙大猷言午初三刻半食三分詔著作佐郎張嗣古監視渾儀秘書丞朱致知著作郎王容測驗起居舍人俞澂覆驗卒如大猷所言史官乃抵罪焉蓋自渡江來議曆差者多矣　六月丙子遣吏部郎中趙不艱賀金主生辰　九月壬戌奉安光宗皇帝慈懿皇后神御于景靈宮萬壽觀　丙寅嗣秀王伯圭薨伯圭秀安僖王子偁之長子孝宗之兄也紹熙元年五月遣太保

封嗣秀王二年夏判太宗正事三年夏遷太師永阜陵成除中書令辭不拜詔有司別議優崇之禮乃除兩鎮節度使諸子初皆補京秩歷牧伯部使者紹熙後並換南班長師夔爲使相　十月乙亥上壽成惠慈太皇太后尊號曰壽成惠聖慈祐太皇太后　甲申申嚴百司吏宿之制　戊子金主遣上護軍元賴使塼禮部郎中張行簡來賀瑞慶節　乙未遣吏部郎中李景和賀金主正旦　明輝受賂得罪以閤門祗候王處久代之十一月甲辰始御正殿　乙巳重修吏部七司法　乙卯再修光宗皇帝日曆　十二月上御大慶殿發壽成惠聖慈佑太皇太后尊號冊寶遂率羣臣上于壽慈宮　閏十二月丁卯金主遣兵部尚書徒單公弼戶部郎中張術來賀明年正旦　自天聖立川交子法每再歲而易一界紹熙二年光宗念蜀民之勞詔權展一年乃易慶元間有自四川茶馬代還者入見言交子二年一兑每引納貫分錢八十文民甚苦之今計所多羨財請每界展一年永爲定制章既下制置司上言今民間每兑錢引一千貼納錢引六十四文足每界總領所收貼頭錢凡百八十萬緡今欲展年當求對補之策明年春有旨許之至是陳咩爲總領謝輝爲帥請諸朝復以二年一兑益軍餉所仰不可復展矣

三年四月辛酉。詔軍執臺諫子孫毋就試。　乙丑。禁柳余軍人衆。　五月
癸未。命有司搜訪舊聞修三朝正史。以書來上者賞之。　六月壬寅。遣樞
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劉甲。賀金主生辰。　秋七月辛未。頒慶元條法事類。
八月壬寅。增置襄陽騎軍。　丙辰。右丞相陳自強等上皇帝會要。　九
月己丑。遣金部員外郎曾矗賀金主正旦。　冬十月壬子。金主遣刑部尚
書完顏樂、戶部郎中高有鄰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壬申。上光宗皇帝徽
號冊寶于太廟。　癸酉。朝獻景靈宮。　庚寅。福州觀察使楊次山為岳陽
軍節度使。　十二月丙辰。命四川提舉茶馬通治茶馬使事。　金主遣吏
部尚書獨吉思忠、戶部郎中李達可來賀明年正旦。　是冬。金主益起懂
朝廷來議。沿邊聚粮增戍。且禁襄陽府榷場邊釁之開。蓋自此始。
四年正月。浚天長縣壕。　二月丁酉。置莊文太子府小學教授。　辛亥。命
內外諸軍射鐵帖轉資。　三月辛未。詔葺太廟。　甲戌。下詔罪己。右丞相
陳自強等以火災請罷。不許。　乙亥。詔百官條陳時政闕失。　庚寅。復御
正殿。　四月甲午。賜主韓世忠廟於鎮江府。　六月癸巳。遣起居舍人張
嗣古賀金主生辰。　丁巳。增廬州強勇軍為千人。　八月丙辰。除靜江府
昭州折布錢。　九月乙丑。得四圭有邸玉一。詔藏于太常。　壬午。遣大理

少卿張孝曾賀金國正旦。　丙戌。戒飭兩淮州縣遵守寬卹舊法。　十月
壬寅。金主遣兵部尚書完顏呂、戶部郎中上官瑜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
庚申。令諸州置招軍簿。　庚辰。修六合縣城。　十二月乙卯。金主遣殿前
右副都點檢烏林荅毅、太常少卿賈益來賀明年正旦。
開禧元年春正月丙子。出封樁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　丁丑。以許浦水
軍隸殿前司。　己卯。重定選人捕盜賞為二等。　甲申。雷。　二月癸巳。徐
安國奪三官。命史官改正大奚山賊名。　癸卯。詔國用司立考覈財賦之
法。下于諸路轉運司。　三月庚辰。楊次山為太尉。　辛巳。以淮西安撫司
所招軍為強勇軍。　四月辛卯。江陵副都統李奕為鎮江都統。武節大夫
皇甫斌為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　戊戌。修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迹。
　五月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漣水縣弓手李全焚漣水
縣。　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　己亥。遣禮部侍郎李壁賀
金主生辰。　降大理三衙臨安府囚罪一等。釋杖以下。　七月。命興元都
統司增招戰兵。　己卯。平章軍國事韓侂胄等上高宗皇帝御集。　壬午
詔諸路提刑提舉司措置保甲。　癸未。韓侂胄兼國用事。　八月丁亥。命
湖北安撫使增招神勁軍。　癸巳。雨。　九月丁未。遣祕書監鄧友龍賀金
主生旦。　十月丙寅。陞嘉定府為嘉慶府。　庚子。金主遣吏部尚書紇石
烈子仁、禮部郎中孟鑄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乙酉。置殿前司神武軍五
千屯揚州。
二年春正月癸未。稍蠲兩浙路身丁紬絹。　以金主使人悖慢。館伴使副
以下奪官有差。　乙酉。雷雨雹。　辛亥。詔坑戶鑄錢為綱。不以赦原。仍籍
其家著為令。　三月。頒開禧重修七司法。　四月戊辰。四川宣撫副使吳
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　己巳。調三衙兵增戍淮東。　吳興郡王柄薨。
柄孝宗之孫。魏惠獻王愷之次子也。光宗即位。進永興軍承宣使。封許國
公。紹熙五年七月。封徐國公。慶元元年三月。封王。領昭慶軍節度使。憲聖
慈烈皇后復土。遷開府儀同三司。柄早慧。孝宗愛之。慶元初制曰。孝宗憐
早慧。以鍾愛太上念特立以無慈。以見貴寵云。　甲申。調泉州兵赴山東
路會合。　江陵副都統兼京西北路招撫副使皇甫斌。引兵攻唐州。官軍
大敗。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師至城固縣。軍大亂。　甲午。以宗室希瞿子賜
名均為沂王柄後。補千牛衛將軍。　六月癸丑。建康府都統李爽攻壽州
官軍敗績。　七月壬申。置御前強勇軍。淮東安撫司所招者。　十一月辛
亥。釋大理三衙臨安府杖以下囚。

三年二月甲子。賑給旱傷州縣貧民。命諸路提刑司從宜斷疑獄。　丁卯
罷江浙京湖福建招軍。　庚午。虜去襄陽。　四月己巳。改興州為沔州
賜沂王柄謚曰靖惠。　九月壬午。祔成肅皇后神主于太廟。　十月丙午
更殿前司兒隊法。　乙卯。復珍州遵義軍。　甲子。詔紹興府均敷和買
丁丑。夏震為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將士行賞有差。　十二月。起居
郎許奕為金國通問使。前知真州林伯成副之。伯成不行。以帶御器械吳
衡副之。　己酉。罷兼通寶文閣待制。　丁卯。詔改明年元。詔曰。頻年相繼
寰宇多虞。邊釁遽開。顧生靈之何罪。蟲蝗為孽。與旱潦之相仍。皆權臣誤
國之致。斯在菲質應天之數。後今則興刑以正綱紀。益張乃因正月之和。
適際三陽之泰。誕揚大號。亶告多方。其以明年為嘉定元年。　是歲。浙西
旱蝗。沿江諸州水。
嘉定元年二月丁未。陞天水縣為軍。　三月癸酉。以毛自知首論用兵。奪
進士第一大恩例。　十月癸未。金主遣使來賀瑞慶節。　詔賜朱熹謚。依
條與遺表恩澤。太常博士章徠初議謚曰文忠。考功郎官劉彌正覆謚議
曰。謚古也。複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行。一字足矣。奚複
哉。其議略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獨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持

世斯文以是未墜漢諸儒於經始采掇以資文墨涉隋唐間河汾講學已
不逮聖賢間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耳孟孔氏之道賴子思孟
軻氏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發其
微程氏之後闡其光者公而聖道粲然矣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
朝廷之日無幾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
文與忠謚公似是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謂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
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不得為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
政復文士耳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評韓愈為文人非也原道曰軻之
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為韓文考異一書蓋其心亦有合與
請以韓子之謚謚公從之乃謚曰文謀長曰此學者皆精於士習之識
也慶元以來權倖憚朝偽以排天下之正學黨以空天下之名流人心憤
鬱久矣今權倖殊極天開日明海內翹首以觀惟新之化而聖意拳拳首
衆郁熹之無於文公一時學者知所嚮向矣宗非吾道之幸哉　貴餘曰
先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
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
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
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
終不見其或異集群經聖賢之旨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
端之說發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切聞道之正統待
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
彰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
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矣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
徒所以推明是道也既已煨燼殘缺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
起於斯文湮鬱之餘人心陷溺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
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謚之曰文不亦宜乎。　丙辰金主璟卒無子金人立葛王褒之子允濟
定六千餘賦　十二月戊寅改命曾從龍爲賀金國　己丑太府卿宇文
紹節爲賀金國登位使閤門舍人周登副之　是月御筆趙汝愚特贈太
師追封沂國公　是歲江淮制置大使司汰部淮軍歸農淮東揀剌八千
餘人以補鎮江大軍及武鋒軍之闕淮西揀剌二萬六千餘人以爲御前
武定軍
二年正月辛丑金主遣裴滿正孫椿來告哀　詔遣議軍聽玲州鄭制

庚申金主遣蒲察知剛劉仲淵來獻遺留物　癸亥賜故相趙雄謚曰文
定　二月己巳金主遣使來告即位　壬辰遣內侍趣前右丞相史彌遠
赴行在賜第　三月辛丑罷諸軍招軍　戊午禁兩淮官吏私買民田
庚申命浙西及沿江諸州給流民病者藥　辛酉罷漳泉福州興化軍賣
廢寺田　五月乙卯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杖以下囚除茶鹽賞
錢　六月癸亥朔命浙西諸州諭民種麥豆毋督其租　詔臺省及諸路
監司速決滯獄　戊辰奉安成肅皇后神御于景靈宮　九月己亥朝獻
景靈宮庚子朝享太廟　癸丑命吏部郎官劉爚等審定中外所陳會子
利害上于朝　十月乙未遣大理卿賈培賀金主正旦　丁丑金主遣使
來賀瑞慶節　己丑命兩淮轉運司給諸州民稻種　十一月郴州黑風
峒寇李元礪爲亂黑風峒也在郴吉之間而地屬郴之桂陽縣初羅孟二
者名世傳峒之首酋也去年世傳出掠省地已而受招詔補承節郎去年
二月世傳之犯省地也郴州舉人李元礪嘗助官軍擊賊元礪素以武斷
鄉曲羣盜皆畏之比世傳受招論功行賞而元礪不及遂去爲盜盜推爲
帥時江湖方艱食飢民及汰兵多附之遂至數萬至是連破吉郴諸縣詔
遣荊鄂江池大軍討之
三年二月庚午詔楚州武鋒軍歲給累重錢如大軍例　三月乙卯罷福
建江東路招軍一年　四月乙丑決行在繫囚釋杖以下　五月辛丑廢
忠銳軍　六月壬戌命有司舉行寬卹之政十有九條　癸亥遣起居郎
黃中賀金主生辰　己卯楊次山爲少保封永陽郡王　九月癸丑遣司
農卿錢仲彪賀金主正旦　冬十月丙辰朔福州觀察使張根爲安德軍承
宣使　金主遣使來賀瑞慶節　丁丑推南雄州戰殁將士恩　辛巳廢
鄂州都統司威勝軍　十二月辛巳金人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著作佐
郎仲貢府轉對請進爵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列于從祀朱熹行李心傳
曰四先生繼絕學于千載之後正人心明天理自漢以來諸儒有不能及其
說爲諸儒之功甚多雖以祀典可也然論道統之傳則當升曾子子思
于堂上而始列四先生以次先生從祀金者矣自念不及與斯議之
會有追者舉行之云
四年閏二月甲辰廢淮西武定軍　己丑詔兩淮守臣毋預除代　五月
戊辰廢梁縣忠勇軍　六月降京鏜因罪一等釋杖以下　七月丙寅詔
四川官吏嘗受偽命者自今毋得收用　丁丑詔軍興以來爵賞冒濫者
聽自陳除其罪　八月壬辰申嚴太史局補試局生之制　九月丁丑遣

刑部員外郎程卓賀金主正旦　詔附會關逭得罪之人自今毋得収用
十二月乙巳金主遣使來賀明年正旦是歲金主爲韃靼所攻賀生辰使
不至。金主璟之在位也允濟被命往靖州受黑韃靼進奉見其王忒沒
真恭傲不遜怒爲遣忠欲歸白璟除之會璟卒不果在吉文元年是歲韃
靼入貢允濟遣重兵分屯山後欲就進場襲殺之然後引兵深入會虜之
亂軍有諳韃靼音其事者韃靼疑不信言者再至韃靼遣人伺之得其實
遂遣延不進是秋韃兵猝至與金人戰于渼河凡三日勝負未分忒沒真
遣精騎三千馳突虜軍虜軍亂忒沒真自以大軍乘之允濟急令西京留
守紇石烈執中領大兵逆敵于大勝甸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允濟
之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與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
怒罷之韃兵至羊群口虜又大敗乘勝攻奉聖州破之進軍野狐嶺允濟
再遣兵逆戰以車爲陣又大敗是冬韃兵至昔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
五年正月韃靼兵至居庸關金左將軍完顏福海棄關遁金主允濟素鄙
吝士不用命。允濟識以細軍五千自衛奔南京即開封府會細軍五百人
自相殺屠奔先近敵授韃兵數百韃兵懼不敢進問所得鄉民比軍有幾
何。鄉民紿曰二十萬韃靼懼遂斂兵而退。　二月詔成都府路帥臣兼領
叙州兵甲事。　三月甲戌以廣東湖南京西並干監司帥臣進職有差
夏四月壬寅詔自今告人從僞者必指事實誣告者坐之　六月癸未遣
吏部郎中傅誠賀金主生辰　乙酉兼江北諸州民行銅錢　八月甲戌
朔御後殿復膳令左右司置進狀籍察前斷之冤抑者罪之　九月遣刑
部郎官應武賀金主正旦　十月戊子金主遣使來賀瑞慶節　遣使弔
祭安南。　十一月庚申朝獻景靈宮　十二月己亥金主遣使來賀明年
正旦
六年冬十月甲子金主遣使來告即位十二月癸亥金主遣使來賀明年
正旦　上取孝宗欽天兩圖冀諸左右常用省覽、
七年五月庚辰詔修玉諜官二年一具草以進、　七月戊辰詔省吏毋校
參議官。　八月己未罷四川宣制司所補官　九月戊寅調殿前司兵增
戍天長縣　十一月罷四川制置大使司所開鹽井　十二月甲午復罷
同安監鑄錢　丁巳金主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八年正月辛未師禹開府儀同三司嗣秀王　五月辛酉御殿復膳　甲
中詔賦史毋得减年參選着爲令　七月庚辰詔皇弟措更名思正皇姪
均更名貴和　八月丁未權罷旱傷州縣比較賞罰　九月丙寅雷　己
巳朝獻景靈宮庚午朝饗太廟　冬十月壬寅金主遣使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癸亥太府寺丞施累爲賀金主正旦使閤門舍人陳萬春副之
十二月辛未金主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九年春正月乙亥遣司農寺丞留筠賀金主生辰。　冬十月丙寅金主遣
使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庚寅遣軍器監丞陳伯震賀金主正旦、　十二
月乙亥金主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十年春正月庚子宗正寺主簿錢撫爲賀金主生辰使求軍統制馮栱副
之　甲辰以盱眙淮安軍天長縣戍兵隸殿前司、時金虜既爲韃靼所
擾山東忠之虜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益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兵端復
啓矣　四月丁卯詔出戍官兵毋分口券金給其家。
十一年秋七月癸酉知天水軍黃炎孫進三官辰州居住　九月己卯朝
獻景靈宮庚辰朝饗太廟　十月壬戌修盱眙軍城。　十二月己亥朔新
知揚州應純之罷。
十二年十一月辛亥楊次山進封會稽郡王癸丑楊次山薨
十三年七月丙辰四川宣撫司招黎州土丁降之
十四年二月庚申分光州所納民於淮西諸州　九月己丑朝獻景靈宮
庚寅朝饗太廟　十月庚申興元府城成
十五年二月庚子罷御史臺廉試任子法　九月丁巳復以隨州三關隸
德安府置關使　壬戌彗沒
十七年正月戊戌朔錄程頤後講義曰朝廷之所尊崇天下之所慕尚也
曩者伊洛之學嘗排擯於權臣之手矣更化以來既表章其學於群邪陵
詆之餘復錄用其後於締肯褒崇之日無世之規模遠哉把坐上之春風
立門外之暮雪學
者皆知所趨向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鍾鳳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六　一送

宋　寧宗十一

陳桱通鑑續編寧宗皇帝慶元元年乙卯金明昌六年春正月以李沐爲右正言二月趙汝愚罷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詔寢押赴都堂治事沐又上疏論之乞罷寢押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胄矣貶知福州趙汝愚提舉洞霄宮罷兵部侍郎章穎知臨安府徐誼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以書殿隆名帥藩關重寄乞令奉祠省咎從之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集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絶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黯黮而去天下后世其謂

何事頗徐誼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韓侂胄怒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侂胄諭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悟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以余端禮爲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　竄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于五百里外宏中與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等六人伏闕上書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穎李祥楊簡發于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聰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

祥簡以狀士心瑕上韓侂胄大懟內批宋中等妄亂上書屛棄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天下號爲六君子焉以李沐爲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爲右正言。五月金命其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事于臨潢府以伐北鄙阻䪁等部。詔戒百官朋比 六月劉德秀乞考核眞僞以辨邪正從之遂罷國子祭酒陳仲國子司業汪逵國子正陳武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自程頤程顥以先王之遺澈諸後進其徒楊時尹焞傳其緒言由是舉從秀李侗朱熹張栻力行致知以求深造其域流俗之人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忌趙汝愚朱熹以其從游者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以罪或譖之曰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若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其言以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廉潔好脩皆僞情耳復陰詆朱熹門下姓名授之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至是右正言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眞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參意規恢首務核實凡眞僞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眞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孫元卿袁燮陳武皆罷陳仲汪逵入對于辨之德秀以仲逵爲狂言遂被斥德秀嘗宦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居朝觀內

除而留正語著作佐郎范仲黼曰若劉德秀狂行斬逐無安靖之理德秀敕怨二人既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建言請考核眞僞遂出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指論太極圖亦被黜催陳仲顯之孫靜深頌學爲時所尊莊或皆可師法與人未嘗有號及僞學之論起凡七上章辨之竟以是去爲加韓侂胄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何澹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從之中丞何澹素有怨于周必大及趙汝愚韓侂胄引之以成僞學之禁澹遂上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乞戒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詔以其章榜示朝堂澹尋又上疏論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文臣去其所書去者冬十月以子恭爲安定郡王 十一月安置提舉洞霄宮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行至衡州暴卒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由是何澹劾汝愚落其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葉適亦奉祠將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適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遂暴薨天下聞而冤之訃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光宗疾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于頃刻故呂明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謂盛矣卒爲侂胄所擠斥死遐荒而宋之政亦馴致于不可爲惜哉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李沐胡紘遂用爲罪云徐誼爲汝愚所薦凡有政務多諮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胄之姦是以侂胄怨之金夾谷清臣免以右丞相完顏襄行省事于臨潢清臣至臨潢令移剌敏完顏賁國爲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攻塔塔諸營下其十四回進清臣爲部斜出掩其所獲清臣遣人責其贓罰北阻䪁由是叛去大肆侵掠金主遣使詰清臣以襄代之襄至臨潢遣僕散揆等進兵大鹽濼攻其諸營移剌觀等爲廣吉剌部兵所敗死之十二月以朱熹爲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 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守貞剛直明

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金主欲更定修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獎拔善類以列朝廷爲胥持國所忌罷去
二年丙辰金承安元年春正月以余端禮爲左丞相京鏜爲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夏四月余端禮罷端禮侂胄擅權排斥正士端禮贊贊不懌志稱疾求罷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初翥爲思所論僞學思不答侂胄遂薦翥而罷思金初行區種法 五月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葉翥倪思知貢舉劉德秀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矣以張釜爲尚左郎官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道者僞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爲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左郎官作華文閣歲李宗卿集也秋七月加韓侂胄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 罷殿中侍御史黃黼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

除之一時號爲君子無不斥罷太皇太后聞之以語宰力詔臺諫給舍論奏毋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自今者最宜忌或滋長不逞臣等不言則誤陛下之進用言之則礙今日之御札若使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進言則使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臣章播告中外令舊姦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至敢肆爭彼之乃詔改不必更及舊事務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正士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熙甯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足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黼竟被罷而以姚愈代之八月胡紘乞住進擬僞學之黨從之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誣詆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遠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旨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九月嗣濮王士歆卒　冬十月召陳賈爲兵部侍郎以其嘗擊朱熹也十二月罷祕閣修撰致仕朱熹官竄處士

蔡元定于道州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無不迎合其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未有顯言攻熹者胡紘獨草疏將論之會改太常少卿不果及沈繼祖上疏追論程頤之罪侂胄薦爲御史紘即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朱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與餐麤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褫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絶僞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旣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絶頂忍飢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尤袤楊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會僞學僞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别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

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忽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熹疏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皆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鄭僑罷　二月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從耶褒然之言也壽復有論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之夏四月以不袪爲嗣濮王　閏六月貶觀文殿大學士留正爲光祿卿居之邵州韓侂胄憾正都堂之辱諷右正言劉三傑論正四大罪其首云招引僞學以危社稷詔正落職罷祠論者不已從奎言之尤力遂責之秋八月金尚書右丞胥持國有罪致仕持國爲

金主信任與李妃表裏朝政張復亨張嘉貞張光庭張嚴叟張翰趙樞高元甫傅汝梅裴元郭郛十人皆趨走其門俱爲御史臺官人號謂之胥門十哲至是爲言者所論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九月以劉三傑爲右正言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勿用僞學之人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早韓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而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甘結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進士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高麗王晧以其弟晫權國事　金復以胥持國爲參知政事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　十二月籍僞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知縣州王沇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鎸官都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

李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
衜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
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從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
沈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四年戊午　金承安三年　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三月葬憲聖
慈烈皇后　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賜玉帶許佩服　詔禁僞
學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名權臣力
主其說結爲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曰
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比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
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屬精更始凡曰淫朋
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忤流
言間發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
聖之姦宄至德康寧不汝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於流俗之失弗
可復反歟將狃於國之深恩而罔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
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播
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

終不悛邪有常刑必罰毋赦布告天下毋忽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
虎愈於要職以丁逢爲軍器監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
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京鏜何澹時附韓侂胄專主僞學
之事深慮遺言斥屬爲軍器監　秋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
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爲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
遷見侂胄流涕敘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憫然憐之故有
是命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帝子兗沖惠王竣卒未有皇嗣京鏜等
請擇宗室子有之詔育燕懿王德昭後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以趙師𢍰
爲工部侍郎師𢍰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甚有能聲侂胄生日百官爭貢
珍異師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
綴大珠百餘顆衆懸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
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
之未有以應也師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
工部侍郎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𢍰曰此真田舍間氣象
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𢍰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
之冬十月金造承安寶貨時銀每鋌以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

之者價隨以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
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未幾寶貨多雜以銅錫浸不能行燕京閭肆乃罷之
金大賚北鄙將士授官者至萬一千人

五年己未　金承安四年　春正月奪紹熙從臣彭龜年曾三聘官初趙汝
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罷之既而還
隸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及具列款條所言凡
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
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盛然而至今得罪
于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京鏜劉德
秀實主其議事得已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
免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權璉進義副尉二月放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
房州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
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
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書憤懷姦和附僞學欺世罔上詔
落職房州居住吏部侍郎胡紘免　三月金立王暐爲高麗國王　夏五
月行統天歷　秋七月吏部尚書劉德秀免　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

壽康宮帝始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明日羣臣以
還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詔進宰執官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冬十二月嗣濮王不袪卒

六年庚申　金承安五年　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爲左右丞相何澹知
樞密院事　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三月前祕閣脩撰朱熹
卒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家故貧少依父友
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
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時攻僞學日急士之
繩趍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
依阿巽懦者更名它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
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
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于信上
欲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
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注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
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

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稱計其最知名者曰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沉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傳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以為知言　榦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又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歿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仕終朝奉郎　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其所發乃從熹折衷之諸生畏服熹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居家講道學者宗之仕終直華文閣　洽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乎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于世仕終直寶章閣

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淳請受教焉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要切語及熹歿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退自守名播天下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主簿　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居家克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潰耳　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　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　沉元定子也著書傳安定郡王子恭卒　夏四月以不璺為嗣濮王　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太上皇后李氏崩　許及之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初自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館客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揖自強升堂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驟睹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見除拜諫議大夫遂為

中聚自胄登樞府自強以選人意圖諸州學官不自意遂至大用遂委身諂附侂胄為　八月太上皇帝崩光宗初有令聞暨用儒非及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有可觀者及宮闈婦寺交搆驚憂致疾孝養遂怠孝宗之業衰焉　京鏜卒鏜初與韓侂胄友善用得大用遂一變素守奉行侂胄風旨唯謹時附益以成其姦又薦劉德秀居言路以排擊善類侂胄之謀多自鏜發之　攢慈懿皇后于臨安府南山之修吉寺　九月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胄詔配祖泰於欽州牢城祖泰夷簡五世孫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事無所忌諱時御史施康年林采劾周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帝將降詔戒必大為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侂胄童孺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周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

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怒參有言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交懼曰人知我素與游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誅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上書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命謝深甫朝獻景靈宮嗣濮王不璺朝饗太廟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月以與愿為福州觀察使更名曮　皇后韓氏崩　十二月葬永崇陵　攢恭淑皇后于臨安府之廣教僧寺　加殿前副都指揮使吳曦太尉

嘉泰元年辛酉　金泰和元年是歲西遼亡　春二月貶少傅致仕周必大為少保從施康年言也　三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　秋七月何澹罷時吳曦自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覬求還蜀陳自強為之言于韓侂胄侂胄許之曦賂偏不及澹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胄相親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遂罷奉祠澹急於榮進阿附

侂胄斥逐善類賢士爲空士論華之大旱也。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兼
書樞密院事。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曦，璘之孫，挺之子，興州因請副都
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於曦，吳氏遂成矣。八月，張釜罷。以張
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附侂胄，以嚴道學之禁，自小官不四
年至政府。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
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余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
卑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府。乃蠻襲西遼滅之。西遼主直魯古
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
太上皇，朝夕問起居。直魯古尋死，遼祀始絶。

二年 金泰和二年 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師旦，平江府書佐也，
韓侂胄爲平江府兵馬鈐轄，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辯慧，冒名姓于
嘉王邸吏士內，遂以潛邸隨龍恩入官云。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
偽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
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無成，欲稍更故，以消中
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舊田令陳景
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爲已甚，侂胄然之，遂復汝愚官，而偽黨之禁
浸解，侂胄斥者漸還故職矣。禁私史。夏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七月，
以子覲爲安定郡王。八月，以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作寶謨閣，藏光
宗御集也。九月，太師嗣秀王伯圭卒。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
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冬十月，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
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十二月，立貴妃楊氏
爲皇后。后不知何許人，或云會稽人，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帝即位，進
封婕妤。有會稽楊次山者，后自言是其兄，因姓楊氏。韓后崩，后時爲貴妃，
與曹美人俱有寵，中宮未知所屬。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
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由是后與侂胄有怨。次山自
是貴顯矣。加韓侂胄太師。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
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聞之，陽辭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
位太師。時侂胄既弛黨禁，因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
等皆起廢進用。於是名士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矣。政府樞密臺
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莫不傾心阿附，而蘇師旦、周筠預聞國政，羣小滿
朝，勢焰熏灼。閏月，封福州觀察使曮爲衛國公。

三年癸亥 金泰和三年 春正月，謝深甫罷。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爲

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深甫固請，乃許之。張巖罷。帝臨太學。
以袁說友參知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二月，以費士寅
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五月，以陳自強爲右丞相。
時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
惟所欲爲，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
或問之，則謬謝曰：聊以塞責藉手耳。加以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
書饋，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
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雪火，自強所貯一夕爲煨燼，侂胄首
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
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王恩父，蘇師旦爲叔，堂
吏史達祖爲兄。侂胄益得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爲多。以許及之知樞密院
事。秋七月，命殿前司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九月，袁說友罷。
冬十月，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金貶奉御阿魯
帶爲彰德府判官。金主自即位，即爲北鄙阻轐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
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藏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賦斂日繁，民不堪
命。懼宋人乘其隙，乃令邊種增戍於東南境上，且禁襄陽榷場宋人闌之，
乃嚴戍守禦。韓侂胄遂有北伐之謀，市馬厲兵，習戰造艦。奉御阿魯帶使
還，言於金主，以爲師期有日。金主以其生事，杖五十而貶之。十一月，安定
郡王子覲卒。

四年甲子 金泰和四年 春正月，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時有勸韓侂
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
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
民或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
臣預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
用師之意益銳矣。高麗王晫卒，子韺立。二月，金命州郡無學者並建置
之。三月，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夏四月，許及之罷。以張孝
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追封岳飛爲鄂王。秋八月，
張孝伯罷。冬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一月，以伯栩爲安定郡王。
十二月，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兼同知國用事。韓侂胄議恢復，
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期國用司總覈內外財用，括先民財，州郡騷動焉。

開禧元年乙丑 金泰和五年 春三月，費士寅罷。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
元，以圖恢復，士寅固辭，遂罷。師入肇州。師入肇州未遂，使唐州得諜者言

宋乜兵罪岳狩謀北伐金主令樞密院移文于宋依誓約徵新兵者舉入境。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以李奕爲鎮江都統皇甫斌爲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　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除籍竄岳于建寧府韓侂胄既意恢復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恐啓邊釁且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詔以衛國公曮爲皇子進封榮王　金以僕散揆爲宣撫使會兵于河南金主聞宋持兄侵君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衂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啓盟完顏匡獨曰彼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宋　威拱復建水縣六月金人復取之　以程松爲四川制置使　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重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陳自強復文彥博故事乞令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侍御史鄧友龍等繼以爲請詔從之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遂置機速房於私第以圖恢復權勢日盛生殺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以蘇師旦爲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韓侂胄恢復之議皆師旦發之　以韓侂胄兼國用使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使司僕散揆至汴移文責宋敗盟宋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

去揆信之會宋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襲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穡餓疫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時金羣臣皆勸先舉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以郭倪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九月劉德秀罷　陳景俊如金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景俊往賀正旦　以丘崈爲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韓侂胄聞金令僕散揆宣撫河南乃以崈應之初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夸誕貪進之人規胄侂胄爲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崈于書切諫曰金人未有敗盟之實宜示大體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衅自彼作我有辭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從　大旱　師襲比陽敗金阿里根撒觀　師焚黃澗獲金高顯　冬十二月金趙之傑來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以其禮倨請帝還內從之

二年丙寅　金泰和六年是歲夏襄宗安全應天元年蒙古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元年　春正月師入撒牟谷獲金擱剌　三月以陳伸爲京湖宣撫使伸遂致仕伸爲吏部尚書以韓侂胄當國恒不樂欲去及北伐之議起上書切諫侂胄敕首以藩閫命伸遂致仕　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爲副使韓侂胄期以四月分道進兵故有是命曦由是得總兵馬財賦之政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其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殊不悟其變　陳景俊還自金景俊還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羣臣以渝盟爲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仰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金更定戶保法以五家爲鄰五鄰爲保以相檢察城郭則置坊正村社則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稅勸課農桑又設主首以佐里正　錢象祖罷韓侂胄既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奪二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以薛叔似爲湖北京西宣撫使鄧友龍爲兩淮宣撫使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兼副使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　下納粟補官之令　遣衛卒戍淮東　追貶秦檜贈謚論檜主和誤國之罪奪王爵降封衛國公改謚繆醜　復泗

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　金命其平章政事僕散揆領行省事會兵于汴以宋渝盟也　吳曦謀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曦大嘗畏誅及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輩集共爲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　五月王大節帥師復蔡州不克而潰　以伐金詔四方及告于天地廟社韓侂胄請帝降內批云先肅世讎大勞報復爰遵先志大集討除宣須詔書明示海內翌日乃下北伐之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軼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迷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八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情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甚弱而章要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爲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越六日以伐金告于天地廟社　金以僕散揆完顏匡爲左右副元帥金以宋畔盟告于天地廟社以揆匡爲副元帥選兵分守要害而命郭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李爽帥師圍壽州　郭倬李汝翼

田俊邁會師圍宿州敗績金人執俊邁 皇甫斌敗績于唐州 秦世輔之師潰于城固縣 詔以太祖十世孫均為沂靖惠王柄嗣柄孝宗孫而魏惠憲王愷之子也均之父曰希瞿 六月李爽敗績于壽州 鄧友龍免以丘崈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崈代之駐揚州崈至鎮鄣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節郭倬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 田琳復壽春府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詔州安置韓侂胄聞師屢敗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夕招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揣其意以兇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殛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尋日除名韶州安置 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參知政事 夏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子也純佑未幾死 威春敗績于郢州 九月金蒲察貞取和尚原 冬十月金人分遣來使紇石烈執中圍楚州僕散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以兵二萬出潁壽完顏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執中以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以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以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以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溫以兵五千出鹽川完顏璘以兵五千出來遠丙子執中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朝廷始懼 十一月詔郭杲帥師次于真州以援兩淮 以丘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或勸崈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完顏匡入光化棗陽襄陽軍隨州 金僕散揆渡淮入安豐軍遂圍和州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奥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將何汝礪姚公佐以為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贅不等潛師渡入疊駐于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宋陣宋師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丘縣進圍和州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于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 以陳謙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金紇石烈子仁入滁州 金完顏匡圍德安府 金蒲察貞入西和州十二月入成州 金紇石烈子仁入真州州之士民大潰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濟逃者大有所全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 吳曦焚河池退保青野原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得重援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以若檢兵閉覺不為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

故事史能頓泒東下助為犄角則能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略之綱遣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之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收稅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及蒲察貞破和尚原湫池堡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金人無復顧慮關陝大震轉運判官陳咸言曦反程松不之信也 金紇石烈子仁侵六合郭倪遣師救之戰于胥浦橋敗績倪棄揚州走 金完顏充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吳曦聞金兵至因徹驀關之戍金人由板關谷進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關遂陷 丘崈遣使如金師議和金僕散揆從之遂還師下蔡和州圍解揆欲與宋通和罷兵聞得韓琦五世孫元靖遣之渡淮丘崈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崈使畢其說如寨講解之意崈遣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既而元靖回得金行省牒紙崈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崈乃遣劉祐持書於揆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崈以上聞帝諭崈使歸畢遣持崈乃復遣王文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采還崈復遣文采及林拱宋顧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崈聞于朝朝廷乃以報書令陳璧往為璧至揆遂自和州還師次于下蔡於是金人在淮南者皆去惟留一軍守濠州 金立吳曦為蜀國王 大散關既破曦乃退歷興州之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曦于置口曦且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仍獻階州遂自置口還興州綱乃以金主命遣數太倉使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國王曦密受之翌日召幕屬諭意言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盡矣曦曰吾意已决即遣郭澄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 薛叔似陳謙免以吳獵為湖北京西路宣撫使知江陵府叔似素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坐免 程松自興元遁歸金兵頻抄今攻鳳州松求援于吳曦曦紿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尚未悟其覺會報金兵至民大奔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猶遺書乞贐禮于曦稱為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匣疑為劍也

大恐即急走使者進與之乃金實也松史而無程出峽西向捲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蒙古太祖皇帝即位于斡難河初天后阿蘭豁居北漠嘗有光明照其腹一乳三子長曰字完合答吉次曰字合撒赤季曰字敦察兒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為部曰合答吉曰散只曰吉押又謂之孔耶剌氏居于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達旦烈祖諱葉速該字敦察兒之九世孫也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真還次于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烈祖因以帖木真諱之是為太祖皇帝烈祖卒太祖皇帝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太祖皇帝與其母月倫太后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于答蘭班朱思之野泰赤烏等敗去太祖皇帝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帖木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悉歸太祖皇帝泰赤烏部遂微兒而太祖皇帝為塔兒忽台所執其部人鎖兒罕失剌密釋太祖皇帝且命子赤老溫費質馬來與塔塔兒部叛金太祖皇帝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太祖皇帝為察兀禿魯擒中國之招討使也太祖皇帝以克烈乃蠻二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太祖皇帝求援于月兒斤部月兒斤殺其使太祖

皇帝怒與戰於泉蠻盤陀山月兒斤大敗太祖皇帝還居于塔剌速之野諸部爲克烈所敗者多歸焉已而克烈王可汗暴戮其族王可汗之弟也力可脅剌不能堪叛歸乃蠻部共立赤難赤爲可汗以兵敗王可汗盡取其衆王可汗出走太祖皇帝以其與烈祖埃有好自怯綠連河迎之會于土兀速河結爲父子因攻滅里乞兀都夷二部掠其寶財以給王可汗王可汗部衆亦稍有歸者太祖皇帝遂與共攻乃蠻部孟祿可汗戰于黑辛八石盡取其衆王可汗漸強因害太祖皇帝之得人欲圖太祖皇帝太祖皇帝辭去次于撒里川而王可汗移居于土兀剌河王可汗之子亦剌合等率衆至為乃蠻部所掠王可汗復遣人告太祖皇帝求乃蠻以報之太祖皇帝即遣博兒朮博兒忽木華黎赤老溫四人將兵赴之遂盡奪其所掠歸于王可汗太祖皇帝復與母弟槊只合撒兒攻乃蠻大敗其衆而還乃蠻部因是衰弱太祖皇帝乃會王可汗于薩里川不魯吉崖復帥衆攻泰赤烏部大戰于斡難河泰赤烏部長元忽敗走於是弘吉剌等五部會盟將攻太祖皇帝及王可汗太祖皇帝迎戰于盃亦剌川大敗之而王可汗之弟扎阿紺孛等忽王可汗殘忍逃降乃蠻王可汗以衆居于忽八海牙山太祖皇帝居于徹徹兒山塔塔兒部與弘吉剌等亦部亦怨槊只合

撒兒侵掠會于犍河共立扎木台部長為菊兒可汗將攻太祖皇帝太祖皇帝帥衆與諸部戰于海剌兒帖尼火魯罕之野敗之菊兒可汗遁去弘吉剌部遂降于太祖皇帝與王可汗為下所逐太祖皇帝奉之五年而盂勒金泰和二年秋乃蠻盃祿可汗率六部之衆攻太祖皇帝及王可汗太祖皇帝與戰于闊亦壇之野會大雪乃蠻軍潰而去冬太祖皇帝居于阿不扎闊成哥兒山王可汗居于別里怯沙陀中太祖皇帝求婚于王可汗王可汗不許由是太祖皇帝疏之菊兒可汗聞之往說王可汗之子亦剌哈言太祖皇帝將行不利于王可汗亦剌哈信之遂以兵焚太祖皇帝牧地泰和三年王可汗與亦剌哈謀遣使詐以定婚召太祖皇帝太祖皇帝以為誠然而往王可汗之牧馬人乞失力與弟拔歹知其謀以告太祖皇帝太祖皇帝乃止而帥衆與王可汗戰于合蘭只之野王可汗屢敗失中亦剌哈之頰乃斂兵太祖皇帝次于斡兒寺兀有騎四千六百因循答勒合河而進至董哥澤遣阿兒海數言于王可汗曰昔汝菊律可汗謂汝奪其兄忽兒扎忽思盃祿可汗之位而肆殺戮于昆弟故遁汝于哈剌溫之隘汝窮迫無計以百騎來依我先人我先人借汝以室恥備歷險阻以破其國菊律可汗僅以身免走死河西我先人盡以其土地人民歸汝結爲

按答故我事汝如父嗣亦汝有窮厄我盡心以救恤使汝得生于今我何負於汝而欲加害于我哉王可汗大慙欲止亦剌哈不肯曰彼能勝我聽取我國若我勝彼當亦取其國耳因進兵太祖皇帝與木華黎博兒朮博兒忽赤老溫飲水于班朮河誓必報其讎遂大會屬部于斡難河源而進擊王可汗于徹徹兒運都山大敗之王可汗與亦剌哈以數騎遁至捏摩兀孫河乃蠻部人執王可汗殺之亦剌哈奔西夏亦爲人所殺克烈遂亡太祖皇帝以乞失力拔歹有功命爲千戶賜號答剌罕因大獵于帖麥垓川宣布號令而還乃蠻太陽可汗遣月忽難告于王孤部長阿剌忽思曰近聞東西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可知世豈有二主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弧矢乎阿剌忽思遣人以其言告于太祖皇帝且以所部附之泰和四年春太祖皇帝大會屬部于帖木垓川謀攻乃蠻以虎別夫哲別二人爲前鋒與乃蠻太陽可汗滅兒乞部長脫脫克烈部長扎阿紺孛斡亦剌部長忽都花別吉并扎木合朶兒班塔塔兒哈塔斤散只兀之部戰于抗愛太陽可汗敗死諸部悉潰太祖皇帝益以強盛泰和五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及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斿白旗自號爲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太祖皇帝之

貴先將寺太祖皇帝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太祖皇帝聞而誠之蒙古城乃囊執孟祿可汗以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　一送

宋 寧宗十二

陳桱通鑑續編三年丁卯 金泰和七年 太祖皇帝二年 春正月丘崈罷詔張巖督視江淮軍馬金僕散揆退師朝廷遂不復應崈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冑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冑大怒罷崈奉祠以陳自強兼樞密使 吳曦反稱蜀王于興州曦即治所為行宮改元置百官僭用朱輿服飾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剗髮左衽之令奉表稱臣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為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僞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名士如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者甚衆金僕散揆有疾命左丞相完顏宗浩兼都元帥行省事于汴以代之 二月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以輔知遂寧府輔遂棄成都如遂寧知成都府楊輔嘗言吳曦必反及程松遣歸朝廷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皆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於是遣還不發曦乃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以知建康府葉適為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從之時科徵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其法度焉金平章政事僕散揆卒于下蔡揆為政多惠人樂為用號名將相四川轉運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監四川總領所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四川宣撫使司隨軍轉運安丙丙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且召之巨源至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求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眖昧聖賢之戒舉犬馬識其主胡乃甘受虜之

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旦，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誅於楊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逃，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殊。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僭制干賊使冥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級，及逆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木虎高琪來冊於曦，未至，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云：傳聞不一，深以爲疑，或以權宜割地，姑爲保全蜀之計，此亦排難解紛之舉。萬一虛傳，果或有之，更望深慮，若恩自上出，增光前烈，豈不美歟。蓋將許其王封也。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賊者，必能討逆。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殺曦，當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族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爲。方信孺如金師。韓侂胄募可以報使于金帥府者，近臣以蕭山縣丞方

信孺爲遂，以信孺爲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侂胄召至都堂，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謀問首謀，當何辭以答之。侂胄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三月，安丙使劉昌國復階州，李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好義又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願得馬步十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濟。丙從之。於是好義進兵，先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登城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經取秦隴，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已而成、階、鳳州、大散關皆復。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安丙爲副使，知沔州，許奕爲四川宣諭使。吳曦既誅，安丙遣楊輔還成都。沔州即興州，以吳曦反，故更名。治程松棄蜀罪，澧州安置。金以完顏匡爲左副元帥。夏四月，以陳倜爲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倜，仲弟也，有吏材，所至以惠政聞。金以紇石烈子仁爲右副元帥。召楊輔還，以吳獵爲四川制置使。以錢象祖參知政事。金人復入大散關。太皇太后謝氏崩。五月，李好義襲秦州皁角堡，金朮虎高琪來戰，好義

敗績。好義還，爲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六月，林拱辰如金。通謝也。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初，吳曦誅，并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殺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想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大旱蝗。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秋七月，以不倚爲嗣濮王。九月，金左丞相兼都元帥完顏宗浩卒于汴。貶國信所參謀官方信孺于臨江軍。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要以五事，曰稱臣、割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上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之至汴，見完顏宗浩，出覘傳命，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朝廷從之。復遣信孺往。信孺至汴，宗浩猶執初議。信孺曰：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宗浩見其忠懇，乃曰：割地

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爲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乃密爲定約，遣信孺還。信孺至臨安，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事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已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即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疋，犒軍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死，人皆惜之。葬成肅皇后。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張巖免。韓侂胄以和議未成，欲復出師，乃以淳鎮江淮，而免張巖。巖督府凡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功。王柟如金師。持書北完顏匡師所在。柟，倫之孫也。蒙古取夏斡羅孩城。冬十一月，史彌遠殺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自兵興

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以金
人欲罪首謀乃復啟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侂胄莫敢言者禮部侍郎
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
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
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恐事泄請令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
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書諫用兵
見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
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
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象祖欲奏審璧謂事留恐泄
乃已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至太
廟前夏震可止于津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復命
于彌遠及象祖二人乃入宮以誅侂胄事上聞帝未之信三日猶以為未
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並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
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
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
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為洞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有度限頗擬草判以
為得勝之清易極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頤伊霍旦奭不足以
擬其愚余嘉請加九錫趙思言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當之不辭其
嬖妾張譚王陳晉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恃勢驕
倨掖庭皆畏之及爵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陳自強有罪免
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
顏曰望大參保全明日責其三官永州居住遣使誅蘇師旦于韶州　治
韓侂胄黨與安置鄧友龍等于嶺南貶李壁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等
官秩有差鄧友龍循州郭倪梅州郭僎連州並除名安置以衛涇簽書樞
密院事　立榮王曮為皇太子更名幬赦　十二月以丘崈為江淮制置
大使知建康府　罷山東京東京西路招撫司　以錢象祖為右丞相兼
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
初韓侂胄欲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累居待事
不斷于口侂胄嘗風或勸其通書以見稱者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
懼而免耶不許凡十二年而復起　金翰林直學士陳大任進所脩遼史
金戶部籍今年境內民數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
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此金版籍之極盛也

嘉定元年戊辰　金泰和八年太祖皇帝三年　春正月王柟還自汴柟至
汴請依靖康正月請和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
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復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于金主
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
象祖移書金帥府諭以誅韓侂胄事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柟曰韓侂胄
貴顯幾年矣柟曰十餘年矣平章軍事才二年耳匡曰金欲去此人可乎
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頷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柟持書求函侂胄首
以贖淮南　安定郡王伯栩卒　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許奕如金師
二月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　三月復秦檜爵謚　以韓侂胄
蘇師旦首界金人先是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黃疇若御史章燮
倪思等上書乞梟侂胄首于兩淮以謝天下不報及王柟還以是為請
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
惜遂命臨安府命副將尹明斷棺取首詔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
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二人之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之地　臨安
府大火　火凡四日焚官舍二十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亙十
餘里死者甚衆城中廬舍什去其七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上頻因
而燬大為蠲　夏四月安置陳自強于雷州　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
州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羣臣
首并懸二人畫像于通衢俾百姓縱觀然後漆而藏於軍器庫遂命完顏
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于宋　衛涇罷　鄭
應龍如金賀生辰也　林大中卒　以史彌遠兼參知政事　秋七月召丘
崈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
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
鑰簽書院事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胄
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
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
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
不避嫌怨　許奕及金完顏侃來奕至金金主答誓書遣侃為宋論成使來
報　九月及金平完顏侃既入見乃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　冬十月以錢象
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
事彌遠既相召用正人故老舊正紹熙諫史彌贈偽學黨人朝列賴之小
康　以伯柷為安定郡王　十一月史彌遠以母喪去位　金主璟卒衛王

永濟立。永濟小字興勝，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璟嗽疾甚篤，念已無子，而諸叔兄弟多在，以永濟素稍無智能，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遂留不遣。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與平章政事完顏匡定策，奉永濟即位。章宗承世宗治平之後，正禮樂，脩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然嬖寵擅朝，疏忌宗室，傳授非人，金源自此衰矣。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十

二月錢象祖罷。　蒙古威茂里乞部　斡亦剌部降于蒙古。

二年己巳。　金衞紹王永濟大安元年。太祖皇帝四年。春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　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王亦都護聞蒙古盛強，遣使至蒙古議和，會蒙古遣按力也奴等至其都，護大喜，即使別古思等至蒙古謝，請率其衆為臣子。太祖皇帝大悅，遣使謝之。亦都護復奉珍寶方物以獻，情好遂篤。既而亦都護朝太祖皇帝于緒連河，請尚公主。太祖皇帝許之，因列亦都護于諸子中為第五。云畏吾兒，唐之高昌也。夏四月金主永濟殺章宗元妃李氏。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章宗內人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為右丞相。五月起復史彌遠為右丞相。

蒙古入夏靈州，夏主安全降。太祖皇帝入靈州，夏主安全降，獻女為好。夏自是益衰。秋八月以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罷宣撫司。

詔皇太子更名詢。　冬十二月賜煥章閣待制朱熹謚曰文。從考功郎官劉彌正之議也。蒙古侵金。

三年庚午。　金大安二年。夏皇建元年。太祖皇帝五年。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金主立其子胙王從恪為太子。　秋八月夏人寇金葭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為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主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冬十二月婁機罷。機立朝，能正言，好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金禁傳說邊事。蒙古太祖皇帝怨金主之欲害己也，數以兵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國人皇皇，遂禁百姓不得傳說邊事。蒙古侵金桓昌撫州。

四年辛未。　金大安三年。夏神宗遵頊光定元年。太祖皇帝六年。春三月臨安府大火。火二日乃滅，官寺多焚，焚及太廟，詔遷人主于壽慈宮，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西域哈兒鹿部降于蒙古。　夏四月蒙古使金。金使粘合合打乞和，蒙古不許。初金納合買住鎮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襄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塞中，凡原違歲下休遂破大水濼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乞和。太祖皇帝不許。金命其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胡沙虎即執中，阿疎裔孫也。六月余嶸如金，不至而復。賀生辰也。金有蒙古之難，不至而還。自是宋使多不能達，而金使則不廢常禮。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　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禦蒙古于灰河，紇石烈胡沙虎遁還，金師遂敗績。蒙古取大同府、桓撫州及西北州縣。千家奴、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攻烏月營，取之。千家奴師衆潰于灰河，相持三日。太祖皇帝率精騎三千至，安定之北胡沙虎即以麾下勁卒七千遁去。於是千家奴等兵皆敗走，蒙古追至翠屏口，金師又敗。蒙古遂取西京及桓撫州。太祖皇帝復遣其大太子朮赤、二太子察合歹、三太子太祖皇帝諱斡可歹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自臨潢、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閏九月金完顏胡沙師師南還，蒙古追之，金師潰于會河堡。蒙古入居庸關而去。蒙古自撫州進攻奉聖州，破之，遂至野狐嶺。時金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于嶺下。蒙古兵至，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宜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太祖皇帝聞之，進兵于獾兒觜。九斤遣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太祖皇帝遂與九斤等戰，金師大敗，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退走宣平縣中。土豪請為前鋒，胡沙不能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乃謀走也，今敗矣。胡沙不從，引兵南行。蒙古兵躡擊之，至會河川，金兵大潰，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德。蒙古兵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縣，進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衞卒自誓迎戰，蒙古兵敗而去，金主乃止。命恭州刺史朮虎高琪屯[illegible]門外。冬十月詔江淮京湖四川謹飭邊備，以金有蒙古之難也。十一月金以徒單鎰為右丞相。鎰為上京留守

聞蒙古兵日攻西北上言曰自國家與達旦交兵以來發聚而行載散而
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
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璫曰如此是
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璫議及桓昌撫沃于蒙古金主始悔之中都戒嚴鎰
聞之日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徽
升右相鎰呈奏曰遼東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
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
耳不從金紇石烈胡沙虎至燕以為右副元帥師次于嬀川胡沙虎之
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帶諸物奪官民馬與從
行人入紫荊關杖涞水令至中都金主不問其罪而以為副元帥胡沙虎
請兵二萬屯宣德金主與三千人屯嬀川胡沙虎不悅金獨吉千家奴
免殿完顏胡沙為咸平路兵馬總管戍河會河之敗金之精銳皆盡衆謂
二帥必誅及千家奴止除名而胡沙降官由是將士不用命矣金益都盜
楊安兒寇掠山東州縣初益都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
楊安兒安國因以自名泰和中金人南伐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
縣招之安兒時為羣盜求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將中

都招捕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
兒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安兒以其舅劉全為帥
展徽王敏為謀主汲君立王琳閻通董友耿王忠孫武正等為將山東大擾
五年壬申　金崇慶元年太祖皇帝七年春三月夏人寇金葭州乘其有
蒙古之難也金紇石烈胡沙虎有罪放歸田里胡沙虎欲移屯南口上書
曰達旦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
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蒙古取金宣
德府太祖皇帝既克宣德遂攻德興府坎積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
太祖皇帝與赤駒駙馬復攀積以登而射之金人潰太祖皇帝始得脫身
走四太子睿宗皇帝諱也實盡取德興府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
之夏五月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昊旵嗣昊旵尋卒無子其婿陳日煚遂
主國事昊旵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婿陳日煚取之李氏自
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亡金以空名勅牒募人買之金河東陜
西大飢斗米錢數千流亡滿野金泰始盜劉二祖寇掠滄沂州秋七月
雨太廟屋壞
六年癸酉　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太祖皇帝八年春

正月宇文紹節卒　三月樓鑰罷　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　五月
金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師次于城北　夏人寇金保安州
慶陽府　金完顏綱及蒙古戰于縉山金師敗績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
屯縉山以備邊善撫士卒皆樂為用及蒙古兵將至左丞完顏綱行省事
于縉山徒單鎰曰高琪本將行省不必自往也若益兵助之使之功即公
之功矣綱不從果大敗敵勢益張　秋八月金胡沙虎弒其主永濟九月昇
王珣立以胡沙虎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胡沙虎帥士三千屯中
都城北以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剌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
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
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八月壬辰中夜分其軍為
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
華門大呼曰達旦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
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
之并其從者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而死進至東
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
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其黨會飲癸巳以兵逼金主出宮來

素車至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為內職掌寶璽胡
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
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
氏厲聲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竪逆奪璽耶我
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
寶除拜百餘人丞相徒單鎰將以墮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
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須兵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
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
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然之乃遣宦
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殺完顏綱還而撤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
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使迎昇王珣於彰德九月甲辰王至燕即位珣
本名吾睹補顯宗庶長子蒙古使乙里只如金議和且請婚也金以徒單鎰
為左丞相　閏月金主立其子守忠為太子　金追廢其主永濟為東海
郡侯　冬十月蒙古復使乙里只如金　金朮虎高琪及蒙古戰于燕城
北金師敗績蒙古遂圍中都太祖皇帝兵至懷來鎮金元帥右監軍朮虎
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太祖皇帝留可忒薄

察等帥軍守之而自以衆趨居庸關金人堅拒之太祖皇帝不得入乃命哲别帥兵移紫荊口距中都二百里胡沙虎欲將之南至涿易聚兵擊之及蒙古兵至金戍卒奔潰可忒薄察以兵會太祖皇帝攻破涿易至宴河之内欲渡高橋胡沙虎方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紀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赦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師大潰蒙古兵進圍燕京金术虎高琪還自師殺紇石烈胡沙虎金主命暴胡沙虎之罪以高琪爲左副元帥高琪戰敗自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紀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蒙古取金涿州　十一月夏人寇金會州　蒙古徇金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　十二月夏人陷金涇州　蒙古分兵徇金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太祖皇帝留怯台及哈台次燕城之外分所降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達旦兵爲三道命太子朮赤察合歹斡可歹三人分兵循太行而南攻河北河東諸州時中原諸

路之兵金皆簽仕山後一帶防邊州郡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兵至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認由是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皆不戰而降蒙古兵還由真定威州趨黄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列將薄察等亦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而太祖皇帝自將由中道破雄漢青滄景獻河間濱■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還中都真德秀如金不至而復賀即位也

七年甲戌　金貞祐二年太祖皇帝九年春正月章良能卒　蒙古徇金彰德府知府事黄摑九住死之徇懷州節度使宋扆死之　二月金使完顔欲輝乞和于蒙古太祖皇帝還自山東次于中都城北金平章政事高琪言于金主曰達旦人馬罷病當乘此一戰承暉曰不可我軍雖在都城家屬則居各郡其人心去留未可知若出兵與戰敗則俱散勝則亦亡社稷安危在此一舉宜遣使議和待彼出居庸關復圖乃可議耳金主然之乃遣承暉往乞和且許以公主歸之金繒絹帛各萬兩足太祖皇帝許之蒙古使乙里只扎八如金納幣也蒙古木華黎侵金遼西州縣　三月召安丙同知樞密院事以董居誼爲四川制置使丙未至改知潭州　金人來求歲幣弗與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故來責之起居舍人真德秀

以爲不宜與從之蒙古使乙里只扎八如金逆女金以東海郡侯女歸之是爲公主皇后金命諸人納粟買官　蒙古取金嵐州節度使烏古論仲溫死之　夏四月金及蒙古平太祖皇帝既歲幣乃出居庸先還金主使承暉送之至麻池而還遂以蒙古允和大赦國内蒙古誓日誅大然止居散地懷金以僕散安貞爲諸路宣撫使時山東州縣多被兵燹河東河北惟真定清汾太名東平徐邳海數郡僅存蒙古兵既退乃以安貞宣撫安集遺衆金尚書左丞相徒單鎰卒蒙古兵退金主將遷都于汴鎰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金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明敏方正門學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公卿相衛王之弑蒙古之難轉危爲安惟鎰是賴焉蒙古置行尚書省于宣平以撒没喝領其事統金降民蒙古木華黎徇金大定府烏古論寅荅虎以城降之木華黎進兵北京金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禦于花道而敗入城固守裨將完顔習烈高德玉殺銀青推寅荅虎爲帥寅荅虎遂舉城降之木華黎怒欲坑其民蕭阿先諫曰遼西以北京爲重鎮當撫之以慰衆望奈何坑之木華黎乃止以寅荅虎權北京留守兀葉兒權兵馬帥府事蒙古徇金覇

州守將史天倪蕭勃迭帥所部降之　五月金主遷都于汴命平章政事完顔承暉奉太子以守燕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遣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顔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七月乙亥金主至南京蒙古太祖皇帝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欺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糺軍反奉所荅等爲帥降于蒙古秋七月蒙古使明安帥師會之遂圍燕金主之南遷也至良鄉命獲糺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糺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索溫而推所荅及比涉兒札剌兒三人爲帥北還完顔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所荅擊敗之軍勢既振遣使乞降于蒙古太祖皇帝方怒金之南遷遂遣明安援所荅所荅合其兵以圍燕京以鄭昭先叅書樞密院事　夏人請會師以伐金不報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董居誼以初入蜀不報八月金主召太子守忠于燕蒙古兵圍中都金主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顔素蘭以爲不可平章术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夏人寇金慶原延安積石州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蒙古兵
徇金順州勸農使王鵰死之　蒙古取金成州　十二月蒙古兵徇懿州
節度使高閭山死之　金石天應以興中府張鯨以錦州降于蒙古　嗣
秀王師擇卒　金濰州紅襖賊李全寇掠山東州縣全濰州北海農家子
號頭目羅請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鎗人號為李鐵鎗金主自遷汴
賊蜂起河北山東遺民保嶮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衲襖以
相識全與仲兄福聚衆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用安鄭衍德田四于
洋于潭等皆附之
八年乙亥金貞祐三年太祖皇帝十年春正月以師禹嗣秀王師禹師
擇弟也　夏人寇金環州　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叛自通州以其師降于
蒙古　金太子守忠卒　二月富孝友罷　金以抹撚盡忠為平章政事
燕左副元帥　金僕散安貞討楊安兒安兒敗死其黨奉安兒妹以掠山
東楊安兒之衆日盛鈔掠旨密僕散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
萊州遣偽黨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
歷黃摑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嵎山舟人曲成
等擊之安兒墜水死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
姑姑掠食山東衆尚萬餘　三月金夾谷石里哥斬劉二祖餘黨復推霍儀
為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安定郡王伯
杌卒　夏五月金右丞相都元帥完顏承暉自殺抹撚盡忠棄城南奔蒙
古入燕立行中書省以守之蒙古兵圍燕承暉以左丞抹撚盡忠久在軍
旅委以心腹而已總持大綱期以保完都城及蒲察七斤叛中都益急金
主遣左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三萬九千中丞李英運糧救
之承暉遣間使奉礬書奏曰七斤既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
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永
錫軍至涿州之旋風寨與蒙古兵遇而潰李英狀清滄義軍數萬以運遇
蒙古兵于霸州英馭衆素無紀律又值被酒遂大敗盡失其所運糧而還
由是中都孤立內外不通時平章术虎高琪居中專政忌承暉成功諸將
又皆顧望雖屢遣援兵而終無一人至中都者完顏素蘭上書備言高琪
滅亂紀綱戕害忠良不欲國家平治之罪請遠之金主不能用中都被圍
既久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
既背會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
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二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

安石書之大略論國家至計及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
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給之舉家號哭承暉神色泰
然方與師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
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
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知仰藥死矣
家人忽忽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
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
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兵所焚
火月餘不滅時太祖皇帝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
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
若與諸妃偕來我寧得至此師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
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赦之　秋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
書樞密院事　詔沂王嗣子均更名貴和　金改交鈔為貞祐寶券自泰
和以來交鈔日多而輕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二百貫千貫謂之大鈔初
雖稍重未幾益輕而愈滯市邑視為無用之物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
交鈔屢更皆至者敗稱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
至是改交鈔名貞祐寶券而禁如故　八月金命參知政事侯摯行中書省
于河北　金置行省于陝西行樞密院于徐州歸德府元帥府于東平益
都太原潞州行總管府于要害州縣　九月金定縣官
募民進粮遷官令州縣官能募民進粮五千石以上減一資考萬石以上
遷一官減二資考二萬石以上遷一官升一等　金定敗敵功賞令隨處主
帥及官軍義軍將校有能率衆復取中都者封王遷一品階授二品職能
戰卻敵兵誘降人衆附都州縣者于本處長官散官隨職遷授餘州縣進
減二等諸色人以功賜國姓者能以千人敗敵三千人賜及緦麻已上親
二千人以上賜及大功以上親千人以上賜止其家又以空名宣敕付陝
西宣撫司遷授　冬十月夏人寇金保安延安陷臨洮　金命尚書左丞相
僕散端兼都元帥行省事于陝西樞密副使僕散安貞行院事于徐州
金以衍聖公孔元措為太常博士金主以元措聖人之後山東兵亂樂禍
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絕之也故有是命　蒙古三合使金潼關不克
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太祖皇帝次魚兒濼遣三合拔都帥萬騎
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棚執以鐵
鎗相頸使為鄉導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十月蒙古兵

至告花警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乃還陝州。自三門析津乘河水合布灰引兵渡還。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太祖皇帝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撒沒喝不肯。遣人謂金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主爲王。故議不成。時兩河已爲蒙古所殘。山東遼東又爲群盜所據。金勢既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宋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眞德秀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邇旦西夏。東出潼關。謀入許鄭。北圖郡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群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眞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乙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鑒。夫以皇皇藝祖。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拔。枝葉從之。於是女眞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烝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眞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不祖述女眞已行之故智。蓋女眞昔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寵吾之所厚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虜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眞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覘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群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啓呑噬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揚劉群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十一月。以伯澤爲安定郡王。金以王世安爲淮南招撫使。世安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招撫使。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紅襖賊。及宋官。自是南侵之謀興矣。夏人寇金綏德。蒙古兵徇金彰德。知府陀滿斜烈死之。十二月。蒙古兵徇金大名府。蒙古殺張鯨。鯨弟致據錦州反。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專忽闌徹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執而數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遣兵徇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郡皆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不花權帥兀葉兒等軍討之。州郡皆復降。

九年丙子 金貞祐四年。太祖皇帝十一年。 春正月。蒙古取金霸州。 金立遂王守禮爲太子。更名守緒。控制樞密院事。 二月。蒙古圍金太原。 金以胥鼎爲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蒙古取金霍山諸隘。 夏五月。金以尚書右丞侯摯行省事于東平。 六月。張致降金。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 金改宣撫爲經略使。 秋七月。金侯摯斬賊郝定。 摯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兗單等州。有衆數十萬。官軍不能討。摯帥師進擊。執定誅之。 八月。金定僧道納粟補監寺威儀之令。 夏人寇金安塞堡。 蒙古徇金延安及防代州經略使奧屯醜和尚死之。 冬十月。蒙古取金潼關。節度使泥龐古蒲魯虎死之。 蒙古兵徇金汝州。 十一月。蒙古兵次于汚池。金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奔還。 十二月。金以术虎高琪爲尚書右丞相。 時蒙古遣兵至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創遣亘數百里。次嵩汝間。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于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守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外郡殘破不復憂恤。金主惑之。以故國勢益衰。 蒙古兵徇金平陽太原大名府。 蒙古木華黎圍錦州。殺張致。 木華黎以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兀葉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之。蒙古不花以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自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從之。遷西平。 陳伯震如金。 金胥鼎會師敗蒙古于平陽。 鼎聞蒙古兵度潼關。即遣必蘭阿魯帶將軍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撒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左丞。遣還平陽。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略司。相與會師。爲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河集津北渡而還。至平陽。鼎敗之。 金人復取潼關。

十年丁丑、金興定元年。太祖皇帝十二年。春正月蒙古徇金霸州。二月金造貞祐通寶。自百至三千等之爲十。凡一貫當寶券千貫。聽各路轉運司印造與寶券參用。而鈔愈賤。陳伯震還自金。伯震將還。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邊界飢民沿淮爲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自金有蒙古之難。宋不遣歲幣者六年。术虎高琪又以境土日蹙。勸金主南侵以自廣。金主曰。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言不已。金主惑之。故於伯震之陛辭言及。以爲用兵之端。蒙古徇忻代州。金尚書省乞罷府州學生廪給。金主不許。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廪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不許。金以苗道潤爲中都留守兼經略使。知中山府。河北豪傑苗道潤有勇略敢戰鬭。能得衆心。時河北軍皆起道潤擊之。略定城邑五千餘所。故有是命。三月金以武仙權知眞定府事。金主令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眞定叛。遂爲所使。乃集將令員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襲殺海與東平爲犄角之勢。圖之。武仙乘安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萬計。趙林撥立寄軍畜牧濟措徵物數。有是命。蒙古徇金霸州。夏四月金使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分道南侵。至安昌。王辛敗之。乃去。詔江淮制置使李珏京湖制置使趙方四川制置使董居誼便宜行事。賽不侵宋兵于信陽龍山。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盛允升殺之。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至光山縣之黃昌岩。爲盧州鈐轄王辛所敗。金人乃去。自是宋金之好絶。詔三制置措置調遣便宜行事。趙方請下詔伐金。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金以元帥左都監完顏寓行府事。督苗道潤等圖復燕京。金侯摯使完顏寓敗霍儀斬之。其黨皆潰。五月復建水縣。蒙古取金滿城。守將任福死之。六月以伐金詔四方。從趙方之請也。詔略曰。大戎猾夏。中原天厭久矣。今乃失其故宅。人號達之。若能久非常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嗣濮王不儔卒。應純之使高忠皎沈鐸伐金國泗州及靈壁東海雎山縣。初楊安兒之黨保山東也。出淮島嶼。實資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東南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渡淮之禁。由是北方來者益可過。及下詔伐金。純之以沈鐸爲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道伐金。定遠民李先以李全來歸。高忠皎會其兵伐海州。不克。初李全聞楊安兒之妹四娘子保磨旗山。因帥其黨歸之。四娘子因與私通。遂以爲夫。已而爲完顏霆所敗。

全收其衆。與楊氏及劉全保東海之崓山。定遠民李先者。大俠劉佑家厮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說之。盡以軍職。安兒死。李先至山陽。賓緣沈鐸得見應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爲機察論並序豪。至是遂以全衆五千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九月蒙古徇金隰沁州太原中山府取磁淄濱■博沂州。冬十月金以河南爲中京金昌府。金命唐鄧蔡州行元帥府南侵。金主以宋違兵數犯其境。又歲幣不至。將南侵。右司諫許古上疏曰。昔能先遣使議和。則遣且聞之。亦將斂迹。豈宜用兵以益敵耶。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可。乃止。而招書鄭蔡州舉兵伐宋。平章政事胥鼎切諫。术虎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爲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長逸且之遠。專意南侵以逞之。有所言皆不用。十二月募民納粟補官。軍興故也。蒙古徇金潞州。都統馬甯死之。取密州。節度使完顏寓死之。蒙古取金益都府。金阿鄰入獄泡堡天水軍。遂據大散關。李全襲金莒州取之。李福取青州。福。全兄也。蒙古以木華黎爲太師魯國王。經略山南。太祖皇帝以木華黎功大。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帥番漢軍攻掠城邑。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民。州人趙瓚以身贖其母與兄。木華黎義而免之。蠡人得全活甚衆。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京州。蒙古哲別伐乃蠻屈出律敗之。蒙古太子术赤伐烏思憾哈納思怙夷兀兒失的迷大因亦兒干等部皆降之。

十一年戊寅、金興定二年。太祖皇帝十三年。春正月以李全爲京東路總管。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應純之見李全軍屢捷奏聞于朝。謂中原可復。又懼蹈韓侂胄之事。不明招納。塞初江淮制置使李珏及純之慰撫之。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放錢糧萬五千人。以沈鐸爲忠義副都統。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聯絡渡水。而李先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鐸亦招楊友劉全來歸。二月金人焚大散關。金阿鄰入皂郊堡。王師死者五萬餘人。金賽不圍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均州。守臣應謙之棄城走。三月金訛可入光化軍。金人焚漱泡堡。王遠帥四川忠義人復皂郊。進金阿鄰斬之。伐秦州至赤谷而潰。王遠帥忠義十萬。及官軍復皂郊。遂攻秦州。至赤谷口。遇傳沔州都統劉昌祖之命。退師。且教散忠義人軍大潰。金烏古論長壽入西和州。夏四月入成州及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

沁縣復侵大散關興元都統吳政敗之金人乃去　五月詔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　金黄摑阿魯荅襲敗李全于莒州　夏人寇金鄜延　蒙古掏金錦州元帥劉仲亨死之　金賈瑀殺其中都經略使苗道潤元帥右都監張柔會師伐之至紫荆關遇蒙古與戰而敗柔遂降蒙古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道潤素與副使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潤顛于道左從者駭散有何伯祥者獨下馬扶道潤道潤遽絶不能乗馬瑀伏兵前突伯祥奮然大呼擊數人賊乃遁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閒道以聞道潤之衆無所依部將靖安民代領之賈瑀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已除道潤而公正直不以兵力貴燕人吾深敬之柔怒叱其使還白瑀曰汝賊吾所事主帥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讎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為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也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它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偶撅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安國用降以國用為同知益州事　秋八月金以李癐驢權中都路經略使　蒙古木華黎帥著漢糺軍自太和嶺徇金河東遂取代隰州　九月安定郡王伯澤卒　蒙古木華黎取金太原府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死之取汾州節度使兀顏訛出虎死之　李全復密州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徇金絳路澤州取平陽行省李革死之木華黎圍平陽參政李革禦之兵少援絶城遂陷或請革冝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剌都死之　十二月金使呂子羽來求成至淮不納而去金主欲乗勝與宋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宋人不納遂去由是和好遂絶金以僕散安貞為左副元帥　金主使其大子守禮會師南侵　户部獻今年境内民數户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口二千八百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八　一送

宋寧宗十三

陳桱通鑑續編十二年乙卯　金興定三年太祖皇帝十四年　春正月召董居誼還以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　金人侵西和知州趙彦吶敗之　金人焚成州　金人入鳳州焚其城　金人侵隨均州信陽光化軍　金人圍光濠滁州棗陽安豐軍　吳政及金人戰于黄牛堡死之金遂侵武休關二月權興元府事趙希昔棄城走　趙方使扈再興救棗陽金完顔賽不敗走棗陽圍急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罪之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帥兵三萬救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爲聲勢申飭諸將會邊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復上疏力陳不可和者七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宗政祥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挾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死者不可勝計　金人入興元府大安軍張威敗之乃去　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兼江淮宣撫使　以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稱其開濟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以賜謚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尚未贈謚乃上言四人為百代絶學之倡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　金人入洋州四川制置使董居誼自利州逃歸　趙方使扈再興伐唐鄧州　夏人以書請會師以伐金詔利州安撫使丁焴討之　三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　金人焚洋州　閏月金命權中都經略使李癐驢治雄覇以東權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治易州以西之地　賈涉使李全救淮西大敗金人于化湖陂又敗之于曹家莊安豐軍滁光濠州圍皆解詔加全廣州觀察使金人圍淮西既久江淮制置使李珏遣使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黄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又掠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之游騎遂至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淮東提刑知楚州賈涉調京東忠義實涉慮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忠義軍統制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向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紇石烈牙吾荅駙馬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

之亂而去。金速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貸所得金牌于涉，詐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不之察，為請于朝，乞加約從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金完顏賽不復圍棗陽。金僕散安貞自盱眙退師。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四川制置使聶子述出奔，福遂掠閬果州。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聶子述退保劍門，檄醴泉觀使安丙子知果州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掠閬果州。曹從龍罷。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從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李壁李𡌴亦皆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州。會詔丙為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蜀民心始自安。金築汴京裏城。初，朮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官定和發察京被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畝防城有法，正使

兵來，臣等愈得效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蒙古張柔取金雄易安保州，次于滿城。金武仙會師伐之，敗績。柔遂圍中山府。金河東北郡縣多降之。蒙古使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安保諸州。柔猶不忘苗道潤之讎，必欲誅賈瑀，而瑀保孔山臺。柔攻之，瑀不下。臺無井，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刳心以祭道潤。時人義之。遂引兵次于滿城。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軍士適它出，帳下士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復數騎裹馬扶梁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張旗幟，聲言救至，更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仙兵尸隕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槍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頷，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槍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趙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五月，張福陷遂寧府及普州。六月，安丙討福誅之。五月，福衆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巳之棄城走。福屯于普州之茗山。六月甲申，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

軍分圍，絕其樵蘇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丙。丙命斬其黨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既而張威捕莫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命班師，而還治于利州。權知棗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下，追至鄧州而還。金人圍棗陽，孟宗政固守，相持者九十日。扈再興夜以鐵蒺藜布地，黎明佯遁，金人趣進，中蒺藜者十踣七八。進却走，再興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人薄城東南隅，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金人大敗。完顏訛可引衆數萬復傅城。再興與宗政繳之，涉濠半，復擊之。又令守要者佯走，金人爭與，因急擊之，金人多墜水中。而既，金人創對樓鵝車章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着鐵面具，截挺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窓甚，周城開濠，四面植兵列寨外，飛鋒鏑以綱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歲兵日薄城，宗政隨方拒之。金人屢敗，愈怒，戰益力。會王大任帥兵半買重圍，轉鬭而進，內外合勢，軍勢大振。自晡至三更，金尸積野。訛可棄旗甲輜重而走。宗政等追之，又敗之于范家莊，擒獲不可勝計。自是再興、宗政等日與之戰，遂進破順昌縣、淅川鎮，追金人至馬蹬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創

堡，與唐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為一時名將。續史云。嗣濮王不嫖卒。

丁焴復以書約夏人以伐金。秋七月，李全復齊州。八月，蒙古取金武州，判官郭秀死之。取合河縣，令喬天翼死之。金中山治中王善殺權知府事李仲以叛。九月，以李大東為沿江制置使，趙善湘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罷江淮制置司。初，山東忠義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於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李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人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遂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毀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乃命涉為淮東提刑，知楚州，兼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巽喻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度其人衆而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

賴廷省賓什三四叉分江淮爲三司乃命涉主管淮東蒙古圍金東勝州節度使伯德窊哥死之　蒙古木華黎次師于單州　蒙古太祖皇帝伐西域諸國　張林以金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詔以林爲京東安撫使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以歸金以功爲治中元險不還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宋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漣上冢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謀己猶豫未納全乃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開門納之相見甚驩願得所託置酒結爲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來青莒密登萊濰淄濱■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歸宋其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至賈涉以聞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賈涉因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獎諸將圖來下州郡冬十二月四川宣撫司復洮州　詔諸將議伐金及招諭中原豪傑　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分道帥師伐金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因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國宗政東趨唐州再興西趨鄧州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實糧而已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全以大雪淮水合請于賈涉曰毋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以自效涉許之全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冰傅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獲炬數百齊舉逆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尚書右丞相朮虎高琪有罪伏誅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惡儒書吏務行苛察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己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材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己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覆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伐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而不救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遂因其事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乣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承多厚撫乣軍而承多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甲故有所畬之難而中都以亡故金主嘗數曰壞天下者高琪承多二人也　蒙古伐高麗高麗王瞰降之蒙古兵襲殺人于契丹種高麗亡覺高麗人洪大宣降之且爲鄉導共攻其國國王瞰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絶。

十三年庚辰金興定四年大祖皇帝十五年春正月扈再興圍鄧州金人救之乃還　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獲趙興兒　許國伐唐州不克而還　以不凌爲嗣濮王　夏人復以書來議伐金　金以武仙還領中都留守　三月金以高汝礪爲尚書右丞相平章政事胥鼎致仕　金紅襖賊于忙兒襲海州據之　夏四月賈涉招諭豪傑于山東兩河　蒙古圍金孟州　金封王福移剌衆家奴武仙張甫靖安民郭文振胡天作完顏開燕寧九人爲郡公並兼宣撫使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初大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翰林承旨徒單鎬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謂度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金主曰它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是定以三公就第鎮何不可之有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修縣隷之河間招撫使移剌衆家奴爲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隷之真定經略使武仙爲恒山公以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隷之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隷之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李應三保河北江礬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懷谷東安寨隷之遙州從宜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爲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隷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隷之昭義節度使完顏開爲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隷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隷之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強惟武仙耳　五月蒙古圍金陝州兗州泰定軍節度使兀顏長可死之　六月賈涉誘漣水軍忠義副都統季先殺之其下秦石珪爲帥以拒命李全自化湖陵之徒有輕宋諸將之心以季先威望出己上陰結賈涉所任史莫凱使譖先欲反涉信

之乃以計令充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淮水
充部曲最猾東使琛祿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俱退不納而清河石
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遣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淮水退還涉壯之孫分珪
軍為六隊于朝出六偏武京東路忠義鈐轄許命及印授湖等以分統充
衆湖等陽從命而實不來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淮水忠義軍統轄珪
不受而叛。蒙古楊存取金大名府開州及東明長垣縣　蒙古木華黎取
金嵐絳州遂使河中府不克　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成
八月金嚴實據青崖崓以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
襲東平敗績乃還。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以兵圍之實挈老幼壁
于青崖崓。張益都張林以避之會宋使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
求自附拱與定約奉實敗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
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率兒郡歸宋賈涉因奏遣拱往諭說
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
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
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以三千人被金
鐵甲赤幟遶城躍馬索戰不得乃與林夾汶水而營諸軍金監軍王庭玉

以騎兵三百吾至全敗然上馬帥張蔚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遂北
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斡不答貫鐵甲揮長槊麾兵以出旁有編旗女
將馳突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獲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以
鎮江軍五百懷憤伎拱充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由滄州徽豐利以魁縣
之。未幾復還楚州張林使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皇太子詢卒謚曰莊獻
安丙使王仕信帥師會夏人以伐金丙遣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
戰宋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次于
鞏州以俟夏人夏人失期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復海州以徐晞稷
知州事　夏人陷金會州　金遣使如夏行成　蒙古木華黎攻師滿城
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之。木華黎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武
仙副之木華黎至滿城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遇武仙遣葛
鐵鎗攻臺州蒙古不花與之遇葛鐵槍戰敗武仙度力不能支遂舉城降
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
伐罪之意也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木華黎善之即下令
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州郡聞之咸爭降附九月夏人圍金鞏州
王仕信帥師會之不克遂還。九月夏遣其樞密使寧子寧率衆二十萬圍

鞏州且來促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寔帥師發
下城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
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己亥
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於是諸將逡巡不進乎毋質俊等克來
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會夏人
于鞏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壬子程信與夏人復攻城不克信引兵趨秦
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十月丁巳朔程信遣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
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程信以宣撫司命斬王仕信于西和
州。夏人陷金定西西寧州　蒙古使塔思如金　冬十月金封紅襖賊帥
時青為滕陽公青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命
降隸軍中為濟州義軍萬戶李全歸宋青心羨之亦陣衆叛金而南宋庭
之龜山有衆數萬至是全允帥統石烈牙吾答遣人招全及青全不從而
青以書乞俄歸州以也老幼當集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加青
銀青榮祿大夫封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印十
一月蒙古木華黎入金濟南府嚴實以彰德大名府磁洺恩博滑濬州降
之木華黎以實權濟南等路都總管木華黎既戰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

騎入濟南嚴實上謁於軍門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以降木華黎承
制以實為金紫光祿大夫權濟南等路都總管實將李信以青崖附于宋
實母妻兒皆死焉實攻信復取青崖崓蒙古木華黎圍金東平府金兵二
十萬聚于黃龍岡聞木華黎在濟南衆未大集遣步卒二萬襲之木華黎
迎戰金兵敗木華黎追薄黃龍岡金兵嚴列于城北木華黎麾蒙古漢軍
下馬短兵接金兵又大敗溺死于河者以萬數木華黎遂陷黃龍岡進取
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蒙古太祖皇帝克斡脫羅兒城太祖皇帝入西
域避暑于也兒的石河至秋進兵所過城皆下至斡脫羅兒城留二太子
三太子圍之而自與四太子別攻城十一月城降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
元曆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而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貞祐三年為
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太祖皇帝有一天下之志嘗訪遼
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讎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
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讎君父耶太祖皇帝重其言命處左
右以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太祖皇帝征西域次于
尋斯干城楚材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木祖皇帝以楚材明
天文之占屢有聞莫不奇中故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太祖皇帝亦

光早押賞以符之然後行十二月石珪以其衆叛降于蒙古賈涉命李全併將漣水忠義軍蒙古以珪為元帥。石珪以入漣水，本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國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復窮力叛，衆潰而投張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木華黎以珪為元帥，珪即石畫虎也。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凡萬一千人。而月給萬五千人之積，涉畏全不敢。嚴實，全益得志。蒙古木華黎以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發曾忽亮帥師次于東平。金兵圍守東平不下，木華黎謂嚴實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綏輯安慰之，勿苦郡縣以敗大事也。乃留發曾忽亮以蒙古兵屯守東平，以實權行省，謂千戶散兒塔曰：東平破可令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金易水公靖安民為其下所殺。 金復故主東海郡侯允濟為衛王，謚曰紹，仍加號用張冏三司。得恭膺天命寶，樂江副都統翟朝宗得于金師也十四年辛巳。金興定五年，元太祖十六年。春正月李全襲金泗州入其西城。二月金紇石烈牙吾答來救，金敗乃還。 金會師于蔡州以南侵。僕散安貞遂圍光州，略淮東京湖諸路。禦之。三月金人入黃蘄州而去，扈再興敗之于天長鎮。夏四月李全大敗之于淮上。 金東莒公燕寧及蒙古戰寧敗死。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蒙古取金東平府，命嚴實石珪分治之。東平被圍既久，援者不至，糧道復絕，其民東徙，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庭玉守將和立剛不能守，率衆南趣邳州，蒙古發曾忽亮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散兒塔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畫虎移治曹州。六月詔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封祁國公。中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後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為皇子，以太祖十世孫與莒為秉義郎。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而希瓐之子也。家于紹興山陰縣，母全氏。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絕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諭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與越僧同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天錫過之，保長知其為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頃之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且念其行又相當

及還臨安以告彌遠，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為沂邸後可冀也，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里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家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以至臨安，天錫母朱為沐浴，教字，禮度益閑習。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年十七矣。與莒㣲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與莒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秋七月以賈涉為淮東制置使。 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繒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院事。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故金人屢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晐、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為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諸子范、葵最顯。以與莒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 加貴誠果州團練使。 蒙古太祖皇帝圍西域塔里寒寨。太祖皇帝住夏于西域速里壇可汗避暑之地，至秋分遣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龍傑赤城，四太子攻也里、尼沙兀兒、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剌思等城，而自將兵踰鐵門關，以攻塔里寨。及班勒紇城皆克之，遂圍塔里寒寨。九月立貴誠為沂靖惠王柄後。 冬十月復滄州。 復以齊州為濟南府，兗州為襲慶府。 夏人復以書乞會師伐金。 金太醫使濟張子英除名。使濟張子英治金主孫疾，用藥瞑眩，孫不能任，遂死。有司論一人當誅，金主曰：濟等所犯誠宜死，然以朕孫故而殺人，所不忍也。杖七十除名。蒙古木華黎伐夏，夏人以師會之，遂取金葭州，徇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八月木華黎至天德，監國公主遣其臣習里吉思勞之，且享將士。木華黎遂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宴木華黎於河南，獻本甚厚，且遣塔哥甘普將兵五萬屬焉。十月木華黎引兵東行，自突中歷太和寨以入葭州，而石天應權行臺以守葭，而自將大兵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夏主遣迷僕帥衆會之。迷僕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木華黎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衆去。十一月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贊馬而拜。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

古不花兄以騎士三千趣之約半夜伏發木華黎乃令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西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兵兵後鼓譟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洛州鄜州　夏人寇金定西積石州　師焚穎州　蒙古入金潼關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四川以攻為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賴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以京東叛降于蒙古蒙古以林為山東東路都元帥　李福自膠西遁歸李全既併將達水忠義五騎佯糧宋及遣金山作佛事以為國賜知鎮江府喬行簡方青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逹馳騁其譯爭舞稱之利焉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第有恩于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擊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木華黎以林為山東東路益都府滄景濱棣等州行都元帥府事福狼狽之還楚州林猶遣貢夢書言非己叛貢由李福也　十二月鄭昭先罷　閏月苟夢玉知蒙古通好也　金更作興定寶泉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　蒙古侵鄜州節度使完顏六斤女奚烈資祿都監紇石烈鶴壽痛寨妻室死之　蒙古木華黎取金坊州遂徇隰吉州　蒙古使阿合亦孫來　蒙古速不解敗欽察部于玉峪

十五年壬午金元光元年太祖皇帝十七年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之寶于大慶殿大赦　二月李全復泗州　金完顏訛可時全南侵至固始而去夏五月次于淮師襲敗之金人誅時全金主以宋絕歲幣國用以困乃令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樞密院事時全副之以伐宋由潁壽進渡淮敗宋師于高唐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姪爵青史家紹與金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奉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咸怨之訛可及諸將佐勸止之全不從留三日訛可頗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

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宋師襲之金兵大敗橋壞金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喪金主貶全為軍而誅之　進封皇子祁國公竑為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為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瞯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屬莫敢誰何權勢薰灼竑心不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其從秀時為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從秀因乃請外而去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獻王府大小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奉之之意益決乃日媒蘖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而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蒙古木華黎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及合丑帥師戍于隰吉翼等州　知濟南府种贇伐青州張林敗走李全入城據之　六月俞應符卒　蒙古太祖皇帝克搭里寒寨遂屠茂里城大掠忻都而還　蒙古木華黎取金牛心寨知吉州楊貞死之時金於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等先墜崖已從之皆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而去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險陸按狩　秋七月蒙古木華黎徇金青龍堡平陽公胡天作降之木華黎遂趣關中使蒙古不花守京兆以備潼關榛寨兒次于晉安冀州之境　九月彭義斌帥師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是海以青崖降　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簽書院事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府以石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木華黎渡河所過州縣皆下遂取蒲州居石天應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我欲選一首領而不可得君才略絕衆幸為鎮之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處帥府皆受節度　金王庭玉復曹州殺蒙古石珪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徇金同州節度使李復亨完顏訛可死之　蒙古木華

黎徇金鳳翔府。敦京東河北路以其新復故也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司副使初李全每立戰功史彌遠輒欲加以官賈涉以為不可及加節鉞涉歎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蒙古太祖皇帝滅回回國其王走死太祖皇帝征回回國其王棄國而去太祖皇帝命速不解追之及于灰里河敗之回回王夜遁速不解將萬騎由不罕川追襲回回王逃匿海嶼速不解分兵守其要害回回王進退失據不旬日而憊死太祖皇帝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軍宜早回太祖皇帝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陛下無疆之福太祖皇帝即日班師

十六年癸未　金元光二年夏獻宗德旺乾定元年太祖皇帝十八年春正月金侯小叔復河中府殺石天應蒙古木華黎復取之木華黎攻鳳翔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復取河中以天應子斡可代領其衆以守城而遣浮橋引師駐終南為屯田住夏之計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

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觀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驅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奪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豈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然不能成故隨守隨陷二月嗣秀王師禹卒　三月蒙古太祖國王木華黎卒于解州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行至解州聞喜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及而卒年五十四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尔术博兒忽赤老温俱以忠勇事太祖皇帝太祖皇帝號為擴里班曲律猶中國言四傑也太祖皇帝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术張氊蔽之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博爾术從太祖皇帝征伐立功甚多每警夜則太祖皇帝安枕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贈太師為廣平王博兒忽從太祖皇帝身更百戰竟死于陳位終第一千戶赤老温功業與三人者等然中原之功木華黎為第一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為輔相為夏五月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太祖皇帝循伞日達河而上命三太子循河而下至貴恩丹城降之遂留住夏于八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可温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振旅東還所過皆附苟夢玉還自鐵門關金作元光重寶元光珍貨珍貨以綾印製與銀鈔並用六月程卓卒　淮東制置使賈涉卒以丘壽邁攝制置司公事涉以李全驕慕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以邪支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之勇邀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必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感之奔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上言曰忠義爲合凡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網一率制闆一以自留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己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秋七月夏人寇金積石州八月金納合六哥殺行省蒙古綱據邳州以叛李全帥師會之不克進乃還青州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殺行省蒙古綱據州反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附宋李全麾下周岳得之以報全全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李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芻聲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瀆[illegible]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

院總帥牙吾答討六哥殺之復其城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嗣濮王不凌卒　以許國為淮東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楚州初淮西鄂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因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即上疏極言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遂易國文階以為淮東制置命下聞者莫不驚愕懷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閫閫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李全于青州全大不樂金主珣卒太子守緒立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疾閤寵貴妃陰狡機會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恐鄭氏恐其為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然後即位於柩前宣宗在位孜孜以繼述世宗為志勤政憂民形於言色然而徼土日蹙盜賊群起者良以性本猜忌崇信暬御漢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任相非人臨事多斷而情宋衅西啓夏攸猜隙中原侶未多故其命祚以亡宜哉蒙古伐夏夏主遵

項傳國于其子德旺自號上皇　蒙古遣不爾賊欽察斡羅思撒里等部
大掠西番邊部而還
十七年甲申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太祖皇帝十九年春三月召崔與
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之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士輯
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有像而祠焉金尚書右丞相高汝
礪卒汝礪循默固位金主立諫官已黜之金主曰汝礪先帝所立以為相
貴又可黜耶又有男子服衰麻望承天門且笑且哭有司詰之則曰吾笑
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殺之金主曰近詔草澤直言今輒
戮之不可殺也惟以君門非笑哭之所杖而遣之金以張行信為尚書左
丞行信初為參政慝高琪之專每裁折之高琪惡而出之至是復召用金
使李唐英來輸平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見而復遣樞密
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宋界軍民更不南伐秋七月以師丞嗣
秀王　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為皇子更名昀閏月
帝崩于福寧殿昀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封皇子濟國公竑
為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
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

腹心今足下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于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
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
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
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
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
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
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
汝曹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牆壁閒
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
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
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
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
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已前當在此宣制後乃
即位耳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
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夏震捽其首下
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

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軍事參倫守文
初年以甚學輔道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
擧姦指正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
於外矯后稱政於內帝拱默不能自強惜哉封兄濟陽郡王竑為濟王出
居湖州　九月召傅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直學士柴中行
為右文殿脩撰並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帝既立史彌遠欲收眾望勸帝
褒表老儒於是帝謂宰輔曰傅伯成楊簡皆先朝耆舊所當記可召赴
行在故有是命簡辭不至簡嘗師陸九淵篤學力行其為政設施皆可為
後世法人歆慕之以禮部侍郎程珌吏部侍郎朱著戶部侍郎陳德剛中
書舍人真德秀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
誼軍器監王塈並兼侍講初德秀為起居舍人兼宮講言事不避權貴且
拳拳於復讎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為劉瀹曰吾徒須
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
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德剛仲子也
以真德秀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閤祿初了翁以武
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論閹邊事御史徐楠劾了翁狂妄了翁遂以親

老出知嘉定府及韓侂胄敗史彌遠用事收召諸賢了翁預焉力辭不至
築室白鶴山下所以闡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教授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
人盡知禮義之學及為潼州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
賜爵定諡示學者趣向與任希夷合朝廷從之至是以起居舍人進敗起
居郎進封宗室希瓐為榮王妻全氏為國夫人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帝
之本生父母也冬十月嗣秀王師禹卒　夏及金平始用敵國禮夏與金
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
精銳俱盡兩國皆敝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脩好於金稱弟而不
臣各用本國年號金主許之遂以夏國修好詔中外而遣禮
部尚書奥敦良弼報之十一月以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江文祿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龢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九 一送

宋 寧宗十四

宋中興大事記講義光宗久不過宮皇太后降旨嘉王即位紹熙末光宗久不過宮大臣請立太子上乃出手劄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丞相得之大懼不以示同列趙子直適之乃以告故皇太后降旨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 朱文公甲寅劄云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述道之經也事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寧宗孝敬恭儉慈仁三十年如一日慶元之初人物會聚無以異於乾淳之間而開禧嘉定之權臣用事則又襲秦檜之迹而甚之愚於序講已論其大略云 初政求言 紹熙四年秋七月詔曰朕思欲圖又莫先求言周聞通壅咸伸播告事關朝政慮及邊防應天之實何先安民之務何急導人使諫方傾聽於嘉謀事君以忠宜大伸於直道詔兩省官看詳應詔封事其要切者以聞 恭聞孝宗以六月丙子登極越于甲申甫及九日即下求言之詔且謂自今時政闕失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夫當人君嗣服之始軍國庶政豈無大於此者而獨以求言為先務是果何意哉蓋天下大勢譬如人之一身人之理身關節脈通血氣流暢然後肢體安而壽命長人君之理天下言語廣開下情無壅然後君民通而治道立舍是未見其能濟也今我寧考龍飛之期在於七月之甲子而求言之詔下於戊辰五日之頃綸旨丁寧廱遏頃刻豈非忠謀讜論治世之良劑斷不容少緩與 舉廉懲貪 紹熙四年秋八月詔諸道刺舉之官於文武任職之臣廉必聞汙必糾其令吏稱民安副朕意焉 此寧宗皇帝即位之初作新吏治之規模也自此詔一下居外臺者各以舉劾為職而在都圖者亦皆革貪墨而為清廉矣三十年吏稱民安之効實權輿於此歟 欽元法祖 紹熙四年冬十月詔曰親君子遠小人慶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罰薄税斂慶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朕章業承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擬取美號於以紀元其以明年為慶元元年有一代之治必有

一代之家法國家創業垂三百年慶曆元祐尤為盛際則慶曆元祐誠我朝之家法也竊觀仁宗哲宗臨御以來其所以卑安宇內振舉朝綱者固非一端而進賢退姦省刑薄賦係於為治之要領者尤切垂意今觀其時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富韓范布列二府歐俞王蔡權在諫垣則慶曆之人才如是矣蔡確罷僕射章惇罷知密院而司馬呂范並秉鈞軸王傅蘇梁相繼執政則元祐之君子雲會矣刪天聖之編敕懲誤入之刑名囚繫淹留從而結絕之中外滯獄從而疎決之則慶曆元祐之刑罰省矣放州縣之科配減旱傷之夏苗熙豐新法如青苗市易茶鹽之類迭為民害悉從廢罷則慶曆元祐之賦歛薄矣祖宗燕謀勒在琬琰非聖子神孫之所當遵守乎我寧考嗣服之始首更歲號冠以慶元而改元詔旨必及於親君子遠小人慶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省刑罰薄稅歛慶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誠率是道而行之則兩朝太平之盛翹首可企矣

修武備

慶元元年秋八月詔內外諸軍主帥條將佐士卒器械舡艦可用與否及控扼防守之策以聞

天生五財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尚矣易稱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兵備其可一日而忘哉故東都無備唐貽西羌猾夏之變唐人銷兵醞釀藩鎮犯順之憂往事昭然良可鑒也國家自南北講解以來犬羊守約三邊晏然亦可謂承平之世矣然偃兵既久干戈朽鈌鈍將帥怯懦士卒脆弱猶不足慮乎我寧考當慶元之初即詔內外諸軍主帥條將佐士卒器械舡艦可用與否及控扼防守之策以聞聖意拳拳豈非居安思危而為豫備不虞之策歟

清中書之務

慶元元年十二月臣僚劄子廟朝乃洪化之地中書寔王政之由正本澄源無先於此常程細故紛沓至前則朝廷之體不尊百司之務反廢令三省文書偏盈凡關百司庶府惟事依違日因月循細故毛舉中書之務何自而清

昔蘇公軾進策先朝其言有曰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軾之所言其知治體者歟嘗試論之竊以為朝廷之上群工百執奔走服役獄訟責之廷尉錢穀責之司農戶口責之版曹士卒責之將帥若夫禮樂刑政教化之大綱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乃大臣朝夕所當講明之也苟惟區區於簿書期會之間役役於常程細故之際彼之精神心術將倥傯之不暇何暇議及國家大體哉漢之賢相以清道群鬭者付之京兆尹唐之英主以尚書者細務屬之左右丞蓋以道揆所在與拘於法守者不同

耳我寧考閱臣僚有三省文書偏盈凡關百司庶府惟事依違之奏即思所以革之亦與唐太宗同一意歟

置華文閣

慶元二年夏五月名孝宗皇帝御集閣曰華文閣

昔王元之在翰林真宗暇日召與論文元之奏曰雕纖之言豈足軫慮較輕重於瑣瑣之儒願棄其小務其大誠宗社之福大哉斯言真知人主之所謂文者矣蓋人主之文與儒生異繪句飾章錦心繡口風雲月露以逞其思瓊盃玉斝以示其工此儒生之文也布為誥命發為翰墨施澤四海延利萬世此人主之文也竊嘗拜觀孝宗皇帝御製豈徒爭奇鬭靡於詞藻之間哉觀高廟聖政之序有以見其龜鑑之明觀東坡文集之贊有以見其致想之切觀幸秘書省之詩則知其稽古而右文觀兩過述懷之詩則知其規恢之廣大其他如用人之論原道之辨無非發越聖心之妙斯文之所形道之所寓也以是而治國平天下恢乎其有餘刃矣建為傑閣榜以華文昭回之光豈不燁然下飾萬物歟

經筵進讀寶訓

慶元四年三月臣僚劄子恭聞詔旨擇今月十一日開講望陛下遵用仁宗高宗故事令侍講之臣仰稽三朝寶訓如李倣所舉外治數條詳悉講明以備觀覽凡武備之設何者為先軍旅之制何者為重邊圉治守孰為要害夷狄情偽孰得要領考古驗今有至計高略而施行之是以為思患預防之策上從之

周詩之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聖人之治天下雖因內外之勢而為經理統馭之術然詩人必推原於文武者以祖宗之家法不可一日忽也我朝自藝祖創業三宗守成凡所以綏內御外之規模至矣盡矣三朝寶訓之作非家法之所存乎仁宗惟從李倣之請故取議屯備制軍旅論邊防撫夷狄數卷進讀則外治之道在是所以北服契丹西定元昊南平智高以保太平之業高宗惟從臣僚之奏故依倣仁宗進讀故事經筵之上日令講明所以推尤本旨逐亮真安神器以植中天之基今廷紳請令侍講之臣仰稽寶訓如李倣所舉外治數條詳悉講明以為思患預防之策我寧考慨然從之遂備其有不固武事其有不立者乎

均內外之任

慶元六年九月臣僚奏比年以來浸成內重之弊願悉周行視民事為況已久貪朝績謂州縣為徒勞況祖宗成憲改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郎寺監丞之既更則出守千里之地郎官卿監之已歷必出分一道之節此不易之良法日往月邁常免遵守臣恐內重外輕其弊難革欲望聖慈俾中外之官更出迭入以均其任興起治功實非小補

愚嘗拜觀孝宗皇帝聖政歲在隆興俯頒詔旨且云恭覩太上皇帝昨令卿監郎官更迭補外以均內外之

任可令三省遵守施行是知列聖相承任賢共治出入更迭守為家法載
在國史炳若日星不可踰也歲月浸久典憲浸虧上下循習視為虛語有
如慶元之間臣僚所陳內之政柄者既脫選階必圖帶行朝職任以道作
邑之勞外之分職者席不暇溫或別為勞績以希召用之命貪榮冒進殊
不知愧遂至居外者慕中都而起登仙之嘆在內者視淮陽而有厭薄之
心此等氣習聖世豈宜有哉臣僚申明高宗孝宗兩朝詔旨俾中外之官
更出迭入以均其任而我寧考斷然從之又烏有內重外輕之弊乎 抑
奔競 慶元六年十月臣僚劄子今日之士夫奔競躁求日甚一日欲望
聖慈詔大臣自今惟以砥礪廉隅為急若不安義命不修職業背公營私
惟圖躁進則雖當與而不與當除而不除庶幾人知向慕好惡明於上習
俗移於下矣 嘗聞仁宗謂輔臣曰比來臣僚請對其欲進者多求退者
少何也王曾對曰士人寡廉繫時之用舍惟朝廷抑奔競崇靜退則庶幾
有難進之風仁宗然之何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人君誠能崇獎
靜退之士則臣下望風無非靖共正直之流苟僥倖之門一闢奔競之途
一啟使乞墦媚竈者往往得志而杜門卻掃者齟齬不容則小人者流迭
相視傚將疾馳於功名之場染指於利祿之鼎紛紛者進何有於恬退在

慶元中臣僚劄奏謂士大夫奔競躁求欲明詔大臣以砥礪廉恥為急而
營私圖進者則不與之囊封一陳俞音賜可此弊庶其可革乎 敬天變
慶元六年十月臣僚上言乙酉之朔太陽方升中有黑子況雷電大震
於初冬之月赤氣發於暮夜之時地震聞亦不安風霾時乎四塞今朝廷
毋乃猶有忠邪並進僞得亂真歟毋乃猶有膏澤不流田里愁歎歟毋乃
猶有利之未興害之未除爵賞之施或妨公道而害政者歟 董仲舒對
策漢庭其說有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
君而欲止其亂也我思古人成湯禱旱六事自責宣王懼災雲漢作詩畏
天小心前後如一轍耳我國家列聖相承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一陟一降
如在左右嘗聞咸平中有星孛于井鬼真宗曰朕薄德致茲譴見戒惟災
及吾民寶元中司天言明年日蝕正旦仁宗曰不如自責可以荅天變列
聖之嚴恭寅畏大槩若是此所以消災變而召福祥歟況乎慶元閒太陽
告異於朔旦雷霆奮擊於初冬重以地震風霾接踵而見此廷臣所以懇
懇進言而我寧考慨然從其所請則成湯宣王敬天之誠不得專美於前
矣 戒薦舉之私 慶元六年臣僚劄子竊惟近日以來在下位者率以

求薦覓舉為常浮躁趍競漸不可遏孝宗皇帝嘗詔兩省侍從臺諫自監
察御史以上各舉所知限三日奏聞願陛下申述孝宗之制明詔兩省侍
從臺諫之臣限三日各舉一二員以備任使至於當人物酌公論甄別而
推用之此則在陛下聖斷 朝廷清明邪正甄別時則薦舉出於公而不
出於私朝廷昏蒙邪正淆亂時則薦舉出於私而不出於公唐虞盛時九
官布列有如禹之舉稷契皋陶垂之舉殳斨伯與益之舉朱虎熊羆伯夷
之舉夔龍皆合於下之公論而無一毫朋比之意此古人之公心也後世
公道不明私情自勝士大夫往往逼於權勢之干請狃於苞苴之往來始
有不當舉而舉之者矣嗚呼此豈獨士大夫之罪哉亦惟朝廷昏蒙君子
小人雜揉有以啟其濫進之途也我朝列聖臨御如日當天人材彙征如
茅連茹王文正韓忠獻為相所薦皆當世知名士陳公襄歷薦三十三人
自司馬光呂公著而下皆預其列亦可見國家得人之盛皆自薦舉中來
耳竊惟慶元以來居官者率以求薦覓舉為常浮躁趍競漸不可遏求其
本源則亦在上位者曲徇人情薦剡或可以倖得故在下位者營求百端
恬不以為恥也此臣僚當人物酌公論甄別推用之說所以懇懇於蒐搉
之前而不自已歟 君子小人總論 國朝自建炎再造至於紹熙慶元

之交正學興行治效彰灼一時人才於斯為盛實乾道之所培養也而寧
宗皇帝得而用之故其初元忠賢之士聚于朝廷海內嚮風駸駸乎有慶
曆元祐之望逮侂冑盜權之始士之見微慮遠者逆折其鋒雖斥而不悔
厥後起於廢錮之餘拔去凶邪嘉靖王室帝終寔賴之蓋君子小人消長
之分係乎天下國家安危之決如此此先王之所必謹也且夫慶泰禧定
之間中外多虞事機皆出而帝信孚謙慈罔有逸德仁念純熟對于神明
年保乂安以貽後嗣書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詎不信哉 戒姑
息之弊 嘉泰元年正月臣僚劄子國家自祖宗以來其政悉本於仁厚
陛下丕承休德不忍用嚴厲之政下之人相習成風務為姑息其弊有不
可勝舉者欲望乘改元之初與士大夫厲精更始使人人洗心易慮無得
循習前弊務為姑息昔人有言曰政寬則民慢民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
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是則恩威兼用而不倚於一
偏者為政之要術也我祖宗受命之初雖曰以深仁厚澤涵濡天下而紀
綱整肅未嘗有委靡不振之憂雄武肆掠行法不貸川班妄訴立廢其班
官吏貪贓往往寘之極典春夏生長而秋冬肅殺繼之焉雨露沾濡而雷
霆震擊乘之焉曷嘗有姑息苟媮之弊哉仁皇在位歲久一時事類少弛

中允鄉救胥吏按虎衛士凶逆至敢縱甚華宮悖慢上侵皇権似未免有陵遲之漸在廷諸臣諱然力爭且深惟法制之不立而將趨於弱有天下者可不於寬猛兩端而中持衡歟南渡以來士大夫溺濡聖澤之久況我寧考丕承休德不忍用嚴厲之政以繩天下之人相習成風務為姑息此誠救偏補弊之日也臣僚則奏欲乘嘉泰改元之初厲精更始無得循習前弊天語曰俞綸綍丁寧雷風鼓舞中外聞之想皆洗心而易慮矣　鹽禁　嘉泰元年春正月申嚴福建路科鹽之禁　山海天地之藏與民共之榷鹽之法已為國家不得已之舉况民所不顧而強科配於民以求利豈不害民益甚乎嘗聞孝宗淳熙七年輔臣進呈知靜江府劉焞等奏乞均賦諸州鹽額免致科買為廣西無窮之利上曰廣中科鹽病民久矣今諸司措置可依所奏大哉王言可謂與天地同其仁矣今我寧考申嚴福建科鹽之禁殆亦與孝宗同一心歟　恤刑獄　嘉泰元年正月臣僚奏欲令諸路提刑司檢坐應禁不應禁條法出給板榜大字書寫行下逐州縣委通判縣丞各於獄門釘掛曉示被禁之人仍乞更令提刑司歲終檢舉嘗下州縣獄空并禁人最多最少者一兩處申尚書取旨激勸上從之　舜美皋陶之功曰刑期于無刑且用刑以弼教古今之所不能免也而

必以無刑期之何哉蓋皋陶作士每以欽恤為心無辜之民未嘗有一人之獄此刑罰所以不試而囹圄所以空虛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以慘酷相高以鍛鍊相尚一因被繫聽其所引根連株逮延及無辜其間有不應禁而坐禁者多矣獄犴其不充斥乎嘉泰初年臣僚欲令諸路憲臺檢坐應禁不應禁條法給榜曉示州縣被禁之人仍乞更令憲臺歲終檢舉嘗下州縣獄空并禁人最多最少者申省取旨激勸聖語俞之宜乎星沉貫索草鞠囹圄庶唐虞無刑之治駸駸可較矣　厚民俗　嘉泰元年夏四月詔曰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無復等差令銷金鋪翠無得服用以宮中所有焚之通衢中外士庶令有司嚴立禁防貴近之家尤當遵奉苟違斯令必罰無赦　金翠有禁國家常典也必法行自貴近始則天下不敢犯矣蓋風俗之弊自上而下由近而遠彼蠢蠢小民覩國家三尺之嚴誰不知畏惟夫豪右貴寵之家依憑城社玩視典章朝廷之約束雖嚴而彼之冒犯愈甚由是綸言播告徒為墻壁之虛文矣竊觀真宗朝詔自中禁及於庶邦凡衣服玩用以金飾者一切禁斷高宗朝嘗令宮中首飾並不許鋪翠銷金中外士庶嚴立法禁貴近違犯必無容貸孝宗朝首揮行在委臨安府嚴行禁止犯人依條斷罪有官人取旨施行累聖立法必先

督責於貴近者此無他豺狼當路則安問狐狸豪貴僭服而細民猶以奢侈而犯法者愚未之聞也況乎嘉泰之間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無復等差則金翠固在所當禁也然我寧考必以宮中所有焚之通衢而責近遵令必罰無赦者豈不謂法禁申嚴貴賤如一則望風畏憚者翕然革汙染之風陶醇厚之習信乎推與於是矣　幸學講尚書周官篇　嘉泰三年春正月車駕幸太學謁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官篇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　太學賢士之關而車駕行幸又國家之盛典也我朝之初庠序未呈而教育主徒惟有國子監而已故臨幸之頃召李覺而講易之泰封召孫奭而講書之說命則太宗之時也召邢昺而講書之大禹謨召馬龜符而講論語之一篇則真宗仁宗之時也逮慶曆初國學始立元祐幸學而召曹輔講書之無逸則哲宗之時也建炎兵興未遑他務紹興十四年幸學而召高閌講易之泰淳熙四年幸學而召林光朝講記之中庸則高宗孝宗之時也列聖家法昭然具在非聖子神孫之所當遵守乎今我寧考親屈臺輅之尊寵臨辟雍之地而聖學高明首拳拳於尚書周官之講推原聖意豈不以征弗庭綏兆民之片辭為切於國家修攘之先務乎驕侈急忽之數語為足以洗士

大夫之汙習乎以是而講明於學校之間聞者翕然興起矣　舟師戰艦　嘉泰三年秋七月出封樁庫錢十萬緡命殿前司造戰艦　舟楫南方之長技自昔以來如周瑜之走曹瞞關羽之降于禁我朝則韓世忠邀兀术於金山虞允文敗逆亮於采石皆舟師之功今我寧考出封樁庫錢命殿前司造戰艦其亦用我之所長以制彼之所短歟　教閱民兵　嘉泰三年冬十月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習射　土兵之與內兵其利害不同所謂土兵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衛其鄉邑保其田廬則必人人自戰而有奮不顧死之心彼內郡調發之兵萬里征行其人離墳墓棄井邑方無事時已懷怨望及其有事不過望風潰散安能為備所以國朝之兵往往土兵得力而京師所發禁旅每戰輒北虜人輕之目曰東軍則其利害較然矣此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萬弩手拳拳於嘉泰之詔者其亦以此為可恃歟　金虜之叛　嘉泰三年冬金人以盜起懼朝廷乘其隙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椎場通鬻之關蓋自此始甚矣上天之意禍華而福夷也晉自永嘉之亂神京雲擾瑯琊崎嶇南渡限一衣帶水以立國可謂弱矣然猶正朔相承綿綿延延歷十餘世而後亡乃若以裔夷而盜中原者惟劉石慕容苻姚為最盛然稱王稱帝僭號未幾而敗亡

相繼昔人有言夷狄無百年之運信哉斯言乎今金虜以沙漠小醜腥羶
[illegible]中土[illegible]我衣冠[illegible]未易撲滅之也然自女真起以來甫近百載骨肉内
叛韃騎外攻日朘月削終底滅亡而吾國堂堂正統盡自若也即是而論
則皇天福華禍夷之理豈不甚彰彰耶 蠲酒錢 嘉泰四年春二月蠲
臨安府通貢酒稅錢十八萬緡有奇 酒酤之榷漢武之虐政也國家列
聖相承蠲通之令無日不下况夫榷酤微利徒以經費尚廣未能捐以予
民寧忍專民利擅為己有乎此通貢酒錢必從蠲放至煩睿旨之申明寧
考如天之仁即是可見矣 賑飢發廩 嘉泰四年冬十一月詔兩淮荆
襄諸州遇凶荒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即日以聞 愚讀漢史汲黯傳至
黯奉使過河内河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輒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
未嘗不三嘆長孺之賢真足為可與權者矣蓋天災流行何代無有國家
倉廩固所以為水旱之備然凶年飢歲赤子皇皇方有朝不謀夕之憂必
俟奏請於朝然後發之道里往來文移反覆愚恐廩庾未及發而捐瘠之
民已擠于溝壑矣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果何補哉此遠郡凶荒奏
請不及者聽先發廩然後以聞所以申明於嘉泰之詔也 大臣預聞財
計 嘉泰四年冬十二月詔曰朕遵孝宗皇帝典故宰相兼國用使參知

政事同知國用事仍於侍從卿監中擇才識通練奉公愛民者二人為之
屬俾參考内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會計而總覈之遂以陳自強兼國用
使費士寅張岩同知國用事 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度支此前
代故事也蓋輔弼大臣固不當屑屑錢穀之細務然軍國大計關於盈虛
豐耗之源者亦可不剸裁而均節之乎國家舊制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
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范
公鎮慨然上疏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鎮
之此言可謂知邦財之源委矣孝宗皇帝深慮其然故在乾道間命宰相
兼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而我寧考遵守典故亦命大臣兼之且
俾參考内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得以會計而總覈固曰繩其祖武然任
非其人而其所以兼國用之意則與孝宗朝大異矣 罪諫止用兵之士
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以朝廷將用兵上書諫送建寧府編管
天下大勢譬猶人之一身元氣既固雖外邪客氣不能為傷朝廷既治雖
蠻夷醜類不能為害且以仁宗朝觀之北有契丹西有元昊南有智高非
無敵國外侮之可憂然仁宗以聖德守成於上諸大臣以元老重望扶持
於下故尊虜雖跳梁而無損於四十二年太平之禁令開禧間雖曰金虜

值百年之運駸駸微弱然起視吾國權倖得志而諛佞之自強為其腹心
奸猾之師旦為其羽翼是在内之夷狄且未去也又况承平日久甲兵朽
鐵鉞鈍債帥守邊何足以當總戎之任而妄發狂謀輕議恢復編置華岳
欲鉗天下議者之口豈不過乎 寒暑理因 開禧二年春三月詔諸路
監司歲十一月行部理因徒如五月之制 隆寒盛暑人情之所不能堪
也况狴犴之内囚繫之苦乎聖心焦勞惻然詔監司以十一月行部平遣
囚徒如五月之制雖大舜欽恤之仁不是過矣 和尚原之陷 開禧二
年秋九月金人陷和尚原 和尚原者蜀之咽喉也建炎四年張浚與金
人戰敗於富平陜西悉陷虜將窺蜀吳玠收合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
曰和尚原列柵守之虜知我有備乃引而去紹興元年兀术入寇玠擄和
尚原與之大戰兀术敗歸是則和尚原者蜀口之儉要無此原則無四川
也今權臣造禍妄起兵端懦夫庸將不能堅守自此原既失虜騎往來如
蹈無人之境四川生靈竟淪左衽迹其屬階已胚胎於開禧之間矣 賞
襄陽守禦之功 開禧二年冬十一月金人犯四川兩遂圍襄陽開禧三
年春二月金人攻襄陽不克而去夏六月賞守襄陽之功 耿恭在車師匈
奴攻之不能下臧質守盱眙元魏圍之不能克今也尊虜犯順三邊被兵

庸夫懦將奔潰相繼而襄陽城守巍然獨存豈非良將捍禦之功朝廷以
是賞之不為濫賞矣 延奸求言 開禧三年冬十一月韓侂胄誅死陳
自強罷相安置詔曰奸臣擅朝專事壅蔽下情不通政理多闕今既竄殛
當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百僚其各條具所見以聞 小人蒙敝必惡人
言朝廷清明必開言路曩者熙豐以來王呂蔡確相繼弄權士惟不言則
已言則陷於譴呵之域哲宗繼統大化更新司馬溫公力勸宣仁首下求
言之詔而言者無慮數千人人情憤鬱必將大鳴以泄其怒理固然耳今
開禧間權倖擅國内則容奸諛以用事外則任債帥以開邊當時議者如
呂祖泰華岳之流往往坐上書獲罪言路榛蕪甚矣迨夫典刑既正紀綱
再張聖意拳拳首令百僚各條所見以聞奎畫丁寧雷風鼓舞中外臣民
無不大聲疾呼於殿陛間矣 嘉定更化 開禧三年十二月詔曰頻年
相繼寇宇多虞邊釁遽開頓生靈之何罪蟲蝗為孽與旱潦之相仍皆權
臣誤國之致斯在菲質應天之敢慢今則典刑已正綱紀益張乃因正月
之和適際三陽之泰誕揚大號亶告多方其以明年為嘉定元年 曩開禧
間權倖用事悉衆要津而偏置私人給舍之所繳駁者必其所不欲予也
臺諫之所彈擊者必其所不欲存也所以竊窺大柄根柢於是矣向者權

倖用事，恨忤者積棄，羣誣者登進，賄賂公行，廉恥殆絶，而風俗以私而壞矣。節鉞加於僕隸，尉府萃於一門，命令不信，名器浸輕，而政事以私而外法制以私而敗矣。闢佽倖之門，誘躁進之習，以庸將總戎，而浪戰以幸功，故兵無決勝之機；以債帥守疆，而刻下以自媒，故邊無甚嚴之備。瀆賄荒畢之邪，干寵勢要之門，則何以責其能恤民？隳厥帑庾之公，陰殖囊橐之私，則何以責其能理財？由是自治之實廢，而外攘之效邈矣。非我寧皇奮發英斷，鋤去兇邪，則國家之禍可勝言哉。　改正權臣事迹　嘉定元年春二月，進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曰忠定。詔史官改正紹熙以來韓侂冑事迹。　史册國家之鉅典，一有曲筆，則不足取信於來世矣。紹聖史臣嘗以定策之功歸於蔡確，經高廟删削，而其事始著。嘉泰史臣又以援立之功歸於侂冑，經嘉定改竄，而其迹乃顯。小人矯誣，前後一律，豈不為簡册穢哉。　禁止賄賂　嘉定元年春三月，詔曰：奸倖弄權，故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監司郡守並相倣效，貪婪無厭，狼籍已甚，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其有緣公濟私，尚為故態，必罰無赦。　恭聞高宗皇帝嘗有言曰：贓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贓吏犯法，未嘗小減。大哉王言。其知貪墨之為害乎。蓋自世降俗薄，四維不張，貪污成風，所在皆是。

一事之决，視貨為重輕；一囚之獄，視賄為出入。清白相遺者不一二，而貪如狼濁如泥者常千百。四知自律者不多聞，而白晝攫金不見人者常總總。醲胖飽赤子之膏，囊橐殖子孫之利，不有所懲，彼奚由知戒哉。此貪婪無厭，狼籍已甚，所以興當宁之慨歎；尚為故態，必罰無赦，至上煩尺一之丁寧，為士大夫者亦可自警矣。　懼災求言　嘉定元年夏四月，詔曰：自去歲以來，蝗蝻為災，冬既無雪，春又不雨，夏且半矣，祈禱不應。今邊鄙甫定，流徙未復，漕運不至，糴價日增，苟失歲月，何以保邦。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不逮，朝政闕失，田里愁歎，軍民疾苦，盡言無隱，朕將採而用之。　洪範庶徵與五事相為流通，春秋災異，其事應捷於影響，天變之來，未有不由人事之所召也。嘗聞淳熙間，驕陽肆虐，孝宗恐懼修省，首下求言之詔。今嘉定初年，旱魃挺災，蝗蝻害稼，我寧考焦勞惻怛，播告中外，各令盡言無隱，嚴恭寅畏，真與烈祖同一心歟。　議楮幣折閱　嘉定元年秋八月，命侍從臺諫兩省詳議會子折閱利害。嘉定三年，詔會子折閱日甚，侍從兩省以下各條上所見。　愚讀孝宗皇帝聖政，至淳熙十年正月，進呈鎮江總領所已降新會，兑換上見前具新印會子數目，乃曰：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矣，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洋洋聖謨，此言足以盡楮幣之利害矣。

蓋自中興用楮，以養楮之支降，當行兩界，而每界纂印之數，則三千六百萬，不為不多矣。加以權臣誤國，妄意開邊，師行百萬，帑藏寡之，徒恃尺寸之紙以為命，朝印夕造，不知紀極，由是增展三界，共滿一億有餘萬。物多必賤，此理之常，宜乎楮價折閱日甚一日。聞亦嘗為稱提之謀矣，然初焉立中半入納之說，亦甚善也，未幾而三七之說起。三七之說雖有此令，而納于郡縣者未必皆然。朝廷又嘗畫降明旨，誕告中外，斷從月正元日，必依其數行用。此令一頒，海內聳聽，行之未幾，遽有聽從民便之語動於其間，號令反汗，往往類此，何惟乎楮益多而價益賤哉。　和議復成　嘉定元年秋九月，金國諭成，使元頫偘喬宇入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冬十月，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為右丞相。　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以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真宗朝，臺略親征，撻覽授首，我是以有景德之和；高宗朝，張韓劉岳戮力奏捷，我是以有紹興之和。今也嘉定之和，虜有求於我歟？我有求於虜歟？彼欲得權倖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從之，屈己而和，皆由於我。犬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春，渝盟犯順，三邊瘡痍，生靈魚肉，然則和議詎可恃耶？是必有以任其責者矣。　省節財用　嘉定二年春正月，詔內外有司條陳節用之事。　國家自中興

而後，舉東南一隅之入，以贍中外無窮之需，椎肌剥髓，供億殆盡，童山竭澤，搜括無遺，利源竭而不可復興利矣，法意盡而不可復立法矣。無已則節用一說，猶可言乎。恭聞高宗皇帝嘗令有司條具錢穀之數，以節浮費，蓋當是時，犬戎未殄，三邊宿師，故為是區畫也。況自開禧用兵，舉三朝之儲蓄而耗於一旦，大農四總，日以匱告，朝廷上下，可不以撙節為先務乎。承平之虛文，戚畹之賜予，其可省者省之；官吏之冗員，士卒之虛籍，其可核者核之。國家大計，庶乎少舒矣。否則蠹根未去，蠹穴浸淫，雖心計如弘羊，鞭算如劉晏，安能施其巧哉。此內外有司條陳節用之事，宜乎申明於嘉定之詔也。　推監司郡守　嘉定二年夏五月，詔侍從兩省臺諫各舉監司郡守有政績才望者二人，以補郎官之闕。嘉定九年三月，詔侍從臺諫兩省舉可為監司者各二人。　孝宗之朝，為寺監丞簿者，則出除監司郡守；為監司郡守者，則入補郎曹，此均任內外之意也。而我寧考舉行之，豈不欲刺舉惠養之職，各當其任，而郎官之選，亦重而不輕歟。　責監司郡守賑恤　嘉定三年春正月，詔曰：歲比旱蝗，民食不登，捐瘠流亡，良可哀痛。朕蠲租發廩，惟恐賑恤弗及，而監司守令，闒茸具文，未副朕志。繼自今其或緣奸作邪，營私自豐，使上德壅於下，下情蔽於上，厥有常憲。斯言不

渝毋忽。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水旱之變雖堯湯不能免所恃以字民者惟在於承流宣化之得人耳仁宗朝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富韓公守青州竭力救灾凡活五十餘萬人神宗朝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趙清獻公知越州發廪勸分民無飢死賢哉二公真有意於恵養者矣今也嘉定之間歲比旱蝗民食不登捐瘠流亡良可哀痛上之人雖有蠲租發廪之令而監司守令鹵莽具文寧不上負朝廷之委寄耶向非明詔丁寧坐以厥有常憲之罰則垂磬之室雷腹之民惟有擠死溝壑而已誰復蒙更生之賜哉。

核軍籍。嘉定三年夏六月詔三衙江上四川諸軍主帥核實軍籍欺冒者以贓論。養兵朝廷之鉅費也國家竭東南一隅之賦以贍中外百萬之師費云廣矣增衍楮券卑通茶鹽問之則曰廪兵須降僧牒科配鬻爵問之則曰廪兵内帑封樁之所儲版曹農扈之所掌問之則亦曰廪兵嗟夫廪兵誠今日之不得已也然使軍有定數官無虛籍列竈雲屯猶可以為緩急之用今也尺籍伍符往往多缺主帥因循闕而不補徒利其請給以為囊橐封殖之資此弊詎容不革乎嘉定之詔必令三衙江上四川主帥核實軍籍且坐以欺冒貪贓之罪睿旨一頒中外諸軍無往不得其實矣。

謹陞差。嘉定三年秋九月詔三衙江上諸軍陞差將校必以材藝年勞其徇私者臺諫及制置總領劾之。陞差之法軍中之所觀望也材藝者見推則疲懦者不敢懷苟得之心年勞者必遷則新進者不敢萌覬倖之念否則不慨公論徒徇私情愚恐倖門開而士氣衰矣我寧考詔三衙江上諸軍陞差將校二則曰材藝二則曰年勞良以此歟。

閱孝宗敬天圖。嘉定六年皇上取孝宗敬天兩圖寘諸左右常用省覽。恭惟孝宗皇帝臨御凡二十有八年方內乂安邊鄙不聳豐功鉅德輝映古今而敬天兩圖猶採古書無逸之言人君嚴恭享國則用以取法前代王者或不能敬長修省則用以自儆宸章奎畫絢爛可觀寅畏寸忱始終不替旱蝗為虐遂避殿減膳以銷變淫而為沴遂結絕刑獄以致祥凡孝宗所以祈天永命無疆惟休者端在是歟今我寧考遵奉燕謀欽若彝訓擬取二圖使於觀覽想其雅詁奧義煥乎如日星之垂左顧右眄凜然如盤杅之刻帝王封越之誠傳諸聖心久矣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寧考有焉。

上國史玉牒。嘉定六年閏九月右丞相史彌遠等上三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宗皇帝寶訓皇帝玉牒嘉定七年五月庚辰詔脩玉牒官二年一具草以進。玉牒之作本漢唐東封之所用而取以名史則昉於李唐之開成愚讀藝文志如載玉牒行樓皇唐玉牒皆其事也迨我至道之初始詔張

洎等編爲籍而玉牒之脩蓋在於宋真宗之祥符列聖紹休規模具在由今觀之輔臣以提領徒列以纂修群彥以討論宗正以典掌而大觀中且建使名其官之備如此爲籍有樓慶籍有堂玉牒有殿秘閣有本三班編修二院迭有其局其地之崇如此有聖德之書聖祖降臨之記仙源積慶之圖宗藩慶系之錄其書之詳又如此列聖崇重是書前後若一而職編摩者又得劉子儀宋綬之徒此國家鉅典所以粲然詳備歟今我寧考玉牒成書既進於嘉泰之四年又上於嘉定之六年寶帙瑤編益增光於前矣。

應接夏韃。嘉定七年春正月韃靼遣三騎叩濠州塞求納地請兵守臣應純之諭遣之七月夏國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不報十二年二月夏國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十三年二月夏國復以書來議夾攻金人八月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四川宣撫司令利州統制王仕信引所部兵赴熙鞏州會夏人今遂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吏軍民勸以歸附九月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于鞏州城下攻城不克信等引兵趨秦州夏人自安遠塞退師冬十月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遂自伏羌城引軍還諸將皆罷兵十四年十一月京東安撫張林叛以京東諸郡降于韃人韃人遣葛合赤孫等來計事。應敵無一定之謀自強有不易之策。夫夷狄叛服之不常要不可屈中國而惟其言之徇也或久睽而新合或既出而復來或陽為恭順而覘我之應酬或設為要索而卜我之虛實若是者在彼之所為皆不可以預定也隨事而應之足矣故曰無一定之謀民吾民也吾所自當撫兵吾兵也吾所自當練國事吾國事也吾不可以不立臣子吾臣子也吾不可以不屬此皆在我者雖一日不容已而非因彼之去來離合而為之作弛也故曰有不易之策知此則應接夏韃之道可得而言矣。

重遠方監司太守。嘉定七年冬十月命四川監司及大郡知州辭見如舊制。嘗讀西漢循吏傳序至孝宣自霍光薨後厲精為治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喟然歎曰此宣帝時所以多循吏也蓋一道生靈付之刺史一郡生靈委之太守其職任可謂重矣然人之能否未易遽知選掄一差民被其害是必從容進見之頃審觀其才貌熟察其器能則凡借玉陛而面清光者其埴長優劣孰能逃於旒冕之前哉所以孝宗乾道間詔文武知州軍見辭並令上殿蓋慮是耳不特此也近畿內郡去天咫尺民有疾苦易以上聞若夫川廣之邦遐陬僻壤非得賢監司良太守撫摩之則疲瘵之民去天萬里借有所懷曷能自達於上哉此四川監司及大郡知州辭見如舊制宜乎拳拳於

嘉定之詔也。　下北伐之詔。　嘉定十年夏四月，金人引兵入寇。五月，京
湖制置使趙方上疏請下詔北伐，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六月，下舉
兵之詔，仍以黃榜募京西忠義人進討　甚矣犬羊之多詐也。景德中嘗
與契丹和矣，既而有關南之求；紹興中嘗與女真和矣，既而有逆亮之變。
今也嘉定之和，玉帛甫馳於兩境，羽檄踵接於三陲，赤子流離，朝廷旰食。
辛不免下弔伐之師，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其殘虜之謂乎。　四川董
居誼之敗　嘉定十一年，金人寇四川，四川兵潰敗。十二年春二月，四川
制置使董居誼自利州遁還。　陝西自張浚富平之敗，虜嘗垂涎於蜀矣。
然始攻和尚原，繼犯仙人關，而不能克者，以吳玠守之也。章己用兵，虜又
嘗求逞於蜀矣，然既死大散關，又犯黃牛堡，而不能勝者，以吳璘抗之也。
今也殘虜渝盟，川蜀告警，嫁亦亟矣，而朝廷付以制閫之任者，不過董居
誼之流，彼庸才耳，儒夫耳，安能當方面之寄哉。毋怪乎為虜所乘，而奔潰
相尋也。　上國史會要　嘉定六年閏九月，右丞相史彌遠等上皇帝會
要。嘉定十四年五月，史彌遠等上孝宗皇帝寶訓、皇帝會要。　會要之作
起於唐之蘇冕，續於崔氏，而增廣於王溥，勒成百卷，此皆載唐之事，不足
稱也。　國朝之典，自建隆至慶曆，共百五十卷，則進於章得象；自慶曆至

熙寧，其三百卷，則進於王珪。崇寧政和，置局再纂，迄宣和間，又上一百一
十卷，故王珪有言：朝廷檢尋故事，未嘗不用此書，可謂重矣。矧我寧考會
要告成，嘗進於嘉泰之三年，總而類之，其凡二十有一門，而分之，其別八
百五十有五，然更化之後，尚闕而未錄焉。今也採摭聖政，接續前編，蘭臺
群彥，繕寫來上，自今而後，國家鉅典，愈詳備而無遺矣。　蒙人獻寶璽
嘉定十四年秋七月，京東賈涉河北節制司言：蒙國大將獻本朝皇帝恭
膺天命之寶，詔禮官討論受璽禮儀以聞。詔曰：朕以付托之重，頤聽中土，
怛然于懷，惟知脩德勝威，夙夜匪懈，遐邇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殊方效順，
爾奉玉寶，來獻于京，質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竪厥
圖冊，登載緊然，寔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今殘虜浸微，群心
丕應，先朝之寶，復還非皇穹之眷，方隆列聖之靈，有屬豈伊涼德，乃克臻
此。書不云乎，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
寶于大慶殿。丙午，奉安玉寶于天章閣，命近臣告于天地、宗廟、社稷。嘉定
十五年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大赦天下。丁卯，金天子宣陽奉珍
典于真人，江寧薦寶，盛矣哉，帝王之興，固天瑞之所由屬也。肆我寧考，基
命宥密，不敢康寧，寅畏日祗，神明對越，敬天之外，無他念也。嘉定間，宇宙

重開，祥光着見，裔夷效順，寶璽呈祥，犖然皇帝膺命八字，祖宗傳國百年
之舊，湮晦於僻壤者八九十載，而煥然薦瑞於今日，非天命眷顧之隆而
何。於是敬天休，順人望，蒐三朝會同之典，受寶前朝，嚴九廟奏告之儀，揭
休祖列，肆明綸，霈大恩，萬口歡呼，感戴聖恩之不暇，其視神鼎出汾陰，王
冊見臨安者，萬萬不侔矣。皇哉休哉。　招徠中原豪傑　嘉定十一年正
月壬午，京東路忠義人李全率衆來歸，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嘉定十一
年五月，命四川制置招集忠義人。嘉定十二年十二月，四川宣撫司遣兵
取洮州，召諸將議出師招諭中原豪傑官民，勸以歸附。嘉定十四年四月，
淮東制置賈涉招諭山東兩河豪傑，勸以來歸。嘉定十五年正月，詔撫諭
山東河北軍民將帥官吏。　招徠天下之豪傑易，駕御天下之豪傑難。嗟
夫，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淪於左衽，中國衣冠之正統，而久汙於腥膻。觀
禾黍而興思，目山河而浩歎，豪傑之士，誰獨無忠義之心也。況夫天子倡
大義於上，大臣扶大義於下，則將帥仗義以興師，士卒死義以決戰，中原
遺黎慕義以歸心，不啻如影響之應形聲，招徠豪傑，顧不易乎。然所謂豪
傑者，皆斷弛泛駕之流也，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
作敵。河南乞鳩，拊之以士稚，則感恩，領之以祖約，則叛去。姚襄來附，待之

以謝尚，則相歡；臨之以商浩，則反噬。駕御之術，不其難乎。吁，冉閔臨江，晉
卻而不敢受，固不能洗銅駝荊棘之悲；侯景內附，梁受之而不能制，適以
啓金甌傷缺之悔，是又不可以不監也。　條畫營田　嘉定十五年秋七
月，詔江淮荊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營田來上。　營田之說，邊郡長久之
利也。蓋列竈雲屯，嗷嗷待哺，兵食固不容一日缺也。然調內郡之粟以實
邊，則國有供億之困，而民有飛輓之勞，必也勸率士卒，誘之以播種之利，
土膏脈起，則耒耜而耕，烽燧告警，則干戈而守，國無煩費，軍有餘糧，求諸
昔人，如漢充國之於金城，晉羊祜之於襄陽，本朝何承矩之於雄州，皆用
此規模也。今嘉定之詔，令邊郡條畫營田來上，其亦有見於是歟。　嚴銅
錢之禁　嘉定十六年秋八月，申嚴船舡銅錢之禁。　錢者，國家之寶也，
苟海舶之禁少寬，則裔夷之積日多，而吾國之儲日耗，此嘉定朝旨所以
申嚴之歟。　立國本　嘉定十四年六月，詔以皇姪福州觀察使貴和為
皇子，改賜名竑。是日，以竑為寧武軍節度使，封祁國公。乙亥，以太祖十四
世孫與莒補秉義郎。八月甲子，以秉義郎與莒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
貴誠。戊寅，以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貴誠為果州團練使。九月癸未，立貴
誠為沂靖惠王後。嘉定十五年五月丁己，皇子祁國公竑進封濟國公，以

皇姪果州團練使貴誠為邵州防禦使。嘉定十七年八月丙戌。上不預濟
國公竑立為皇子既四年。備位尚虛。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德譽日聞。上
屬意久之。壬辰召宰相入禁中。趣定大議。詔曰。朕以涼菲獲承休緒。念國
嗣之未建。嘗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為子矣。審觀熟慮。猶以本支未繁為
憂。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亦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聰明天賦。學問
日新。既親且賢。朕意所屬。俾併立焉。深長之思。蓋欲為無窮之計也。其以
貴誠改賜名昀。　又詔皇子檢校少保武寧軍節度使濟國公竑開府儀
同三司判寧國府。進封濟陽郡王。皇子邵州防禦使昀為武泰軍節度使
封成國公。天位之重。非人君可得而私。惟視天心所命而已矣。我朝自嘉
祐紹興末年。東宮虛位。英宗孝宗皆自外邸入繼大統。若今嘉定之季。主
鬯承祧之寄。未有所屬。我寧考深思國本。屬意親賢。既爵之以環衛。又稍
之以横行品秩之穹。不少靳焉。迨其後也。竟申皇嗣之命。而神器歸之。孟
軻有云。天與子。則與
子。其寧考之謂乎。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　一送

宋　寧宗十五

宋宰輔編年錄。紹熙五年七月。丙午。陳騤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八月丙申兼參知政事。

余端禮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癸未兼

癸未。趙汝愚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總樞機之秘。任莫重於本
兵。等宰輔之尊。位尤高於建使。迺眷宗英方陟台司。雖曲徇於遜辭。俾就
陞於曲領。載敡丕號。具諗群工。具官趙汝愚。端亮簡明。疏通傳達。論竑壇
宇。本君子之盡忠。學貫源流。合古人之守約。蚤躋簡擢。徧歷要華。旋分任
於樞庭。寖冠榮於政路。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固能坐折於遐衝。甲兵之間。
不至廟堂。每務講明於自治。屬予初政。相爾嘉猷。惟勞舊者恩必優。而望
隆者禮亦異。爰登次相。允協具瞻。佐理陰陽而下遂萬物之宜。何力陳於
沖牘。運籌帷幄而決勝千里之外。亦均倚於重權。肆特峻於班聯。庸增嚴
於事任。崇周家司馬之職。遹漢相太尉之名。酌頒秩以超加。陪腴租而併
衍。華為茂渥。賁示殊褒。於戲。夙夜宥密之基。方欽承於休命。文武久長之
用。宜勉究於今圖。尚服訓言。益觀美報。樓鑰詞。　是年七月甲子。上初即
位。丙子。汝愚除特進右丞相。辭不拜。癸未。改除正議大夫樞密使。八月丙
辰。申命為相。是夏。孝宗升遐。其秋。留公去位。公獨決大計。定社稷。上既登
極。公又即日面奏乞召還留公。且預差為攢宮總護使。而侍御史張叔椿
請議留公棄國之罰。遂遷叔椿吏部侍郎。而留公復位如故。後旬餘。上乃
除公特進右丞相。公自以同姓之嫌。且近事慮君臣之變。不敢論功。又自
太中大夫遷九官。非故事。不敢當。覲札諭旨。公猶力辭。上勉從之。仍以特
進為樞密使。時陳公騤已除知院事。公不容退。即舊劄故不復辭職。而獨
辭所遷九官。上亮公之誠。秪遷三官為正議大夫。行狀

甲申。羅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除。　點字春伯。臨川
人。九月庚午致仕。

八月丙辰。留正罷左丞相。正自淳熙十六年正月右丞相。紹熙元年七月
拜左丞相。正乞解機政。自四年六月至于十一月。始宣押赴堂治事。五年
六月。正復出國門。及上即位。始復召。是年八月罷。入相四年餘。　韓侂胄
寖謀干政。時詣都堂。及公召還二日。復至趙汝愚閤中。公聞之。令省吏諭

使去曰此非知閫往來之地侂胄大怒而出由是亟謀去公八月九日降
制授公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公辭詔仍舊少保以觀文殿大學士
充醴泉觀使十月以張叔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上知公力請建儲始
末以上呈付公御批八字進入復公元職二年正月以劉德秀言落職罷
祠三年閏六月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郡州居住四年
九月量移南劍州五年二月詔許自便四月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六
年閏二月上章納祿詔復元官職致仕未幾以林釆言依舊光祿大夫致
仕九月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九月進封魏國公累食
邑一萬一千戶食實封三千九百戶二年十二月復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開禧二年四月公聞有邊事歎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侂胄何人誤國至
此我自是憂形於色寢食俱廢七月疾且革惟念念邊事無休嘗享年七
十有八訃聞上輟視朝二日贈太師行狀
正叙復光祿大夫制曰戲盈益謙斯為天道記功忘過時乃朕心念黃髮
之既往悵丹書之未洗惻然懷舊許以自新具官留正往在先朝嘗司揆
務繼事聖父頗秉國成屹崖岸峻而軒裳所矚鼎足強而棟幹弗撓方朕御
國之始適遭當軸之虛亟命造廷俄嗟去位賈生嘗賦於單閼夢得思聞
於大鈞深念此行殊非得已里於道公議而下內遷之詔屈邪慝而聽從
便之居前代之寵故臣久無此事我國之優故老允有異恩而猶分務於
別都則是尚靳於請頼爰寵還於峻秩俾遂頤於真祠彰帝王予奪之公
全君臣終始之誼噫西三槐而開黃閣已深悟於昔非棄萬事而從赤私
尚勉睎於後福

同日趙汝愚右丞相引擬改依條制曰履帝位以御邦方圖正理立宗
英而作相嚴自朕心雖退處於樞庭當載還於揆路乃申前命爰告具僚
具官趙汝愚忠實而淵通光明而俊偉少年射策憂世已深壯歲建辰愛
君益甚壽皇咨其切直憂數心腹之言太上察其萬誠徑委股肱之寄推
居宥府密贊壽惟逮予有興厥功尤大允矣拓天之手繫如導日之星是
為拘主以忘身豈曰因人而成事亟頒詔綍俾踐台符何循牆之過恕致
及汗而中止既聿與望殊咈眷懷蕙水方歎圖自君臣之相與袞衣未備典
若朝廷之不知別令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
越彼拘攣不勝者卓矣置于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為朕私其遂我相仍進
優崇之秩更加沃衍之封於戲旦奭之於周家嘗兼師保之任勉石之在
唐室慎稱宰輔之賢若前朝故實之未聞與後日攀援之自此毋庸再述
皆已熟知其思注意之隆勿徇執謙之舊樓鑰詞　汝愚自七月丙子拜
右丞相辭免遂改拜樞密使至是復拜右丞相力辭不獲批荅辭免劄子
曰王者官人惟賢是用周封同姓後世謂以宗強者是疑聖人以私也文
王百累其人多賢故命之為諸侯豈以踈戚為間哉卿出於皇族而負王
佐之才凡所歷官皆宗姓之所未有壽皇知人之明由庶僚而擢之侍從
太上委寄之重越故事而付之樞機肆朕纂承遂登揆路輔相一體何用
固辭卿毋自疑朕意已決又批荅曰累聖之典高宗之訓朕非不知之恐
後人由此而進亦非不念此也惟卿才足以周天下之務道足以任天下
之重使生於前朝亦當越故事而大用後必有宗姓如卿者然後可任此
官其遂相予不必藉此而力辭也　八月留正出判建康申命公為光祿
大夫右丞相親札付學士樓公鑰云趙汝愚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
壽皇圖任之意推眞樂衛肆朕繼承厥功為大俾居宰路桂避莫回殊咈
眷懷尤辜與望朕惟不勝者卓維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
佐度越拘攣萬機寔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公辭之再三且面陳懇惻
皆不可乃言於上曰陛下雖待臣不疑而臣之孤蹤與臣所處之地臣不
得不自疑蓋自祖宗以來宗室無為宰相者又陛下龍飛偶在一時攀附
之列且之蹤跡愈高則愈危望陛下保全臣之安地必不得已俟年陵復
土兩宮重權望陛下許臣先去於是退始就職然權倖小人多不便遂相
與排擊善類以肆動搖正言黃公度侍講朱公熹監察御史吳公獵起居
郎劉公光祖吏部侍郎彭公龜年相繼去國公力論救皆不回自度志不
得行去意益决請去至再復不許面諭公曰丞相若欲去須候太上相見
徐議進退公納劄子榻上上復自取授公而退明年正月八日此使朝辭
公命家人治裝欲以九日退朝遂行事稍泄權臣恐其善去他日或復用
也將以計欵其行是日晚遣宣鎖公微聞欲行祔廟賞仍逊治裝而公之
客或曰上即位甫爾公進退宜謹公姑聽之翌日果以孝宗祔廟備著忠
勞除特進故事祇遷一官時遷三階復力辭至二十三日始聽遷一官如
故事既辭特進不拜改授銀青光祿大夫又二日寺沐之議進矣行狀
公嘗念藝祖受命立極垂萬世之統為宋太祖熙寧中屈於王安石之議
久未正廟祀東向之位知禮者多以為非既當國首請用韓維孫固等議
遇袷享奉藝祖東向而祀僖祖而下於別廟慶元元年春國家馴致閒暇
公亦屢丐歸不許奮然思大有為乃率同列於上前極言今日欒政首陳
立志以正始且及仁祖開天章閣故事以請一時更革幾數事小人側目

讒謗並興，而沉冤辱皆去位。權臣方蠅營伺，乘隙抵巇，閒之益懼，嘯其衆侶，分置要途，凡可肆其排擊，不遺餘力。雖聖上曲加保全，而卒罹于禍

同上

九月壬申，京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刑部尚書除。　鏜字仲遠，隆興人。

十二月己巳，陳騤罷知樞密院事。　騤自紹熙三年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三月，除參知政事。五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十二月己巳丐閑，除職與郡，尋除資政殿大學士、宮觀。

庚午，余端禮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慶元元年二月戊寅兼參知政事。

京鏜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鄭僑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端禮除知樞密院制曰：朕惟兵權總於樞筦，執當魁柄之隆，時望疇于政途，茲得鴻儒之舊。誕揚成渙，廣示殊褒。具官余端禮，靖重而裕，和寬閑而肅，哲受知烈祖，忠備罄於論思，祗事上皇，功允多於調護。君從家食，擢位天官，出分帥閫之雄，來貳機庭之邃。廟謨默契，帝眷采深，遂予纂紹於邦圖，乃命參陪於機路。不改有常之度，愈堅匪懈之誠。是用晉掌本兵，式資遠略。既有加於邑賦，仍真錫於井腴。用贊群僚，茂昭異數。噫，國家是特及閑暇，豈武備之可忘；道德之威成安強，斯壯猷之有賴。其思勵翼，以副倚毗。　鏜參知政事制曰：朕永惟至治，亟圖共政之人，樂得碩材，蔽自本兵之地。方深眷倚，爰示寵嘉。具官京鏜，襟度粹夷，器資凝重，久矣偏儀於中外，卓然立志於事功。禮執殊鄰，孝祖推登於法從，政成全蜀，上皇召真於大昌。逮茲御極之初，翊我鴻樞之運。訏謨經遠，敏識燭微，載疇帷幄之庸，俾贊鈞衡之任。噫，有常德以立武事，既資已試之能；建大政以興太平，尚冀方來之效。往祇厥命，益遠乃猷。　僑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以有邦初政，可忘武備之修；貳我鴻樞，宜亟儒英之用。既符人望，肅畀綸言。具官鄭僑，蚤以異才，冠于多士。學問本於醇正，進退得於從容。遭以交隣，義不辱於君命；召而前席，言弗為於身謀。積望深高，來歸何晚。屬纂丕圖之始，尚淹大江之東。念帥閫之久勞，還文昌之舊著。講帷進列，備見忠誠；宥密參華，用資碩畫。乃啟侯封之寵，仍增井賦之豐。兼錫真腴，式昭異渥。惟殿揚之久，則其謀必審；惟涵養之至，則其用必宏。無襲雖人，予既虛心而眷倚；有常立武，爾其一德以贊襄。　僑字惠叔，興化人。舉進士第一。僑辭免，批答曰：卿久儀禁路，人望最高，垂上政途，詳試帥閫。天官之長，至動三入；西樞爲貳，蓋亦晚矣。　山陵畢事，端

禮加正奉大夫，僑加宣奉大夫。

慶元元年乙卯二月戊寅，趙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夫、知福州。　制曰：朕寅奉基圖，優崇宰輔，内為天子之老，賴經體贊元之大猷；外為諸侯之師，倚典戎幹方之大略。出入藩輔之用，雖異始終眷遇之恩不衰。爰敷治朝，以詔多士。具官趙汝愚，高明而重厚，寬博而淵深，應變守文，兼有大臣之能；事善謀能斷，獨當天下之危。機惟推人望之隆，進陟冢司之重。蓋列祖嘗有大用之意，姑遺後人，惟本朝舊拘左戚之嫌，特捐故事。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勳，尚期啓沃之助，虛心無作，朕惟稽謀獻告后之忠，成功不居，汝邁慕明哲保身之義。力陳恍惘，祈避頃言。是用冠書殿之班，聯付帥垣之節。制眷此七閩之會，要從十乘之行。圖所便安，昭予體貌。於戲，命公望以夾輔，既優賜履之崇；祖山甫而永懷，寧忘補衮之舊。益思體國，毋有遐心。鄭湜詞　汝愚自紹熙五年八月拜右丞相，是年二月罷，入相凡六月。右正言李沐首論汝愚之過，遂有是命。　是時韓侂胄因前日傳道詔旨，已得親近上左右，乘間竊弄權柄。其所以謀害公者計已深矣。公平時氣貌方嚴，未嘗假人辭色，及爲相，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或言侂胄意望節鉞，而公反裁抑之，專務汲引忠賢，愛惜善類，故小人之嗜進者多陰附侂胄，衆皆不樂，而右正言李沐遂論公罷相。行狀。　汝愚辭福州之命，降詔不允，尋全臺上言乞寢右丞相趙汝愚福唐之命，且以職名奉祠。遂依舊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落職。十二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責永州制曰：屈鷙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閑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率蹈譴何而致刑。本朝深鑒於前車，同姓不登於揆路。雖欲選任，亦難冒居。果罪戾之徹聞，豈憲章之幸免。具官趙汝愚色厲而內荏，身私而託公，偶早竊於科名，已偏塵於華要。惟歷年典故之未有，尚巧計經營而欲爲。嫌疑既弗避於此時，僭知難防於異日。朕位繇主器，躬覆紹圖，蓋承太上御劄之倦勤，復奉隆慈誨言之諭旨。父子之傳本於素定，堂陛之勢豈其易陵，而乃敢貪天功，遂執國命。謀動干戈而未已，人執無疑；謬讀符讖之不經，意將安在。過歸君而有暴揚之迹，咸衆主而無退飲之思。盤互倭邪，參通壽寨，內欲撣移軍帥而結腹心之死黨，外將生事夷狄而開邊境之紛端。每務紛更，非獨朝廷之不可；貴懷怨望，殆將路人而皆知。茲第令解職以包容，乃頻有訟冤之指教，愈喧物論，其載

臺諫其黜陟於散官以竄投於遠郡自今立政立事我其守祖宗用人之規無有作福作威爾庶知家國明分之戒勿忘自省尚體寬恩汪義端詞

二年正月庚子汝愚以疾薨于衡陽得旨歸葬三月中書舍人吳宗旦繳汝愚復官告臣切見故相趙汝愚死於衡陽訃音來聞聖慈惻怛主灑宸翰與復元官許其歸葬德至渥也欲乞且令歸葬以伸陛下侍遇之私更不牽復元官以慰天下議論之公實為幸甚奉聖旨依後自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追贈少保加贈少師嘉定元年追復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　贈少保告詞曰人主以天地為心刑賞率歸於忠厚大臣與國家同體死生當極於哀榮念飾終之未周每懷舊而有感具官趙汝愚系聯屬籍名冠儒科陪溥熙侍從之班受先帝樞機之寄肆朕初政推登宰司中因議論之交騰遂使寵章之久闕仰念祖宗之法每隆輔相之恩苟有過愆常遷就而為之諱逮其亡也必惻怛以致其情肆我後人敢忘此意矧屬精而更化方建極以用中凡海內之群才舉無終棄豈地下之一老顧使獨遺爰追錫於褒章以流光於壤戶惠朔而目送尚思加禮於絳侯見在毛生寧忌少恩於德裕靈魂不泯明渥其歆楊炳詞　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告詞曰朕慨念宗臣力扶王業安社稷以為悅夙高輔翼之黜貿冕紳而無疑可復哀榮之典誕揚綸命敷告綿區具官趙汝愚節挺松筠忠貫日月特立獨行之操不愧古人至公血誠之心可任大事自昔參於國秉實深慰於民瞻堂堂濟世之規凜凜捐軀之義惟時烈祖遴反真遊承文考與子之意對越天地相沖人事親之孝保乂邦家爰命舊庸允資篤棐嗟權臣之媢疾挾讒說以震驚謫處偏州僅踰中壽雖亟從於既復猶未光於敘蒙惟人心不可以辱誣故公道自然而昭白盡還職秩追貴衆為孚號明功破一時之欺周易名紀德垂千古之光華載畸子姓之良簡在班聯之近以伸朕志以協斯言噫成王之任姬公隆禮於居東之後文帝之侍周勃釋疑於就國之餘義匪間於古今尺適殊於存歿尚惟英睍式監至懷徐切學詞　初孝宗從萬里而召公也蓋將屬公以輔翊之寄光宗排群議而用公也乃所以承孝宗之心而上之命公以相也亦以兩朝欲行未遂之志布吉大廷而申命之耳而公欲然自視每進輒辭連疏至十二上引避或踰時越月不得已而後拜方甲寅之歲天步多艱人無固志搢紳大夫首鼠者陰拱默觀僉彼者潛懷向背宗社之勢危於一髮公獨上稟慈訓奮然以身當橫流洶湧之衝無復卻顧使光宗與子之意以明憲聖擁佑之烈以著神器既定實為我宋無疆之休古所謂社稷臣公足以當之矣然讒人罔極營惑天聽公竟以遷隕而大賢經濟之事業卒不得盡白於斯世豈不惜哉當權臣專政時不能不內慊於心嘉泰二年二月復公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開禧元年七月贈少保賜謚二年以諸子遇郊霈加贈少師其後權臣謀動干戈幾危宗社上奮發英斷大正典刑公道既明上益思念公之元勳嘉定元年二月盡復元官詔太常趣賜謚謚法忠身奉上曰忠安民大慮曰定遂易名忠定十二月內出親札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行狀　始公罷政公論為之不平上自朝列下至韋布之士交疏論辨用事者以亂經鉗天下之口終莫能制或為之謀曰食肉者必棄其骨今留之以集蠅蚋就若併與其骨遠屏之以絕蠅蚋之望故公遂有零陵之貴小人之用心亦憯矣未幾衡陽訃聞人心益憤多為挽章私相弔哭至大書揭于都城觀闕之上歸葬詔下衡陽之人往往以手加額靈輿所經父老焚香迎拜于道左或至泣涕鄉閭邑以竹枝標楮錢于門外望柩拜而焚之煙焰為之蔽空朱公熹在建寧劉公光祖在蜀俱以書來言聞蜀之人雖深山窮谷寡婦稚子聞訃莫不憤歎以至流涕公論之在人心者果可得而掩哉同上　公嘗論中興宰輔尤稱趙忠簡公鼎之為人念其家遺書散落嘗訪求得其奏藁事實寄書讀之嘅感慕歎息不能去手及公得禍亦略相似云

四月己未余端禮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遷銀青光祿大夫除　制曰稽古建官莫重王朝之論相代天理物必資揆路之得賢朕臨御惟艱嚮容敢怠爰命紫樞之長進居黃閣之崇地輯廷紳誕敷制綍具官余端禮溫恭而氣勁疑靜而謨明智周萬物之原學貫九流之邃孝宗擢之於廡列亟躋法從之班聖父召之於留都遂畀輔臣之任益殫忠藎力贊政幾迨予嗣歷之初尤藉同寅之助迭掌東西之二府兼明文武之兩途內則密勿廟論以慮四方外則整齊戎律以令諸將清規足以範俗深謀足以濟時進退百官詳試知人之鑒調娛衆務究觀識治之才敵自予衷與之國秉用正鈞衡之寄毋勞夢卜之求起揆文階增陪井賦以示寵庸之選以昭注意之隆於戲夙夜基命而單厥心朕欲起太平之盛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爾其繼良弼之名表正士風訪求民瘼及閒暇而修刑政之要尊獎理以致陰陽之和若股肱耳目之相須將天地祖宗之臨女懋承明渙期底成功　端禮辭右丞相批答曰惟昔宗盟嘗居冢宰之任若時鄉袤亦應柘溪之祥尚其遠邁於古人相與共興於大業

同日京鏜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參知政事除

鄭僑參知政事（自並本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僑）謝深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中奉大夫試御史中丞兼侍讀除）鍾知樞密院制曰當國家閑暇之時既有常而立武長樞機周密之地在圖任於舊人肆登帷幄之英庸渙絲綸之寵（具官某鍾）覽宏而有守沉靖而善謀秀出搢紳之聯綽有廊廟之器聲華特素吉猷備歷於兩朝盤井捫參賦政尤高於全蜀迨予訪落於爾迪知乃自納言之聯俾貳本兵之寄每飭戎昭之果毅浪成德威之安強政路參華已著謨明之效載廷推冠兹為柄用之專肇錫公圭仍增井賦式示褒崇之異且彰禮貌之殊憶雖安忘戰必危當益嚴於師律惟事有備無患斯永固於邦基繄時老成寔倚訓告　僑參知政事制曰朕纂業御圖其勞求治一相慶乎內方有賴於舊庸四輔咨其人合詢可忘於顧俊乃睠奥邦之哲允符共政之圖爰錫贊書式昭眷意（具官鄭僑）才宏而器博學粹而識明奏篇自冠於布韋眷望已推於柱石論思道盡晚蒙烈祖之知調護功多夙被慈皇之眷得此兩朝之傑輔予今日之休推貳樞有嘉謀略晉陪黃閣庶展經綸念天時人事之所關兼士氣民心之攸繫匪藉同寅之佐曷臻累洽之期我其大監撫于時敢懷逸豫爾有嘉謀吉于后乃副倚毗益茂忠誠賁為

良顯　深甫簽書樞密院制曰任重本兵允賴股肱之佐儀圖在位必先耳目之官惟時獨生之賢宜寘西樞之貴既疏新渥爰錫明綸（具官謝深甫）學冠儒流才推國器州縣蚤吏於繁劇朝廷偏歷於高華孝宗嘉其朴忠由棘丞而將使指太上欽其詳試自柱史以典神皐予素簡知命司風憲持心近厚白簡無深刻之文燭理甚明金華有切磋之益爰加書殿之職晉陪武帳之謀非特異運籌決勝之功庶幾收擅本折衝之效益修武備豈惟暇時幾事不密則害成固宜藏用軍實無日不申儆哉為遠猷永有乃心祗若予訓　深甫守（某）台州令

慶元二年丙辰正月庚寅余端禮左丞相（自右丞相除遷特進）京鏜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遷正議大夫除）端禮左丞相制曰有熊之佐風后配夫上台天乙之興中藟居于左相惟朕躬之沖菲奉慈訓以纂承豈器於安將保基圖之固涉淵攸濟不忘宵旰之勤仰纂帝王之盛隆俯思俊哲以翊贊嗚若予乘有能奮庸惟時次輔之賢佑我初元之政久膺鉅任茲陟冢司揚于王庭渙其大號（具官余端禮）萬學謹提身之行忱誠堅許國之心在坤文則包黃裳之文於鼎象則安玉鉉之節寬而栗柔而立德能彰吉而有常茂而閒深而通事每並行而不悖早被孝宗之眷復膺大上之知流連六官出入三觀甘盤舊學嘗保乂以有殷君陳東郊綏分正而入告推在本兵之地適逢內禪之秋崇廟以安既共參於大策姦邪不起復有賴於忠臣予嘉乃勳爰置諸右而能深戒擅事各權之失備殫任公竭節之勞山甫柔嘉夙夜匪懈于補袞之闕安世謹密徒容甚近如騶乘之時至于壞植散群遂良登傑奮發雖繇於予斷矢陳悉本於汝謨國是既明士風浸暈陰陽順序羊穀以登夷狄修和邊鄙不聳將究彌縫之用可無夙進之思惟茲元宰之崇無若昭文之重久虛席而不拜蓋得賢而後居佐天子理萬幾俾顓持於魁柄分長史為兩府廣並建於衡臣庶志慮之合同於事功而叶濟規摹已定要當力底於大成朋比既袪周武輕搖於浮議副朕所望在卿優為爰超賜位之階以作群公之表衍其采食豐厥真食以彰體貌之隆以厚股肱之寄於戲無疆惟休無疆惟卹敢忘受命之承克艱厥后克艱厥臣適觀敏德之乂尚思棐迪之篤遠邇明良之康惟用勵于我家終有辭于永世　鏜右相制曰勅天命而貌萬幾在代工之無曠熙帝載而宅百揆咨奮庸之有能朕念顧諟於皇穹代纂承於慈極任重守大懼於闕以不逞謨明弼諧孰厥德之允迪保我邦圖之固助予旰食之勤追想古人至遠求於夢卜豈如今日適近在於樞機

其輟本兵俾陞次輔誕揚孚號播告路朝（具官京鏜）疏通裕開濟之才鯁亮着直方之操物能名而事能斷智常究於精微撓不濁而澄不清量莫窺於涯涘早遇盤根而知利器遂眾高足而據要津戢豸栢臺廷臣憚其正色爭禮殿匈奴不敢桀心旋為諭蜀之行尤長壽邊之略逮朕初載冠于侯班一觀長者魁梧之姿即知公輔遠大之器予房之授高祖言殊石水之移馬周之遇太宗契踰膠漆之固寄之心膂推在疑丞論說無疑殆若巨魚之縱壑姦邪不起復如猛虎之在山雖持尊君親上之誠力建壞植散群之策消于總攬將遂延登屬方倚於廟謨始進願於武柄逢惟幄而決千里之勝既厭難以銷萌理陰陽而遂萬物之宜盍贊元而經體方今國是雖明而未臻於醇一士風雖革而尚起於譸張年穀新登倉廩之儲尚寡戎狄久好邊陲之備宜修凡此數端（故丈）皆如舟楫洪源之逆濟況輔弼之並建實左右之具宜相與協恭而和衷必能熙績以興事思邦家之大政力底于成過朋比之浮言勿為之惑爾能秉綽予望深期陟彼華資既越三階之峻衍夫真食仍增千室之封以昭體貌之優以究勳庸之茂於戲蕭曹為冠豈專務於規隨房杜同心蓋相資於謀斷其思夾介之義以迪允升之猷能立太平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鏜初封祁國公五年

八月丁亥，以太上皇誕節上壽，拜少保，進封鄭國公。
同日鄭僑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
謝深甫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三年正月依前兼知樞密院事
何澹同知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除　澹字自然，處州人。
四月甲子，余端禮罷左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隆興府制本人　端禮
自慶元元年四月拜右丞相。二年正月拜左丞相，是年四月罷，入相一年。
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申，何澹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葉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翥字某，處州人。
慶元三年丁巳正月壬寅，鄭僑罷知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
僑自紹熙五年十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慶元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二
年正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丐閑，故有是除，執政二年。
慶元四年戊午正月丙寅，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翥自慶元二年四月除
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月丐閑，除資政殿學士、知
隆興府，在樞府二年。餘復知紹興府，又知福州。　八月丙子，謝深甫知樞
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及之字深甫，永嘉人。六年六月
乙巳，以母憂罷。
慶元六年庚申閏二月庚寅，京鏜左丞相。自右丞相拜少傅、左丞相，進封
冀國公
謝深甫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進金紫光祿大夫除　鏜左丞相制曰：斗魁
之下，曰三台，夙炳中階之象；太微之垣，有上相，獨先顓面之朝。朕法天建
官，臨政領治，繇纘紹慈謀之始，首褒崇近弼之英。秉國均而具爾瞻，既明
偉績；輔台德而置諸左，宜涉冢司。涣敷制綍之公，臨告廷紳之衆。具官京
鏜，道方而氣裕，業粹而用閎。學貫古今，編尊主庇民之略；智周事物，兼守
文應變之才。德量足以服衆心，忠謀足以斷大議。夙結知於烈祖，復被遇
於上皇。爭樓折寄塵之驕，與藩增并絡之重。逮及眇沖之質，益深簡注之
懷。既涉疑丞，旋躋樞近，如正觀之有戴胄，振厥綱維；如漢家之任留侯，籌
於帷幄。惟師虞之僉穆，嚴帝載之奮熙。莫不詔八柄以馭群臣，杜群枉而
開衆正；立綱陳紀，贊為世法程之規；薄賦輕徭，全與民休息之惠。百穀妥
豐於農扈，纖塵不驚於邊陲。瑞謀效珍，聖父衍康寧之福；璇穹錫羨，元良
開寢夙之符。時浸格於豫和，功實資於寅亮。欲彌縫之益究，豈褒進之敢

稽？既穆卜以襲祥，膺消剛而中命。嗟爾盛勳之懿，位于元宰之崇。黄耳王
鉉之華，翊丕基而增華；布冕褒車之飾，兼亞傅以陞班。易原武之公圭，啓
冀方之胙。柱拓其多井，陪乃真畬，以彰一意之何毗，以侈千齡之會。遇於
戲！遂萬物而佐陰陽之理，尚思外鎮於四夷；寵群后而依日月之光，當使
聲施於日世。勉圖可大之業，協濟非常之功。緊我宗工，其煩多訓。　深甫
右丞相制曰：大臣國之股肱，惟其人而立政；賢相氏之師表，置諸右以輔
台。朕奉慈訓以纘承，攬繁機而親叢。適騰疑丞之秀，備彈翼亮之勤。眷藉
樞機之遠猷，進而強本；式暢中外之偉望，谷以奮熙。誕敷明綸，䖍告列彥。
具官謝深甫，量凝而履正，學傳而才全。事能應物，能名，智獨窮於微眇；柔
不茹，剛不吐，節蓋秉於直方。孝皇一見而深知，太上肆加於隆委。比菲質
紹基圖之始，以瑰材為公輔之備。爰即貳卿，遂躋獨坐。尊人主如堂之勢，
蔑陛遠而難攀；進忠臣憂國之言，蔽邪為之不起。亟延登於兩社，旋復本
於五兵。每協恭而和衷，益圖事而揆策。訏謨屢告，議論通乎古今；廟算是
裨，宥密基於夙夜。政之維御罔不飭，將之紀律罔不張。商夷讋其威棱，邊
圉底乎靜謐。惟器之宏者應擢，裕而續之優者任必隆。矧太微上相之躔，
列次星而交映；而聖代昭文之重，以集賢而並崇。肆命贊元，膺均宅揆。言

觀當世之急務，蓋究經邦之永圖。建立大政以興太平，方資藩飾；杜闢群
枉而闢衆正，益賴彌縫。務休養所以培國家之基，救時弊所以答天地之
貺。凡予注意，皆爾究懷。爲並峻於鈞衡，初匪勞於夢卜。諒精神之胥契，貫
佐佑之具宜。陟以三階，既具昭於徽數；陪其多户，庸併衍於真租。以昭體
貌之優，以侈會逢之盛。於戲！贊如晦之斷，蓋可同心而濟謀；得宋璟之剛，
允賴守文而持正。將究觀於偉業，復遠邁於昔人。其廸訓辭，以承休命。
六月，鏜進封魏國公。　深甫六月封申國公，十月進岐國公，十二月進魯
國公。嘉泰二年十二月辛卯，拜少保。
同日何澹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制曰：基命勤于夙
夜，允資密勿之謀；執政均於股肱，兼賴贊襄之力。舉時二柄之重，付我全
才之英。爰錫褒綸，以昭寵渥。具官何澹，恍恂而勤正，閎亮而裕和。淵識貫
乎古今，環文搜諸經緯。暴聲名於當世，早擢倫魁；附羽翼於初潛，蔚為舊
學。兩職中司之憲，獨高直節之風。盧懷極其延登，駿假俾之參預。舉偏補
弊，而靡或過正；協恭和衷，而不為苟同。坐致紀綱之張，助成朝野之豫。既
益彰於素望，庸推正於紫樞。爲方時平，敢忽武備；謀臣猛將，當廣為數世
之儲；尺籍伍符，宜盡汰積年之冗。矧復裨於戎務，皆有賴於謀猷。括其多

井之封。陪以眞畜之賦。其加徽數。摘示陰知。嘻文武爲憲萬邦孟侍兼資
之略。精神折衝千里。異成強本之功。宜對褒崇。愈勤翊亮。
七月丁卯。陳自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除。 自強字
勉之。福州人。
八月丁酉。少傅左丞相京鏜卒。 鏜自慶元二年正月。拜右丞相。是年閏
二月。拜左丞相。是月薨。又相三年餘。
嘉泰元年辛酉。七月乙卯。何澹罷知樞密院事。 澹自慶元二年正月除
同知樞密院事。四月除參知政事。六年閏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七月
丐祠。除資政殿大學士。與郡。執政四年餘。
甲子。陳自強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八月甲申
兼知樞密院事。
張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 釜字君亮。丹陽人。
八月甲申。張巖參知政事。自給事中除。
程松同知樞密院事。自諫議大夫除。 巖字肖翁。某人。松字冬老。池州人。
同日。張釜罷簽書樞密院事。 釜自是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丐
祠。以端明殿學士宮觀。

嘉泰二年壬戌。七月己巳。程松罷同知樞密院事。以父喪解官。 松自開
禧二年四月。差充四川宣撫使。制置司職事。併歸宣撫司。仍免知成都府。
俊以逆曦之叛。松自西蜀遁歸。章良能繳程松與宮觀指揮。奉聖旨。降三
官落職。送筠州居住。嘉定元年三月。臣僚上言。謹按順昌軍節度副使。澧
州安置程松。昨爲赤縣。諂事殿帥吳曦。遂得潛結韓侂胄。致身宥密。前年西
事之方興也。侂胄私遣松入蜀。正以與曦有舊。欲其協力以爲闢外之舉
而松才不足以馭其姦。疑適足以趣其變叛。書既聞。身爲元帥。上不能糾
合諸鎭。發一矢以報國家。下不能堅忍少俟以安蜀人之意。棄五十四州
之地以遺之。如弁髦土梗。然而更貽書逆賊。尊以王爵。受其厚賂。明日遂
行。逆其從叛之心。誅之亦未爲過。而權臣徇私。祗用輕典。徑以散官置于
善地。謂之罰當其罪可乎。奉聖旨。程松責授團練副使。賓州安置。
八月丙子。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說友字某。安吉人。
十一月庚戌。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三年正月丙申。兼參知
政事。 制曰。朕仰模天象。登用人材。睠夷斗樞。丕應西垣之次。斡旋機柄
密承北極之尊。遴選眞儒。式當除委。具官陳自強。良玉不斷。大器晚成。居
之安。資之深。自得聖賢之蘊。澄不清。撓不濁。孰窺喜慍之容。一見而簡帝

心。數年而躋要路。諫坡獻替。每輸責日之忠。瑣闥塗歸。眞有回天之力。君
子之勇。雖賁育不能奪。仁人之言。非堯舜不敢陳。其勁正陣百川之狂瀾
其醞藉備四時之和氣。由中司之雄劇。陟右府之崇嚴。二三執政之臣。均
謂股肱之助。半千遭辰之慶。是宜禮貌之優。加秘殿之隆名。畀眞封之新
渥。朝夕納誨。而輔台德。正倚謀猷。夙夜基命。而單厥心。共成勳績。斯有無
窮之聞。釆植太平之基。
同日。許及之參知政事。 及之前爲同知樞密院事。丁母憂服闋從吉赴
召。遂有此除。
嘉泰三年癸亥。正月己卯。謝深甫罷右丞相。觀文殿學士判建康府。 深
甫自慶元六年閏二月拜右丞相。是年正月丐閑。判建康府。入相二年。復
封申國公。
甲午。張巖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 巖自嘉泰元年除參
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在政府一年餘。
戊戌。袁說友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傅伯壽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除。 伯壽字某。泉州人。
二月辛丑。以端明殿學士除在京宮觀。嘉定元年四月。臣僚奏故簽書樞

密院事。觀文殿學士傅伯壽。生於忠義之家。首爲讒諂之倡。侂胄盜權之
始。伯壽爲浙西憲。納贄投啓。即指故相爲跋扈。且云澄清方效於范滂。跋
扈忽聞於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於。獨仰文公之斗。首明
趍向。顧出陶鎔。寅緣入朝。不畏清議。由繳駁以斥逐善類。草責詞以詆毀
師儒。其弟聞之。撫几嗟惜。曰名節掃地盡矣。未幾以所言欺罔而與宮觀
色斯舉矣。愈切悲鳴。侂胄重來曲意諛佞。躐登西府。見謂非宜。扶曳謝恩
顚頓失措。跡其罪惡。合正嚴誅。而祕殿隆名。死於牖下。贈卹之典。與歎舊
同。若非追貶而削奪之。何以爲姦邪之戒。奉聖旨追三官。
二月乙巳。費士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士寅字某人。
五月戊寅。陳自強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除制未入。 開禧二年正月庚
依兼樞密使。
樞密使制曰。中階之契。元化夙登。宰路之榮。鴻樞之幹。萬兵峻陟。使端之
重。合文武之二柄。寄安危於一身。具官陳自強。簡重而裕和。高明而博達。
器不期於小用。學自得於大成。識慮遠微。炳若蓍龜之先見。純誠守正。屹
然金石之弗移。頃授武於禁嚴。旋奮庸於丞弼。儀圖物望。晉秉國均。紀綱
法度。咸適于中。陰陽風雨。各得其叙。毋謙謙而不伐。曾斷斷以無他。念未

猜於邊氛適方深於憂頃眷時元老盡褒壯猷遠稽列聖之宏規近致中
興之鉅典爰即鈞衡之地仍兼宥密之司唯屬任之深專宜徽音之具舉
敬自朕志協于僉諧申階多賦之優併衍真畜之入云云
同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九月庚午袁說友罷參知政事 說友自嘉定二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
事是年正月除參知政事是月除職與郡執政一年餘
十月癸卯費士寅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四年四月丙午兼知樞
密院事
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自華文閣學士除知鎮江府赴召除 孝伯字伯
子歷陽人
嘉泰四年甲子四月甲辰許及之罷知樞密院事 及之自嘉泰二年十
一月除參知政事三年五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罷再執政一年餘
開禧三年十一月叢時泰乞將許及之竄責得旨降兩官送泉州居住
丙午張孝伯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八月罷
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象祖字某台州人
十月庚子張巖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赴召除開禧二年三月
乙巳參知樞密院事
開禧元年乙丑三月癸未費士寅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興元府
士寅自嘉泰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十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丙外
除知興元府執政凡二年
四月戊子劉德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制曰具
官劉德秀弘深而剛栝和裕而直方志貫經綸有尊主庇民之略學臻壹
與達守大應變之機承簡予衷俾司言責見諸糾逖悉符天下之公凡所
建明深識時務之要提奏中臺之最聿陰嚴石之瞻迺倦直於承明之廬
出守復遠綏於全蜀萬里于行虛佇遍歸之音稱高難進之節華吏藏養
還踐天官朕念人望不可以久稽兵本尤嚴於圖任參決廟勝孰瑜老成
爰進位於宥庭仍通班於祕殿 德秀字某隆興人
戊辰錢象祖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具官
錢象祖簡靖而善謀粹和而有守學窮六藝坐乎每恥於空言智周萬微
中外不辭於歷試屹從釐論思之益蕃宣推惠養之仁公望韋隆家聲彌
振遂擢居於宥密益茂著於猷為睠惟廼禍建我孝皇逖要勵翼之規緝
有典刑之舊是用輪璿杓而東指授政柄以左旋遂登踐於世官仍共裨

於廟算
七月辛酉韓侂胄平章軍國事以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平原
郡王特平章軍國事 制曰公師之尊文武寧分於二道將相之重安危
實佩於一身眷予社稷之元臣久典腹心于中禁勳德俱茂神人具孚茲
特軼于故常俾胥尊於平決誕敷丕號敷告路朝具官韓侂胄識超群倫
學洞聖域代稟堪輿之間氣世兼鼎鼐之全材挺身而障狂瀾獨運濟時
之典扶日而行黃道豐高定策之功精誠金石之貫通果斷風雷之迅發
仁既安於區夏義不去於皇家以謨訓啟迪上心以勤勞昭示臣節大公
至正中道而立高爵厚祿所樂不存憂民惟飢渴之思用事絕黨偏之徇
內外畢黨始終扶持上承三宮卑伸父子之至愛下飭百度幾若祖宗之
盛時要豐盛格於康平四達均陶于渥澤比建賢明之嗣尤洛宏遠之謀
凡有益於朕躬居必關於卿慮越于先正歷輔累朝勤銘宗彝侑食清廟
伊一時之施寘誠萬世之楷模積慶之長至孫獨大顧興言之文屬豈併
任之可稽矧令憲章雖具而持守之不嚴議論有餘而事為之不足王政
當修冀畫術循之實民力當厚求簡節約之方流風唯狃於自營在列常
嗟於乏使凡此世務孰為國憂朕惟任重道遠者不可以辭其勞業廣功
崇者不可以私其用必賴奠邦之哲力恢垂世之規是用釋便領之清閑
揭臣工之表偈仍冠視庭之峻聿昭台路之崇申衍祖腴肇新紐綮在漢
安世以司馬而錄尚書若唐西平由尉府而躋中令皆以柝常之績首躋
翊亮之司况稽元祐之已行厥有維師之故事嗜乃碩望對予前聞絕席
千官之聯折衝萬里之外式陰體貌益華基圖於戲必也正名將覆契阜
夔之是紹見諸行事冀蕭曹丙魏之足云蓋難得者無間之君臣所易失
者有為之歲月聿登躋于上宰佇發施於壯圖往其祇承永底休父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簽書樞密院事 德秀自是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
事是月丐祠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在樞府五月 嘉定元年二月資政殿
學士太中大夫劉德秀上遺表特贈七官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給事中
趙彥極繳奏不肯書讀臣切觀通年林業妄動上下騷然蓋自權臣始用
事猶首鼠顧望未遽肆也於是布置臺官崇植黨勢阻遏異己一時憸人
縱史過當屏斥善類唯恐不力方紹興乙卯一網而盡朝廷為之一空其
間狠愎自任居之不疑略無忌憚則未有如德秀之甚者也德秀從蜀郡
遂除大理寺簿怫然不滿見於詞色包藏害心實始於此寅緣既登言路
遂肆其毒怒目切齒視士大夫君侁其於忠良骨鯁之人不容吞噬搏擊

不肯已不三年為八座惟意政地卒登宥府榮寵而去適善終牖下而邮
典之優甚非誅姦諛於既死之意欲望睿斷將德秀且令守本官致仕其
贈官恩澤指揮乞追寢施行依
開禧二年丙寅三月乙巳錢象祖罷參知政事　象祖自嘉泰四年四月
除同知樞密院事開禧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罷執政二年
時司諫易祓上言比者陛下以虜情叵測奮發英斷增遣邊戍訓閱士卒
招收忠義此亦有國之所不可廢者象祖參大政復兼本兵之任宜振舉
其職以共圖事功而乃獨班奏事抗疏丐去所謂忿疾以事其君者奉旨
與郡給事中鄧友龍上言方陛下委任元臣相與倡大義以正人心而象
祖進則面諛退則腹非甚至語人曰上意不以為然象祖參預大政把握
本兵二年于茲乃始辨論以為不可何耶乞將與郡旨揮寢免重賜竄責
奉旨降兩官送信州居住七月除知紹興府
四月故太師秦檜特追王爵降充銀青光祿大夫衛國公樞密都承旨李
璧奏紹興之初總攬群才修明庶政大勢浸張王師屢捷電掃關洛可指
日冀而秦檜久在北方不能即死逮其既返外託復歸本朝之名而實則
懷彼積年豢養之德陰受虜囑力唱和議當時士大夫皆知其悖理傷道

遣君後親往往奮不顧身引義力爭雖死無悔而檜則以梓宮長樂藉口
恐侍虜勢迫脅君父貶損位號以極事仇之禮覆國增幣以為厚敵之資
發遣西北人以絕向化之心誣殺將臣易置兵柄以破壞垂成之功用深
文密網羅織忠臣義士竊高爵重祿誘致懦夫庸人借樂天保民孝親養
老之說以飾姦言而實則手足倒施倫紀隳壞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關於臣
子之念慮矣乞將檜所得官爵特從貶奪仍下禮官按罪定謚奉聖旨依
仍令禮部太常改謚後韓侂胄被誅南北修好李璧亦被貶檜復王爵
七月癸卯張巖知樞密院事自光祿大夫參知政事除二年正月乙卯除督視江淮軍馬如樞密行府就鎮江都統司置司　巖江淮都督制曰惟
怪妙於決勝威資漢三傑之謀江淮稔於知名載倚張萬福之重睠惟樞
要厥有源流肆煩督視之行式懋綏懷之略具官張巖學紹泗沂才全華
渭風采再新於要路民瞻益峻於通聯粤自塗歸俓躋踐假救人御衆存
宣帥閫之勞經體贊元從邀觀圭之入二柄兼資於文武一堂聚會於精
神適時修懷父頗宥密政刑明於閫牍有嚴自治之規道德成乎安徐充
壯折衝之本朕念六師之出要勝三捷之音然兼愛乃中國之至仁而遭
養亦今日之大計爰藉敷庭之望肇開行府之權戲惲甫離於都門號令

已字於邊障氣增天塹歙動雲屯營壘為之精明將帥安其指授云云嘻
佛狸之死卯年既默符於童識單于之朝正月尚亟恭於膺公
李璧參知政事自禮部尚書除　璧字季章　人
十一月甲申丘崈簽書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兼江淮宣撫使除仍督視江淮軍馬　崈字宗卿五世祖自建康從居江陰丞相虞允文
當軸一見異之除國子博士時孝廟從容諭允文令薦人才允文首以公
應詔上方勵大有為之志急於規恢群臣將順不暇及賜對公奏恢復之
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遵養十年可以議北向萬全之舉後除四
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時興州統帥吳挺病且死公素以吳氏世掌
西兵為慮陛辭日奏言兵權不可復畀其子上深然之尋挺果殂公即奏
乞遴他姓代挺仍置副帥及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令興州兼
領以殺其權長子曦不必令奔喪乞亟降起復仍知和州之命於是上命
判鄂都統張詔代挺又命權軍事李世廣副之併西路帥職歸興元一如
公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果變詔之後復兼西路安撫果死權臣復以
兵權畀吳氏馴致逆曦之變識者尤服公先見遠識曦既伏誅公表賀其
辛章曰刊山名闕頹益謹於將來曲突徙薪敢自論於既往蓋不忘忠愛

也後公召赴行在而以中丞疏竟免歸自此閑居十年嘉泰辛亥差知慶
元府年已六十有九公奏事畢方退詣廟堂而權臣趣請相見留語從容
出奏疏數二千言示公其事則北伐其名則大義且知公可屬大事引與
共赴功名深相結納公因言兵凶器闕下當為國遠慮使萬全而後動必
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之後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誰其任之權臣雖
不悅頗亦感動尋改知建康府權臣聞北虜置偽平章宣撫於河南奏欲
命公以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公手書力論以為虜特張其虛聲其議竟
寢而使命往來如故公之力也後數月權臣復移書欲奏除公內職宣諭
兩淮以謂使名得中可與軍政公慮用兵之意牢不可回復書力爭良苦
權臣滋不悅於是宣司遂建以至出師公皆不復與聞矣嘉定丙寅遣疏
乞休致朝廷方藉公威望進寶文學士因任會淮北用兵不容力辭王師
自克四州進圍宿壽暑雨方作軍士不堪其勞公奏記廟堂宜且班師權
臣不以為然既而宿壽師潰朝野憂懼乃除公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公
自列析免章數十上訖不獲命因不敢復辭權臣書來議招收潰卒且求
自解之計又遣浙漕幹官劉叔向至宣司計事公答書及因叔向復命請
合先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帥之罪令未可言

戰。惟當收合離散，謹守此邊，以備虜之報復。權臣一時遁於事勢，困逼勉從之。然其意甚恨。已而師且竟得罪以去。實公白發其端。時宥壽師潰，公乃委田琳等招收。初渡淮合七萬餘人，皆創殘不復自振。於是普犒諸軍，一新號令，遂成。公遂移司揚州，部分諸將郭倪、陳孝慶等屯守邊面及要害之處。公留惟揚幾月。郭倪畏公威名，陰肆中傷，權臣亦為之動。是時邊計未立，虜情叵測，公猶得少安其職。然凡所建明，權臣率先取謀於倪，而復臣竊報下，宣司之情愈不得通矣。郭倪雖通領兩淮守禦之寄，然倪弟知封殖揚州，緩急則趨瓜洲為遁計，淮西一路不以介意。公遂移司和州，分遣賓僚行邊撫犒。上念公忠勞，親灑宸翰訓獎優渥。宣司招撫江淮丁壯及諸軍子弟數千人，號宣威軍，以補諸軍之闕。公尋移司建康。時報虜犯淮甸，遂詔除公端明殿學士、侍讀，依前江淮宣撫使。尋拜簽書樞密院事，兼督視江淮軍馬，依舊端明殿學士。恩禮悉視執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一　一送

宋　寧宗十六

宋宰輔編年錄：開禧三年丁卯正月辛卯，丘崈罷簽書樞密院事。崈自開禧二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罷，位樞府兩月。時侍御史徐柟論崈與宮觀。未幾，未貸再論崈落職，依舊宮觀。　公既拜簽樞督視之命，時虜兵攻廬州城，田琳拒退之。既而圍通和州，公遣援兵救之。和州圍既解，虜乃悉兵圍六合。郭倪聞六合被圍，虜兵漸近儀真，遂托言點檢瓜洲，棄揚州而遁，且擇選卒精仗自隨。公聞之，遣人賫書檄切責，令還戍。倪不得已再還城中。會報倪出兵萬人，使郭倬等統率東應六合，倉卒進發，更不稟命。公大駭。時方委招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陳璧等充小使以行議，欲權宜講解，而此舉與小使以所議政相矛盾，殊患之。郭倬至儀真，與虜遇，戰不利。公訴於朝，且自引失職之咎，歷數郭倪輩欺蔑督府，略不關白，以至喪師辱國等罪，合加顯戮。不知此舉迺倪輩與權臣密議，表裏為之，欲徼倖一勝，以蓋前日遁挠失亡之罪也。會倪復走瓜洲，公遂按倪罪狀，奏乞賜誅殛。權臣曲為之地，倪但追三官，安置南康軍而已。小使回，具言此後雖沮於用兵，而虜情大略欲和。公奏記廟堂，以為兩淮蹂踐至此，已自朝廷移書虜帳，以續前議。又謂虜指權臣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權臣由是大怒，有督府不相容語。公蹤跡益危矣。會諜報諸處虜兵漸退。丁卯元日，詔知樞密院事張巖督視江淮軍馬。公赴院供職。時虜有詔回兵，且約議和。公即日還鄉，以御史疏提舉洞霄宮，繼以諫坡疏落端明。

四月戊辰，錢象祖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除。十一月甲戌，兼知樞密院事。

九月丙申，張巖罷知樞密院事。　巖自嘉泰四年十月除參知政事，開禧二年七月除名樞密院事。是年九月罷，併督視江淮軍馬，除職與郡，執政凡三月。臣僚以巖寅緣求脫，全璧里居。上言韓侂胄妄起兵端，巖實在樞府，唯恐少咈其意，而邊隙由此遂開。暨督府而深居簡出，徒費朝廷三百七十餘萬緡，不知所成者何事。士命枚死，迺以不能犒勞為恨。乞重賜鐫黜。十一月，巖降兩官，徽州居住。

十一月甲戌，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　制曰：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逮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略。力小任重，雖逃誤國之辜；撥以群情，舊由獨斷。爰詆

敭於顯萊，膺數吉於治朝。（具官韓侂胄）蚤以勲門，浸登顯路。久厠旋於軒陛，適際會於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與聞國政，指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任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為。敗累世之懽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朕列聖有好生之經，爾則專於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為飾非。公肆誕謾，曾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為言。臨機累料敵明既無聿萊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縱僕令尚處於廟堂何以迄安於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於多方，以一新於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於大權；明哲保身，爾尚自圖於終吉。往其祗若，茲謂優容。（章良能詞）

侂胄自開禧元年七月拜平章軍國事，是年十一月罷，居位二年餘。詔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今韓侂胄懷奸擅朝，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興言及此，痛切于衷。剏復怙惡罔悛，負國彌甚。殊忌忠讜，廢公徇私，氣燄所加，道路以目。今邊戍未解，悲譆孔滋。凡百搢紳，洎諸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胄欺罔專恣，非朕本心。今既罷逐，一正權綱，各思勉礪，為國宣力。飭兵謹備，以圖休息，稱朕意焉。給事中雷孝友、劉子乞誅竄，得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效勤勞，但輕信妄為，輒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臣僚上言亦乞誅竄，遂責授和州團練副使，送郴州安置。中書舍人衛涇再進劄子，改送英德府安置。臣僚上言：侂胄始以肺腑夤緣，冐身閤職，典司賓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加以慈福重闈之眷，侂胄乃以預聞內禪為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于宮庭。剏造亭館，震驚太廟之靈；燕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也，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且如御前金牌，祖宗專法，隸內侍省，乃多自其家私發，遣至於調發人馬，軍期急報，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竊弄威柄，妄開兵隙，至如與逆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俾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逆除名，送吉陽軍安置。又上言乞將韓侂胄家財產業盡行籍沒，拘收封樁，專為邊備之用。得旨依。又得旨：韓侂胄罪惡貫盈，合行誅戮，以琦忠孝世載忠嘉，特屈常典，姑從貶竄。今已身故，可令臨安府棺斂，許於本家先塋歸葬。

同日陳自強罷右丞相　制曰：朕久任一相，併司五兵，以道事君，所冀賛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嚴瞻，宜從東免。茲奮由於獨斷，膺

播告於群工。（具官陳自強）起自諸生，躐膺大任。本謂東之有沉寧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謇直之風，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沃心之忠，徒附炎手之勢。以容容為上策，以唯唯為善謀。貨賂公行，廉恥俱喪。鍾鳴漏盡而行且弗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勝。暨權臣輕啓於釁端，與隣境頓乖於和好。內郡疲於種餉，邊城獸於干戈。誰無憂時之心，獨為保位之計。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儻不亟從於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鈞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仰服寬恩，益祗明訓。（章良能詞）

自強自嘉泰三年五月拜右丞相，是年十一月罷，入相四年餘。給事中劉子乞誅竄，得旨：陳自強阿附充位，不卹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臣僚上言：切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汚濁，老益貪鄙，唯侂胄之意是徇。侂胄始雖招權，猶奉內祠，凡所設施，尚關廟堂。自強巧為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用兵一事，舉國以為不可，而自強曲為附和，力獲私黨，占據言路，以脅制天下之公議。計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得旨追三官，送永州居住。中書舍人劉子又乞誅竄，遂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嘉定元年四月，臣僚復上言，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

韶州安置責詞曰：宋由之為太尉，漢嚴阿黨之誅；元載之典中書，唐正贓之戮。朕恪遵成憲，優待邇聯。雖二咎之並彰，固群情之同嫉。姑從貶逐，猶示涵容。（具官陳自強）晚玷班行，未離選調。徒以權臣之私暱，驟叨政路之寵榮。德薄位尊，第知既得而患失；日暮途遠，奚止倒行而逆施。已共黍於朝綱，復助鬧於邊隙。肆為蠹敝，馴致繹騷。人皆懷憂國之心，顧輸忠盡爾；獨徇營私之計，專事貪饕。賄賂交于廟堂，請託遍于州縣。子孫紛貌，道路駭聞。朕方躬攬福威，載明黜陟。爰收還於印綬，俾退處於田廬。國典未伸，人言沓至。惟舜流四罪，蓋深惡於不仁；而周制九刑，亦首懲於毀則。肆稽古誼，仍酌近規。貴以散官，屏之偏郡。以少紓於輿議，以教告于多方。噫！設廉恥以遇臣，朕固素隆於體貌；去仁義以懷利，爾惟自抵于譴訶。往省前愆，毋重後悔。　臣僚繳奏：自強與侂胄其罪實等，號曰二凶。侂胄先已籍家，又後斬首，而自強曾無績次施行，則刑為不均矣。未敢書讀。奉聖旨：陳自強朋奸誤國，黷貨徇私，罪大責輕，公論未厭，可責授復州團練副使，改送雷州安置，仍籍沒家財。

同日李壁罷參知政事　壁自開禧二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十一月罷。乞出除職與郡，執政一年餘。臣僚上言，乞賜追寢李壁除職與郡之命

持行竊貴璧昨自蜀中召還伉胄即倚為心腹事無巨細必與之謀璧懷鄙夫患失之心起和奉承無所不至躐遷驟進既得所欲國家之安危休戚俱不暇問伉胄初除平章討論故事盡出於璧開邊之議璧實贊之當兵事欲興之時出師已有定期在廷搢紳皆未之聞璧則無不與議所須詔命璧亦先期撰述心知物議不以為可每與士大夫言亦相蹙頞謂當諫止及對伉胄語則不然反覆譎詐若可欺人自知不容掩者乞追奪秦檜官爵不論其專恣無君乃咎其力主和議云云　臣僚再論奉旨李璧除兩官送撫州居住

丙戌衛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中奉大夫試御史中丞侍讀除丁亥兼權參知政事　簽書兼參政制曰朕敦求碩望協濟弘圖陞貫入而交平勃之驩密贊安劉之計四凶去而舉元凱之美通求佐舜之功偉文武之兼資總治民之庶務屬精吏始錫命維新具官衛涇碩大光明閎深踈達學貫天人而守之獨約氣塞宇宙而養之愈深永年陵之臨軒發策龍首予中人之嗣服晉立螭頭頓枉尺之不為曾進寸之莫計引帆一去梯飄十年陣西風九現之麈初何求於斯世起東山安石之夢未免為於蒼生惟久窒而斯通故雖退而愈進視華分章於雲漢持荷振武於文昌道欲除心腹之憂嘗與膺表裏之託志不持於首鼠機炙決於投龜天日居然開明山岳為之搖動威聲霜凜姦黨氷銷尺慰輿情遂階柄用極環四輔仍通紫殿之班日贊萬機默斡洪樞之運啓沃九天之上彌縫兩地之間成道德之安揆底華夷之綏靖嘻治道在知邪正朕既無疑貳之情執政其猶股肱卿其效翼為之力一人以懌萬世有辭　涇字清叔崑山人

十二月辛酉錢象祖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授正奉大夫兼國用使制曰缺文　易轍改絃僉信姚崇應變之妙乃贊建儲之盛典乃審和戎之良圖平心以公人物之權衡飭身以肅朝廷之綱紀更張甫爾成畫粲然固知專任以秉鈞其可尚虛於宅揆雖功名之際謙虛知出於至誠然平治其難推擇難遺於衆望茲推遷於次輔仍晉掌於中樞稽諸陟文加以峻秩併衍戶封之入丕昭眷寵之隆於戲論一相而百吏卿方詎敢輕於圖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其益懋於彌綸乎以張道德之威乎以收仁義之效勉膺重寄深體至懷

壬戌衛涇雷孝友並參知政事涇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孝友自御史中丞除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

林大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孝友字某信州人彌遠字光叔丞相浩之子大中字和叔永康人　大中嘉定元年六月辛巳以疾致仕在樞府六月

嘉定元年戊辰正月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六月辛卯兼參知政事　制曰朕惟贊大事者厥功甚茂成茂功者其報必豐矧惟圖任以登賢匪直疇庸而計效肆躋親揆載示序遷具官史彌遠沈靜有謀能斷大事緣畢自牧周居成功忠孝一心勤勞庶務襲相門之積慶為王室之世臣學從常伯之聯晉陟樞庭之貳爵不踰德官莫酬勳入望僉高輿論尚鬱謄言斗極雖並斡於璇璣號猶相專實有嚴於魁柄宜陞班于省寀用贊治于鈞諧併衍戶封仍門使國益昭寵數增畀重權以成道德安強之威以壯精神折衝之奉輔元良而正萬國卿既竭於丹誠邃善衆以制四夷朕式觀於妙算職禁奕葉繼踵前聞　彌遠乞宫觀劄子先臣浩在孝宗皇帝朝為宰輔日力贊和盟逮今四十餘年南北安安為者兵連不已民罹塗炭臣上念朝廷講好息民之舊下思先臣盡忠謀國之規參稟廟謨首除禍本幸念沉成和議小使已還疆埸之事漸獲平息況備宫肇建國體尊安乞解機政不允

六月乙亥衛涇罷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制曰精神折衝允屬元戎之寄股肱宣力無如舊弼之圖其貴重故選任不輕其望尊故體貌亦異肆頒褒綍增貴藩符具官衛涇重厚而閎深溫純而直諒儒珍久晦經綸富有於胸中政殷既更風采聳聞於天下越陪圖論茂簡予衷達務寅恭贊鹽梅於商鼎退食明姿祝香火於漢祠朕方興共理之思卿可袖旁觀之手曉言巨鎮莫若長沙潢池甫息於繹騷全楚允資於綏撫載嘻碩德式昇隆名仗元帥之權借重十連之勢亞叢宸之秩均聯兩地之華以示眷懷以光委注噫中伯之憲文武用作式於南邦賈傅之陳治安寧見思於宣室往據所蘊毋薄此行涇自開禧二年十一月除參知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六月罷執政凡七月

七月癸丑丘崈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延登舊弼協濟丕圖總數路之權效已彰於制閫贊五兵之要任宜與於經邦誕布明綸式孚公聽具官丘崈精忠許國偉業濟時勞在三朝昔備更於夷險望隆一世今允繫於重輕自復寄於西都實統臨於方面先聲甫震外侮自消允全道德之威遂底和平之福邊陲清晏朝野歡愉朕惟君明臣良必儆戒於無虞之際

遏安邊至當豫防於旣濟之餘。刻軍律之未明。且人心之易怠。匪資識慮曷足規模。疇績用於行臺。遂老成於宥府。庶幾衆正相與同寅。以培不拔之基。以建久安之業。噫。敷文德而舞干羽。方永念於幾康。用吉士而詰戎兵。尚深期於勸相。其據所學。益究爾庸。　宜自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建康府江淮制置大使召除未至。閏八月辛未。以疾奉聞。奉旨與轉一官。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　更化初。詔除公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公屢辭不允。時和議未定。淮漕招集遺民。號雄淮軍。多至十萬餘人。其費甚夥。而所招極猥雜。公奏淮東人數頗少。淮西一路乞精加選刺。別立一軍。悉如大軍之制。直隸御前。屯淮南以充守禦。餘悉汰去。詔公選官。同淮漕張隸將淮西雄淮軍。除頓歸農外。揀刺為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為額。兵既強壯。費復減省。朝廷與虜相聞。則必用公姓名。通遣城虜帥書。蓋上意欲虜知公復用耳。公頃張擅。虜境知其為中朝第一人物。其後使命往還。多及公姓字。兵交以來。小使屢遣。復聞公起居甚悉。和使既通。虜退。即上章丐歸。六月。有旨召赴行在。仍許以制司職事入覲。時淮民深軫宸慮。雖召公還朝。欲使仍領使事。居中制外。以究施設。公以疾力辭。還家待命。疾益甚。復祈免召。遂上益遑。公來就拜同知樞密院事。且將遣中使宣押。公病中愈不自安。猶口授奏檢辭謝。上始諒之。欲賜寬告養疾。詔曰。載覽封章。備陳疾狀。使剪髮而可療。亦所當為。儻賜几而肯來。自應增重。君臣之間。蓋千載一遇。而公盡瘁不能奉承矣。疾革。再上章納祿。八月四日薨。年七十四。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積階正議大夫。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贈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狀

八月辛巳。婁機同知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樓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　機字彥發。嘉興人。鑰字大防。慶元人。

十月丙子。錢象祖左丞相。自右丞相除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右丞相兼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除。通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　象祖左丞相制曰。冢宰佐王邦國。總六職以居中。上相頗面正朝。冠三台而垂維。眷予次輔。時乃世臣。旣丕迪於鴻勳。宜進持於魁柄。誕揚制綍。敷告廷紳。具官錢象祖。簡靖而粹和。沉深而肅厲。學窮閫奧。非先王之道不行。才懋經綸。以天下之重自任。蚤踐疑丞之列。深圖社稷之安。屬姦孽之弄權。牽遂臣而啓釁。馳伊吾之北。爭為馬武之大言。伐遼水之東。獨有遂良之力諫。身雖雁於讒口。忠心實簡於朕心。遽趣召以遄歸。益服勞而匪懈。密披剛斷。訖除共鯀之凶。明辨正邪。盡剪任文之黨。威柄復收於王室。耆英畢萃於朝廷。若時共政之圖。已見厥功之茂。肆疇重望。俾斡洪鈞。平心以酌國論之是非。虛己以公人才之黜陟。定東儲之位。乜巷有歸綍。朔漠之盟。甲兵盡洗。傳持美效君之體。有正容悟物之風。用能期月之間。盡革積年之弊。茲登庸於左揆。仍領使於中樞。冀我元良。升亞維師之重。躋時顯秩。特超賜位之崇。凡度越於常彝。示益隆於眷注。申陪多邑。併衍真畬。䟐寵旣優。仰成深切。朕方厲精而圖治。更化以宜民。和好雖修。敢忘備豫之政。流離甫定。冀聞安集之期。公私欲底於阜豐。風俗思還於醇厚。遡厥本原之地。端繇鼎軸之司。惟竭誠盡瘁。可以濟多艱。惟愛日惜時。可以建長策。庶迄臻於康乂。用永保於安強。於戲。尹湯一德以享天。斯膺眷佑之命。丙魏同心而輔政。迄底中興之功。朕方懷兢畏之誠。爾亦有寅恭之助。勉收已成之效。益篤無疆之休。陳晦詞　彌遠右丞相制曰。上天之生賢佐。實繫宗社之休。故國之有世臣。實繫朝廷之望。眷時英傑。世著勳勞。爰參繹於師虞。俾進熙於帝載。誕揚坦制。孚告庶工。具官史彌遠。廣博而純明。忠和而亮直。允文允武。獨高經世之全才。惟孝惟忠。備著立身之大節。學深窮於道要。智洞燭於幾先。奧繇甘泉。發嘉粱之班。首任

青宮羽翼之寄。參爾謀猷之告。稗吾父子之間。海潤星輝。增光儲德之茂。風飛雷厲。密贊主威之強。成大功無從陰之淹。去元惡甚摧枯之易。國本於焉安固。朝綱賴以肅清。肆疇厥庸。亟授之政。圖事揆策。東西並翊於鈞樞。偃兵息民。南北復修於信誓。杜群枉以開衆正之路。建大政以興太平之端。合中外以調娛。宮府俱為一體。隨短長而汲引。賢能立於本朝。雖卑手底績之已高。每退若欽承而自下。朕紬懷先正。作輔考皇。服勞王家。績紀太常而永耀。冠位群后。慶流後裔以愈光。數葉相望。典刑是似。茲方艱於論相。顧無易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總樞機於宥府。式侑慶曆之規。傳德義於承華。併酌天禧之制。兼爵秩畬租之益。示寵光體貌之優。今邊遠甫息。而內治當修。民力既殫。而邦財未裕。鰥寡尚憂其失職。薦紳或歎於鄉方。凡茲康濟之圖。倚乃猶諧之地。惟應變可以成天下之務。惟同心可以致海內之安。庶及有為之時。迄臻無競之烈。於戲。為君難。為臣不易。蓋今古之所同。厥考室厥子肯堂。貴功名之克紹。朕嘗復斯言而景行先哲。爾惟明乃訓而追配前人。勉攄壯猷。異俟多吉。陳晦詞。　彌遠十一月戊子。丁母憂。

同日。雷孝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要機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樓鑰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並兼太子賓客
十二月丙寅錢象祖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　象祖自開禧三年
十二月拜右丞相是年十月拜左丞相是月罷在相位一年
嘉定二年己巳正月丁巳樓鑰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宇文紹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通議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讀
除並兼太子賓客　鑰參知政事制曰朕儀圖治道率籲俊工念揆席之
虛端方類群工之共政顧宰塗之陪貳可稽元老之疇庸肆綸誥之誕敷
表耆明之參會具官樓鑰付英以粹學博而通道足以任天下之重而養
之以虛學足以周當世之務而持之以拙在靜退之日每怡然而自適暨
進用之際亦泊乎其無營儼萬方之具瞻置一時之碩輔爰登廊廟少展
經綸議論正平付是非於衡石精神密忽察治忽於樞機屬兩相臣虛位
而弗居與二大老分鼎而並立既同志而合道方協恭而和衷然語更化
則未覩惟新之功論為國則尚懋小康之效非大儒之柄任豈平治之可
期膚擇兵樞晉參國秉併加異數仍衍真畬於昭體貌之隆式示倚毗之
寔憶惟后非賢不乂理貫通於古今與治同道則與時寧分於彼此往彈
素蘊膺副至懷　鑰以嘉定六年得請歸田里尋卒
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登庸髦哲務致隆平雖甲兵之間不至廟堂
敢忘遠略而儲副之友必得英俊詎廢良規爰推貳於西樞仍作賓於東
禁具官章良能直方而剛大肅括而宏深代言之文有倚馬之立成應務
之材無全牛之可見獲於上而有道施於下而必隨思觳所形撰述鱗而
弗忌法守是執協群小而不移周旋百為孤立一意持衡銓部畫嘉冰鏡
之清執法憲臺共快鷹鸇之擊頗乃直而不訐嚴而不苛雖微獄市之容
蔑亦靡弦孤之虛發眷通材之有此豈柄任之可稽屬采僉言晉陞近輔
惟一賢足以制千里而元良所以正萬邦允資壽怪之謀更藉儲闈之贊
既已成非常之寵是宜膺不次之除仍進崇階膺昭異渥噫觀元結中興
之頌朕寧忘祖武之繩誦文王世子之書爾其惟吾兒之輔　良能字達
之安吉人
紹節簽書樞密院事制曰鴻樞儲貳正有賴於壯猷青禁作賓允式資於
鉅德肆陞華於祕殿膺增重於機庭具官宇文紹節毅粹而行方才宏而
業鉅家傳忠義想喬木之蒼然學有淵源挹洪流之湛若風采綽乎而足

似才刃恢乎而有餘事靡辭雖貴無不塞入秉甘泉之橐出宣玉帳之威
投壺雅歌已見收於成效運籌決勝諒無易於名賢粵自召還浸隆眷倚
豈伊近輔可後耽榮惟興國之置簽書職首崇於書殿而至道之建府客
位爰正於鄉臣既近比之可稽惜大用之良晚是用副于宥府晉次崇班
仍衍多畬於昭徽數噫書同文車同軌朕寧忘烈祖之繩行正道誦正言
爾其為承華之輔　紹節字其虛仲之子　三年紹節丐祠降詔不允朕緬
懷先正嘗位樞庭當王室多艱之時為人臣倡義之偶蓋辦海上冀田蘇
武之心堀坎庭中卒奮真卿之節至今烈士猶仰英風蓋將為萬世立臣
子之防夫豈計一門忠誼之報云云
五月丙申史彌遠起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前正議大夫兼太子少傅
起復兼太子少師　制曰朕登用英髦圖回政理天文德洽四國方孟懋
於有為補袞職事一人顧孰先於己試眷言次輔克著茂勳屬當衛恤之
時宜舉奪情之典爰敷制命誕告路朝具官史彌遠蘊識精明存心寬裕
器業夙推於世表謀猷允酌於時宜攄進善之誠已密扶於國本屬匪躬
之操遂肅振於皇綱肇開更化之規力佐彌兵之議周旋兩地通勉百為
崇社再安方陰底定甫摧司於宰事俄遄服於私艱覽元子之建言即都
城而賜第既終襄奉久佇來歸朕欽念治數渺若巨川之難濟傷懷民瘼
凜乎朽索之易危匪資心膂之良曷効彌縫之力載唏爾績實簡于衷與其
適居處之安備于咨訪豈若正廟堂之任期以贊襄惟藝祖之委信元臣
若累朝之優隆近弼雖云有故亦俾從權茲順考於舊章肆特馳於新渙
俊還揆路膺慰嚴瞻總乃樞庭名式崇於使領冀于儲極位獨亞於師承
以昭眷遇之殊以示倚毗之切於戲保邦制治朕惟篤意於任賢移孝為
忠卿尚勉思於體國公道行則群情可協吉士進則庶職可脩任全致主
之功抑有顯親之譽　彌遠字同叔　落起復制曰朕夙興昧朝夕傷念治覺
萬機而兢業若涉春冰倚一相以經綸用作霖雨嗔以安危之寄起于艱
疚之中衆冠梁嚛既畢禫經之制赤舄几几膺新宰路之瞻播告大廷咸
聽朕命具官史彌遠清明而端重宏毅而粹溫勵相我家世修祈常之載
端誠於國心適金石之堅屬群枉之橫流伏孤忠而首奮不為禍福之慮
獨陳社稷之言揮妖弗於太微乾坤澄肅正少陽於貳極宸器尊安陳平
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方圖夾輔遽服私憂敢自予衷式從權制而能
以動勞熙帝載以寬靖鎮物情有推賢進善之風有折衝銷萌之略雖闕
養至孝欲盡三年之哀而元齡善謀豈容一日之去刻更吉制宜舉徽章

論道嚴廊兼總樞機之要徒游儲禁允資模範之良以井賦則加多以文
階則加峻經國舊典匪余汝私於戲天難忱斯詎敢忘惟幾惟康之戒民
亦勞止盍共圖既庶既富之功朕方贊日以有爲爾尚輔予之不逮四事
未施則周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內溝勉行所知無愧前哲
兵德秀詞
嘉定三年庚午十二月戊午婁機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
機自嘉定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十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知福州
尋得宮觀執政二年餘
嘉定六年癸酉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
朕圖任哲輔濟治登功西樞之貳本兵茂著五年之績中書之參大政遂
隆四近之聯寘穆師言肆敷渙號具官章良能學博而守約才大而用周
內死摛詞典誥可追於三代中司糾慝紀綱肅正於一臺簡知久迪於予
衷省寄聿先於汝命聲色不動安強成道德之威議論至公建用會中和
之極汔底偃武修文之效久賴協恭同寅之賢維時駿假之崇賓次弼諧
之望求諸試可庶裨萬務之幾儆于以進陞丕動四方之觀聽顧位之尊
者責亦重而名之盛者實已孚猶吾股肱共參九臣贊襄之美爲之羽翼

益振元良輔導之規時乃之休惟朕以懌
嘉定七年甲戌七月甲子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朝奉
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講進端明殿學士除兼太子賓客 制曰北斗
環極之躔有嚴象緯西府本兵之地實贊鴻樞遹圖一時之英權自四諫
之長併申二命兼佐萬機誕敷宸綍之華具聳廷紳之聽具官鄭昭先德
盛而量博才宏而用全安平進於常金簡殊知於當宁陞班清貴翕然衆
論之歸粲廷要津藉甚九遷之寵居風憲則有真御史之譽司言責則得
古諍臣之規周旋坐閱於五朞終始不踰於一節時方振於內治策尤謹
於邊防以疇昔造膝之陳洞明急務則今日折衝之運必有成謨蔽自予
衷俾聯近輔文武對持二柄式資股肱之爲元良以正萬邦併殫羽翼之
助 昭先字某福州人
嘉定八年乙亥七月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除 制曰朕寅奉丕圖迺登近弼開者虛次不必備以惟人若時疇咨
宜任舊以共政陟崇班而增峻篤異寵以載新爰錫贊書式孚群聽具官
鄭昭先溫恭而肅括方正而靜專器量振弘雅有大臣之體智略通敏深
達當世之宜自游州縣之間已隆公輔之望務冠執法繩違允振於紀綱

騎省輸忠論諫必本於仁義周旋惟久名實允孚頃諧柄用之求聿想期
年之績就陞政路乃思陵用人之規叶贊台司賴丙吉同心之輔方裒畝
軫顧豈之念而邊陲圖備豫之安益殫翊亮之思式尊休嘉之應嘒朕肱
王室羊緣庶事之康羽翼儲闈屬底萬邦之正其欽予命永孚于休
同日曾從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兼太
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除兼太子賓客
制曰朕宵旰憂勤寤寐俊傑疇若予采繄省寄之是司人皆曰賢豈登崇
之可後載敷渙渥昭示群瞻具官曾從龍剛大而裕和高明而篤實風規
端亮允爲任重之資志業弘深夙負濟時之望華聯韡分於相闈大廷名
冠於儒紳貳卿常伯之顯躋瑣闥詞林之更踐凡禮樂文章之事若紀綱
號令之原用無不宜政將焉往茲參陪於樞筦仍晉列於儲賓陞華崇秘
殿之名班爵衍爰田之賦屬方圖自治之固深有資長策之深其思上副
於倚畀庸以兼全於望實噫君臣明一體之勢共翊丕基精神折千里之
衝式裨廟算欽承朕命益邁遠猷 從龍字某泉州人
班史公卿百官表顏監惜其姓名不具遷充不載記事之不可不傳也如
此皇朝宰輔拜罷又錄又有年表具矣然其間得君之繇去位之因康濟

之大略舉行之坦制雖出於他書未易該括先君常傳梓而錄之爲二十
卷志亦勤矣蓋大臣之一進一退或忠或邪其關繫甚重覽者將於是而
觀世道焉敢輒傳列真永陽學宮以壽其傳是編成於嘉定乙亥續而書
之以俟來哲寶祐丙辰仲秋朔日男奉議郎知福州永福縣主管勸農公
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賜緋魚袋居誼百拜謹書 宰輔編年紀載極詳真
足以詔來世余自建移閩首閱是書板朽字訛者老俾纂屬趙必巴校正
擇其最漫漶三百餘板重鋟之餘則修補咸淳丙寅夏五月朝散
大夫直徽猷閣知福州主管福建路安撫司公事吳革謹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李承考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管希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七

一送

宋

宗室十八

宋史

歆國公謚密靖仲胡

武經郎士杝　修武郎士龢

成忠郎不孚　訓武郎不居

善元　善勃　善助　善勔

汝玦　汝嶹　汝崎　汝墉　汝琲　汝璪

崇僎　崇芨　崇津

必燿　必焜　必烸　必煌

武翼郎士塈

不遹　不佞　修武郎不朋　不疑

善勔　善劭　善勉　善勔　善志　善淨　善進

汝瑒　汝玷　汝琦　汝畀　汝遺　汝霙　汝卑　汝樁

崇綖　崇平　崇寧　崇泱　崇侄　崇衡　崇衎　崇遐　崇榛　崇愚　崇德　崇恩　崇津　崇濾　崇洑　崇禍

必菖　必祥　必宜　必玖　必坤　必冲　必騎　必堅

善鍔 汝今 崇瞯 / 汝亘 / 汝孚 / 善紅 汝慮 / 汝峼 / 善奐 / 善榔 汝績 / 汝湘 / 不虛 / 忠翊郎不誆 善江 / 善潞 / 不傾 善鏤 / 贈武經郎士嵬 修武郎不怫 善淵 汝爲 崇果 必墉 / 崇衎 / 保義郎不桃 善修 汝劕 / 汝劮 崇榫 / 不慄 / 不慴 / 秉義郎不憚 善擬 汝燗 崇流 / 士衡 崇椽 必魼

不遙 善治 汝千 崇邃 / 汝諸 / 不非 / 左侍禁士值 / 修武郎士跡 不吝 善樍 汝兩 / 武翼郎士棡 贈宣義郎不崖 善湃 汝儁 崇樺 / 崇梖 / 崇棋 必瑛 / 必珽 良莆 / 崇棒 / 崇槽 必墊 / 汝俱 崇惺 必玉 / 必璺 / 必堅 / 必堃 / 崇楯 / 善忡 汝論 崇煌 / 汝設 / 汝語 崇垚 / 汝詞 崇琛 必溼 / 汝記 崇塘

不窮 / 不譏 / 忠訓郎士道 / 修武郎士遂 承信郎不氿 / 善譜 / 善溢 / 善滕 汝褕 / 汝脈 / 不思 善年 汝𥳑 崇睺 / 汝殖 崇滀 / 汝膣 / 汝慦 崇仕 / 善懋 汝徇 崇書 / 武節大夫士逍 不粗 / 贈宣教郎不隆 善邁 汝沃 崇劘 必晄 / 崇衲 / 汝横 / 汝湉 / 汝滙 / 汝武 / 修武郎

不棨 善道 汝璺 / 忠訓郎不畫 / 武經大夫士隆 秉義郎不汲 / 忠翊郎不紾 / 善偶 / 善倚 汝珠 崇澤 / 汝綺 / 汝挺 / 汝鐵 崇洪 / 崇傚 / 善莅 汝銉 / 不殞 善堪 汝著 / 汝盟 崇佲 / 崇垠 / 汝鎰 崇𡇷 / 武翼大夫不忘 善獎 / 善斧 / 善俠 汝杙 / 汝樹 / 汝桐 / 汝榴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七 四

賜汝侯宗孟 舒王謚安孝宋公謚僖節仲先 爾
華原郡 華原郡公 士稷
商國公不屈 訓武郎不滷 不倭 不悟 迪功郎不沵
善箄 善枳 善昔 善宰 善賽 善實 善戚 善運 善奇 善佞 善通 善膺 善轍
汝棧 汝金 汝鑿 汝詷 汝彻
崇轄 崇樸

武功郎士腊
宣教郎不辱 贈武經大夫不汎 修武郎不渝 秉義郎不濤 成忠郎不泊 不悃
善虎 善豹 善快 善山 善峻
汝樘 汝諦 汝說 汝祇 汝逮 汝涖 汝樑 汝快 汝憤
崇禱 崇玭 崇琅 崇斯 崇瑰 崇建 崇邀 崇達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七 五

東頭供奉官士㦂
忠訓郎不溢 武翼郎不愷
善孚
汝奔 汝閏 汝呈 汝悎 汝白 汝鋆 汝邃 汝崎
崇榺 崇悟 崇睉 崇昕 崇喃 崇昇 崇湰 崇櫳 崇焯 崇眹 崇暘 崇昆 崇睎 崇析 崇畦 崇快
必渫 必袁 必寋 必董 必簡 必鄭 必椎 必謀 必訓 必訶 必漭 必儐 必衙
良鍳 良槵

修武郎不嬬
善秸 善覺 善熹 善滌 善逵 善格 善櫓 善淞
汝諳 汝箴 汝幽 汝沂 汝滌 汝澧 汝壁 汝械 汝濊 汝滅 汝遂 汝渙
崇佼 崇褰 崇賢 崇樣 崇檣 崇樯 崇詔 崇楔 崇香 崇咎 崇廉 崇蔵 崇借
必頫 必陵 必熺 必烯 必烷 必瑤 必棍 必坪 必捉 必諱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七　六

柿子侯仲丁

彥國公仲時

忠訓郎士廷

贈朝散郎不忌

善賓　善仍　善洗　善杵　善灌　善連

汝咏　汝職　汝求　汝鞣　汝壁　汝喘　汝堤　汝𢦏　汝休　汝杠　汝楷

崇峨　崇楢　崇𢦏　崇[illegible]　崇朋　崇雋　崇埔　崇琥　崇湲　崇鈍　崇奎

必杆　必漏　必汲　必莅　必鍳　必鑒　必埯

武翼郎士郡

承節郎不怍　不慊　不懈　不愠　不愧　不愆　不慨　不悚

善佇　善鑒　善璽

汝䨞　汝嶜　汝燮　汝埴　汝芃　汝岷　汝春　汝峎　汝峒　汝峼　汝對　汝崶　汝崢

崇皇　崇倢

必埴　必嵱　必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七　七

忠翊郎士街

武翼郎士睢

從事郎不忏

不怵　不惝　不怖　不懼　不恫

善韜　善齡　善表　善磨　善扃　善縻

汝覺　汝号　汝諂　汝檬　汝栩　汝機　汝榦　汝檴　汝枝　汝櫂

崇𤡚　崇紓　崇書　崇燁　崇嬰　崇壽　崇堇　崇芃　崇移

必堵　必鍮　必鉞　必桴　必槤

良𤤻　良圳　良琭

友諠

忠訓郎士誌

承節郎不念

承信郎不憩

不怠　不懋

善誘　善詩　善雰　善制

汝徐　汝仟　汝武　汝苍　汝恒　汝吟　汝鍼　汝闢　汝峸　汝亞　汝對　汝鷹

崇洋　崇汸　崇瑹　崇杠　崇場　崇晅　崇璉　崇璞　崇儀　崇𧊒　崇儴　崇鍼　崇鐍　崇灤　崇吟　崇𢪃

必鑒　必㒒

建安侯仲湜

保義郎士珓　武德郎士悳　秉義郎士應　忠訓郎士忠　武翼郎士寄

修武郎不苟　承信郎不貪　忠訓郎不浬　修武郎不注　保義郎不渨

善詮　善敝　善瞰　善澄　善顥

汝侑　汝台　汝禒　汝覢　汝彭　汝絧　汝鄹　汝煸　汝棨

崇満

左武衛大將軍仲肭

成忠郎士倫　右班殿直士訢　右班殿直士桂　敦武郎士軓

不淺　不慈　不惎　承信郎不黑　忠翊郎不惕

善納　善謀　善爍

汝佁　汝寧　汝玒

崇遹　崇邀　崇遠　崇趾　崇選　崇遺

必溢　必濼　必澀　必潸　必楷　必彀　必鏵

良峨　良堉

東陽侯仲堃

武經大夫士玩

秉節郎不排　不厄

善般　善長　善才　善數

汝瑩　汝熘　汝傅　汝瑀　汝燔　汝誦　汝擊　汝禕

崇迭　崇廼　崇道　崇達　崇遡　崇遷　崇澌　崇義　崇嶐　崇琳　崇職　崇晬　崇墀

必釉　必吁　必嬔　必攄　必戟　必璎　必瑽　必瓌　必漈　必祠　必榕　必栝　必椽　必镳

良漬　良溥

善杖　善枚　善澳

汝秷　汝幷　汝霭　汝雯　汝堂　汝泮　汝璣　汝鏶　汝瑀

崇璥　崇球　崇檉　崇卿　崇坤　崇戢　崇念　崇志　崇恰　崇恒　崇猍　崇泱　崇恖

必鞲　必糅　必埋　必秉　必醉　必槑　必沆　必沽　必滑　必棻　必湛　必滬　必墨　必江　必潮　必股　必賕　必鐽

良栓　良楙

右班殿直士斷　武翼郎士賑　秉義郎士諆

不華　不蔽　不苛　不群

善儆　善何　善悖

汝斯　汝塍　汝壆　汝墀　汝環

崇悳　崇忍　崇韶　崇恕　崇悳　崇忠　崇奎　崇煐　崇爛　崇倉　崇僉　崇侖

必膳　必攸　必果　必橋

善樣　善仰　善億

汝逑

不遷　不移

成忠郎　士頻

河內侯仲東　贈中大夫士喃　不欺　善辛　汝倚　崇

汝味　汝需　善充　汝昊

不懷　不斯

右班殿直士未

康州防禦使仲稿　從義郎士韶　保義郎不惘

彭城侯仲罕　武翊大夫士㮚　承節郎不縮　善楝　汝奎　崇渠　必璧　必錦　必拱

平陽郡王謚僖叔宗路

崇鉞　崇鈹　必墜　良歷　必埼　良泳　良沆

崇紙　必莫　必萓

崇婉　必鋌

崇灯

汝謎　汝夸　汝惆　汝捌　汝禰　善旅　善鞁

武翼大夫士審　忠訓郎不瑕　不綠　善褱　汝苓　崇傈　汝潘　汝覽

武節大夫士棠　不猛　不欺　贈訓武郎不爭　善報　汝龍　汝墻　崇麐　汝謅　汝栖　崇商　善貢

善崇　汝得　崇廠　崇序

汝驎　崇腐　崇麐

汝驌　崇鹿

善進　不悔　善果

安康郡公仲鄱　武德郎士敞

贈朝議大夫士祖　訓武郎不去　善吉　善訶　汝封　崇鍾　汝海　崇錙　崇紺　崇鑰

善汎　汝濘　汝淵　崇宸　崇敖

汝味　汝冏　汝嶶　崇隣　汝龍　善訧　汝舫

不危 不邦 不弱

善世 善拳 善滲

汝謦 汝芫 汝睨 汝惶 汝圩 汝穓 汝福 女謹 汝禮

崇楷 崇僬 崇祓 崇絧 崇紂 崇綜 崇梽 崇飾 崇藤 崇潘 崇倀 崇松 崇理 崇瑣 崇鏌 崇酉

必騆 必碩 必僕 必僩 必禎 必祑

不搴 不亂 保義郎不猗

善儕 善線 善芑 善集 善槃 善邈 善渠 善枽

汝炘 汝鯖 汝㥾 汝殺 汝芙 汝愰 汝訶 汝昳 汝勒 汝傍 汝擲 汝麃 汝虘 汝捷

崇鄞 崇倩 崇栩 崇穄 崇穆 崇道 崇禖

必望 必譓 必攏 必瓞 必犀 必光

左朝散大夫士續

左奉議郎不尢 不息 宣教郎不憤 保義郎不及 保義郎不括

善芬 善詠 善詩 善婧 善抻 善椒 善藝 善蕭 善櫓 善華

汝塁 汝衛 汝暢 汝滔 汝蒕 汝蔚 汝淦 汝牠 汝捎 汝枅

崇在 崇里 崇溥 崇廑 崇蕿 崇僼 崇禇 崇禴

必𤈦 必嬾

秉義郎士槩 左朝散大夫士榖

從義郎不曲 成忠郎不慼 忠翊郎不忒 不悔 朝奉郎不汚

善忏 善至 善榖 善靜

汝趄 汝豪 汝庡 汝允 汝歆 汝晦 汝獻 汝俳 汝衝 汝体

崇㴞 崇𦡞 崇䊵 崇䋣 崇淑 崇莊 崇薈 崇謹 崇萬 崇烈 崇意

必𤥔 必邀 必𡛟

武翼郎士夕

將仕郎不簡 不讙 不諼 承信郎不誹

善柤 善潤 善秘 善昊 善壇 善邇 善迂

汝瑒 汝璋 汝迮 汝遺 汝遡 汝運 汝邁 汝寔

崇邦 崇細 崇柱 崇福 崇蘘 崇業 崇敵 崇當 崇僎 崇儞 崇伅 崇億 崇陸

忠翊郎士圍

訓武郎不灿 不屈

善簡 善蓮 善汶 善冀 善智

汝偯 汝薏 汝志 汝恚 汝念 汝恋 汝龜 汝馳 汝剋 汝螭 汝琁 汝堉 汝碼 汝堤

崇椽 崇檴 崇株 崇焰 崇熾 崇塚 崇志 崇柾 崇檝 崇稽 崇湖 崇滬

必澪

贈武功郎忠翊

忠翊郎士輩 忠翊郎士織 修武郎士紙 武翼大夫士瀛

不代 承信郎不矜 保義郎不傳 不凝 不偌 秉義郎不勞 保義郎不佩 保義郎不佃

善從 善論 善試 善提 善制 善譽 善譚 善迫 善晄 善胖 善檀

汝漢 汝倫 汝佁 汝得 汝綸 汝穗 汝鐸 汝衍 汝概 汝懋 汝滯 汝洑

崇髻 崇愭 崇倩

武功大夫復州防禦使仲檝

左朝散大夫士康 敦武郎士畫 修武郎士豹

不侈 承節郎不代 不訣 左文林郎不識 忠訓郎不敵

善珉 善琛 善玲 善騎 善丸 善佗 善仁 善琁

汝治 汝袞 汝澟 汝快 汝植 汝俅 汝傅 汝僊 汝佇 汝墉

崇許 崇澳 崇浒 崇滬 崇鏈 崇埻 崇舵 崇旌 崇航 崇總

必勸 必淺

忠訓郎不苟　不求

善達　善邁　善則　善教　善翮

汝修　汝傑　汝柚　汝儐　汝吁　汝嗹　汝喨　汝鏇　汝椽　汝銓　汝果　汝塔

崇鈰　崇渼　崇湖　崇潞　崇鉠　崇稷　崇秬　崇碆　崇晄　崇瑜　崇斜　崇櫛　崇炙　崇憓　崇降

必秙　必枞　必栐　必雩　必檝　必穛　必圯　必溓

善憲　善驥　善閒　善是　善畢　善昭

汝墿　汝湫　汝橎　汝洛　汝泝　汝咟　汝犒　汝级　汝俾　汝𣳞　汝偽

崇侗　崇物　崇栩　崇蛹　崇頳　崇昀　崇靖　崇球　崇佾　崇垚　崇巀　崇鑛　崇遡　崇逵　崇燈　崇椽　崇楸　崇筆

必䟫　必濩　必膝

濮王遁　安懿

舒王㟊　良靖宏

太子右內率府

保義郎士㛪　武翼大夫士堞

不隄　不侵　不悉　不㦒　承節郎不孤　承節郎不㤂　修武郎不惺　成忠郎不㑥

善述　善遠　善道　善畢　善垙　善㒒　善㦷　善僮

汝代　汝鑄　汝稷　汝㶲　汝靖　汝潭

崇栩

讓

鎰

副率仲霈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蟠　贈右屯衛大將軍仲辰

洋國公士健　建國公謚恩恪士宥

右班殿直不辱　忠翊郎不危　保義郎不誸　贈慶遠軍承宣使不詠

善佚　善贊

汝棻　汝珩

崇壞　崇隊　崇伲　崇歆　崇昕

必偒　必俶　必任　必品

良才　良時

洋國公諡良仲萬

南陽侯士㥄 右班殿直士膴 右班殿直士脣 東頭供奉官士更

善典 善崎 善揆 善劭 善総 善喻 善咄

汝權 汝甲 汝坤 汝壬 汝偓 汝擨 汝醇 汝炤 汝澤 汝碧 汝戴 汝衶 汝沙 汝鶴

崇戩 崇晧 崇鼐 崇欸 崇績 崇錸 崇紬 崇軒 崇錦 崇桙 崇道 崇廸 崇遇 崇滙 崇倌 崇劌 崇脩 崇倢 崇鉼 崇紉 崇玎 崇璞 崇圮 崇鉞 崇鈷 崇儔 崇鵻

必仍 必玘 必墠 必境 必圭 必伷 必佃 必鉒 必儥 必寅 必寀

榮國公諡僖惠仲滉

左屯衛大將軍士雒 贈左屯衛大將軍士玦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岸 惠國公士洞

贈武翼郎不慣 贈武節大夫不窐

善湔 善聽 善球 善嫺 善承

汝允 汝迪 汝虞 汝邀 汝作 汝洛 汝傢 汝削 汝宣 汝寅

崇秒 崇誇 崇諠 崇祉 崇昪 崇贔 崇昊 崇畿 崇吟 崇賁 崇賛 崇貴 崇賀 崇貢 崇俚 崇傳 崇僳 崇𩑔 崇愛 崇奎

必奇 必衿 必烽 必遒 必來 必雷 必達 必衿 必摚 必鏵 必璡 必墳 必在 必瑩 必璺 必㵽 必抑 必新 必首 必豚

良棨 良瓚 良琥 良瓚 良瑛 良瑝 良球 良璇 良文 良金

武節郎不外

善惜 善憓 善樂 善倍 善絲 善椅 善紬

汝發 汝裹 汝崧 汝峙 汝岐 汝峭 汝宸 汝愬 汝煸 汝咮 汝編 汝璫

崇禮 崇柱 崇瑛 崇灊 崇旬 崇冰 崇埈 崇仙 崇紡 崇勐

必汫 必淋 必澥 必彤 必紷 必錆 必涑 必瀜

崇勸 崇勑 崇勤

汝墳

右班殿直士僮

贈昭義軍節度使知義郡公士贈

保義郎不伐

秉義郎不怢 善贊 汝工 崇㴆 必淵

訓武郎不斥 善包 汝夠 汝鏞

贈左領軍衛大將軍士怨

武翼大夫不奢 善靜 善儆 汝桜 崇薰 必櫟 崇默 必埆 汝杉 崇燧 崇炫

惠國公士鴞

贈武德郎不凋 善覢 汝䄪 崇闈 善蓁 善莜 汝来 崇雄 善倜 汝槪 汝懂 汝棋 崇㖫 汝袷 崇諴

贈武顯大夫不違 善典 汝逵 崇壽 善奐

武德郎不㤰 善篆

秉義郎不頎

贈武翼郎不抗 善鎮 汝紅 善鏵

襄封嗣濮王不凌

吳興侯士肖

保義郎不惆

保義郎不肴

右監門衛大將軍泰州防禦使士愷

舒國公士除

成忠郎不怨

成忠郎不等

贈武翼大夫不矞 善畋 汝檴 崇謕 必梱 汝播 崇祾 必櫐 汝㨨 崇鑿 必穗 崇粧 汝康 崇樓 汝韞 崇欄 汝瀅 善招

追封益王不逭 善綜 汝珣 崇𢒼

和王謚 傳務寧 横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蔚

華原郡

王謚惠 孝仲佺

馮翊侯 士棪

右班殿直不齧 不淍 贈武德大夫不詆

修武郎 不當

善奐

善霭 善鋼 善度 善哇 善喊 善吟 善咬 善㖩 善綸

汝海 汝周 汝森 汝椿

汝㴱 汝㬋 汝圯 汝鑒 汝暗 汝稷 汝祿 汝梳 汝㶆 汝秂 汝剈

崇蓮 崇著 崇蔼 崇遄 崇薛 崇遲 崇遂 崇酌 崇怏 崇栁 崇傾 崇佟 崇僥 崇滯

崇圑 崇𥡴 崇𤧇

必嘯 必楮 必榟 必橡 必㮨 必俩 必㪍 必瑛 必寔 必蓁 必宭 必楄 必𣚉

良恦

不下 贈武顯大夫不艾

善誒 善蘊

善賢 善身

汝孝 汝悉 汝𢇁 汝柮

汝柬 汝宅 汝錫 汝容 汝宰 汝審 汝宇 汝寧 汝焙

崇甦 崇釭 崇緒 崇嶶 崇懋 崇思 崇悬 崇憁 崇隱

崇熣 崇衍 崇戊 崇峯 崇儲 崇脊 崇厲 崇能 崇賁 崇泙

必決 必鄹 必鑾 必存 必沐 必溢 必根 必㶇 必佩 必䶵 必僚 必侠 必修 必傷

必最 必禹 必演 必寧 必瀕 必洲 必洪 必倫

良抽 良滐 良卯 良瑲 良增 良鼠

良託 良𤨏 良咪 良韜 良𡏖 良境 良㘠 良𤒹

善鄯

汝槺　汝凝　汝勢　汝濆

崇感　崇瑊　崇憊　崇侯　崇侗　崇炮　崇慷　崇佚　崇怿　崇愫

必湞　必儼　必佺　必偲　必俅　必賜　必偕　必僥　必俘　必墳　必封　必埴　必爆　必柞　必瓶　必瑀

良璠　良迴　良璡　良琁

不疾　贈武功大夫不情

善禮　善登

汝明　汝綱

崇手　崇臨　崇山　崇華　崇渙

必作　必閎　必純　必誼　必誨　必謹　必式　必玶　必迎　必銈　必瑆

良瓊　良鎏　良僕　良墋　良琗　良琦　良惈　良埗　良剴　良鉤　良鋼　良鑾　良鑌　良昕　良璟　良增

友澤

善出

汝祐　汝堪　汝康

崇蓮　崇達　崇快　崇訓　崇儀　崇䕫　崇話　崇提　崇闓

必鋭　必鉝　必滄　必覷　必澗　必位　必傳　必佝　必蘇　必敔　必蔿　必蘭　必蕤　必藪　必蔭　必芳　必巻

良璋　良璆　良培　良璃　良瑑　良琤　良珏　良璭　良琥

贈武略大夫不遇

善興　善充　善序　善闕

汝錡　汝瑜　汝怡　汝爆　汝賨　汝武　汝地　汝昌　汝賸　汝奧　汝瑛

崇揚　崇鼓　崇蘆　崇耗　崇嘖　崇滋　崇英　崇環

必琨　必墻　必優　必鶴　必磨　必鐵　必諫　必鏌　必彰　必寄　必筮　必室　必謙　必達

良瑩　良鋌　良悅　良枋　良佃　良柆

武德郎不偷

善庥　善植　善熙

汝琢　汝珙　汝瑛　汝政　汝磐

崇鏽　崇鉢　崇鑑　崇鈌　崇錫　崇戧　崇鉦　崇沁　崇汲　崇泠　崇㠌　崇午　崇寺　崇隼

必還　必潮　必道　必添　必涯　必涗　必浰　必汸　必祇　必褆　必柞　必嶁

良檀　良棕　良竹　良扶　良基　良璺　良埼

華原侯士𡌽

武經郎不林

善鏉　善室　善奇　善地　善城　善寧

汝宿　汝宇　汝洴　汝綗　汝瑁　汝隨　汝𤧚　汝埒

崇圤　崇塚　崇塗　崇鈐　崇璧　崇使　崇穡　崇服　崇儈　崇鋮　崇琤　崇珉　崇聃　崇僕　崇樟

必琟　必珒　必倚　必綿　必旒　必修　必佃　必伪　必沃　必沭

良驥

右千牛衛將軍士𢇁　武經郎士鮒

忠訓郎不弛　從義郎不諟　不謾　不乖　從義郎不湮　修武郎不違

善栻　善枅　善瑠　善琴

汝績　汝柗　汝景　汝培　汝墩　汝溥　汝綢　汝宇　汝瑀

崇劼　崇叢　崇杋　崇杼　崇楮　崇社　崇澗　崇轎　崇泰

必潒　必漴　必伇

太子右監門率副率士覩　右班殿直士駉

成忠郎不㤀　成忠郎不倴　成忠郎不昏　成忠郎不洒

汝劇　汝湛

崇盈　崇撊　崇直　崇綸　崇弁　崇省

必迓　必佾　必保　必佪　必韋　必覵　必葉　必蘭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七　二十八

贈金吾衛上將軍士覿

武節郎不熈　不㦸　不慺　成忠郎不㬰　保義郎不惦　不恀　贈朝請大夫不杙

善㸌　善模　善射　善開　善求　善躬　善俁　善窪

汝渠　汝琮　汝仰　汝汪　汝典　汝宪　汝富　汝奇　汝嵩　汝笃　汝任　汝傳　汝裖　汝梘　汝栘　汝袓　汝禅　汝檡　汝祠　汝褘　汝祾　汝襉　汝袍

崇褚　崇傳　崇秩　崇沔　崇滿　崇樸　崇蓋　崇盧　崇光　崇侁　崇覩　崇㧑　崇篾　崇迒　崇漨　崇逿　崇洑　崇篙

必玩　必壇　必喃　必鈊　必淳　必脂　必脩　必撵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七　二十九

榮國公謚和思仲㯎　華陰侯仲𡵒

右千牛衛將軍士靚　太子右內府率副率士獲　右侍禁士㯭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涌　右班殿直士衎　贈太師恩王謚溫靖士俊

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不逮　不憪　不㥛　秉義郎不泯　修武郎不閔　贈武略大夫不閡

善技　善㯿　善積　善稱　善掄　善植

汝閬　汝閬　汝堞　汝韻　汝繾　汝憲　汝揄　汝崿　汝剸

崇迴　崇㦃　崇㽦　崇孚　崇孚　崇綱　崇秉　崇逘　崇䠒　崇䌊　崇忭　崇剸　崇㟋　崇㠂　崇圾　崇㙈　崇圖

必𢝲　必攸　必榱　必㯭　必佡　必綅

贈宣奉大夫不聞　贈集慶軍節度使不歐

善宅　善頲　善崇　善湋　善恢　善攺　善全

汝與　汝奭　汝奥　汝涪　汝汭　汝氾　汝墐　汝瑀　汝監　汝昭　汝𢓭　汝式　汝壚

崇榮　崇潔　崇桃　崇夫　崇幸　崇秸　崇常　崇良　崇㤼　崇軸　崇鉄

必瓔

善扶　善剳　善韶

汝蕩　汝潡　汝儀　汝碩　汝鋳　汝斗　汝右　汝吾　汝戩　汝澌　汝諰　汝使　汝邁

崇低　崇昏　崇㡯　崇昳　崇僅　崇譓　崇謦　崇鉅　崇鋋　崇釩　崇旒　崇屹　崇𡹉　崇嶸　崇庚　崇鈂　崇諒

必藤　必華　必彬

贈武功郎不沾　贈武德郎不屎

善打　善圖

汝止　汝筆　汝璲　汝琭　汝瑆　汝玻　汝珀　汝留　汝杠

崇㥥　崇婢　崇以　崇櫻　崇櫹　崇打　崇稍　崇林　崇鸁　崇軏　崇轄　崇聯　崇醇　崇寓　崇璲　崇瑜　崇漣　崇杭

必詠　必㦗　必通　必逾　必桂　必璽　必堅　必澗　必鈞

贈武翼大夫不犀　忠訓郎不拂

善珂　善瑾　善桓　善翔　善謨　善倪　善摯

汝篭　汝橘　汝椓　汝巧　汝班　汝饒　汝總　汝豪　汝切　汝敘　汝慧　汝椿　汝鹽　汝璽　汝霆

崇椿　崇邦　崇部　崇畬　崇謦　崇避　崇令　崇含　崇今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七　三十二

善夫

汝宝　汝桑　汝訓　汝玉　汝琮

崇浙　崇杬　崇儞　崇惪　崇悠　崇憶　崇滌　崇慈

必鏃　必訟　必久　必坦　必敵　必修　必直　必楼　必杍　必檡　必杆　必醲　必槁　必樹

良牖　良騂　良驊　良駒　良駙　良濱　良灃　良崍　良桝　良鞦

汝瑹　汝佳　汝暈　汝璪　汝潛　汝楧

崇昌　崇通　崇偃　崇咯　崇稷　崇崎　崇里　崇图

必悕　必誠　必均　必塌　必墉　必培　必墭　必勉　必料

良鋏　良懷　良瑜　良瑛　良櫞　良浮　良楷　良枌　良橦　良櫧　良榑

友澆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七　三十三

修武郎不朽

善冲　善瞰

汝植　汝椂　汝栱　汝樟　汝柞

崇虎　崇泗　崇濋　崇泮　崇濠　崇丞　崇庶

必錞　必鍮　必銓　必鑠　必鋼　必鐄　必釛　必託　必鏈　必鐳　必錚　必鍏　必鑿　必鏶　必青　必鐗　必錄　必鍁　必鐵　必壂

良瓌　良瑺　良椶　良璐　良璕　良璿

贈武翼大夫不敏

善隅　善藩　善惇　善忭　善恬

汝柯　汝樫　汝椐　汝椭　汝漣　汝植　汝僾　汝材　汝杓　汝欲

崇姊　崇婧　崇嬉　崇熞　崇炆　崇礄　崇禡　崇謝　崇謔　崇樹　崇橘　崇櫸

必焗　必郎　必焮　必烋　必溟

良畯

唐州刺史士汔

贈武顯郎不謔 忠翊郎不夸 忠翊郎不頡 保義郎不賛 忠翊郎不許 忠翊郎不緩 忠翊郎不侲 忠翊郎不野

善協 善攸 善怡 善歷

汝悌 汝佐 汝膿 汝禅 汝憶 汝佯 汝福

崇澶 崇鄹 崇杅 崇戩 崇諫 崇宴

榮國公謚恪安仲汾

榮州防禦使士瀰 嘉州刺史士瓛 右千牛衛大將軍士淦 右班殿直士茁 贈武略大夫士愚 贈左衛大將軍士淵

忠翊郎不惕 右班殿直不憁 修武郎不涸 忠訓郎不毀 贈武功郎不犯

善貺 善綱 善續 善祇

汝祿

崇赳 崇琍

必儼

贈太傅安王士輻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稅 贈左屯

保義郎不惺 忠翊郎不陘 保義郎不屈 朝奉大夫不熄

善騰 善腆 善肱 善肵

汝棽 汝淳 汝淦 汝潁 汝澧 汝埔 汝域 汝壕 汝塚 汝顗

崇撿 崇詵 崇鑄

衞大將軍士陝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芑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舡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妙

天水縣開國侯不倉

善璪 善曈 善肝 善旰 善映 善曇 善普 善皆 善晏 善量

汝湅 汝咏 汝樂 汝楠

右監門率府率仲敳　博平侯仲士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詡　右班殿直士濃　右千牛衛將軍士雩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賁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邉　右千牛衛將軍士蒋

贈訓武郎不溢　保義郎不伐

善圭

汝焐　汝壆

崇絛　崇栖　崇潘

必礩

右千牛衛將軍士焯　右千牛衛將軍士犇　右千牛衛將軍士紱　武畧大夫士𧸘

修武郎不訟　贈朝散大夫不訢

善豐　善新

汝儆　汝楔

崇謕　崇琉　崇緺　崇訡　崇訖　崇譛

必瑜　必潯　必熠　必紗　必瀧

良騎　良軺　良輗

廣陵郡王諡莊孝宗𢀨　英國公諡孝僖仲論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梧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

秉義郎不擁

善茂

汝俚　汝侄　汝佟　汝倪　汝儔　汝傈　汝俁

崇虎　崇霸　崇勵　崇䮕　崇𩡧　崇駒　崇驄　崇騂　崇漢

必洵　必龍　必淅　必汰　必駿

果州防禦使仲謹　隋州防禦使仲縦

右侍禁士綸　右班殿直士𠟈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𨱇　右班殿直士鈞　左班殿直士鈞　右千牛衛將軍士謹　右班殿直士斛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禪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七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檝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禩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祻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禠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櫻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椿
		成忠郎 不惰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姜宸
圈點監生臣李嶅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八 一送

宋

宗室十九

宋史

餘杭郡王宗詠 溫王宗師

東陽郡公謚穆僖仲俾 富水侯仲山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埋 安定侯仲廉

富水侯士狭 廣平侯士輌 贈左衛大將軍士璙 贈左屯衛大將軍士帙 贈左領軍衛將軍士曆 贈千牛衛上將軍士惓

右班殿直不丕 右班殿直不覓 訓武郎不遷 右班殿直不丕 左朝請 大夫直徽猷閣不試 成忠郎不玩 從義郎不揜 忠訓郎不惽 贈太中大夫不猜

善蔓 善交 善止 善言

汝寀 汝瑱 汝璩 汝衎

崇智 崇濟 崇曠 崇寔 崇元 崇宗 崇兊 崇禮

必年 必櫰 必烈 必潽 必堅 必延

良瑋 良宥 良靈

友玹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八

一

汝釋 汝林 汝鍪 汝祿 善吏 善傒

汝釋 汝宗 汝丘 汝兆 汝从 汝紀 汝火 汝兟

崇充 崇曾 崇參 崇映 崇騫 崇家 崇曾 崇昌 崇諳 崇僉 崇禹 崇鍔 崇鈞 崇秀 崇瀚 崇富 崇企 崇會 崇都 崇閒 崇陀 崇儋 崇慢

必遠 必倈 必迎 必迅 必遭 必遂 必追 必遵 必璥 必適 必瀎 必迨 必球 必淨 必鑪 必憓 必錀 必銀 必鋧 必鎵 必鉦 必輾 必軫 必璿

良樺 良樸 良檒 良鏽 良鏈 良鈍 良鐶 良秖 良增 良瑽 良璙 良琛 良玖 良璩 良琭 良森 良汶 良堉 良阜 良壚 良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八

二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八 三

贈武節郎不侻

善溶

善賁 善擇 善龠 善奇 善文

汝奐 汝聧 汝昇 汝瞽 汝翢

汝翀 汝翢 汝翢 汝詰 汝八 汝林 汝靛 汝銖 汝瞿 汝遑 汝䩄 汝生

崇墢 崇愛 崇駒 崇騂 崇彪 崇地 崇瀍 崇惠 崇芸 崇案

崇琳 崇鴻 崇路 崇迎 崇佖 崇徥 崇畋 崇鉦 崇瞰 崇墰 崇嘖 崇倫 崇睍

必湊 必涧 必潔 必瀐 必瀍 必涑 必起 必趙 必赴 必趯 必𧼮 必趮 必赳 必僅 必倣 必濇 必淨

必琀 必珹 必琥 必璆 必瑝 必坤

良濟 良琚 良𤩲 良林 良璐 良槤 良棣

良鍵 良柱 良峙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八 四

右班殿直士歆 右千牛衛將軍士壹

贈貽慶軍節度使會稽郡公士壹

訓武郎不灩 武翼郎不剸 不移 不夫 不懷 成忠郎不佞

成忠郎不卷 武德郎不蹇 贈武翼郎不疚 保義郎不惱

善真 善巽 善萬

善傳 善修 善管 善畜 善膩 善鋌 善畔

汝逵 汝道 汝爵 汝企 汝津 汝瀉

汝圳 汝峙 汝豎 汝柁 汝棲 汝澳 汝賽 汝亭 汝珍 汝僤 汝鋋 汝毫 汝鑾

崇儒 崇僊 崇文 崇概 崇權

崇砱 崇玜 崇瑆 崇瓏 崇璨 崇瑚

必萬 必竟 必金 必絪 必肇 必敦 必瑊 必鉦

必濡

良授

懷王謚
崇楞宗

沂王謚
恭憲仲

右侍禁
右千牛衛將軍士𤫊

成忠郎不㪺
修武郎不熙

善鉄
善錡
善銳

汝鋯　汝璐　汝鋹　汝紆　汝挪　汝獲　汝汜　汝敵　汝儔　汝彸　汝褡　汝瀛

崇化　崇富　崇峪　崇膿　崇涤　崇嗤　崇嘆　崇峴　崇虹　崇嶐

必錀　必昑　必曈　必偈

暉
損

右班殿直士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㶇
右監門衛將軍士沖
右千牛衛將軍士䡴
集慶軍節度使閬國公謚士閩

不㤿
從義郎不倫
成忠郎不愆
成忠郎不𬭚
追封崇國公謚忠憲不息

善序
善賟

汝嚐
汝祓
汝𬮚
汝沵

崇紀　崇美　崇城　崇琢　崇陶　崇𧞣　崇彖

必滿　必海　必藩　必澤　必流

善防
善下
善詠

汝緝　汝詁　汝㮯　汝梳　汝棋　汝坔　汝至　汝𡆪　汝臣　汝璘

崇威　崇赠　崇嚁　崇𦘔　崇眭　崇昳　崇𢔁　崇𧰮　崇禡　崇𫞩　崇待　崇𫟍　崇𫘥　崇𫟹　崇縁　崇精　崇𡻙

必侏　必僑　必佋　必儆　必洲　必泰　必𥿄

恭王仲炎
右班殿直士濈
內殿承制士匆
贈太傅慶遠軍節度使士㯳

修武郎不害
從義郎不閒
忠翊郎不敏
成忠郎不𧊅
成忠郎不息
贈武節郎不𣮎

善賒
善兮
善首

汝詁
汝𨗴

崇𢝈　崇瑑　崇桃　崇墻　崇銓

必僾　必𠐍　必𬀪　必𬀲　必謹　必諲　必含　必𤳄　必坐

均州觀察使士眂

從義郎不拘 秉義郎不絿 武節郎不紛 承信郎不剛

善橡 善澎 善駿 善驥 善驕 善嵌 善容

汝爆 汝還 汝迭 汝迪 汝遺 汝愢 汝忌 汝豢

崇紅 崇紗 崇增 崇玲 崇瑪 崇珹 崇墊 崇堅 崇偶 崇僅 崇咧

必稈 必秋 必洸 必洮 必潒 必沂

良桊

善平 善暌

汝敵 汝鑒 汝䟦 汝蝍 汝䚯 汝燈 汝盧 汝賷

崇褮 崇洸 崇稹 崇灉 崇濤 崇泄 崇淺 崇澯 崇澮 崇譓 崇桯 崇榣 崇檇 崇櫓 崇澶

必棲 必櫶 必杉 必穳 必楷 必棡 必櫚 必樋 必柳 必粲 必台 必右 必言 必舍 必楺

良儃 良𠍹 良松

濟國公諡良仲圯

左監門衛大將軍士㮚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閒 贈左屯衛大將軍士圝 贈昭慶軍節度使清源公士岡

贈左衛大將軍不湋 武經郎不隔

善瑤 善運 善琪 善宥

汝霖 汝昀 汝錨 汝澍

崇袊 崇福 崇汭 崇湃 崇稹 崇酖

必樸 必戚

良烽 良煋

贈福州觀察使濟陽侯士㷚

贈武顯郎不僞 忠訓郎不廢 忠訓郎不朊

善廓 善尤 善荃

汝謹 汝琬 汝灣 汝譖

崇祜 崇褉 崇楧 崇樌 崇檣 崇棖 崇梍 崇鏁 崇貯 崇達 崇湾 崇㦧

必奇 必茉 必鞊 必榮 必枸 必栟

廣陵侯士晄　會稽郡公士宕

贈朝議大夫不昊　忠翊郎不褰　贈左屯衛大將軍不疲　武節郎不恍

善騤　善鞔　善集　善綱　善勤

汝針　汝詠　汝錶　汝鶮　汝謽　汝謟　汝諔　汝指　汝敵　汝濆　汝瀍　汝嵊　汝洸

崇品　崇崟　崇獻

必禰　必灢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文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釋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侯

贈秉義郎不沾

善歎　善週　善勉

汝序　汝澗　汝廖　汝詢　汝俺　汝沫　汝鯉　汝鱗　汝敬

崇玟　崇瑅　崇篛　崇存　崇檣

崇城侯仲琁　贈左屯衛大將軍仲叅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猍　彭城侯仲塡

右班殿直士衆　贈右領軍衛將軍士住　瀾國公士筏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才　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士訣

贈武略大夫不拈　成忠郎不沇

善性

汝隋　汝蒔

崇實　崇宵

華國公謚孝仲猷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唆　右班殿直士濡　右侍禁士魋　右班殿直士僎　敦武郎士閱　武經郎士㬢

成忠郎不畏　不愚　忠翊郎不惟　不愚　成忠郎不猱　保義郎不寵　從義郎不求

善飈

汝公　汝賂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八　十一

東陽侯仲逵

從義郎士象　右千牛衛將軍士愊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解　贈利州觀察使士壥

成忠郎不妄　成忠郎不啚　忠翊郎不譬　不氿　贈武經大夫不嚴

善膞

汝銶　汝契

崇壬　崇肅　崇晕　崇愬　崇㮣

必輔　必客　必禮　必伊　必刱

良滉

善若

汝嗚　汝僅　汝攺　汝暗

崇璺　崇璽　崇培　崇均　崇壯　崇瑞　崇礽　崇琳

必儆　必保　必俅　必僕　必德　必侹　必僕　必侍　必儀　必倜　必影　必儁　必像　必僎　必偶　必潛　必浥　無貨　必液　必洲　必瀛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八　十二

右千牛衛將軍士淞　左班殿

贈武經大夫不偏　忠訓郎不圖　不琮　保義郎不窠　成忠郎不性　修武郎不儆

善羿

汝冡　汝𥫗　汝綊　汝鋑

崇埋　崇滿　崇潛　崇澇　崇鍘　崇銶　崇銑

必嘖　必㙯　必理　必玦　必璘

良洵

光山軍承宣使仲琮

士倈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士愷　右千牛衛將軍士性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士祉　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忠果士政

保義郎不玗　成忠郎不悒　成忠郎不儆　成忠郎不很　不愽　從義郎不碼

善尨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結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傳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斵
保義郎不頗
善儀
汝鳴
汝舯
贈眉州防禦使通義侯士稱
武節郎不濟
善池
汝㙊
崇棆
汝納
汝鏍
善汾
善洲
汝璟
善洸
汝瞠
汝鎚
崇瞅
崇綠
汝鏦
崇嘯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騙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夏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駈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嘒
贈左領軍衛將軍仲㢈
儀王謚恭孝仲湜
贈太傅吉國公士從
武功郎不逸
善右
成忠郎不違

贈朝散郎不還
善蒙
汝僾
崇桂
必昀
崇禍
必鑒
崇稼
汝信
崇麻
崇釦
崇嬰
善傭
汝倫
崇叙
汝餘
崇枚
必懌
贈光祿大夫不遯
善約
善宣
汝育
汝鉄
汝鍾
崇瓛
必栖
善寫
汝貟
汝質
崇亞
必璽
良汴
必畚
必塗
崇堤
必鑿
良錤
必鏊
善鏡
善睍
汝鹿
崇羡
崇翮

保義郎不遠
贈正奉大夫不邀
善打
汝綎
崇燮
崇逸
汝賓
崇逢
崇侎
善筍
汝睿
崇彈
崇卟
善營
汝頎
崇佼
汝㰅
汝晉
崇庄
汝瞥
汝僮
汝嬾
汝矯
崇燾
善俱
汝淶
崇鏘
崇機
崇猛
汝滑
汝濱

左班殿直士衎　贈大傅成義郎王士衎

右宣教郎不逮　不逮　保義郎不迋　朝議大夫不逷

善眦　善彤　善璐　善度　善咏　善珉　善玖

汝驊　汝鵷　汝聘　汝邅　汝潆　汝泂　汝允　汝瀉　汝楗　汝橋　汝樘　汝瀆

崇檝　崇苴　崇嵯　崇嶄　崇枏　崇𤨏　崇爟　崇桼

必鐵　必錡　必䥫

中國公不遹　福州觀察使秉濯王檜察尊長不迮　秉義郎不遹

善塡　善琨　善玲　善瓘　善訔　善瑛　善玗　善璡

汝㰚　汝璕　汝抗　汝浥　汝涵　汝溥　汝莚　汝蕆　汝采　汝唛

崇槁　崇炊　崇鉎　崇受　崇稟　崇蒧　崇緈　崇侑　崇滮

贈左領軍衛將軍不淹　忠翊郎不濯　武翼郎不陋

善坦　善湘　善潼

汝杌　汝笔　汝穤　汝槔　汝楷　汝椙

崇叟　崇僕　崇燮　崇焌　崇焚　崇燹　崇壽　崇熙　崇奠　崇夫　崇昊　崇芺　崇恭　崇爕

必鑾　必坴

贈少師永國公士術

成忠郎不訥　贈武翼大夫不迫　忠訓郎不迎　武節郎不迣

善洎　善敦　善略　善睩　善鏑

汝揩　汝罌　汝憤　汝竹　汝猨　汝恰　汝浴

崇夷　崇賣　崇䀆　崇叜　崇埻　崇吹　崇城　崇埧　崇埒　崇塼　崇晅　崇哄　崇噴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八　十七

贈太師新安郡王士銕

武德郎不鮒
贈朝議大夫不僑
右承事郎不俠
贈奉直大夫不惰
贈太中大夫不摘

善者
善暄
善親
善璆
善溥
善珌
善閎
善侖
善涯
善穊
善純
善濂
善琛
善浴
善濤
善沘
善琳
善流
善琀

汝岫
汝嘁
汝臨
汝績
汝階
汝鏵
汝洙
汝謎
汝獻
汝闕
汝關
汝猶
汝通
汝蓮
汝梘
汝神
汝濮
汝瓖
汝㫰
汝璭
汝琙
汝㻟
汝檉

崇豫
崇攑
崇櫖
崇樫
崇徽
崇儀
崇迓
崇何
崇鎬
崇鑑
崇傻
崇僮
崇儭
崇奭
崇櫃
崇棺
崇桂
崇枚
崇潼
崇砿
崇穹
崇熔

必栢
必表
必褒
必衆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八　十八

贈太師新安郡王士衎

武翼郎不俇
右承奉郎不𢌿
保義郎不促
文林郎不翫
從事郎不倍
贈少師永嘉郡王士程
贈訓武郎不迨
朝請大夫直寶謨閣不儻

善䄻
善㻓
善履
善黔
善鋼
善駪
善琤
善璽
善
善識
善瞀
善驂
善垍

汝瑛
汝盼
汝岐
汝暖
汝萬
汝雯
汝炫
汝暮
汝絢
汝陌
汝䘵
汝精
汝䃴
汝鍾
汝鍼
汝鏄
汝參
汝修
汝佺
汝傷
汝㭊
汝嚎
汝莫
汝㷸
汝蝶
汝畯
汝昤

崇徽
崇灑
崇㳡
崇羊
崇尖
崇蘚
崇壇
崇笛
崇篠
崇浥

必濤

武安軍　右千牛衛將軍士磐

承議郎不賢　右文殿脩撰不艱　承議郎不愢

善諭　善縱　善昉　善浚　善春　善曾　善晢　善椺

汝意　汝朕　汝恕　汝藩　汝遵　汝遣　汝祓　汝儆　汝陪　汝隕　汝隲　汝陞　汝陜

崇賁　崇晾

永宣使開國伯權知濮王銑王圖令士石

贈東義郎不如　襲封嗣濮王不嫭　贈通直郎不騖　武德郎不篤

善瑛　善麟　善賤　善壄　善話　善幷　善虎　善龍

汝鈇　汝曦　汝楞　汝峻　汝忞　汝意　汝汗　汝津　汝澤　汝虒

崇佗　崇假　崇識　崇㑑　崇洪　崇檉　崇柠　崇㻏　崇嵋

朝奉郎不朏　忠訓郎不斁　武經郎不悟　從義郎不抒　從義郎不麐

善麒　善樸　善璚　善廸　善汚　善澧　善侶　善沚　善隲　善婦

汝宁　汝洴　汝膺　汝庄　汝郁　汝时　汝種　汝傢　汝枝　汝柣　汝樹

崇書　崇曾　崇衛　崇移　崇網　崇檝　崇樿　崇稿

士歆　開國公士晛

不淵　贈保信郎承宣使不闕　朝散大夫不慊　領貴州刺史追封開國子不憧　保義郎不刪　武翼郎不職　通直郎不贊

善芝　善壼　善蒼　善畠　善柱　善壷　善覲　善琅　善冯　善望

汝偵　汝奎　汝藜　汝賢

崇棣

武寧郡王仲約

右千牛衛將軍士邈　成忠郎不劬

右監門衛大將軍州文刺文士綸

太子右內率府

進封開國伯不柊　善李　汝傲

善埭

善芋

進封開國子不嗇　善術　汝忠

善銳　汝鎮

善璧　汝璹　汝覺　汝肆

善敬

副率士㻊

右監門衛大將軍果州刺史士探　成忠郎不體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柳　成忠郎不貲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鍋　成忠郎不㥄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訪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誅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戩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閻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矩　迪功郎不異　善鐘

善峒

善嘽

不他

金州觀察使仲強

右班殿直士閒

右千牛衛將軍士陞

右千牛衛將軍士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根

貴州團練使仲郎

右千牛衛將軍士硯

太子右內率府率士昆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鈴

美州觀察使仲潛

右千牛衛大將軍士驟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勛

贈左領軍衛將軍仲燈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八　二十三

太師彭王謚孝僖宗汞

永國公謚僖惠仲儞

內殿承班士寵　武節郎士狳　贈左驍衛大將軍士旟

保義郎不陣　不抑　從義郎不恃　成忠郎不豚　不贏　成忠郎不啃　忠翊郎　不絮　成忠郎　不厭　成忠郎　不慾　贈朝請大夫不蕩　保義郎不叨　保義郎不最　從義郎不帶

善種　善墠　善涸　善恭　善擬　善擁　善會

汝光　汝宗　汝住　汝維　汝仍　汝嗎　汝惜　汝措　汝總　汝鉊

崇穌　崇稱　崇垂　崇路　崇并　崇弓　崇棨　崇巍　崇蕘　崇蘞　崇稿　崇廸　崇侈　崇緒　崇稑　崇徽

必灘　必打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八　二十四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輶

贈武經郎不玩　保義郎不觀　秉義郎不紝　追封安國公不壘

善梓　善玕　善单　善編　善受　善膺　善繼　善潧　善愿　善僩　善樾　善潛

汝禵　汝禰　汝孃　汝庫　汝㶽　汝賢　汝初　汝瓊　汝瑄　汝恢　汝墦　汝矩　汝徒　汝橡　汝楸　汝檪　汝丕　汝輊　汝曖　汝汜　汝遑　汝特

崇偪　崇僥　崇仔　崇譜　崇壞　崇鑒　崇儲　崇烽　崇齋　崇傪　崇珪　崇跳　崇玔　崇遊　崇遺　崇龍　崇岩　崇屽　崇嶇　崇峗　崇嶒　崇宇　崇寔　崇寄　崇宣

必淇　必倚　必瑣　必佃　必栮　必儆

商王援孫孝仲曙
贈右屯衛大將軍士郎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琳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澗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峪
武翼大夫不壐
善本　善晛　善猷
汝嗜　汝晴　汝瑝　汝㫟　汝琛　汝繖　汝瞰
崇[illegible]
必晌

永寧郡王援孫忠仲照
供備庫副使士勤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覗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猷
左侍禁士韜
右監門衛將軍士儇
朝奉郎不脒
忠訓郎不佞
不佐
不能
從義郎不嗐
贈武節郎不浮
不澈
不蔵
成忠郎不供
善珽
汝琥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慎
贈少保追封將國公不拄
成忠郎不䁷
成忠郎不違
贈奉議郎不褰
善晃　善瑕　善貂　善輸　善翎　善轔
善琇　善寺　善擢　善階
汝田　汝陖　汝椽　汝拄
汝羽　汝鯖　汝虵　汝職　汝翀
崇巘　崇畢
崇剛　崇鍚　崇琿　崇綖　崇時
必洵

嗣濮王仲理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頵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害
贈武略大夫士龠
忠訓郎不徵
武節郎不過
贈武翼大夫不劉
善艳　善心　善身　善肅　善久
汝鼱　汝平　汝晉　汝立
崇明　崇燁　崇碣
必鍠　必嗾　必塑　必潞　必淑
良槵　良噴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八　二十七

從義郎不泥　贈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不慊

善本　善俔　善綸

汝覺　汝覘　汝馳　汝玠　汝璟　汝瑑　汝皿　汝嚴　汝璹　汝璊

崇寶　崇凱　崇顒　崇翔　崇邁　崇適　崇敝　崇沾　崇津

必泐　必淶　必洞　必湑　必輪　必峒　必達　必猛　必珥　必琲　必津

良玫　良㮾　良栝

善邠　善馳　善賙　善鐋　善楫

汝鈇　汝新　汝敞　汝存　汝法　汝賁　汝犇　汝墉　汝琮　汝季　汝秀　汝訇　汝譽　汝珹　汝壽

崇遷　崇濺　崇功　崇䃮　崇槎　崇𡴲　崇棠　崇霊　崇庬　崇朴　崇橀　崇健　崇貴　崇箏　崇什

必坐　必壇　必家　必塚　必玲　必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八　二十八

秉義郎不吝　不倨　贈少師不倦

善里　善敦　善詠　善堅

汝訊　汝倫　汝覞　汝㲋　汝晛　汝龐　汝磬　汝屼　汝嬋　汝鍔　汝鍇　汝鋌

崇軿　崇現　崇哄　崇嗛　崇𠵝　崇郙　崇畋　崇峅　崇岻　崇遄　崇濤　崇瀛　崇澭　崇淲

必嬉　必椅　必梡　必[illegible]

良燿

善丕　善敉

汝鑰　汝鑑　汝豐　汝際　汝升　汝緊

崇潘　崇汀　崇滄　崇澤　崇濱　崇瀨　崇河　崇瀚　崇涖　崇虔　崇笑　崇陟　崇數　崇巘　崇玫　崇敝

必㮰　必檉　必楙　必集　必柔　必來　必激　必謝　必流　必召　必磨　必觀

良烨　良佃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八 二十九

從義郎 不紅

善詔 善鼓

汝渠 汝譜 汝琢 汝郕 汝淦 汝峨 汝材 汝駱 汝東 汝臺

崇鎮 崇璩 崇詔 崇稽 崇澮 崇輝 崇犖 崇騆 崇瑂 崇濰 崇嶑 崇坪 崇軒 崇喆 崇𠌶 崇樸 崇伍 崇蕢 崇隆 崇韶 崇瀸

必僎 必倇 必俸 必儀 必壞

良禧 良瑆

善恪 善㥽 善悇 善懔 善惲

汝瑞 汝武 汝來 汝瓛 汝瑛 汝玨 汝珂 汝㟲 汝兪 汝世 汝奄 汝枝 汝瑾

崇乘 崇㳿 崇陪 崇岷 崇伶 崇倫 崇巻 崇種 崇播 崇璞 崇嵊 崇㻙 崇坏 崇滬 崇灼

必往 必衛 必宮 必潤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八 三十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 𥛹

成忠郎 不蠱

善儼

右班殿直士佗

右班殿直士瞮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嶒

右千牛衛將軍士濰

贈武翼郎不𢕟

善鹿

汝珈 汝駱 汝㠔

崇𢶨 崇代 崇伋 崇𣏌 崇㵸 崇振 崇通

必懷

成忠郎 不消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勳

秉義郎 不佺

成忠郎 不剗

忠訓郎 不剮

善懷 善㴸 善偏 善睦

汝鈾 汝軟 汝種 汝輧 汝逵 汝輔 汝輜 汝軻 汝構 汝謹 汝諟 汝議 汝鴻

崇㴸 崇瑛 崇瓊 崇琦 崇鄘 崇梓 崇𠏉

必傜 必金 必灘 必淮

良澔

贈武顯大夫不衮

善裒　善泂　善宰　善鳴

汝峰　汝嶒　汝墒　汝崙　汝洎　汝坝　汝玥

崇湄　崇家　崇銑　崇鷹　崇溥　崇杉　崇鐘　崇鉉　崇鋋　崇鋮　崇隊　崇防　崇璧　崇瑞　崇逊　崇璡　崇迈　崇運　崇遐

必池　必榕　必澗　必溥　必瀠

右千牛衛將軍士洸　右班殿直士潽

武翼大夫不汰

善翹　善辯　善擇　善偲　善夾

汝瑠　汝鋋　汝璋　汝　汝館　汝瀋　汝鷸　汝慽　汝軌　汝卿

崇遂　崇閒　崇閏　崇儋　崇懋　崇感　崇惠　崇忘　崇搴

必巍　必蕩

贈少師永國公士泰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書　太子右監門率

贈朝請郎不斷　不佝　武經大夫不征　武翼郎不蟜　武翼郎不誣　訓武郎不𩑈　成忠郎不鉠

善佾　善鏐　善貴　善悾　善濛　善荻　善樂

汝配　汝盟　汝楪　汝枚　汝洺　汝淹　汝憶　汝汀

崇寧　崇𢝉　崇圭

府率保侃　嘉國公謚孝恭仲𩦎　贈右金吾衛將軍士骭　右千牛衛將軍士勢

訓武郎不顧　秉義郎不畯　贈武功大夫蘄州防禦使不陛　贈武經大夫不孫

善逃　善誥　善依　善叱　善玫　善鮮

汝緣　汝養　汝揭　汝揮　汝衎　汝樸　汝衎　汝錄　汝扁

崇彩　崇聆　崇鍈　崇庄　崇彥

必俵

贈武德軍節度使建安侯士珊
贈建州觀察使建安侯士悳

不顯
武翼大夫不戢
保義郎不愊
贈武經大夫不援
忠訓郎不貲
贈武經大夫不匱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㭏
忠訓郎不圯

善暉
善稜
善銓
善堤
善新
善栽
善汱
善體
善以

汝鋈
汝恩
汝污
汝澄
汝滜
汝淝
汝涓
汝濼
汝嶼
汝嵦
汝峭
汝峠
汝嶜
汝峴
汝嵲
汝屹
汝嶂
汝嵘
汝嵷
汝嵎
汝嵋
汝圮
汝崤

崇墒
崇衛
崇瑤
崇畔
崇埠
崇壇
崇崟
崇湄
崇㷊
崇僧
崇鏻

贈少保集慶軍節度使東陽侯士輪
右千牛衛將軍士毫
右千牛衛將軍士𤋮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化

贈武翼大夫不寵
保義郎不𡧱

善洪
善琛
善璘
善諾
善遷

汝鋒
汝鱳
汝瞬
汝腱
汝鎣
汝鋼
汝錯
汝鑒
汝鎮
汝錸
汝鈁
汝鏑
汝鎏
汝鉍
汝銅
汝銓

崇㫚
崇楚
崇冰
崇溢
崇腓
崇嘗
崇芈
崇𦬸
崇苠
崇菌
崇蓏
崇矢
崇蕲
崇𦬒
崇蔓
崇菁
崇莱
崇荇
崇茨
崇蔡
崇蕭
崇𡏼
崇𡋯
崇𤣲
崇𧮳

必畤
必璵
必澮
必𤦃
必原
必僭
必偁
必傑
必𤣣
必憩
必㷊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廓

贈昭信軍節度使安康郡公士公

武節郎不拔
善彔
汝檴
崇咏

善熙

善滌
汝洸
崇杠

武翼大夫不匃
善應
汝求

汝紂

汝濺

武翼大夫不軼
善絛
汝輻

汝幟
崇峇

汝緹

汝銓

善蕙

善鈿

善芊

武翼郎不墜
善龕

善莧
汝俳
崇瓔

汝旊

汝作

善芊
汝俴

汝衛

汝偉

不拒

不愊

贈昭慶軍節度使建安侯士㝯

修武郎不㨗

朝奉大夫不戚
善圃
汝儔
崇樛

崇璘

崇鐊

修武郎不㨗
善華
汝澗
崇桃

崇楊
必嘁

善日
汝世
崇儇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傈
贈武翼大夫不愬
善霈
汝書
崇鉄

汝㬎
崇掛
必夒

崇綖

汝金
崇來

崇紓

崇𪎭

汝丘

汝酉

不訥
善保

不充
善淵

安節郡公仲戡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位

康平侯仲㒢
右千牛衛將軍士蘄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閈

右千牛衛將軍士閒

右千牛衛將軍士蔵

淄王宗邈

沂國公謚良信仲覽

贈威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康郡公士綱

朝散大夫不佾
善訛
汝明
崇覺
必登

必立
良瓆

良瓘

汝能
崇采
必表
良玎

良琰

良璹

良瓚

良璩

汝晉
崇齊
必田

必趙

必兵

崇弟
必侍

贈觀察使益州
三班奉

武經郎
不俭

善酏 善敵 善賓 善艳 善圖 善榮

汝典 汝侊 汝籽 汝卿 汝興 汝顧

崇桑 崇直 崇戚 崇侶 崇傻 崇屋 崇璧

必馨 必及 必晋 必蕃 必静 必戒 必瀟 必決 必濺 必八 必涑 必洋

良富 良僕 良璃 良檴

友滂

侯士戴 贈武經大夫士䚕

職不倦 不迪 右班殿直不億 保義郎不係 不由 成忠郎不要 保義郎不忕 秉義郎不淺 右班殿直不話 贈武經大夫不詸

善謙 善綱 善崇 善學

汝𢓜 汝士

崇僑 崇德 崇劲

必但 必儀 必䟫

良巔 良瑩 良澗 良檣 良机

友抽

善令

汝商 汝肖 汝狮

崇彰 崇安 崇膚 崇剀 崇推 崇政 崇艸

必速 必本 必涛 必憲 必懸 必權 必成 必政 必敵 必攻

良槽 良橇 良珠 良鈚 良鍵 良球 良瑱 良璥 良漢 良服 良織 良樸 良䲢 良璵 良玥

友晥 友瑠 友脩 友儥

善彰

汝陈 汝良

崇行 崇韞 崇敷 崇鞠 崇立 崇敎 崇至 崇周 崇武 崇念 崇㑒 崇毀 崇步 崇瀰

必晛 必踝 必睫 必棣 必瑋 必傢 必脩 必綱 必鑲 必烋 必爆 必鑿 必鉌

良孫 良恕 良樸 良際 良膽 良倫 良儁 良頊 良頎

太子右

武經郎不諂　不誕　不蹇　不顒

善陟　善沆

汝修　汝搴　汝魚　汝犇　汝豁　汝詹　汝璵　汝淵　汝擇　汝抽　汝榴

崇復　崇邈　崇融　崇䟫　崇曖　崇崃　崇儔　崇癸　崇虮　崇巽

必鏵　必寓　必璎　必班　必漸　必儞　必僅　必栖　必緻　必璊

良頊　良述

滕國公諡溫仲翊

內率府副率士衆　贈青州觀察使北海侯士僎

從義郎不敏　登仕郎不條　三班奉職不作　忠翊郎不戚　成忠郎不卸　成忠郎不柿　贈武節郎不淤

善絙　善巒

汝戲　汝珠　汝瀧　汝祺

崇潘　崇濯　崇瀍

贈武節郎士侗

不純　成忠郎不蔄　武翼郎不琭

善緘　善始　善俊　善馥　善獎

汝倚　汝禚　汝約　汝備　汝杆　汝茶

崇嶸　崇崳　崇嶠　崇晴　崇岻　崇洲　崇潾　崇遒　崇佺　崇僮　崇峻　崇竴

必藅　必遑　必琜　必繕　必綱　必綵　必鏢　必塞　必炅　必䞐　必省　必瑺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僕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俅

汝稆

崇崝　崇盱

必維　必紡　必縱　必緈　必峻　必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八

永樂大典 卷一三〇一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汪言壽

圈點監生臣李莊㳟

臣蘇性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九 一送

宋 宗室三

宋史

贈太師益王謚[?] 宗[?]　贈[?]王謚[?]孝仲[?]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穆[?]

右班殿直士駓[?]

右班殿直士滕[?]

秉義郎士穀[?]

贈中奉大夫不泳　大夫不鍵[?]

贈中散大夫不阿

善佀

汝櫟　汝直

崇閎　崇哀[?]　崇峰[?]

必林[?]　必梅[?]　必孟[?]

必机

崇金[?]　崇奐[?]　崇淹　崇裏[?]　崇映[?]

汝耕[?]

善重[?]

汝鐵[?]　汝霽[?]　汝匡　汝鍛[?]　汝鈞

崇顥[?]　崇溜[?]　崇升[?]　崇鄲[?]

善占[?]

右班殿直士㟲[?]　忠訓郎不俱[?]

權主奉祀[?]　贈武翼郎[?]

事贈太師大夫不[?]

修王士[?]九

右朝請郎不議

善寬　善研

汝壽　汝毓[?]

崇朝　崇械[?]

善筠 善續 善琳 善權 善順 善閱

汝棠 汝憧 汝術 汝髦 汝禹 汝碼 汝憎 汝臧

崇俠 崇慎 崇扔 崇格 崇倜 崇嵴 崇愎 崇訴 崇憶 崇徐 崇滌 崇碚

必聆 必權 必芳 必巖 必明 必升 必揚 必稱 必逆 必讦 必沐 必往 必捻

良臧 良珙 良嗶 良璐 良璇

善消

汝育 汝暖 汝碆 汝俞 汝殷 汝起 汝埃

崇砫 崇砦 崇鞁 崇磐 崇野 崇瀬 崇纈 崇噸 崇儁 崇禹 崇仇 崇倬 崇鳳 崇祉 崇來 崇樾

必捷 必㩦 必搏 必珉 必玿 必璊 必賑 必滉 必瑚 必琗 必縛 必埈 必曖

不觸 衆國公 不怕

善愢 善濟 善証 善諄 善暖

汝瞳 汝都 汝盱 汝杏 汝咸 汝瀾 汝淵 汝清 汝瀞 汝濂 汝鈒 汝倪

崇巽 崇爱 崇決 崇楸 崇墊 崇昃 崇敏 崇信 崇鑁 崇椒 崇澗 崇持 崇楢 崇沐 崇楃

必忠 必淳 必恬 必珍 必璛

武經大夫不嬰 贈武經郎不鄙 贈武翼郎不笞

善朋 善懋 善烄 善峰 善肇 善華 善煕 善枚 善理

汝偓 汝屐 汝靚 汝斌 汝幕 汝塔 汝埋 汝璧 汝膚 汝潎 汝錚

崇袟 崇袖 崇柅 崇賓 崇納 崇緯 崇樫 崇 崇愢 崇咏 崇儼 崇準 崇濠

必實 必袟 必攸

左班殿直士秸
左班殿直士儆
右領軍衛將軍士覫
贈右屯衛上將軍士况

武節大夫不讃
武經大夫不悉
武節郎不泱
贈銀青光祿大夫不霏

善墜　善松　善鯡　善鑊　善繪　善滕　善興

汝杖　汝壇　汝墀　汝戩　汝急　汝愨　汝慦　汝怠　汝鷩　汝遡　汝折　汝淇

崇卹　崇侚　崇珉

贈中散大夫不眉

善慥　善付　善檝　善總　善秀　善訢　善汚　善祿

汝湯　汝浚　汝源　汝潼　汝洌　汝澤　汝濂　汝潽　汝湘　汝洄　汝滌　汝渼　汝漕　汝澈　汝沲

崇遠　崇達　崇道　崇達　崇廷　崇𢾊　崇捻　崇禾　崇澗　崇杓　崇採　崇棵　崇揑

必㯨　必患　必憓　必然

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士褒
權主奉安懿王祠事贈太師韶王謚恭靖士樽

武翼郎不憤
成忠郎不競
保義郎不乏
贈中大夫不恍

善曦　善惇　善禔　善陶　善周　善蹟

汝潮　汝灞　汝淦　汝岌

崇檄　崇槐　崇檉　崇榆　崇傚　崇襦　崇袞

朝奉大夫不州
贈光祿大夫不害

善圻　善鈌　善怨　善笑　善詷　善來　善厚　善鉻　善法　善賁　善懋　善擅　善許

汝覿　汝昇　汝靜　汝喃　汝碩　汝枟　汝畩　汝棶　汝鑿　汝畦　汝堅　汝焄　汝范　汝懺　汝達

崇僣　崇源　崇惇　崇豐　崇聰　崇稌　崇幟　崇㹇　崇直　崇鑾　崇𦴦　崇坦

必㤲　必嗅　必棶　必説　必瀛

贈武節大夫不野

善淦　善悚　善敍　善紓　善彝　善嗯　善附　善椽　善備　善抑

汝𣸣　汝河　汝滿　汝敏　汝訕　汝晴　汝嶧　汝僕　汝劉　汝瀹　汝渺　汝浮　汝桃

崇𢡟　崇炤　崇霍　崇電　崇寶　崇望　崇圖　崇困　崇圍　崇霞　崇穜

善適　善真　秉義郎不俚　贈武顯大夫不雁

汝津　汝沆　汝鎮　汝坪　善悰　善播　善逕　善沃　善澗

崇畲　汝融　汝鴻　汝壘　汝埕　汝址　汝鍊　汝圻　汝溢　汝訣　汝倬　汝鐶　汝柽金　汝鵠

崇梓　崇苘　崇鍇　崇巖　崇㠐　崇岍　崇峸

必禕　必機

保義郎不藥　保義郎不郥　訓武郎不怯　從義郎不䍾

善湜　善潜　善瀏　善深　善滇　善榦　善醒

汝玎　汝雖　汝橦　汝樟　汝纂　汝桓　汝柷　汝朽　汝椽　汝杷　汝岩　汝竟　汝容　汝䔨　汝前　汝事

崇炯　崇爆　崇鈞　崇紘　崇琰　崇彰

必楙

從義郎不美　忠翊郎不轉　右監門衛大將軍書州刺史士檷　保義郎不塈　保義郎不騁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防禦使士棨　贈武翼大夫不嫚　右監門衛大將軍書州刺史士諫

善陂　善柀　善楬　善鑾　善展　善泉

汝埍　汝黻　汝蘗　汝樜　汝破　汝腈

崇櫥　崇僕　崇錫　崇宣

右監門衛大將軍書州刺史士郵
不拖

右監門衛大將軍書州刺史士珍

贈少傅和國公士嵘
保義郎不吳
贈武翼大夫不違
善厥
汝混
汝沖
善粹
汝嘆
汝槊
善渙
汝棉
汝哼
保義郎不鍐
保義郎不佃
訓武郎
不幸
善導本
善暢
汝仇
武忠郎不忱
武節郎不磨
善塗
汝業
崇嶠
善聆
武經郎不爾
善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瑞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僊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栻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適

贈明州觀察使奉化侯士遵
不彼

贈宣教郎不浼
善紳
汝與
崇最
汝焚
崇绎
善培
汝焕
崇峨
汝夬
善綸
汝鐫
善烟
汝紒
善址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歃

北海郡王仲聘
右班殿直士奐
右班殿直不畧
右侍禁不代
從義郎
武德郎士鉢

左領軍衛將軍士赫
不游
善及
汝鄘
崇選
崇崍
保義郎不鐸
汝槐
崇澗
忠訓郎
不潛
善吉
汝曠
崇墳
崇浤
必鍚
汝賓
贈朝議大夫不崖
善括
汝擧
汝驀
崇穗
必珪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㻇
不潤
不儔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驛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覲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鲞

左班殿直士儼

贈建寧軍承宣使追貴郡公士嘐
成忠郎不膚
善耘 善職 善貂
汝物 汝宜 汝漢 汝儇 汝昀 汝僾 汝儇
崇𪁪 崇瓊 崇𫗧 崇珩 崇畤 崇燡 崇昇

贈鄂州觀察使南陽侯士鴟
忠訓郎不頑
秉義郎不㞬
善優 善俞
汝佸 汝俺
崇㴇 崇潾 崇澗
必𪸩 必堺 必熼 必嘯 必𫐐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士鄖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士假
左班殿直士抗
左班殿直士嶫
左班殿直士貞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士埒
忠訓郎不慵
善緋
汝貴 汝賁 汝贇
崇述
善警 善陞 善閱 善膺
汝民
崇彥 崇烱 崇岑
必御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士[illegible]
右千牛衛大將軍士菸
右千牛衛大將軍士岭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森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鵠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士巾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illegible]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士閬
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仲堿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楀
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刺史士擬
修武郎不泥
善飾 善可 善尋 善廣
汝什 汝械
崇棫
善緣 善壇 善冏
汝伸 汝祿 汝侁 汝㣑
崇源 崇濮
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士棳

蕭王孫叔　傳宗傳

東平郡王仲樸

贈通奉大夫士咏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侍

贈光祿大夫不弃　忠訓郎不賷

善讜　善光

汝秩　汝彥　汝意　汝奇

崇勛　崇守　崇正　崇良　崇原　崇察　崇秀　崇簡　崇裕　崇禮

必析　必鉄　必鋼　必述　必遠　必邊　必迺　必運　必邈

良朋　良駿　良鄉　良豫　良涤　良珉　良埈

從義郎不苟

善詮

汝椒　汝樺

崇修　崇鍼　崇慣　崇明　崇靜　崇愕　崇遯

必鋌　必鈙　必鍋　必息　必鋒　必惟　必儇

良鋗

朝奉郎士䚨　榮州刺史士治　左千牛衛大將軍士庠　合州刺史士玫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愃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燁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漉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忠

贈右領軍衛大將軍東牟侯仲歇　士模

忠翊郎不撿　秉義郎不倚　修武郎不老　修武郎不均

善豪　善縉　善頊　善輯

汝胖　汝樺　汝營　汝戩

崇鈿　崇椎　崇釬　崇塥　崇瑓　崇格　崇錫

必壁　必蓮　必鴨　必懌　必憁

良頭　良蘭　良闕

善貫　善讚　善庚　善惟　善需　善䚵

汝邯　汝稻　汝嵩　汝潔　汝顏　汝觀　汝壞　汝隆　汝贊　汝倉　汝坪

崇咮　崇灶　崇㳳　崇哼　崇庚　崇坪　崇鏈　崇𠻗　崇塙　崇闞　崇乙　崇墻　崇紾

必惜　必鏵　必鐙　必㕛　必焰　必冷　必環　必灘

良浒　良耕　良暇

忠翊郎不怉

保義郎不引　成忠郎不恨　贈武德郎不偏

善昇　善桀　善賁　善吁　善萬

汝案　汝楹　汝檝　汝椅　汝墨　汝棶

崇鈊　崇鈑　崇墨　崇鉦　崇緝　崇䪻　崇爐

必欑　必楷　必桁　必芋　必䈞　必箱　必籔　必喤　必咏　必瑘　必逞

良壽　良符　良蕭　良簽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保　成忠郎不泪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睞

崇國公仲晉　左班殿直士祖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平　成忠郎　不僻

吳興郡公士傑　贈武翼大夫不撓

忠翊郎不擊　善願

善霸　善霈　善宜

汝欑　汝曒　汝鑰　汝洌　汝鈲　汝鑽　汝姝

崇軏　崇跱　崇青　崇玟　崇㼐　崇泳

必衙　必倈

武節郎不侊　贈武節郎不怵

善積　善工　善昶　善熊

汝海　汝瀊　汝寔　汝濠　汝錯　汝鉦　汝紵　汝嬰　汝鰾

崇澗　崇淋　崇滴　崇蔄　崇榮　崇蠂　崇硬　崇恤　崇鈹　崇墳　崇墉　崇墺　崇垄　崇壂　崇坡

必杌　必擭　必潛　必㶟　必滕　必阿　必鏈　必錸　必㸒

良迮　良得　良謹

武德郎不陵　贈武郎不間

善杠　善維　善琭　善豆　善斷　善力　善莪

汝淳　汝繹　汝綬　汝絢　汝絆　汝緒　汝絾　汝紋　汝綿　汝鄉　汝緘　汝紡　汝纘　汝縺　汝纀　汝緬　汝泰

崇𣾰　崇肆　崇汾　崇浞　崇渦　崇漭　崇溶　崇漣　崇沅　崇嵘

必縝　必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九　十六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鷁
成忠郎不咎
贈武義大夫不佁

善黃　善莳　善儦　善勤

汝求　汝𣏾　汝淼　汝楙　汝鉀　汝濆　汝沼　汝㵐　汝鋒　汝錢　汝鑰　汝絙　汝㮉　汝彙　汝鈞　汝綠

崇瞶　崇㯿　崇䰛　崇堅　崇堅　崇秩　崇禮　崇横

善和　善錡　善聘　善聆　善晴　善覘

汝韞　汝儼　汝紆　汝鏁　汝鍋　汝鏵　汝銶　汝銖　汝鋋　汝錒　汝鈐

崇攏　崇峴　崇㑺　崇軌　崇捷　崇敦　崇渊　崇攢　崇滈　崇係　崇汶　崇模　崇檟　崇樹　崇綱　崇篪　崇榴　崇杆　崇櫳　崇僑

必鑑　必臺　必㻅　必僊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九　十七

不溦　不渺　成忠郎不悦

善覲　善証

汝增　汝輝　汝塔　汝峨

崇岐　崇許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英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光
贈太師崇王謚孝溫宗暖
右監門率府率仲㑺
建安郡公仲詩
左班殿直士尚
右千牛衛將軍士彰
贈右千牛衛將軍士鉞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鐸
右千牛衛將軍士鐄
贈左領軍衛將軍贈武翼大夫不䦒
贈右監門衛將軍士鏑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美
信都侯仲譯
右班殿直士遵
右班殿直士可

善津　善謨

汝康

右班殿直士琮

贈右監門衛將軍士仉

贈右監衛大將軍士瀕　贈朝議大夫不解

善鍾　善肖　善特　善讃

汝擢　汝拭　汝梓　汝攝　汝𢳆　汝㩳　汝撰

崇淦　崇灶　崇淦　崇桄　崇㸌　崇閒　崇閭　崇焱　崇墣　崇㭶　崇蘒　崇烘　崇熄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岉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𧺝

秀州刺史士軿　武經郎不𡼏

善燧　善𨃷　善璘　善搽　善䍐　善㴊

汝㨨　汝摠　汝操　汝栝　汝柄　汝桂　汝𢬵　汝檡　汝榛　汝㑀　汝杞

崇竣　崇煌　崇㷆　崇燎　崇爊　崇𤍠　崇燣　崇𩦲　崇𤊾　崇閴　崇閒　崇𤉶

贈右領軍衛將軍士佃　贈武略郎不㒓

善𡌛　善𡐦　善晴

汝榛　汝樞　汝𢳆　汝棨　汝榮　汝沐　汝𢴡　汝采　汝𣜾　汝薰

崇㷛　崇爆　崇𤒎　崇遺　崇賢　崇圻　崇熹　崇悫　崇𤓰　崇𤌣　崇淳

必𦒱　必瑱　必鑕　必鐊　必鉦　必錫　必鉌　必鏸　必鋼　必鏞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𧾷　保義郎不祖

武翼大夫士䄍　不𩊁　保義郎不訣　贈訓武郎不請

善布　善𤣡　善紐　善賁

汝𥚃　汝𤁋　汝䤋　汝溹　汝𢿭　汝嶋　汝听

崇示　崇颯　崇峉　崇𤇰　崇嶧　崇燃　崇𥄶　崇鐵　崇𤇟

必垌　必埊　必墿　必塥

善矽　善封

汝馘　汝機　汝漉　汝適　汝汶　汝吹　汝敵　汝孜　汝儆　汝附

崇汸　崇荇　崇玆　崇墍　崇峚　崇岑　崇爰　崇樸　崇林　崇梲　崇衎　崇彈　崇鑴　崇楷　崇浩　崇巖　崇溢　崇沭　崇浜　崇濼

必黴　必𥳑　必俊　必鏥　必楳

汝琭　汝剸　善訦　崇炬　崇岈

汝郘　汝鏗

贈修武郎不迍　善講　汝狐　善讀　汝墑

崇衎　崇衛　崇衎　崇楋

汝誊　汝寯　汝梦　善蹬

武德郎不咤　善榔　善淋　汝胖

保義郎不㩲　成忠郎不壬　善頻　汝犢

崇泮　崇潓　崇鑊

汝錙　汝軫

華陰侯仲招

承議郎士滜　贈武德郎不忌　善曉　善誨　善伉

汝䅂　汝輿　汝春　汝埔　汝增　汝波　汝湉

崇佯　崇梲　崇鉀　崇鉽

贈少傅永國公士洪　武德郎不讓　善䙬

汝澪　汝潙　汝頔　汝秈

右千牛衛將軍士䤴　保義郎不𢶍

安康郡公仲撣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鉞

右監門衛大將軍　保義郎不好

軍士鍠　武經大夫不洿

善飾　善域　善菁　善菺　善蓉

汝賑　汝燠

右千牛衛將軍士練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妃

右千牛衛將軍士𦾔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鑛

保大軍承宣使仲諱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劬　贈武經大夫不慮

善盉　善盥　善瑢

汝僎　汝晶　汝闕　汝棨

崇迫　崇㮌　崇痾

崇寂
善詰 汝圪
善惆 汝情 崇泠
汝逷
汝沐
贈武經大夫不害 善宗 汝諍 崇樺 必謪
汝詷 崇瀆
汝諿 崇鎔 必移
汝諰 崇樟 必咻 必棣
汝譜
善鋼 汝墣 崇牂
善墳 汝濊 崇嶐
善尹
汝熤
汝鏡
汝滌 崇塯
汝霽 崇硝
崇硯 必鶴

崇迎
崇逵
崇通
汝吝
右千牛衛將軍士坳
贈太師袁王諡恭憲宗愈 祁王諡敦孝仲僕 贈左武衛將軍士爛 贈和州防禦使不紿 善超 汝澤 崇齡
汝華 崇蔚 必濤
崇徽 必沿
汝鏵 崇鍋 必愬
崇村 必汎 良恿
崇樞 必漆 良急
良忽
良愡
汝襄
善養 汝釗
善省 汝匱 崇瀚
崇滑
善吝 汝孝 崇巍

善爲 汝建
善則 汝法
秉義郎不潰
成忠郎不憊
不擇
忠州團練使士瓛 訓武郎不奪 善廣
善祇
善讀 汝儔 崇軾 必溶
必涑
汝鐸
忠翊郎不忝
成忠郎不貪
成忠郎不足
右班殿直士鐵 忠翊郎不雩
成忠郎不弄
貴州團練使 保義郎

使士從 不曠
成忠郎
不酥
成忠郎 不孤
榮州防禦使士篤 成忠郎不平
成忠郎不傹
房陵郡公仲琿 贈右金吾衛將軍士絅 武翼郎不汰 善徐 汝豸 崇橫 必淦
善如
善絕
善瑩 汝論
汝語 崇稟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綱 成忠郎不攏
贈寧國軍節度使奉化侯士寿 武德大夫不憎 善漢 汝建 崇禨
善曉 汝迦 崇繹
汝逵 崇[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九　二十四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溫

贈光祿大夫不愧

善衍　善閒　善閒　善閒

汝塥　汝瓛　汝黔　汝壕　汝澍　汝璿　汝瑢

崇逸　崇錤　崇鈇　崇鑱　崇鉀　崇釬　崇鈄　崇塗　崇沖　崇丘　崇師

必逮　必淄　必瓛　必淋　必發　必𤅢　必仕　必伉

良饒　良樓　良鎡　良瓚

感德軍節度使仲璉　保慶軍節度使仲嶧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嚴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嗙　右班殿直士非　右千牛衛將軍士雩　右班殿直士盤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墅　右千牛衛將軍士塈

保義郎不屈　贈朝議大夫不倖

善宰

汝昌

崇庶　崇甥　崇偶　崇制　崇亢　崇佩

必滄　必遯　必澥　必鏞　必銑

良鍵　良韶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九　二十五

平江軍節度使仲㥄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瑜　右班殿直士璜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遜　楚州防禦使士㻞

保義郎不愍　不覺　贈武義大夫不惟

善梡　善椅　善楀

汝大　汝共　汝鏢　汝灤　汝濬　汝潤　汝滑　汝滂　汝漓

崇石　崇含　崇鐓　崇朳　崇標

必數

建寧軍節度使仲曾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韻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海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戎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寨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須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崖　榮州防禦使士亮　吉州刺史士酌

保義郎不緬　忠翊郎不曉

汝析　汝蔚

崇鏋

必瓖

贈太師咸安郡王士㓷

朝散郎不尤　朝請郎不病

善儔　善朴　善傣　善倬　善侁　善付　善滄　善淶

汝扎　汝仟　汝僮　汝毓　汝臧　汝旹　汝琈　汝𨍭　汝瀇　汝譎　汝秘　汝㭒　汝榒　汝稂　汝檣　汝坻

崇珣　崇玦　崇琳　崇璸　崇潒　崇妓　崇墶

必潙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韋　華原郡公仲娀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遵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㐌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㯿　東陽郡公士陰

忠翊郎不恍　修武郎不猜　贈武郎不匱

善群　善昇　善真

汝𥕢　汝崖　汝湖　汝祀　汝群

崇嘆　崇琢　崇璿　崇謗　崇讓

贈利州觀察使不䭾　修武郎不頵　忠翊郎不隨

善憩　善玠　善琭　善鍵　善雩　善約　善輅　善滱

汝晴　汝垻　汝賊　汝僨　汝譯　汝雋　汝慕　汝伶　汝傃　汝町　汝吭　汝暘　汝皈　汝藤

崇緈　崇臺　崇堂　崇潰　崇台　崇澮　崇㶷　崇佩

安康侯士晴　右千牛衛將軍士㚬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前

保義郎不取　秉義郎不敏　左領軍衛將軍開國男不惎　忠訓郎不遵　忠翊郎不䲴

善澥　善妖　善淮　善扃

汝惣　汝鈇　汝躍　汝𣟇　汝槫　汝呰

崇祖　崇焆　崇峣　崇㴶　崇㵎　崇坢　崇瑞　崇墩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九 二十八

贈太師潤王謚僖惠宗隱

華王謚孝僖仲厼　贈華州觀察使仲旋?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暘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機?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廑?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埒?　贈武勝軍節度使士遵?　右班殿直士廷　贈右領軍大將軍士晴

秉義郎不吝　武節郎不獨　保義郎不譁?　贈武翼大夫不譏?

善稱?　善愛　善知　善詵

汝愬　汝琥　汝鑑　汝識　汝逆?　汝適　汝義　汝蕎

崇玉?　崇僑　崇侠?　崇謚?　崇峨　崇祜　崇悌?　崇柞　崇栝　崇昱　崇春　崇勳　崇諭　崇翼　崇霸?　崇棻

必憽?　必福　必澄　必濙?　必進　必湊?　必嘽　必塔　必珝?　必鎠?　必玠　必贇　必琉?　必礦?

良儉　良像　良銓　良緌?　良絅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九 二十九

河東郡王謚孝良仲霜?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楨?　太子右內率府率士郁?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伎?　內殿崇班士狀?　贈右千牛衛將軍

忠訓郎不展　忠訓郎不怫?　成忠郎不恍?　成忠郎不挍?　成忠郎不惑?　保義郎不叶　訓武郎不朋　右班殿直不識

善驗?　善億?　善松　善壽　善貽　善鄖?　善綠?

汝璐?　汝譽　汝霈?　汝涑　汝懋?　汝瀾?

崇允　崇力　崇柄　崇来?　崇千?　崇篤　崇僅?　崇翻?　崇朗?　崇伊

必礦?　必琥?　必指?　必撥?　必譁?　必請?　必樀?　必根?　必庚　必寔?

贈寧武軍節度使不肖

善膺　善頌　善成

汝進　汝韋　汝契　汝介　汝纘　汝愉　汝郁　汝鄣　汝鄗　汝郛　汝邦　汝郢　汝郾

崇㴋　崇宧　崇張　崇茂　崇謔　崇嚴　崇勍　崇鑿　崇鈞　崇弥　崇澍　崇蕭　崇澑

必悳　必榉　必柘　必昂　必船

三十

秉義郎不般　贈朝散大夫不儉

善孀　善甸　善應　善哲　善慈

汝郳　汝瀏　汝秀　汝玉　汝富　汝矔　汝勳　汝坪　汝輪　汝圩　汝山　汝朋　汝赫

崇勍　崇伶　崇誼　崇音　崇總　崇獻　崇璺　崇芳　崇峸　崇㘣　崇嵱　崇錸　崇璟　崇瑠　崇道

必瞇　必悳　必意　必瀵　必涟　必悚　必慘　必福

良嘆　良晴　良曾

福國公諡純僖仲麗

西頭供奉官士耀　贈左領軍衛將軍士龍　右班殿直士攜　修武郎士貴　右班殿直士倅　贈太師賀王諡孝獻士奎

成忠郎不遐　成忠郎不遺　忠翊郎不溢　保義郎不愆　追封滕國公諡恭靖

善寀

汝苡

崇迖　崇逵　崇圻　崇璡

必㯿　必潰

三十一

贈太師安化郡王士㚍

不微　朝議大夫直秘閣不竊　朝議大夫不謏　贈朝議大夫不謙

善峰　善墻　善敝　善鉅　善峴　善嵊　善居　善譽　善迎　善𠋤

汝枢　汝珇　汝墒　汝启　汝能　汝多　汝庑　汝洒　汝付　汝憩　汝玘　汝應　汝甸　汝想

崇潡　崇堃　崇舯　崇騷　崇㘣　崇圳　崇㮤　崇謨　崇紩

必壹

右奉議郎不賕　贈朝散大夫不澂

善炅　善虎　崇捸　善濡　善職　善梓　善億

汝慁　汝悳　汝骞　汝峰　汝踼　汝壯　汝堺　汝墩　汝樀　汝螺　汝擻　汝榛　汝健　汝億

崇㩲　崇黇　崇儴　崇僮　崇滰　崇傥　崇劬　崇勍

必㭌　必榜　必㯿　必椽　必檥　必福　必㵼　必畔

贈武功郎不冞　贈朝奉大夫不耪　贈承議郎不啓

善璡　善侻　善先　善有　善堠　善㙽　善㘯

汝墜　汝類　汝頫　汝遲　汝濡　汝綝　汝椽　汝識　汝扯　汝㢆　汝㟙　汝儁　汝㮴　汝僊　汝詷

崇祿　崇倮　崇㨾　崇拎　崇㝠　崇寅　崇寂　崇宥　崇㤝　崇佪　崇侘　崇㦗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九

文林郎不刓

善琥　善起　善東　善多　善彪　善烈　善𬀩

汝悅　汝情　汝楨　汝檉　汝潞　汝埈　汝浣　汝傃　汝㙇　汝獎

崇畔　崇𭓳　崇㖡　崇鴻　崇鷖　崇霩　崇霧　崇霳　崇霿　崇瑜　崇習　崇崖　崇埼　崇遑　崇㻯

必邅　必灘　必潔　必滽

吉州刺史士𨚗　贈建寧軍節度使建國公士奇

贈武德郎不𫓩　訓武郎不矜　武翼大夫不㟪

善鎚　善㝱　善頲　善達　善芹　善茉　善董

汝驂　汝樆　汝𢢞　汝㵾　汝滂　汝逑　汝皆　汝眷　汝㑞　汝畢

崇𤋮　崇㿌　崇憲　崇懟

洋國公諡孝脩
仲譯
建州觀察使仲青

右千牛衛將軍士鮮
右千牛衛將軍士楊
右千牛衛將軍士暴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拾

成忠郎
不㝵
保義郎
不組
保義郎
不菱
贈左領軍衛將軍不止
右監門衛大將軍領昌州刺史開國伯
不愧

善瀾
善瓏
善鴻

贈左屯衛大將軍仲韶
南陽侯仲欽

右班殿直士琦
右班殿直士迎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澎
右班殿直士鐃
右班殿直士僖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明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喻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覬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匡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壹
時武略大夫士滌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特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櫓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匯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針

武節郎
不花
不窳
忠訓郎
不莬

善猷
善奉

汝鋼
汝麟

崇𨋢

漢東郡王宗汭
贈太師崇王謚孝靖宗暐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尾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霄
襄王謚康孝仲康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璝
洺州防禦使士煙

成忠郎
不同
贈武節郎不贏

善鉊

汝偲
汝忿
汝悳

崇鏷
崇鉆
崇權
崇柘

必溈
必湄
必渼
必宴
必家
必賓
必實
必奭
必審

秉義郎不搽

善郡　善什　善遷　善述　善設　善遠

汝息　汝恕　汝似　汝祥　汝冀　汝蕭　汝芋　汝懲　汝渠

崇櫃　崇祥　崇術　崇陵　崇增　崇珍　崇瓘　崇鑰　崇玖　崇衍　崇吁　崇豆　崇啾　崇燕　崇嵘　崇燧　崇伏

必亨　必譜　必騾　必鍵　必訂　必鎮

高密郡公仲乘

贈左監門衛大將軍士棸　右千牛衛將軍士奎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昂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枰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鷁

武經郎不淸　贈訓武郎不玷　武經郎不逮　忠訓郎不倘

善慶

汝扑　汝崧

右武衛大將軍瀘州防禦使仲渾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齋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宦　右班殿直士樞　右千牛衛將軍士盅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孀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詔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友

贈朝請郎不吝

善訓　善庫　善格

汝忞　汝豐　汝歷

崇詿　崇山

必扔

南陽侯仲緄

右監門率府率士度　右監門大將軍士嫖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騸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紀

忠翊郎不闕　武翼大夫不湊

善顒

汝圻　汝旻　汝暐　汝玦

崇琲　崇琟　崇暻

必惟　必鏈

太師信王謚康宗治

右千牛衛將軍　贈左屯衛大將軍仲樂　吳王謚同獻仲思

安康郡王士说

贈銀青光祿大夫不柰

善娛

汝戕

崇果　崇爲

武翼郎不拾

善法 善待 善序

汝棫 汝戒 汝勁 汝積 汝述 汝遶 汝遇 汝達 汝穗

崇嘗 崇理 崇趕 崇幃 崇家 崇綜 崇縹 崇績 崇絢 崇奧 崇惪

必殺 必愁 必鉑 必昺 必瑒 必常 必㵺 必翔 必協 必郛 必洋 必淏 必涑 必淄 必淡 必浸

良玐 良璧 良圻 良御 良燠 良飆 良鍷 良僤

武忠郎不核 訓武郎不吟 從義郎不惟 保義郎不鏢

善康 善禮 善雍 善康 善原 善從 善諱 善褒

汝奔 汝蕩 汝虎 汝慶 汝宅

崇毅 崇樗 崇寄 崇寘 崇憲 崇究

必岐 必熾 必琁 必滲 必濩 必洨 必漣

良傚

忠訓郎不獲 武忠郎不愿 左班殿直士䃕 左班殿直士檀 眉州防禦使績 贈保寧軍節度使士紆 贈武經大夫不𢤱

善枏 善鐵 善栢 善毅 善安

汝迥 汝煇 汝燦 汝塔 汝迥 汝家 汝覬

崇頎 崇晡 崇領

必唐 必湳 必礵 必湼 必銚

明州觀察使開國伯士蘋 贈宣教郎不墍 保義郎不佇

善盈 善駒 善䅮 善檮

汝夙 汝夙 汝逝 汝邁 汝適 汝蓮 汝蓮 汝適

崇灊 崇澱 崇浙 崇憤 崇錘 崇鐵 崇針 崇鎔 崇鏈 崇榕 崇付 崇侏 崇錸

必瞽

右千牛

保義郎不墜 不尤 追封永國公謚恭肅 不賰

善杻 善燁 善筵 善淵 善頎 善椒

汝翅 汝遙 汝青 汝茪 汝選 汝道 汝道 汝運 汝穎 汝量

崇挾 崇桐 崇潸 崇夾 崇遷 崇運 崇運 崇迂 崇遷 崇遷 崇遽

必偃 必仔 必住 必儀

衛將軍士餘 贈鄆州觀察使士繪 成州團練使士能 榮州防禦使士觀 閬州防禦使士康 贈太師和義郡王士晗

朝請郎不執

善試

汝證 汝護

崇銜 崇鍈 崇鏮 崇鐍 崇鋘

必運 必蓮 必注 必潸 必涀 必漓

追封中國公不流 秉義郎不論 成忠郎

善戴 善平 善芳 善箐 善芷 善書

汝械 汝擴 汝楙 汝健 汝揚 汝覓 汝箱 汝簦 汝蒄 汝黃 汝簶 汝洸 汝驥 汝儔 汝楯

崇釗 崇垙 崇嫌 崇適 崇遨 崇迪 崇適 崇遶 崇汝

必澗 必洸 必傈

不敷 天水縣開國子不應 武義郎不劬

善瓚 善倫 善衎 善芸 善薈 善萬 善蒆

汝霄 汝銑 汝金 汝達 汝進 汝遑 汝迸 汝背 汝緯 汝瑥 汝綠 汝菖 汝畲 汝蔡 汝華

崇㛹 崇㴬 崇耕 崇樑 崇被 崇曦 崇楨 崇樽 崇樸

廣平侯 仲庠

贈建州觀察使 廣平侯士鑛 右監門衛大將

秉義郎不猜 成忠郎不廢 天水郡開國伯不慢 從義郎不猳 脩武郎不㸌 成忠郎

善弟 善簡 善蔽 善弟 善証

汝賁 汝謫 汝建 汝剴 汝墠 汝璿 汝璅

崇械 崇憲 崇愬

贈安武軍承宣使仲滌

贈建寧軍節度使清源侯士儆

軍士瑔 不擇 武經郎不欶 忠訓郎不罷 贈太中大夫不譽

善訥 善諧 善從 善泳

汝謁 汝纂 汝芙 汝儛 汝璃 汝晄 汝瑲

崇理 崇崗 崇昇 崇羲 崇皐 崇卓 崇覃 崇溪 崇漋

必里 必寀 必審 必寧 必宇 必𡨥

良傀 良

善賓

汝瑄 汝圓

崇濬 崇濟 崇澌 崇滑 崇灊 崇淇 崇濩 崇滌 崇澌 崇褒 崇采 崇蒙

必佇 必倓 必僎 必柍 必棖 必倢 必樻 必櫰 必株 必桂 必杖 必矩 必構 必樺 必迎 必迴 必迪 必遑 必逘 必遒 必延 必達

良鍼 良御 良復 良洋

贈中散大夫不抑

善絮

汝冑 汝臣 汝聊

崇槊 崇蔡 崇集 崇柟 崇棨 崇檠 崇粟 崇稷 崇栯 崇栿 崇僳 崇禾 崇棐 崇稟 崇檕 崇業 崇桑 崇朵 崇東 崇侗 崇儆

必軍

良贊 良賽 良賓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九

右千牛衛將軍士覺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甄 右千牛衛將軍士芝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亨 右千牛衛將軍士縕

成忠郎不羣

汝嘒 汝堅

善謨 善鋭 善集 善參 善紫

汝哼 汝冑 汝棐 汝鐵 汝鋒 汝鑠 汝御 汝璧 汝填

崇儆 崇 崇鋒 崇珊 崇宣 崇實 崇雇 崇浚 崇潼 崇滔 崇紓 崇賦 崇鍼 崇婦 崇蔡 崇編 崇鏝

必鉉 必實 必龍 必寡 必傑 必寢

良贊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二十 一送

宋 宗室二十一

宋史

太師建王謚孝良宗盍

昌國公仲江

武功郎士謂 右侍禁士解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斤

秉義郎不替 成忠郎不晼 贈武翼大夫不怂 秉義郎不儕

善性 善畫 善足 善進 善衍 善悳 善吉 善中 善勇

汝磊 汝寄 汝晶 汝弃 汝渫 汝淮 汝懇 汝卷 汝大 汝篤 汝臨

崇敎 崇贊 崇儒 崇份 崇代 崇佀 崇倈 崇滅 崇沐 崇全 崇忿 崇褰 崇雹 崇壷 崇巳 崇草

必審 必襃 必寵 必穷 必潤 必訒 必錢 必萬 必愜 必作 必憓

良嗇

廣平侯仲佺　安康郡公仲郵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士僩　左班殿直士衎　右班殿直士湄　贈保慶軍節度使諡章懷士濊

保義郎不瑀　保義郎不約　左朝散大夫直秘閣不跋

善律　善焯

汝肸　汝膚　汝騰　汝楗

崇烟　崇熢　崇堂　崇塝

必雲　必晏　必時　必昔　必華　必景

贈武功大夫蘄州防禦使不苟

善墀　善邑　善來

汝腰　汝朧　汝合　汝思　汝清　汝淨　汝公　汝悤　汝是　汝濶　汝伴

崇鎬　崇班　崇兆　崇榮　崇業　崇采　崇森　崇鍵

必賁　必倆　必墐　必墥　必壈　必堤　必墺　必㻘　必史　必埁　必鐵

保義郎不蹇　右承奉郎不泯　武翼郎不嬰

善覽　善鑒　善勵　善熯　善錄　善穰

汝室　汝穹　汝鞍　汝預　汝壇　汝嶠　汝順　汝腸　汝希　汝滿　汝淑

崇敷　崇壽　崇枚　崇錄　崇鑛　崇銑　崇覃　崇粟　崇亭

必碩　必滌　必書　必浚　必埔　必外

榮國公諡孝節仲昀

右千牛衛將軍士愉　右班殿直士寧　贈少師和國公士僚

秉義郎不漫　修武郎不揄　不圮　不紀　不圮　修武郎不徹

善曉　善暘　善柯　善琦　善淙

汝偉　汝芙　汝茹　汝尾　汝當　汝朴

崇澤　崇淵　崇和　崇樞　崇捻　崇進　崇逵　崇進

必楓　必中　必壕　必壊　必堅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二十　四

訓武郎不逮　不求　武翼大夫不摹

善悆　善煕　善組　善琰

汝播　汝峰　汝猱　汝平　汝憚　汝昜　汝旻　汝蕈　汝綠　汝鼻　汝校　汝梣　汝揄　汝倈　汝桀　汝㯶

崇熇　崇修　崇恤　崇釪　崇洙　崇熾　崇燁　崇論

必江　必埗　必䌰　必鍚　必塈　必琸

善晥　善峋　善仚

汝鏘　汝紅　汝槼　汝柴　汝柒　汝檝　汝㭾　汝松　汝樑　汝札　汝珮　汝溜　汝樺　汝樂　汝木　汝拾　汝傪

崇杰　崇潓　崇圭　崇墇　崇寶　崇照　崇㑵　崇紬　崇謗　崇鵬

必㥶　必磧　必玟　必敉　必壕　必㴱　必㙺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二十　五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士作　右班殿直　士價

贈武顯大夫不單

善輸

汝忞　汝急　汝志　汝慿　汝澄　汝憨　汝愬　汝愁

崇熊　崇翮　崇咮　崇哳　崇昀　崇偕　崇濛　崇瀫　崇盈　崇咥　崇啞　崇浮　崇溥

必鏌　必愢　必鑷　必鉒

右朝請大夫士致　贈金吾衛將軍士于

忠訓郎不尣　不違　忠翊郎不駮　贈武翼大夫不欽

善龍　善烘　善墳　善蔥

汝戀　汝忠　汝偕　汝佺　汝僕　汝僞　汝優

崇札　崇喚　崇嵹　崇瓉　崇鴻　崇惆　崇鏜　崇瞅　崇峙　崇岭

必鋏　必鉦　必鏀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二十 六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悅　右千牛衛將軍士休

朝散郎不結

善理　善仲　善車　善琥　善戴

汝仞　汝佩　汝僑　汝㙓　汝抑　汝猷　汝側　汝德　汝俾　汝價　汝佩　汝念

崇銳　崇廣　崇僮　崇晛　崇娟　崇睬　崇煒　崇財

必耕　必拾

右千牛衛將軍士順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深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潛　贈寧遠軍節度使永國公士𢮿

不彼　贈武翼郎不歉

善寉　善饗　善覩

汝鍾　汝鋌　汝錚　汝鎗　汝鏞　汝銀　汝憤

崇畬　崇戣　崇埠　崇衎　崇衛

必達　必妙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二十 七

保義郎不誇　贈武翼郎不課

善藏　善洽　善惻

汝怙　汝惓　汝柊　汝驂　汝摯　汝擧　汝騏　汝擧　汝瑒　汝摧　汝樌　汝樟

崇紉　崇俚　崇僖　崇憓　崇燗　崇畬　崇條　崇遣　崇褩　崇蕢　崇逢　崇迂　崇逞　崇前　崇𨍭

良楊

武翼郎不誕　進封開國侯不厭　武翼郎不付

善鄰　善仝　善稌　善櫚　善基

汝楷　汝枚　汝穏　汝沐　汝淡　汝消　汝澆　汝忱　汝瀉　汝墳　汝瀧　汝謚

崇警　崇矽　崇㻶　崇慷　崇㮚　崇柚　崇習　崇𦫴　崇𧏚　崇峴　崇砂　崇華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秀

忠訓郎不浼 武節郎不跂 進封闕圖伯不

善奘 善寠 善奐 善笑 善玩 善青 善韻 善鋭

汝搊 汝恤 汝諓 汝譯 汝𢘧 汝訟 汝謹 汝訂 汝譠

崇壿 崇塬 崇埉 崇壕

太子內率府副率仲憑 華陰侯仲宬

贈武翼郎士訓

贈武節郎不渼 揷 訓武郎不犢 修武郎不棨 修武郎不佱

善忌 善灋 善測 善抹 善展 善晃 善早 善娶 善𢤱 善旦

汝構 汝境 汝簪 汝穌 汝蔌 汝椽 汝輸 汝軏

崇梣 崇枅 崇榆 崇櫚 崇枏 崇櫄 崇桯

贈太師袁王謚

右監門

右千牛衛將軍士鄆

武翼郎不儕

善乂 善陝 善𥡴 善洋 善羸 善鏢

汝輔 汝軝 汝儀 汝伺 汝銻 汝硝 汝缺 汝硃

崇㭘 崇鵬 崇杜 崇搩 崇郜 崇嘤 崇頫 崇鍰 崇釭

傳孝宗勝

率府率仲呂 昌國公謚良孝仲𡷊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僩 贈婺州觀察使永陽侯士瑀

忠翊郎不𣁽 贈武翼郎不盈 贈武翼郎不俗 秉義郎不僥

善裕 善儼 善精 善𡡉 善班 善嚴 善莘

汝漫 汝添 汝瑒 汝迅 汝燮 汝坤 汝慣 汝鐵 汝仍 汝捷 汝榕 汝攢 汝𢾭 汝坋

崇淚 崇淹 崇駿 崇𡒄

必償 必朔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瑜　右監門衛大將軍　成忠郎

善紱

汝鑑　汝杓　汝穗　汝宏　汝駒　汝理

崇兆　崇澈　崇揭　崇淳　崇汞　崇墠　崇圳　崇逸　崇烽

必械　必恵　必息　必慈　必榛　必据　必朴　必抒　必淦　必淳　必鉼　必嬖　必晉

良橋

軍士褫　不相　贈武功大夫不譁

善嶼　善社　善懸　善瞨　善祺　善蜂

汝逊　汝遊　汝遁　汝培　汝樺　汝遒　汝倘

崇清　崇欽　崇穀　崇議　崇瀟

必寓　必勔　必劭　必劬　必志　必懋　必壇　必董

士卷　不振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鏻　保義郎不鄙

北海侯仲湞

右班殿直士琿　保義郎不鄙　不慵

贈榮州團練使開國侯士珍　秉義郎不惇　贈明州觀察使不蹟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敎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海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劭　成忠郎不意　忠翊郎　不虛

善泉

嘉國公仲欣

贈泰州團練使士等　成忠郎不拄　成忠郎不蹇　成忠郎不御　成忠郎不彫

善誠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入進狀轉承節郎士荷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蒙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二十　十二

贈太師忠王謚僖節　宗楚

濟陽侯仲叅　平陽郡王仲賜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平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裕　朝議大夫士悆

成忠郎不閒　成忠郎不㥘　修武郎不歎　秉義郎不同

善式

汝郜　汝涔　汝頎　汝倰　汝抑

崇梘　崇梜　崇櫟　崇楠　崇鍼　崇鍵　崇㯋

必𩔰　必戩　必坤　必𡘋　必鏇

昌國公仲寄　惠國公仲琭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肩　右千牛衛將軍士記　朝散大夫士旋　高州團練使士曾

忠翊郎不訊　贈承議郎不物

善加　善思　善芑　善朽

汝純　汝基　汝思　汝呂　汝豐　汝觭　汝渢　汝津　汝爾

崇絜　崇椌　崇梁　崇樸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二十　十三

贈太師欽王謚孝僖　宗祐

右監門率府率仲猶　清源侯仲厭　簡國公謚榮孝

右班殿直士陸　右班殿直士金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鵠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招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輸　康州刺史士途　右班殿直士瀞　贈太中大夫士[illegible]

成忠郎不倦

仲堙

倆

不詰　不慳　不詔　成忠郎不陞　贈武翼郎不惜

善摹　善諸　善紅

汝蕃　汝鈞　汝勤　汝玗　汝鑒　汝銓　汝硂

崇岫　崇嵘　崇㖖　崇鍏　崇嗇　崇巃　崇㑩　崇什　崇僅　崇鏽

必嶔　必華　必汰　必嘆　必違　必訟　必岦　必堂　必傢　必僬　必佋　必㦃　必㚣　必峇

良騂

贈越州觀察使士吭

武忠郎不逖 武忠郎不戟 贈中奉大夫不愖 不㦰 忠翊郎不慄 秉義郎不詒

善澧 善敉 善詒 善郁 善彖 善琲

汝衡 汝功 汝贄 汝韧 汝㓜 汝錞 汝滄

崇勳 崇導 崇岵 崇沆 崇溧 崇堪 崇墀

必梲

泉州刺史士㙺 贈保信軍節度使東陽侯士覩 贈奉直大夫士貢

成忠郎不譏 武忠郎不愘 不泚 武經郎不悄 訓武郎不劌

善覺 善昇 善賽 善瓛

汝浮 汝㵪 汝愢 汝韋 汝偁 汝伍 汝謝 汝諓 汝廷

崇愭 崇菑 崇范 崇埍 崇綸 崇檎 崇督 崇㬎

贈婺州觀察使東陽侯士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譓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干

成忠郎不許 追封安化郡公不外 不訣

善革 善槊 善祾 善褘

汝荃 汝圩 汝𡎺 汝璩

崇擔 崇益 崇钾 崇𤪌

必垠 必㵾 必清 必源

沂國公仲岭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抃 贈保寧軍節度使新安郡公士執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瀆 士沺 吉州刺史士忠

保義郎不元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不棓 保義郎不杠 不悔 成忠郎不㻛

善玘 善垙

右衛將軍使仲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峻
博平侯仲說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檗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楀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蓁
右朝奉大夫士闓
右千牛衛將軍士閎
右千牛衛將軍

武翼郎不璪

士聞
贈明州觀察使奉化侯士閑

從義郎不沴
從義郎不踰
訓武郎不傑
武德郎不陋
忠翊郎不杙

善似
善值
善倫
善鉢
善鯆
善須
善衷
善慶
善庭
善献
善父

汝霖
汝棨
汝柿
汝逢
汝道
汝道

崇灑
崇洸
崇沱
崇汳
崇渕

贈太師秀王謚孝簡宗漢

左屯衛將軍仲熠
武康軍節度使仲琪

忠翊郎士衎
贈保信軍節度使東陽郡公士武

贈從義郎不缺
武德大夫不僑
贈訓武

善執
善恭

汝建
汝通
汝廷
汝遹
汝祥
汝衎
汝濾
汝渕
汝灑
汝佰

崇稷
崇白
崇珇
崇鋥
崇熙
崇鑲
崇炊
崇斯

必墕
必棸
必檠
必珵
必圩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鑄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璟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綠

郎不嚎
忠訓郎不突
武德郎不誤
成忠郎不訚

善筆
善疊
善緣
善剛
善舒
善榛

汝諧
汝焯
汝墟
汝逶
汝滲
汝塈
汝斟
汝玥

崇秸
崇誇
崇渮

安遠軍承宣使仲彰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烑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鐔

贈武顯大夫不甙

善擇

汝本缺　汝篆　汝撫　汝櫨　汝檣　汝樛

崇仿　崇偲　崇埔　崇倘　崇佫　崇伷　崇佒　崇僻　崇玎　崇侑　崇伲　崇僩　崇澤

必碯　必御　必佋　必侑　必書　必壽　必太

贈太師咸陽郡王謚敏士跡

訓武郎不剸　贈武經郎不郁

善構　善璆　善搞　善融　善玒　善冰　善垩　善香

汝瓌　汝迒　汝玧　汝臧　汝柱　汝把　汝湧　汝酒

崇瓻　崇榧　崇梂　崇野　崇咪　崇㯩　崇燁

必磊

贈武翼大夫不渝　蘄州團練使不儔　不桄　朝散大夫不琪　追封安化郡公不微　贈朝散郎不埔

善嚟　善堠　善邁　善與　善畿　善想　善楣　善眷　善卿

汝汗　汝兆　汝𨕮　汝漫　汝豫　汝卿　汝湲　汝潟

崇梳　崇榭　崇攬　崇栾　崇樸　崇梓

必瀆　必潤　必愉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鏸

贈武翼大夫不怖

善寵　善慥

汝漾　汝潔　汝皇　汝璽　汝室

崇㭷　崇拾　崇桯　崇錡　崇錫　崇鈴　崇𢆡　崇壁　崇玭　崇琎　崇璹　崇璥

必瀅　必澗　必浤　必泓　必汧　必浩　必訴　必滰　必溎　必漢　必洳　必汚　必漸